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伍輯・貳拾貳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伍輯·貳拾貳册目録

欒城藁六卷 〔明〕周復元撰 一
黄髮翁全集四卷戲筆一卷卷首一卷卷末一卷 〔明〕畢木撰 一八七
鶴鳴集二十七卷 〔明〕劉伯燮撰 二二九
周南太史王公遺集一卷 〔明〕王守誠撰 四六五
董司寇文集二十卷 〔明〕董裕撰 五〇一

〔明〕周復元撰

欒城藁六卷

明萬曆刻本

欒城藁序

自仕學互優之說昉求志行義均切于學然學優則仕人人知之仕優則學有未易言者夫一命以上孰非仕也而巨細順逆勞逸繁簡甘苦憂豫相去不知凡幾非親歷之烏知之哉予友周子春之祖姑予祖母也守節五十年有人倫鑒嘗見予二人嬉戲輙誡曰兒幸自愛他日當大吾二氏門自是同就外傳同遊郡庠同舉鄉書子春雖毀困公車而名日起父之謁選令欒

城欒當天下孔道地瘠民貧歲又大侵吏茲土者毋論焦勞拮据百倍他所即迎送蒲伏寢食且無暇刻而子春之涖茲也未期而田野闢逋負完流遺返瘡痍起囹圄清萑苻靖弦誦之聲不絕入其境熙熙焉樂土矣予與子春別五年丁亥秋壯經是邑既喜與子春連床話離索酸辛之抱又私憂子春勞瘁莫支也乃見子春色澤神王縣齋秉燭通宵不倦手一編咲曰予幼喜談詩一行作吏以為便廢暨官此雖委頓不堪猶不廢我嘯歌子何可無一言予欣然讀之渢渢哉大雅之音惟恐其詞之竟也則歎曰子真異人哉吾聞昔人之詩得于山川之助矣未聞得于車塵馬足寢食亡暇之間者也子以仙都視罷邑以琴書視案牘以猿鶴視吏胥無怪乎發而為言和平爾雅沈痛秀逸各極其至而非近代詞人所能及也予通籍十有八年優游史局以鉛槧為業卒不能成一家言以自見間有應酬數語讀子春集幾欲焚筆研不但輟翰

而已豈才固不可強乎藁系欒城俱為令時識時事也子春尚有別藁附全集余不暇贅云

萬曆戊子春正月穀日同里王祖嫡頫昌書于敎學軒

欒城藁序

談秇者必曰深厚爾雅矣非用其全力持以平淡邃窺若境乎相如揚雄之詞發於游梁與郢陽玄亭之閒即馬遷自稱以閭閻之臣著書下之李白杜甫之風可想也今觀余友周子春所著欒城藁又何畸於欒城古晉地欒武之故臺在鄗城北滹沱南趣京師彌邇秦楚滇蜀百粵梁豫車馬往來日若風雨鐵御史臺凡六七按其縣朝暮送迎不暇食多中山胡探丸借客道

中累歲飢百姓貧錢穀乏而訟澳漾子春卹而安之盜除境內大治士大夫過欒皆願識子春子春又喜接士大夫遇儔侶未嘗不低回於欒而子春何嘗以欒自苦案上牒積大半皆占今書袖三寸管紬自行輿塵滿衣面得詩若干篇識之諸臺既異欒城之治有古能吏風又異欒城之詩得古作者意是子春以能吏而稱作者以欒城而得此篇恢恢乎子春為大瓢之神谿馬大都其氣雄厚構之精思而樸質中潤以玄藻其樂府悲壯有古黃雀烏啼之音歌行豪麗流轉若常侍邯鄲封丘之致近體大曆風骨而不為法縛陶練唐人畢盡其體今塵吏中有與子春為儷者乎豈惟是篇得之于欒即處巖房容與館署能會此耶得之欒者尔尔其它尚未示人盖子春為余鄉信陽人何孟樊戴之風不衰而子春少喜俠晚而好道故其材當乎欒而勝乎欒也然五年而十餘薦尚留滯於欒此集多長短悲歌聞者慨之意是集成為千秋之業

子春所取不既多歟使子春徵省臺吐其氣之豪假亡是作子春必不以此易彼也

萬曆戊子仲春望日同郡友弟劉黃裳玄子父撰

欒城稿序

欒城稿者欒城令周子春所著詩也欒當京邑孔道且頻年災疲吏茲土者率呰之子春治之不呰且有暇時披誦吟咏若書生然手不釋卷也故雖簿書紛

紜使車絡繹風塵奔走中而所得稿已若是富矣此非綽綽然有餘力者能之乎子春信陽人信陽盖有高孟何樊諸子云諸子中獨仲默雄視百代儼然大家而少南生同其時亦相頡頏

並稱於世予嘗披其集皆有康德涵序論其論仲默有曰嗟夫文其在茲乎又曰仲默可以上薄屈宋有相如子長之風其論少南有曰少南盖紉唐之雋者矣又曰少南生八百餘年之後

能脫夫近習而聿造其奧如是非所謂豪傑之才乎嗚呼知言乎後有作者恐不能易其言矣仲默少南既歿至於今乃有子春子春少舉於鄉數上公車弗就顧其志抗其氣豪以為吾所

得者當在此而不在彼奮然欲

舉漢魏盛唐而繼之予觀其詩

樂府五七言近體其仲默乎古

詩歌行其少南乎世必有能辨

之者矣予固非私好也嗟夫能

言之士世不多得乃信陽自弘

正朿僅百年而人才相望如此

豈山川之秀靈瑞攸鍾抑風氣

相沿多賢獲耶乎子春之所以

成其材者必有所自矣子春間

以欒城稿寄予予神交子春久

矣安能無言遂書此於卷端云

萬曆戊子仲夏順陽李蓘子田

父書

欒城藁目錄

卷之一

古樂府

明妃引
梅花引
春曉曲
南湖曲
邯鄲曲
塞上曲

鳩巢曲
木綿歌
長歌行
秋胡行四首
黃雀行
織婦詞
古別離二首
精列
石流
對酒
即墨謠
烏夜啼
臨高臺
陌上桑
有所思
上之回
雙燕來
楊白花二首

君馬黃
獨漉
戰城南

四言古詩

河之水
山有松
子之遘
碩人
短歌行

卷之二

五言古詩

雜詩七首
雜興十一首
擬古
游仙詩二首
寄衣曲
寄徐賛皇
寄周竹谿仲謀

寄懷何侍郎啓圖
寄懷羅秀才
河南王進士索題乃翁孝廉仁義手卷
進士昆玉五人
渭南荆博士入名宦贈言
贈羅舉人母氏
感舊
有懷鄉園諸同游
送華陰王編脩赴京
送南職方奉差便過渭南
送耿太學下第還麻城
送張主簿陞荆門判官
送唐生還信陽
折楊柳贈西華張太學六首
送楊春元入北太學肄業
夏日荅子秀
奉和譚侍御豸石篇
感遇

漫興
述志
碌碌詞
邑齋獨坐
詠懷四首
有感
對酒
苦熱
五月不雨偶用十五韻

春日同何使君王新河孫井陘大佛寺

對酒

中秋登東城樓贈馬冀蘇三博士

雨過邑齋讌集得豸字

蘇廣文惠顧留酌

夏日青露堂 四首

納涼池上

東游

白馬口渡河

次廖陶

暮抵安庄

王郎城

班丞相墓

望太行

望五臺山

夏日寄賢首山

寄霞雷山

秋日宿彌陀寺晨起赴栢塘村之後

游天寧寺觀唐太史詩卷

秋日野寺

丙戌初春游都門觀音庵

十月冀州南海會庵宿

夏日憩彌陀寺

午憩張村寺

葆玄觀

百尺口

都門見八仙花

夏日寧晉李駙馬園

萱草

金魚

對酒 二首

九日

六月旦作

讀佛書

讀史 二首

七言古詩

翠華篇
大閱歌
客有譚鳳武定者擬作鐃歌
烏斯藏過欒索糗糧賦紀
貢象
燕市歌
互市閼氏
鬳簗歌
畿南五政行
風霾歌
官倉行
歲荒行
宮蚕圖行
郊西行
鄉飲
寄陽和牛通判
寄懐張鳴岐先輩
寄呑丁休寧元父

寄呑休寧孫主簿
寄示朝陽庵無碍上人
短歌行贈張郎
贈湯生
贈磁州李文學
贈冠帶秦生
贈孫武生
贈張壽官
贈黄畫士畫馬圖
滹沱河橋搆
卷之三
七言古詩
拏馬篇戲贈蘇肖玉
梅生行
示曉峰和尚
冠生行
重贈李君實
秦京篇送劉叅議

荅程甫田寄詩扇
送樂知縣之任高要
賦得金陵行送友人游太學
送王將軍入武試
送固始葉生從大將軍出塞
送宋咸縣之任秦州
將發南宮留別顧明府兩之
風雨憩寧晉氷月寺贈常和尚
送郭同竹給諫使韓國

送邢都司之薊鎮 別冠山人
秋夜郵傳中與王太史徇昌對飲
得康子秀報書
京邸贈別梅客生
秋夜鎮城同晉州王大夫集康靈壽邸
中余明日則有定州之役聊此紀別
看花吟對光州熊進士賦
九日風雨
蘇賡文衙小集

九日鎮城別王寧晉郡守
柬王光祿學禮
再寄葉元甫
代人壽梁封君
壽劉給諫
九日大佛寺寄邑三博士
蟠桃圖歌為新城王太夫人題
官署值雪擬作短歌
三封紀頌

謝友人寄白衣觀音像
孔道行
醉歌行
醉歌行柬王學禮張惟仁
贈民兵營徐遊擊
謁廉頗墓
趙州大石橋歌
西陵
梁父吟

藺相如回車處
銅雀臺
隋堤曲
故城曲
荊卿歌
固關行
滿城弔古
太白山神歌
陂塘曲
池宴曲
夢游篇
堤上行
捐逢行
邯鄲麗人行
胡雛歌舞歌
結客少年行
貧交行
賦得買絲行戲贈張太學惟仁

賈人樂
迎春曲
春讌曲
春暘曲
秋雲感懷
三月吟
九日對菊兼述客懷
重陽即事
秋夜有感
塞寒行
雨中有感
喜雨篇
新婦謠
栢林水圖
楊花篇
堤柳吟
梅花歌
錦樹歌

古拓歌
舜華吟
苜蓿吟
聽琴歌
奇石行
端硯歌
雙鶴篇
虎子行
秋蟬吟

悼鹿行
恒南牧羊歌
寧鵂篇有叙
題背立雙美人圖
收骨

卷之四

五言律詩

遣祀北嶽紀頌
鎮城留別夏冀州中寰

寄懷王光祿學禮四首
寄懷信陽李大夫仁卿四首
寄懷張惟仁太學二首
寄梅庶吉士
送王胤昌內翰入京二首
寄送余君房憲副督學閩中
寄李山人君實
送葉照磨體復之辰州二首
寄劉文學澄宇

寄張文學仁卿
寄懷周竹谿仲謀四首
寄葉棗陽元甫
寄王四舅氏二首
清明寄懷張惟智先輩二首
夏夜有懷王光祿張太學
夜寒有憶張文學昆玉四首
邑齋獨坐有憶陳思俞
都門送盛山人奉母南還

荅李山人君實二首
遲世遷
集雨鄉思
奉荅華陰王修撰奉差過家途中寄詩
得客生書三首
賀趙夢白生子
官舍對劉子玄
北王村寺對子玄
廟中謁神移訊李山人榻三首

對蘇廣文
東寺留別閔山人
雨後飲馬博士宅
池上小亭子同寇山人馬廣文讌集得
陂字
草玄亭三博士二貢生宴坐
初夏青靄堂同應蘇髙三博士小集四首
夏日與客飲欒武臺
邑齋應蘇二廣文惠枉晚坐
元城賈少蘭博士三遣使為余祝感而
附謝
余初至欒值連雨青靄堂未修緝先屋
漏欵傾感而賦此
閲武二首
集蘇廣文舍
集董尉體之衙
春日同李山人蘇博士祇園小集分得
衣字

夏日姜簿董尉相枉小酌
小齋晚坐
遣懷
秋夕雨霽小圃漫興四首
雨後書懷二首
獨坐
偶成
對酒
聞笛

靜院
秋院 三首
曉望
晚渡洨河
再渡滹沱
晉州旅況 三首
寧晉晚發寄謝鄭秀才 四首
伏城道中
曉起

宿無極官署與胡明府對飲
晉州道中值雨
出郭賑餞
入郭
一日兩過徐村寺有感
夜泊滹沱 二首
宿欒城湖亭上
夜同趙州何使君渡滹沱仍寓宿郭亭
上

丙戌三月還青霞堂 二首
登臺
秋日再登柴武臺
秋日登樓 四首
登欒城樓因憶王衛昌周仲謀數同經
此赴春官
高邑光武臺
韓信祠 三首
趙州女郎廟

過石尚書墳
宿碧雲寺 二首
大佛寺 三首
邑三博士邀游城東寺 二首
宿彌陀寺
雨渡滹沱夜寓宿田龍觀
雨宿大佛寺寶藏上人方丈
七月別田龍觀李道士
宿寶上人山房

憇留營寺
過聖泉洞
青牛觀
恒山驛四首
恒山驛有感
藁城縣二首
郵亭四首
關門
明月店二首

清風店二首
道傍二首
贊皇公廨古栢
遊寧晉蔡侍御東郊書院假
謝尉馬山池
題趙夢白兩香亭
趙州張春元新搆三館索題玄雲洞
脩翬館
墨花館

立春日望京華
花朝
春分
寒食
社日
夏雲
喜雨
馬上值七夕口占
十五夜月

詠轆轤得空字
聞鴈
秋雨
春郊
青霞堂牡丹
小園
櫻桃
紅芍藥
瓜

蝴蝶
虎
趙童
七言律詩
朝見
初 駕詣山陵恭述
再 駕詣山陵恭述
駕詣山陵寄諸扈從
駕詣圜丘祈雨恭述

登欒城東寺驛使遞邸報至
和大同互市鄭中丞登乾樓扇頭寄任
晉州韻
奉寄温一齋大中丞
寄謝賈石葵大中丞
寄寧夏張中丞助甫
京邸成都耿刺史誕辰作此奉祝兼呈
令兄大司寇
寄懷何仙室大夫
寄懷何宗伯啓圖
寄贈賈石葵中丞懇疏高致
邑齋晚坐有懷耿司寇
寄安平王戍所都諫得 請過省
寄答梁尚書鳴泉以三詩見示
寄上内鄉王充予
寄懷蔡轉運錫卿
寄贈兗州陳思俞二守
寄懷廬州馬司理長平二首

寄賀劉進士子玄登第四首
寄賀林進士
寄答戶部桂郎中二首
寄答梅客生兼呈康子秀二首
寄田藝蘅博士
寄陽和牛通判宗道互市
寄憶張惟仁太學
寄懷張惟智先輩
秋夜寄懷陳思俞

寄王指揮思延
九日寄懷思俞
途中得王光祿書中有花酒無賴之句
寄此戲荅
邑齋有憶思俞 三首
柏鄉道中有懷王光祿學禮
寄諸友
寄凌波館
六月寄崔武邑兼致明春應 朝之約

寄賀符四生子兼致令弟符五
寄荅薊州柳博士國安
寄王守備思延
過磁州未謁劉大叅京邸林舉人致聲
作此呈謝
丙戌應 朝有識崇慶張州守畤進因
叙世講
應 朝宿天寧寺追憶棗陽令葉元甫
寧羌守陳思俞

上巳日有懷劉子玄陳思俞
欒城除夕憶陳思俞使君
秋雨齋中憶諸同游
過順德有憶李于鱗先生
贈王思延擢嵩縣守備兼致其乃翁太
史公
贈真定楊守備
贈晉州王大夫子静
贈都勻府胡兩岳司理

張崇慶之任時有採木之役賦贈
送大司馬張公肖甫還銅梁
送陳憲副楚石入慶 萬壽
送王憲副齊宇之任河南
送張玉陽諭德還南職方
送順德王環伊使君擢山東憲副駐沂
州
送梅瓊樓給諫奉 使便道過楚覲省
送比部趙主事山甫關外祥刑還 京

送李少山給諫之任潁州僉憲
送方鳳軒主事之任南兵部
送梅給諫北上
送曾嗣山二府擢守鳳陽
送滕奎峯司理之任南陽
送焦子孚司理之銅仁
送孫井陘洛川之任大理評事
送許盐山正吾擢荆州二守駐松滋
送何趙州鍾洛擢承天兼呈乃翁憲副

公　四首
送汝寧余司理之任
送深州史使君改守昌平
送俞均州懷棗赴京調選
送張商木擢崇慶守
送徐藁城擢四川都司經歷便過江南
送張主簿滙川判荆門州
送霍獲鹿谷軒移令大同
送大梁劉叅將

送劉子玄北上兼贈趙畫士畫馬卷
送工科王警吾都諫弟太學生潘川之
京
送華體復上舍之京
送華貢士體健入京
送馬智庵博士之任汾州學正　二首
送賈少蘭廣文任元城教諭
送馬生承錫備子弟員還廣平
送張主簿署篆武强

送蘇廣文肖玉視篆隆平
野館留別洛陽李豫吾改授汾州學正
廣平馬生為其親智庵博士祈祝泰山
索詩紀行聊短述

卷之五

七言律詩

送別徽州汪山人還里
送别張公子還西華仍有荆門之役
雨中呈趙吏部儕鶴

秋日柬夢白
八月再柬夢白
柬康子秀
柬李山人君實卧病高邑兼呈趙吏部
夢白
秋夜柬蘇博士肖玉
齋中柬張主簿
春日得王謦吾都諫書
邑齋獨坐得趙吏部寄書

得趙夢白書喜劉子玄至
得子秀寄詩
答徐藁城擢四川行都司經歷留別二首
得國子李豫吾學錄書
早起盧溝橋得成安伯書
得泰安劉州守書兼寄泰山
秋日得子玄書
謝王翰林寄扇
夜宿趙林暹康子秀不至二首
都門熊進士席間譚夢賦紀
靈濟宮訪康子秀有題
都門與劉子玄陳思俞夜話
賀王貢士誕子乃貢士在京　廷試
吳萬葉三春元下第過欒賦贈
路山人以旃過欒自余調選都門會晤
隔二載又赴沈宗伯
寄胡存軒蔡玉田周岐陽高亥山黃崇
山諸公

寄京邸鍾崑原山人
都門贈張醫士
喜表弟至
贈李山人君實
送余生
送鍾山人自雲中還光州
悼劉晉縣
悼康靈壽
挽盂縣孫主事

春日飲王儆吾都諫宅
春夜集崔右泉大理宅
人日集李貞宇通政宅
京邸許盎山陳寧羗讌集奉和盎山韻
都門喜閻余張高四生至留酌
喜陳思俞至
京邸梅客生索胡餅留即席賦得
冬日同方冀州何趙州袁定州楊中丞
質甫宅讌集
秋過冀州方使君衆甫留酌晚謁袁紹
祠
大冢宰梁公乾吉沱東别墅見招
邑齋留馬賈冀三博士小集
九日青靄堂讌集
秋日姜主簿宅同邑博讌集
晉州署中與王大夫子静對飲
夏日邑齋蘇博士同賦
七夕 二首

冬日集靳縣丞子忠宅話及臨汾事
臺頭寺同牛封君邑三博士讌集
春日集棗强豁然亭上
初夏喜應國佐蘇省吾高子循三博士
至留飲 二首
夏日與蘇博士對飲
十三夜官署與天雄王解竹兵憲對月
署中與戶部劉省華郎中對飲
初秋學宮應博士招飲 二首
冬夜應博士宅讌集
雪中蘇博士携酒来燕招馬冀二廣文
姜主簿
東寺同鍾山人讌集時有寧晉善舞者
即席賦贈
上元夜雪霽同邑三博士王秀才學宮
讌集晚登奎樓
春日玄圃亭同李山人蘇博士小集分
得衣字

春日蘇廣文宅同李山人讌集晚登秦
樓
同姜主簿董典史柳王二貢生齋中小
集晚移榼樹下
杪夏應國佐蘇肖玉高子循三博士攜
酒榼至
夏日應國佐招飲堂頭寺
齋中口占
春興二首

秋興八首
官舍晚坐二首
自遣
旅夜
青靄堂成賦紀
夏園歠酌
夏園小集
秋懷三首
長安春望

邑齋獨酌喜家信至
秋思二首
午夜感懷
公庭晚成
秋末喜家人至酌酒
春分玄圃亭漫興
計旋
早起
感懷

出京
六月真定道中
望易州
泊李庄
永定驛
鹿泉小飲
晚次趙州
重過高邑
九日趙州道中

晚發元氏
秋日滹沱河上
憩北蘇
井陘道中 二首
八月寧晉道中
立秋再渡滹沱
朝天學宮宴別
午發關城
留營寺諸公留別
晚出鎮城北
次新樂
晚次定州
丙戌京邸作
丙戌出京
二月過方順橋
宿定州贈劉壽官
三月同三傅士登欒武臺 二首
二月登欒武臺望京華

東城晚眺兼貽趙吏部
夏日馬冀蘇三傅士邀過臺頭寺避暑
初秋龍興寺閣晚眺
秋初同李山人登封峯
再過龍門觀贈李道士
秋日登封龍山絕頂
秋日同何使君遊木塔寺
再過高邑趙吏部樓成晚登光武千秋
臺
同子秀看木塔
秋日登欒武廟 二首有序
欒城東樓同邑三傅登眺
登城北角樓
臺頭寺晚霞
城東樓晚眺
丙戌秋陳佩絃揚東樓二春元携酒登
欒城奎星樓
再登柴武臺

九日同楊舉人王貢生再登學宫奎摟
秋日同三博士二文學東寺讌集
登摟
詣贊皇陟太行山麓
登真定大佛閣
遊碧雲寺
極果寺訪客
重遊龍興寺有懷徐藁城
重宿趙州圓覺寺

再登真定大佛寺
夏日憇元氏西郝寺
福通寺
宿天寧寺與如上人話舊
天寧寺塔
夏憇龍門觀
承檄武試憇大佛寺值雪
西寺訪楊山人留酌
秋日同邑三博士二貢生游廣勝禪林

謁袁紹祠
獲鹿謁韓侯廟
漢将
三義廟
吳公祠
平山二青 有引
過楊焦山墓
董公祠
宫人斜 二首

寧陽侯山池讌集聞警有贈
謝駙馬山池
真定陂湖
題梁氏城東水亭
大石橋張氏園亭
青靄堂成 二首
欒城見蘭花
苜蓿
海石榴

祇園黃菊
齋中四栢
沂州有仕人餽雙鶴者賦此荅謝
謝李山人芙蓉帳子
晚桃花
春望
花朝
惜春
立夏

祈雨
雨過
秋望
曉月
十月一日 二首
冬夜有懷
丙戌都門立春
都門除夕
都門立春日同梅客生作

藝祖蹴踘圖
欒城閱馬
武場二首
聞笛
秋宿鹿泉驛
宿獲鹿本院寺杜明府招未赴明發寄
謝 二首
送汪甥還里 二首
卷之六

五言排律
滇南報捷
紅蓮白燕賦紀
趙州懷古
代贈廣平趙舉人
送陳太學游南雍
秋日郭秉強見招集豁然亭上
九月應博士招飲與蘇蕫二博士同賦
邑齋晚坐寫懷

高邑千秋臺
喜雨十六韻
悼湯文學
七言排律
送子玄奉差留都
秋姜主簿招遊廣勝寺
五言絕句
贈別鄭信陽二首
八里庄別王寧晉

對李星士二首
望京華二首
郵傳八首
登樓二首
競渡
祈雨三首
閒適
送春二首
春閨二首
秋夜
混元衣二首
謝人饋茶四首
謝人饋杏二首
小池二首
玄圃
乞菊二首
聞蜩二首
鷓鴣

蝴蝶
蜜蜂
蜻蜓
豆娘
霜
萱
菊
七言絕句
雪中有懷陳思俞劉子玄

雪中有懷張惟仁惟智先輩
奉謝梁鳴泉尚書餉鮮椿鮮葛二菜
送別汝寧吳別駕 二首
大風同王寧晉宿彌陀寺
寄陳思俞 十首
寄子玄 二首
贈思俞 二首
贈李山人
贈泰生

送蕭進士赴部改選 二首
送蘇廣文署篆隆平 三首
送楊醫士入京
季山人同蕭涇陽過欒城輒先馳去作
此訊之 三首
祇園諸文學小集 四首
寄謝薊州柳廣文餉薏酒 二首
賜宴夷人 四首
謝人餽羊皮燈

秋興 六首
偶成
自覺
漫興
遲鄉信不至 四首
出塞曲 四首
曲陽鬼圖
姜里城
井陘曲 四首

四鄰詩 四首
寄隆平
憶賢山寺
寧晉李駙馬園亭
寄慈氏寺 二首
長亭柳 二首
鷄鳴曲 四首
春宮
秋宮

閨情
夜月
春陰二首
三月二首
萱草
杏花四首
栽菊
紅蓮
笛

六言絶句
贈應國佐
贈蘇肖玉
贈高子循
臺頭寺二首
鄉思三首
東郭二首
賦
渡滹沱河賦
秋風賦并序
縱梅賦有序
雙桐棲鳳賦
嚏賦
秋成賦
鴟梟賦
辭
擬招魂辭有序
鳴玄辭

頌
秋祀頌
大峪頌
嘉禾頌
箴
節飲食箴
養精神箴
記
脩欒城壕隍記

傳

武安節義傳

欒城藁目録終

欒城藁卷之一

信陽周復元字調春父著

古樂府

明妃引

妾本王氏女下陳備後宫婉戀行雲孃玉齒生春風自待亦云厚人言不足同美女競入千空房欝椒攏豈爲生顑頷但恨死幽竊黄金如糞土丹青何其工君王爲社稷重妾以和戎妾去無所惜但惜君側空寄語同行輦色美毋飄蓬

漫道胡恩深妾心日忡忡

梅花引

江南江北浩無涯不見江梅空憶家記得雪時香遊子暗斷腸舉頭見飛雪田頭思故鄉

春曉曲

朱簾半捲燕飛忙東風暗度碧挑香玉釵翡翠參差光斜倚雕闌對花立明苞含露花如泣

南湖曲

湖草春如烟茫茫一望連繞過垂楊渚又上採

蓮船採蓮船下游魚驚西風明月蓼花汀那知醉臥蓬窻底爭觧人間閑世情何處苓箵人過我話前因山雨一夜發但覺湖水新湖水日以多幽情可柰何薄遊浪蕩子天涯歲易過

邯鄲曲

邯鄲女兒十四五春陽處處教歌舞君王驕侈起叢臺輕盈精選翩翩來門下賔客紛如堵贈客黃金如贈土骨肉中山鑑脚長山河自恃安且康左扶風右天雄前魏慱後盧龍田詟不解

泰圍幾重可憐衝突無成功信陵不竊魏兵符平原空說趙長城令人千載憶侯嬴

塞上曲

羌婦沙邊度羌笛胡兒馬上弄胡笳西風落日黃雲慘衰草寒煙黑海斜

鳩巢曲

鵲巢如廬鳩借其餘春來和應同哺同嘑勞逸靡論物形何如人言鳩拙反得其礿兎罝擇機肉食誰歸竊兮嵤兮靈而幻兮耿耿思維靡以寧兮

木綿歌

漁父投苓箵農人被襏襫烟雨滿前村家家布種閩東家種稻田西家種木綿高下不同業耕作誰當先鷄鳴起櫛上長坂男荷鍤鋤婦褁餘雨過愁恐傷花根旱乾又恐傷花瓣女哭衣無襦兒哭厨無食床前機杼動王梭飄風虐客從何方來丈夫下迎堦瞠目作顏色道是逋負催機頭欲斷心似割夫妻相持泱如墮

長歌行

中天懸皓月清露明晴沙攪衣不能寐顧影嗟年華百卉經秋死寒鴈凌霜華黃菊開東籬香徑深橫斜東北是我跡西南是我家緘書遲遠道淚下如亂麻倦鳥思故藪遊子悲故鄉渺渺萬里塗候吏日相將

秋胡行 四首

毀譽無憑違者名易成毀譽無憑違者名易成螢火夜煇蝙蝠晝盲深藏道晦慢藏盜生媒姆

雖醜易于為情毀譽無憑達者名易成

其二

城門雖高不能防樓季城門雖高不能防樓季傴僂逢迎婀阿歔諛巧者疾馳拙者頓躓對面金蘭轉眼荊棘城門雖高不能防樓季

其三

騏驥伏櫪伯樂其已矣騏驥伏櫪伯樂其已矣江南為橘江北為枳種類原同偶異其處探時採華孰與為理女蘿一莪兔絲亦羙騏驥伏櫪

伯樂其已矣

其四

黃鵠翩翩一飛欲冲天黃鵠翩翩一飛欲冲天池邉菱荇陌上桑田唼喋顧影迴翔振翰羣鶩見疑鴟梟闇殘嘷陽梧桐假息桓桓鳳凰何來矯矯周旋黃鵠翩翩一飛欲冲天

黃雀行

神皐迢迢風來瀟瀟游絲芬蕩誤攖鳴蜩阿誰解圍黃雀飛飛解此不得又觸其機青袍白馬誰家子彎弓射虎日光頹放雀舒其翼飼雀待其餧惱殺皮冠人翻仇楊伯起

織婦詞

鷄聲喔喔犬聲急丈夫踰垣兒女泣悍胥狰卒霹靂呼稍不近前遭淩詈馬前惡少橫索求厨中無火面含羞眼看鷄犬一時盡翻身重整舊機頭

古別離 二首

岍上有青松岍下蓮生花誰謂金閨人争似娼

女家娼家輕薄元無比繡户珠簾泊秋水千金買笑不顧生萬鎰纏頭廿心死藍瞖玉雪生陽春帶挽雙紅石榴裙促膝瀘酒口駡客自貿定有知心人噫嗟兮朝為恩愛暮寇讐但愁血濺主人裘

其二

澗中一片石瑩瑩瑾瑜姿妾可以自况送君無終期芳菲有時盡金石無轉移乾坤總逆旅君去何所悲

精列

欲奚将雖有所負岐路何茫茫岐路何茫茫我欲從之厥河無梁蜒蜓龍狀魚目珠光蛾眉常見妬名士誰能當名士誰能當風塵任荏苒溷入衆人場溷入衆人場周覧無八極振足窺三唐古人寥寥千載去岐路何茫茫

石流

閩海津苦沅波浡騰蕩蕩通南羅土人不厭水族多偶来中國可柰何蘭芷有香君不識可憐

但甘醒臭味

對酒

請君聽我歌歌罷意如何請君看我舞舞罷影婆娑男兒生不成名死與草木同枯榮宦遊浪說腰金横但靡所負視扶風跨三輔吏稱雄膧目周覧普天之下臣奉職多無狀鴟和鸞清節奏人言娓娓春陽蕩漾誰為按治報績書以達于天之上

天子重吏治自藩臬二千石以下逮于州縣長吏幽明黜陟是時人人自直家家誰屈不知當今　聖明貴珉而賤玉磬折孔道供人眉睫殊不得亦安能促局落莫束帶摳衣日趨拜於堂下而竊人顔色不敢辭勞於積薪四海九州軒車何轔轔相逢歳歳揚抑新

即墨謡

大夫蜚聲不逮九重爾賢爾能芳菲一時松栢青　天子聞之多令名南山蕪田亦既理差平賦均五褲之風起囊中乏黄金譽言曷以能日

至鳳凰翔千仞鶡冠曷其高一望秋霜凛四野春風遥君不見阿大夫咼中之苦苦莫逾泰山秦川可磨可竭樂石不可越大夫大夫爾賢爾能今以達　九重

烏夜啼

城上烏啼夜半南枝恍惚月如霞誰家無賴輕薄子揮手彎弓生繇繫矢撞頭問烏烏何意遲遅宮漏月将墜欲啼不啼待瞑色一飛冲天須明德

臨高臺

臨高臺俯八荒誰格殺樓蘭王烽火夜通甘泉宮鐵衣鏖戰陣雲紅挺矛騎馬猛如虎短兵接戟背負弩赤日耿耿向轅門黃金臺上報君恩報君恩塞煙暗白日苦短夜寒漫漫鳳凰孔雀曉東飛城上之烏烏夜啼沙場戰士愁欲死石家錦帳五十里

陌上桑

持筐向桑樹桑林葉闊闊長條手可攀盈盈軟

如綿堂上姑嫜食遼陽戍子衣誰能念此苦蠶老春將歸陌上郎何為者使君黃金高五馬黃金可奪俗子目耿耿丹衷向誰暴請君留此金贈與奪目人

有所思

有所思何用問贈君于闐無瑕之白璧琢成龍鳳龜麟文以為訓翠羽黃金紹繚錯落其間宣景運感思奮入水不溺入火不焚誰其為計如此相思天長地久杳難盡自黃帝岐伯到今鬼

神所轄有分郡借問行路人誰為近

上之回

上之回萬年培白玉案黃金臺振羽林儼護衛法駕催六龍隊仙樂雍雍 皇人在坰臣其恭遘鳳儀於庭馬鳴蕭蕭 皇人在郊臣其恭遘麟游於阜山沉紫氣幾經過上方行厨雜薜蘿前軍後軍齊唱歌酒酣明月邊頭多雲裏帝城高巍峩

雙燕來

雙燕來來何方春矮蘭房試曉粧殿上雲深簾

不捲宮漏何長日何短趙家姊妹莫相妬朝陽殿裏花如簇

楊白花二首

楊白花無定止年年古道晴煙起晴煙起處斷人腸江南江北空流水

其二

楊白花委沙泥曉風明月無人知無人知夜何其可憐宮女蹋歌時

君馬黄

君馬黄我馬白相看馳驟東風陌春来萬里醉遊人君馬我馬逼紅塵舉頭一望五雲近聯轡翩翩意氣新長安大道净如銀莫将奇步老風塵長安大道直如矢何須一日行千里

獨漉

獨漉獨漉川須渠濟魋魋寃人虺蝮横肆扵渚扵田黄鳥翩翩不問其類或冲扵天殘戍依依鬼夜哭西風洒洒銷白骨吾有轆轤尺二長仰

天露抜聲如唉噫兮時時歌獨漉

戰城南

戰城南數不利轉鬪格殺敗於窮廬地謂我材官且走且懽歲晏黄沙冷山高紫霧寒且勿嘆再整兵馬不轍去客亦不雄黄鳥翩翻鳳凰翱翔君明臣良河邉之骨未葬亦何妨閨中春夢杳杳遶遼陽

四言古詩

河之水

河之水憫饑也六章二章章四句四章章八句

河之水兮厥流溷溷謕而飲之不如草根

河之水兮厥流洏洏謕而飲之不如樹皮

有田穢穢有庚洋洋有金有帛有牛有羊我父我母怙我恃我怙恃無所其如爾何

山無薪矣瓶無粟矣紛彼旱沴猶相軋矣我食何艱我衣何難嗟我懷人胡情不闕

陟彼阜矣惟焦與枯揚彼飈矣惟沙與土下民

嗟嗟顧我室廬纍纍如系我簍空虛

黄鳥翩翩載戢其羽載飛載揚樂彼桑土蠶兹下民其何弗伍皇天弗吊憂心如縷

山有松

山有松思美人也二章章六句

山有松兮水有荷兮何以繚之帷子之裳兮彼美人兮惟情之鍾兮

山有松兮水有芷兮何以紉之帷子之袂兮彼美人兮西方之彦兮

子之遭

子之遭志遇也爲揚舉人賀四章章五句

子之遭兮晤我於壽兮春羅者絢兮今夕何夕見子之縠兮
子之徒兮晤我於聆兮蘭芬者臭兮今夕何夕見子之粲兮
子之絺兮晤我於歸兮釆釆者黃兮今夕何夕見子之衣兮
子之芳兮晤我於房兮登我者床兮今夕何夕見子之裳兮

碩人

碩人招友也二章章八句

眷眷碩人在河之濆爰釆葑菲使我傷心我心既馳我志靡移何以慯之贈之以玄圭
眷眷碩人在河之滸邁茲歲月釆荼釆苦珮有綠裳紉有朱房何以慯之贈之以瑤漿

短歌行

蝸牛涎盡烏賊墨驚載酒短歌和當以平白揄過眼三光綴明瞬息萬狀徒爲勞形憶我同人受符維新覆車不戒悔怨何因馳馳秋風日以轉蓬陶坌在西扶桑在東大家出門星逐雲奔髙深魚鳥載浮載沉

欒城藁卷之一終

信陽周復元子春父著

五言古詩

雜詩七首

念茲歲云暮征夫向遼陽身懸萬里途橐囊無十日糧朝渡白馬坂宵征黃龍岡功名豈無會生死難足量西風沾露草妾獨守閨房何以慰離索夜起時徬徨

其二

西天寄遠意湫湫望并州咍客非真欵時懷羈糜憂沙場人易老征夫并白頭生死在須臾身名何所求玉關鴈嘹嚦酒泉木繆綢飄飄動霜風陰慘醒雲流何以見夫志薄言生封侯封侯且不得廟食可自由轉眼天地變誰能預為謀寥寥閨中夢情動無時休

其三

佳人懼遲暮桃李趂芳年楚天淨湘水嵩皐迴洛川時俗重色美媸者成棄捐自恃全盛時乃後好姻緣天時隨物化安得常周旋一時賔客散四座春風淹惆悵望長景燭燭安所宜

其四

四序隨靈曜客子不憂家攬步周天象菊萼凌霜華皎皎月東起寒飈發清笳出門豈自由蕩蕩天之涯衷情重縈念所志懷蘭芽

其五

壯夫不惜死烈士酷愛名人各有所好浮沉俱性靈通宵無緩帶終日苦營營一身已難脫萬

事何足憑豈不懷天和念久還傷沖為是崇雅尚清芬抱歲更

其六

高臺發清響秋氣何繽紛之子在一方遺我青鸞音永夜不成寐細懷空沉吟豈謂私情牽一別今三春懽晤自有時馳想故難任

其七

瞻煩歛霽漢金鳳啓陰期寒蛚依堦鳴歷歷星河馳悠悠徂長陌四顧還逶迤陳朱結同好王

貢終履綦改火已五祺他鄉懷所思氣氣念同
侶風起愈增悲

雜興十一首

天地本芴苟萬物無定名神氣鼓消息日月相
虧盈太和丼露降至理蓂莢生色界多變態塵
世紛縱橫玄覽追虞黃斯造以遐征何以懸象
魏文軌熙穆清願言遘玄德垂衣御太平

其二

人家不蓄兵大夫無雉城端木辨執王季札觀

風清逐馬易蹄蹶善言人疑生壯士弾鋏悲烈
女難嬰情盈盈露上晞采采園中英繁華日以
藉嘉景瞬息更相期懷明德天地以為榮

其三

冥鴻舉萬里矯矯四海空凫鷁遠水濱耻與鷄
鶩逐人生何局局出門問西東足跡非厭遠溷
溷世網中明日不再來夜景易以終所以古達
士操拔隨拙工英雄一失勢門上書翟公羙人
多懽仇衆口易讒攻好義保常好令名垂無窮

其四

臧武不受田逆知齊圍震鼠畫不敢動作兵徒
寡信仲尼知其知戒以施不順魯君重仁賢空
虛誰復問

其五

始皇頌功德嘉觀望海隈慕仙曠八荒凌夌百
尺臺從臣朝紀頌武士夜嚮枚天下已郡縣阡
陌遍九垓自謂昭大義章法殊為災神仙厭世
網豈為凶人媒至今有青童土人知潮來遺坵

留濱州日暮堪徘徊

其六

師曠不失聽離朱靡逆景季札一觀風四國良
足警伯牙負鳴操引調淒風冷一曲解入神東
海塵跡屏世情敝聞見古人會真境千載有遐
思精氣生耿耿

其七

欝欝結林木西風瀟瀟侵汝洛是吾家一望勞
我心恒山空復高易水清且深風物尚如此荆

卿不可尋燕趙慷慨士撫景增悲吟

其八

迢遥望北極雲生郭隗臺駿骨空高懸年年薊柳田漕河通東南洪波亦浩哉百貨如雲屯孫令迅風雷萬年永山河靈曜當蓬萊冀北馬歷塊誰為駑與騏飛足振九荒東海絶塵埃

其九

榮枯未足憑出處何容易世人矜伎倆違道以求遂逞智秪自賊失已為得計咸泚鐵可銷燕

臺金易積浮生各有勞朱景漸陵替不如秉明德隨時宜吾意石父脱左驂晏嬰何其智

其十

秦人方失鹿山東起逐之酈生何英雄一言思下齊功名在唾手自待恒如斯豈知甘烹鑊齊王重懷疑殺人以自樹天心良獨虧至今望東海臨淄風凄其

其十一

誰謂澤門皙爭似國中黔子罕一分謗興繕即已馬古人重大節意氣聊復然今人牽首鼠議論紛紛然不然拘伯格局促亦何堪安能挽頹風坐使洪猷宣

擬古

浩浩長天日朱景發扶桑中天不可留倏爾墜西堂素月原陰精熒熒借其光星曜失其彩河漢斂以藏桂魄爛一夜明辰能復揚婉孌青樓子矜年二八美對客意徬徨握手甘心死花開忽衰卸安能保終始

游仙詩二首

蓬萊去萬里神游在一息恍惚詎超越頃刻造其域遡回繫河車豈竟人之力掩彼歲時光難辯白與黑當時誤有作所失還十百近日惟服氣翛然駐顏色永懷入樂人翩翩振羽翼

其二

明發洞庭湖夕向金唐次八翼欲凌天一身如縮地恍駕主毋騄相逐真君戀願言懷長生飄然望八極

寄衣曲

洛陽有勝地蓊蔚阿樓前左側閟桑林柔風春淯淯迤邐園外道車馬諠往還獨立桑樹下展轉空俄延皓腕明素雪雅步凝輕煙日長力不倦豈爲閑情牽戒晨謝星使萬里心神懸西風吹妾衣妾更爲君憐寄衣不寄書但寫白頭篇

寄徐賛皇

灩灝不足險羊腸亦可通如何仕宦塗相迫如兵戎嗜昏味求其美染色愛茜紅人情有同好天

理豈無終衆口信難調一孔十人攻何須復周旋爲汝干穹窿

寄周竹谿仲謀

君昔資章甫我第尚遲暮我兹領郡邑君已凌高羽塞壯風霜早空齋坐歎樹月明時東來衣帷耀暉素感時歌露斯思君咏伐木玄陰翳重九沉吟與之俱嗟予何所思良以同宗故慷慨人所難精義發奇句文章萬夫雄妙理時獨步睽違倏四載微言君何吐奇字媿難識岑寂我亦苦清楊未可擬翹首日不足

寄懷何侍郎啓圖

結髮登人堂婉孌天然姿手製芰荷裳風起香披披中饋既奇絕婦道靡所虧內外起華譽宗族咸戴之色美豈自棄寵愛恒如斯斑斕曠壯堂松菊荒東籬沱西景良美跡阻興與俱荅衣侵珠箔蓮房昌綠池朝林會蓊蔚夕原多逶迤且盡性分樂悠哉怡天彝

寄懷羅秀才

邁作經生業硯席同苦辛離索三五載緬邈空音塵聞子遭喪偶絃續還東隣凶愍何綿綿復作療居人時勢已如此憂懷不足論飄飄風裝岫悠悠雲生津蘇泰不終賤原憲豈長貧兼金麗水秀美玉藍田純飛揚望可擬芳躅想無倫慚予無所贈思君淮水濱

河南王進士索題乃翁孝廉仁義手卷

進士昆玉五人

誠足不計獲基厚靈芽萌洵彼先達士眷維嵩

洛英芳躅既不遠令譽㠀峥嵘玄德邈夐遐薫風久頽傾施仁豈市譽仗義非沽名烟霞賞素心明月當軒楹閑雲無定象晚樹疑新晴燕山有五桂一枝霄漢横上林藹王露綽約擎金莖神臯素虗曠馥郁垂雲霙天丘順賦象地澤資欣榮採華既物理沃根亦人情覽鏡知先照操觚媿後生世澤衍不泯休暢揚何清人生朝槿樹来往如長征保德真不朽賦此嬰吾情

渭南荆博士入名宦贈言

京塵苦軟軟白日復杲杲鬱鬱雙鳳林車馬無停道誰詙我幽襟遺之以香草香草無改顔春花空自老眷彼矍矍士礛礡追玄造禽德晉精靈振節秦師保尼鐸厲妙音頽風起還早猗頓不復拘桑臯畫枯稿至今遺芳躅令名鑒竆昊皇祀報有功人心亦可考松栢蔚祠前祥光映繚繞宦遊多覆轍德馨此永葆源厚泒惟長青雲新魚藻何以揚休光价者吾舊好

贈羅舉人母氏

紬彼天地化海嶽儲其英陰陽奚所求婺星延厥靈内方鬱盤盤漢竹何清清阿母崇明德羅氏垂休聲凶慜遘先世視死如甘飴撫孤存羅後委曲情何勝令子湖楚彦矯矯塌翼戍駸裹豈塵物駃騠廣陌行、盛世崇玄德賡休以遐登方今陜禮闈丹素通神明豈謂啚榮利搖昊鑒厥衷㦲此占星史泥金報何榮㷀顔宣罊羡表閭愜人情聖賢重大孝立身在揚名悾惚展縹緗惘然毛髮驚風木吾所恨覩此懷忡忡阿母羅生兮庶無忝所生

感舊

交情分貴賤身歷知斯真嗟彼世人情古道何淪湮憶我同筆硯況乃瓜葛姻雄九幼同味龍鋏長逾親十年嘆坎壈遂戍商與參彼榮耀閭里郡士望揚塵予亦靡所羡素絲以為珍

有懷鄉園諸同游

平生厭拘束翩翩恣所懽丘壑適吾趣花月鼜盤桓今胡軒冕羈素志非所安折腰伊何為違

心良獨難神形不自持誰為主者寬鄉井離五
載塗路萬里看濫綬趨邊庭黃塵飛漫漫于今
直道鮮自古知人艱停雲暮何極悲風倚長嘆

送華陰王編修赴京

閶闔凉風披行行孔道隈凄凄仲秋日迤邐趨
皇區郵傳忽此逅捬旆風雲俱籍坐聆玄旨慷
慨以踟躕流塵蕩芳華綺麗英風餘言念辭函
關褰腸百縈紆音詞度流響意氣江海儲龍馬
本天種煬燧原泰珠翊聖沃明德舊揭懸石渠

停雲睥高城歷歷寒鴈呼瞻依遵遠道寸心生
郗嘘我亦將明發登龍遂所攄

送南職方奉差便過渭南

萬里秋風動旌旆來翩翩廣陌忽相逢慷慨私
自憐君本秦中產鳳翮何高騫世澤良可求三
葉光蟬聯司馬文章府畫省分才賢一朝奉母
命扶侍將西旋清尊照綺席逸氣金蘭徧同調
即骨肉四海寥寥焉人生貴定始彈冠豈徒然
白頭復幾何友道良難全耿耿遠行役綿綿故

鄉牽隴頭秋易零草木激霜繁渭水生白雲玄
象涵蒼煙褰帷明月上河漢懸高天撫茲鄉國
景仙鳧凌往還

送耿太學下第還麻城

達人洞至理玄覽遠枯榮一時快目睫中悃那
足憑霜蹄蹶偶然大才當晚成風塵厭局局畏
塗苦營營光陰信難駐得失何須驚九螺秋氣
紫鳳陂修竹清再奮冥鴻翼拭目高天横

送張主簿陞荊門判官

會晤有時序交游可柰何客子發行幰廣陌閑
驪歌我昔領此邑君先倚松戰閶闔濡膏澤所
樹良巳多四海無骨肉枝葉蔓其柯念茲同心
侶相宜乎以和一朝望霄漢五載紆鳴珂行矣
向荊襄層城欝崔嵬内山綿荊薇蒙惠通錦波
雙龍乖羽翼何以慰蹉跎

送唐生還信陽

之子邁于塗云發梁園道骨肉三五載詎勝此
懷抱窮窕太行山經過非草草所期功名會更

爾道路好千金璧可懷萬夫勇宜早潼流水潺
潺黃河秋行潦送爾望南州加飧還自保

折楊柳贈西華張太學 六首

不惜折楊柳出自長平城本往龍沙去日係漢
宮情

其二

今年柳色青昨年柳色黃把贈忽憶君離合斷
人腸

其三

長堤何緲緲馬上手相將我有珊瑚鞭郎心莫
猖狂

其四

婆娑動郎意直向手中吹慇懃謝古道莫使委
沙泥

其五

薊門與梁園千里同散聚試問水濱家何處揚
花住

其六

長條垂青眼東風先
帝識朝來曉英細飄飄欲上衣

送楊春元入北太學肄業

二月春徹曉送君長安去早發洨河水暮已不
知處晴光正催人淋氣時常御田鼠方化駕驛
柳未鋪絮行李何瀟瀟奚囊筆堪語醲酒聚英
賢文章高時譽躡雲排九閽製錦驚一覩太學
籍輝光奇遊亦暇豫男兒筆札間往往功名著
散帙長樂清抽毫上林曙

夏日答子秀

凱風來北堂藹藹中夏月人事紛鞅掌回首鎮
城別時復驚高秋清涼邁素節露下煩氤少天
高游氣徹極目望遠峰芙容列奇絕啣杯念美
人四海爾同訣先世山斗儒垂名永不滅跨竈
良獨難賞音亦人傑與子相黽勉秉心無暫輟

奉和譚侍御豸石篇

物類本多狗而胡耿拳石泰山何崔巍纍然誰
與畫倚搵非計窮當簷戀踞蹐烟霞解素心苔

茸帶蒼碧雲根本性靈居此㠶繁劇蟄龍重存
身獬豸亦振藉蹲踞隨人情昻首任朝汐軒冕
固借榮幽人亦清益磅礴戴堯天覃恩承禹澤
詎訝抔土拘戢彼靈曜積攬轡百粵彥轄振山
河蒜狐兎怖深歛奸伏澄䕺摘對此忻咏題江
湖飛咫尺凡物俱有靈況此來削壁所以逮宦
人載此有永繹山谷氣旁洽蒼海流脉脉翠障
咽春寒青靄還竟夕鄭重米學士折腰何容易

感遇

燧氏教火食人故欲心生趣訟二不已陳師遂
為兵周道逮淪沒鳳德亦衰傾七雄復相拒六
國還交橫流沫沿歷代殺人以為榮大運良如
此波濤䑐詎平亙羡見於面一語睚眦成對面
相懽笑轉眼無人情溝茲潤下習展轉常自驚
不如從老氏上士期無爭

漫興

昔日張三峯苦行住武當朝飡松栢食暮飲沆
瀣漿往來無滯碍仙珮時鏘鏘一夜朝元去濁

世空徬徨家有世裔泒還今籍信陽錦褲常示
人此事非虛莊

述志

昔我縈組綬慷慨秉明時行行已五載恒南畫
所馳素絲非矯世懼夫墨者悲仁術託靈宇淵
源靡所虧君子在下僚獨行人所疑和光非素
志蕭蘭不同姿積薪以待燎蓄衆為冬期失時
空所好白首徒嗟噫遊絲映空拂楊柳還高垂
銅柱功何在金谷草離離不如持昭曠炳然心
獨知

碌碌詞

為陽厭逐逐人生苦碌碌錦瑟醉朱樓油壁輕
金犢男兒萬里遊芳草日添愁春風到女蘿紅
頰桃花羞得意堪乘輿誰能辨信佞忠言人見
疑高位心多稱春歸歳亦歸流塵聚芳逕

邑齋獨坐

沉思散秋末清風徐我來游魚浮殘荷群鴈薄
天迴風塵廿薄宦邑邑誰為媒束帶忽大叫聲

蔑如巨雷郵亭有驛卒予亦邦國才胡為者擾
擾蹋蹐心神摧薏玆非吾志斗粟豈所恢焉能
遂其樂俯仰青峯隈

詠懷四首

螢虫出腐草楓木化老人爛石產雲芝淤潮有
奇珍焦羅不同源乃同介與鱗巨細有生意物
理無淪湮世胡弗遠鑒自好乃斤斤劃然十步
外遂分已與人天地曷其大風雷時有神鏌鋣
劒自古燕石寶非真苟用存吾天四海同其春

達士持昭曠炳然無纖塵吾心元有種況匪物
為倫

其二

白鳳巢人屋祥氤亙見疑燕子處高堂來往常
人隨翡翠產於洲煙波浩所怡雌雄在山梁飲
啄惟其時廊廟苟行義何異山林居家食徒碌
碌拜官亦何為堅用存吾志富貴安能移重祿
雖忝竊稅駕遠難期咎大不蒙斥虛名逾卓奇
人生貴定始白首空成悲

其三

知鳥擇良木飽蛆戀腐豚玉石詎可辯薰猶靡
同論江湖多風濤舟楫能獨存孔子見陽貨子
儀赴朝恩平巳不自疚鄙者感而敦矍矍知幾
士去彼矛盾根一言解素交偶合即傾尊反覆
尋去轍撫景徒消魂黍黍園中蘭鄭重瑶華草
對此結永懽蓬蒿能詎保

其四

世事看倚伏日月無淹晷百年能幾何一時誇

盛美孔子觀欹器虛容有所取春秋紊紀綱列
國雄辨起漢唐復相繼金元尋滅矣遐想國初
風穆然無所倚繁華世已極人情漸披靡我生
非金石諒無百歲止伎倆豈足矜徒為達者鄙
院落景深沉長歌復徙倚揮杯邀明月官舍良
如此

有感

大溪多洊澎小溪終蕩蕩岩谷足空音時人耳
相嚮手携隋侯珠彈雀媿鹵莽翩翩黃鵠羽背

逐青榆枋鴟梟鳴不仁鸞凰難獨枉建木自根
株龍池無罔象鬼物一憑人陰慘厭長往所以
洞玄士珍持重遐想天霽晴宇開宣然萬化朗

對酒

靈襟任所適自信非真有賞心亦隨時含情借
杯酒古佰蒼虬姿惠色阿樓口碧沼勺泉清緬
為群卉友週覽撫八極纏度隨陽九天胡銖兩
較人亦遭被偶操觚釋塵鞅得失憑物誘組綬
承祖德餘蔭襲不朽兢兢懷明命遺此以永受

苦熱

北地饒暑氣火雲硉山嶽禾苗根葉枯川澤土
膏渴引扇生熱風對食苦蠅豚杯酒聊自鮮賔
客仍相覺大吽忽發狂洗浴厭頻數槐樹陰參
踈葛衣亦塵濁羲和欲邁征赤龍竟鞭剥原野
轉蒸煩城郭逾高倬回首思故鄉淮汝清泉潙
雷山賢首間爽氣來如撲幽然發澄響對此神
超擢

五月不雨偶用十五韻

禾黍何蕭蕭昕夕望雨作陰霾忽沉沉遠近迴
川薄羲和聊復遲杲杲日高卓雨師竟無情空
雲蕩玄朔霈自三月裏沾足人情樂佈種遍平
疇含桑亦吐蕚緬今逾二月桑根竟何託連年
苦災沴今歲望霑渥忽漫又如此眼見委丘壑
皮肉已盡銷枯骨更焉剥跲災竟虐文文移厭
批駁逋負法如常蠲免恩空渥長陰下修麓瞑
色孤城倬硉兀火輪升轉望委秋雹頑言干竅
蒼衣懷付寥廓

春日同何使君王新河孫井陘大佛寺

對酒

青春日以遲槐柳何娟娟琳宫多芳轍乘興風
翩翩戢茲探禹跡冀州分星躔趙晉稱雄圖鞬
靼腥風連平原多門客盛節今流傳竊符者誰
于信陵救趙還遂令六朝下北漢亦據馬大宋
提三尺驅兵擣幽燕糧餉一不給六軍令不前
誰為畫此謀慷慨慈氏緣單于一納款綦隆四
百年立國本忠厚文明奎壁聯滹沱尚咽流恒

嶽生寒煙三關壯畿輔八郡掄才賢英雄按寶
劍一望平桑田

中秋登東城樓贈馬冀蘊三博士

崔巍東城隅爽氣來遥岑涼風蕩芳華叢木欝
蕭森樓閣落澗道霄漢垂千尋四望紆縈迴亭
構結重陰撫玆良景序娟娟月明侵桂枝一何
直團團霜露深文光射牛斗闕里聞鳴琴檽星
空復高採採泮中芹佳人此夕晤情素契何任
芙蓉摘盈把蘭芷遺芳馨玆游暢佳懐陶然共

所吟

雨過邑齋讌集得豸字

硉兀欝煩蒸雨過新涼解列坐散華纓逸興俱
瀟灑滇滇結重陰嵐氣入庭藹龍馭邁遐征河
伯宮墻澥苔蘚翳石麟蒙茸上壁豸民瘼既周
心慮譽非所覬何時雅志愜歸去青山買

蘇廣文惠顧留酌

四海皆相知人生幾百年先生賞我趋每每稱
林泉我本幽棲客濫綬此偶然雅志在山水秉
心還獨堅遐覽慕古跡操觚任所宜問飲數杯
酒對客厭拘攣振情萬里外屣綦几席前先生
愛王體頻來無倦焉

夏日青霞堂四首

生運良如此坎壈聖明世心事苦難言非謂寡
遭際嫫姆塗鉛華市服亦眄睞黄鵠縱高騫終
礙雲霄勢豈緣斗禄資良以世網贅風塵苦十
年所見終自蔽有時發平旦深省追往逝岐路
多榛蕪恍然有真契

其二

園丁報種蔬町畦何分明旁復植菊榴拂拂來
風清懿彼遠有託慨此近何情世事良如此吾
心寧復嬰宦塗重顯達園霍苦營營此中有真
味難與俗士評寄語擾擾人老圃亦崢嶸

其三

晉人愛清狂遊携百萬資呼錢為阿堵輕之如
草皮我雖聆民事裒捆秉獨知中宵起閑步手
攀四栢嬉

其四

仕優日讀書妻子慨然惱自有致名術天涯空
潦倒此覊難與言就此悟宜早皈命眈玄素攝
神以自保大名與南宮真傳樂有道慷然蓌指
南宜仙筆可考漢篆飛染雲鳥跡亦深造悠然
百慮消震丹此永寶

納涼池上

納涼向清漪漱流滌煩襟栢舟夾蒼莽倏然揚
青林苔蘚凝露潺水荇牽文禽游魚亦不驚素

波弱不禁殘荷委斂結勁葉亦瀟森幽然蕩芳
意横膝一鳴琹雖無朋儕會長歌鶴知音樂自
吾心生三嘆茲沉吟

東游

迤邐尊山東慇懃趙行役薄言駕趙隅行行向
廣陌秋壁映空原山腰倏迴折一塚枕荒涼云
是廉頗宅牛羊凄悲風四顧殊蕭索夕煙沉東
汪懸崖掛瀑白竟為靈境瀋杳與大留射凝望
丹崖迥危河向暮迫東林拂晨軺仍蓌冀州側
衰紹祠凄凄英雄空籌萊林莽景敝虧禾黍風
蜀鄲長揚來千章碧湍長周液俟人儼道傍信
使相假借棗强民何殷桑麻無尺隙轉盼奇秀
出赤玉沙源瀉拂衣武城封乃遺前賢迹驅馳
更遐遠悟心忽脉脉身名何所住圖史世亦隔
已與素悰違曾觧偶然適

白馬口渡河

河水不盈尋中有奇怪物蟠旋泥頓中鱗角亦
恍惚雲蒸自有時霞變未應忽眼看沛苷霖萬

方望霑足

次廮陶

行役良獨苦縈縈牽簿書有時觧懽賞奔忙亦
旻如結組一何暮隨人占通衢豈不戀田園聊
與生計疎祿養人所慕裹懷良足紓恒以一歲
計驅馳萬里餘川原落羡景新水昌芙渠南此
豈殊俗鐃土瞻民居禾黍披長坂蓊莽如牽裾
形跡既束縛晤想還真予隨時憑物化終副幽
貞廬

暮抵安庄

外誘蓮種種此心安可欺行年四十九悔省發㒺知川原夕何曠夏陰晚披披坎離隨其位奔馳任所之緬惟燕趙區風霾無休時黃霧霿沙際鼓角聲生悲覊情久已昧寧知淹在斯菊松豈不愛重負安能辭盛年詎幾百元化乗除推㨾理一通識所珍在靈祺

王郎城

遺堞環蒼莽永路懷苦辛嶽峙徂行邁日夕春

陰振井邑聞鷄犬衝道多估人南陸日初下臙臙煙村陳適衛亦云庶風土聊宜民洵彼中興聖岐路披荆榛鰍鱣一不辨徃徃溷龍津神武奮漁陽高邑定鼎新烏孫竟焉徃罔象豈堪論攙搶一拂埽炎昃重生春僞子存遺址雄啚何淪湮翻令黍離地一望長塗遵風雲變頃刻明晦在逡巡薄暮煙四起惄然傷我神

班丞相墓

近日苦炎熱避諠臺頭寺何處抗高墳石麟荊茅莢感彼墳下人長夜漫漫去金紫竟荒唐丹書憑誰識紅顏逐流波白髮生何易隙馬亦暫時瞬息驚得意何以曠清歡終日如焰熾綠酒好懐開題詩尋勝地金甓與朱構反掌鶩寒食

望太行

鄭竭此山下仰盻上雲際皇賛居其麓一望搖蒼翠東西齊晉分南北兩河制禹跡排如斯堯天光永繫藤蘿倒掣風怪石齒齒厲日月浮清

冥祥氤披濁世壯地土膺薄齋氐寡生計柿棗亦堪食禾黍間有歲阿殿陟崖崇深潭澄景麗安得翊群仙相携朝上帝

望五臺山

我聞五臺山岩谷派丹屑文殊昔戒行道場此高拮萬年一空山香火稱不絕幽林澄紫烟嵐光互明滅跌石蕩瑶花雯霙粲金節海霧射天遥龍氣紛泉冽至今好游僧來徃空摽竊我宦兹土來寶地殊隣切人言歷歷同我亦思才竭何時幻境忘㝵風受真訣

夏日寄賢首山

素悰愛瀟散秉心向冲漠薄宦恣浪遊十載空
落莫風塵重展顛緬惟仰丘壑遐想白雲邊詎
負青山約飛瀑滌滓囂酷暑消煩灼萬松揷天
表仰面對泉活澄潭伏龍蟠遊魚暫驚躍比瞻
冀北區恍望汝南郭追思先隱賢芳躅空高卓
杯酒䕃真懽友于諧深託蒼山澗春姿夏篁鮮
龍鍾秋菊英可飡冬嶺梅紓萼四時流佳景軒
冕竟何若牽役若今茲幽賞媿疇昨稚圭頗力

田公榮快大嚼向平吾所遵五嶽與不薄

寄震雷山

東方列千騎芙蓉鎮震宮玄帝出紫霄巍峩葢
嶺同雨雪分積霽窈窕夕照中滴滴飛練白灼
灼龍潭空石磴掛委曲澗竇生玲瓏綿亘望無
際下有平田通亂水鳴夾岸種秔拔秋風村舍
半山巔撞鐘聲空濛埼岸互流峙瀟賸掌雲蒸
恠石難名狀野花曲逕紅奚為舍此去塵填以
相從何時一輾覺百年追龐公

秋日宿彌陀寺晨起赴栢塘村之後

暮登山家堂怡兹青蓮宇迈照空碧樹迴風逆
沙渚鳴泉何涓涓鍾聲清如吐僧人問訊般兀
坐杳何許須臾獻栗茶自言採玄圃徘徊宵忘
寐天花落夜午戒旦寒聲催恠鳥啼林藪有輿
拂瑶華山晨冷若杜修然樵徑開潛光發靈岵
松院復尋幽馨香列尊俎候吏軏道傍感此復
膺拊世事尋去轍榮辱歷可數菊花為我開擊
節夜起舞

游天寧寺覩唐太史詩卷

倚彼方外路秋末恣浪游寶塔起突兀直上雲
霄頭塔影何倒懸奇怪不可求登此振羽翰剛
風凌天立落日欝楓林嵐夕慘不妝金響一齊
發危聲冷颼颼坐深爽思振杳然身世悠何所
雕龍章老衲忽相按披之意悾惚按節金石流
鳳去竹嶼空山靈尚含愁寧無思齊念吾生後
汝秋

秋日野寺

簿書紛行役煩襟失所向天序秋宇開悠悠忽
嘉況巖阿霜枝繁畢微構高上古碑千年文晚
霞五色狀心悟一時永會昌此無障眷玆傳燈
夕時有孤煙放徘徊步周覽卷舒憑物曠薄游
非深林襟懷亦䟦宕靜披窻裏雲坐對杯中釀
寸心不終違雅興寄郢匠

丙戌初春游都門觀音庵

人生羨爲吏爲吏一何苦都門此蘭若絕勝蓬
萊路來往二十年誰爲驂騑駐此日是何日飄

颻如契素落日掛千峯急湍流寒圃春色日漸
回芳草留何暮四顧偕首僧迴廊係獨步翹首
望西山群峯恍拄笏樵鳥曳飛煙晴花戀雲戍
勝事幾回看人情亦安足浮生可柰何惚然心
獨悟

十月冀州南海會庵宿

塵鞅苦擾擾素心眷慕仙何處老衲頭叅我如
叅禪扣之有內養禮數亦安然麻面仍長鬚眉
稜骨高懸老僧向我陳此庵構歷年墻缺青山
補屋漏白雲聯出門不扃戶久矣絕十纏一身
已瘤墜萬事仍情牽所以下愚人歎咨與魚筌
聽之心神悚此非達者馬俗軌犯仙剎塵眼于
龍泉鳴蚤晚啾啾素月流南天林末散微颸終
宵不成眠摩頂原非分慕仙良有緣高駕謝僧
去戀戀山花然

夏日憇彌陀寺

喧煩欝平林巖阿翁深景槐柳陰閟洞門山
日永人煙帶店斜泉水激龍冷忽漫拂拭閒浮

沱落虹影牽役何營營衷懷有時省此身竟誰
何處名美脫頴千載惚有知幽情寄靈境鍛鍊
識神鋒淘磨見古井迹此契長生恍然發深警

午憇張村寺

寀寀原隰盡靡靡帶蒼紫矯彼古翠微林木張
埼旋泉水流洶洶怪石何嵯嵯老衲元栢林香
火偶來此儀度既周旋三教遡同止周覽忽徬
徨九結嗔纏已塵網廾洶洶此身復誰彼恍然
生覺悟聲臭俱寘矣莫持將無同直須求性理

徐玄觀

奉檄邁於路翩翩任所適雲閣緲平原仰眄千村碧真君端笏坐道人藪寳炬所苦紛塵寰偶來探靈壁飛楹碍玄象神恍今何夕金碧自軒昻變幻一時識堧匝千章木門迎曲水液探奇顧步驚滓心似負釋忽爾通天牖漸覺現虛白封龍發暮雲滇滇人境隔留連復留連難與俗輩謀

百尺口

行行邁東土依微見月光寒氣四野薄叢木欝蒼蒼車馬摇摇暮孤村帶林長禾黍披秋坂涼飈吹衣裳豈為勞物形所秉安能忘亦自有幽趣陶然醉西堂

都門見八仙花

天葩本殊致他鄉清與幷黃金起尖兀朱萏拴虛楹帝城春燦爛御水派鏗洶彼美者異卉八仙曷為名碧葉垂丹縿明苞擎素莖情若同心結勢如連臂生方疑金母至忽邁青娥征吾土豈赤株異地殊同榮意氣苟不改人情非所驚自得有遺趣終保孤根靈

夏日寧晉李駙馬園

主第曠戚里人家邁閥閱餘蔭搆北堂園景亦奇絕牽役偶來此劃然為駐節暑月思挾纊飛楹擬灑雪群芳散簷楹寒氣時凛冽池水弄清淺假山鎮巉嶸趺坐俯城隈遠樹帶題鵝萱草凄膜煙榴花上朝晰徙倚碧陰繁睡起流光減顏此何山房似與塵世隔漢宮春何溥輕煙戚

曉結金谷不足數辟疆豈獨子一賞即吾廬乾坤總摽竊明日去摇摇不與主人別

萱草

邑齋兀坐久盈盈萱草傍春茲園景幽萬卉凄露涼忘憂翻可愛宜男還自芳琴帶度歌緩金花散縷香把酒招明月高歌下夕陽候人扶杖屨穉子牽衣裳藉幽不肯睡中夜生徬徨河漢高且深載誦無衣章

金魚

勺水自清澄觸荇金鱗掉水族奇怪多此屬良
可好幽人恣鑒賞馴習平池繞洋洋數寸長玲
瓏五色彀春雨怡綠萍秋水適紅蓼雖游盆盎
中恍然江湖表蹄涔日以閒悠然詠自保豢龍
珠沓茫養鶴亦煩擾此物無所需牽浪變昏曉
藻鑑一藥開終當出靈沼

對酒二首

垂名在身後于身亦何干若不復有名身名良
俱寒有名勝無名今古皆爲然不如聊前酒聊

復追清歡

其二

詎知身是客荏苒四氣週一年復一年但驚落
葉秋軒蓋既榮身衰懷亦悠悠鄉園豈不念躊
躇未可求新菊郁東圃禾稯拔平疇西風轉淒
薄香醪聞床頭栖栖塵網結日日苦營謀俛俛
壯十年形骸是吾不若不借白墮何以解其憂
情隨物誘轉明月中堂幽

九日

淵明服九華寄懷一何榮詎知日月短浮生空
愛名暄煩息萬里天朗氣逾明鴈影徂南去螢
飛度晚晴菊自東籬發酒復中山清金丹不可
駐縱浪隨人情塵爵恥假象異物傾衰齡玉宇
虛繁籟歛襟意忽生天道厭浮薄世事得失驚
軒冕固所羈棲遲豈無成

六月旦作

生民賴稼穡玄化遂無窮星紀六陽盡暑氣何
暄隆朝雲時變幻不蒙神兩通禾苗盡枯槁人

情復洶洶運會當有候物理豈無終皇天降凶
愍遭罹連相業豈不愛天和民事亦傷冲孑孑
此遺民願言干穹窿

讀佛書

悒悒生天竺剎益其何止慷慨雪山巔九結尚
纏巳非徒食麥去空鉢良可恥茶榜論紛紜真
諦不在此

讀史二首

庾信半生苦詞賦動晚年翁子妻見鄙行將萬

須田英雄有所重意氣聊復然馬能徇世俗供
人眉宇前丹山有靈鳳溷溷山鷄遑可憐梟與
鳩相顧揄枋煙

其二

靖節負奇距不能供饔飧彭澤豈荒凉斗粟非
所安居官厭縛束乞米何桓桓常祿固可辭叩
門生長嘆晉人多清狂民事良獨難至今遺芳
躅督郵爲譚端

七言古詩

翠華篇

漢王登陟展禮敬萬年仁孝稱哲聖翠華遥出
鳳凰池不是宸游與行幸慈懃佇望紫霄垂瑞
氣祥氤四合低俱稱法駕春何萬不道司農費
不貲君不見虞舜巡游歷八荒蒼梧萬里非人
鄉長天不盡君山色下地空流湘水長吒馭而
旋漢王陽千金之子戒垂堂

大閱歌

神馬徠飛龍出天威臨軍容肅祗将
君命是欽承八月干戈塞上行不俟李廣稱飛
将弱冠終軍羡請纓銀鍪凜凜明於雪金鐵連
錢馬蹀躞犀毗團花曉帶霜鞬橐盤龍鮮染血
轅門一開連臂呼短兵接戰胡兒睞恍惚擬得
死士力須臾致獻生單于神鎗一發突重圍百
箭穿楊日轉輝紛紜緋幣如雲錦錯落金錢任
指揮頃刻論功宣上意我亦曾此董其事河北
自古稱精兵千載何人重攬轡君不見左車之
計偶無成黃覇滹沱氷已凝魏符一竊邯鄲解

古來此地多縱橫

客有譚鳳武定者擬作鐃歌

滇南鳳武定鐔江兎田州聲援還互藉姻黨深
相求 朝廷羈縻寵命多恩貸西夷露布過主
将翻然納欵和白頭紫綬錦闌那西風馬上垂
雙蛾憑陵王貌醉顔酡萋菲珠貝雕鞍馱驕盈
意氣可奈何前軍後軍齊唱歌帳房髙拮空山
阿可憐西渡夜郎河

烏斯藏過欒索糗糧賦紀

明王御八荒徠巴蜀盡重譯開昔年常讀山海
經文身辮髮多異名九州不過數萬里摶木青
羌同獰周史曾著王會篇召公訓戒至今傳
虞名徒侈方物貢實費不貲司農錢大地之內
皆陽春環海之外俱生人同在羈靮下由
來非異亦非神吁嗟此域真奇絕益州輻輿控
亐節何代由來識漢音一言反側無餘孽君不
見漢朝進扶祓唐襆亭東旌至今汗漫不足憑
蠻錦纏頭光閃閃腰刀鑿臂聲錚錚吁嗟兮

聖明服遠懸威靈

貢象

西南妖氛孳孽起滇海腥龍沠千里一朝司馬
大徵兵中原芻餉如山壘兕渠風捲逮闕庭醜
小星散歸田里可憐罔象一時沒土人猶自稱
孟獲年來用兵已力竭比來貢象尚距越赤髮
黃鬚如向人持符乘傳擬輕鶻西旅貢獒窮徼
開召公訓戒真危哉睢盱百怪不足數萋菲異
物如招徠陰陽變幻亦常態 聖朝懷綏何挾
猜憶昔蒼麟十二駕石虎白鳳卹書報漢武一
角馬尾忽絕塵綠毛爭與人為伍孟浪不經無
可憑往往史牒成今古儀鳳舞獸發長靈崑崙
天子太階平盤礴可知非良史騶虞擬作斑虎
行由來真命神呵護草木禽獸隨人情君不見
漁陽鼙鼓動地吼鑾輿西幸百官走凝碧池邊
宴忽開黃麻袖裏詔先有恴嗟獨有靈象貌猙
獰衣冠掃地顏何醜

燕市歌

東樓有女盛青春琵琶睡起嬌紅新西樓酒壚
亦不少浮渲胭脂空潦倒池上芙蓉開並蒂醉
眼乜斜花無賴家家看結綵樓高人人摽出宮
墻外金鞍蹀躞誰家子駐馬凝眸只一視妍媸
不辯矮人場多方擇得西樓女

互市 闕氏

黑海灘頭月影斜兩軍相對彈琵琶胡馬飛騰
疾如電胡女顏色嬌如花單于日日醉氈樓穹
廬春夏常生秋草藥一聲樓蘭死胡笳三奏朱

頳愁朱顏年少多綽約雙辮垂眉固姑笑人生何處是賞心遐方亦有風流調憔悴黃金非昔時年年春到不勝悲烏孫元是漢家種賤妾裹腸那得知

觱篥歌

紫煙晴散風力緩烽火墩堠沙平淺一聲何處破春碧邊塞佳人動朔管芳草坳回帶日曛觱臍龍髓香氤氳城邊垂楊漸黃色門前流水微紅紋柔情遠意調音節蘭膏雙墜還嬌怯日煖

天高雲不收纖指力盡揭流血悲商咀徵落如花長滿平圓叠翠遮禁闥虛憐玉簫管市場空泣鐵琵琶移宮換羽金絲蓋一聲倒過黑河水那解宮中露柳齊但驚塞上霜鴻起將軍偏裨盡銷魂書記村官亦解體花蕚當年十二樓管絃盡日春風悠漢家長信宮中女苦莫此心相對愁

畿南五政行

歲當在丙戌石鼓乖玄濛正月二月無兩雪三月四月惟狂風五月祁祁未霑足農人種粟如種玉已愁赤土抗晴曛更見黃霾揭朝旭翁領兒孫南北逃不憂生死但憂苗那堪上令如毛瑣轉見征誅逮腹枵我來還御風馬牛九重聖主宵肝憂春臺玉燭調海宇安得畿南災沴流中丞撫循日不倦一疏抗奏 承明殿皇恩一湛乖氣回臨德積貯發十萬陸憑飛輓水憑桄閶闔四振懽聲徹詎知人意協天心甘霖一夜郊原悅前苗蘇潤後苗肥樹色苹茸黃

鳥飛西村賽神社鼓響東村娶婦車石歸方知和氣蒸歲豐 天子造化爭神功

風霾歌

風吹日氣白于月萬里捲沙如捲雪大鵬昨日摶天門鼓翅搖金天無色三月不雨四月來漱漱席上揚塵埃轟雷不動但雲吐猛然拔木力如摧真定火怪尾歎出中丞特疏陳災異旱魃今年特殊常紛紛謠謗人情懼太宇茫茫誰同類周旋寧為 聖朝瑞不向兩師較成功竟使

桑麻成赤地有時為阜復為城聚散茫茫頃刻
生豈是漢皇歌沛上空聞易水別荆卿遑威作
勢了無益獨安元氣靜為主亦知濁世無所私
遂教當面不能覩天公何事遑馮夷刼怪驅石
四野低不見南薰清客興誰憐東作軫民饑十
室九家如懸磬牛毛日日供上令輓粟移民代
有之堯滛湯旱時無定我來茲土歲幾更蠢爾
下民無經營東南富貴天已限西北貧窮災復
仍莫怪楚儂有天問天下分民不分郡安得上
方斬魔刀斬斷狂風解民慍

官倉行

西山雲氣如蒼狗瞬息北風羊角吼人人舉首
慶豐年吁嗟豐年何所有和氣蒸蒸兆三白北
海尊空慚為客藉藉官倉浥朽紅家家飽煖生
顏色領籌先唱報名來廩吏傳呼第幾回飛輓
如雲人踵接大姑號泣小姑哀連年為逋負求
死嗟無路今歲又還官父子不相顧噫噫兮一
年有秋徵數年山河有限無餘田官府督程已

衎急隷卒怒貌如鷹鸇當今海宇坐昇平旱乾
水潦何足憑烏獸群蟲不見有餓死可憐百姓
無聊生

歲荒行

五方元殊俗北地邊塞偏人被饑寒窘天仍災
沴連聞道河南遘歲荒行軒今復傷裹腸千門
楊柳百無葉十戶逃亡九缺糧大麥盡枯小麥
黃刈者無人婦與孀何為不見丈夫面虎卒械
繫詣官倉官倉賑濟宜上令救荒從來無善政

十日愽得一日糧一口能活八口命吁嗟上帝
之心本好生旱乾水潦伊何情當時猶有說霖
望此日空慚循吏名

宮蠶圖行

春園景色饒玉手把桑葉葉繁妾比桑蚕老桑
如妾吳綾蜀錦綺羅身何事年年倍苦辛曲房
午夜多幽意蘭室千年生暗塵茗郘年華何漫
忽青筐葉盡蚕登簇臨風誰惜失大體絕彼商
絃金已沒安得百年常相守縞衣綦巾歲時有

船燒棧破無別離一望民家千樹柳

郊西行

一縣大無四十里西郊俗比東郊美天災流行數郡連西郊大半人饑死豈謂東郊景物和東郊雨澤較西多上官踏災不出戶通作三分可柰何那堪府帖風雨下西郊哭聲翻屋瓦賣田無人買賣兒不論價虎卒暴吏不可當踰垣越戶人惶惶廚無煙火甁無粟一家械繫貼公堂歲時如此還逋負東盼西顧無生路樹頭草根

已盡挖𣏌饔飧安能度滿眼但見首額蹙滿村俱是逃亡戶生男恨不早成名生女恨不鍾人情百年公私能有幾旱乾水潦災連仍吁嗟兮西郊餓死東郊走悪少摽綠持空手眼看東西一時盡赤土可憐誰與守

鄉飲

十月一日霜封瓦宮墻巍峩列車馬凛凛君命儼趨蹌盡是高年齒德者炊金饌玉堂生春綺席花筵勸酒頻短髮長眉扶履健撾鐘撾鼓歌詩陳賓介交歡日已午鴈行鴛序起酬主頃刻杯盤散暮雲須臾揖拜收晴雨方今天子恩浩蕩九重春色遍窮壤崇禮盡遵周制中宣猷迴出唐堯上嗟予深慚地主名董領其事歲四更盛節聿觀時泰履嘉猷坐覩歲昇平

寄陽和牛通判

陰山日落黃雲慘縱橫胡騎風沙捲觽令新傳金甲人旌旗遥落鐵牛膽芔露降靈天馬徠稽顙單于納款田豚肩一擲拉沓食大胡小胡懽

顏開乾樓構結抗雲霄槖駝遠近匈奴驕羽獵千群遍原野錦襜綵幣雙飄飖自是已銜天子命黃金犀毗滕闌橫湛恩渥澤非厭兵皇帝神靈此鄭重漢家和親良可耻宋趙納幣崇䨲縻何事白登與澶淵山河萬里如卵壘噫噫從今以後但居光祿塞下不出漠南庭其可矣

寄懷張鳴岐先輩

君不見鳴岐子超群才早年擬上黃金臺梁園

獻賦竟失意三年抱璧空歸來歸來慦懃結茅
屋早向城東買膏腴不將貧恥嘆原生空把綈
袍憐范叔畱籍琹書充几右興來課子一經授
浮雲蒼狗瞬息移岐路亡羊亦偶遘尚書長厚
慶澤長蟬聯彪炳生輝光久將綠扺盂裴相喜
見白眉屬季常睜眼揚鞭氣百結夜半起舞心
如拆可憐清淚泣牛衣須信高才多鮒轍噫嗟
兮鳴岐子清癯奇貌欽隣里付無一臂縛雞力
積有千年射雕矢庚信晚歳始成名清新開府

江關美

寄荅丁休寧元父

俠少縱橫今古新吳鈎夜照泣鬼神須知明光
殿上侶同是華嚴會裏身君家鍾靈湖楚彦郢
中白雪流陽春黃金璽書報　天子詩名治狀
增嶙峋古來結交豈容易紛紛流俗何足論四
海同聲今誰是睥睨宇宙勞精神正嘉之際何
與李崛起突出披荊蓁嘉隆之中有八子操觚
染翰詞林振從此家起而户出連城之璧有疵
紕縱橫盍押非真有金馬石渠豈盡人當塗典
午三唐業詞林傑出姓名陳　清朝遺音貴
正始寥寥千載何淪湮黃州昔有夢澤子君今
繼之挹清塵生也濫竽徒溷溷行藏半世苦邅
也一官碌碌當孔道秋風胡馬同衣衫卿也發
軔江南縣休邑爭似河陽民怨枉瑶華堂燦爛
下里之言安能申吁嗟吾黨海内聊堪數丈夫
意氣揚斷斷安能訾哭向眉睫睥偃仰于平
津河朔雄飲我自醉江南麴米入君唇幾時精

爽龍劍合河梁相遂平生親

寄荅休寧孫主簿

君不見滹沱之水通乾桑曉翠朝煙繞太行君
家世業籍河北樂書食采流澤芳君今倅休茂
偉績治樂我媿無善良人生出門各南北吳鈎
趙璧空昂藏去冬今春無雨雪黍麥失望人徨
徨四月五月復不雨那堪逋追逃亡中丞賈
公歷民隱奏發十萬賑德倉　天子俞允湛恩
惠河南河北小蘇康礦徒又報河東路邢襄之

閶闔犬狂　天子臨軒思距康司馬募兵先朔
方君也奉職還樂土予今待罪何所長囬思濫
醉高陽酒無端縱愽愕蒲場古來豪俠多落魄
可憐神駿鹽車傍貧賤富貴安可論直絃曲鈎
安能償我為君歌君莫訝君不思家我不傷

寄示朝陽庵無礙上人

五年策馬恒陽路西風孔道秋欲暮乖別何堪
尺牘疎懸想不言中有悟人人自抱驪龍珠家
家遍種菩提樹若使貝葉翻經好如來終是同

枯稿若使長齋即真詮如來餓死巳多年須知
萬緣隨處起一切只在人心田近來工夫學養
氣恍然似得嘗玄味笠乾震旦一理通打破鐵
城力不費夜半無燈月亦明灑然堦砌聽秋聲
寄語上人還念我歸來海會同要盟

短歌行贈張郎

我為張郎歌張郎聽歌且莫哀少年磊落奇瑰
才瀛海翻風白日動鯤魚鼓浪青萍開鄒陽逮
獄誰為觧石父朊驂誰為媒君王美人貯金屋
家族俱被千鍾禄莫將圖畫怨蛾眉當時定把
毛樊戳

贈湯生

長安大道風凄凄湯生來自夷門西塵土漱漱
不見面千里馳頓何荒迷十載吾家為上客東
窻坦腹門楣赫忽遊梁死氣漫漫繞過邯鄲情
脉脉嗟予流落風塵久兒女之懷時時有兩袖
常挾嵩岫雲百年肯負汝南酒傀儡塲中日影
移見汝如同見女時若翁先逝若母徤禎祥和

氣應人隨湯生湯生真英雄一人力挽萬斛兮
巇氷爝火不足恃太山滄海照空濛

贈磁州李文學

李生李生七尺軀滏陽碩士非君乎讀書十載
數不偶奔波南北還通衢風鑑之妙妙入神擬
從燕市謁平津鑑比明兮風比疾先相心兮後
相人汝南原有月旦評成都古稱嚴君平麻衣
柳庄不足數君之此術何峥峥梁園秋高月彩
潔叢桂淮南好扳折腰間巳繫百剛斧唇内豈

無三寸舌於今世事薄于絲英雄落魄誰與語
食客空傳孟嘗君薦士無復趙文子河南田郭
亦樂土菊英可飡棗可餔日暮漳河水咽流春
風銅雀臺猶古當年司馬稱奇遊黃金詞賦何
人妝茂陵風景終然好莫使桒心嘆白頭

贈冠帶秦生

明經仕路當清時得失榮辱安能期頭上青雲
不易致腰間白袷常如斯秦生秦生爾猶健甕
塩日月無尢怨常把經註尋毛萇忍將貧恥干

原憲素絲翻爲墨者悲亡羊擬動楊朱勸昨日
督學吳公來秉衡持鑑多風裁鵬翮十年亦堪
售鶴髮兩鬢爭相催玄纁羔鴈重國典觀風陳
詩在西臺嘉君行誼與暮年擻下有司優禮全
短髮長眉扶偃茂戢冠幞帶鄉評賢長安多少
名利人綠袍白馬矜青春盧生揔是邯鄲夢猸
犬還驚上蔡塵秦生秦生爾何榮軒冕同此貴
寵辱不同驚瑽琰勳庸看過駒旂常竹帛揔虛
名此事分明人不見猶將截氷爝火羨蹈海可
憐辭萬金拔山空説經百戰秦生秦生汝之遘
此非尋常兄有兩枝丹桂芳伯子食廩稱國士
仲子精進未可量衣冠萊綵懽高堂

贈孫武生

世人眉目如接葉高高下下生腮頰杯酒相逢
肝膽傾一言頻拂機心攝古來壯士不憂貧可
憐原憲與蘇秦未道誰死誰不死但詫誰仁誰
不仁君今挾書還伏闕風雲萬里誇奇絕大將
朝開細柳營客卿早報穿楊捷好把丹心委壯

圖古來投筆亦堪娱守株抱甕何足數附鳳攀
龍是俊徒

贈張壽官

將軍功勳麟閣高人主臨軒胙土茅黃金肘印
大如斗讒言一入安能逃此時年方三十二威
風凛凛氣如熾三宗九族俱逮連丹書鐵券成
何濟豈若中山一老叟耳目聰明更健走饑來
菜飰飽三盂與到村醪醉數斗此時便覺王侯
輕巢由洗耳空垂名歲時伏臘里中社親族兒

孫堦下迎天開日月承　皇澤不數旂常與竹帛短髮飄霜杖屨明丹唇似火威儀適問君撫生何所安君道日服草龍丹區區藥餌何足恃應是南箕映斗寒

贈黃畫士畫馬圖

臥雲山人一麻面身材短小髮上卷豢城占籍不記年天涯浪走還思遍托跡文房聲浪浪甫届姑蘇又楚鄉弇州山人垂青眼川樓居士能雌黃汝南更有月旦評偶然邂逅傾衷腸自言

平生畫爲苦雲煙灑灑拂緗素處處驚花斷客魂家家屏障留春露白描傳自李龍眠畫馬畫神先畫骨追風逐電五花文絶景絶塵氣欝龜丹青省識人間事染翰翻成天上雲何須畫龍點眼睛何須畫虎山中行燕王自愛千金骨周主虛傳八駿名短袓風塵燕市裏一尊慷慨稱知己意氣綢繆豈在技可憐季布朱家死

潭沱河橋椿

潭沱之水鴈門來洪波浩瀚真奇哉千山萬山似擁髻五月六月如轟雷蒼龍偃臥百丈長徙杠輿涉垂蒼茫水融氷澌春已去修塗一望惟橋椿橋椿橋椿不動水横走雲根石髓常相守水荇爲衣浪作花誰言生意無所有日月星辰萬年控盈盈沙磧黃塵霿塹燒船破頃刻移惟有此物不能動竹頭木屑皆可留焦爛之餘中郎妝大匠豈爲尺寸棄虞衡終向山林搜逝者如斯可柰何扣舷杯酒發長歌張騫八月乘槎去何事還留遺跡多

欒城藁卷之二終

[seal stamp]

欒城稾卷之三

信陽周復

七言古詩

撃馬篇戲贈蘇肖王

蘇生蘇生原儒者振鐸横經恒山下齋中日飽苜蓿盤街頭時跨欵叚馬欵叚之馬駑駘偶將來匆秣随人手一年二年茁茁肥依然悪性發還陡渥洼莫羨産驪黄駿骨千金翻自傷緩控張油不可見追風逐電誰能當雙瞳貫日勢蹀

躞兩耳削竹蹄翻張先生力怯不能據突然一蹶魂飛去中山元自稱王良千古何人誇善御正當禱雨上干神我一鬨之氣欲吞牽馬直入公堂上數罪加責三尺伸背主之奴人共棄傷主之馬同其倫擅溪嘗年曾救主陸家黄耳良亦苦此畜如何特異常悪性猛心狠於虎急呼武士持大斧霹靂一聲倒階廡漢皇斬蛇當道横戫明斬蛟投珠行齊王愛牛楚葬馬人情好悪随紛更蘇生蘇生爾自愛即有騏驥聊相待

梅生行

梅生梅生何骯髒平生磊落無他腸近日如何發慷慨挽弓持劍趨蹌古人重文復重武夾谷之會宣父怒李陵原為孤軍降虬髯恥與諸侯伍霜蹄斜跨五花紋睥睨宇宙生慾慜已看循吏追青史更遣旂常耀世勲袖横俠氣千人視舉手殺人心無二頭上金鍪爍日寒腰中寶轆轤星墜春花粲爛照顔紅回首蓬萊仙掌濛班生投筆河北地驅行譚天碭石宫龍沙一望

青山列英椎逝水常流血豪傑難將尺寸拘鸞凰自把樊籠掣人生交結何鹵莽杯酒相逢即譽奬黄金散盡客不來翟公門上封羅網平生意氣重賢豪與君同調歌雲璈楚淮自是鄰封地肝膽相傾試寶刀

示曉峰和尚

人人欲種菩提樹家家欲踏西方路月滿長空一色清天虚萬籟誰能悟大隱寧嫌朝市寛華蔵海衆萬人歡於今釋子多香火不問蒼松翠

栢寒

冠生行

冠生行吟燕市裏皂巾短褐飄風起十年為客不返家五岳奇遊杳無止伏劍瞠目時過予叱聲索酒還索魚可憐長鋏英雄恨夜半歸來觧讀書

重贈李君實

商鉏詎識麒麟種靈芝萬本新朝奉鏌鋣星劍嘿夜寒連城拱璧何人重國君之寶在仁賢氣

節文章萬古傳長生浪說廣成子甘死誰多魯仲連南山緑桂樹葳蕤廣寒宮金鞭揮夜月玉柚凌秋風臨岐一回顧不道頹色終送君勿復言易水吹悲㤝

秦京篇送劉衆議

長安帝王畿浩蕩淪千古乾坤似轉軸排鑾誇神禹煙花甸服侵千尋鼎鍾甲第代還新輝煌天府猶疇昔錦綉山河自古今孝王臺上生秋草武安門客能相保絳灌風雷走鬼神楊氏阿姨祝天寶嬴女吹簫度鳳凰秋來宮錦憶蕭郎樓臺日暮風微起濁世茫茫空斷腸豈知世改人亦易伏劍辭家萬里去得時屠狗盡成名運失丹書成何濟黃金臺舘空復高戚里門庭狐夜蹄傷心隴上惟秋月往事關中盡野蒿曉發漢川水暮遵潼關路使節指金城星軺拂函谷天高西北望中迷千山萬山紅葉飛兒童竹馬迎擁車報道春風入觧圍昔為給諫氣如虹坐使朝野生英風發摘不數漢朱博直節嘗過唐

梁公矯矯威鳳翔千里英英殷虎不畏死出衆方岳氣何椎入侍龍圖才竝羡請君聽我長安篇司馬足跡萬里傳紫薇青瑣豈相下魚目明珠自了然

荅程甫田寄詩扇

梁園詞客多騷雅前有鄒枚後司馬建安才名鄴下傳應徐曹氏不相下羡君玄機倏忽通扇頭詩畫搖空濛此物有神亦有分五年相别技何工江山恍惚筆落裏慷慨詞林自崛起伊洛

鍾靈嵩嶽秀中原自古多才于一拾金光墮岩
谷雲煙萬里岑瀑瀑與随向平五嶽遊宇擬羲
之萬筆秃更有何人啓胷臆還驚鴻鵠翔雲翼
輞川已失王維傳大雅翻為屈平弊朝啓中陽
書暮望中陽樹五年不見君夢中幾晤遇白雪
陽春古今稀江湖廊廟寧相違可憐乖别張華
劒夜夜龍光繞太微

送樂知縣之任高要

端州之硯傳千古霧結雲盤晴亦雨老龍呵護

不記年木㜸罔象不敢覬慷慨包公持符來靈
襟鑒赫鬼神開一硯不持聊自待孤忠獨許誰
能猜君今已作嶺表客建牙握篆人棠澤舉目
髒封咫尺城芳躅好繼黄河清

賦得金陵行送友人游太學

朝起燕市臺暮作金陵客寶馬動秋風嘶躋黄
金勸霜天曙色發重城青絲玉壺春露傾渭城
客舍浥朝雨沱水煙波帳别情此行太學有光
輝霧結雲盤華彩飛松林騎馬鷄鳴寺月下看
花燕子磯草色戟門連舊内時英逐逐如飛隊
塵榻依稀懸茂才文窟窈窕留仙珮予昔曾游
初夏時甓甃賓舘未常羈依微風景遥傷憶金
碧江山倍感思浩浩澄波空自流英雄血戰幾
千愁漢王㬐禺終盤石偽主兵戈盡土垃慷慨
多君近紫宸六朝覽勝此囬新題詩對景酬佳
况還向雲霄憶故人

送王將軍入武試

邊塞紛紛誇艷冶錦袍映日照成赭琬琰旂常

耀世人起家半是屠牧者于今文武官塗清昨
日登坛一軍驚寰中虎賁俱挾策天下鷹揚大
擻兵羡君山河世澤享遼陽鰲虜臨軒賞黄金
結客五陵來白馬從軍一臂攘名花秋馥照頰
權𢊍令風雷細柳寒等閑垂手看三捷一蹦雲
霄振羽翰

送固始葉生從大将軍出塞

七帝與虜仇切齒漁陽上谷兵連起將軍夜發
村官随客御猶有中州子臨軒日日報邊功不

集群謀兵不椎　天子行按轅門轡幕府名高
國士風白羽飛霜傳漢節狼胥山頭旗皷列六
軍不識淮陰名七國誰棹蘇秦舌破家蕩産從
軍遊樊侯原是屠兒流願須借箸籌明主肯把
英雄老故丘

送宋威縣之任秦州

憶在京邸借杯酒汝南河北知聞乆三輔冠裳
同舍郎十年道義一時友花封豈薄威縣令佩
刀又擢秦州守秦州百二壯巍峩右挾扶風左

大河襜帷夜宿隴頭樹旗皷朝酣塞上歌
帝京遥望星辰動三年仙鳧風前送五馬春看
渭曲花单車暮指崆峒洞歸來又舉北海杯北
海賔僚弾鋏哀少陵自有秦中集飆主厓留海
上臺邊方循吏不易得蕭何轉餉能謀國旂常
竹帛非等閒麟閣勳猷高物色登龍空望李膺
舟還漢誰持蘇武節宋君宋君莫謂路遠爾生
苦男兒萬里風雲吐騏驥已空冀北群驊騮再
展秦州武

將發南宮留別顧明府兩之

凄凄柳色悲長風冉冉寒煙上暮松明府邀我
夜譚玄口噴玉屑驚秋鴻明日送我南宮里光
武起兵舊戰壘雄圖盛節但好山金馬銅駝空
流水千里劍光午夜寒百年道義為君死為君
死勞君顧楓林霜月青天暮青天暮時我心傷
我車西馳牽子之裳報吞媿無南金雙璹踟徒
看百結腸

風雨憩寧晉水月寺贈常和尚

西風古道牽行役水月阿臺聳登眺寶剎俄驚
梟鶴飛長埀一望雲煙色四槐庭院一龕經生
公說法鬼神聽金界高懸錫杖白玉枝拚折春
笋青石榻松篁生計遂膏梁華屋身無累山連
堂角看雲飛月當天心聞鶴唳西来大義理道
周漢音一譯文章流從此諸宗各有見傳燈正
派何人收潭水無波涵定榻慧燈有熖照禪樓
此是燕京畿服甸山河自古經百戰朔野晴挾
海氣飛老衲誰家香火院

送郭同竹給諫使韓國

朝那倭泉水滂澎流入天潢橐樓臺翠拂雲霄齊笙歌暮與崆峒指羨君此去入西秦王書金冊覃恩新碧雲紅樹如相憶月滿箕頭愁殺人

送邢都司之薊鎮

漁陽之兵不攺戰官軍擒賊如雷電羨君此去立奇功長矛短刃飛霜練昨歲河南遭水洪災荒瘟疫十室空可惜生人飼飢鷲安得死氣回春鴻于時惡少相聚嘯中丞紀律神機妙帳前

面縛獻軍功驃下懽迎接恩詔　九帝與虜切齒仇殺猪屠狗皆封侯班師但見桃花照陷陣箏知天地愁君家原世祿知鳥棲良木金印報軍功鐵衣晝紀錄方今紫塞煙塵起趙之名將誇頗李天子不忘鉅鹿戰曷君莫畏疆埸死

別冠山人

惟時我披雲漢章山人負笈來何方慷慨詞林起突兀弁髦時彥空昂藏盤山髡髮亦曷苦雕龍凌鶴盈奚囊燕市黃金不足數探奇覓勝誰能當司馬遨遊萬里徂臨邛主進非予長空亭天氣垂青靄孤城海色浮蒼茫新詩把贈我有意雄劍起舞君斷腸會稽翁子婦所厭暮年名姓垂江鄉乾坤萬物恥芻狗風塵岐路悲亡羊聞君結屋背城郭錦帆飛雨俯清江作賦已窺楊子與積書爭似鄴侯堂鸚鵡洲中涵返照黃鶴樓高空夕陽天涯牢落誰知已燕楚茫茫空斷腸

秋夜郵傳中與王太史徵昌對飲

秋風坐上旋復止話久霜月尊前起雌雄寶劍眼雙橫携手河梁君去矣瑤華仙子絕埃塵手把芙蓉媚眼新明年何處相携路路遍天狼頂上塵

得康子秀報書

河朔晴雲四郊起羽獵初回氊丈橐青靄堂中錦瑟鳴移商換徵雜胡語我方對客飲千杯發狂大叫如轟雷忽傳驛使臨堦下一開緘素心如摧前日郎君枉顧中入門下馬如長虹星軺

頃刻不肯住飄飄八翼凌風空關中何人秉文
憲雌黄隻眼稱神鑒武功正泒已有人家學淵
源如左券蘭燈髙照丙夜寒得君之書淚暗弾
風霜自古知松栢鐵石於今見肺肝杜家祖孫
真風流千載之下無與儔古人勝事不可見君
曹世澤何優游

京邸贈別梅客生

我本汝南豪君亦郢中客意氣不復殊相逢在
燕陌幾年塵跡擾京華閶闔排雲望眼睽冢中

江漢皆朝海天下詞林揔一家禁城春色御溝
水繡户珠簾幌羅綺如意不避珊瑚樹寶馬常
過衛霍里時運一齊來看上黄金臺昭王索駿
馬郭隗真竒才燕丹有心臧強秦荊卿易水筑
聲新樂毅下齊真名将鄒衍譚天揔幻因古今
名利浮雲細令人巧作千年勢璒華孳孫狐兎
迷錦石雕甍蘼蕪翳禁中月曉蓬萊寒坐深杯
酒夜漫漫池塘梦草知家譜湘靈鼓瑟驚神湍
循良佳績報固安雅志擊胡狼胥山長纓一請

心不朽至今武備譚桓桓天風吹落海波月與
君執手神飛越春明門外柳初黄據地酣歌玉
壺竭待君那能顧河陽春色暮何時展翼凌雙
鳬依微又向天家路

秋夜鎮城同晉州王大夫集康靈壽邸
中余明日則有定州之役聊此紀別

風團萍梗來何方天涯杯酒同秋堂人生大塊
俱逆旅世上浮名總幻場中山羽獵多狐兎亡
羊岐路誰相顧趙盾不將國賊誅樂羊終為天

倫誤君家三葉世蟬聯氣節文章萬古傳更報
驪駒披血汗定知驃裊出塵寰瀟瀟木落月明
孤況有高情王大夫坐深絲燭金蘭氣望乆霜
天鴻鴈呼平生有淚不輕弾為尒西風灑灑寒
乾坤止是一丸大醉裏寧知天地寛非干醉裏
小天地酕醄不堕銷魂淚鄭重明珠滄海頭飄
然携手河梁去

看花吟對光州熊進士賦

三月花發御河畔君來看花花亦遅慚予亦是

看花者明瑠餝珮誇艶冶艶冶粧成謝主人觑齬何事不逢春豈爲家貧資禄養非干事急走風塵回頭暗把牛衣泣搔首獨將鮒轍尋幾年對策不見收幾年扣角悲淹留黄金不羨過七貴白眼徒教傲五侯英雄名譽一時起世上悠悠行復止秋水芙蕖魂暗消春風奄浪心已死去年花發汝淮路今年花發恒陽曲楚南雲樹望茫茫冀北風塵日碌碌請君聽我醉中歌醉中明月影婆娑相逢莫負中山酒慷慨重過滹

沱河

九日風雨

風風雨雨正九日可憐人事亦如此一年登高在何處萬里浮雲不知止度信晚年名始成劉蕢下第人羞死中山有酒復有菊極目凭欄吾醉矣

蘇廣文衙小集

今年主人已姓蘇昨年主人還姓賈客舍依然柳色新楊花到處空杯拏君不見李白桃李園夜宴歌人生百歲逆旅過相逢若負杯中酒兩髩皤然可柰何

九日鎮城別王寧晉爾守

登高懷九日飄泊感天涯淩風廻玉袖拂落桑柘枝東海朔氣動蟹螯白雪金甌客興豪何處龍山堪落帽酒人今古同酕醄戳翩一入樊籠裏五載意氣死相許今日菊花爲誰開明年挑李更誰主携手復携手匆匆汝竟去茱萸紫香君自泛光景留連我獨御

柬王光禄學禮

君家家世青瑣起尔今官復黄樞裏仙掌日高供奉班上方時近天顔喜當年可憐犯帝闕此日猶憶張文紀中使傳呼進八珍炊金饌玉大官臣身随上國雙飛鳧氣動中原五色麟日煖蘭臺空復高景陽鐘響趣趋朝實卿自是清華地莫把東山老鬢毛

再寄葉元甫

憶昔與君游漢京相期自謂鍾人情齊王好竽

抱瑟横祇今翹語難成名迈旆渡黄河殺氣夌
長波揮眼空鏗鍡顉影憐蹉跎風塵無柰兩鬓
皤漫道荣名繫霄漢且看衣裳結薜蘿蘭芽堦
下茁紅多

代人壽梁封君

長眉映日短髮垂霜恒山毓秀渤海呈祥洪源
濬出自年年找王鳴金杖屐鮮湖上豈殊谷口
地丹成不訪鹿門仙鯫生本燕産南徂逢仙伕
壺瀉長生酒飲我高堂上高堂賓客盛青春栽

冠愽帶門楣新翠幌朱簾徹夜曉黃金爲紫玉
爲陳我有雙龍之寶劍千年乖别今一見我有
東海玻瓈盤扶桑日出影團圞我有蟠桃出海
島婉姈親贈非草草邂逅爲君壽鄭重常相保

壽劉給諫

登封嵩山高千峯平地削出三芙蓉巍峩青瞑
礙天象上有盤龍下石松參羅天地爲藩衛嶠
盈日月承中帝時垂紫氣降群仙雲旌羽軿鶴
飛唉先生挺挺絕代臣業就丹成别有春嶽降

精靈盤礴後保合眞氣增嶙峋平生志與蒼壁
立綴珥雲煙洒洒濕蜀道常令撫字勤諫垣幾
犯時相忌掛冠解珮畫錦歸故鄉門巷轉光輝
長春杯注葡萄酒五色雲籠孔雀衣瑞藹煙飛
霞彩結庭花映日流丹屑戲綵忻看舞鳳毛登
堂暫許瞻龍節恍惚當年有舊逢暫將塵世數
飄蓬湖上不知天地潤山中但足芝苓紅金猊
酒酌人如玉歲歲華堂值高會鸞紙遥頌八座
封聽我高歌嵩山曲

九日大佛寺寄邑三愽士

簷前白日誰家惜籬下黃花何處開眼拾金光
動清冥身騎鸞鶴遊蓬萊清冥蓬萊近北斗雲
霄咫尺空搔首寶閣朝分碧落中銀床夜宿阿
樓口駘蕩無迴輪朱顏愁空老平生愛登巘天
涯溶幽討紫氣濛濛金界兀征袍九日香風靜
隨時手弄恒山雲憑高何處汝南月遥憶學宫
東井分美人腰繫茜紅裙龍山落帽今安在風
流想殺孟叅軍

蟠桃圖歌為新城王太夫人題

蟠桃之種海上來三千甲子花始開清虛王府無朝暮神仙丹洞惟蓬萊婉姈曾為漢王壽曼倩竊之顏何厚人間天上總長春金箱寶籙寧虛授東公西母下瑶池秋月春雲照菌芝曾識天台花似錦向來玄觀種偏奇畫圖省識東君意泰山滄海鍾靈出實家挂樹圓元璽田氏荊花天獨植星郎誠孝與天通繪圖遥獻心忡忡稱觴不貸平原酒分得金莖露更濃

官署值雪擬作短歌

饑烏匝瞑樹秋草路傍死人生不得意慷慨誰與語胡雪塞上飛漱漱狂風萬丈墮岩谷咫尺冰花掃不開輕盈玉樹攀如簇我起披衣凍眼眩輕煙曉霧凝流霞自咲衣安苦棲遲誰言司馬終貧賤鳴珂繫玉門楣新琔瑛家藏萬斛春眼前世事非真有身外浮名何足論人生莫營巧寒者易御饑者飽白雪歌成與化齊青雲器滿終斗稍時來共羨屠狗兒運去銅章光彩移麒麟閣上無永晷𪇆裏雲中亦暫時擁貂日倚西樓望自尠芳醑生情况誰言俗吏無嘉懷長歌一曲高天上

三封紀頌

連歲胡塵淨於埽互市三封落秋草塞馬不驚黃雲沉流水常清暮山好古來王者但憂胡那見單于納款呼受我韋服襲我號賣鐵買犢邊垦娛

謝友人寄白衣觀音像

藹藹瑞氣來青都縹緗輕拂滄海隅天上不惜石麟鍾人間喃得雙鳧雛浮生碌碌如泥塗回首萬里空蒼梧白描神品真神授心思妙發筆采殊披之恍然凌霜月碧海銀臺幾超越大士本是慈悲心慇懃擬向塵世謁荊卿重然諾季布廿髡頭乖別張華劍啓札風颸颸雅意遽得承懸掛素霓流君今技術何所銜可慨人情羞貧賤商瞿適齊不足憂眉山重佛真堪羨

孔道行

長安孔道直如矢軒車日日紅塵起緩韀張油
足踵摩星聯珠繹無停止得意忻然眉宇揚失
意那堪顏色死浮雲世事不自由不稱七貴稱
五侯杯酒相逢肝膽壯一言頓拂機心謀黃金
結客成虛浪白手操戈似冠讐邂逅即許一言
薦闌節繞通游揚遍承恩空說金馬門蒙霍誰
上麒麟殿昨日携家到王京請纓投筆浪成名
蒼蠅附驥元非力燕子趨梁總不驚氷山巖巉
不足恃一朝運去何容易金谷珠林總是空瑶

臺朱幌成何濟滄海桑田幾萬春細推物理信
傷神千秋一言即拜相潘岳河陽鬢苦辛

醉歌行

北風羊角簷前吼彤雲滿天凍不走京洛十年
總斷腸山河一望空搔首祇園小閣設壺觴疑
趍蓬頭歌繞梁一曲春風一圍玉幾枝紅藥幾
枝芳見人一臈秋波目邯鄲女兒十五六暗抱
琵琶我自知滿懷心事倩誰訴勸君莫惜金縷
衣勸君莫惜醉顏歸贏得浮名與榮利悠悠塵

世心多違人情但逐繁華景豈知世事如翻柄
家承王謝竟何如交深平勃焉能永奇香自能
引飈鼠通天之犀水壁起瑞錦驚翻龍鳳紋天
孫自織鴛鴦綺茲事古來特異常將來未必厭
君王誰云壓塊多駑馬曾識丹山有鳳皇浮生
到處便為家怡情何必任豪奢有酒不飲空回
去東墻狼藉野棠花

醉歌行東王學禮張惟仁

秋高鴻鴈鄉園來五年同氣生離乖學禮曰更

舉手杯惟仁局促嗟不開百年有酒須盡醉何
須直上黃金臺黃金臺上印如斗封侯拜相羨
夫手攀李園林花正繁池上西風一夜陡君家
家世簪裘長賦田華屋門楣光大夫平生貴適
志區區何必矜行藏天公賦稟難問花封瑣
閨承家訓洛陽石家金谷名襄陽小兒銅鞮韻
者莫洛下稱風流香山竹林景優游直須看破
邯鄲夢我將歸來同糟丘

贈民兵營徐游擊

聞君南國箕裘長　聖主簡在來朔方邊塞風
塵尚須洞將軍意氣時飛揚中丞標下有三營
此是民兵訓練精可憐馬援不畏老誰謂李廣
終無成三關霜高胡馬動燒屯防秋忽傳令東
南天地醒雲流西北山河悲笳送虞侯都護白
揚口驅兵嘶枚日夜走天子不忘鉅鹿戰將軍
誰是雲中守於今文武兩塗清大將登壇一軍
驚天生公等必有用還須努力報　承明

謁燕頗墓

隨計遼山東躡屩古趙限如何將軍墓空原薋
草萊當年為將功頗高七十二城如捲濤等閑
山河任口舌誓將忍辱并兒曹荒墳躑躅西風
裏路上行人重首搔

趙州大石橋歌

趙王驕悍推圖累拓充疆圉環千里長橋突兀
大陸垂岩嶢一望睛虹起神女曾憐有孟姚五
陵之辟君獨梟函谷一遷國委頓燕頗李牧空
英豪中山亦是人中傑可憐閭押鐃黃舌巧宦
無如立后尊一言坐使煙塵滅嗟嗟此事傳來
久悠悠千載濁河走錦帆日係遠遊人紅塵不
斷長亭柳奇鷁真如半月連蒼龍波上吹寒煙
朝飛紅日來滄海暮指銀河上碧天寰中萬里
九衢通封龍太行分西東神師芳執知安在至
今仙跡稱張公騎驢倒坐恣狂哭蹄涔印來真
奇妙赤日紅塵愁殺人青袍白馬矜年少君不
見只赤銅雀西陵臺日出烏飛漳河限古地只
教草木在英雄回首心神摧

西陵

君不見西陵宮殿臨漳水銅雀金龍連臂起山
色睛飛雙闕中水聲夜瀑千門裏金屋雕窗鎖
王人繁絃急管逐芳辰可憐半夜藤蘿月不照
當年羅綺春又不見吳王樓閣蜀王臺益州錢
塘空草萊漢家長信宮中柳寒食東風古道哀

梁父吟

君不見泰山之下有梁甫東望徂徠兒孫吐漢
封唐禪不記年神房阿閣飛荒雨自從禹貢九

州分何人功德高干雲浩浩玄穹握靈符巍巍青帝通啟勤滄海桑田幾更換龍蛇虎豹恣猖亂覆雨翻雲未可憑朝王夕帝空忽漫立譚坐語干戈生鬼神來往誰為盟岳鎮東垣原重地屏藩北極擁專城俯仰雲霞天上開蓮花獅子欝崔巍三觀樓臺標漢德五松風雨泣秦碑可憐田横歸海島孟嘗賔客亦潦倒直絃曲鉤與誰論王槐金魚竟難保齊門三塚壘壘然二桃殺士祗今傳瀛洲方丈渺難見高臺望海空寒

煙火銷竹帛勢難久山東豪傑風雷走文成五利總荒唐金母上元空為壽我歌梁父吟梁父畫陰陰青山綠樹迷朝代遺跡荒臺自古今喈喈黄鳥留嘉音

藺相如回車處

野橋流水石齒齒一碑兀出青雲裏慷慨停驂詢土人道是相如回車里秦趙虛傳千竈營西北誰誇萬人死國君重寳不重民将軍抗眼壓強秦趙主鼓瑟聽欵辱秦王擊缶亦逡巡十萬鉄衣驚草木一時頸血汚君臣百二山河開天府横吞六國如狼虎稜氣遥聮中山雲秋聲亂瀑叢臺雨燕頗李牧俱人豪鴈門列戍征雲高空懸日月依八陣難保山河壯六韜趙之白壁連城長可憐蚕食營阿房一言死許天無色萬騎生歸國有光至今越石回車處楊柳年年客斷腸

銅雀臺

魏王自恃萬夫傑雄圖鄴下離宮列銅雀金龍

厥敞虧層樓複道恢明戚阿瞞獨步俯八荒口吞滄海氣汪洋二喬自在江南老三國從教馬氏亡萬年漳水潺潺流西陵美人空復愁石馬銅駞明月照兎葵燕麥春風悠山光水色搖翠屏來往游人佇望情瓦礫盡成文士硯亭臺無復管絃聲歷代遷邑非一日遂令故址土人失白日依稀鬼火明黄昏恍惚金銀氣可憐田父荷鋤耰不辨三臺與水曲我來訪跡探雲根芟蕪誅茅總不論可是漢家長樂殿秋風古道淚

如吞

隋堤曲

歌殘玉樹江南國江上飛雲片片黑洛水有情通大河金陵回首描春色六龍仙蹕九華紋霧軿霞軒逐隊分君王自此多情緒處處離宮飄錦雲妾年十五盛鉛華一入後庭為大家璫珮鞶囊不愛惜兮鞋步步生蓮花近來選爲殿脚女龍舟浪劈哀笳起珠翠丁星照水寒蘭橈香雪飄千里可恨奸回麻叔謨木鳶任處春鷄呼

琉璃枕上嗟無力珠貝宮中好自扶烏斯醉寫望江南天下洶洶已不堪迷樓煨燼咸陽火海内煙塵處處酣晉陽兵起雲龍燕宇文士及勇稜稜後主荒宫曉鶯叫叫斷隋堤煙幾層

故城曲

陰陰古店籠沙小窩脂黃鸝聲調巧桑間日色映遊絲平綠煙村幾處曉白馬長塗人春風故城堙中山殺貴嬪立后明君臣可憐香骨化何處年年楊柳吹輕塵

荊卿歌

祖龍主謀摧連衡蚕食群雄四海併六國誰得死士力設燎擁篲迎客卿荊軻仗劍遊燕山誓將一怒度函關素車白馬出城去髮指眦裂無畏顔漸離擊筑煩商調易水之上聲繚繞燕主視秦如嬰兒一騎功成揮戈咲君臣祖餞風瀟瀟孔山秦庭萬里遥可憐狗盜鷄鳴士食客三千枉自勞秦王殿上坐如虎羽林虎賁安於堵日暮虛驚環柱情只尺頸血汙人主此行豈亦

有天命眼前奇功不使竟一時劍術講未精烈氣猛心奪嬴政人生區區孰無死壯士一死何烈矣

固關行

青山嶮巇一百丈磴磴白石標荊莽關吏驅馬馬不前索𢀡布貫盤旋上萬人可望不可拚千軍可仰不可攘山下鐵騎重連營將軍傳令趋攻城金甲神人自天降羽衣道士平地行噫嗟兮一夫當關萬人懼何為一旦成荒戍樓季難

登數丈城跛羊泰山高展足君不見商稅年無數萬錢榷征一望無人煙翠後蒼兕相對泣白日紅塵空遠天

滿城吊古

祖龍併六國炎德乘其後海嶽已清穆正心安九有諸呂擅權后當午鍾愛惟有魯陽主恒山侈賜幾萬戶外戚封王自茲始枝繁葉盛在滿城戚里姻誼朝代更至今人誦淮南子誰向張敖紀姓名

太白山神歌

歲當丙戌天災起河北關中人餓死綜理無能魂暗銷郵傳相逢孫大理為言渭南異常災頻向武功禱靈雨武功南有太白山山頂神湫百丈寬五月積雪留洞色萬年老龍作人顏璽礴日月出下界迴旋風雨礙天關先生車出富平閭愍此黔黎來上書羽蓋飛揚仙佩發衣冠對越精誠攄頻呼大臣不置口奔來霖雨常隨手頻禱頻應非一歲千里之內耳澍走丁丑之年雨澤稀禱之不應神無威恍惚精神時見夢幽明意氣寧相違復使先生上表文為于玉帝排青雲神龍變化雖無禁玄昊主宰猶斤斤瞬息四言封兩部旱乾水潦俱宜數但行私雨三二分翻江倒海真不足果然一夕遍原野土資物潤禾盈把鄉人結社往謝神翩翩重詣靈湫下豬陌輕揚忽起風周旋蕩漾沉湫中衆人閉目不敢視雷霆一震水面紅須臾水上有人語問訊慇懃勞客旅澄潭一望徹底清樓閣分明列

樽俎明珠為炬寶為陳瑠璃作柱玉作礎衆人惶惶不敢視彼此相顧色如土又有棗栗浮水上人爭啗之精神爽一時羅拜山鬼驚四振懼聲林木響頃刻蒼茫紫翠流龍宮海藏華筵收突爾一傘屹然立珎珠為蓋黃金頭琥珀酒銷翡翠案水晶簾掛珊瑚鈎西山日落波無塵蜃氣天高秋色新浮浮一縷錦綉叚盈盈三丈絞綃春電色霞光飛空映龍紋鳳彩爭輝頻上書嘉靖年來事感恩致謝安仁民先生拜嘉頌威

德回首高寨空林色茫茫即荷隨車兩富平一夜遍阡陌噫嗟嗟兮天下形勝此從龍太白洞天十一宮道蔵分明曾一檢武功誌載還相同噫嗟兮唐人紛紛好奇異虞初幽怪弁髦記只今曇陽垂大名宜真仙跡亦非僞請君聽我太白歌環海之内生人多人神幽明本一理蠡海管天可柰何

陂塘曲

真定城隍水汪汪桑乾滹沱澍源長鷄頭葉放緑款皺雀舫波平風乍涼荷花香淨十里天紫菱刺短浮萍纏何處睨粧臨水境紅光照耀芙蓉鮮我自長驅托杯酒歌聲競渡誰先走小姑無郎大姑狂耍時明月淹堤柳

池宴曲

花樓日映東西道班騅樹外春容老鴂鷊蒼煙消暮愁池上鴛鴦對對好含情何處翠眉顰香飄鈿帶綺羅新纖腰半落王楊柳錦囊雙拂金麒麟去時荷葉小如掌來時荷葉大如網重城

柝起斷孤帆只恐年華暗裏長一時冠盖盡歸去林彩着空落霞肅燈火煌煌人影稀樓前淡月堪與語

夢游篇

山海之經何縱横禹分九州頌成平瞬息神遊獨八極夢見金母乗雲輧分明賜我一粒丹水月澄清星花寒紫霓長裙飄廣殿醒來鸞鶴雙雙摶憶昔穆王八駿跨滄海犇戎造父前驅待千金不識白狐裘萬口爭傳青鳥在嗟嗟此事似渺茫陰神出入無常方未必付有神仙骨可知引領徒荒唐眼前三輔是信地關心民牧媿吏治瀛海萬里如掌平恒山一望雙峯出酒家當壚胡女羞阿誰買醉不鮮愁幻想將闌曙色動起看月掛譙樓頭

堤上行

淦水悠悠邯鄲道邯鄲女兒如花少紫陌行人魂暗銷朱樓錦瑟聲繚繞于今無復陽翟賈女兒顔色漸如土運去銅山光彩移老大門庭人

見侮金箔銀屏枕簟涼顦顇朱顏空斷腸慇懃
寄語花間女爭比羅敷陌上桑

相逢行

苒苒紅塵歲月逝三年中山復隨計桑柘平川
望可憐燕鷺千里時凝睇祖髮翩翩何處郎蓬
頭趑趄夜登塲山河渺渺還今日煙雨茫茫娓
昔曩蘭膏一爇春寒厲唇頰微紅生薜荔驕馬
風前空斷腸文鸞枕上偷彈淚夜半携燈再擊
節新詞為爾添白雪高響流雲倚劍寒榷聲喝

月隨壺徹佳景留人空復情晨鍾忽報曉雞聲
舉頭但見天邊日日色空濛樓閣晴

邯鄲麗人行

車聲轔轔遵長安修塗迤邐經邯鄲邯鄲豐毿
叢臺下叢臺女兒多艷冶風前嬝娜轉腰肢疑
是越王歌舞姬手挽琵琶嬌若泣相逢無語還
相疑翩翩携臂共登臺手拂紅綃玉指開一彈
花鈿委寶砌再彈星月墮瑶堦斂容間歇愈增
妍自道從居北里前織得絳紗籠鷃鵡粧成金
屋鬬嬋娟姊妹連楔教歌舞琵琶色裏吾無侶
善才指下不同科賀老塲中亦竝許聽罷慇懃
腸轉折況復逢春思逾烈自古多稱燕趙女相
逢未道輕相别躊躕婉孌情依依行色斜陽入
望迷障泥油壁春風起晚樹空臺燕子飛君不
見銅雀金龍鎖玉人年年花發不勝春俱知急
管催懽易那解輕絲續命頻

胡雛歌舞歌

胡之雛爾生燕支山春風不度鴈門關天驕自

古不畏死爾來中國猶桓桓胡之雛射生終日
黃龍嶺霜寒水枯白日冷馱馬纍纍喇雜食鞲
鷹臂犬身如猵胡之雛爾何踈大將邊城報捷
書殺爾心不忍不殺放爾非良圖王家將軍收
爾骨血膏淋淋濺紅肉纍瘡飼糜爾不死爾知
恩深無報處將軍遼陽來匣中劍氣冲天迴李
家父子亦良將角書信符如風雷始為客卿繼
偏裨一言倚重山河誓鐵嶺一陣報軍功英勇
看君居第一雛之歌聲音呦呦如鳥和案上誰

持鐵如意尊中不惜金叵羅胡之舞春風一圍調何苦婉轉學兮殊可憐姿婆明月增凄楚有時夷性發顛狂瞠目怒視誰能當持刀殺人不改色延頸受戮如尋常日暮空山曾飼雀楊家四世三公爵一朝銜報司馬門為謝不殺主人恩

結客少年行

俠氣吞溟海凌風發狂歌列坐五陵客傳杯飛叵羅百年輕生死一言誓山河朝游洛陽道暮

從燕市過挽兮朱閃鑠彈鋏金婆娑撫心無聶政揮眼失荊軻意氣不復殊金蘭良足多磊落報知己慷慨意如何東隣有人輕黃金投簪傾蓋亦相親一朝金盡客散去幾多知面是知心

貧交行

世人結交何容易杯酒逐成肝膽契挑李門墻羅綺繁黃金一盡客辭去我家蓬門主賓中寒蟬樹上吹秋風柔根交斷死相許心交争似勢交窮

賦得買絲行戲贈張太學惟仁

登髙南望身何世銀漢横空秋宇霽罔象毒噬已矛遺澤龍變化随巨細昨日買絲趙州市平原公子歸何處食客三千狂自勞邯鄲一望復誰據千絲萬絲天巧垂吴綾蜀錦綺羅奇茜紅自鍾人情愛素質翻為墨者悲聞君買絲洛陽宮萎菲顏色摇春風魯縞齊紈原易估長裾短襦難争雄陌上桑臨五馬道徘徊相見還相保茂陵女兒二八芳白頭文君空斷腸

賈人樂

賈人貿易東西游萬里辭家不觧愁閒鈔岸頭花似錦飄飄翠館香風稠金尊酒泛琵琶夜處處管絃歌明月一曲朱唇客斷腸三萬纏頭女不謝囊中黃金盡轉眄鳳樓空朱箔晩無人羅襦生簾櫳昨宵忽墮紫絲鞭北里春風情黙然一朝運去堂燭滅切須莫學賈人權

迎春曲

淑氣晴光萬户開芊綿草色先蓬萊林皐百鳥

恭相和禁城大錦紅初田東風獵獵赤旗止金
甲神人逐隊起群公步履迎勾芒鄉人儺衣驅
祟鬼豹尾竿頭御河柳遊絲蕩漾鶯求友寳炬
煙飛散五侯恩光暗入誰先有

春讌曲

公庭此日排春讌軒車如雲復如霰淑氣盈盈
田漢宮晴光藹藹先畿甸琹堂深嚴長百武娓
我踈庸為地主潭沱泉聲碧始流恒巖嵐氣翠
欲吐拖金拽玉稱上賓酒杯錯雜禮逡巡

清朝冠蓋何煥赫得時誰不攀龍鱗簪商雜羽
樂迭送我亦酕醄聊隨衆和日載陽官署幽墀
柝堤梅潛顛動去年隨計上 帝京鶯花憔悴
誰為盟人生飄轉若飛蓬官舍聚散真浮萍恒
山之區平如掌和風習習飄文碣沽酒不須馬
鵷鷺衡寒且御玉鶴鑾天下萬國典禮同為戴
皇恩思靖共衣冠想見唐虞盛但願年年春杯
蠐蠋如春鴻

春陽曲

瑣窻飛霰朝猶覺御柳初縈曉煙破鳳毛文彩
映平池龍氣香氤度飛閣使君門外玉麒麟沙
煖鴛鴦流翠茵邸報轉佐二千石路人誰敢窺
流塵

秋雲感懷

白衣蒼狗瞬息新倏忽變作玉麒麟千片萬片
徃南去樹頭一望增嶙峋汝南滇滇家何處便
欲乘此尋歸津可憐斷續長飛去視我如同匏
瓠身

三月吟

君不見樹頭樹底花亂飛風風雨雨春將歸可
惜春來能幾日花開花卸愁空悼人無百歲人
春無百歲春莫教辜負花前醉潦倒可憐春已
去

九日對菊無述客懷

欄邊菊花真可愛繞徑清芬蝴蝶採冀北九月
天乍涼江南萬里情空在典午柴桑陶靖節悠
然籬下杯常竭但遇黃花倍眼明豈安斗粟勞

腰折莫羡千花金谷春牡丹桃李艷陽新可憐
世情鍾顏色不道寒香自可人連環綴臂有時
斷蘭畹成灰少女嘆寶玉化土真可憐鐵戟沉
沙竟何羡我逢九日興偏狂不問家人與異鄉
舉酒對花花似語寒煙冉冉護衣裳

重陽即事

九月九日黃花開楓林玉露先蓬萊池上西風
一夜急白衣送酒何方來迢遞神皐勞注想一
言不惜千金賞露臺寶檻三光垂栢梁複道千

門敞大禮時成鶖蹕移翠華遙出鳳凰池羽獵
空誇上林賦昆明不數碧鷄詞漢家陵寢慶千
年孱陘寶籙分星躔王魚金椀自靈秘鳳巢龍
穴何盤旋連年滇海兵力竭緬甸蟒乱恣猖獗
鐵牛膽已落腥雲銅柱功成報 明闕近來漁
陽羽書積虞侯四塞連烽燧陰風幾度玉門關
黃塵不斷龍沙地貔貅豹纛肅千官禮樂雍雍
俯仰看夜夜雲霄懸旺氣家家燈火憶回鑾錦
鑣花散畫船揚茫茫簫鼓鬭群芳裘海畫教蒙

大脯玉膳時復賜貂璫吁嗟此行誰為策
皇恩浩蕩
皇情懌八駿連錢影絕塵五馬凌風頰生赤小
臣遙抱杞人憂鞏固
皇圖億萬秋願將
仁孝光天德海宇昇平拜 冕旒

秋夜有感

秋風襲襲凝霜幰野花半黃日將晚孤燈重挑
不成眠萬里千年心何遠此心此天天還低此

心比海海還淺金張勢焰竟何益王謝才名豈
常顯居無數尺口盈寸筭來乾旋與坤轉力求
分外稱滿意冥冥不畏鬼神譴天涯薄宦春復
秋西風吹破池水頭流黃夜夜照明月便下蕪
鈎靜可求

塞寒行

漁陽十月霜封尾鳴梟羽厲掣平野厲門飛催
十路兵龍沙不斷五花馬胡笳吹日雪漫漫烽
火雖明不改寒冰花怒觸開虎帳霰影流光照

豸冠昨日挾弓絃勁高擁貂風撲面如刀燕然勒石今誰在凌閣飛煙枉自勞田首春閨夢中女鶯燬沉蘇綰聽起

雨中有感

沉沉雨氣浮城闉渻渻簷溜添苔垠故園雲影來萬里他鄉草色經十春文章亦是不祥物屈宋原為失意人縱使乘時終潦倒不如捉管閑評論

喜雨篇

恒陽五月總不雨硉兀山嶽火雲起三十六日忽滂沱嘉霖霑足四郊矣我行出郭勸農事男耕女饁魚鱗出禾黍抽青豆葉肥披披長坂只一視逶迤路側一老人叩馬致辭請具陳窮鄉下邑遠城市不見循良幾經春二十年前猶記憶二十年後何淪湮去年一冬無大雪今年三月苦食鈌二麥無望人皇皇赤土千里汗流血白屋人家不舉火青衣惡少仍梟桀君侯嚴禁四野寧枵腹之民盡懽悅果然一夕雨澤通百禾暢遂戴神工農夫盡見解首疾老夫亦遂懽顏紅吁嗟我本卑棲客一方簿書民社日奔忙佻天之功非我意醇朴之俗人情長須臾瞋色帶林晚饑鳥無數啼行幰老人辭我深林去寨惟四望青山遠

新婦謠

及笄抱席登君堂上拜公姑下拜郎儐引花燭入洞房錦帳翠拂雙鴛鴦朝理中饋暮舂糧燈下又報裁衣裳稍有遲慢詈相將稍不如意嗜

姑嫜今日堂上婆昔日堂下婦眼看小姑長大又嫁人不知何如妾此身

栢林水圖

古寺攜來何代年水圖擬自何人傳初看漸近少漸遠瀰沉起伏如千川排山倒海電雷掣須臾噴作千峰雪鯨吞鼇戲萬年酣地軸天關一時折何方水族漫為妖下通泉底上雲霄安得神弩千鈞力劃然射退錢塘潮春風短壁蕭寺裏湘靈河伯一齊起不漂廬舍不為災能作神

龍能作雨凭闌坐覩神漸憯瞬息髙翻瓣息低
古今惟有蜀兩孫活水變化無端倪何須畫龍
點眼睛何須畫馬懸堂中精神意氣獨翕聚墨
花筆彩揺玲瓏不用丹青不用素倏然粉壁流
煙霧噫嗟兮澤聳晝夜抱甕城年年歲歲聽不
足

楊花篇

有客居杜韋歌聲揚春暉邂逅相見還相贈楊
花篇什流珠璣美人爭似楊花姿隨風飄蕩天

之涯纖盈共惜寡恒態輕薄猶疑不自持憶昔
嫩葉含青小宮眉婉轉春英曉隋堤千里障流
沙章臺一望空啼鳥黃鶯喚醒綠窻夢千絲萬
緒風前送嬌舞頻煩弱可憐玉容淺淡情如控
薄暮輕寒生紫煙不堪流水碧莎前壽陽擬點
梅花額謝女時吟白雪篇縈廊度砌勢如流河
畔年年風雨秋征夫紫陌愁田首少婦朱簾暮
倚樓花開綽約朝為榮花飛園霍暮何情綠陰
坐惜容光減古道還逐鶩歲月更花開花落不常

有美人顏色亦難久對鏡莫驚全盛時春來春
去何其陡五陵華盖客不惜千黃金擠折一時
盡飄飄不可尋楊花楊花勿復狂渭城幾斷離
人腸沙起鶩飛自愛惜採掇何如陌上桑

堤柳吟

十年挾書獻天子長安古道斜陽裏沽酒論文
共俊髦障泥油壁催行李此時迤邐郵亭柳株
株翠拂行人首纔見新黃條可攀猛然深綠陰
何陡山色逶迤古趙州千樹萬樹官路頭故老

誰能記日月行人無數繫春愁于今領符仍此
處堤柳相對如相語但看青眼暗消魂豈意皂
盖還逢汝我對堤柳泣數行枝枝葉葉斷柔腸
誰是賓兮誰是主銷盡年華古道傍轔轔車塵
帝京上滹沱一望烟波濟何處朱樓翠幌遮幾
家畫閣游絲蕩神皐迢遞不勝春河畔年年手
上新雨縈霧繫經過地水遠山長愁殺人秋時
零落同野草孔道高標難自保赤日黃雲只漫
飛枯枝敗葉誰來掃明春重見三陽復孤根煖

氣田良木柔條却喜弄晴鶯濃陰更許眠游麻
噫嗟兮柳色年年代謝殊人情爭似看反覆

梅花歌

山源風雨度仙家東閣一夜梅蕟花半紅半白
擬桃李爭與桃李同繁華清香逸馥聞南陌南
陌佳人幽相射花開便覺朧瓓珊雪消未道時
蕭索徒傳江國榮華晚遂使山人意氣遠春明
門外柳總黃披香苑裏鶯微婉飄然牽入短墻
裏冷蕋疎陰連臂起春腰含刺達者覩玉手疑

氷乞兒死壽陽宮裏學新粧荀令薰鑪數換香
何嫵賓砌邀新月好共騷人漫舉觴不向路傍
苦攀折不隨風雨遭凌冽洛陽田首鬪芳菲行
宮萬卉空愁結

錦樹歌

君不見錦樹栽向西園裏幾年經霜枝枯死園
丁一日報花開花開不與尋常比尋常花發數
尺長依稀曲徑行人傍此樹百丈指天上青陰
數畝垂中堂碧幹縈糝勢如郭寶英瑤朶春風

灼纍纍仙標几案清葯葯露華炎暑却滓水悠
悠客幾過暑雨祁寒暗眼摩長蓋共惜韶光臧
古道頻驚歲月多琹堂恍惚緑雲繞仙人羽盖
翩翩照休言壯幹切雲霄亦有南枝借鷦鷯栽
培古垤人不記我來一旦花如識喜看葳蕤開
瓓珊莫傷風雨驚鵂鶹星揄月挂天上奇芙蕖
蔚荔江國宜拱把桐梓傳子與爭如此樹翻雲
團日多逶迤客人見樹知愛好樹見客人幾番
老辟彊風景四時新堪與顧生日日恣幽討

古栢歌

欒城祇園四古栢當樓萬丈虹霓射濡雨披風
失歲年欺霜傲雪無朝夕我來結屋向其下枝
枝葉葉高低亞皮肉迸破古藤纏根蔕盤回碧
蘚藉遠望擬是四峯連忽將斤斧犯仙玄擬見
虬姿掛絕壁更憐龍幹染蒼煙父老止有百歲
人日月寧知度幾春詢問此樹不可記睥睨宇
宙還傷神傷神豈為天涯暮韶光難惜朱顏駐
玄都觀裏桃幾株河陽縣內花千樹何人栽栢

費愁懃何人看栢題詩句有時翻響雷雨湍暑
月人思挾纊寒任教孔道郵亭苦長倚清標客
興寬下有一池盈秋水銀鬣碧麓芙蓉起黛色
晴通滄海中秋濤夜送千門裏我嘗攀柯發長
歌露甲霜紋柰爾何神阿鬼護年華改鳳舞龍
翻氣象多髙人應不傷頹落達士寧勞嘆俗薄

舜華吟

朝採舜華暮委泥沙採之不得人無顏色採之
一得恐傾其國西風習習秦樓髙樓上美人歌

雲璈歌罷手捋舜華樹妾比舜華顏孰愈東君
漫田道舜華還相保美人一去鳳樓空管絃羅
綺愁春風不如舜華朝開夕即死歸功造化全
終始

苜蓿吟

趙疆雪霽春花葑苜蓿披披彌如黛天王神武
淨乾坤胡馬縱横濁世界魏傳北朝紫極尊太
行西倚黄河帶至今海宇頌昇平齊中但飽儒
紳菜

聽琹歌

客有瑶琹三尺長携來贈我登我堂拂拭愁懃
還一鼓孤燈明月千懸梁憶昔我從十四五先
君嚴命習此武師襄千載指不同曽點暮春調
何苦白雪一曲少知音梅花三弄元無譜王軫
金徽宮商流燕歌慷慨楚歌愁但須一聞猗蘭
操陽關渭城春風悠兩腋冷冷廣寒殿入翼飀
颼白玉樓松煙𣿅𣿅今何夕一唱三嘆我意適
江上清颸游龍驚廣陵明月雙鶴唳案牘勞形

幾歲更絲竹聒耳煩商聲少年相習忽相契大
雅遺音清復清平生雅抱鍾期恨伯牙寥寥誰
與挽斗轉參移秋宇闊髙山流水紅塵遠聞君
此曲妙入神世路溷溷徒苦辛洞口藤蘿石床
上焚香横膝怡天真

奇石行

泥濛誰劈巨靈掌突然文碭標池上何物移來
學士家數峯空洞煙霞恍學士雅躭元章癖不
拜軒冕但拜石神禹奠誇平地功女媧空有補

天尺三石移來帝子臺珠楹寶檻高崔巍二石
後自豫章道五峯會合如飛來憶昔當年澄潭
裏半落太湖半錦水天光海氣日濛濛山骨雲
根畫齒齒王孫題揭見賢樓蓄德堂名宗伯留
銀甃玉甍常五色碧樹濃花自一丘蹲踞壁立
不同勢朝昏變化風露泣蓬萊海上自芙蓉南
國名園空薜荔炎天氣肅不知暑學士咏觴常
對語曉披霄漢瑞雲浮晚坐氷壺天風舉有時
酒醉北海賔有時碁賭東山墅莫謂巇巇拳石

杳朗然倚檻江湖表白雲緜篠傳中竒赤眼黃
腰望中曉勃勃吐氣射龍池嬝嬝含煙出鳳沼
方今文軌熈穆清金閨美人空後情剡溪輞川
芳尚在庾信羅含宅有名秋水虹橋一葦入遂
教五嶽風習習不愁風雨妬莓苔自有煙雲綴
蒼碧學士搆結名丘園裒然置列當楹軒駘蕩
誰能見倚伏烏飛不覺老乾坤滄海桑田且莫
論

端硯歌

君不見端州子石磨成硯新坑舊坑人争辨何
人好古賞鑒精不惜千金購求遍果有一硯市
肆中塵土漱漱時難衒我忽見之心欲驚輕綃
一拂雲煙生翠盆濯洗紫玉色空堦叩擊黃金
聲酬之白璧一雙去持向懷中伴客行面上分
明鸜鵒眼背後依稀元祐款墨花遥散鳳池深
筆彩一掃龍紋淺果是文房琬琰章稱來四友
聲華遠憶昔當年隱碧潭石根雲髓靈光含珠
貝宫中還自愛蛟龍窟底誰能探何人搽致成

今古案上悠悠幾代數石潤山川發瞋煙墨飄
几席飛晴雨飛有靈芝案有琹金爐寶篆香氤
侵中書大夫相左右名稱端明增文林銅雀之
瓦西陵遺土人至今淘沙泥真者無憑贗者售
貧民粥為升斗資可憐當時包待制廣州萬里
隨吏討問之不知携之累清兮澄兮惟身禔

雙鶴篇

河北原來無此種何人遠自東吳奉霜儀丹頂
三尺高飛鳴遠勢蟠如聳赤霄竝倚暮雲空天

長路遥生悲風短翼雙垂飛不得高標自厭塵網中沂州別駕素慕儀三千里路慇懃積王檻金攏一騎塵奇毛仙骨千年質憶昔當年在山家飲瓊啄王飡煙霞秋來對舞岩中月春到雙棲嶺上花山林廊廟無定止一朝寄此生渣滓皂輿俄驚故態非脩翎時逐紅塵起低頭垂翅自徬徨婉轉月明向短墻玄圃瓊林在何處對此翻令素羽傷最是主人愛清砌单父鳴琹爾為唳昂藏且逐群鶩中奮迅會向雙鶵去

虎子行

山中一虎乳三子中有一豹為特起爪牙纔徤不同眠終朝咆哮山之巔傍有囚耳為竊窺行止畏怖常相随此時天真猶未鑿同胞之愛無乖離一年二年毛骨異一嘯天高聲如霹平原日落吻已窮空谷風悲眼生赤野貍豨泣穴深蔵狡兎聞之折寸腸宄残不畏東門犬羽獵空說中山狼非緑反噬無恩義眼前但見皮毛異皮毛異處故相争噫吁兮誰為弟誰為兄

秋蟬吟

鎮城七月暑氣清寒蟬啾啾日西鳴影落千楊横迈照響況萬戸通清𡨋千楊萬戸高低起踈雨斜陽孔道裏一聲煙破帶蒼碧幾度音哀自鳴止林樾陰深秋乍涼山光水色金飈揚肯使炎精易憚避終吾風力還稜強長門怨女秋一葉金甍綺構羞嬌靨誰把珠簾半上鈎可憐紈扇深蔵篋征夫㸃陌關山頭萬里辭家逈暮愁床空明月凄涼在樹暗平堤音響流更有錦瑟朱門度鎮日鶯簧聽不足轉瞬乾坤春復秋荏苒年華霜與露斥鷃鵾鵬物理全莊生寓言真通玄須將蟬蛻觀生意不似寒灰終不然

悼鹿行

日酣芻粟随人手擬伴祥麟遊帝藪紅塵奄忽揭高籠白日悠悠空洞口古岩山果四時春常駕玄猿渡水濱已厭公庭皂輿侮更教翠㦲膽羨陳胡兒射生愛射鹿雪滿狼胥勢難逐不是曹奴恩戴恩空擬蕉夢驚分肉還憶當年礿豢

時出山馴擾常相隨滿身紋隱班錢霧一雙角掛珊瑚枝一年二年大如馬華堂袪服照成赭曼倩曾諷觸匈奴詩人亦咏食萍野琚光幸得主人憐主人愛食不計錢庖丁環眼持匕首杌上之臠堆滿盤吁嗟塵世只如此白茅純束今已矣于今悅嬪使人傷高架虛楹西風裏

恒南牧羊歌

白雲一片西山頭煙水茫茫風颼颼牧羊之人心何苦經營匆牧百計求昨夜前村雨一蓑滿

原青草月明多手挽柳鞭隨步緩大羝小角翻然和獨有一羊剛似鐵頭角輪囷蹄翻折嚙草即教草莖枯飲水一時水泉竭身負椶楝煙霞開依微瞋色渡河來宿鳥東飛入城市前山後山封莓苔瞠目大視只一吠回首顧羊頭不掉寥寥天地無纖塵浩浩乾坤有靈曜君不見造化小兒一何苦凌雲大人靜為主陽春總是海宇色毛瑣何須較不武

寧鳩篇 有叙

中丞嶧縣賈公別號寧鳩子有說焉蓋取其拙以自守之義嘗觀寶誌行法金陵萬有百千人具偈曰人說斑鳩拙我說斑鳩巧一根兩根柴便是家緣了旨哉言乎夫是以知賈公寧鳩之說義繇于此獨怪夫輓近世仕宦而得意輒多補其所不足器用之美窮極鬼工田宅之廣侈擬神運彼何為而樂於此哉夫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即寘寘之中不畏揶揄而吾心已不自慊矣無異乎白司馬朱門主人之咏得於感慨者

深也賈公別號之取豈無為乎余也無似謬為篇什于左

仕宦何事生擾擾駘蕩烏奔誰詎保謀謨勝負日縱橫請看鳩巢柴多少鵲巢之下借其餘三枝兩枝即吾廬雨中呼婦天真露春來哺雛生意俱夢中曾遊五嶽身晝中眯遍萬里塵泡影漚沫轉眼過榮枯得失何處尋筭來往事成今古玉麈金櫳但土苴日出群動萬戶開傀巧心機正亭午請君聽我鳩巢篇人生萬事誰能全

滄海桑田一時變紛紛巧拙幾千年

題背立雙美人圖

沉香亭畔日初上美人睡起沉蘇帳已是逢春意不勝更教蜂蝶飛兩兩紫紗斜出半含嬌筆底丹青難畫描湘裙雙促凌波淺碧鈿高擎玉筋遥風前背立影如束紫簫漫度梅花曲蟬鬢低昂猶自疑雲鬟散亂翻成泣年年三月不勝春池上鴛鴦對對新罰酒寧辭金谷數題詩常妬玉堂人緑陰墻外誰家子拂柳分花只一視玉容欲露復遲回多少春愁才奐起

收骨

河北河南祲氛連餓殍滿路無人煙那堪瘟疫復相傳白骨黃沙寄遠天清明寒食草芊綿家家坵壠掛紙錢兒女泣哭新土添青松白酒澆墳前無定之骨真可憐披風帶雨多凄然枯骸織屍蔟藪纏生也何罪死何愆不飽鳶鷲飽鷹鸇暴天露地苦難堪遊魂不散衰草邊不為鬼火為風旋生前不必有因緣死後何須問貌年惻隱之心人所先我自目擊情安宜葬汝不必宅兆看穸汝不必廣陌阡長揚之下水涓涓汝之魂靈亦妥焉椒漿一奠向九泉豈望地下有報還不須鬼神宰微權一切只在人心田

欒城藁卷之三終

欒城藁卷之四

信陽周復俊著

五言律詩

遣祀北嶽紀頌

嶽鎮曲陽道威靈風雨賒漢封循故事禹鑿侈仙家地北惟宜黍山深不見花明禋宜主德登陟福無涯

鎮城留別夏輿州中家

接境同民事臨岐一發歌天涯草正綠客子意

如何燕塞山河迥吳江風雨多遠遊堪吊古絲筆憶重過

寄懷王光祿學禮四首

陌上風微起天邊雁不聞衡峚難避客五載嘆離群春漲澌河水秋峯賢首雲獨樵河朔飲佳興孰如君

其二

自識中山路風塵念遠行圖書還似舊琴鶴有餘清強作逢人態羞言薄宦情南來雲片片不見洛陽城

其三

雙毛吹短鬓萬里泛青萍秋影憐鴻雁春原憶鶺鴒與因知已少心望去官寧髀肉年年長征鞍媿未醒

其四

一官何太苦萬里孰為親眼帶行厨色身披弱柳塵詩篇堪自遣交態好誰論為憶高陽侶酣歌別有春

寄懷信陽李大夫仁卿四首

長亭一把袂南北各飄萍召伯棠陰綠萊公竹色青山川賦幾就風雨歲多經倚杖瞻晴宇三台動客星

其二

一起鄉園思難忘父母恩文章催華髮雨露遍柴門水入黃河急天開嵩嶽尊相如原蜀產詞賦好誰論

其三

郵舍三春別佳期何處尋風雲燕市逈嵗月汝
南深氣節凌霄漢才名豈陸沉步蟾看北斗晝
省栢陰森
其四
我自經年別音書到信陽瞻雲纔咫尺戀舍轉
輝光家口頻遭歎　朝廷數發棠春來申伯樹
雲影日相望
寄懷張惟仁太學二首
回首垂齠好風塵念遠行河通桐柏水春到汝

南城半世知交態平生薄宦情可憐鄉國月猶
向客中明
其二
邊行業已遍郎序客中殘尺素憑誰寄終宵不
忍看田荊承世好謝草耐春寒隱隱懷鄉意因
君淚暗彈
寄梅庶吉士
莫厭寄書頻驚看物候新花開詩獨苦朝散酒
長春海內文章重天涯兄弟親生聞白雪調動

憶郢中人
送王胤昌内翰入　京二首
五載傷乖別相逢愴異鄉　朝廷先侍從海宇
望清揚樹色虛簷畫秋陰大陸長張華識劍氣
今夜合龍光
其二
中朝供奉客郵傳擁經過後上燕關道重聞易
水歌石渠虛露館金馬想風珂　聖主臨軒問
黃麻視草多

寄送余君房憲副督學關中
明光詔早發憲節指長安不及燕山別空懸渭
水寒文章增士氣獬豸觸　朝端吊古秦中賦
翩翩雲裏看
寄李山人君實
君去纔三月春風到薊門沈休慚鬢白季布悔
頭髡分鹿驚蕉夢前魚見主恩平生壯游志為
爾暗消魂
送葉照磨體復之辰州二首

漢家還侈爵蒹汝晚成名辰水通荊急沅陵擁
峽清幕閑翻款客祿薄足謀生予亦天涯眼鄉
亭送爾行
其二
蓮幕皇華過叅軍皁盖随酉陽分楚色西晃帶
秋姿按轡枝猿斷揚舲沙鳥移何時燕趙路重
與話相思
寄劉文學澄宇
浮雲來楚塞寒鴈度衡沙落日山河遠懷人風

雨餘一生宜暮景三子更才華聞道督學至亨
通在一家
寄張文學仁卿
雄才甘汨没心事近何如獻楚愁懷玉投秦嬾
上書青藜還自苦白髮竟誰霪夜舞看雙劍悲
歌猶舊廬
寄懷周竹谿仲謀 四首
翹首汝南天思君意惘然風塵緫綠鬢泉石已
多年採藥雷山洞行吟澌水田陶潛元有約松
菊老籬邊
其二
頻望家鄉信音書滯鴈鴻作縣元楚客顧曲有
周公世路逢生險文章寒愈工人情多反覆九
辯信難窮
其三
跡為幽棲穩身因自遂高寰中淹日月天下總
波濤竹馬憐疇昔文章到鬢毛相思千萬里雲
樹縱嵩皐

其四
意氣矜齊瑟才名足楚詞一生餘道氣諸子自
師資塞馬翻生警江鷗未可疑應徐鄴下侶共
賦建安詩
寄葉東陽元夫
自笑風塵客天涯草數新春山思渭笋秋雨憶
江蓴直道君遭謗浮名我繫身何時澌水上雙
劍會龍津
寄王四舅氏 二首

衡路雖多事清幽興不違琹流煙樹響鶴傍水楹飛華髪催人老青春入望微慈懃懷舅氏故里幾時歸

其二

數經芳草綠頻與故園違落日春陰迴挾天海氣飛衡叅常自遣驛柳贈人微鳩杖思同履何年得請歸

清明寄懷張惟智先輩二首

楊柳春堤綠風沙病眼新天行方禁火客邸正

懷人冀北非吾土嵩高剩有春何時尊酒夕促膝共心論

其二

旅舍清明日淒然望遠津朔方還雨雪汝洛已殘春花蕿北人眼鴈征南國塵相思何所寄柳絮落空垠

夏夜有懷王光禄張太學

暑氣侵何甚長歌獨倚闌他鄉增感易宦路托心難月色浮杯動烏聲匝樹殘天涯骨肉遠青梦幾回看

夜寒有憶張文學昆玉四首

遐方生恍悟幾載曠清懽山色深憐客人情偏愛官衣裳生夕冷樓閣逼秋寒欲採蘭香寄天涯不忍看

其二

孤吟倚夕霧寥落嘆合簪自失青山約誰憐白雪音片雲三輔駐積雨九河深莫問浮沉跡還同二仲心

其三

每逢河朔會動憶洛陽人酩酊他鄉酒飄零何處身青山寧可負白髪漸相親竹馬行歌處回首淚滿巾

其四

彈冠非世傲束帶恐人疑握手多新侶論心豈故知避名辭解事隨俗諱言詩尊酒賢山夜悠悠未有期

邑齋獨坐有憶陳思俞

不時闌請謁束帶更躊躕詎為一官縛翻令兩鬓踈時光俱過半心事各違初悵望長天鴈闊山隴水餘

都門送盛山人奉母南還

嘉讌集芳辰歸看綵服新帆檣下二月詞賦動三春碧草籠沙細青山照客貧淮南叢桂發招隱屬何人

荅李山人君實二首

世事皆如此窮愁可柰何淮南雙桂發晉隱七賢多江冷閒居賦山空伐木歌高人愛伏枕無

病且安和

其二

歲暮應憐汝天涯共我愁敝裘差季子淹淚擬江州白幘朝煙潤青藜夜雨幽細觀來牘意生計竟何投

遲世遷

綈袍還自戀老景發狂歌世路憂端轉山人樂事多田園遠有望蹤跡近如何迢遞長亭柳時時問客過

集雨鄉思

城頭看雨色鄉思正凭闌雲似江南煖衣仍冀北寒蛙鳴池水亂蝶恋蓼花殘更試銜盃苦益諳行路難

奉荅華陰王修撰奉差過家途中寄詩

百花吹暮雨春事正蕭蕭落日長途裏開函一騎遥酒應親舍熟花復故園招柳色皇都早還須急迈軺

得客生書三首

郵傳音能達開函慰索居北來千里鴈南望數行書鐵鏈人煙少征求閭巷虛與君同民事展布定何如

其二

興文名藉藉好武意桓桓不為貧投筆還期老據鞍潘花迎縣煖謝草梦春寒門上懸弧矢重音慚我懽

其三

故人霄漢上官況近何如鴈塔誰同賦漁陽忽枉書天涯愁望裏草色夢魂餘燕趙相過地盈盈泪滿裾

賀趙夢白生子

四十為人父燕姬更可憐門弧高映日藍玉煖生烟心事一生足書香百代傳驪龍原神種掌上看珠圓

官舍對劉子玄

冬日悲長路深心到客廬聞鷄情躑躅繫馬意

躊躇業本曹劉舊才非郡縣儲停雲時極目夜半斗南虛

壯王村寺對子玄

列騎沙原轉晴光野寺開花從燕邸報春自洛陽來寶劍飛塵匣金閨待上才為君增意氣竝馬到城隈

廟中謁神移訊李山人榻 三首

隨後頻趨禮鍾聲鳴不休殿雲瞻五色楹樹護千秋還就懸徐榻因乗訪戴舟故人湖海少不用敘綢繆

其二

沙棠春楫煖行李雅詞多樽湛中山酒籠空道士鵞停雲瞻几席對月引笙歌玄隱忻無恙白頭賦若何

其三

憶昔申陽別重來結幾春長安看綠樹落日起紅塵鳩杖身同屐鷃冠老愈新垂楊如共語不厭吏人貧

對蘇廣文

浪跡誰憐汝彈冠幸我知聊將一斗酒共誦四愁詩細雨簷花落空庭晝漏遲晴雲瞻宛汝鄉思冷淒其

東寺留別閔山人

聊別傷懷抱琳宮空復情蘭橈下五月霜雪去孤城湖海交遊重風塵聚散輕談玄應不少誰識子雲名

雨後飲馬博士宅

新晴初繞廓乘興訪儒家水溢魚權藻煙深鳥啄花坐嘗白墮酒倦飲玉川茶汝亦汾陽客停雲天一涯

池上小亭子同冠山人馬廣文讌集得泥字

五月新荷出盈盈緑水隄當窻危荇觸隔檻錦雲迷人逐新朋侶詩仍舊日題平生愛幽興池上醉如泥

草玄亭三博士二貢生宴坐

開樽當夕靄林月井東生愛客頻呼酒逢人常避名跡星帶清漢列坐散華纓且盡酣杯斝無勞嬰世情

初夏青靄堂同應蘇高三博士小集 四首

青靄逢初夏清風襲酒筵荷花新出水萱草淡籠煙海氣飛晴閣霞光媚遠天平生厭拘束此際興翩翩

其二

不謂風塵裏還堪雅會清浮雲千里黑片雨九河輕寂寞窮交態瀟條薄宦情飄然有嘉興坐待月明生

其三

阿樓赴瞑色瀟灑一尊餘滄海留詩社青雲近帝居廣文名重汝循吏狀慙予知是求羊侶蓬蒿不剪除

其四

回頭看昨日今日已難追返照天應盡迴風沙漸移人情借酒會友道重心知何限不平意無

勞九辯疑

夏日與客飲欒武臺

野廟斜陽外高林風氣吹客來鳥自避花落月還窺社鼓誰家動村醪到處隨新詩正題咏笙鶴憶褰帷

邑齋應蘇二廣文惠枉晚坐

留客孤城暮開尊夕照明樓心印月色樹杪落鐘聲會晤情無已倉皇路不平池邊蘭芷發佩帶共君清

元城賈少蘭博士三遣使為余祝感而
附謝
音書何處至開牘見儒紳人自別時重詩從偶
爾神年老偏妬客臘氣漸回寅眼底中山酒元
城更有春
余初至欒值連雨青靄堂未脩緝先屋
漏欲傾感而賦此
傾堂日望緝青靄已先名身擬波常在心驚路
不平墻巖知有命屋漏見吾生桃畔呼雙劍龍

精護有情
閱武二首
北地原戎馬征雲十月看朝廷自推轂諸將各
彈冠風亂笳聲急霜晴殺氣寒朱旗閃北斗早
拂漢家壇
其二
鉦柝黃昏急山河白羽高得心開豹畧謀國請
龍韜賞罰
天王柄指揮柱史勞城雲瞻五色盡擁漢旌旄

集蘇廣文舍
陰濃夏木轉避暑到高林自有三江興誰憐萬
里心雲來浮晚閣月上聽鳴琴瞻望宮墻裏塵
囂一洗襟
集董尉體之衙
主人聞客至倒屣此逢迎旋買中山酒新調嬴
女箏黃金隨處重白髮被人輕宦邸休辭醉今
宵風露清
春日同李山人蘇博士祇園小集分得

衣字
風日高城暮桃花醺眼新開河方作客草木更
逢春博士元周俊星郎亦漢臣山人愛作賦響
落滹河濱
夏日姜簿董尉相枉小酌
客在風塵裏官仍孔道除淮南頻佇望冀北此
同居釀酒惟聞黍留賓更少魚瀟條羈旅況對
汝兩躊躇
小齋晚坐

五載看勞倦逢迎故態非山河萬古是心事屢年違公務醉中了槧聲忙裏希不堪潘岳鬢花兩重霏霏

遣懷

萬里關河遠一官歲月深寒憑今夜夢愁逼故園心豈有千年限聊為當夕登那堪戎馬地艱苦鬢毛侵

秋夕雨霽小圃漫興四首

孤城微雨後病起枕藜看歷歷征鴻苦瀟瀟落

木殘寒惟憑褐煖賤嬾借人懽為頌秋聲賦依依到夜闌

其二

小亭臨桂月欹枕就蓮池鴈宿新沙淺螢飛古驛遲謳謌惟趙語趍蹌盡燕兒皎皎鄉關夢相懸萬里思

其三

目盡恒陽路心深汝水涯趍塵過驛卒贈柳賽娼家鴻鴈驚鄉信行厨老鬢華但聞釀忝酒無處問梅花

其四

長安去咫尺短髮漸凋瀟入口關河外百年魂夢遙地惟宜麥黍人更少漁樵何限登樓意臨風正欝陶

雨後書懷二首

逢迎非我素貧賤豈人堪歲月孤身在山河雙眼南春分思白酒秋色憶黃柑宋玉江城宅時時雲裏瞻

其二

支枕依長樹新涼雨未乾興來白雪暖客去故人寒據案終何事行歌且自寬天涯骨肉遠心事自摧殘

獨坐

獨坐秋風起圖書入暮清夜深燈一榻鶴舞月三更華髮真堪嘆青山日繫情征鴻何太苦又向北窻鳴

偶成

郵傳人何急秋來望欲迷三更猶躍馬五鼓起聞鷄笳苦風聲峭山高月影低寸心聊自遣鄉思冷淒淒

對酒

對酒聊何俟當年意氣深誰令官守地無役燕鶯音月落臨城影砧敲入暝陰旅愁何太劇捹醉夜寒侵

聞笛

何處雲林舍笛聲入暮侵關山月共冷戎馬調鞞禁洲盡蘆花白沙寒塞草陰不堪心萬里三奏思沉吟

靜院

花落黃昏後簾櫳寂不任浮雲常任性明月本無心家自河南望客從冀北深樹枝有羇鳥共惜異鄉音

秋院 三首

鴈度長天冷花飛故苑空枝南月如霰秋盡水流紅江國芙蓉種吾家薜荔叢滌園真是逆陶令不嫌窮

其二

一區當孔道五載不看山日落槐榆外秋生河漢間胥卒諠縣市車馬遍塵寰回首賢山景松林月色閑

其三

雲來眼已過秋入思無窮世短還為客頭皤莫訝翁知音堪自惜當路少人通岑寂不禁酒虗窻月色濛

曉望

曉望清霜重星林散曙光浮名卄淡薄執事任奔忙山勢風雲迥河流日月長五年愁苦態南佇動思鄉

晩渡洨河

側月凌石級驅車渡洨河晩峯雲散盡春漲水流多候騎沙原列危波尊酒過斜陽諠鼓吹歎秖發狂歌

再渡滹沱

行役苦炎熱中宵渟水過千崖吹雪浪萬頃走風波沙磧回舟遠人家近岍多依微舊宿處欵枕聽漁歌

晉州旅況二首

關塞清秋暮平林暑氣侵山川猶似古車馬到于今沱水應行盡浮名未可任愁心復東向高枕聽笳沉

其二

腷膊久不雨風氣日陰陰烟井依平屋鶯花媚遠岑人情難叵測心事苦相尋釋負知何日悠然一洗襟

寧晉晛發寄謝鄭秀才四首

新晴來爽氣客思正驚秋露晃還吾苦風塵不自由一尊成繾綣千里望驊騮莫浪呼龍劍明朝風雨愁

其二

千秋戎馬地組綬濫追隨宦海終何日王程無定期臥中公事了翰染吏情宜醉眼偷新月躊躇為爾知

其三

薄宦違幽賞感君意氣多山花寒自放野鳥夕爭過丰釆登龍願棲遲叩角歌慶陶一悵別光景莫蹉跎

其四

佳人一邂逅長夜未清懽濫綬頻呼酒狂歌豈愛官開窻當夕靄極目送秋寒便欲乘槎去凌風暮倚闌

伏城道中

昔時來往地今日更彈冠雪照燕山逈風生易水寒面顏消白日髀肉醒征鞍驛柳年年發榮枯好自看

曉起

殘角悲天盡群烏噪樹懽盈眸瞻白日回首憶滄瀾窻草他鄉見池蓮故國看栖栖薄宦裹擾擾路行難

宿無極官署與胡明府對飲

岐路無南北風塵對酒卮天將雲氣暝節使菊花遲宿鳥驚枝過寒蛩傍枕悲誰能秋作賦永夜寸心移

晉州道中值雨

驅馳赴暝色雷雨忽交過白石山頭走黃泥人踵摩檐帷頻帶溜谿路倏成河莫問前村路明星東忽多

出郭賑饑

出郭迎春藹鶯聲帶碧蒼

一人恩浩蕩八口色凄涼甲士環如堵豺狼勢莫狂省耕勸農事只此報吾　皇

入郭

五載看行役風塵道路長百年甘自苦兩鬢為誰忙沙岸蒸雲紫煙村赴暝黃嚴城鈴柝發候吏儼趨蹌

一日兩過徐村寺有感

一日行多少禪林兩度來葉黃秋色動山黑暮雲催宿世誰能悟浮生亦斐諧停車待燈火醉

眼看磨崖

夜泊滹沱二首

維舟趁柳岸落日鎖煙波何處胡姬酒能招楚客歌人家芳草近春色大河多潦倒恒陽路無勞嘆鬢皤

其二

乘舲奔執事倚棹看新波涸水魚蝦少崩堤風雨多江山異澤國市井雜烟蘿飛楫斜陽裏千峰擁客過

宿欒城湖亭上

竹裏煙亭隱中宵問渡初園林無隙地畝畝半通渠星月臨波動芙蓉隔水疎風塵疲道路暝色暫躊躇

夜同趙州何使君渡滹沱仍寓宿郭亭上

沱水波流急聯鑣作此游槃杯斟愛月問字可同舟土語應難醒村醪亦散愁何當風雨夜不惜更淹留

丙戌三月還青靄堂二首

去歲茲堂別重來又一春竹松門尚掩風雨榻猶陳琹鶴清狂態圖書潦倒身兒童還𠯗語擬作迓家人

其二

冬盡堂安寄春來盟可尋露濃萱草砌風亂柳花岑慷慨燕兒調悲凄楚客心一尊聊自遣荏苒歲華深

登臺

三月春將盡登臺意若何鴈聲帶絕嶠雲影度長河芳草天涯暮黃金燕市多紅顏如可駐人世任銷磨

秋日再登叢武臺

宦情常似此乘興且登臺洞穴憐秋老鍾聲赴瞑哀逢人愁問俸處世諱言才戎馬他鄉淚心神已盡摧

秋日登樓四首

攀檻看雲嬝憑高聽鳥歌秋陰生大陸朔氣度長河酒賤黃金少愁添白髮多風塵千里外無柰寸心何

其二

縹緲孤城上高林送遠風酒杯揮河朔渴病轉臨卭草木輕霜裏山河夕照中翻思王粲賦坐待月生東

其三

登眺聞清籟幽心孰與論百年一擲景萬里浪遊人瞑色依城樹晴光戀水蘋十年周覽地何處任吾身

其四

自有鄉園念還來眺遠城半生躭寂寞百歲苦經營野火孤村曉殘星古戍明振衣肌栗冷極目旅魂驚

登欒城樓因憶王徵呂周仲謀數同經此赴春官

豈謂携書地翻成握篆年黃金客易散白雪調空傳風雨新增感江山舊可憐昔時羈旅況無

乃更周旋

高邑光武臺

㬎孽纏黃道風雲聚紫宸亂離輕社稷草昧重君臣滹水終通究恒山亦帶秦千年靈氣臺上有餘春

韓信祠三首

廟貌今如此登壇昔可傷林巒澹遠色車馬趍斜陽野薦羞蘋列荒祠日月長迎神莫唱曲行客意徬徨

其二

古人不可見祠宇柰荒何野日吹山鬼春風拂女蘿天圍一水急地乳萬峯多來往看車馬年年鳥道過

其三

登壇身顯貴拔幟衆倉皇楚漢分輕重蕭張本頡頏空山含慘淡故壘望淒凉回首關門上行人泪夕陽

趙州女郎廟

千秋戎馬地蕭索女郎祠霧縠生風冷雲鬟照日遲頡頏同祭祀端拱肅威儀絡繹長塗子招魂莫問誰

過石尚書墳

晚入徐村道蒼茫一古墳路傍尋虎穴塚上識龍紋綠水還依柳青山自吐雲年年寒食候阡陌氣氤氳

宿碧雲寺二首

泉從天上落寺擬畫中成活水無風皺長橋墮

月明青山醒客眼碧樹老鶯聲促騎看回路壯巖無限情

其二

嵋石翠微裏松門晝日開萬山憐客去片月照空還法界天無障春陰地不關偶來一登眺身擬出塵寰

大佛寺三首

法象高金界春茅淨碧沙檻從天上落閣自手邊斜海色摇晴宇宸游想翠華能譚空靜者真

意在誰家

其二

苦役頻來寺傳燈何代年雲流河朔氣月近太行天王壘浮瀛海金輪轉法筵西來有大義支遁幾時還

其三

峻閣疑天上高臺近水涯虛無浮日月城市有煙霞雲磴盤空界風鈴墮瞑花翠華無復到千載冷胡笳

邑三博士邀游城東寺二首

折簡勞曩昔郊原此一行林深懷野寺花晚出秋城宦海無舟揖風萍借友生誰將清雅會數慰客中情

其二

驅馬城東寺虹橋樹色分星河來爽氣殿閣度微雲簷蔔名香爇蓮花晝漏聞逃禪應有待未忍便離群

宿彌陀寺

遠林涵迓照塵服禮空王二字真玄諦三心總幻鄉山色臨清供鍾磬落廣陽比來窺大義直欲渡慈航

雨渡滹沱夜寓宿田龍觀

驚渡霪陰久瑶宮此暫留河濤仍宿雨旅客更逢秋江漢歸舟急關山夕照愁道人吾舊好今夜傍仙樓

雨宿大佛寺寶藏上人方丈

繫馬高城暮遙天風雨稠蛩寒故畏露袂冷是

分秋泥濘尋僧舍雲煙繞佛樓陶潛諳宿約蓮社竟相投

七月別田龍觀李道士

北斗掛城角金塘正芰荷詩從偶尔妙情到別時多露草蛩聲細雲堦桂影過譚玄共今夕名理悟如何

宿寶上人山房

林壑生微月禪房一徑開恍然鐘乍動為報客初來瞑色深侵樹蛩聲亂響堦翻嫌炎暑夜清

冷獨徘徊

憇留營寺

暫憇留營寺澄然萬慮消龍幢浮日動鴈塔度雲遥巳解陶潛趣還思惠遠招十纏良自苦三昧喜獨超

過聖泉澗

何處接蒼谷幽然到上方數沙對支遁趺坐禮空王山色白雲杳泉聲清晝長知君棲隱處萬境自相忘

青牛觀

鶴去留丹竈仙來識紫霞臺花棲露晩殿栢散煙斜玉笈浮雲影金箱隱雪芽青牛不可即真氣落誰家

恒山驛四首

陌上笳聲起沙邊柳色新樓臺田堞壘戈戟肅關津滹水空懐古恒山半入春梅花何處問寂寞隴頭人

其二

古驛嚴城裡陰陰長陌頭雪消山氣紫日落郭煙浮傳舍人如市軒楹春自愁凭闌一極目鄉思正悠悠

其三

劍影横宵冷挑燈憶故鄉村醪纔蟻緑驛柳半鵞黄嶽氣虚西牖辰光散北堂十年望霄漢千古賦長楊

其四

世事只如此風塵客自招繁雲迷古戍纖月冷

春宵鼙鼓迎邉急山河入望遥天涯正愁絶杯酒暗魂消

恒山驛有感

為問恒山路遥臨滹水河可憐驛月影數向客帷過草木風零落鉛華日洗磨出門無定跡何處發悲歌

藁城縣二首

春色入城市辰光散翠微沙鷗迎去馬花露濕征衣麥穗翻壠淺桑條抽葉肥王程知太促杯

酒對斜暉

其二

振足雙峯出凝眸一鴈還村籬蔵秀曲春水漲潺湲宦況真難遣民情終是頑夜深官署裏鼓角數聲閑

郵亭四首

我亦天涯客長亭日送行風沙時拂拭楊柳趁趍迎青白随人眼寒暄總世情汝淮好景物數數旅魂驚

其二

曉烟破春鳥客舍帶鳴鐘束帶星辰動逢人禮數恭功名媿五敎羽翼乏雙龍滚滚紅塵裏無勞問舊蹤

其三

舍迎朝雨急柳掛夏雲繁濁世寧獨醒衡塗難避喧風塵還自遣踪跡與誰言傲世非吾志長歌到酒樽

其四

日從河朔飲動憶汝南人詞賦誰家酒鶯花何處春短袍風躑躅長跪禮逡巡自為弾冠誤年年柳色新

關門

西望杳何許東來度此關天開一線路地乳萬重山紫氣懐仙去緇塵送客還憑高一佇望春水漲潺潺

明月店二首

明月長安好何期此地偏夜深霜一色秋冷鶴

千年四練空林彩清光抱客眠時時挾海氣曾照幾人圓

其二

日日紅塵擾長塗明月分睛光纒露彩素影蕩河紋環珮凌風下笙歌徹夜聞漢宮應咫尺只此奏虞熏

清風店二首

長安車馬道日日此為祥不作千崖怒時吹萬卉香有情生户牖無勢撼林塘常送虹霓出孤

村伴夕陽

其二

可憐沙漠地此店號風清習習霑雲緲披披却暑輕吹笙緱氏縣跨鶴廣陵城明月相聯望依稀緩客行

道傍二首

柳陰闕似盖荷葉大如錢因候驛騮客翻悲狗馬年彈冠良已誤掉臂豈應前寥落天涯眼悲歌數問天

其二

候騎時時發驪歌處處聞樹深連海色日暮散山雲青眼逢新識白頭憶舊群出門心更遠聊遣醉微醺

贊皇公廨古栢

廨宇何年代蒼然古栢存龍根盤地窟虬幹指大門坐惜容光改閑看世事翻着亭楊柳樹色眼變朝昏

遊寧晉蔡侍御東郊書院假山

勝地吾重到飄然逸興同露華飛晃晃野氣豁空濛灰徑虛尭日拳石頌禹功夜深還醉去兩腋似凌風

謝駙馬山池

石洞靜如拂香風盡日涼春陰寒殿閣花氣冷衣裳樂徑穿紅細藤枝綰翠長凄凄池上月猶似下鸞凰

題趙夢白雨香亭

結屋城東隅仙源委曲長荷花能作雨池水自生香落日恒山色遥天渤海光主人最愛客樹底坐飛觴

趙州張春元新構三館索題玄雲洞

洞裏玄雲濕風光送酒杯橋陰連水岍帆影落城隈花雨霏霏重石流漱漱回揚雄擬草處幽意轉相催

脩翬館

搆屋遠城市脩翬別有軒圖書高氣色林木散暄繁鷗鷺秋相狎蛟龍春自翻池塘看碧草清

夢繞仙源

壘花館

自識東橋路驅車一徑攀廻風吹趙壘胡雪滿燕山姜筆還生彩萊衣足愓頹蒼茫雲霧裏有客扣禪關

立春日望　京華

此日逢春侯京華一望遥曉雲飛六轡遅日趂聯鑣生菜盤中細金花勝裏嬌飄飄七百里翹首暗魂消

花朝

客思到芳草春風戀綈袍花朝誰是主民事敢徒勞異縣殊風俗覊懷正鬱陶南來已有鴈何處是嵩臯

春分

易發天涯感偏驚物侯過梅花春與少芳草客愁多孔道聞車韻斜陽聽鳥歌還餘一樽酒暫遣醉頹酡

寒食

寒食應無火桃花漫欲燃松楸聊佇望河洛此同天遠路樓臺景斜陽城市煙車聲何處急士女踏青還

社日

社日驚年往光陰惜歲還客懷春易熾愁思暮難閑燕子添新壘賓朋憶舊顔窻前看碧草清夢繞家山

夏雲

夏雲生太剩緲緲更何之晴吸山川氣明披霄

漢細乘風知急雨促席為催詩片片長天上從龍是幾時

喜雨

雨行寒氣薄樓閣晝陰陰地壯常憂旱風南忽需霖稍看禾黍潤轉覺几窻侵喧市兒童語吾心喜不任

馬上值七夕口占

秋氣帶林薄修途七夕臨長空河漸没遠漢月初沉共羨雙星會誰憐百歲心黃姑莫錫巧人

世故難諶

十五夜月

秋空霜乍冷雲斂月初高金母開全鏡銀蟾數
細毛仰天承皓彩攀桂媿時髦徙倚向長樹中
宵興轉豪

詠轆轤得空字

誰家金井夕野氣轆轤空綆掛垂楊裏餅懸迈
照中明河心可問滄海意無窮莫訝漢陰叟知
機厭世工

聞鴈

春入高樓畔思家聞鴈聲湖南知草綠塞北亦
天清遠樹聯雲影長途共客程楚燕一悵望寮
嚦不勝情

秋雨

積雨盈秋野逢庚尚未晴擬通巫峽氣似近楚
天城憑几棐書潤開軒花竹清天涯正牢落此
際更含情

春郊

細草鶯田夢長歌醉倚闌青榆初改歲白墮蹔
爲懽山共夕陽迴天連春氣寒盤桓杯酒意逸
興幾回看

青鵲堂牡丹

三月樓陰暮孤城花氣新天香濃殢露國色晚
宜人金谷寧堪數文臺會有神客情容易醉戀
戀向餘春

小園

小園幽意集無事聽鳴泉興劇頻呼酒狂來數

問天無能隨俗耶聊復賞瑤篇徙倚看鴻鴈秋
空渺夕煙

櫻桃

北地櫻桃種常將郁李看薦先同寢廟佐酒出
盤餐雨潤紅霞顆風生赤玉團樓船千萬里曾
得到長安

紅芍藥

未道情終減年年出故叢雖然居勝地可恨殿
春風肉色含香遠霞光殢酒濃江鄉何處是闌

畔眼朦朧

瓜

種瓜還五色沙蔓引風長翠帶牽龍夘金花動女粧披襟蘭晼菱命酌水晶涼謁 帝當絺綌三仙瑞正芳

蝴蝶

栩栩隨風舞飄飄欲客依花香猶膩錦雨濕故沾衣數向帷間過非因夢裏徵旅懷岑寂處相遣共觴飛

虎

陰風來遠谷看虎下西山長嘯千峰黒拚身一水間齒排白玉眉文隱錦錢斑好去遵東海樵蘇生計艱

趙童

白皙誰家兒雙鬟把酒巵灌花無力氣學字有天資竹院常隨杖松門偷看棋奚奴三兩輩慧黠爾偏宜

七言律詩

朝見

蓬萊紫氣鬱雲端瑞藹千門曙色闌贊拜制傳周謁者威儀班肅漢郎官仗旂曉拂春容靜殿閣朝開仙掌寒最是五雲清切處小臣隨計序鴛鷺

初 駕詣山陵恭述

御柳春風拂仗吹翠華遥出鳳凰池旌旗日轉龍紋動劍珮聲隨雉影移

萬曆新調敎甲子千官同肅漢威儀雍歌聽徹香煙藹佇望春宵紫氣垂

再 駕詣山陵恭述

紫氣春融萬馬嘶漢家景運與天齊翠華日麗龍文動宮扇晴開雉影低百二山河環寶籙九重風雨護璿隄子淵儀禮光炎祚千古何人賦碧鷄

駕詣山陵寄諸扈從

欝欝楓林秋色分皇家千嶂藹氤氳沾花車馬

晚樓露過水旌旗曉帶雲王殿香煙浮鳳輦玄宮星斗粲龍娶人臣預喜千年瑞寶籙同瞻九帝勳

駕詣圜丘祈雨恭述

曉排清禁踐雲端花露朦朧曙色闌朱樹方暉窕御帳紫霄圓影拂仙壇真君鶴駕十洲肅神女龍簫六月寒好續桑林成曠典漢家誰是慕述官

登欒城東寺

風塵露晃坐逢迎一上虛臺爽氣生殘碣半含唐晉字青山猶係古今情石床日暮松雲冷寶剎天高蓮漏鳴頓掬龍泉說法水塵襟一洗俗懷清

和大同互市鄭中丞登乾樓扇頭寄任晉州韻

西風馬上朔雲稠納款和戎烽燧收戍迴黃花入出塞溝深白草歲逢秋閼氏紅頰紛趍市元帥高歌醉倚樓遍識穹廬 恩浩蕩功成不見血漂流

奉寄溫一齋大中丞

宣猷萬里着沉機江上錢塘坐翠微綏撫東南標漢德指揮吳越奉 天威六朝湖水環開府八座尚書擁繡衣勾踐祠前春草綠年年持節遠人歸

寄謝賈石葵大中丞

紫荊峻巘鐵衣寒寶幄風生獬豸冠豈謂山河逢世泰屢將疏草濟時艱棠枯敢付乾坤外草木難酬雨露寬鄭重山公薦士啓浮雲不敢聖顏憔

寄寧夏張中丞助甫

玉關迢遞紫雲飛蹄令新傳細柳旂哈密北來通漢譯酒泉西望振戎衣嵩河自古鍾靈秀韓范于今後指揮藝苑文章將相業擬從梓里挹光輝

京卿成都耿刺史誕辰作此奉祝兼呈令兄大司寇

弓節翩翩巫峡開佳辰芳讌集金臺漢庭自重循良吏西蜀誰當岳牧才五褲風随民頌起三台月望使星來天涯兄弟重携手莫負巡筵濁酒杯

寄懐何仙室大夫

蟬聯冠珮五雲賒屏跡東門日種瓜簪組泰階時慶會賓朋老眼轉光華西山拄笏仙人境左掖題封學士家十載雌黄國士遇幾回清夢繞天涯

寄懐何宗伯啓圖

明朝劍履正青春綠野堂開向紫宸菊徑豈摧彭澤隱桃源應待武陵人賢山過雨流新月淮水逢秋静暮塵白雪莫教郢調苦眼看門外有蒲輪

寄贈賈石葵中丞懇疏高致

節鉞翩翩恒嶽過春風海甸豸冠峩蘓章出守私情少賈誼憂時涕淚多犒士三關山有色驅兵六月水無波 清朝劍履虚廷尉慷慨中流一浩歌

邑齋晚坐有懐耿司寇

交加花樹晚風晴吏散公庭動月明相馬已蒙先物色銜魚何以報生平維天北斗喉舌近搢笏西山雨雪清極目金莖憑借問驪珠掌上報光榮

寄安平王成所都諫得 請過省

漢室才名重栢梁一時青瑣借輝光北門諫草随封實東海蟠桃帶葉香天上清華先侍從省

中日月近巖廊莫言絲服分雲錦更抱明珠慰北堂

寄谷梁尚書鳴泉以三詩見示

薄書終日結綢繆忽枉瓊瑶散鬱愁止為閒居堪註賦豈因奇字誤相投焚魚自適丘園趣抱犢終懐濟世憂業就丹成婚嫁畢仙舟曾泛五湖游

寄上内鄉王充予

淮南帝子古稱雄況復中原大國風魯衛弟兄

迦世好鄒枚詞賦幾人工長天曉落黄河影白日虛浮古魏宮却憶信陵門下客幾回手采吹臺中

寄懷蔡轉運錫卿

裘馬當年度漢關高秋梁苑共躋攀只今名利相牽地漫道金丹可駐顏春色隨人供白酒風流到處有青山多君已作抽簪容濫綬慚吾未請還

寄贈兗州陳思俞二守

去住無憑任鬓華更將遷轉問蘭芽精神到處同天海詩酒平生累月花河自山東還故道官從水利建專銜看雲却憶十年事梁苑秋高賦彩霞

寄懷盧州馬司理長平二首

風塵孔道雪霜寒戀戀綈袍不忍看午夜法星侵斗位少年詞賦動江干吳門春色憑誰賞冀北光陰撚指彈召對賜環應不遠擬將尊酒一爲懽

其二

錦帆千里渡江隈把袂燕臺朔氣迴愁裏鴈鴻同世網雲中騕褭自天才秋風肥水依殘壘古道金牛鎖暮哀好憶追隨鄴下侶翩翩文彩共徘徊

寄賀劉進士子玄登第四首

龍頭得意更安居散帙清芬好讀書人事不須看倚伏元精還自有乘除蓬來煙暝天街静蘆荻秋高砧杵餘却喜同心已結珮不將詞賦薦相如

其二

黄金磊落御溝春荷橐含香天上人王氏弟兄俱草聖杜家孫祖總詩神雲深鵁鶄開秋色日落明光散暮塵懸想湘靈鼓瑟處搖搖山鬼淚痕湮

其三

回首青春即帝鄉别來捷報慰吾望誰知此日驚人處同是當年失意場雲裏珮環風泠泠皇

中宮殿月蒼蒼藝林名姓人堪數曾識君家偶
跳梁

其四

扶風右輔接皇墉秋色懷人澹遠峰我自十年
愁斛射君還萬里遂龍從長松慕響燕丹殿芳
草春融樂毅封可是相如詞賦在文園此日興
重重

寄賀林進士

封題綵筆對斜暉仙珮翩翩去馬飛御水遠從
天上落禁城高入雨中微中原詞賦誰英妙海
內才名有是非家世蟬聯三業遠擬從供奉覲
庭闈

寄答戶部桂郎中 二首

司農簡任出循良粟帛如山浥太倉馬渡白浮
風習習碑晋冷水樹蒼蒼螞頭猶帶昌平雨鷄
舌初分晝省香四首十年梁苑事賓鴻萬里羨
翱翔

其二

青雲結珮憶遊梁二十年來道路長五馬昔為
畿輔郡六曹今領度支章西山日落寒雲影北
斗星懸寶劍光同榜弟兄半牢落可堪相見意
徬徨

寄答梅客生兼呈康子秀 二首

滹水洊澎秋乍長當簷新月夜初涼開簾杯落
黃花色摛藻詞含白雪香楚國雙龍雲夢澤中
原七子建安場械書若向關中路便道惟應下
漢陽

其二

落日高齋夕照明一尊飛閣夜涼清人情漫道
江鷗穩世事頻看塞馬驚五載簿書詩不廢百
年唱和酒同傾陽春到處追吾黨此際應憐秦
楚生

寄田藝蘅博士

知君磊落擅詩壇吏隱猶嫺造士氈雨化漸培
東魯教風流日賦盛唐篇紫霞烟景看同調白
雪歌聲豈浪傳塵世久無千里馬黃金駿骨使

人憐

寄陽和牛通判宗道互市

古來代郡切雲霄布德和戎立漢標山勢控縈三晉險地形分度兩河遥旌旗日轉軍容肅羽獵秋高虜氣驕不是名王能納款長城今倚霍嫖姚

寄憶張惟仁太學

白雲秋色滿恒陽鴈陣南來是故鄉對酒那禁心似縷登樓況復月如霜光分龍劍憐吾壯老戴鵠冠憶爾狂縱有平原十日飲茫茫京洛斷

人腸

寄懷張惟智先輩

他鄉泬莫思悠悠望斷長天㴻水頭舉目江山非故國懷人風雨正登樓北来恒嶽開春色南望嵩伊迥暮愁岸柳江梅俱有約青尊何日遂同遊

秋夜寄懷陳思俞

萬里飄飄共此身天涯牢落向君陳星河王宇思鄉客風雨金臺對酒人浪跡幾年生白髮驅車到處是紅塵隴頭日月無淹晷極目停雲一愴神

寄王指揮思延

當年捧檄向遼陽一繫樓蘭請建章八衛今推誰勇畧千夫舊識爾昂藏黃金結客元家譜白馬從軍是戰場爲識嫖姚單騎在秋高虜氣羨鷹揚

九日寄懷思俞

浮生莫道宦情堅每到重陽思轉牽湖海弟兄人漸少雲霄詞賦客堪憐他鄉頻減登高興無伴徒虛落帽筵念載秋風梁苑事不禁回首淚潸然

塗中得王光祿書中有花酒無賴之句寄此戲答

縱飲狂歌不是痴椷書千里慰相思當年韋曲花無賴此日劉伶酒滿巵鏡裏青虬因髩改坐中芳草隔簾移銀魚金馬繁華事都付卬山風

野吹

邑齋有憶思俞 三首

搓落風塵惜歲還雨州簡在任才賢政成神雀看三載心逐冥鴻各一天朔氣漸歸渟水曲秋陰忽斷漢江邊魚書錦字無消息衰草殘楊隔暮煙

其二

旌皷巋城一郡開大夫治行果優哉相如自是詞臣侶曼倩元稱侍從才城郭漢江當多逈風

雲泰隴入秋来開河萬里看愁思極目天高鴻鴈哀

其三

杯酒天涯未足論那堪握手又京塵但看冠蓋年年集不盡江河日日新雲樹逢秋偏愛客文章晚景更宜人翩翩車馬閑来往目断征鴻漢水濱

栢鄉道中有懷王光禄學禮

馬渡秋原苜蓿肥楓林玊樹藹晴暉風塵漫道為官好老大從知往事非雲黑西山雨住脚月生南浦露沾衣衰情不盡淮河柳愁滞周南興數違

寄諸友

冀北秋空入望時散衙緩帶動鄉思親朋老大多衰景商賈兒孫半土居綠蟻有情供興劇青山無恙咲歸遲凭闌自嘆風塵客牛馬常驅向隅悲

寄淩波館

春来秋去物華新水閣玲瓏見主人耶有短墻還是路何妨喬木便為隣百年詩酒天中社一望樓臺海上春更謂南城王檢討朱門相對亞嶙峋

六月寄崔武邑燕致明春應 朝之約

牢落天涯寄此身南宫一别幾經旬西来朱木惟聞鳥東望青山不見人明月簷虚頻入梦錦鏣花馥又逢春懸知樂毅觀津處縧筆封題動鬼神

寄賀符四生子燕致令弟符五

田園樂事摠良圖青草池塘梦有無已向山中脩大藥更聞門上有懸弧少年意氣矜弾鋏晩歳才名重鼓竽骨肉相看京洛遠楚雲燕樹望踟躕

寄咨薊州柳博士國安

緑槐吐穂入秋清忽報音書喜欲驚客去獨憐三益遠官寒便覺一身輕乍嘗薏酒添坐與自别欒城驚旅情青鏡流光華髮改與君同是向

邊城

寄王守備思延

關河鴻鴈壮風哀緲緲行雲嵩嶽來洞有仙靈堪覧勝胷藏劍術始全才鬼神擬助班超筆今古誰登大将臺士馬安閑為樂處三花二室掌中開

過磁州未謁劉大叅京邸林舉人致聲

作此呈謝

飄零江海嘆蓬身歳暮風塵道路辛豈謂疎慵還避客祗緑貧賤不宜人綈袍范叔寒誰解華髮馮唐老更親慷慨中原獨擁節軍容赫赫兩河振

丙戌應朝有識崇慶張州守時進因叙

世講

簪纓萬口祝重瞳揚柳初四月似弓薄海冠裳懸意氣九天樓閣藹空濛因披家譜推先達敢向朝叅拜下風去去又當君故土等閑面刺重田公

應朝宿天寧寺追憶棗陽令葉元甫寧

羌守陳思俞

冬山雨雪持寒景尊酒琳宫憶舊遊南望襄陽何處路西来函谷總關愁人間離合孤蹤杳壁上風雲舊跡留可是清嚴無障地千年塔影書虚浮

上巳日有懐劉子玄陳思俞

塵鞅經春不自由偶因修禊憶蘭舟山川豈厭江雲遠詩酒翻令越鳥愁曲水流觴堪物色中

原二子亦風流羲之自是神仙侶頗洗塵襟續
勝遊

欒城除夕憶陳思俞使君

路傍磬折意如何客邸重逢除夕過望盡青雲
知已去續來白雪和人多太行西愽連三晉易
水中分散九河異域東風今俱阻可憐翹首一
長歌

秋雨齋中憶諸同游

節序他鄉總不期任教黃菊滿東籬詩多應爲

休文病秋盡誰憐宋玉悲槀牘勞形空歲月江
山入夢總愁思何時最是懷君處鐘到霜天月
轉帷

過順德有憶李于鱗先生

古道參差隱畫橋星軺度此暗魂銷雄名千古
應常在綵筆于今不可招歷下風流空夢想邢
州春色尚餘饒耆亭老樹窺青眼從使江山哭
寂寥

贈王思延擢嵩縣守備兼致其乃翁太
史公

碣石風吹客興豪將軍旗鼓建嵩高憶從視草
聞雞舌轉向揮戈識鳳毛帶礪千年應勒史文
章五嶽動揮毫登壇魏尚真儒將不數遼陽舊
戰袍

贈真定楊守備

驕虜秋深殺氣迴軍容萬里肅登臺朝廷自重
邊疆計趙將誰當頗牧才檄下三關督餉去令
傳十道募兵來常山今古干戈地莫厭天高鼙

鼓哀

贈晉州王大夫子靜

五馬春風滿晉州長安攜手憶同游已知蘊藉
先河洛更遣聲華動冕旒何處垂楊蘇岸齊幾
家紅樹謝村秋漢朝吏治綜核日珮裏黃金爍
不收

贈都勻府胡兩岳司理

聲重沅辰山斗齊橋臨司馬憶重題鎮城欲曙
法星朗銅柱逢秋鴻鴈低為憶投簪燕市北還

看攬轡夜郎西年來溪洞鐃兵㦧顧借霜威靜
鼓鼙

張崇慶之任時有採木之役賦贈

朝廷大役選良才此去巴川幾日回明月自通
巫峽氣青尊還向劍門開錦江秋晩旌旗路白
帝城高灧澦堆莫訝使君芳績異太平猶自畫
雲臺

送大司馬張公肖甫還銅梁

西歸寥濶伴樵漁緑埜堂開春晝虛名重三朝

元夾輔功高八座老尚書蚕叢結繭綵綸就巫
峽生雲霖雨餘一代文章推正始才名鄉里並
相如

送陳憲副楚石入慶　萬壽

山河萬口祝堯辰奉　表中原西臬臣自許
威稜臺諫舊還驚節制汝淮新三秋駐馬恒山
曲千載登龍澤水濱　宣室定知承睿問兩河
災沴望開陳

送王憲副齊宇之任河南

擬將汝洛借仙槎冠盖蟬聯更國華杜氏祖孫
元大雅謝門叔姪本通家革車雄鎮常隨雨憲
府中原一建牙知是黃河常似帶從容看遍少
嵩花

送張玉陽諭德遷南職方

講幄十年近　紫宸豈期匹馬向風塵留都總
屬清華地　聖主常懷啓沃臣日上三山宮錦
粲春回畫省綵毫新久知名在絲綸閣海内蒼
生繫望頻

送順德王環伊使君擢山東憲副駐沂
州

右輔干城民惠周莫將五載嘆淹留桑麻春滿
邢州色保障天開滄海秋舟楫徐淮通北望山
河齊魯盡東頭瑣闈金馬十年事回首長安總
舊遊

送梅瓊樓給諫奉　使便道過楚覲省

使節飄飄指武昌金莖分露浥稱觴楚中白雪
元春色江上明珠白夜光日粲旌旂懸漢水風

生竹帛映高堂庭前玉樹雙萊綵況捧天書下
建章
送比部趙主事山南關外祥刑還 京
漁陽上谷古稱雄均在 皇恩丕冒中園室有
天皆化日 聖朝無地不春風黃龍嶺暗人猶
北黑海舟橫水自東解網湯仁旁使節囹圄千
載一時空
送李少山給諫之任穎州僉憲
紅日輝輝使者車南州採訪意何如定知直口

多封事誰謂 清朝無諱書額汝芉崇春更好
省垣帶鳥晝常扄不堪偃仰人情淺浪說榮名
緩佩魚
送方鳳軒主事之任南兵部
吳苑樓臺俯大江山河萬古壯金湯秣陵亦是
清華地晝省元分漢署香海氣三山飛燕子軍
容二水肅鷹揚極知不盡東南興調籍無勞問
朔方
送梅給諫北上

鄆舍斜陽赴瞑鴉翩翩仙珮指京華白雲楚岫
鄉心劇青瑣燕臺客興賒南陌東風吹暮柳西
山爽氣作朝霞欲知世澤蟬聯處兄弟詞林總
大家
送曹嗣山二府擢守鳳陽、
雨雪西山照酒卮翩翩行幰北風吹擬知燕趙
多才地正是龔黃出牧時 皇寢紫氣瞻
帝座南州春色轉江湄應知五褲歌謠起咲指
兒童問口碑

送滕奎峯司理之任南陽
閩海層臺繞鳳凰清秋使節又南陽黃河自帶
中原色紫氣猶懸西度光午夜法星侵角亢明
時豸斧預宮墻巳知嶺表風流處咲指輪車問
帝鄉
送焦子孚司理之銅仁
萬里西風道路長貴陽風景望堪傷溪蠻待命
依雄鎮法座憑高俯大荒秉節霜威澄木耳宣
猷露布靜暹江明時莫謂非華選回首羣英總

雁行

送孫井陘洛川之任大理評事

十載間關薄宦情一時風梗各顥城誰言地主心常苦忽報天書喜欲驚座近星辰瞻法象人從平反戴威明應知歲讞歸廷尉願掃飛霜擴海清

送許盐山正吾擢荊州二守駐松滋

風塵十載老馮唐哭指星軺問帝鄉溪洞寨帷夷種懾春山伏枕鬓毛蒼郢中白雪當年調江

上青尊此日狂試向霜林遲候火秋高灑頑斷人腸

送何趙州鍾洛擢承天兼呈乃翁憲副公四首

先朝岳牧鎮荊獎接武重看一郡天冀北升棠生色態湖南春草動芊綿鄧攸惟飲吳江水劉寵優辭父老餞五馬行瞻洞庭木漢家陵寢欝祥煙

其二

知君愛食武昌魚又駕翩翩五馬車行李不恭慚地主王函初啓見天書海邊雪色供扶杖江上春光㒒倚閭聞道蟠桃千載熟綵衣三獻北堂虛

其三

啣杯迈照落漳河南北應憐聚散多千里雄心河朔飲十年擁節太行過郡中莫負何郎粉郢下猶工楚客歌把袂送君天上去故人三輔厭蹉跎

其四

束髮南來謁帝關倪寬又報政成年文章不盡青雲氣漢郢還留白雪篇秋色千家迴大塵春花五馬入承天守株媿我無雙翼雄劍三更影自圓

送汝寧余司理之任

邂逅皇華道義殊汝淮重借海光珠幾年甲第猶司理一代文章揔壯圖紫氣蒼茫通北極青山委曲帶西湖斜陽瓠子車塵起睥睨春風萬

栁蘓

送深州史使君改守昌平

一聞移鎮向昌平陵寢明禋一重城莫惟雙龍
高塞氣須知五馬度　燕京春風藹藹襜帷襲
秋水盈盈匣劍清借寇　朝廷元有意不須蹤
草乞　承明

送喻均州懷褰赴京調選

燕市黃金未可留更憐孤劍倚均州三年不見
南鴻信萬里空懷芳草愁楚客豈忘白雪調巴

人重觧鸘鷫裘佩刀五馬清塵起翹首天涯總
舊遊

送張商水擢崇慶守

司馬丙憐題柱名常將詞賦望金莖峩眉駐節
看山色巫峽揚舲聽雨聲實劒三秋田嶽氣佩
刀五馬入巴城須知襦袴曾歌蜀應遣芳猷達
漢京

送徐藁城擢四川都司經歷便過江南

朔風凛凛動壺觴携手河梁道路長去楚屈平
終憤惋辭陳孔甲總凄涼幕僚豈是投簪地蜀
道原為行客傷萍聚薊門才一載那堪回首斷
人腸

送張主簿滙川判荊門州

秋來揺落玉林霜三載相逢又促裝地下潮聲
聯漢郢天高海氣肅荊襄風塵俱涕遐方淚鄉
里重看同舍郎西蜀錦江此扼口荊門何處望
蒼茫

送霍獲鹿谷軒移令大同

鹿泉芳績已全收又指桑乾古渡頭朔氣自來
先上谷春風忽報入乾樓并州亦是要津地循
吏元兼將相謀可惜花封更西壯陽和一望使
人愁

送大梁劉忝將

茫茫十載薊門秋杯酒相逢憶舊遊世路亡羊
誰預測乾坤芻狗竟何求梁王自解鄒陽獄漢
主親封定遠侯宿將邊陲俱推轂可憐薏苡尚
淹留

送劉子玄北上兼贈趙畫士畫馬卷
五載驅馳燕趙堙那堪歲暮故人親天涯詞賦誰爲伯海内丹青君逼真畫馬入神先畫骨逢人得意即逢春絶塵絶景渾閒事好托凌煙繪鳳麟

送工科王警吾都諫弟太學生濡川之京
十年汝洛一經生又羨挾書上　帝京駿骨可曾先郭隗神鋒應不没延平關河曉望春雲靜

行李晴瞻驛柳輕苜蓿齋中看撰註賁封䟽草足家聲

送葉體復上舍之京
青袍竹馬共兒嬉回首風塵各路岐鮒轍屢困初志困牛衣翻爲壯夫悲何期命駕來千里自許弾冠共一時慷慨相逢燕趙地霜深月白醉休辭

送葉貢士體健入京
一官孔道歲三更舊侶相投喜忽生海内弟兄猶濁酒天涯風雨正春城獨憐廿載間關苦誰謂明經仕路清賦罷大廷猶恍惚忻然老眼倍峥嵘

送馬智庵愽士之任汾州學正二首
春風化雨兩邑收又振鐸聲汾水頭宦路人情多反覆儒官興味總清幽琴書自照奚囊影星月常隨寶劍流韓愈王通賢聖匹經術俱徇此中求

其二

地北天南對濁醪開筵車馬蔽林皐煙花白日情空在風兩青山興轉豪三輔秋分恒嶽色五城晴壯晉陽濤鄭虔元是風流侶顑頷無驚兩鬓毛

送賈少蘭廣文任元城教諭
海岱秋高萬籟鳴長亭杯酒送君行傳經自擬同劉向前席誰言負賈生日近戟門宫錦燦春回絳帳彩毫清向來碩望歸瀛海重聽簷花滴雨聲

送馬生承錫備子弟員還廣平

一自南宮棖羽翰詞場獨擅氣漫漫高堂旅食常憐汝泮水青衿一𢢽懽靈運自回春草夢江淹終應侍中冠懸知河北多才子結珮青雲埀手看

送張主簿署篆武強

擾擾車塵紛使旌如何又借武強行已驚鉴草池塘遠更憶哦松興味清萬樹雲山蹊兩色千家砧杵夕陽聲偶來弾劍春如海莫向人間問不平

送蕪廣文肖王視篆隆平

書生承檄署專城寶劍丹心一片清槐柳公庭應識汝江山大陸似含情河陽花氣春將好宓子琹聲月下鳴唐祖陵頭雲五色封題縹筆鬼神驚

野舘留別洛陽李豫吾改授汾州學正

古道參差枕䇲微一尊眷戀對斜暉囊中散帙封猶潤匣裏朱絃聽者稀誰把風塵憐失意開看世事好忘機河汾元是譚經地伊洛淵源竟指歸

廣平馬生為其親智庵博士祈祝泰山索詩紀行聊短述

嶽鎮何年封禪壇塏瓏瑞氣藹峰巒馬前共送仙郎去堂上聊蹊萊綵懽三觀雲霞滄海肅五松風雨大夫寒徂徠一望兒孫拱縹緲天門倚杖看

欒城藁卷之四終

[library seal]

欒城藁卷之五

信陽周復俊著

七言律詩

送别徽州汪山人還里

客館春寒空復情孤燈殘夜一尊傾壯心自分甘投筆絶塞誰憐更請纓入坐雲山堪對酒相逢湖海厭逃名應知樂土還南國遮莫相將唱渭城

送别張公子還西華仍有荊門之役

饌魚親捧自中州萊綵翩承河朔游自謂黄香嫺侍暑擬教徐庶暫辭劉鄉心秋動恒山曲家讌春開楚水頭此去夷門路不遠好從河上訪仙舟

雨中呈趙吏部儕鶴

舊雨依依新雨垂一秋懷抱轉棲遲深杯且對陶潛菊長日惟消謝傳棊才薄敢言時輩棄詩成聊動故人思年來底事憑君話幾欲抽簪又復疑

秋日柬夢白

瀟瀟寒樹拽長津雨過樓臺淨暮塵白日當簷應惜我紅塵滿路亦愁人空堦下露一天靜旅邸逢秋百感新吏部鄰家自有酒何須蓮社解眉顰

八月再柬夢白

揺落秋林湛露華浮雲鴻鴈繫天涯登樓皓月堪乘興薄暮清霜自起笳吏部風流淹畢酒河陽春色老潘花漢庭多少奇游客獨許張騫泛

海査

柬康子秀

才子當年鳴玉珂旌旄遥指七星過翩翩凫舄從西下耿耿星辰向北多塗路豈隨車馬盡文章無柰世情何只今海内詢吾黨誰遣中山一醉歌

柬李山人君實卧病髙邑兼呈趙吏部夢白

萍蹤千里寄風塵明月三更客舍新滿篋圖書

堪自壯他鄉疾病轉相親孫教厚祿慚分惠范
叔綈袍猶戀人杜甫西扶惟藥餌友生伏賴未
全貧

秋夜柬蘇博士肖玉

飄泊天涯菊又芳誰家深院搗衣裳淵明對酒
還開逕王粲登樓為望鄉水上寒光搖迥照城
邊秋色斷孤航西南極目看究汝只尺音書滯
鴈行

齋中柬張主簿

長途時唱渭城歌赤日紅塵負薜蘿幾度他鄉
歲荏苒共隨明月影婆娑簷花滴雨驚寒劇旅
思逢春覺夢多為愛戢松公與好風塵常伴醉
顏酡

春日得王警吾都諫書

習習東風天上來緘書忽枉慰吾懷客中寄客
情無盡春後望春花正開世事艱難看薄宦年
華潦倒付洇杯故人亦有相如渴何處金莖接
露臺

邑齋獨坐得趙吏部寄書

子規叫月技頭苦客子三更鄉思悠自把詞林
貂強續偶因豐草鹿同遊天當暑月愁無雨人
在他鄉畏及秋却喜多情趙伯子手持尺素寄
沙頭

得趙夢白書喜劉子玄至

十年獻賦憑誰手聚散風塵祇自猜萬里闌心
惟足夢一秋抱病強登臺劍光會合星躔動筆
綵飛揚物色開極目寰區吾黨盡高邑一騎報
書來

得子秀寄詩

雲中伐木響丁丁白雪巴人娌眼青一代文章
推大雅百年詩禮見趨庭漸離易水筑猶壯瀟
岳河陽鬢已星隴右嵩高俱勝地可憐薄宦共
飄零

答徐藁城擢四川行都司經歷留別韻二

坌途使者報新章避跡天涯且自狂岐路亡羊
難預擬浮雲蒼狗竟何傷風塵誰覺揚州夢日

月偏滄漢宿郎試向我眉山上望錦江烟水畫
茫茫

其二

萬里蚕叢王樹林春風匹馬客傷心迍邅和氏
空持璧慷慨直生謝有金蜀閣幕寒風細細華
陽路晚日陰陰女兒絲管應移調莫使參軍老
陸沉

得國子李豫吾學録書

劉向傳經巳校書當年弾鋏意何如國雍總是

才賢地伊洛原為江海儲日上戟門宮錦燦香
生散帙絲毫虚若非同調勞相問那得河干赤
鯉魚

早起盧溝橋得成安伯書

京塵回首復邯鄲三載徜墻媿素餐旅邸有愁
催鬓易天涯無鴈報書難盧溝水勢經春急燕
市鍾聲入暮寒不是故人能念我瑤函那得到
河干

得泰安劉州守書兼寄泰山

緘書遥向海東城嶽鎮椎藩拱帝京三觀雲霞
泰領秀五松風雨日門清漢封唐禪今安在阿
閣神房總舊名我亦秉心真不忝願從青帝沛
群生

秋日得子玄書

掌上金狄玉露秋明珠欲報苦難酬君從霄漢
追神馬我自風塵媿後牛落日淺浮疎雨色晴
雲高挹大河流一雙龍劍椎飛遠遮莫虞卿嘆
白頭

謝王翰林寄扇

賓筵瑯函金馬傳新詩磊磊見瑶篇擬從鳳闕
承恩日正是鸞封代草年殿閣涼生風乍起雲
霄手握月初圓班娘紈扇今成賦誰為吹噓送
上天

夜宿趙林暹康子秀不至二首

萬里遨遊豁壯懐一時河朔咲顔開鄴侯興寄
西園蓋文舉賓空北海杯得句自將明月舞凭
闌誰送好風来香消丙夜霜深後奇字無媒只

浪猜

其二

河朔輕寒客興孤一尊相對自狂呼秦川鴈落應憐汝梁苑花開獨把吾雲裏樓臺浮日月天邊風雨入蘼蕪來朝更是恒陽路醉眼摩娑倩爾扶

都門熊進士席間譚夢賦紀

長安佳酌對陽春十載功名京洛人數向雲林留製作常從窟窣擬精神榮枯世事誰非夢慷慨君宣悟此身我亦天涯潦倒客一聞鄉語淚沾巾

靈濟宮訪康子秀有題

千里靈湫舊國王爲雲爲雨憶涇陽南州元是蒸嘗地北闕遥分珠貝光客有吹簫來隴右人誰騎鶴上維揚星冠幾度花開卻清冷常隨白鳳翔

都門與劉子玄陳思俞夜話

都門貰酒夜譚清去住風塵客思驚千里共憐

薄宦跡三年相見故人情長亭楊柳家何在短笛梅花春又生海内詞林屈指數應徐鄴下是同聲

賀王貢士生子乃貢士在京　廷試

蘭芽初出茁紅鮮獻賦　金門詎偶然珠向北辰還借彩弧隨　恩命共高懸鳳凰毛映人間瑞騄裏胎榮海上年莫訝添丁盧氏好承家圖史賴人傳

吳萬葉三春元下第過欒賦贈

黄金燕市影翩翩失意時賡鐵硯篇但得步兵江上酒寧嗔季子洛陽田路塗草色侵行李几席螢光燭簡編莫問太平十二策冥鴻振翼九霄懸

路山人以旃過欒自余調選都門會晤

隔二載又赴沈宗伯

高閣排雲稱望仙九重春色憶當年枚生已倦游梁日司馬還從使蜀旋慚我一官當孔道多君千里負瑶篇只今宗伯汪洋量握吐應知爲

函賢

寄胡存軒蔡王田周岐陽高友山葉棠山諸公

海甸長鯨已息波田收香稻樂如何優游勝跡躭詩酒瀟灑閒居賦薜蘿丹氣氤氳賢首迴白雲出没震雷多藏名盛世真高偉媿我風塵兩髩皤

寄京邸鍾崑原山人

千門瑞氣藹蓬萊鄴下風流屬俊才朱履客卿

還幕府黄金名姓重燕臺胡床夜冷南庵月濁酒朝酣壯海杯千古伯牙山水遠鍾期何處調長哀

都門贈張醫士

離合蒼茫惟雁知開尊燕市復相期客邊握手情如縷夜半携燈鬓有絲梅柳漸窺遊子意江山日繫旅人悲青囊芳躅留多少不用亡羊嘆路岐

喜表弟至

天涯寥落暮春時汝自河南慰我思冀北風煙寒覺早中原骨肉信來遲綈袍已向故人戀白眼翻為傲吏宜聞道家鄉苦歲歉頻將糊口問相知

贈李山人君實

義陽春色喜相逢白皙紅顔盛貌同百代名高詞客上一時興寄酒人中夢回蕉鹿誰先覺心到蓼虫老愈工六載中山重命駕遠遊賦就莫嫌窮

送佘生

湖海飄然總壯游天涯杯酒共中秋朱門羨爾頻彈鋏潭水從吾一鼓舟塞草霜深迷北望江梅春煖報南州神術到處雲煙洒彷彿仙人百尺樓

送鍾山人自雲中還光州

幾年裘馬薊門深醉倚春風錦樹林袖裹白雲生俠氣囊中青眼足豪吟合來神劍猶如昨歸去冥鴻不可尋幕府慇懃成往事鍾期聲遠覔

知音

悼劉曹縣

嵩嶽黃河一俊人神鋒千里隔遥塵偶因日影窺濁世未許人家御上賓夢裏精神常恍惚天中詩禮漸因循淚碑不數羊開府曹縣年年柳色新

悼康靈壽

神鋒才出擭穿窖還在延平一沒中白酒澆松終是幻黃金誄墓摠成空諸郎誰解桑麻計舊吏猶餘桃李風人世浮萍根蔕火壠坵何處氣璁瓏

挽盂縣孫主事

回首西風隔暮塵黃雲白馬淚沾巾金陵天上歸何日玉樹人間出有神寶劍誰留徐氏墓漆燈擬待浣彰身浮生似寄君何忝寒食年年柳色新

春日飲王儉吾都諫宅

陰陰柳色御溝寒反覆人情宦邸看白眼寡知

常避客朱門為爾一彈冠萬年北極開燕敬七子中原數建安莫問明朝且盡醉瞥中啼烏夜將闌

春夜集崔右泉大理宅

層樓落日鳳凰臺廷尉開筵擁上才檻外陰濃雲作合簷前樹暝雀飛來金蘭自許生逸氣玉燭常調應泰偕促漏不須嫌太短知君新自建章廻

人日集李貞宇通政宅

仙掌金莖雪色寒璁瓏瑞氣滿長安客星十載家何在人日三年此共懽俯檻雲烟生殿閣登高風雨濕欄杆故人天上勞相念鄭重深杯夜未闌

京邸許盐山陳寧羌譙集奉和盐山韻

初春草色晚棲烟佳氣瓏璁尺五天孔道驅馳還自苦大官寔賞為誰懸雲籠煙樹金莖接兩掖山泉太液𣈆二十年來追往事風塵聚散使人憐

都門喜闕余張高四生至留酌

一領銅符幾歲徂瀟條舊侶隔江湖黃金燕市名多少白雪梁園賦有無日暮天寒雲氣結春融梅早月明孤風萍聚散尋蹤跡浪說鄉閭是壯圖

喜陳思愈至

海內萍蹤憶舊盟又逢燕市一尊傾驅馳千里風塵態慷慨十年香火情共傍冠裳懸劍氣更隨奔走擅詩名梅花歲暮堪攜手問訊詞源嘈

渭城

京邸梅客生索胡餅啗即席賦得

煙滿皇都禁柳殘露融金掌御溝寒漫將胡餅賓筵餉共促春盤客邸懽皇裹雲霄堪結佩坐中意氣為彈冠今來古往同逆旅莫負酬歌到夜闌

冬日同方冀州何趙州袁定州楊中丞賀甫宅讌集

何處山陰問雪舟高人池館髮淹留襄中第宅皆新主海內衣冠揔舊遊慷慨有誰憐趙璧酕醄共汝識吳鈎金蘭逸氣青萍會明月滿天掛郡樓

秋過冀州方使君衆甫留酌晚謁袁紹祠

西風初動辟陽城道路蒼茫客思驚鶴鸛沙邊迎返照虹蜺河上掛行旌千年誰領山東牧此日樽猶北海清盛節椎圖今在否雲愁霧慘媿浮名

大冢宰梁公乾吉沱東別墅見招

畫省風流二十年沱東今日好林泉紫芝猶憶商山叟綠野重開晉國筵過院浮雲眼屢換入簾芳草歲堪憐酕醄大醉平章宅相送臨溪月色娟

邑齋留馬賈冀三博士小集

曾向滹沱一鼓舟煙銷秋霽共登樓酒腸猶說平原小詩思還分宋玉愁兩色浮城雲漠漠鐘聲懸坐夜悠悠古來燕趙多慷慨握手論心便

可投

九日青靄堂讌集

西風紅樹曉驚霜簪組翩翩共舉觴萬里關河催朔氣中山花酒到重陽時清肯負彈冠會客至寧辭倒屣忙陶徑鮑山俱往跡吾徒亦自有清狂

秋日姜主簿宅同邑博讌集

藍田崔氏竹松奇遲日虛堂酒滿卮興愛平原十日飲鉴餘陶令九華詩霜楓戶外秋添色明

月堦前雀繞枝人到關西多慷慨郎官博士醉休辭

晉州署中與王大夫子靜對飯

搖搖官署夜涼偏雨色蒼茫座上懸不是金蘭高逸氣那能詩酒促華筵翻風鶴鸛搖新漲駕日虹蜺掛遠天河洛汝淮俱勝地因君已辦買山錢

夏日邑齋蘇博士同賦

無柰瞳煩處處縈雨餘草色蔭池平誰言濁酒消塵遠即有新詩却暑清司馬自憐作賦客鄭虔終是老經生不須重置高陽會散髮披襟任縱情

七夕二首

關河一望強登樓歲序天涯又入秋星曜今宵依小縣月明何處照神州虛傳乞巧江南事浪擬乘槎博望侯人世相逢何容易獨令此夕抱閑愁

其二

乾靈初駕月如鈎夜久孤城雲漢收自識雙星從右轉那堪白日竟西流千家砧杵催餘暑萬里山河入早秋桂楫蘭橈人世事獨教天上渡牽牛

冬日集蘄縣丞子忠宅語及臨汾事

冬來朔氣王林竦上客招邀敢避廬驛柳臨風黃欲動江梅待臘頭含初祇緣面刺田文過敢謂門停長者車治狀臨汾登上理客星何日報徵書

臺頭寺同牛封君邑三傳士讌集

蕣蕣招提碧樹遮紛紛車馬路平沙百年誰識山中叟八月虛傳海上槎野寺雲煙生薄暮秋城風雨護寒葩三鱣况是詞林彥不惜淹留待月華

春日集秦強谿然亭上

誰遣青尊此地開風塵小吏亦俠懷簷前春色孤城入檻外浮雲大陸來涵涵人情難掩王悠悠世路且啣杯共憐俠氣同桑梓潦倒平原十日回

初夏喜應國佐蘇肖王高子循三傳士至留飲二首

飄泊獨憐行路難高車忽枉暫追懽城邊雨過青山好檻外煙濃碧樹團吏散公庭詩思劇香生花榭酒腸寬雙星遙帶林鈎月共惜風流到夜闌

其二

塵世無端可柰何莫将吏隱厭蹉跎不緣傳士同杯酒安得狂夫一咲歌玄圃月明花影亂高城風迴樹香多逢秋又傍文園渴髀脕金莖醉眼摩

夏日與蘇傳士對飲

硉兀高城暑氣湮開尊似對火雲屯一逢魚藻絕生色得到龍門有幾人地擁西秦多王氣天連北斗近楓宸年來桑梓喧情薄此際逢君存細論

十三夜官署與天雄王觧竹兵憲對月

明月中宵醉莫辭天涯何幸故相期登龍瞻節還三輔立馬啣杯共一時嶽色秋空回匹練城陰露下借褰帷遺逢忽漫憐青眼攜手他年即故知

署中與戶部劉肖華郎中對飲

萬里山河赴瞑煙鄴逢豪客與翩翩坐將尊酒開風館咲把瓊瑤促綺筵闌海蛟龍知有窟中原麟鳳總同天明朝更是長安路聽罷竹枝思惘然

初秋學宫應博士招飲二首

幾年挾策未言歸天遣文星壯
帝畿媧氏補大石五色魯陽退日戈三揮匣中
朱瑟光猶在望裏青雲願不違萍梗忽酬倒屣
志日将杯酒借餘輝

其二

樓外秋陰坐翠苔西山落日敞筵開汝南氣色
高龍卧江左風流自駿才城樹影聯文旆起泮
芹香拂酒杯來清吟細酌通今夕一任啼烏報

曉催

冬夜應博士宅讌集

雪天欲霽青氊静斗柄初回蠟炬殘南北賓朋
誰是主留連尊俎夜将闌虎心自負年猶健鷄
肋何當老自寛鄭重杳然乘興地飛觴淯滴任
盤桓

雪中蘇博士携酒來兼招馬冀二廣文
姜主簿

高閣何人載酒來雪舟擬訪山陰臺杯中明月
擬還在天外凍雲走不開尋梅誰有浩然興作
賦我媿梁園才何須握手悲物役暫爾追遊攬
壯懷

東寺同鍾山人讌集時有寧晉善舞者
即席賦贈

竿落𢧵南感歳華相逢杯酒繫天涯山藏野寺
秋容凈坐有歌兒客興賒一曲春風圍玳瑁兩
行清淚濕琵琶多情不數白司馬潦倒霜前堕

髩笳

上元夜雪霽同邑三博士王秀才學宫
讌集晚登奎樓

上元燈火爛春城雲裏笙歌踏月行自把弹冠
憐貢禹誰将結襪重王生雪消闕里青氊冷劍
拂孺星紫霧横最是太平占有象瑤臺何處步
虚聲

春日玄圃亭同李山人蘇博士小集分
得衣字

紅塵日日點緇衣春滿祇園坐翠微海内交情

惟濁酒天涯草色對斜暉小亭雨過苔逕靜碧樹雲來鳥不飛昨夜少微光近舍鳴琴月下借清輝

春日蘇廣文宅同李山人讌集晚登奎樓

漠漠長天鴈字流褰衣同上最高樓寰中落莫誰知己臺上登臨揔舊遊芳草斷雲無限淚斜陽古道不勝愁青萍萬里看逸氣此際逢君嘯不休

同姜主簿董典史柳王二貢生齋中小集晚移榼樹下

飄飄兩鬓任風塵薄宦十年道路辛檻外陰雲常作雨尊前鴻鴈屢逢春青藜不改先生業白眼頻看後進人晚樹恍然公子盖藤蘿枝外酒杯頻

初夏應國佐蘇肖王高子循三博士携酒榼至

烏角巾籠古玊簪主人終日坐芳林瓜畦菜圃随吾適酒灶茶爐任客尋暮雨但看歸古驛薰風何處解知音將来苜蓿盤中味佐酒虛簷聽宓琴

夏日應國佐招飲臺頭寺

青尊何處不追懽蕭寺頻來醉裏看坐久片雲懸碣石吟餘清興遶滄瀾松杉日落虹橋冷樓閣天高蜃氣寒最是平臺好登眺相從陶謝樂桓桓

齋中口占

暮雨西風下太行一官孔道旅懷傷蒼茫世事浮雲過冷煖人情好話長客久如家隨厚薄興來酌酒任疎狂五年株守慚無補何處關山是故鄉

春興二首

習習東風好自娛雨餘新葉鳥懽呼可知冀北新詩侶元是高陽舊酒徒花壓晴雲飛寶樹簾開明月掛珊瑚王孫何處迷芳徑回首蘼蕪客興孤

其二

旣矜民事復矜名晚歲讀書媿未成破徑蒼苔明舊跡弄晴黃鳥調新聲脾睨宇宙雙毛短俯仰乾坤一咲生園列初榮新酒熟停雲何處楚天橫

秋興八首

雲中伐木響丁丁惟石南山列翠屏望久天高開五嶽坐深月轉沒三星養兒恨不逢眉白處世誰能盡眼青落日浮雲雙髩改遠遊賦就媿

飄萍

其二

霜湛楓林秋色高黃花佐酒引揮毫西風當令催壠黍朔氣連雲動海濤迓照兒童喧縣市野橋山水漲城壕悠然忽起鄉園興紊牘紛紛何太勞

其三

洞庭瀟索鴈聲孤漢主臨軒憶剪梧風木千年人子恨山河萬里客懷殊王陽叱馭塗非險平子思玄賦到吾雲夢煙銷七澤爽問闢猶憶楚江蒲

其四

大明定鼎石頭城鎬洛當年控兩京嵐氣忽來牛首霽江情不盡燕磯橫興當朱夏荷初放游向烏衣月正明極目東南十載事于今邴子宦情輕

其五

韓信祠前草木荒斷碑殘壘憶咸陽忍看立廟

情空在猶憶登壇事可傷春日樓臺銀鎖甲秋天風雨綠沈鎗不侯李廣空悲老爭似丁年齊假王

其六

叢臺日暮俯孤城衰草經秋空復情逝水豈堪留趙盾古墩猶自吊陳嬰山河三晉愁分裂戎馬千年想戰爭迤邐又當南北道嘹嘹鴻鴈入寒聲

其七

京華瑞氣欝璁瓏紫禁晴瞻秋色空御苑殘花
留宿雨燕山落木起長風丹砂晚計將成藥蒼
鬢他鄉嘆轉蓬倚杖步蟾頻北望漢宮縹緲畫
圖中

其八

一片浮雲任意狂庭堦徙倚納新涼天中酒債
生前負海內才名死後芳樓閣煙深城淡影池
塘風起樹生香極知不盡持杯意清興依稀月
轉廊

官舍晚坐 二首

擾擾車塵西復東難甘偃仰日憂忡寒雲戶外
懸高樹細雨燈前嘆轉蓬調馬尚知奇步在屠
龍爭似世人工逢春病起還無賴欲乞文園路
未通

其二

秋盡關河畫掩扉孤雲瞑色望依微愁看花雨
寒辭樹坐對樓臺暮轉暉八駿喜聞廻玉輦一
官終可負山薇傳呼擊柝報賓至燈火無時夜
擁衣

自遣

世事從來如亂麻風塵傲吏莫嗟呀草玄不作
揚雄業守黑寧為老氏家塞上秋陰凋萬木城
邊瞑色墮鴟笳閑觀俗態莞然笑徙倚庭槐數
暮鴉

旅夜

塞上初秋陡夜凉那堪旅邸菊含芳不時請謁
閑人意盡日風沙撼客床目極白雲還戀舍愁
依黃葉共驚霜家鄉淮楚今安是錯指恒陽問
洛陽

青霞堂成賦紀

偶然一室結花叢嘉氣晴熏散欝璁祗為文房
憐四友豈緣蔬圃重三公窓槑解愠時迎鶴阮
遂凌風欲下鴻惟有文章心未死敢因刀筆泠
陰功

夏園歠酌

酕醄醉眼海雲飛林末天清賞不違十里荷花

清客骨三更螢火點人衣望中雲樹移星斗坐裏山河入翠微薄祿苦覊鄉思劇日從杯酒對斜暉

夏園小集

槐柳參踈風日清凭高何處是神京青萍憐我杯常滿白眼看人路不平歲序江南鴻鴈信山河莫壯鼓鞞聲甘霖日壓蒼生望勞瘁無須髀肉生

秋懷三首

木葉飄零玉露殘青尊到處自為寬秋容萬里山河淨劍氣三更星斗寒懽把浮名空自老強將底事甓追懽何人解得浮雲意酩酊踈狂到夜闌

其二

萬里飛鴻霄漢間清霜竹色照人顏一時詞賦誰為伯四海交游好是閒宋子樓臺田廣陌張教家世藉常山平生苦愛觀濤賦天上明河許見攀

其三

紅塵日繫右扶風奔走羞誇吏治椎秋到臨卭猶病渴貧來杜甫愈詩工擎杯五嶽開晴色倚劍雙龍混遠空極目漢宮何處是上林霜露轉梧桐

長安春望

淑氣晴光滿帝都東風馬上旅懷孤乍經草色鄉愁遠纔想梅花客計迂何處香車醺錦綺誰家如意碎珊瑚不堪病起隨塵後轉向陽和憶舊蒲

邑齋獨酌喜家信至

閒庭杯酒散淹愁檻外斜陽花外樓客久覊情生白髮醉來清夢遶滄洲衡塗偃仰人情淺薄宦瀟條世路悠閒道鄉園兒女子驪珠近向掌中收

秋思二首

日落悲笳斷客情漳流沱水總淮聲簷前樹色長安盡檻外秋陰大陸生宣子樓臺空逝水平

原賔客但荒城蹉跎行役何時解翹首孤雲一涯攅

其二

詞賦何人攅得名天涯杯酒客懷驚黃金自助交情廣白髮偏從愁思生霜葉為誰風颯颯蜀秋鴻共我月明清夜栞許日遥相憶咫尺雲霄是帝京

午夜感懷

朔氣陰陰散九河酕醄尊酒發狂歌除書屢下

官不調世故頻看意轉多敢向雲霄干氣象日從奔走厭蹉跎乾坤浩浩吾無補荏苒流光可奈何

公庭晚成

霜林歷籟蕩餘清樓閣霏烟翳晚晴心在薜蘿鄉井遠宦深奔走靦顏生秋陰瓜嶺襜帷冷朔氣龍沙羽獵明僻性自躭疎懶態風塵何計遂逃名

秋末喜家人至酌酒

家鄉一望二千里衡鴈南来慰我思正是汝淮報歲歎相聞骨肉使人悲况逢寒日平川下揔為浮名遠道疲兩鬓皤然驚旅食十年歸里曠無期

春分玄圃亭漫興

二月晴光散韡葱他鄉春色幾人同凝塵柳葉含深淺刺眼藤枝半紫紅惧把精神淹此淚可憐音信滯南鴻青山忽起鄉園興白髮蕭然似一翁

討旋

一曲鳴琴動遠峯幾年恒嶽是孤蹤趙多食客今無减酒在中山春更濃紅樹村村看謝里井棠處處識堯封益將寬緩共三命敢向奔馳嘆吏傭

早起

朦朧樹色已四寅櫛沐朝朝嘆苦辛欲睹山河猶帶漏後天星斗尚依人鏡臨華髮還如昨吏散公庭始悟身飯得盤飧無糲味少年心事總

難論

感懷二 一

萬皋睥睨暮雲端落木城頭掛月殘宦繫天涯家口累地非蜀道路行難征輸轉覺三關急邊塞常生六月寒病起空庭花影亂南薰一曲是吾懽

出京

回首西風秋露清白雲鴻鴈繞行旌紛紛禾黍民應足客客村雞犬不驚萬卷那能酬往昔一官更苦坐逢迎太行山色晴光靄何處高城動

月明

六月真定道中

人生何計失安然奔走還當六月天恒嶽氣高秋色早滹沱波動海潮懸才堪吊古還遊趙興到于今倘慕仙獨憶相如苦肺渴幾年詞賦達井泉

望易州

建牙鳴柝舊燕城慷慨荆卿秦塞行俠氣盡隨雲氣去筑聲空向水聲清沙邊紫塞還如故臺上黃金浪有名千古昭王存盛飾戰圖凌替眼縱橫

泊李庄

野帆泊渡路蒼茫日暮驅車問李庄㲯緵豈知塵吏苦青山不厭酒人狂風沙此地非南土雲樹何年是故鄉贏得二毛侵客鬢不堪回首斷人腸

永定驛

山嶂環開向夕陽三年兩度客懷傷梅花寂歷風塵裏柳色淹留盜賊傍燕雨千村縈蓟塞楚蘭何處望湘江明朝更醉他鄉酒兄弟天涯滯鴈行

鹿泉小飲

崎嶇又向鹿城隈醉眼狂呼暝色來地切瀛恒三輔峻天分燕晉一尊開西風狐兔思燕墓暮雨松楸韓信臺便到欒城還逆旅不如乘興且啣杯

晚次趙州

依微晚向趙州城雲裏樓臺迓照生逝水消殘浮世事紅塵繫盡遠遊情行蹤三輔逢秋色愁鬢今宵對月明只赤漆園歸未得邊庭戎馬更縱橫

重過高邑

浮雲寒鴈望沾巾何處驪歌勸酒頻遠近群山還在眼迯亡破屋又經春鬧河此日添鄉思杯酒當年逢故人京洛萍蹤俱逆旅重看風景倍傷神

九日趙州道中

重九登臨憶鮑臺相逢客裏暫擎杯一年又覩黃花放兩鬢空愁白髮來燕市風流天上見恒陽秋色鏡中開懸知鄴下光高處千載誰憐作賦才

晚發元氏

平沙日落晚笳沉古道參差客思深繞樹蟬聲疎雨外薄天海氣暮寒侵逢人老眼看誰健生子剛腸始懈心羸得十年旅食好故園田首意難禁

秋日滹沱河上

烟波極目水濛濛張翰蓴鱸思秋風雪羽倒翻夕陽外金鱗照躍青萍中荷葉萬莖兩面白蓼花千穗池心紅病起又是他鄉路愁指恒南嘆轉蓬

憩壯蘇

人生碌碌欲如何一歲曾經此數過於望雲霄懸日月東臨市井雜煙蘿霜陰晚動恒山路海氣秋通滹水河驛月野煙愁綰結車塵來往嘆蹉跎

井陘道中二首

石磴岧嶤俯郭西綠陰春晚望中迷英雄人去碑空在戎馬臺荒鳥亂啼何處笳聲悲夜月誰家樹色暗平隄可憐今古興亡地寂寞從吾一品題

其二

天涵山郭聳千峰盡日褰帷望遠空笭箵波閑愁迥照轆轤聲冷送秋風關門曲折浮雲亂烏道縈迴舊壘通勝敗祇今成往跡浮名回首媿英雄

八月寧晉道中

飄蓬京洛已多年搓落西風鄉思牽日暮山光浮紫氣秋深楓葉染丹煙馬前何處砧聲急露下誰家月影圓便覺奔馳成浪跡不堪回首說仙玄

立秋再渡滹沱

沙明舊渡水初清行部霜風繞鴈程一葉洞庭秋色早五年河朔旅魂驚西山踈雨留殘照古道垂楊戀暮晴一歲九河曾幾渡停車借問路傍情

朝天學宮宴別

春來三載又彈冠月轉標星夜未闌燕趙地寒龍氣肅宮墻日煖鳳毛摶杯中雨雪留殘照檻外風雷起別灘今日郎官且盡醉明朝驅馬是長安

午茇關城

風塵奔走幾經年搓落深秋客思牽祇爲吳江宜鄧水豈因父老贈劉錢雲來大陸秋陰晚日落長河朔氣懸不是書生愛騎馬平原獵騎暮方還

留營寺諸公留別

陌上園林古寺前平沙列騎散寒天三關路轉雲中樹五嶽晴開塞上煙塗路奚囊惟載筆人

情祖道一開筵恒南濫綬知無補回首河陽媿昔賢

晚出鎮城北

浮沉樓閣與天齊驅馬長安日落西遠漢狂風吹鴈直野田流水射虹低壯心捧日全千里旅思逢春月一溪極目五雲何處是紫微垣禁夜烏啼

次新樂

太行胡雪曉飛花斷岍重堤暮捲沙柳拂凍雲

谷慘淡城依古堞趍歆斜五年濫綬隨車馬兩
鬢逢春感歲華旅食忽驚鄉思遠邊庭瞑色墮
鳴笳

晚次定州

中山驅馬北風催帝子樓臺伴草萊星月尚隨
殘戍曉江山依舊夕陽開堤邊楊柳愁堪綰笛
裏梅花春又回千古雄圖成浪跡平川一望暮
雲哀

丙戌京邸作

風塵飄泊浪游身回首長安又暮春節序暗隨
芳草換簪纓幾逐客顏新炊金饌玉五侯第傾
蓋彈冠四海賓獨憶賢山瀰水月清光應待未
歸人

丙戌出京

一領頭如出漢京風塵三載又灤城船開松子
空屏落但聽梅花短笛生鴻鴈不傳鄉國信青
山空照旅人情眼看兒女官前長身拋柴桑菊
下盟

三月過方順橋

曉霰輕煙綬客程那堪燕市一尊傾樹連橋影
晴虹起水破泉聲岸草生農事春融催佈穀旅
懷夜半聽鷓鴣年來年去看車馬無盡無休是
宦情

宿定州贈劉壽官

何處翩翩海上翁長眉短髮頰脣紅庭虛白晝
祥光藹門掩中山紫氣濛爛熳春花隨杖屨踈
狂雲水足仙風更聞玉樹瑤堦秀綵服華堂樂

未終

三月同三傅士登灤武臺二首

看春不必問春還騎馬携朋樂可攀飛實玲瓏
傳水曲雙峯縹緲入雲間金堤草滿迷殘壘玉
岸沙平失故關不是小邦堪卧治暫令傲吏一
開顏

其二

古廟荒涼俯郭西烟村蔣逕帶春雞簷前尊俎
飛花入檻外亭臺簇杖齊野水自能留客醉青

山似欲傍人低風流自古惟詩酒極目天涯任品題

二月登欒武臺望京華

欒武臺前燕草生憑高何處是神京煙銷畿甸村如織河泮春橋水似傾鴈影翩翩人北度風光蕩漾日南行翠華雙闕瞻非遠佳氣瓏璁禁柳清

東城晚眺兼貽趙吏部

萬家雲樹晚山稠登頫偏宜宿雨收恒嶽氣嚴

畿輔壯滹沱波動海門秋黃金臺殿俱鹵莽白雪歌聲寡和酬不見風流趙伯子千秋臺畔使人愁

夏日馬冀蘇三博士邀過臺頭寺避暑

暄煩無計此登臨把酒相看一賞心古刹天高蔵洞壑疎鍾日暝動禪林太行雨過嵐煙紫滹水秋深海氣沈不是憑高能作賦平生興在白雲岑

初秋龍興寺閣晚眺

極目空濛萬仞攀客中牢落賞心關人煙萬井雜夷漢秋色千家半闠闤欒武下軍依晉壘樂羊上戰媿中山振衣一嘯星辰動燈火闌珊命駕還

秋初同李山人登封峯

繫馬憑高野日摧椎圖一望客懷開古城尚有邯鄲在戰將曾經頗牧來翠巘嵐銷連遠漢白雲秋迥抱孤臺咏觴對此情無盡搖落天涯鼓角哀

再過龍門觀贈李道士

翠虬碧乳儼青城坐惜年華幾代更瑤草鋪堦隨鶴舞桃花滿樹照人明種芝不礙桑麻地採藥何須蓬閬行黃竹漫歌山日落飄然逸興學長生

秋日登封龍山絕頂

萬里秋高木葉丹雨餘爽氣暫凭闌浮雲不盡長天色落日初涵一水寒目極青山如自失興來白雪許誰看乾坤睥睨重搔首咲數人間行

跆難

秋日同何使君遊木塔寺

木塔崚嶒海氣侵飄飄五馬共登臨不緣俗吏頻趨役那向禪林一賞心露下銀床猶俯檻涼生禪榻再披襟酒酣長嘯秋堦晚驚起驪龍需雨霖

再過高邑趙吏部樓成晚登光武千秋臺

一年兩度客中游寒月霜天楓樹頭九曲河流

還故道千秋臺址但荒丘誰知吏部新宅第曾是高陽舊酒樓日莫詩成我辭去不須重解鷫鸘裘

同子秀看木塔

古塔崚嶒倚赤霄樓臺秋晚望中遙寶光忽落天邊影雲氣初回海上潮梵宇月明愁把袂中山日暮趂聯鑣定知此際登高賦綵筆淩風可自招

秋日登欒武廟二首有序

八月中余諧邑三博暨諸生循故事致嘗祀欒武廟已而徘徊楹廡眺望平臺因譚欒書翊晉之功欒黶被錮之事有深慨焉聊此短述

荒垃鬱鬱淨郊畿載酒携朋坐翠微雨色浮城秋漠漠樓陰帶野晝暉暉持杯慷慨論今古往事興亡有是非絳丈青衿俱時彥浴沂風雩暮言歸

其二

霜風忽動長途樹遲日遥臨萬井鍾世上紅塵人易老天涯青眼古難逢行厨委曲林間出候騎參差雲裹封莫把浮沉矜吏計相逢杯酒暫從容

欒城東樓同邑三愽登覜

搖落誰知萬里心良朋鄭重此登臨封龍嵐氣濃于古滹水波聲咽到今村落未教戎馬盡經營偏覺鬓毛侵思瞻欒武功勳在倚劍看雲一儃吟

登城北角樓

一年春盡始登臺樹影蒼茫野色開豈謂向平思勝覽翻然陶令賦歸來雲霞萬里池塘暮戎馬三關皷角哀振足寒煙生極浦翩翩清興獨徘徊

臺頭寺晚霞

寺上高臺出晚霞應憐登眺客懐嘉分明摩詰真圖畫拙點天孫作錦葩日落寶光雲五色林横空彩樹千家共瞻常景明蜃處好吐青蓮諗法華

城東樓晚眺

睥睨中山濁酒傾樓遲大陸重含情十年空洒窮交淚百里虚傳拙宦名四野暝烟歸渤海平林迈照射欒城中原詞客誰堪許獨抱風流幾歲更

丙戌秋陳佩絃楊東樓二春元携酒登欒城奎星樓

層樓暮枕翠巖阿學士高軒載酒過露下秋陰雙旅泠天晴朔氣滿城多趙人自重連城璧楚客寧忘白雪歌裘馬教歸君莫訝十年壯氣我消磨

再登柴武臺

牢落天涯濁酒杯暮雲秋色再登臺黄花滿地山風起白日當空塔影來千載綺羅啼鳥盡當年戎馬過城哀椎畐盛壘今誰在明月霜天照草萊

九日同楊舉人王貢生再登學宮奎樓

東井星臨樓閣迴高人下馬共登臺凭闌紅樹千村盡極目浮雲大陸來里有陶潛堪結社塗逢阮籍且啣杯十年此地遙相憶皓首携書志已摧

秋日同三博士二文學東寺讌集

紛紛禾黍拂平沙野景留連客思加風度恒嶽寒鄉蠋鴈來燕塞影欹斜三鱣文彩當時彦二子風流亦國華慚媿劳劳行役者日將杯酒寄天涯

登摟

客子不欲登樓望城上摟高只斷腸萬里家鄉自遼遠一秋懷抱轉凄涼忙裏蕭聲何處短愁中日晷誰家長伏劍對酒一消遣滿山明月生滄浪

詣贊皇陂大行山麓

太行山色鬱秋妍梵宇崚嶒鎖暮煙出沒雲霞常五色浮沉日月隱三天晉陽子節猶諸夏畿輔桑田自賡阡不是登高能作賦那堪灑酒問

龍泉

登真定大佛閣

崚嶒高閣俯塵寰縹緲虛無何代年海氣漸歸青嶂裏鐘聲遥度白雲邊龍池炎暑常留雪雁塔晴明亦積烟擬向諸天干爽氣更於何地訪逃禪

遊碧雲寺

碌碌京華日擁貂探奇何處借逍遥山蔵野寺涵金界水漲新流亂石橋肯為風塵疲道路何妨冠冕問漁樵須知不盡登臨興拍手狂歌可自招

極果寺訪客

荒涼古寺敞諸天樹色空濛孔道聯西到上方仙樂響南來何處客星懸紅塵時繫樓邊影白髮難銷世外緣莫道龍宮有興廢驪珠日日塔光圓

重遊龍興寺有懷徐槀城

陰陰秋氣大河濱風雨琳宫一愴神芳草逢春

君去遠翠微依舊客来頻曇花半落還驚座螢火低飛似近人一曲鳴琹赴瞑色鍾期何處覔音塵

重宿趙州圓覺寺

巖阿縹緲晚鐘鳴漱漱緇塵甓解征水月有心窺妙碣風幡無語定深盟香添詹蔔經千卷漏下蓮花夜五更莫向空王問詮諦遠公社裏近逃名

再登真定大佛寺

寳地憑凌百尺臺紫霄摩頂古如來秋高斥鹵
迴風迥日落蕭葭迓照開細撿玄經悽愫慨偶
因清讌意徘徊隋宮寂寞風塵起極目遥瞻思
轉哀

夏日憩元氏西郝寺

五年河朔浪游人暫憩諸天色界新坐到心空
清似水覺來神定了無塵藤盤僧獻鄗園蕨野
漲橋翻洨水鱗石上松雲此地迥王喬雙鳬已
飛身

福通寺

路臨嵬巘翠微開支遁千年去不回鴈塔幽深
藏洞壑龍潭清泠傍樓臺月高海氣峯前落霜
淨鐘聲天上來濫緌那能諧避俗蹩因羸馬到
城隈

宿天寧寺與如上人話舊

寳剎繩床感客心三年聚散又禪林風霜容易
催華髮行李蕭條携素琴僧話舊盟情繾綣塔
鈴懸座夜深沉雪銷銀漢虛簷度慷慨披襟一
愴吟

天寧寺塔

大地茫茫萬頃平翠微何處一峯撑曉垂紅日
來滄海暮指銀河上太清窓扃流雲隨變幻樓
臺倒影射虛明苔封隱隱隋唐字愁殺風塵傍
帝城

夏憩龍門觀

綠陰夾道俯城東一寺突然洨河攻金碧輝煌
遠天外村蘺繚繞夕陽中不堪酷暑道傍苦復

有行厨竹裏通獨憶青峯江上客靈襟時發與
君同

承檄武試憩大佛寺值雪

冠蓋翩翩八輔椎琳宮一夜雪濛濛那堪樓閣
三天上都付瓊瑶一望中坐籍氍毹寒乍劇酒
煨榾柮火初紅子猷原有山陰興何處孤舟繫
轉蓬

西寺訪楊山人留酌

琳宮遥向九天開風雨鐘聲入暮來四海交深

聊對酒百年地迥憶登臺古人白骨今何在濁
世紅塵只漫催碌碌明朝更南北相逢客邸莫
辭杯

秋日同邑三博士二貢生游廣勝禪林

仙凡回首隔遥塵滿路寒香尚襲襟勝地可辭
十日飲畏塗消盡一生心嘉禾茂黍披秋野穠
棗踈梨覆錦林共向琳宮拚一醉銀塘燈火報
更深

謁袁紹祠

露冕行瞻春色微袁公祠畔草菲菲平蕪渺渺
車塵遠落日亭亭燕子飛村舍數經離亂後雲
山曾是昔時非椎圖感節今誰在返照迴風獨
掩扉

獲鹿謁韓侯廟

奇策空傳廣武君經過此地倍傷神路臨巉巘
聞啼鳥花入斜陽散暮春兩漢業從三傑定千
金報出一身貧瞻依不盡猶遐想柳色年年廟
食新

漢將

雲中魏尚真儒將前後英名晚更收豈謂恩深
文帝赦翻然函繫左賢頭虜來不覺黃龍猶戰
罷猶聞黑水流可惜一言能悟主馮唐到老被
淹留

三義廟

青史遥傳漢將名桃園一望入雲平歲時不改
三分氣廟貌空含萬古情松柏樓臺浮赤日春
秋俎豆儼虛楹可憐歃血園欒地歲歲鶯啼蕪
草生

呂公祠

呂公祠畔邯鄲路滏水漳河帶碧蒼萬古乾坤
浮赤日百年塵世總黃粱暗消歲月垂楊裏坐
惜年華古道傍欲把金丹訪劍客桃園何處路
茫茫

平山二青 有引

平山有龍潭二青各長丈餘大者自開元額
隱隱有唐字小者自元忽蟠結如虹掛樹或

蜿蜒偃于平地土人見之不以為訝然能作霖雨下民有禱輒應萬曆丙戌畿內大旱大中丞賈公致詞懇請用筐篚藉之而以傳于鎮城居興龍寺僧昕夕飼以麪肉且捧經祈禱焉嗚呼劉累豢龍子春搆珠世以為幻妄豈其然乎由斯以譚凡寓形于宇宙之間皆氣也皆氣皆可通也陰陽變化神氣往來即靈宇結託之未遺亦顯隱幽明之俱燭矣斯古今有盛傳焉予時牽後至府親見之因序

之而繫以詩

古潭千載屯黑氤滃澎水勢翻雷雲下有神龍似神馬起來行雨如行軍造化何心斬澍澤中丞為民通懇懃寄語三湫莫穩卧明朝騎汝于元君

過楊焦山墓

神皋迢遞帶斜曛故壘依稀自古墳諫草已曾驚補闕成名莫道未逢君樹連阡陌吹寒雨死落松楸散暮雲客子長途一禮拜春郊青靄氣氤氳

董公祠

董公祠畔邯鄲路立馬啣杯趙故城市野絃歌俗尚美歲時伏臘像如生雲依古堞沾泌濕鴈過荒臺叫月明芳躅尚存人已去紅塵弱柳解長征

宮人斜二首

一自靈根托薤宮茗芳豈竟厭塵中龍紋千載銜天照鶴馭三秋蕩海空明月但消湖上水清魂猶傍寺前風仙姬羽化人間骨寂寞樓臺落

晚楓

其二

纍纍珠宮向夜開遙分海氣接蓬萊漢家春色深無底仙子風流去不回七聖仙胎塵裏盡三朝感事掌中摧便知玉樹承恩日都付秋風浥露苔

寧陽侯山池讌集聞警有贈

侯家池館花初發感晚樓臺服倍明楚容捲簾

頻有望燕姬攀樹似含情放鷹狐嶺年方妙走馬龍沙氣不平正是華堂絃管集明朝又調朔方兵

謝駙馬山池

主第嚴扃鎖鵲橋乘鸞人去隴雲高粧樓日麗金莖掌翠幌春懸玉井桃十里芙蓉空夜月一天風雨暗蓬蒿鳳臺寂莫愁煙冷忍向閒庭戀錦袍

真定陂湖

湖上西風罷芰荷光陰又惜一年過水涵遠岸天光淨波轉斜陽樹色多緑塹數家通竹逕當臺萬井入烟蘿徘徊薄暮清霜起靜聽滄浪孺子歌

題梁氏城東水亭

吟倚高樓近水東碧窗窈窕夕陽通錦雲十里芰荷晚白雪一洲鷗鷺空人跡渡橋帆影亂女墻如帶草陰濛危城睥睨時興感累代繁華竟此中

大石橋張氏園亭

何處園亭入暮春疎帆繞戶酒呼頻嬌鶯兩過聲無賴錦樹從開花斬新近水賓朋堪笑語背城車馬避諠塵年來吟就池塘草二謝風流信有神

青靄堂成 二首

青靄濛濛館閣開星郎構此亦悠哉萬家春樹聯長陌千里浮雲抱夕臺檻外假山堪寓目池中活水足擎杯藤蘿薜荔扶疎態好共荷衣一色裁

其二

緲緲行雲戀夕池坐深花塢亦逶迤人生大塊誰非客宦邸為園我自嬉繞徑芳菲成翠幄留情泉石有餘姿簿書小縣無多事盡日長歌到酒巵

欒城見蘭花

獨憶江南蘭蕙奇何期冀北兩三枝褰簾擬有青山趣對酒真如幽谷時靜理琵琴香忽覺坐

田清夢月偏知雖然直此多羌笛肯向梅花調
裏吹

苜蓿

亭亭冠盖曉雲齊輿拂沙頭苜蓿泥共向芳菲
棲雨露肯隨楊柳逐高低誰家朱戶青春靄何
處雕鞍駿馬嘶滄海桑田多變幻茫茫烟水問
前溪

海石榴

不向春光競物華幽深庭院更棲霞實珠朶朶

風前色朱盖亭亭雨後花海上樓臺元綽約天
中風雨自欹斜擎杯晚對欄干靜月影扶疎興
轉加

祇園黃菊

請謁紛紛客巳勞籬邊黃菊報秋高地非荒徑
情何劇賦到飡英興轉豪坐久暗香浮綠蟻霜
深寒影落征袍好將幽賞酬繁朶莫向秋風問
二毛

齋中四栢

齋中四栢儼分行坐惜韶光帶碧蒼清蔭豈隨
千澗落高標應傍一樓長葉凝沆瀣承仙掌影
淨霜華老辟疆暫向啼烏共瞑匝終從鸞鳳託
翱翔

沂州有仕人餽雙鶴者賦此荅謝

素羽翩翩海上來穩知仙鳥近蓬萊借看雙舞
依官署即有高標照酒杯明月緱山秋巳暮霜
風華表影初回修翎刷罷還凝睇長唳一聲晴
宇開

謝李山人芙蓉障子

秋色盈盈冷玉容縹緲誰為寫芙蓉坐來江上
綵雲出醉擁月明翠幄重瀲灩煖隨青冥氣蕭
葭晴戀夕陽峰美人自古多情愛浴罷南樓響
暮蛩

晚桃花

翠舘夭桃煖拂池何期風露晚披離常因斜日
看花落不是陽春結子遲曼倩三将東海蒐劉
郎一入武陵時堦前狼籍知多少醉把黃金折

數枝

春望

萬里晴光入翠微東風馬上客沾衣桑間竊脂窺人煖柳外黃鸝坐雨肥花覆槿籬村客密烟銷桃岸晝暉暉莫嫌小縣無多事盡日看春不掩扉

花朝

門巷平原花外鐘恒陽春色鬱玲瓏天涯遊子歸未得陌上紅塵吹不窮白眼世情空寄傲黃

金詞賦竟誰工憑看京洛頻搔首莫向傍人問轉蓬

惜春

斬艾誅茅搆小堂逢人相訝是癡狂但知官府如郵舍那解春光總夢塲轉瞬闌干渾似錦回頭臺榭後驚霜惜花翻為花神惜可奠芳菲到咏觴

立夏

此地應憐夏日逢飄零杯酒寄形蹤道途奔處頻消骨菱芰風來忽蕩胷絲管香雲依閣度樓臺花雨傍人重踟躕薄暮寸心折何處浮雲二室峯

祈雨

劍門鴻鴈度沙寒極目兆亡不忍看簫鼓迎龍春已過農桑失業政逾難三年兩歲逢時儉千里一官俎歲殘投杖當軸倘得逐狂歌日訪鹿門灘

雨過

衙上高樓落日暉千門樹色霽霏微霜涵野屋楓林早雨過平田黍稌肥破浪錦鳧將偶去銜寒白鷺向人飛歲時共報秋成好雞犬相聞遠帝畿

秋望

秋早登樓望不迷那堪金井露桐稀日涵樹葉明于練雨沃禾苗宛似圖陌上無風鴻鴈直鏡中有水芰菱肥那堪身世分南北惆悵添園恨未歸

曉月

星軺早發春郊凈素月殘雲繫遠天曙色漸收滄海氣晴光猶帶碧林烟朦朧楊柳隨人影恍惚山河辨市廛客子不知行役苦清輝滿眼憶團圓

十月一日二首

秋色欲盡水初涸此鴈霜前征陣長製紙弄水誰家女掃土煮鹽何處郎凍雲不走山氣結林葉辭條風性狂江上梅花故園景一枝已發小春陽

其二

九月已去此陸轉凜凜寒氣天可憐簷前日色好曝背河裏氷花欲上船小縣瘠土公費省弄禁著書清晝眠不知身世他鄉寄帳望嵩臯隔歲年

冬夜有懷

析韻深嚴午夜寒飄飄風雪臘將殘寰中車馬經郵傳天下兵食仰縣官五載光陰鄉思遠百年塵跡路行難寒薰欲折梅花問河北河南子細看

丙戌都門立春

山河日煖皇都麗海嶽風回大地春勝裏金花傳近侍盤中生菜亦宜人雪消鳷鵲龍文藹酒動冠裳鳳侶頻自媿班行隨計後嵩呼萬口祝堯辰

都門除夕

豐歲嚴冬三白占椒花旅夕漫開薰風塵又向一年改華髮還從兩鬢添香火隨人追往事星河弄影下虛檐九衢待漏催車馬綵筆回朝好自拈

都門立春日同梅客生作

薄霰輕烟弄曉晴長安車馬日營營客中作客家何在詩裏裁詩興愈清侍從已傳金綵勝風塵猶傍鐵燈檠漢庭受計三年事又見春盤細菜生

藝祖蹴踘圖

筆底丹青錦綉圍五陵俠氣畫曈曈風搓翠蓋
雄丸走袖拂金鱗海日飛雲裹頡頏人羆市花
間婉欵汗沾衣可憐豪傑擅欒地咫尺唐家舊
業非

欒城閱馬

名駒大宛細針毛紫塞絕塵蹄齧高八駿龍媒
酣苜蓿六閑麟種醉葡萄可憐騏驥逢孫樂自
識驪黄出上槽莫道太平爭戰息年年額貢敢
辭勞

武場二首

黄沙白草望邊旌渤海鰥州十萬營霜樹暮添
河朔氣雲山秋繞趙王城貂璫鐵券何人分歎
錦金牌象眼驚南北干戈猶未寧英雄致取列
侯名

其二

縱横鐵騎塞垣秉一領銅章得盡觀點
制命御開柱史監軍檄下漢郎官英雄慷慨眼
生赤烽火摧殘心似丹燕趙古稱十勝地胡兒
牧馬莫南看

聞笛

西風何處笛聲清聽久閑雲一片生響落龍沙
迷北望音隨鴈陣苦南征近邊凄怨雜胡調入
夜瀟條動客情漫道山河隔萬里梅花猶似報
江城

秋宿廉泉驛

家在西南隅大河百年身世感嗚珂宦情輕薄
愁常少道氣凄涼樂轉多山葉吟風秋已盡篝
燈背挑夜如何膳夫奔走平原舘慷慨重聞國
士歌

宿獲鹿本院寺杜明府招未赴明發寄
謝

偶欸嚴程旅思牽西來山色紫荊還琴聲繞屋
三更瀚劍氣横秋萬里天豈謂星郎勞折簡偶
因月夜一參禪龍華會上君同侶莫使龍光嘆
未圓

送汪甥還里

骨肉參商隔幾秋一朝見汝斷離憂光陰荏苒
誰常健世路蒼茫客倦遊此過邯鄲仙夢繞南
懷中伯楚雲愁可憐江總猶依外未許歸梁嘆
白頭

其二

一騎飛來近小春舅甥相見酒斟頻天涯草色
還堪恨宦邸風流未是真綵蟻暫同今夕夢紅
塵猶繫未歸人鶺鴒原上秋風起弟妹瀟條各
愴神

欒城藁卷之五終

欒城藁卷之六

信陽周復元子春父著

五言排律

滇南報捷

滇域千關重妖氛此日清吾
皇奮　靈武　列聖佑　神明戈染蒼山色旂
揮瀘水聲將軍齊努力士卒盡崢嶸罔象應藏
伏攙搶一掃平已知難負嵎頻見欵降城猛密
馳珍獻蟒虬繫組迎龍旌睛燿日豹纛儼分程

海濶雲霞薄山深瘴癘縈無疆不地軸所過即
天兵百粵風煙靜九蠻溪洞貞金章新紀頌銅
柱舊標名萬里紆籌策一朝仰
覆幈獻俘享　九廟　宣化慰群生杜杕欣優
賞山河永繫盟錫加司馬溢貂插侍中榮萬禩
同書軌遐方履　泰亨頌言懷明德柔遠慰
皇情

內閣紅蓮早開翰林院産二白燕賦紀
帝德光天地王心永孝慈感當洽物阜應祇洩

靈祺鳳閣蓮開早鸞臺燕更奇錦雲騰王液素
羽化天池洛浦疑粧麗瀟湘帶影移幾枝還綽
約雙舞自逶迤暈棟承恩日龍津罷浴時繽紛
輝屋宇窈窕戀江湄喜溢王威賦歡騰陸鷂詞
薰風如乍識天女斐相隨寶閣納凉晚金閨美
日遲出污增意氣結疊煥文思香惹宮袍濕泥
時散帙遺紅霞射大内幽梦遶皇陂牙軸窺巢
煥藻波觸荇危頡頏金氣重葳蕤火星基翠幄
伊胡衛瑶光故尓期粧成謝阿主睠足護新兒

人訝飛璦過風翻黛葉披五湖呈艷態千里度
氷姿繡幕嫵春冷明苞着雨欹碧池應自覺畫
棟豈堪疑嘉瑞宜　明主清詞薦草籬更析衍
皇渥朝野載恩私

趙州懷古

日落微風起長塗一望賒看春時目極吊古獨
情懸城郭遥臨晉山河總會燕椎圖千古去盛
節祇今傳雲樹孤煙裏樓臺斷岸前不堪回首
處慷慨賦詩篇

代贈廣平趙舉人

京兆掄才日群英獻賦時人争趨嶽劍爾獨脫
囊錐瀛海呈靈秘恒巖酝秀奇雕虫緣角技聚
豹應昌期魚貫天河直鳞聯星月垂柝聲終日
急晷影暫時移此際還先覺凌雲發藻思湘靈
應鼓瑟謝草自生池德積洪源茂才高攸邑隨
殿雲占五綵月桂掇三枝寶馬秋風急金門玉
漏遅錦鑣花散馥晴掖柳縈絲鷺序鳴珂緩鵷
班委珮欹慇懃酬　主聖慷慨濟時危染翰凌

清宴長歌繞御陂三河誇選踦四海説萇詩蘭
紉歸朱檻荷衣上綠楹願舒奇距負吾道重譏
捣

送陳太學游南雍

兩雪千山歇驅車壯此行野花潜欲發細草坐
初平節近羇心感山迴客路横片帆飛渡雨攬
掉過江城玄武池氷泮烏衣巷柳輕銅龍還近
日寶馬急趨程淑景堪留賦雄才易傳名石渠
應舊館天祿盡時英萬里游司馬三都賦左生

恒沱滄別渓吳越係交盟勝集芳辰宴歌聞子夜聲想思雲外樹海鴈數天清

秋日郭棗强見招集豁然亭上

白鴈馳霜信平林思不窮為官還塞壯捧檄更山東趙舞扳晴樹燕歌向晚楓情多為梓里坐久愛秋空木落迴颸裏亭暉返照中已曾瞻比屋雅欲識隣風雞犬忻氏庶桑麻見歲豐斜陽鍾藹藹暝色雨濛濛萬里炎蒸盡千家爽氣同應憐持埸翼共欲伴冥鴻

九月應傅士招飲與蘇冀二傅士同賦

散帙清堪挹高秋會可憐滄洲疑遠岸白雪和當筵河朔宮墻邇恒陽禮樂先一時成咲傲千載聚英賢守黒遵名理譚玄覺世緣花應明北嶽酒更酌寒泉燕趙人多朴金華調有傳海潮何處急霜月此宵圓泮映雙文鳥盤浮五色煙儒流原共藉俠氣並高懸劍影横江皇文星傍斗瞻麒麟隨計暫牛馬爰知偏周易傳千載諸生託二天青萍欣雅會紫氣墮鳴絃物色中原盛文章兩浙還雙聲知沈病五字謝鍾編咫尺龍門上依稀鳳沼前晚香憐徑暝寒錦爍籬鮮會有三生幸時将六義宣蘇家元閥閲冀北豈迍邅海内時名在天涯賓禮全吳鈎與楚璧鄭重向他年

邑齋晚坐寫懷

薄暮清風度雕闌蜀錦葩燕醪泛醽醁胡語雜琵琶牒下多如負文移亂似麻紛霜盈廣陌寒鞢被平沙兀坐色将暝支頤思轉加先皇昔在

御文士儼清華年午初通籍韶正起家不覊開自放無賴被人訶獻賦悲無状燃藜祇自嗟豈期當馬壯數遘馭龍遐自信青雲杳徒勞白髮鬖何妨棲鳳鳥亦並涸龍蛇跼蹐隨時態逢迎任矣華吾生只如此世道總無涯何必權輕重寧煩較寂譁相逢莫草草不朽信非誇

高邑千秋臺

漢祚不終絶中興曆數祈荊榛三尺劍草昧一戎衣群力資籌策驅兵自指揮漁陽方露布上

谷盡雲飛稱猏心非素登壇望不違還知重羽
戴詎謂藉光輝僞子妖氛掃真人寶籙歸南陽
元帝里翹首望斜暉

喜雨十六韻

萬物苦焦潤玄冥一夕通攝提當季夏雨澤始
濛濛誰握三茅符飫驅七月霖煙光涵淺澹嵐
氣霭葱瓏大麓書稱瑞公田詩詠東焦明闚意
樂田父足頳紅豆葉肥新甲禾苗醉晚秈祁祁
披長坂細細下前峒襏襫驚白鷺筌蹄落夕虹

廿泉薦德頌百穀仰年豐漁守瞻岐麥堯時順
八風恒巖户不扃河朔飲還雄聚艾慚官掾焚
身媿戴封山頭如石走天外擬河空沛賑
朝廷惠憂民開府功素飡忝小子翹首戴神工

悼湯文學

眷我同心友青春何棄捐朱陳古不忝兒女世
爲緣千竹翔黃鳥雙桐護紫烟起家還白屋振
羽向青天神馬憐雲騁冥鴻愛翼翥風塵疲客
路濁世竟仙玄一頒當喪景示三兒竟弱年堂前

暗綵燭坐上罷華筵娓撫孫教後翻為江總憐
人生何碌碌神理自綿綿白鶴營城宅飛螢燭
簡編衣裳陳在几緗帙黯流泉薄葬松楸冷芳
名里閈賢九原如有識天路幾時還

七言排律

送子玄奉差留都

錦帆千里石頭城送別漳河濁酒傾此去應知人慷慨歸時轉見賦崢嶸古来白雪郎中出今日班生天上行十載絺交頻鄭重一時雅會有餘清災荒小縣方勤日風雨高軒見枉情懽把浮名傷老大頹将知巳報生平酒斟碧玉秋添色詞擲黄金地有聲最是賓鴻銜漢遠從来老驥識塗精官聯宗秩人文盛業本名家禮樂成廿載功名銜寵遇一時英少並縱横春風花草留吳苑落日雲霄捧漢京瀛索六朝人事改疇嚮二水壯懐驚馮唐郎署年空老庾信江關晚着名白髮青雲君自致紫芝黄竹我同盟鳫鴻西北來何暮賓主東南美自并嶽氣盡隨雙劍合湖陰還自六橋輕秣陵勝地多才子江上㩁雲吊月明

秋姜主簿招遊廣勝寺

宦情羇況兩漫漫瀟寺頻來醉裏看萍梗歲深

同旅抱松林坐夊各譚端滹沱東逝波濤急恒嶽西來天地寬索寞殘秋黄菊冷微茫孤嶼積陰寒雲山塞上看五載杯酒天涯叩二難屢下除書官不調頻驚客思酒為憔銜泥乘興且盡醉回首琳宮夜色闌

五言絶句

贈别鄭信陽二首

贈君楊柳枝瀟瀟古道裏惟應鄉里中為待春風起

其二

匕首腰間響翻為壯士憐舉頭看嵩嶽又戴一重天

八里庄别王寧晉

雷雨孤城裏山河一望中龍潭猶未動知足待春風

對李星士二首

五載風塵客看人道路傍爾來只如此不必問行蔵

其二

若問浮生事吾心何太苦車馬日轔轔逢迎正亭午

望京華二首

美人皆永夕一望銀河耿争如塞鴈來猶帶明光影

其二

何處是京華飄飄風雨餘紫微占法象清曉照誰家

郵傳八首

客中還送客誰作主人來天地俱逆旅浮生莫浪猜

其二

頻數携樽酒慇懃唱渭城年年河畔柳攀折苦何并

其三

寳馬秋風鳴飄然行幰起銷盡壯士顔都在長途裏

其四

逢迎非我意偃仰豈人情不必通名姓河南一腐生

其五

客自何方來此是長安道相逢莫從容非發客

還早

其六

萬里不為遠千里寧知近龍劍但會合雌雄何須問

其七

若問生涯事時時候客過掛冠情不少束帶恨常多

其八

別酒時時熟驪歌日日清羆卒與羸馬晝夜解長征

登樓 二首

城上登樓望傷心淚暗流鄉關何處是日暮使人愁

其二

樓高一百丈極目沙場邊處處有明月何獨招仲宣

競渡

我舟自東來汝棹從西去明知是情人相呼不肯住

祈雨 三首

四月已不雨人情但皇皇祗疑吾部內六月有飛霜

其二

鳩喚亦不應蟻出欲何為方欣作雨意忽漫被風吹

其三

滄海鯨不起天池鯤欲眠安得八公術驚起嬾龍泉

閒適

倚檻看雲日登樓望月時奚囊已成帙大半送行詩

送春 二首

何處送青春飛花過眼新黃鶯嬌乍轉愁殺綺窻人

其二

春色今朝盡鄉園萬里遙吾心隨岸柳日夜幾

千條

春閨二首

一夜東風發盈盈楊柳長千絲與萬縷不得到
遼陽

其二

白雲已極目青草尚凝煙心事一年盡天涯人
未還

秋夜

鴻鴈天空遠草木霜零落今宵誰有情清飈振

衣薄

製禪衣二首

我製此禪衣北風忽大作門外有人來冷暖何
如昨

其二

我製此禪衣秉心希玄位安得萬丈長一城都
得被

謝人饋茶四首

采采石雲英纖纖穀兩秀試問盧先生七碗能
吃否

其二

鳳嘴紅泉潤龍團白雪香維摩還病熱此味最
清涼

其三

露滴山中翠雲含石上英子虛若病渴何處問
金莖

其四

半夕寒泉水芳香時撲鼻昭回一枕涼銷盡十

纏睡

謝人饋杏二首

何處高林杏開函灼灼紅雖然方寸地顆顆是
春風

其二

佳果爛爛垂高下如眉睫秉心發深省吾家舊
世業

小池二首

池上須大醉無勞嬰世情黃金萬兩盡白髮一

齊生

其二

欸乃採蓮聲擬是江湖裏盈盈浣沙人芙蓉隔秋水

玄圃

靄靄圃中雲蒼蒼雲中樹有客愛春山終日看不足

乞菊二首

君英籬下開我酒床頭熟寒煙如戀人同來伴幽獨

其二

聞道君家菊殷勤覓數枝白衣應有約莫負錦披離

聞蜩二首

五月鳴蜩至哀哀路上柳風力正稜勁行人莫搔首

其二

蜩聲落雲際長途日色好此是炎熱時秋風還自保

鷓鴣

瑣幃聲嬝嬝珠幌影翩翩終為奇毛誤天涯未放還

蝴蝶

春色薔花叢蝴蝶飛兩兩不解逍莊周與世同勞攘

蜜蜂

蜜蜂採百花風來香無極可惜世人情紛紛重顏色

蜻蜓

夜酣花外露朝蘸水中波亦知丘蚓穩無柰世情何

豆娘

葉容深深度風香暗暗隨可憐顏色好終是妬蛾眉

霜

碧落秋山靜寒田塞鴈空定知白露變物理遂

無窮

萱

爾本宜男草忘憂更可誇東風噓瑤砌茁茁長
靈芽

菊

白露寒將至黃花秋更新莫將遲暮意翻怨艷
陽人

七言絕句

雪中有懷陳思俞劉子玄

都門一別幾經春暮雪孤城望遠津秦嶺洛川
何處是白雲隔斷海天塵

雪中有懷張惟仁惟智先輩

晚來風雪暗平沙河朔杯空却憶家此際思君
汝水上滿山開遍野梅花

奉謝梁鳴泉尚書餉鮮椿鮮葛二菜

仙圃靈椿結曉寒藤花春晚鬧闌珊惟應坐對

平章宅分得金莖露一團

送別汝寧吳別駕二首

懸瓠城高秋色遲千峯雲濕路逶迤南州十月
梅花發分得春光寄所知

其二

天涯一望草青青楊柳逢春鎖驛亭客自館師
關民瘼可知循吏出明經

大風同王寧晉宿彌陀寺

風勢易狂沙漠地兩情偏吝旱天時我欲乘風

問霖雨披雲已到翠微池

寄陳思俞十首

飄泊天涯華髮新襜帷何處傍風塵雖然薄領多俗事無地行筌不可人

其二

秋色金明一片還十年裘馬共燕闕奇游自把玄珠探日日江流聽水潺

其三

十載交游客興孤齊門何事重吹竽只今海內

尋吾黨猶憶呼盧舊酒徒

其四

五侯七貴鬪豪華急管繁絃樂似車可惜王孫芳草盡不知春色向誰家

其五

此里闌干錦綉春花枝無賴妬游人羅襦此際憑誰話回首十年漫損神

其六

新詩麗賦滿奚囊河上樓船春晝長莫把浮沉頻借問知君身已脫寧羗

其七

中原萬里九河空擁節揚帆意氣雄白日紅塵浮遠色逢人來問是山東

其八

雄劍分飛北斗光夜來寒色映高堂三更起舞家人詫不是窮交淚不長

其九

蜃氣秋高海市清漢家旗鼓建專城天涯莫恨

同聲少鄴下虛傳七子名

其十

更將轉餉擅風騷日倚纖雲動彩毫河上錦帆秋水急　朝廷今倚范功曹

寄子玄二首

紫芝山上紫芝肥朝采松花暮采薇手弄白雲秋色好與誰共結薜蘿衣

其二

紛紛車馬薊門塵莫戀家山景物新我自長筌

雙眼過相將俱是鬧中人

贈思俞 二首

知君授鉞大河東一見除書問畫熊三載漢庭
街寵遇故人猶滯右扶風

其二

義珠山色雨中開三月潮聲海上來吳越樓船
晝夜走轉漕原是濟川才

贈李山人

詩神畫意豈徒然不信王維後失傳手把玉環

空係臂漢川江上夕陽天

贈秦生

高山流水是知音一別鍾期何處尋我亦少年
得意客十年坎壈到于今

送蕭進士赴部攷選 二首

正是倉皇行路難當年心事暗相看朱絲繩直
誰能諒秋隼風高莫浪彈

其二

此日遷官捴不論知君三昧悟來真浮沉縱識
青雲器潦倒終慚白眼人

送蘇廣文署篆隆平 三首

梁園雪賦意如何回首恒南負薜蘿莫許牛刀
今小試武成聲借比隣多

其二

人言蘇軾是天才汝自眉山占籍來官邸東風
應舊識隆平幾樹野棠開

其三

公車今日識梁書東魯絃歌風尚餘莫問花封

春事好滿庭芳草共懸魚

送楊醫士入京

郢楚家鄉江上天京華為客幾經年逢人謾說
窮塗苦剩有青囊不用錢

李山人同蕭涇陽過欒城輒先馳去作
此訊之 三首

驪歌日日暗消魂楚客經過暝色昏知是馮驩
彈鋏處三年猶在孟嘗門

其三

老去還看上苑春青山獨鑒客遊貧已知横鶴無愁礙定屬雲霄得意人

其三

十年長裾曳秋風又向燕京任轉蓬白璧黃金着物色酒徒無日不豪雄

祇園諸文學小集 四首

仙風天上動雲璈酒滿金巵賦綵毫恍是西園公子盖相逢鄴下總劉曹

其二

翩翩文采度秋風慷慨腰間一劍雄今日啣杯莫辭醉明朝騎馬各西東

其三

趙壁盈盈沱水秋相逢青眼贈吳鈎清風明月常相憶芳草白雲迥自愁

其四

風日瀟瀟易水潺荆卿慷慨度秦關可憐誓死英雄氣争似相如抱璧還

寄謝薊州柳廣文餉薏酒 二首

薏酒春分自掃愁稻秔何處是南州欒城此味無由得鄉淚因君只暗流

其二

煙樹寒雲滿薊州漁陽鼙鼓塞垣秋春來江上亦多釀不是步兵不解愁

賜宴夷人 四首

群公陪宴賜明光虎豹千關儼列行自是邊庭烽火少太平天子御衣裳

其二

杲杲扶桑日出東九邊無地不春風莫憐賞賚黃金侈争似河干白骨空

其三

闕下蓬萊御水隈獻俘享廟大筵開將軍莫問封侯事今日單于賜姓來

其四

士卒休論白馬功將軍不盡射黃熊城中金鼓連風起天上旌旗射日空

謝人餽羊皮燈

燈製羊皮七寳粧誰将明月掛虚梁須知定有氷壺態不是華堂不敢張

秋興六首

八月飄零九月來一秋風雨共登臺龍沙殺氣連營重諸将干戈却日回

其二

碧林丹樹染晴煙霜葉銜寒最可憐寄與繁華車馬客莫驚不是艷陽天

其三

背郭山城古寺臺白雲秋氣鬱崔嵬故人千里

遥相憶搖落千峰暝色來

其四

漢苑芙蓉玉液東仙人海上一帆風建章宮裏正秋色旅食年年媿轉蓬

其五

楊柳飄綿芙蕖老梅花江上含英小西風黄菊自清芬不向尊前怨潦倒

其六

村籬闘闘萬人家東望滹沱入暮斜何處笛聲好明月中宵聽盡落梅花

偶成

獨立蒼茫見夜闌還須杯酒暫追懽他鄉亦有宜男草留與春閨帶笑看

自覺

長安花市日芳妍倚閣長途撥午眠此地坤靈一屬我更于何處訪神仙

漫興

仙掌芙蓉日色開薊門春水泊天來黄金名姓

麒麟閣千載誰登郭隗臺

遲卿信不至四首

露下天高秋色寒西風吹動曲闌干懐人意在天涯外縱有征鴻到亦難

其二

恒山萬里入秋妍風雨瀟瀟客思牽一室浮雲無定象黄花歆賦媿嵩巔

其三

長途曉日綺塵香河上花枝照夕陽無數軒車閙來往逢人相問是同鄉

其四

塞草經霜塞馬肥玉關金鎖振戎衣一年荏苒秋將老惆悵衡陽鴈不歸

出塞曲 四首

塞上西風吹夜涼十年征戰苦遼陽城頭一片西山月猶似征人馬上霜

其二

漁陽鼙鼓朔風哀落日黃雲海氣來馬上琵琶彈不得寒沙半掩受降臺

其三

胡兒終日唱胡歌生計并從馬上過聞說閼氏還款塞琵琶調裏怨聲多

其四

馬蹄蹀躞動胡塵赤日黃沙易水濱此際長纓欲罷請成功垂手是何人

曲陽鬼圖

怒髮猙獰橐韃懸陰陽變幻總堪憐丹青欲使奸回懼圖畫分明為世傳

羑里城

一上羑城思惘然江山空抱一夫眠三仁已去殷墟廢西伯獨留演後天

井陘曲 四首

韓侯自度井陘軍猛將謀臣彗似雲漢室江山從此定左車何事計斤斤

其二

陳倉暗度捲三秦壯士東歸意氣新可惜酈生并鼎鑊韓侯自是薄情人

其三

南山北嶺矗峯巒鳥道崎嶇馬度難一自登壇授節鉞何人能復救邯鄲

其四

晉趙平分虎豹關龍旗日指萬重山未央宮柳年年綠廟貌空留此地閒

四鄰詩 四首

冶河西接㡿泉隈址望封龍鎖暮哀九曲風雲
從地起千年虎豹自天開

其二

趙州樓堞鎖笙歌曾逐繁華天上過盛節祗今
滄海變長塗依舊夕陽多

其三

槀城東去路何如十里芙蓉夜月虛野草春泚
不堪問戰場今日是民居

其四

西去高邑溪水流千秋臺上暮雲收行人若問
陽春曲近日新成白雪樓

寄隆平

蕪蔞亭高秋色寒古祠千載映花潭雲山只赤
不能到始信人間行路難

憶賢山寺

背郭山峯三里餘白雲秋色護僧居煙林五載
空懸想塵俗于今還是予

寧晉李駙馬園亭

主第差峩環翠池朱樓十二晝逶迤如何一任
游人往蕉葉昌蒲醉寫詩

寄慈氏寺 二首

曾叅空門七揔香十年塵跡冷禪房諸僧老盡
無人識猜點西風問客床

其二

曾識劉現是慱徒少年心事亦堪娱拂衣仗劒
從兹去不道于今誰是夫

長亭柳 二首

飛絮縈煙弱可憐長安孔道馬蹄邊當年曾解
携書去回首風塵二十年

其二

曾識長塗客舍清吹來手上獨含情誰知今日
春城裏者莫學人唱渭城

鷄鳴曲 四首

鷄聲喔喔鳴鄰里赤日紅塵竟何止美人樓上
曉妝臨多少春情繞與起

其二

樓上羅襦映曉寒春花秋桂結同懽大家擲沐
出門去莫作南華夢裏看

其三

陌上行人拂玉珂西陵一望是漳河誰家公子
多薄幸不贈黃金贈薜蘿

其四

莫将遲暮怨西風得失還看塞馬翁南海明珠
一把贈美人只在鏡湖東

春宮

玉真宮裏助精花咲倚雕闌問錦葩一曲霓裳
五侯第不知春色落誰家

秋宮

長信宮中草木黃披衣和索起徬徨斜陽樹色
閒簫鼓何處君懽正未央

閨情

休将瑤瑟怨知音江上風光媚晚林鳥自鴛鴦
雙比翼花開菡萏本同心

夜月

一片氷輪海嶠飛孤城照盡上人衣故園此際
秋風起帶得南來鴈影微

春陰二首

煙草菲菲石徑斜春陰嘗傍客愁賒瑣窻睡起
聞啼鳥醉眼糢糊看落花

其二

青青楊柳上芳洲雨過西山水咽流日莫微風
吹百草蒼茫何處是封丘

三月二首

名花春拂錦雲翻葉底晴雲杖履繁君是東君
成愛好相扶同到辟疆園

其二

亭上沉香翠羽飛一尊青靄封斜暉何人更解
清平調回首東風往事非

萱草

嫩葉初擎金鳳花盈盈玉砌蹴春芽東風餘後
還應覓自是偏承雨露賒

杏花四首

一別鄉園度幾春今番又見杏花新天涯無限
奇遊者俱是花前潦倒人

其二

明苞初綻小桃紅盛放頻繁雪照中猶憶曲江
池畔客年年心事與君同

其三

一樹濃姿古道隈曉來清露重徘徊柳綿桃綬
深相亞好去同移上苑栽

其四

暈臉盈盈不自持仙葩原種曲江池坐中客有
無窮恨爛向樽前一賦詩

栽菊

灌井分畦事已勞春來仲蔚長蓬蒿不知今日
東籬下多少寒英佐酒豪

紅蓮

春後多棠別艷欺盈盈意氣晚披離朱華亦是
天香種星月池邊暗有思

笛

何處笛撗入暮聲惟應旅客獨關情琹堂亦有
三更月爭比梅花一片清

六言絶句

贈應國佐

絳燭高燒絳夾青藜不厭青氊已躡雲霄萬里
還操鉛槧三年

贈蘇肖王

借問蘇家司業何如鄭氏廣文展武寗懃百里
操觚直破千軍

贈高子循

白日空齋首蓿春風化雨門墻室聽簷花永漏
池添泮水生香

臺頭寺 二首

雨色浮沉天外松陰繚繞橋中石徑千年繫馬
蒲團永日譚空

其二

古碣盈盈侵蘚高臺嫋嫋生煙苦殺三年吏事
閒尋半晌僧禪

鄉思 三首

緲緲雲山一望茫茫京洛十年可惜小窗花雨
縈成廣陌楊煙

其二

綠樹江南催棹紅塵冀北鳴鐘覧鏡獨慚後照
逢人羞說先容

其三

强飯庖厨白麪厚顔塗路紅塵十載功名不薄
百年心事難論

東郭 二首

山郭週廻野寺人家委曲煙村三載重來此地
不堪景物銷魂

其二

柳綠桃紅何地燕飛鶯語誰家白眼随人縱酒
青萍到處看花

賦

渡滹沱河賦

東瞻封龍西望太行星分畢昴地切邢襄跡源晉洸澨滓趙疆自土闗袤亘而扼搤由鴈門邐繞而汪洋潢瀉三輔攝揺八荒寒日奔沙悲風斷航余將随執事以求渡忽長年㯶艤而告余曰惟洪波之浩瀚䚕龍毋與貝胎遡中原而緬邈控上游於蓬萊飾蘭橈桂楫而欵乃馭潏瀷漾灝而徘徊勢萬頃而靡盡流百折而不駭似

迅弦而發矢恍矯翼而飛埃當其北陸圜轉朔氣閉凝水涸石見寒沍成冬駕杠梁于晴蜺偃浮墊於蒼龍邁行役之䐰胼望明星而鏗鍧既艱難而跋涉免踣跙而迫窮念皇恩之優渥亦司命之權衡别有糾紛孔道迤邐脩程遠柔邇來遐征近攻帶甲百萬襲賊十重盧龍之兵起㜸鉅鹿之戰未寧邯鄲之圍不解魏愽之将横衝隘三闗阻百城襟馮翊帶扶風罥林蔓而環繞響訇磕而湃澎慘陰晦以汨泪薄霧翳之寘

寘趨艦艘而進發障舳艫而蔽空甫潺湲而汚滆逾溷汧而漼泓渢渢乎瀁瀁乎涺涺乎淪淪乎漶漶乎若馮夷御風而不知其所窮爾其斷岸殘沙遺堞古塹鬼火晝明金銀夜爍銅駝巇嵲而罔完鐵戟磨洗而難辨音塵徒懐英雄增嘆嗟腥風兮既淪辛桑田兮未變日出霧起滙海瀊而縮盈岸塌堤崩杳辰霜而濮渙遡桑乾上谷之潛想盧溝涿鹿之戰滿滿汹汹漩漩𦼮𦼮䨴䨴雲蒸汪濊郘沸戍壘索莫陣圖淩替磧

煙夕空林月東出山木慘而根哀魚鳥怪而驚適楚閩之貢賦挾山東而達乎滄海吳越之樓舡經漕河而躋之燕市江山繆乎相望豪傑竟乎安逝吾日操舟而待亦何求而不足余日子言近矣古今千載浩浩寘寘黄霸氷合乃在此中子生長于斯盍再為我言之長年復停橈而告余曰當夫西漢焜燼東漢奮興漁陽飛檄上谷征兵諜臣雲起壮士龍從黎庶塗膏日月晦瞋稱僞侈號假王僭名於是成都天水甫殄盆

子王郎横行光武求渡而勢窘黄覇一夕而氷凝夫何天心之陰隲兮遭厄險而夷平感王者之不死兮知與河伯而争功驅士馬而咸濟兮戴棘羊之威靈望郛郭而駐蹕兮入洄洑而履亨建大號于高邑兮千秋封而峻嶒播龍轟于南征兮悉鄧禹之經營逮夫隗囂授首公孫就戮雲臺中標王關西固真人之寶籙重歸炎漢之洪基恢復而當其時也若狂瀾之罔制危波之常去欲横飛而結縉求順流而猶豫即濊汰

其軫轄縱汔涸而鏗鋃秋早無霜氷凝奚自鯨鰲出沒魚龍噴戲即囊沙之智空懸雖焚舟之計亦弊則東漢一十三帝之丕基將遐乎其莫聞矣余曰噫嘻撈人其知言哉夫命而在我黄覇有合氷之神道或不行孔子有乘筏之嘆故知天地之大古今之久時至者易成機失者不偶浩浩我舟泛泛無涯擊楫中流泊浪如花於是扣舷而作歌曰黄沙漠漠兮渡滹沱古今漫漫兮竟如何逝者如斯兮催長波催長波兮人胡多

秋風賦 幷序

余奉檄來鎮城居于郭東田龍觀道士彩雲進余曰恒嶽之下贍七月秋風襲襲矣子牽于公家役同事者未至盍爲我作秋風賦余曰是可以見道矣夫大火西流秋以識成也風以識氣也其在人身秋以屬金也風以出火也子之抱元守一進陽火而退陰符其秋風之義乎是故釣者投竿而忌影漁者得魚而忘筌斯震丹有

真詮焉

歷駘蕩之迴迴兮惟秋風之堪悲野日晴而復霽兮原燎閒而無輝覩滹沱之淙潴兮望太行之崔巍川隰振而颼颼兮道路感而凄其晨鴈唳以斜行兮塞馬動而長嘶群獸斂而避跡兮蟋蟀唫于房帷桂枝飄然而散馥兮黄菊綻于東籬白露零而萎蔽兮浮雲翳而常披別有王關皓月紫陌征人朔氣繞結寒飈横侵慘閨帷之牢落兮駕辰霜而傷心念塞垣之迢遞兮欲

寄衣而無因洞庭水泂錢塘潮湮長信之草盡枯長門之怨未伸黃金徒侈乎詞賦朱絲難望乎君恩若夫滕王序送梁園賦陳陶佩巽仲乎八翼元規徒擾乎清塵懼瑶華之不敷兮攬宿莽而瀟林竟中志之睽違兮載瀏㴔而傷神豈陰慘之漸升兮遡造化之互根陟崇阿以肆游衍兮愴世事之難論嗟予之不淑兮撫年運而懋懋懼脩名之孔弛兮感歲華而惟新一聆子之音兮懷慷慨而振振于是道士者悟而喜復

命予作歌以繼之歌曰風之來兮侵我衣裳白石瑳瑳草木緋黃風之來兮侵我長夜瀊㵝如馬瞿塘西下宴中有物物中有理取而譬之逆者鑒矣

縱梅賦有序

有客自南來携紅梅一本朱色千葉高不盈尺而盤旋紐結若蒼龍之狀予見而悅之亦欣然相贈越明年一枝橫東北長四五尺而虬莖指天客曰是可盤也不然者與常梅埒耳余曰大塊匪勞小智徒鑿汝盤之我縱之固其宜矣必以滛巧而戾物性之良違天和之粹即覆盆之未遺亦周身之太劇哉因為之賦

洪鈞駘蕩流化烏裔天丘順其賦象地澤疑以蓁蕤春何地而不花花何春而不飛排金臺之紫霧啓玉署之晴暉既發揮以外揚合纖巨而奚違卓彼有梅慭兹獨揹殿昨歲群芳之後占今年萬卉之先花飛壽錮曉凝粧于妃子寒生

庚嶺恣幽賞于仙玄萬里懸音瞻驛使而寄遠三軍消渴振國步而從前若夫西海丹林南天玉樹蟠枕拱把建木盈柱扶桑日敷靈药月蔚戢天上之禎祥萃人間之珍異風飈雨霤乾闔坤闢承此光華拜其嘉種玄圃煙深丹原露重翳紅綃於錦簇綴紫玉於香叢暈臉低垂終衒人謀之巧芳心暗抱坐傷天賦之容錯其根荄恍丹陽之峙鳳攢其質幹婉滄海之蟠龍氣挺挺而猶在色矯矯而相從顧何求而不足每自

衡而易窮達大塊之習始受抔土之一封舍洞巖之遠壑倚庭廡之長松别有山鳥登風洞猿嘯睍霞莊雲臺石寳泉澗悲景物之泬寥慘幽獨之妄幻亦幸斤斧未傷班倕未伐凌寶砌之惠風帶雕欄之皓月發騷人之蔚藻啓翰墨之超越恐其拱把有象乍壤難勝天窄靈曜地限炎蒸坎壈兮大造抑欝兮弘濛以故破其盂㪚其止緩其外䟽其裏莚雲霄之意氣散晝簷之渣滓既而塞北天寒江南地徹青陸向而鶯轉

朱陽升而凍裂一歲而青陰數畝再歲而花樊萬迭或清潤三友或子綿百結蒼枝紅萼露華葯蠑芳林碧幹紫穆雨澤徘徊茂埡離離失玄都之錦灼灼陋河陽之藥仙楂無光金莖易折河移漢没披歲月之芳菲署去寒來識幽貞之操節若夫皇慈地注聖渥天流宵衣紫禁旰食金樓惻亮塵之侮人輿説霖之有秋趕煩炎于窮壤旰芬郁于十洲則排閶闔掣雷電儷鸞掖之清標翊鳳池之明練擬蠶叢荔枝之來恍湘浦橘橙之獻散馣薆於東閣凝繽紛于西苑洵異實于鰛鯿濟䚡鱗于雙桂顧屈伸之有時胡俯仰之莫辨

雙桐棲鳳賦

桐兮桐兮生于高岡鳳兮鳳兮振于朝陽紬彼植雙桐雙桐何所取先生立别號毅然定居止不将御史之烏帝不将廷尉之雀飛識大隹與青鳥辨山鷄與長離月臨桐影風傳鳳鳴伶倫一奏簫韶九成桐何心于待鳳鳳何意于投桐

抑胡為而若設因之乎悟理數于不窮若夫矯其文翼挾其衆子飡霞啄露爰飛爰止或飲碧沼或浴醴泉惟竹之實惟桐之煙至其道已感乎尼父德衰歌于楚狂業徘徊乎漢渚将振俐其文章方脱跡乎丹穴更憶巡于嶧陽别有承恩仙圃街命蓬宮披玄天之寳籙駕滄海之芙蓉是以馭長風振八翼枳棘非其所棲岑隅非其所適方挾日於九垓亦驚人於一出

噠賦

人秉天地兮元化無爲氣乘陰陽兮噓吸惟時
緊靈宇之結託會視聽之希夷既周身以榮衛
御中和而驚提胡兩關之相薄詎六府之潛窺
爰慘懰而形慘倏抑鬱而涕垂亦有秉情恍惚
結心憤恆近牽情人遠悠謗口痔哽咽而繼續
復氤氳而涕懰懼朱雀之見鴳反肺炎之被偶
若夫逐臣踩躁兩蔽風團孽子割折地北天南
頹銷華落高塹畢蟠露中野之瘴癘隽辰霜之
迢迤既因憨而夷景每中推而染鼻聲浪浪而

欲奮氣縈縈而思閉繞揭天以發揚終臨風而
疇躕或迅速以自攻或咤嚀而不出爾其後身
原隰牽命春陽情涸涸兮惡愢懷憧憧兮烈傷
欲廾心而却捨直翹首而何將覬百骸以攸豈
幸一噫於田光隨載歌以載咲嘻而色而而康

秋成賦

惟今歲之有秋兮欽天之恤我下民戴帝德之
逌天兮庶昭諶之惟殷泊地主之露晃而郊行
兮寨檐帷以諮詢當連年之徂旱兮土塏塏以
蟲蟲值嘉禾之實茅兮復濡澤之濛沉恐陰沴
與陽沴兮俱二儀之盭臨豈天之不終我民賴
兮顧神理之泯泯仰大命之近只兮百物蘇而
芾蓁谷有雙穗與四穗兮陋張堪之漁墠樹務
務而果纍纍兮藹四野之氤氳修報成于西郊
兮儼田畯之明禋農望盻而埶款兮舉首加額
而相親父老酡頹以牽乎兒孫兮坐長坂而閭
閭躋原野之崢嶸兮覩黎庶之揚塵氣鬱葱而
穆豈兮何彼茁之駢臻聚明星以嘒嘒兮旋陰

翳而霖霖夕淫淫其滂沱兮晝杲杲而旭伸緬
百卉之不耳兮胡靈澤之宜人甫家給而人足
兮無逮捕之桀氛鳥怡怡而匝木兮獸習習而
斯馴虎豹避跡而狐狸無媒兮文蜮匿而安侵
亂曰連年亢兮陽鬱蒸今年潤兮百禾成百禾
成兮戴神工戴神工兮遂民生南村有廟兮北
村有塲社鼓動兮長幡揚長幡揚兮報吾　皇
修歌舞兮儼衣裳牲醴具兮玄帛將降其澍兮
永以康

鴟梟賦

周生署中夜焚香讀書漏下二鼓有梟鳴焉童子進而颺言曰鴟梟揚揚集于我墻請主人彈之弗應無何進而颺言曰鴟梟揚揚集于我桑請主人彈之弗應無何又進而颺言曰鴟梟揚揚集于我堂請主人彈之亦弗應童子者二三人相聚而泣曰梟之為鳥惡鳥也其聲則惡聲也集于山林草木無光匝于樹柯衆鳥皇皇見者作惡當者不祥其咎乃大厥發爲殃耶成湯

之仁祝網弗誡雖孔子之聖有弋斯張主人舍之而不問豈有壓祛之術乎抑其心受之而任其所侮乎余曰嘻嘻爾童子聽之元化駘蕩有命自天冥冥之内鬼神執權惠迪從逆物何與焉彈此去彼比鄰禍延不如靜俟和德以宣叔孫斷蛇大義昭然童子弗繹余復曰惟人作德惟天降妖妖有所指豈漫相招惡音斯厲讒口方饒去不為幸來則自朝見怪不怪其怪自銷明日東路邏者拾一死梟獻于公堂余曰是非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乎昨何崢嶸今何狼狽羽鏃貫身蠅蚋姑嘬我不殺汝人竟汝害四海之廣天地之大大道所歸其究必仮衆人所指其竟必死命左右瘞之是夜夢一皁衣道士俯伏待罪堦下而謝余曰詎期誤犯臺端不咎我不殺我反瘞我耶令我于地下衘結矣余寤遂擊缶而作歌曰鳳兮鳳兮聖世禎祥梟兮梟兮作慝降殃為祟人家恃有羅我不張羅可柰何亦惟盡余之衷兮又焉往而不得其所活于

是童子者亦悟余懽然命酌而大醉

辭

擬招魂辭 有序

詞為康靈壽而作也子秀浙東冢裔負奇距溢服泰産登嘉靖甲子鄉試上春官數被放志怏怏弗得也心私喜貢禹司馬長卿之為人以故好奇游戚結納一時海内士藉甚焉癸未季春予同赴銓曹應調選子秀先予二月授山西聞喜令甫二禩以公家事牽于首鼠同輩相軋觀風者訾之丙戌春得薄調靈

壽民梗頑難治子秀圖改弦轍則委曲摩撫瘵疴疾痛若由已出豈不稱良吏哉泊畿輔之地輦轂相望上官鱗次雖議論糾紛而公道昭炳部使者按治狀子秀稱最焉固安令梅客生嘗貽書予曰子秀得足下不孤矣幸勉藉是望夫司馬辭漢庭游梁一見鄒枚遂驩然相得此曷以故夫同聲者應同氣者和同窽者浮同圓者轉理有固然自予與子秀之遘于鎮城也甫一歲耳同輩咸嘖嘖謂予有宿好自是而公後相牽輒貫緣行李至曲陽則同陟恒嶽之麓探封禪之原至獲鹿則同吊韓侯之祠覩左車之跡至贊皇則同登太行之巔覽黃沙之嶺至趙州則於蘭相如回車處廉頗李牧墓冢行營得周覽殆遍焉自是而信使相屬絡繹不絕人稱莫逆云今年春忽搆小疾予使人探之猶裁荅周悉遂不為意屆三月忽訃音至一夕而作古人嗚呼異哉夫浮生之景有久暫道義之交無生

死唐之季世柳宗元劉禹錫號為死友即末起叔文之疑倉皇南北而曾不少變夫生人而名死友言其以死相許也今子秀先予死予安敢不以死許子秀而少變其有生子秀有知當于地下一掉臂矣因吊以辭

維欒城之逌振兮良溝消消迴部壤之翕鍾兮惇物巖巖曷美人之靈穆兮家學淵源緣蘅白蘋以結紉兮繚之以蕙蘭憶虛出而實歸兮將欲迈乎桑田滄陁兮朱海太白兮洞天思若華

兮蕆䙝詞如澧兮丼泉胡一夕之弗軫兮霜露凄下乘四氣之摧薄兮哲人萎焉零芰衿兮珽砌飛貝闕兮金蟬望靈車兮魂越陳桂俎兮心酸欽惟神之陟降兮席爛爛以霏霏異容裔以升我堂牖兮披九華以桓桓當白日之咼戫兮倏奄忽值昭灼之鄂鄂兮謝塵寰嘻其鬼乎憑乎雲物之紛櫌乎暗幽土之嶮巇兮而不還或恙懣以自蔽兮同楚儂之憤捐先中道以徂落兮擲文屐之芊研兒孫席承乎纂訓兮異先子

之矜憐耿長塗以浩浩兮灑血淚于河干駕玄駟馭文驂慘朝露悅夕煙紛芬芭兮揚錦纖拊鳴鼓兮泣絕絃欻耿耿兮不終日望九逵兮掛長幡帳秦隴兮霜麓瞰五夬兮秋原霽朔颼兮雷溝雲黖導龍首兮訟楊河翻倘靈宇之高託兮遂仙軿之遊懽又安知其四方上下疑所廸之莫究兮非竿乾與震旦吾當孔道其為我妥一夕之香薰

嗚玄辭

彼蒼清通其霛覆兮詡體物而不遺鑒臣心之憒悗兮脩頫顉以陳辭敢抑情而讜之兮爰矢心而降蘉繄臣自癸未乃飭駑駘而此邁兮復躑躅而躊躇祗皇後以遐征兮導星躔之冀陂日春秋欒書之采地兮當九省之通衢紛簿書之叢委兮兼上令之併急轂轆痛而日疲兮厭道路之脩馳澀厚顏以傴僂兮儼長跪而如斯復連年之災沴兮擔簿領而悍怏胡瘟疫之仍為厲兮賴藥餌之潛回詎收骸以薄殮兮慮飽

飼乎鳶魚豈沾沾以自好兮惟帝靈之愍而既振振其隤靡兮仍加志于氛遺遂衎衎而自得兮異秩秩以清夷亦有泰山東海瑞鳳祥麟休休碩輔俞俞臣鄰芷香可採蘭臭斯芬秉休休以漠漠兮紉芰荷而虛襟亦有遭逢塹罡叐褚横侵儺䁴駛駛詨口囂囂視燕石為璞瑾寶蔽箒于兼金屨一舟而矛盾兮譏裸裎于浴盆蝸涎盡而自斃兮鳥賊墨而驚人羗不攻勝捋排天門而敷奏兮倏大斗乎九閽慚非長門之多

金兮竟齬齬而難陳于是披捆誠于蒼穆兮希赫鑒乎此因信薰蕕之不可以涸處兮尚恍惚之若聞又跧伏而待命兮曰小子帷予之訓兮嗟生齒之揔揔兮奚啻萬彙之靡齊委纂篇于玄宗兮豈司命之所宜胥禍福而相為倚伏兮豈不聞塞翁之馬嘶帷君子能順受其正兮任横逆之來貽恐大道之詫昧兮更誓盟而思帷胡兢兢于偶爾兮合芥蔕于睢盱旦居東而罔忠兮孔遇暴于匡邑苟駸駸于至理兮見惡人

為我師于是心悅然其若振兮身盤迴而徙倚契冥冥以眷佑兮予將終修能以俟之

頌

秋祀頌

於展孝思明德是依霜露孔凄 帝丘崔嵬洪基永培慶其大來洵奉 兩宮式潔粢盛誠意天通龍旂所向春陽蕩漾 綸音屢降金吾奉職臣工凛厲倏蒙 欽恤復憫徒兒搞賚惟時湛恩渥慈 垂念胈肱 勑復昌平四震懽聲玄德瓊遐覲此重華 神人胥洽

大峪頌

嘻惟我 皇綮睨永昌豫定壽壤萬年斯秩筮龜得吉洩其神秘南峙天丘陽煦時流明堂孔修 昭陵是止群峯崛起赤霄平倚萬寶功成六詔烟清地呈厥靈乾闔坤闢瑰瓏紫氣瑞藹無極後 勑臣工歸德 兩宮仁孝攸隆 大肆 欽恤省刑蠲稅 皇渥遠被最曰茂哉邑遂九垓萬年永培篤我 明佑椎圖斯搆曆曰 萬壽

嘉禾頌

皇載丁亥月惟孟陬載錫東畝嘉禾報秋寒露斯降風來以柔　皇恩殫渥　帝澤宣流雙穗百本肆穗十頭靈棋內蘊精華外收昭我皇穆寔維　皇休昊天棐沈民惠用周既登既濡如雲如裯神不愛寶伊誰為謀於嘻庶徵惟德孔修克諧　帝命一明堂薦羞

箴

節飲食箴

人主一身寰海瞻繫癢疴疾痛皆由己出養身之道莫先飲食一無所節氣憊神疲無養無愛聖凡同情任其所欲斯戕厥靈志以帥氣氣為卒徒御之有道不失其初五味爽口戰之難克常勝在我厥餘易賊主翁無邪發于四肢睟盎充凝百體自舒易節飲食書戒沉湎先聖格言永為龜鑑

養精神箴

天子高居宰執萬幾三光順度四時協宜包羅衆象大而無極日運精神靈為形役既役其形天真已散此更不養不知其漸玩物伐性能移精神臨深履薄周文小心外荒于禽內荒于色罔念一狂精神常竭精焉一充神則自生精神會合萬化通靈一人有慶宸衷天啓惟懷永圖萬年至止

記

脩欒城壕隍記

欒郭之外有壕塹四埂不甚闊而水湛且深自迤北二十里冶河鋪發源由張村王村柴村灣環曲瀉以達于壕亦有源之水也壕未竭時有蓮有魚當路者往往檄取鮮鱗供厨傳候諸貴人而縣令簿尉亦多需此以少寬小民之力至萬曆七年天旱迄十一年尤甚小民爭採取藕本貿易糗糧以故土浮膏虛淤溢填塞加以人

爭捷道輸蹄往來遂一望平地矣余自萬曆癸未八月之官謁神受符後循故事登城詫曰是何欒城無池隍抑從來舊耶左右援實對余慨然有脩緝意已而詣二千石拜堂下受約束宜令曰居官之道守為上才次之帑金不得擅動民力不得擅役若夫土木營繕動輒有愆晝慎諸至冬十一月會御史大夫宋公奉明勅下令曰郡縣城池不時脩輯勿致大壞更新耗財不貲余扼腕嘆曰遵約束則違勅諭遵勅諭則違

約束柰之何兩不相背而相成哉不則荏苒歲時拘攣匏瓠則欒城無隍矣遂詢謀于衆曰百姓用土採于何處曰城之鄙或四五里或五六里舁致之甚艱往往以此聚爭興訟余喜曰是可為也遂弛其禁於民任其取土不一閱月池深五六尺惟于町畦不平處聊督鄉夫趙治平之俄成大壕水浸漫四出東南闊七丈深一丈二尺西北地稍狹闊四丈深一丈又正東為水瀉處諸山之水一直傾下而土埂新築易以崩

塌乃復作石閘石故廢寺墟亦罔費直闊四丈三尺深一丈一尺仍沿堤植柳樹數千池中栽蓮工竣督程義民官任朝觀請紀其事余曰紅塵白駒舄異朝華朱紱青虯爭如夕露即堯禹平成之烈而今安在哉雖區區小勣沾沾自好浮雲過眼重濬者又接踵矣觀請益堅子不克辭聊以此識歲月

傳

武安節義傳

當歲在萬曆丙戌兩河苦旱而存扶風三輔之地為甚先是甲申乙酉海內之報災傷者如關中河南並饑以南河以北歲俱不登已經各撫按題　請蠲賑至是災沴連仍民不堪命自正月至四月日色如雪狂風蔽天土膏焦枯草樹皃竭大道之上非餓殍之枕藉則流移之絡聯雖　聖天子德意屢下惠渥覃施然杯水車火

安能有濟乎而河北諸臣奉行保甲甚嚴以故綠林不警聚哨靡聞四月幾日有武安士人不知姓名挈妻並二女一子往河南就食其妻亦舊家女有姿二女一八歲一五歲一男方三歲跋涉艱苦馳頓荒迷加之枵腹餓腸形顏顦顇去縣方四十五里樹影漸西斜陽在道夫忽語於婦曰義與死孰重婦弗荅緣是以數日之內夫常嘖嘖然婦已省之惟恐齒頰少緩成夫之悪念也復曰鬻一口存四口兼活五口非上策乎不則飽飡鴛鶖之食使夫妻子母為脩塗之餓鬼原隰之寃魂吾死不瞑目焉妻復不荅夫知其不可奪復曰鬻一兒活我夫婦兼活伊之姊妹非上策乎不則白骨枕沙腐屍藉草是我夫婦之命死於天兒女子輩之命死於我一家五口長夜漫漫吾死不瞑目焉妻忽瞠目怒視大吽曰君得無太忍矣夫鬻我不為商賈婦則為狂夫妻鬻兒女子不為人之螟蛉則為人之厮僕與其骨肉離棄而苟延旦夕之命孰若生

死一處而同詣永夜之懽此去武安不遠雖死於道路猶死於鄉井夫人孰無死也惟患死不得所與禽獸無異有忝所生耳彭殤一逝又何疑乎言畢顧頟涕瀏不已時南北行道之人觀者如堵夫促之行又五里瞋色在天矣夫復懇之復曰鬻我君失之不義鬻兒女子君失之不慈不義不慈雖生猶死克慈克義雖死猶生君曷為以此易彼為鄉里衣冠之玷乎吾意已定君勿勞舌焉夫恚甚大發怒曰我先去任若為

之弗若顧矣去二里余望其田心再為商訂俟
于垂楊樹下良久絶無踪跡夫忽心動悶遽不
安詢諸行者曰見一婦挈三兒否一老人亦微
有瓜葛應聲曰兒共婦當於樹上求之前生業
障非偶然也我亦挈家南奔家人咸呦呦欲勸
止懼邏者連累又恐勸活無食不如速死汝勿
問吾亦不知死所矣夫聞之絶倒少甦田樹下
覘之果其婦縛三兒共縊週覽徬徨大叫數聲
而斃周後元曰自有天地以來萬事萬物有朽
有終惟節義為乾坤間正氣世道隆汙綱常振
廢咸克賴之我　國家覃教作人二百年矣乃
武安婦以節殉夫夫以義殉婦至于兒女子皆
慨然就縛無一人怨者無一人逃脫者則一家
視死如歸矣嗚呼皇天弗諶霄降下民雨暘失
時赤土千里武安横死良可悲痛哉人雖失其
姓名而事則不可泯沒予不敏姑紀其畧以備
國史採焉兹事聞之少司徒邯鄲張公云

欒城藁卷之六終

〔明〕畢木撰

黄髮翁全集四卷戲筆一卷首一卷末一卷

清嘉慶十三年畢豐增等刻本

嘉慶戊辰鐫

黃髮翁全集

黃髮翁詩集前序

虞典詩言志而宣聖蔽之思無邪則舍心之所之與意之所歸更有詩哉自嚴滄浪謂别有才具非關學理既使流連景物肖附象貌者浸淫於騷人墨客之岐而邇來東省李滄溟氏必欲取材秦漢徵體盛唐非是族也雖工勿錄更使餖飣漢雋沉酣白帖者謬附當行而卒莫得夫勞人才士用心之所極總之言不宣志聲不屬思格律愈詳眞意轉遠有若材不靳古體不鶩唐志晰於詩之所言而聲符於心之所則以庶幾可與言詩之旨則近於東省得黃髮翁焉吾非謂黃髮翁之材律能超滄溟而上之正以其不苦於滄溟之材律而直吐心之欲言以合於自然之天則則元聲猶可幾也宋人作詩皆要來歷而朱子謂關關雎鳩更從何來故不究從來第觀歸宿則有一言蔽黃髮翁竊謂宛大夫之後一人耳大雅無宛於小雅識之章不過六句不半佰而觀變於天命日月察化於菽粟禽蟲遠宗乎齊聖溫恭近鑒乎沉湎岸獄而交警於父子兄弟鰥寡之間寀修於寢興飲食教誨之節以匹休於集木臨谷履氷之愼抑何婉而至深而不劇詳而有餘思也乃其志所向而意所歸則念昔先人耳有懷二人耳無忝所生耳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故小宛大夫之臣能忠兄能友弟能恭父能慈而世叔父之能慈猶子皆本之于能孝而今觀黃髮翁豈異是焉木蘭肖親寄懷罔極故友於兄弟施於有政雖仲所螟蛉猶不忍違蜾蠃之夙負務公采菽於庶民以是篇什殊章感興異致第情關同氣非常事而感憤在原則旣事而追痛分艾卽以燕翼子處則欲

忽忘有事而出則欲行所無事要於浸昌奕世之祚以滋大先世之遺苟天籟將動獨繭自抽玉律金奏祗爲剩器而擊節湊拍自足賞心因言徵志咏詩得思卽不規規於滄溟滄溟而以視二君襟次更何如焉翁受姓畢程西土自夏至畢公分陝以東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而東省於是有畢至翁一經留餘八龍競爽而雲間最李虵封文林乃築白業於山下更號黃髮於社中夫僖公頌魯旣多受祉穆公泰誓尙猶詢玆先生流風頹德巳拜老更而餘耆望稀竟乖兒齒於是尙書虞部郎景魯甫急存口澤思輯父書而屬同門友弟弁其端則不佞烶何能爲役抑在大雅之蕩矣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黃髮翁往矣樹典型言此非其型耶

時萬歷三十二年甲辰歲陽月上浣吉賜進士同出身禮部膳部

郎前以奉新令職方氏兩勅授文林承德郎同門年家子越章馮烶頓首書

黃髮翁前集前序

夫昔詩人不循谿徑不按矩矱自立一家言而能使天下後世咨嗟贊歎以爲不可及者其惟陶淵明乎淵明非有意學爲如此之詩也彼其胸次高曠軒冕富貴不入於中視督郵如小兒弃縣令如敝屣故矢口成詞瀟洒閒適獨立風塵之外而有意學之者句摸字擬去陶所以更遠余年伯黃髮先生弱冠時有聲膠庠甫三十卽厭薄博士弟子不爲而但讀書吟咏自適其適又所咏詩往往棄去不存藁曰吾姑自鳴其籟豈謂沾沾者足當不朽而存笥爲乃先生之子水部君稍稍裒次得遺藁若古近體詞曲記誌總若干篇所謂存十一於千百也將付剞劂用永孝思出以示余余讀一過作而嘆曰甚矣黃髮翁之詩之似陶也夫翁之似陶非句

模字擬之謂蓋其胸次超曠契合於陶故洩而成聲哦而成韻比次而成叶不求似陶而自然肖陶此謂逼眞非僅以似之也余觀陶詩大率沖澹而閒情一賦涉乎豔麗梁昭明謂其白璧微瑕乃蘓長公獨深取焉以爲離騷之亞先生集中有廣癖詞涉於諧謔謾儻亦閒情賦之類歟嗟嗟先生之詩固似陶而先生之遇則有非陶之所可望者蓋淵明能忘情富貴不能忘情於課子其詩曰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陶於此有深慽焉先生子八人其一夭其四其八科第蟬聯其他五人席珍待聘豈非樂陶之樂而不憂陶之憂者乎況鳳誥褒美於邱壑龍章焜燿於松楸辭榮榮歸逃名名隨則又陶先生之所未嘗有者也若先生者可謂才與遇合者矣余故因序先生之詩而併及之先

生姓畢諱木字子近晚年自號黃髮翁云

萬歷甲辰菊月吉楚年家子江盈科謹題

黃髮翁前集前序

文有工之而適以拙體有擬之而愈以謬者胡寬之新豐非豐也移花接葉去本然之質遠也文至黃髮而遊乎天也奚以然郎以黃髮得之而不事他奇也黃髮者天壽平格也老壽之人多椎魯淳悶也翁不以功名富貴滑其神善藏其聰明之用而以登於黃髮也澹然忘思思乃精也泊然寡慮慮乃神也發而為嘯歌吟咏嫣然散其芳澤而寬然得其故物也翁秉鉛槧而以耒耜代也謝交遊而以松楸代也身不與王事之馳驅而以諸子代也翁有子八人一蚤逝其四為虞部君癸卯領鄉書者八也餘俱入諸生高等而六尤魁岸踸踔戛戛乎齊魯白眉也黃髮之散軼者多烟飛雲卷自喻適志而不以其名也虞部君蒐其殘篇斷帙付之剞木

悵桑與梓必恭敬止况其珠屏玉屑諧律呂而貫金石者也語有阱心有兵仕宦者之詩文避之以為謹也黃髮者偃仰顧盼而獨放懷於一邱一壑之側蓋山靈不移文而魚鳥不傳詞也作序者誰山以東蒼龍居士也黃髮翁有四友松一琴一鶴一而居士其一也居士尚在而黃髮翁逝青簡猶新而宿草已列也

友人高捷書

黃髮翁前集後序

黃髮翁集者畢師之太翁遺稿也翁少有雕虎材暉暎刺經之雋而値其同氣坎坷不憚摩頂踵狗水火卒脫其急百行彬彬與材菴符艾而我師振奮天路諸仲菁葱繼起傾高陽八龍翁恬然安祿養婆娑里中暇日於歌詩樂府欵吐一二古則陶柴桑律則孟襄陽至詞林韻語皷瓊琢玖關馬諸君拜下風矣總之若璞玉渾金不去太樸而能使山川增潤卽欲加之藻飾綴以木難火齊尙不可得況鑿峴雕蟲可跂側望哉夫東齊據泰岱擁瑯琊華不注爲天下雄觀季子審音而知爲泱泱大國風明興百年來濟南白雪首倡一代執函幷爲風雅標宗繼有子愿邢先生嗣爲和而我翁又操太古音更進而上之其瑯琊華不注所不得不洩與夫白

雪樓洩之而不得盡者其盡屬之翁耶雖然于麟余王父交也余讀其書恨未見其人子愿先生繡衣侍斧惠臨吾郡余特以黃口歌咏之猶長而稱快覩吾師喣膏被深入幽奥爲設郡以來第一人不佞明從函丈親受彭宣之誨蓋亦嘗耳翁茂德而今復得讀翁遺稿喜可勝道哉則不佞明之頌泱泱也又寧直審音知也敬書以附末簡

萬歷甲辰春三月門下後學華亭宋啓明謹撰

黃髮翁續集題詞

甚哉陰隲之爲大也古紀傳未易縷指如近家史所載陳厚德活人而夢兆在子果中榜首舒翁忍餓以束脩拯人於死卽生狀元芬陳應科焚劵幾二千金豫兆聯捷豈雷聲電目惟影惟響必不爽失者耶何應之確也夫陰隲在人如人耳鳴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然而意之所向事之所傳行住食寢之所徵現未有不昭昭於人之耳目而發舒於議論作述之際者黃髮翁氣鍾千年胷羅九有抱璞隱泌爲鄉祭酒口不談浮圖事而捐施利濟白山鳳麓之間宗黨姻婭之里待舉火者數十百家而黃髮翁翼翼如也常有以自下者續集具在試讀其掃墓祀先諸作眞眞切切如訴如泣惟恐一言一行謬於倫常天理以僇辱先人以爲後世子孫憂

誕育八龍詵詵振振勿論其佑啟芝蘭方興而未有窮極今七龍輝暎試與後先爲天子名藩臣爲名令尹孝廉茂才鵬飛鳳舉大東無兩而七龍且恂恂如不勝衣也曰有黃髮翁之遺訓在致越厥命善作者不必善成黃髮翁之成豈有量哉陶朱公家有二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而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則側而視之一者厚倍之故知厚之爲利大也而說者乃謂有所利而爲善非純理夫以尼父之論仁也亦第曰先難後獲未嘗曰不獲也不於其身於其子孫黃髮翁不已後乎上帝篤善故降祥皇者嘉善故錫福君子　善故受祿如今宇宙間人人皆善人人享爲善之利夫且物無天扎人無疵癘不亦三代盛際休嘉之世哉是願七龍益光顯之自一家一國以及天下使人人知黃髮翁善以啟福復

知子若孫福以保善無窮極於以彰天道之可信而登斯世於艮善則是集也與爲善陰隲並傳可也

姻家晚生徐日升題

贈刑部主事舜石畢公傳

贈刑部公諱木山東淄川人以仲子自嚴貴封松江司理後自嚴用治郡高等徵拜刑部郎則又晉今官於是作贈刑部公傳按畢先世居棗强國初有敬賢者徙益都又徙淄五傳生晧恪生忠臣即公父世有隱德公同父七人伯五季一檣用椽起家而公獨雅向儒術少師事儀部張松石先生先生負人倫鑒獨器重公後入黌序益有聲而自再困棘闈後喟然嘆曰大丈夫安能以七尺軀供人姸媸余即矻矻治經不休一第未可知誰與力耕而事二人遂稍入爲儒官退就子舍以躬視寢膳惟謹暇則吟哦諷咏自古詩諸近體無不習而是時比部兄弟頭角嶄露則又親自臨課字櫛句比以發明經術居有間兩尊人先後㘰居喪極哀戚易備至後當祔廟公謂魂升魄降安在几筵櫬椸能羹墻祖若父者遂塑像肖焉旁列已像庶幾神有所憑又推原始祖以下爲建祠置主旁逮朞功伯叔以戚時祭祀無乏兄弟廢箸公當得善產更推讓兄仲受其堉者後仲爲怨家所誣御史下所司推治甚急人謂發手斷手子盡棄諸公拂衣往冒雨雪晝夜行至困憊卒用公置對得解諸仲遭此三公解之三幼弟孤公撫之若子又撫伯兄子并相其室仲有無後者立所愛異姓公第使弗亂宗祊禁族人不得魚肉之傷死者意翁伯季故多參差而隨力所及致其友愛以植立不墜然自數遭家難益凛凛法吏之可以生死人而諸生不能以自立矣會是時比部與兄自愼頭頭稅林名聲鵲起公稍用自慰而又進以身心之學爲置善惡二簿有過失輒記誚讓之曰吾

非老悖故彰子過家庭隱慝疏不肯言賤不敢言若父子更相容
隱是陷子非僻其言與孟氏不責善之旨大有發明用是比部兄
弟不特嫺於文又部於行歲壬辰比部先成進士釋褐松江府推
官蓋法官也公詔之曰往無亦鑒於若伯氏矣伯氏僅一被逮未
至死也然已巢覆卵破三寸之管實生死人奈何不慎且吾與若
茹辛苦艮久猶未至餓毋借口祿養若橐中有一錢汚吾義矣比
部奉教理雲間年可方洛陽人第謂司理犀利不可當而更用持
重廉明見憚治獄小大必哀不輕鍛鍊周內然獄一成輒如山岳
之不可動敝袍疏食日坐堂皇伺其釁笑不可得守若令風司理
指無以睊聞暇則進經生談秇所評隲無不人人當意又拔其穎
異者梓之以勸士風從此一振治行奏聞天子下璽書褒美封公

如子官未幾有詔召司理入爲郎復綰刑曹是時父子貴顯而諸
季自裕以下無不砥勵經術有聲學宮郎淄名族無右畢矣而
公乃滋懼曰夫窮困猶生我今毋乃以驕侈敗盍自修德約諸宗
盟無蹈非禮有怙侈者絕不與通其貧不能自存割貲贍之有量
數邑大夫飲射讀法輒致公爲上賓公一再往即不赴有造縢借
箸公指畫利弊若均田城城等議切中事情人託以居間則絕不
染指公所居淄故多山林炭物之饒故事率豪家射爲利容有言
及者公正色謝之或以産粥度非所任不受受則必視其抵質立
償之曰吾以賑其急非愛産也緩急貨貸值凶歲盡焚其劵不責
償故舊姻戚待舉火者若而人婚而助葬而賻者若而人無告而
收卹者若而人爲德於鄉孜孜惟恐不及而公實無餘鏹羨粟㐭

其性有不容已耳僮僕千指必使人占一技無遊食者晚闢西圃
壘石疏池不用鳩工而畚挿立辦樓曰黃髮堂曰玉清日置酒召
所善故交及文墨士酬歌嘯傲詩什颯颯乎作者矣屏間壁際有
所題識無非格語可爲子孫法者是時翩翩鶴髮諸子玉立人咸
羨公爲儒侶即比部亦自以匕箸無恙出身爲天子効任使屬讞
浙而公疾作竟卒卒年六十有五卒後三年而子自肅舉於鄉自
嚴又自刑部郎轉爲工部郎

史以誠曰余故吳人得司理治狀最悉當治吳時人故言太公賢
以司理嚴恐近諛莫敢請者迨今同侍禁內見王遐部高進士所
爲志若狀兩公不輕許可人何稱之亟也語有之木有本水有源
不信然哉至置簿記過以檢非慝庶幾乎古愼獨君子矣宜比部

先後居官若立嚴父之側也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修撰儒林郎通家侍生張以誠頓首拜譔

黃髮翁全集目

卷一

五言古詩

感興

蝦奴歌

賀蛱邱殷翁兩郎遊泮

七言古詩

瘞鶴歎

清明後一日暨陳明軒飲

題三老觀太極圖和秋澄王選君

仲春卽事同鶴溪曹沔令和陳洪題鵲湖韻

雜言古詩

投豆亭偶坐

五兄廳事前石酷似駝形

題松竹梅圖和四山王侍御

眉壽百齡歌壽四兄七袠

五言律詩

九日同雲石蓮册登少華山

繼遊燕巢寺

憶邴遊二首

答雲石以詩見寄

賀高雙泉子入泮

小齋奉佛

晚坐清暉軒與陳明軒共話時嚴兒差旋因詢及時政

賞藤槐

七言律詩

課兒二首

燕巢

清明夜風雨

遊醴泉寺二首

有感咏懷

賞藤槐首尾吟

矮槐

諸兒小試不利賦此勉之

九日寄雲石京邸

暮春對酒

哭五兄二首

兩兒愼嚴入泮承濟上牛斗枉賀

元宵登青龍山二首

寄嚴兒雲間

聞嚴兒偶病賦寄

賀方嶼王封君六十五歲弄璋

九日同方嶼封翁海村中翰北川山人雲洲四兄望三台

山因四兄倦遊不果登賦此

巳亥余六十三誕辰嚴兒差回
戊子嚴兒舉於鄉今歲庚子慎孫偕嚴復同入試老父冀
萬分一焉詩以勉其行若弗挽亦足作兒輩無窮之愧
也
病起遊萬安溪

卷二
五言絶句詩
感興二首
飲五兒雲岑草堂
偷閒
咏史

園居客至
七言絶句詩
清明祭墓土
感閣又題
畫眉二首
范蠡歸湖圖
秋日林塘
偷桃石
活水池
支石似松者
湖石七竅

仙人杖石
秋江小景二首
元宵遊東陵山拜孤石大夫祠
樂府
鑿堂壁浪淘沙二首
砥柱中流圖壽韞所沈邑侯瑞鶴仙
賡友邵明峰滿江紅
贈墨客劉海陽駐馬廳
贈老妓劉翠雲駐馬廳
惜春
端正好

滚繡毬二調
倘秀才
么
耍孩兒七調
尾
送春滿江紅
擬古歸未晚和司雲壑
八聲甘州歌四調
尾
夜抄慎嚴文西江月
巳亥中秋前一夕陰不見月白業堂家宴時嚴兒奉差初

回因和東坡水調歌頭一闋亦命諸兒同和供一樂也
中秋夜小齋又和前調
對聯
白業堂
說樂堂書舍
九思堂
嘿背軒
孤石大夫祠
雪洞
草堂
贈雲石

贈海村二聯
投豆亭四聯
黃髮樓
二與園
中秋夜宴
九日登少白山
書少白山前石版二聯
西園草堂
場門二聯
玉清堂二聯

卷三

書
嚴兒釋褐長安貽書
貽嚴兒雲間官邸書
記
黃髮樓記
序
賀唐邑侯序
賀蚨邱令嗣入邑庠序
責善簿序
說
畢氏世譜說

少白山說
頌
圖德頌有引
戒
戒嚴兒司理松江
祭文
戊子祭祖墓文因男嚴中式鄉試
祭許老親家文
祭長男文
長男殯祭文
墓碑銘

長子墓碑銘
卷四
雜著
白南八景有序
白嶽雲觀
巉岩花雪
青嶂石泉
幽谷神醫
萬安流鵝
白河瀑布
豹峯龍祠

華岫牛笛
西園十景並跋二首
黃樓愛暑
槐簾春晝
方亭皂蓋
湖山十友
獅屏翔躍
對沼魚蓮
藤棚緞錦
進領斜陽
及泉抱甕
松池玩月

黃髮翁全集目錄終

黃髮翁全集卷一

明贈光祿大夫宮保大司徒淄川畢木子近著

八世孫　豐增

豐統

豐純

豐紉重刊

五言古詩

感興

心不過一寸好醜何拘拘身不過數尺手足何區區何人不飲酒
何人不操觚奈何古今來獨美邵堯夫

蝦奴歌

一奴絕短小常被虎豹茵蠅來呵氣取人犯裂玭嗔鐵缶植菡萏
翠蓋轉車輪花出宮娥剪波㶑越錦紋童僕情難似朝暮不守廷
此奴靜以專苦節侍昏晨郅鄆侯上東遊幸阻紫宸楚妃棲漸臺
待召竟亡身雕琢盡太樸德性誰復醇奴如貞烈女亦似骨鯁臣
老夫日涉園花葉幾莖新此奴守根柢擾擾每相親感之咨頑僕
揮杖臂酸辛此奴更大叫叉若代之陳始而重爾義繼而羨爾仁
為爾置靈壽仰笑對蒼旻

賀虹邱殷翁兩郎遊泮

為愛冲山好結廬古舖中辛勤四十載春意一朝通胙陪追遠祭
樽俎沐清風穎異驚羣彥慷慨羨阿翁殷勤酌玉斝留戀挽青驄
聕言情款款感嘆意恍恍吾家舊白屋累世士淄東幸立程門雪
獲聘素王宮蹉跎甘蹩躠齟齬老邱蓬洗補舊衣鉢勤懇課兒童
亦隨文陣列獨放臥巖瀧出涕望鶚鳥仮頭羨冥鴻亡羊何日得
跨蹇竟誰逢君家素韋布哭兀長梧桐無限康寧福從茲世業洪
忝交姻眷末舉酒罄愚衷

七言古詩

座鶴嘆

一雙白鶴禽中仙澄神養壽幾千年亭亭佇立幽人伴冉冉棲遲
自可憐縞衣元裳頂朱冠膝比人兮頸比鸞鳴聲嘹喨聞天上舞
翼蹁躚振藥闌文園鶴鶴今寂寞清溪一隻成虛閑人間能得幾
回聞臨軒共羨雙白鶴一旦忽忽不自覺素蕋奇花零亂啄方訝
情性異尋常誰知轉眼身亡𣏌玉皇春殿曉烟霏欲採珍禽護紫

微悠悠魂夢朝天去不惜幽人兩淚揮哭斷肝腸淚流血知心更
向何人說東風一任好花開籬落蕭蕭景色別

清明後一日暨陳明軒飲

光陰代謝催銀箭咫尺清明今不見昨來老幹吐紅英今朝曲檻
堆氷片輕輕蕩蕩落花風回首嬉遊總是空隹節送別多少恨同
君傾入酒杯中

題三老觀太極圖和秋澄王選君

先生此圖本何義兀兀指出先天事不可為名强立名一針頂上
破羣盲三壽南極老客星乾坤未闢羿先齡揮麈曳杖長松下披
卷驚看高士畫欲動未動寫天機一元從此便澆漓二氣相生化
五行天地萬物箇中生清濁瓜分太極裂洪纖種種面皮別伏羲

文王演卦德不將六爻判黑白嗣是孔門立詞宗言言著字說中
庸造化本悥洩元秘何必咄咄談天地鑿鑿延佇不忍看看罷各
各成長嘆於今若能起此老責令從此莫亂道

仲春即事同鶴溪曹沔令和陳洪題鵲湖韻

三陽已度四陽生百蟲出蟄紛欲鳴天階霽色看微渺絪緼龍蛇
萬道爭懸牙磁馬鑾觸鬪四面春風喧晴晝感此令人憶古今古
今代謝傳更漏直北長白一小堆英雄箇箇爲君催禹平水土昨
朝事過眼韶光空首回

雜言古詩

投豆亭偶坐

欲雨蓮合瓣如晴鶯亂啼機先動處寧花鳥無情爭似有情知

五兄廳事前石酷似駝形

老駝生南麓神骨本龍媒負重良可愛化石亦奇哉一朝知慕吾
兄德載得康寧福壽來

題松竹梅圖和四山王侍御

一株松蒼虬老甲耐嚴冬幾竿竹綠葉凌風長郁郁數枝梅氷肌
玉骨百花魁霜肅秋高萬葉噎丹砂點漆俱如裸楊柳輕輕一線
飄梧桐蠹蠹入風搖如眉凋落如面灰籬菊斑斑今已摧三友爭
白又爭青鳴金戛玉語冷冷憶昔三春繁盛時丹心不敢向人嘻
歲寒亭亭立西風森然相伴月明中

眉壽百齡歌壽四兄七袠

柏柏柏堅貞體質君獨得虬幹鶴翎耐歲寒萬年不改靑靑色梅
梅梅蝌眼蝦鬚春信回氷肌偏不畏嚴冬獨占百花錦繡魁我兄
七十太古容龐眉皓首未龍鍾歷盡風霜多少事鐵作肝腸梅柏
同也曾深入饑蛟潭也曾高登猛虎巖饑蛟猛虎若相爭涉危濟
險萬倍難當時誰望身命全當時誰望家業完當時誰望有今日
當時誰望七十年當時誰望兄弟子孫稱壽爵當時誰望珠履賓
朋開賀筵一鍾酒心頭血一杯 眼中淚憶昔苦苦惱殺人憶昔
苦苦痛碎心憶昔鴟梟欲盡奪我口邊食寧留些子雞黍在案酒
在樽寄語南園花嬌冶寧得幾時賒寄語東畔柳緐華寧得幾時
守一夜秋風露作霜枝枝葉葉盡飛揚葉葉淪泥枝作薪當時狂
叟今須當柏與梅守歲寒亦好花亦綠顏七十叟酌壽酒對知心
開笑口樗蒲大叫擲梟盧爛醉呼童傾玉壺杯行到手莫躊躇從

前苦滿肺腑萬苦千辛不可數如椽寒玉管如席陶泓硯三斗松
烟汁一抹都不見祝兄眉壽百年期三十度笙歌宴同懽忭

五言律詩

九日同雲石蓮舟登少華山

秋色華峯好登臨此日閒浮雲連別墅晚照下靑山野菊知筵客
仙茅解駐顏漫尋小歇處已破利名關

繼遊燕窠寺

寺廢僧棲少山深鳥亂啼雲迷巔樹杪水遠斷橋西采藥尋荒徑
吟詩憶舊題何妨拚一醉身世總醯鷄

憶昨遊

躡屐昨朝事華峯最上頭天風仙籟細野草坐氈柔爛醉酬重九

狂歌送晛秋元宵石上字經雨墨痕收

二

長白嶙嶒峨盤旋古燕巢步隨幽鳥道風入采芝歌稚子敲紅柹山僧畫素娥來年同此日載酒継相過

答雲石以詩見寄

邱壑容疎士田園困老儒荷鋤歸夜月把酒樂枌榆介鯉欣傳素遺詩感賜珠披襟和白雪千里寸心紓

賀高雙全子入泮

泮水喜觀瀾携尊競一歡過庭受詩禮搦管耀琅玕夾谷推騏驥春風秀蕙蘭竚看振逸翮萬里遂高摶

小齋奉佛

鎮日同彌勒幽居絶點埃色從空裏得明自寂中來愁山盤慾海慧徑啟靈臺何限菩提樹心田任自栽

晚坐清暉軒與陳明軒共話時嚴兒差旋因詢及時政

愛月臨軒坐隆冬夜不寒門遮松影暗簷宿雀聲歡把袂窮今古論文出肺肝舉頭看桂兎萬里憶長安

賞藤槐

儼儼入角亭綠甲間紅腥翠蓋迎風舞櫻珠帶露零醸成始得白魚美不論青父子同歡賞移尊月滿庭

七言律

課兒

搦管兒童弔古人典墳邱索苦吟呻精神綴藻誰從正可否過庭父自論風雨飄搖爲鳥室程途廻漫斵車輪騃癡不惜三餘力天地無私萬象春

二

涼意侵人大不禁皇天萬丈日陰陰旃毳不厭披刀劍粗糲何妨殖堇茶可奈斜風吹鴈影深惟無地訴丹忱解懷祇有一星事書院池蛙兩部音

燕巢

新巢完固總堪憐點點塗泥手自搴兒女漸看生羽翼夫妻相對話呢喃不隨雀鼠爲奸巧遥望鷹鸇避老拳雨雨風風門外事遂茐喘息仗皇天

清明夜風雨

清明何事不清明雨雨風風徹夜爭已遣蝶蜂甘寂寞肯教桃杏任輕盈雲迷畫板秋韆控露冷香堤曉徑橫擊搏那堪門外梆鳴條盡是不平聲

遊醴泉寺一作遊藏梅寺

昔年雨雪藏梅寺今日藏梅芳草生祠宇瞻依仍再拜岩崖指點共尋盟石邊靜對清流瀉松外忽驚峭壁明傾蓋論心須盡興泉香酒洌曉風輕

二

紅紅綠綠倚巖新杏杏桃桃認不眞天設苔磯筵醉客泉流石蠏弄遊人從教潦倒難爲步一任攲斜不正巾無奈夕陽催去馬揮戈誰解挽紅輪

有感咏懷

烏兎西奔盡力忙流光回眼見扶桑依依世慮愁千孔冉冉部光酒一觴白髮凋殘鄉國彦我冠强半少年郎閉門久已絶塵事五柳池塘菡萏香

賞藤槐首尾吟

槐綠藤紅又一年逼人光景總堪憐春工結束天然好田舍家風此地偏白酒釀來招益友青魚買去不論錢流觴倒斝休辭醉槐綠藤紅又一年

矮槐

湖石泥墁皆題徧何事無詩及矮槐翠蓋低圓擎八柱蒼虬反走入平臺卓午不妨眞火烈自南偏喜故人來仰天大笑陶潛柳老

幹扶疎手自栽

諸兒小試不利賦此勉之

二南口破囑分陰費盡蘭堦教子心亥豕幾年承面命蓬蒿無分掛青衿那能耿耿常三到自是訑訑忘四箴尙念多愁而父老朝來華髮不勝簪

九日寄雲石京邸

馬鬣長白咫尺看野花如繡對晴巒買山道業新來擴抱甕生涯舊自寛晝省喜瞻紅日近故人遥指白雲端茱萸欲共淸樽話衰草萋萋野路漫

暮春對酒

九十春光度六十夕陽對酌醉疎籬少年結束渾無賴老病侵尋强自持嫩柳奇花新色相淸風明月舊相知壯懷不逐妍華冷白髮烏巾揷好枝

哭五兄雲峯

冥冥泉臺路豈睽世緣來去幾朝華百年見說桑成海兩字眞同角在蝸曙色平蕪驚逝鴈夕陽寒柳帶棲鴉長來長往無根蔕誰似年年海上槎

二

朝朝萬慮苦縈懷一往泉臺幾日廻嗣後巧圖成拙計養身失策可勝哀空堂靈魄誰居守故苑新蒲手自栽永訣牽肱無一語我兄又肯夢中來

兩兒愼嚴入泮承濟上牛斗枉賀

寂寞山村好客稀携將鷄酒過漁磯贈章燦爛珠璣落展拜殷勤蓬蓽輝憐君華髮英雄老愧我儒冠心志違無限故人期望意兒曹莫自負春暉

元宵登青龍山

元宵合伴望青龍直入蓮花最上峯烟柳一勾舒化日木蟬百尺狀春容淸泉微瀉堪滌斝老衲時逢且廢舂脚跟高處塵寰隔盡洗平生磊塊胸

二

遊人雜沓騎連翩結夥同登兜率天靄靄香烟迷梵刹噥噥因果說神仙寒溫不叙傳春酌長幼忘年共笑筵拍手高歌須盡醉明朝俗務各相牽

寄嚴兒雲間

勾吳遊子寄微官長白冬冬深歲又殘天限江流分寓界人從尺素說平安世情若奕局中變華髮如星鏡裏看不記伐檀飛素食好將循績當承歡

聞嚴兒偶病賦寄

雪浪三千去路漫漫斷何日報平安函封淚漬情難悉囑使愁繁話未完驛騎星馳應不寐湯書火急定忘餐君廬紅藥青松好寧用樊籠困小官

賀方嶼王封君六十五歲弄璋

甲第輝煌封後人別營小墅娛閒身匡時共羨經綸富教子爭看簪紱新綠墻紅顏傳琥珀靑螢香閣話麒麟塵綠苦繫亡羊客遙指商山羨隱淪

九日同方嶼封翁海村中翰北川山人雲州四兄望三台山因四兄倦遊不果登賦此

九日三台景可憐白雲高處近青天銀罌未泛金莖露玉壘空遊貝闕仙曲曲明津迷曉日漫漫紅樹掛晴烟清時倔強商山老不向秋風一醉眠

己亥余六十三誕晨嚴兒差回

玉清堂上逢初度正是皇華遊子回壯志豈隨華髮變斑衣喜入壽筵來荒園秋色疑春色醉眼葵開當菊開身遇太平無以報惟從犖士頌康哉

戊子嚴兒舉於鄉今歲庚子愼裕修肅復同入試老父冀萬分一焉詩以勉其行若弗提亦足作兒輩無窮之媿也

總角儒冠恨未成後人亘望際時亨鼠輪戊位鯤初化子入庚年鹿再鳴四雛秋風同振翼三冬冬膏晷奠揚名萬村門外齊城路飛騎臨流報一聲

病起遊萬安溪

烟村泯泯一泉通百折無撓向大東土築之堤成寶鑑石開尺竇走長虹消除病鬼怡晴日爽健脾神任好風寄語白雲深處客清漣佳况讓溪翁

黃髮翁全集卷一終

黃髮翁全集卷二

明贈光祿大夫宮保大司徒淄川畢木子近著

八世孫　豐增

豐紘

豐純

豐紡重刊

五言絕句詩

感興二首

人以進爲進我以退爲進溫良古君子心上多加刃

又

聚散看雲影炎涼見世情鄉鄰競爾汝呢喃燕子聲

飲五兒雲峯草堂

四海皆兄弟同胞轉更親草堂無主客潦倒太平春

偷閒

菑畝課童僕圖書付後人偷閒真果好有酒不爲貧

咏史

趙守晉陽城沉竈心不二知伯任跳梁到今爲飲器

園居客至

指筍青宜斷園蔬嫩可烹殺雞更爲黍把酒對啼鶯

七言絕句詩

清明添墓土

節届清明又暮春幽堂添土故原新鴈行此日知何在拜掃孤墳只一人

感幽又題

翠柏森森不忍看夜臺寂寞苦幽寒空堂彷彿音容在神道長號欲見難

畫貓二首

一錠松烟何處來穿墉耗子不爲災風輕月白芝蘭秀獨抱清香臥小臺

金碧離披紫綬長蒙茸和露爵金香人間鼠輩平吞盡回首西風納晚凉

范蠡歸湖圖

日照烟波積翠重五湖佳景足清供世情巧入兒童耍漫說吾王問去蹤

秋日林塘

半存殘葉猶貪綠飛盡寒花尚愛紅斜日林塘人小隱秋光都在酒杯中

偷桃石

千歲靈根千歲花瑤臺八駿路雲賒不緣大隱金門客得到清貧處士家

活水池

活水由來徹底清漫從孺子羨濯纓更冠未染星泥土何用清漣一鑑平

文石似松者

瀟散悠揚屈復伸枝枝葉葉任天眞歲寒自負堅貞質橫雨斜風不用嗔

湖石七竅

混沌生成混沌身由來混沌是天眞塵寰最有機關惡何用穿鑿七孔心

仙人杖石

敝衿瘡頭一足行丹成白日上蓬瀛妄抛拄杖遺塵世遂使人間著姓名

秋江小景二首

萬頃烟波一色秋乾坤自在任中流堤邊楊柳深知我明月淸風待晚舟

西望長安若個長止餘飛鴈度瀟湘烟波多少忘機友不是綠珠玳瑁商

元宵遊東陵山拜孤石大夫祠一

混沌生成便有身元宵一度一年春此君自是東陵主肯作參署靑藥人

樂府

饗堂壁浪淘沙二首

楊柏二十行土築低墻翁媼卜向個中藏一杯寒食澆墳酒痛斷兒腸

親亡十九年早壞墻垣子孫房屋幾千間不與先人來整理也是徒然

砥柱中流圖壽韞所沈邑侯瑞鶴仙

霜波滉瀁見砥柱中流嵯峨萬丈卿雲飛還往恁地軸深揷天關直上狂瀾瀑漲摠千古夜明觝撞綠稜稜獨立靑霄幾得半分搖蕩　無量山水精神乾坤正氣德星誕降松操筠節怕情況同淸爽有馭鶴眞人凌波仙子幾夥瑤桃遠餉賴此味普濟蒼黎同天滿望

賡友邵明峯滿江紅

佳節淸明好流曲水載酒輕盈醉遊人綠綠楊影裡拂面春風半語半含紅杏蕊欲濃欲淡遠山靑共兒童覓句寫吟懷貯詩筒看天際雲縹緲逐水曲草蒙茸對夕陽一天豪興忘却龍鍾散步郊原無了極前村鷄黍喜相迎待月明爛醉却歸來酒酩酊

贈墨客劉海陽駐馬廳

點綴棲鴉勾繞縱橫走墨蛇則見他神思閒雅溺管揮毫箇箇奇佳飛白小篆不堪誇羲之懷素相凌軋衆客咨嗟衆客咨嗟果然一字千金價

贈老妓劉翠雲駐馬廳

半老佳人綽約丰姿迥不羣只見他歌喉宛轉音繞雕梁響遏行雲烏衣軟語字分明黃鸝巧韻聲嬌嫩幾得能聞幾得能聞陽春白雪何足論

惜春

端正好

賞時歡別時快想時節苦苦縈懷起初時俺也糊塗了韶光不知

是歲改只覺的和氣迎人滿面來

滚繡毬二調

和氣迎人滿面來只見他紅者舒紅白者白綠葉兒抽心靄靄雲時間遍滿樓臺花百樣逞妖嬈枝萬種爭嬌媚哄的個陶淵明量寬似海賺的個杜子美踏破芒鞋只爲他動人情意多般美因此上閗惹心腸無刓劃勾不了想思債

怪殺你遊蜂兒不住採狂蝶兒來往飛又添上薄情風兒擺蕩和燕鬧閗該該弄的個花朶兒顏色衰花片兒委蒼苔花枝兒折損雕欄外好光陰儘力相催無言揾拭東風淚着意奔忙曉露揩春光呵去也堪哀

倘秀才

想從前桃開杏開梨開李開他都偎着香肩並着腮輕拭何郎面新描張敞眉無力氣楊妃馬兒上扶殘醉

么

不覺的時光漸改禁不的日晒風吹柳絲飛綿藤花張蓋梅子丸來大黃鳥喈喈性兒乖他啼處綠葉藏埋快活殺園丁哇客午陰濃慵臥在塵埃

耍孩兒七調

傷春最苦情無奈縱有萬選青錢何處買見的是出岫雲飛那裡有春水滿四澤蒼蠅揮去東坡扇菡萏新紅茂叔臺智仙亭上歐陽醉玉川子烹茶解悶曹孟德煑酒青梅

劉伶一醉中阮藉兩眼白他都是荷揷提壺客浪飲不關生死慮長嘯翻嫌天地窄好一樣輕狂態他那管花開花落春去春來

只俺這窮酸丁老秀才厭氊帽兒頭上戴傷春詩寫無佳句對酒尊閒不放懷悶懨懨情思無聊賴一任他面上皮皺鬢髯角簪歪

撲蝶呵蝶飛去罵蜂呵蜂不採打鶯鶯趕不上翅兒快垂盆弱草青如黛滿甕新蒲手自栽園林問遍春何在想殺人百花凋謝春色沉埋

好和歹過幾年酸和澁飲幾杯無奈何自傷還自解春光去去從他去夏日來來任他來胸中不必多掛礙看來時盈虛消長造化中自有安排

幸逢着元首唐虞聖股肱稷契才萬方寧謐時通泰從前檢華多端斃就裏調停輕省差耕田鑿井堯天內受用些雞豚狗彘米麪油柴

將軍冒燒的焦牛犢皮卓上排碟兒件件園中菜窮豆腐做就家常飯酸漿水淘成過午齋盛世頒白不負戴尋朋友敲棋打馬賭酒猜枚

尾

花開花落隨時改春去春來有主宰莫嘆息眼下流光快管取明年依舊來

送春滿江紅

兀坐嗟咨嘆蟬蛻蜉蝣迅速如此纔賀新年又賞元宵不覺清明節至笑開口笑枝上舒紅蹙眉愁堦前堆紫多多少少九十春今日止　謅幾首扭揑詩寫幾個歪揣字飲幾甌酸薄和苦澁平平

淡淡度韶華沉沉浮浮觀人事送別春去今幾回五十四

擬古歸來未晚和司雲壑

八聲甘州歌四調

歸來正好看門外前程迢遞分明是虎噬狼嗥蠅頭利小一箇家
體病神勞抽身跳出樊籠外擺手休言名利交合春花笑秋月高
面山流水結鳩巢食藜藿伴漁樵耕田鑿井付兒曹

一箇家虹蜺萬丈高跨香車寶馬紫綬金貂山搖海振氣昂昂直
逼雲霄讓你縱橫滿朝市俺則是削迹長安道合低聲喚甫匐逃
疑眸偷把世情瞧扶竹杖繫麻縧遮身惟有舊青袍

植百畝田禾頴好開一方菜圃肥饒栽花植㮄多榮茂這去處足
逍遙妻兒攜抱散步閒行打一遭坐方亭濁酒酬勞合石堪玩松

可喇團圓百歲喜葡萄仁義備詐力操興亡陳迹任歌謠
纔書香兒童堪教話家緣兄弟通宵更有那詩朋酒友皆佳妙儘
可伴月夕花朝太平世道無慮無憂度二毛又何必靦顏低首拜
兒曹合辦差役避奸刁紅塵滿眼任風飄名繮斷利鎖拋閉門不
許外人敲

尾

清閒滋味分明樂虎戰龍爭亦枉勞把世態炎涼讓二豪

夜抄慎嚴文西江月

一夢醒來子夜呼童燃燭尋文雨即優劣強爲分未否公評果信
磨墨濡毫重寫質疑辨惑高人區區能中試官心文職惟求自
盡

已亥中秋前一夕陰不見月白業堂家宴時嚴兒奉差初回

因和東坡水調歌頭一闋亦命諸兒同和供一樂也

明月浮雲掩誰得見青天念生平流光轂轉六十有三年可喜中
秋家宴長幼一門康吉同待月光寒杯無丹桂影人在畫堂間
課諸子論文義醉忘眠一夕未望蟾光應是不曾圓待得明朝光
滿後日又生殘缺恰如富貴難全且盡今宵樂消長任嬋娟

中秋夜小齋又和前調

淡月中秋節洒洒謝旻天遊子今夕歡會不與近十年喜皇華榮
錦歸來骨肉金蘭羅列暑退正輕寒雞黍通宵宴樂意滿人間
吹洞簫撾鼉鼓懶去眠看天光雲影嫦娥偏向吉人圓笑殺坡公
此夜唱和杭州娣子一弟未能全不妨人盡醉可愛月娟娟

對聯

白業堂

積善修白業　讀書養道心

說樂堂書舍

肯耐苦心尋好味　自將巉石取平途

九思堂

忙裏閒時教鶴舞　靜中動處看雲飛

㬎背軒

酒偏渣面常貪飲　棋可勞神毎愛彈

孤石大夫祠

何年丹陛曾封爵　此日蒼煙作醫

雪洞

納凉偏喜林塘坐　避俗從教雪洞眠

草堂

東陵水從前村過　南豹山從對面來

贈雲石

投壺暫借調羹手　散帙猶傳補袞章

贈海村二聯

九重天上皇華使　五老峯前問字家

一水源源擬泛仙槎達紫禁　三峯矗矗堪支金闕煮黃芽

投豆亭四聯

檢點身心投豆亭中無黑子　怡愉情性護花籬外賞黃英

默默知心鳳鹿星雲兄弟石　輕輕點面東西南北故人風

黃花翠柏倚胡山性驗久叨三友益

明月清風酬玉笋量狹多欵二賓情

豈無周茂叔之襟懷芙蕖子晚涼頻勸酒

也有趙清公之節操青田僊夜月伴焚香

黃髮樓

榮辱是非勤苦一生心太拙　短長黑白蕭鬆六袠髮初黃

二與園

對酒對棋就裏歡娛消歲月　與人與衆箇中棲息樂耄耋

中秋夜宴

洞簫聲入青雲裏嫦娥喜聽　丹桂香浮玉笋中佳客欣嘗

九日登少白山

節届重陽老大登高攀杜甫　風來廣莫蕭條落帽笑參軍

書少白山前石版二聯

父乾母坤分我白山營菜圃　兄風友月和人黃髮坐花欄

奇傲斜陽吟樹色登高九日　開尊凉月醉花香入夜中秋

西圃草堂

嘉客既臨方案所陳惟果菜　俗塵不到閒庭相伴是松桐

場門二聯

富下履田竭力耕田應致富　貧先有分安心守分不爲貧

尋鳥跡以觀書上友千萬百年人物

趁牛蹄而向暖廬度五十九歲春秋

玉淸堂二聯

君子褆躬重於山直北巖巖仰止

丈夫比德淸如玉此心翼翼思齊

十畝卜居四種菜三栽花三築茅廬恬淡箇中逸老

八男孝養六攻書一幹國一堪提抱嬉怡膝下承歡

黃髮翁全集卷二終

黃髮翁全集卷三

明贈光祿大夫宮保大司徒淄川畢木子近著

八世孫　豐增

豐統

豐純

豐紡重刊

書

嚴兒釋褐長安貽書

祖宗積德累世發祥在汝汝宜厚自樹不者遺澤自此斬矣

貽嚴兒雲間官邸書

雲間脂膏地汝當秋毫無點吾力農自贍義不取錙銖污汝

記

黃髮樓記

淄百里國也地僻而多山其西北高峰盤錯百里凌秀千尋者長白也黃髮老人世業其南勤儉成家詩書課子乃丁酉而生周甲子而再轉矣髮白而向黃矣建樓山下額扁黃髮蓋將逸老焉噫嘻當老人之壯也春鴿困辱首尾狼狽抱屈含羞泥塗喙息希達人之一笑幸今夕之平安何黃髮之望也今者鷄犬無驚家庭雍睦甲子而再轉矣髮白而向黃矣頭童齒豁腰僂目昏倚山而圍中圍而樓四時朝暮坐臥其上納八面之清風挹一天之景色鄉疃親故目可數也諸子室廬手可指也望白山之峰巒而巖巖之氣象可仰也窺園林之竹樹而鬱鬱之茂密可愛也歷時鳥之遷喬而嚶嚶之和鳴可聽也當暑而凉及寒而暖把酒笑傲掀髯情狂不三爵而酩酊盡一盂而飽飫若將羅天地而容民物踏鸞鳳而馭龍虎此一快也時而天清氣朗披襟出戶灌北園之花種西園之菜諸男孝養酒肉迭陳邀金蘭之耆舊招邑里之村詎笑語亭畔倘徉水濱彈碁賭勝投壺雅歌等往事於纖垢付世態於浮雲此又一快也又或月夕花朝神爽體健坐清風於閒亭步芳茵於松徑老妻燕語稚子牽衣杯焉而供酒茗盒焉而進梨栗歌焉而聲無腔吟焉而句任拙自擬擊壤之老無添鼓腹之民烏知貧富烏知仙凡烏知死生此又一快也噫嘻茲黃髮老編氓也樓非所愛老非所恤所賴諸子孫而才也則此樓之樂將終此黃髮而永享也諸子孫而不才也又烏能常享此黃髮之樂也展轉顧盼

不免生責望希冀之心則此樓又何樂也獨憶疇昔閭里衰士負嵎喜則清風怒則暴雨當時匍匐跨下尚不免其叱吒今其存者若而人享此黃髮之樂者若而人也同儕交遊意氣相許琴書雅愛道義互登頭角崢嶸各有成立今其存者若而人享此黃髮之樂者若而人也貴曳紫綬富躡金珠無德無怒亦降色而相接當時視為天上郎自處轅下駒今其存者若而人享此黃髮之樂者若而人也淄國此舊也長白此久也建樓此新也居樓此始也樓倚長白而立人披黃髮而居六十而老七十而耆八十而耋九十而耄亦蜉蝣之一瞬也然千萬人之一人也亦何德而及此也髮之白也老人之所愛也髮之黃也老人之所冀也樓可息也園可涉也山可玩也水可遊也村翁溪友可朝往而夕來也家人父子

可慈孝而相勉也本分之外不加毫末加毫末非老人之心也

序

賀唐邑侯序

自古救荒無奇策夫豈不謂服民以德而禁暴以法二者之不可廢而易若大將之旗鼓而兵士之戈戟也夫授之兵士而奪其旗鼓孫吳不能以令軍編之卒伍而去其戈戟賁育不能以勝敵爲治者捨德與法而求奇策未有能勝而令者也凶年饑歲民無恒心而有盜行教之以善而民不從禁之以令而民不悛而何德與法之所能施德與法所不能施而上失其旗鼓戈戟矣顧寧有奇策哉吾邑比年酷旱而又重之以暴風秋雪隴無遺禾稈無遺粒時少渚李公署縣事而牛方伯行部吾民攀轅長號扶攜老幼流

亡載道持一金之器而鬻諸市竟無以一錢爾者婦女弱不能行即自經溝瀆二公環視垂泣論者咸謂德與法爲難施矣乃我侯以孟冬至至即緩征禁盜招商市粟凡便吾民者各因其勢而利導之由是市粟盈溢無甚貴之憂里閈晏然無盜賊之擾今當仲夏不雨者又二月矣二麥且熟吾民稍糊其口而川涸禾槁則將又不知其終之所極侯又率僚屬捐俸勸富民出粟以給其最困者夫豈以所捐所勸而遍吾淄之窮民哉以不忍自食者而推之於民即不家給戶予而人人若食我侯推食之恩矣一念激勸之心從善若輕有寧填溝壑不忍扞文網者是以德服民以法禁暴不能行於荒年者而侯行之也孰謂救荒之無奇策也救荒之無奇策亦未遇宗匠手耳如侯之常等吾淄也值荒而民有生如侯

大擢而不淄借也復荒而淄其墟矣民不幸得荒年而幸得侯侯不幸治荒年而幸售其策當路者不幸有淄之歎而幸有侯之幸吾淄也因移檄勞侯生草莽寒儒烟霞釣客欲贈侯以言而無以自達適外兄麗泉麓臺兩王丈過漁磯索言以賀因欣然操觚述其救荒之奇策爲贈云

賀蛈邱令嗣入邑庠序

吾姻丈蛈邱公祖貫齊東里人自父殷翁徙居淄淄故俗重邑豪而輕寓客翁以貧士寄跡西鄙隴衆皆安之稍定居治產及公益倜儻出衆爲鄉里所推愛忘其爲寓客也余弱冠遊郡庠所過從悉賢豪狂率少許可乃望見公於儔人中見其丰度卓犖言詞慷慨自視不及遠甚遂越衆就語以子女相屬嗣是蛈邱家變暴起

罪羅公治衆相與憐而救之二載訟平而室罄親戚聚相屬皆樂施也公遷不二世且以韋布僑寓居取人愛罪取人憐貧取人助非有大過人者烏能得此固知異日必大昌熾爾後也諸郎穎異雋拔從邑大儒婁公遊自縣府督學歲試次子伯勛悉首選親識莫不嘉詞往壽余以鄉原羅難不能從衆歲暮被召陪祀先塋乃獲登筵是日嘉賓咸集觥籌交錯父子舉觴獻酬喜洋洋而樂衎衎余情不自勝酒闌席散仍與鄭君龍淵留連大飲余素不能酒不二斗輒醉是夕至十餘觥不亂豈一瞬乃爾固以公父子之樂爲樂也勉强就途歸來夜宿書舍倚案誦讀因念兄弟父子沉淪陋巷滿目汕然六慨竟夜不寐安身無計潛遯無所獨有公之福之樂哉薄德不能動高士屢丈爲公略叙其所覺見如此臨

以將燕喜之私術

責善篇序

古稱父爲子隱吾非老悖欲彰子過正欲汝曹戢惕勿蹈匪彝耳汝曹他日遭際與終身展布不可知第能擇趨而蹈無忝厥躬雖潛伏草莽吾快志多矣不然卽懷金紆紫乎操行不軌衆穢所聚此爲盜不持矛弧攻而不用弦刀者也奚責焉父子之間不責善子輿氏蓋激於父之愎諫子之非類者言之非通論也以責善固至情之不容已者也中才之養幾諫之事亦何莫非善用其責善者況家庭隱慝跡者不肯言賤者不敢言豈父君子而猶以不責善爲解則過何由聞而善何由遷哉

說

畢氏世譜說 一作世譜遺記

吾祖宗以農事傳家勤篤服役踐先民迹未紀世譜至老父綰家堂一軸薦先節則張之庭爲諸子指言謂吾祖先代當金元兩朝時自冀彊來居顏神之石塘塢始祖諱敬賢於洪武六合初清欒地無主之際縱志遊覽至西鋪古名崔家莊者愛其風土畫地爲業築土爲宅北倚長白南面豹山東西貫淄省大路土厚泉清可桑可稼念去墓遠竊徙父母骸骨馳馬北來意必尙有兄弟在石塘者不則何竊焉彼人追急至則掩之疃西耕疇中不卜而壙今望其脈來自豹山西北一帶高岡起伏環抱明堂平濶蔚爲佳原非天實默相寧偶得此特右有斜徑自西北出東南堪輿家謂之虎帶劍果衆祖多少亡者始祖生二世祖諱士寬士敏士全吾枝不知某祖出也三世祖諱淸配牛氏遲氏吾枝不知某祖妣出也四世祖諱敖配張氏東鋪莊驛丞張栢屛龍祖姑也祖諱格配王氏李家疃今進士王雲石宣化祖姑也世處畎畝率不失貞厚節義吾祖以德行著聞推忠信鄉保正凡婚社讌會非祖首座則席不重出五子遷正宣忠臣忠敬諱忠臣字廷佐者吾先考也家業稍裕勤儉敦厚寬仁樂施親曾之罪不贖遠不歸者皆資以財出之縲絏遠之遠方昆弟之孤女三悉收育資嫁如已出其大節好義類如此持家端謹諸子僮僕內外凜凜勑使督縣推善人張之治前爲兆民勸獨得吾父名焉嫡母王氏生五子槃架叢樹木庶母韓氏生四男林劉氏生七男本槃字光儒號柳溪架字光朝號雙泉叢字君茂號前川林字君旺號雲洲樹字子才號雲峯俱祿

功曹授省祭官木字子近少以藝補儒生長以例授儒官抱志鬱鬱老守桑梓本字子務幼年耕畎畝中槃五子時顯時進時習時榮時貴架二子應緒應陞叢八子時雍時熙時雨時化時若時宜時新時選林二子應登應時樹一養子名之曰應朋木八子自耕自耘自慎自嚴自裕自寅自强自肅本一子時甄綠自耕爲椎魯子少讀書止能識農用字卽令守別墅田圃餘子俱讀書未就從子時進等亦習鉛槧且九代孫已得八人夫吾遠祖公高封於畢地遂以爲氏載史册者卓以吏部誡以平章士安以宰執再過以大將功行俱卓犖奇偉蓋文王姬姓苗裔盛德綿遠子孫散處九州每多大族一枝崎嶇植此鄙止田舍處士家風父別業萬家莊兆墓其前脈祖長白築垣立堂置守者手栽楊栢可二百株枝葉

茨宿父母一家棲焉吾兄弟承世業各益充裕近緣蕭墻內變澌
見空喬瓶憤自始祖來此存沒九世族延百丁吾枝過半知積德者
先人而發榮者此脉吾兄弟輩僅僅中人產韋布士斯足以酬祖
德乎乃猶望於後裔也木懼久而世系失考謀建祖廟於白業堂
右立昭穆神主朝夕便奠獻姑紀本原以啟後人之緒不虛美不
隱惡死可起質生可面論又南人無代一字起名得古宗子之道
意者此爲近之吾題三十二字付後人以次爲名如有當諱者則
置之用下字

自隙盛世海岱豐寧遠承先德于邦研經
潔白家第昭曠堂亭溫良恭儉苗裔嗣銘

少白山說

黃髮老人治畦長白山下十質爲垤卷石爲峯五出羅列一徑上
通名曰進吾又名少白若將伯仲長白者夫長白凌雲百丈匝地
四邑峰千嶂萬此一卵何伯仲焉斯誠渺矣然進而泰華進而崑
崙又進而須彌上摩霄漢下盤九野睥睨長白亦孫兒邱垤也進
而大地億兆雖悉廣漠無垠然氣機輪轉瓢泊太虛僅如彈丸亦
天中之一物耳進而昊天水氣十重莫知紀極然十二干支日星
周遍止三百六十五度有奇何言大也是則天地不爲大須彌崑
崙泰華小稊米也長白何有焉吾園有山亦長白也吾心有山亦
長白也登臨嘯傲騁目怡情有山亦長白也天地之長白小矣吾
園之少白大矣太極具足不棄餖鷄伯仲何愧焉旣而歌曰
戴天履地兮年過六十氣涸質弱兮升高未及朔朝莫暮兮墳典
篇什苟苟營營兮狗鋤簑笠百儉百勤兮燕巢自茸苟合苟完兮
少白屏立登臨四望兮浩渺無極坐嘯夕陽兮寫紓胸臆拔劒起
舞兮放歌偪側萬種塵緣兮一卷可息

圃德頌　有引

老人非嗜酒者三爵輒醉多輒醒而獨深嘖伯倫所爲酒德頌
者何伯倫高矣達矣渺禮法謝名利託隱於酒而忘乎酒忘酒
者酒之適也非酣淫者比人自不知徒愛其文耳老人日隱於
圃沾沾自適視天下無足易此樂者其天契矣雖所嗜不同不
可謂非伯倫知己也特頌圃德以擬之其辭曰
有黃髮老翁粗知文字从務不忝倫嚼世味老歸西圃避世態之
炎凉渺禮法之臭腐燕雀爲羣傭僕爲侶不知旦暮不知寒暑惟

圃是務他無所取有華裾學士高軒大夫聞吾所事徑造吾廬詡
簪纓之焜燿矜朝市之歡娛惡言而辱巧言而諷白眼反唇相視
而笑余老翁於是方抱甕入井決水灌畦破帽掛於別棘短褐委
於塗泥聽時鳥爲絲竹玩菜甲爲琴碁羡葱韭之肥碩覩猿鶴之
欣嬉碧桃銀杏白飯黃虀操瓢而飲藉草而棲奚羨方丈之珍異
奚戀華屋之榱題任垢面之班班與黃髮之離離違明訓於尼父
從學圃之樊遲俯視富貴之士如傀儡之舞於前惟大笑二客之
亡羊不克自解其途迷

戒

戒嚴兒司理松江

任耳者廢目吾日坐環堵而逖聽巧比中人於三寸之頷寧無天

諶汝諸伯可念也

祭文

戊子祭祖墓文因嚴兒中式鄉試

維我先祖世傳棗强分派居顏神之石塘塢自國初高祖時徙居此地卜葬此塋世以耕讀爲業清白門第積德成家衍我後人至今相傳九世族人百丁以上可謂盛茂矣今有孫男自耘係附學生員自愼係廪膳生員自嚴係增廣生員以詩經中山東鄉試第二十四名四劝讀書駸駸日盛皆我祖宗積德垂裕發祥所由致也燊等其敬守先業公平正直不違理法是不墮先志也明神降福其有貪靡不謹利已害人違於理法是墮其先志也明神降殃此後當勸諭族人各益加兢惕承繼先志謹守耕讀之業勿貽地下之羞則今日之福衆人之福也其或肆志無忌自取罪戾則今

日之福他日之禍也祖宗考妣威洋洋在上尚其鑒之

祭許老親家文

維靈於陵毓秀白嶽儲精奕世載德嗣及於公方期燕境遽爾奠楹巷爲罷市里不鳴春嗚呼傷哉世豈乏壽壽或不康公踰古希眉壽而臧世豈乏行行或靡常羨公高誼如古彥方世豈乏嗣嗣或不昌公有佳男爲龍爲光嗟嗟許公貪夫徇利烈士徇名惟是二者皓首營營公不近名亦不近利抱一而貞隱身避世濟水秋晴鳳山朝靄諸孫滿前麟鳳岐嶷庶足以供處士之一樂矣奚意以一夕之疾而不起薦紳痛心道路興哀山巃嵸而慘色白日靉而沉霾公有佳城在邑之南靈輀載發爰及新阡惟子不淑見德有年夜交令子如佩棄絃慷慨結姻休戚同焉敬陳薄奠敢告靈筵嗚呼哀哉

祭長男文

嗚呼惟爾自幼醇篤無能而孝友獨至善體親心善撫諸弟爾母有疾朝夕侍養不遺餘力爾母得愈爾乃就斃嗚呼痛哉方爾初病我往視爾問爾疾苦爾自云[illegible]豈斯時尚可以自强抑孝子恐傷乎親心纔踰一日遂爾昏迷胡言狂語不識親戚尚謂爾病熱盛使然越至九日涼汗大出方謂病愈誰知去殂哀哀長夜兮碎裂吾心舉家長號兮何處招魂爾有妻兮未知得與同穴爾有女兮未知適與何人爾年至於三十兮無一子之或存豈爾數之既盡兮吾獨恨胗爾疾之未眞爾如有靈托夢相聞果如合死我可

灰心嗚呼父母念爾之孝弟妹念爾之友伯叔親戚念爾之誠篤鄉黨鄰里念爾之篤厚以至於道路行人僕御侍從誦爾之賢如出一口爾年止於三十又少更乎人事何以得乎人心令人哀誦之如是既有令名是宜爾之不壽天長地久永無見期

長男殯祭文

嗚呼自耕兒也今將葬爾於先塋爾平生依倚不離膝下雁行之間今去爾父母別爾弟妹夜臺寂寂獨歸何所哀哀痛心爾二弟在學一弟登科衆弟幼小讀書進益爾不得見其成立哀哀痛心爾純孝天性凡有動止惟親命是從生三十年不曾違其一言哀哀痛心爾一子亡於去年爾復亡於今歲造物者之於爾可謂嗇之極矣哀哀痛心所遺一女爾勿掛心我將擇良善之門聰慧之

皆使之宜其室家能安其身哀哀痛心我之父母爾之祖父母也自幼愛我爾地下相見代我事奉我之二兄爾之伯父也我受其恩爾地下相見代我尊敬爾魂有靈必不違我之言哀哀痛心養爾教爾一體愛深我何期爾之有今日孝於父孝於母孝於庶母愛敬諸弟姊妹骨肉相依旦夕相守爾亦何期有今日肝腸碎裂奈何奈何人生可嘆兮莫過生死之別人生難割兮莫過父子之恩望臨池之村落兮少爾一人之趨走見諸弟之森列兮少爾一人之厓首肝腸碎裂痛哭窀穸

銘

長子墓碑銘

處士諱自耕字景莘別號華陽淄畢氏八代孫儒官木之長男也

弟自耘自慎自嚴自裕自修自强自肅共君爲八兄弟君與嚴嫡劉出也體貌修偉性行醇厚幼讀詩書長課農畝衣飾不擇華麗飲食不厭粗惡其事親也一味之甘弗敢忘一字之訓弗敢異孺慕依依雖勞不怨蓋三十年如一日焉其適伯叔也翼翼然其處兄弟也怡怡然其居鄉黨也煦煦然目之者曰此有孚盈缶黃農以上之人物也戊子夏母病疫亟若侍湯藥衣不解帶者閱月又時仰天呼號願以身代暨母垂絶復蘇而君竟染疾不起矣沒之日無論宗族戚里貴賤老幼罔不爲之歔欷流涕者夫豈偶哉生於嘉靖三十八年五月初一日申時卒於萬歷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亥時得年三十歲止遺一女嗚呼若勤儉孝友終其身曾不得翕慶一朝之懽丁年倏忽而即世曾不得流衍一派之傳豈造化之修短靡常晦明靡定有靈均所不可迹而問者邪若父憐其孤墳無裔爲之銘曰

若貌不凡若德不忒天旣若豐胡又若嗇噫不可作者若之身不能忘者若父母兄弟鄉人之心

黃髮翁全集卷三終

黃髮翁全集卷四

明贈光祿大夫宮保大司徒淄川畢木子近著

八世孫　豐增

豐統

豐純

豐紉重刊

雜著

白南八景有序

輿地圖稱五嶽泰山爲長蓋生物之府而長白爲副岳舉泰山之派無甲於此山者故名白岳之下東有鳳凰少華南有玉淸豹山西有東陵巉岩北有會仙黃山諸峰不能具述爲羅列兒孫余疃

正當其陽左右前後有八景焉雖非匡廬金鰲砥柱西湖之盛亦足以暢懷騁目時偕鄉耆遊樂於此山殽野簌雜然而陳酋酒村謳翕然而進是山翁之所快也故序之

白嶽雲觀

輿地圖稱泰山之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斯須而雨徧環海鄉邑望雨每瞻白岳雲籠峰首幻化萬狀如冠如蓋如獅如馬則抵掌歡呼舉觴稱賀不日而雨矣

巉岩花雪

白岳西爲東陵山亦名巉岩奇石異狀森立叠出有試刀試鎗之名有種金仙人之像雲霧半出望之如羣仙羅列萬馬奔騰山氣鬱葱花繡石上白光如雪六出稜稜每攜友登臨蹲踞傳觴樂而忘歸誠一勝槪也夫

青嶂石泉

白岳南爲玉青山山之南麓獨石奇峻蝸旋蛙竇中有醴泉湧出久旱不減積雨不增如氷如雪四時皆然蓋鍾白岳之精脉而注瀉於此野人傍泉而居汲水而飲皆顏色冲異有賓鴻野鶴之狀余時攜一二童子葛屨藜杖往坐其下終日自得最爲佳地焉

幽谷神醫

白岳西麓東陵之背有巨石中道而立大如樓閣古人上鐫大夫二字土人呼爲石醫昔邑侯劉鳳池有宿疾夢神遺藥丸一吞而愈且言石姓而居東陵山隨邀太學生李惠卿詣石陳謝留詩石上土人翕然遵信建二祠堂指南山巨石爲嫡室指負兒石爲如

夫人朔望會祀嘗數十百人或夢療疾輒愈異哉蓋疾而思醫思而得夢專心信念得夢疾愈理宜有之必謂石醫之靈余未之信也

萬安流觴

東陵山下有淸流焉跦涎湧出不舍晝夜徑繞吾村而東村名萬家亦以萬安名溪余鑿池養魚汲井灌蔬皆是賴焉曲曲潺潺何異蘭亭勝槪每握詩瓢詞客慕羲之修禊之事流觴河際歌舞歡呼醉則枕石藉草仰臥黃堤令童子誦右軍序上友東晉安元輩恍然當日興況誠居鄉之雅趣太平之樂事也

白河瀑布

余疃之東有白泥河九曲三灣泥白如粉第一灣上有巨石平舖

周圍百步懸崖丈餘青嶂石泉會衆水而來傾瀉直下狀如白練聲如鼉鼓洶騰遠播八九里間如出足下禹門巫峽聞而未覩想不異此而差大耳彼乃海國巨浸此亦一方佳流彼乃天下奇觀此亦淄邑勝槩時坐白石覩聽不復知有河濟江海之大矣

豹峰龍祠

吾淄地瘠苗待天澤而生三旬不雨則苗槁而歲不登矣舊聞劉眼賽有神龍焉化人而贅於賽傭力數年得妻同浴於水妻浣衣水上龍化蛇遊戲於側妻搗衣誤落其尾龍怒攜妻飛去其郎舅因築地立廟歲旱禱祠下頃刻雨霔吾邑經旱扶輿往迎其神邑童柳帶拂水歡呼祈禱隨亦不日而雨乃禱神擇地立祠與巫至豹山之巔醴泉之側而止其行也輿人不能止其止也輿人不

能動因爲立廟禱輙有應歲旱實賴焉夫龍無贅妻之理旱無不雨之天古人歲旱不安丐名山而禱祠邑人奔走祈求實得古意若前所稱龍耶雨耶是耶非耶尚俟高明者辨之

華岫牛笛

臨池莊余別墅也一峯聳出有歷下華不注狀舊名雪山余易今名獨巖百丈巉石嵯峨村落入九環山而居山巔俯視洞見廚竈山巔一語杳若雲霄少華之麓土肥而草茂牛羊布滿齕飲得所余或招執友或攜妻孥春秋登眺見牧豎紆閒或牛背而笛或盤石而謳或席地而鬬草或逐坡而擊毬亦鄉村太平之景象哉

西園十景並跋二首

黃樓愛暑

黃髮樓備四時之居何取於夏時惟溽暑烈火行空逐臭聞香蒼蠅可憎坐臥樓上洞開方牖十二清風颯然頓忘三伏炎蒸或停書几或調素琴園松呈翠遠岫浮青溽暑所不侵羣蠅所不到一年此候最爲宜人

槐簾春晝

黃髮樓前有槐枝葉倒垂覆地大如輪圓如蓋予有詩曰翠蓋低圍擎八柱蒼虬反走入平臺四時皆然何取於春節屆清明寒輕暖紆萌芽嫩綠欝欝葱葱時引客坐其間恍若湘紋羅帳一歲佳玩此際稱最焉

方亭皂蓋

初理卉園手植山皂一株大僅如指今三十餘年矣挺幹九出菁

葱直上高與樓齊蔽芾方亭之上眞如羽葆華蓋蔭覆無際往往賓從過我愛而翫之歎未曾有也造物於此皂何豐哉

湖山十友

往聞洞庭之湖有佳石焉以瘦透而秀者爲貴恨以遠艱得乃冲山之南石多奇者如折桂如偷桃如鳳如鹿如杖如雲想洞庭之佳當不過此余得其十散豎園中把酒對酌何異愛弟執友心心相照忘於無言眞山翁得益件也

獅屏翔躍

十友中有最契者尤大而醜形如獅子向人有歡騰翔躍之狀余植之少白山前特建屏以處之名曰獅屏旁寫一囬巒擇斕偷覷若將搏執者又寫一普賢菩薩執如意指揮若將跨乘者尤快人

觀一日不再玩則思不置恐又太湖中所不多遘者也

對沼魚蓮

曝背清暉軒北鑿二池其東畜魚有金銀玳瑁躍日舞波其西植蓮有千葉並頭旋風挹露余老人秋夏間坐玩二榻之下想濠濮梁與致思茂叔愛蓮襟懷不覺欣然自得上友古人信不妄也

藤棚綴錦

古隱君子多與藤蘿爲友夫藤蘿小植也而隱逸友之豈以其枝葉蜿蜒可以封泉壑護苔蘚耶余性愛小隱因中圃植十本爲棚架之春暮花開紅紫爭姸燦如綺錦香馥襲人則招金蘭舉觴賞玩青魚白酒彈棋賭馬亦一佳境矣

進傾斜陽

早冗農務午苦日暄多至斜陽倒掛則登進吾山虎豹虬龍之勝不減赤壁攀藤而登倚石而立坐綠樹之下清風徐來鳥歌遞至頓忘一切塵俗俟而月上東山牛歌入耳宛然深巖幽壑之趣李愿盤谷想不異此

及泉抱甕

樊遲請圃夫子少之夫不懷經濟而甘野人之務非志士也某膚愚老叟志不在用世則舍圃無所事事種蔬植卉俱水是資而吾村去山寫邇石地水艱乃勉力鑿井及泉即以命名周二丈深五尋老夫時自抱甕汲水灌溉攸資而油然樂是矣

松池玩月

雪洞之下引溪水以爲池上植垂柳五松一文官一丁香二前豎小石有方朔竊桃之狀晚風涼月把酒臨池佳木天出之景倒挂其中宛然圖畫此又別一壺天也

此叙西園十景也世人多積金帛廣殖田宅子姓出分盡以付之乃就子宅借居一室隨至乃子乃婦嫌其逼倚殊爲可笑余別營小署立於出分之外黃髮安居以逸老藉償平生教子耕田之苦豈不可哉夫養育男女自是造化付與之氣孝道甚難古不多見敢以過望諸男郎諸男不色養此足遂黃髮矣倘曾子出於寒廬又豈快也自跋

西園之樂豈止此十景哉外此而悅樂堂之課子篝燈九思堂之垂簾清晝白玉堂之觴賓雅集東水堂之蔴葡避暑咏月軒之涼夜吟風愛日軒之曝背兀坐雪洞之圍爐談元樂未減於十景也

又或天朗氣清蹻屣携妓登北山之岩漁南澗之濱放懷於五山三水之間遊玩移時情不知倦噫嘻不樂而荒哉早歲業儒狂妄槊槊中逢惡少萬狀欺凌努力教子一博微祿而遠宦江左六月儒巾而偃蹇釁序六旬有二大覺衰老前項十景或已成而未享或阻力而未成家人糊口未飽夫亦有志而未逮耳又何樂哉噫嘻人生不如意者十常八九敢保此叟果能得此姑於萬曆二十六年叙志自娛云轉眼白駒流光如電富貴貧窮適來適去前之憂樂悉皆陳迹何新非故何故非新志之所之已遊於華胥氏之國矣又何計於得不得也又跋

黃髮翁全集卷四終

黃髮翁戲筆

廣瘡辭嘲友人作

瑣南枝

老先生瘡疾何如 初初少漸漸多漸漸多來漸漸的發惡有情人種下無情禍也是你當時錯了 酒腸寬一霎兒快活色膽大一夜兒風魔當時怎覺當時錯疼也不疼 疼殺人畫堂中鬼判閻羅清淨處坐的也好 鬧殺人繡幃裡蠅蚋蹉跎悶懨懨顫欽欽終日床頭坐令罷怎麽樣 御績紡的冤家冷笑呵呵令正怎麽樣 厭糟糠的人兒變色勃勃些兒不諒人之過

滚繡毬

瘡形怎麽樣 嘴角上黃麫糕眼眶裏楊梅果渾身爛綻纓桃顆走的動麽也 哎哽哽難動難那着麽也雖的 纔合眼夢魂兒吉叮噹天靈碎割的身也斷

麽 恰翻身綾被兒血模糊濃水沾着人也好懊惱 當時墮落迷魂陣今日枕埋鬼病窩救你怎麽 則索念幾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南無阿彌陀佛

倘秀才

怎麽吃飯 紅筋兒另擦下一雙黑碗兒另洗下一個粗白碟另收下一羅香茶美酒遠遠的端盤兒托我這裡蹙愁眉強嗑

耍孩兒六調

瘡疾也是小病兒 受不得筋骨疼膿瘡多混腦蟲都在顖門作惡美香雲膿水粘合形像怎麽樣 蓬頭赤足風魔漢螺嵌金鑲古像佛有虱子麽 餓虱子散亂眉前落怎麽走 但行動拄着條大拐脚跟疼不敢前那身體也還好不傷 陽物上飩三指多外腎兒爛似蜂窩這等怎麽處 恨起來欲將全身割呀淨了身做甚麽 龍樓鳳閣爲常侍玉帶牙牌有分拖大太監時間也難得 且將羊尾兒換我儒巾破這等到也是一程好處 又只怕選內侍的公公嫌我年老到頭來錯中又錯

朋友怎麽相處 再休提知心人握手話衷腸再休提刎頸交並倚雕屏坐再休提同袍兒借得衣衫着老先生平日擲骰子行令 再休提骰子廵廵遞小盃老先生平日好飲大鍾 再休提飛鍾經我席前過老先生平日好合樽簇坐頭要 再休提打遭兒同享那珍果攢盒衆人却怎麽樣 一個家揜鼻攧嘴老先生另坐一陀

藥點一點就好了 白礬阿味輕粉合乳香孩茶共沒藥玉簪兒挑上珍珠顆效也見麽 當心點上纔較可轉眼看來發許多好一個長十來個你如今還悔當初麽 想當時美死了親親到如今疼殺了哥哥

這等怎麽纔好 除非是傷寒疾病染沉疴得病却吃甚麽東西 西瓜酥梨殘幾顆也服些藥麽 療肌解表柴胡藥渾身發汗似湯潑大雨翻盆濕被窩骨髓臭氣飛騰過那時節毒消病減好瘡疤不將人着

身體也還不乾淨 從南鄰借沐浴盆向藥鋪買荆芥科防風地楡同擂破乾柴燒勾十餘束熱水熬成一大鍋渾身上下搜磨過頭也刮一刮 九江箆頭髮細刮臉也洗一洗 玉容尢頸面多搓

餘文

乾淨了怎麽脩飾 從新來細網攢牛尾方巾折疊羅天青雲履裁絨襪月白彭緞剪直衲似這等如同古器重新了 好一似古藏香几明漆畢久沉寶鏡水銀磨人情也還依舊麽 妻孥重整歡朋友還同坐依舊春風樂事多老兒我長了這瘡却道有一件好處老先生又有甚麽好處 再遇着長天疱瘡的老婆我也不怕

他

此辭本出嘲笑恐觸時忌故不敢入集中而而獨攄心得描寫
逼眞雅俗共賞終難湮滅遂仍付梓人自爲一帙聊一傳子孫
耳

男自嚴謹識

勑封文林郎司理　誥贈光祿大夫宮保大司徒先君舜石

翁傳

先君以儒業肇基含華韞采俾不肖兄弟咸受一經子弟輩得彬彬與於文學之列厥功綦懋憶辛丑見背距今癸酉凡三十有三年矣當壬寅襄事會脩列行實丐選部秋澄王公爲誌銘憲副頃陽劉公爲墓表進士中白高公爲行狀宮諭瀛海張公爲傳亦既借雄文爲華衮第維時僅
封文林郎官不過七品於子心未愜也嗣不肖嚴濫竽中外屢膺
天寵累
贈十有一次至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戶部尙書
國恩家美焜燿前後近修世譜益覺明發興懷擬丐名碩緒言以

賁馬鬣之封謹據當日行實再加整次摟羅爲傳深慮詞涉藻繪文或掩質故與其文也寧質蓋先君所以修諸身而訓諸子若孫者不過人倫名教布帛菽粟之常今亦直肖其本來而已

先君諱木字子近別號舜石天性英敏鬚容偉異目光炯耀貌癯神王讀書多妙解不事章句髫時偕王銓部秋澄從張儀部松石先生遊先生海內大儒慎許可乃亟稱二俊無所軒輊無何補郡庠晉增廣生又與王侍御雲石韓叅知約菴孟别駕對軒結社靑雲寺及萬村東崖擷英潄潤試輙高等一時才彥咸避舍先君亦慷慨自負可順風而翔乃王韓諸君相繼陟通顯而先君獨以數奇再困棘圍不得售年甫三旬遂翻然改曰孝弟力田吾家法也薄田足供饘粥兒曹可繼書香以善養當祿養足矣奚戀鉛槧爲

其枉梏我也遂棄青衿不復顧學使者惜焉給冠帶命為儒官事父母竭力承意務得歡心疾作更刲股藥必嘗禱必虔逮捐館舍哀毀骨立儀節悉倣家禮僻俗為之一變墓草萋萋祭必血泣又立祠於白業堂西肖遺像并肖己像侍側如事生儀復推肇遷始祖以下建主奉祠逮同堂伯叔并列昭穆朔望率諸子拜奠盞老不衰歲時萃期功薦時食俾宗人之疏者昏者咸得祀其先既以報本且以睦族而錫類宏矣兄弟友愛村落相望常聯鑣共飯不能須臾離中年遭家不造左撑右持振紛糾之急惟先君是賴大伯柳溪公二伯雙泉公居雁行長皆以先君為才憐愛倍至先君亦莊事之惟謹歿咸囑曰以是藐孤發累矣先君飲泣受教為諸姪析產襄事悉應殫心九原可質初先君受產膏腴三伯前川

公欲之先君遜而處瘠別卜地於萬村西崖闢荆榛為樂土及伯值怨家舍沙臺使逮治室毀產蕩雞犬不寧先君被褐振裾不憚跋涉千里以相周旋雖雪夜凛冽堅冰在鬚弗覺也比縣令惑於佻口百計羅織株連妻孥一時宗戚皆潛踪匿首伯且有死之心無生之氣先君毅然登堂據理直陳縣令旋霽威首肯而伯亦得及於寬政矣才能應變智足解紛閭左偉焉伯晚病痿痺則肩輿邀之牀語移日每飯必羅數品恣所嗜以為常四伯雲洲公庶也先君諧族以直書獲戾參商幾十載一旦以土豪被繫自分必死先君矢天指日灑淚拯之時嚴初入仕途僕馬書幣貲相望於道卒保無虞庶幾所稱不藏怒不宿怨者矣五伯雲峯公最謹愿亦為佻所螫先君救之尤力幸公道昭明不罹文網然以乏嗣歿諸

屬閧然謂奈何以數千金輕棄螟蛉乎先君正色曰此死者所愛也如飲恨地下何質之官以猶子時榮入繼義男鵬出姓歸宗猶給別宅二區腴田三百畿令不亂宗祧而止實不過為魚肉也絕產一無所利或以遺宅遜者強而後可亦必立券給值以示不私七叔崑山庶而早孤先君既身為訓誨復多方捍蔽無敢弱小侮者故叔特敬憚先君比於師保先君素負達觀塵芥軒冕逮諸伯數罹大難始歔欷曰吾薄佔俾不為也乃搆閔受侮重為門戶累匪諸子就與償乎於是督不肖兄弟於精舍授以墳典杜賓客肅局鑰丹鉛句讀不使有寸晷之逸每綴秕必手自黜竄間就正諸先達以決向往試輒治裝與偕無曠居諸以廿暴棄而更循循善誘隨才廸誨因事獎掖常令勃然躍然自得於繩墨彀率之外或

夜分罷讀挑燈共飯話家庭剌剌不休或暇日命酌賦詩旁及涉世應務之概天倫真樂又未嘗不融融洩洩也始嚴與兄慎屢試屢蹶先君曰業患不能精不患有司之不明逮丙戌己亥間始受賞於霞城吳司理質亭薛恭知且進而與其子相切劘用是先君以義方特聞兩公爭引為布衣交顧矩而後見見未嘗不抗賓主禮也詢以民瘼則盡言有托居間則不應暨不肖輩各授室愈加儆勵隨置善惡二簿朔望日分別登記張先祠示勸懲自製簿序其畧曰古稱父為子隱吾非老悖欲彰子過正欲汝曹兢惕勿即匪彝耳女曹他日遭際與終身展布不可知第能擇地而蹈無災厥躬雖潛伏草莽吾快志多矣不然即懷金紆紫乎操行不軌衆穢所聚此為盜不持矛弧攻而不用弦刀者也奚貴焉父子之間

不責善子與氏蓋激於父之愎諫子之非類者言之而非通論也以責善固至情之不容已者也中才之養幾諫之事亦何莫非善用其責善者況家庭隱慝蹟者不肯言賤者不敢言至父若子而猶以責善爲解則過何繇聞而善何由遷哉識者服爲確論越戊子嚴舉於鄉先君曰未也女小子寧無滿志於賢書猥効薄俗欲從里少年飲博恣狎邪遊邪非吾子也所以操之一切如諸生時壬辰嚴釋褐長安郎貽書曰祖宗積德累世發祥在女女宜厚自樹不者遺澤自此斬矣需次松江司理便道省覲每論政事惓惓以訪察爲戒曰任耳者廢目吾日坐環堵而遂聽巧比中人於三寸之穎寧無天譴女諸伯可念也繼貽書宦邸曰雲間脂膏地女當秋毫無點吾力農自贍義不取錙銖汚女嚴廩廩奉以周旋無

敢失墜迄量移抵里簡槖中止圖書無長物而後先君喜可知也逮諸季盡入泮宮而嚴以司理考績移封章至乃潸然泣曰余曩者不嘗爲轅下駒乎寧虞今日幸乞靈先人以邀天休不啻拮据以鳩此室也夫困窮猶生我今而後將無驕奢淫佚敗乃家聲余子孫其覆亡之不暇余悲且懼矣嚴在松以水土不服殊病困會投牒乞休兩臺懼傷先君意亟馳使白之先君怡然報書允令歸田仍附以詩末二語曰吾廬紅藥青松好何用樊籠困小官其超曠如此後疾亦愈終以清貧不能潔修簠簋莫爲延譽歷俸六年不獲行取僅轉北部郎大懼以拙宦爲先君嗔及便道拜膝下先君曰小子年甫而立識見未定若驟得臺省
朝野屬目一言不當將貽終身無窮之玷誠不若粉署含香隨分

盡職爲快愉也視世情羨華膴而厭冷曹者大逕庭矣宗屬繁盛間有一二任俠歛怨鄉曲或宄暴鬩墻者率擯不得謁甚則誚讓批撻隨之其有事抵公庭非冤抑不爲請抑強扶弱宗屬齗齗一聽約束乃至郵厥徭役周厥匱乏不啻痌瘝厥身嘗曰斯就非同源而共派者忍令偏肥偏瘠若秦人之視越人乎大母家舊著姓後裔中絕禋祀無人遺塚不封先君慨焉每命兒曹以時致祭無怠事歲値薦饑貧民竊剥富室榆皮屑爲糜他人多加窮治不亦判棘糞穢護之先君獨否偶遇必迂道引避若剥幹遺顛則極伐焉而委於地聽其恣取里人貸粟因凶年不克償輒焚券可數百緡曰余媿無厚積以大庇天下饑寒也奈鮑鶉衣枵腹者較區區松石先生仙逝先君深念國士之遇匍匐哭盡哀仍製衰服會葬

徒步執紼嚴等自里遝鄉舉以逮筮仕必命削觶絮酒拜先生墓左謂爲淵源自也每爲兒曹延師務求高明而猶不廢綜覈以故多遴謝引去獨與中白高師臭味相投優禮備至去住久速一任其便間與論難書指唱和篇什時出獨解互有啟發高師倍爲傾向栢林黃師布衣也素行謹飭則委以監督程課之任俾諸兄弟先後悉侍函丈賴以不荒於嬉先君解衣推食歷三十年歿猶遺命畀宅一區田數畝眞無德不酬哉內外戚黨待以舉火者數十家非時乞索龐雜其門欣然應之不爲拒也歷下馬德飄泊淄土垂老喪妻終鮮子息僅一女孫煢煢相弔先君爲資給婚葬已進黃圃政日鼓腹槐陰中以終天年陽邱陳德貞窮困轉徙鄉人莫之收也先君念屬瓜葛與之居室器物皆具仍每歲贈以粟布及

先君歿陳慟絕復甦忽夢先君招與彈碁一夕棄世豈其信然與
抑感德深也尊崇高年不遺疏貧如里中王忠劉思仁宋昂等頻
加問餽問招與會食蒼顏白髮座上噢咻傴至出則訖其妻孥爲
光寵先君腹饒經濟議論滚滚舉中肯綮縣令虞庭王公首詢均
田之策先君爲借前箸鑿鑿善也公竟用以報最滂曙朱公以繕
城遍咨鄉彥久無應者先君爲上便宜十餘款曲盡利弊公將次
第舉行會有阻其事者役卒罷然抱負可卜矣釋典道藏寘搜殆
盡復揭要語置屏障間故能剛而以柔用之明而以晦出之皆從
釋老精蘊中來而獨不喜輪廻黃白福田果報之說曰此淄流黃
冠所謂惑世誣民者也至星相堪輿巫祝方技之屬雖好事者曰
陳左驗於前確乎其不信矣居家整肅昧旦夙興飭家政白首不

怠子舍奴僕食指累百異爨同居米鹽瑣細必均必遍無不帖然
就處分置產則曰人非甚不得已孰不自愛田廬而乘厄爲利又
虧折稽遲俾不得救旦夕之死則毒矣丙顧弗給必弗受券其所
受必使無憾而後即安自奉節約用儉成廉誓弗權子母遑漁獵
爲壟斷行即炭窟利藪雖進說百計不納或懷契願獻竟曰不敢
吐一語而去惟胼胝畝畝咏伐檀以見意每倒空囊而自處恬如
也邑侯韞所沈公雅負人倫鑒亟嘆曰澹泊清苦如封翁者鮮矣
厭薄苛禮謝遠貴介而獨躭嗜名蹟親昵朋舊風日姸美必相與
徜徉長白夾谷東陵三台青雲醴泉花满滴水諸勝挈壺躡屐盡
日忘疲筆札工妙尤善行草好爲詩歌每有感發及眺覽會意操
觚綴思頃刻立就有陶柳風味特不欲以此見奇稿成輒付去諸

子或私藏之一夕書室不戒都付烈焰今黃髮集所載乃未盡散
佚者耳邑侯歲時讀法數虛大賓席親爲勸駕先君勉一赴之雍
容曳履里人環橋觀望後爲盛事嗣即逡巡引謝曰邑中賢豪夥
矣余何敢久壓人上也篤嗜營建雖廩無餘粟囊無餘貲而一日
不督工課肆則神不怡搦造一稟匠心度材量費晉有成筭且教
蒼頭各習一技法令峻而程限寬卒賴其用故節省常數倍他家
雖竊視效慕莫及也晚治西圃爲二與園壘邱疏池種樹蒔竹構
黃髮堂玉清棋局詩卷棲遲餘齒方期大鬯山林之樂而膏肓作
矣臥痾靜攝惟把玩琴劍花石圖繪以自排遣或縱談漆園吏所
稱南面王樂曲爲解譬及秋澄王公來視先君瞪目問曰人死猶
有鬼乎已復笑且嘆曰天下安有不死之人即壽夭彭殤奚擇焉

王公服其知生夙昔稱貸悉從臥內措辦以償至捐產無所吝曰
余砥礪一生歿而汲汲冐宣尼在得之戒目不瞑也疾革仍命進
頭陀誦圓覺楞嚴諸經其於生死夢覺關殆了然矣後事俱預爲
區畫屬纊之長不作世情語超然而逝是爲萬歷辛丑正月二十
七日也距生於嘉靖丁酉七月二十八日僅得年六十有五嗚呼
痛哉元配劉氏側室王氏李氏王氏男八長自耕早卒先君哀之
爲製墓文次自耘郡庠生娶趙氏王氏自慎歲貢生娶劉氏王氏
自嚴壬辰進士歷任太子太保戶部尙書娶胡氏自裕邑廩生娶
魏氏自寅乙卯舉人歷任南京戶部廣東清吏司主事娶王氏自
强邑庠生娶龔氏徐氏自肅丙辰進士歷任遼東巡撫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先後娶俱王氏女八長適冠帶武生牛大業次適邑庠

生殷師膠次適吳鳳次適邑庠生王道振次適邑廪生殷師莱次
適加銜守備王家振次適胡與艮次適張承祉內耕嚴及長三女
爲嫡母劉出自耘及次女爲二母王出慎裕強及五六女爲三母
李出寅肅及七八女爲四母王出孫枝男女振振不下三十餘人
詳在世譜茲不贅竊念先君生平教子殫竭心力嚴以[illegible]溫字
鑄紱秋毫總屬庭訓當庚子鄉試兄弟四人棘闈先君日盼得售
而卒不諧未幾見背癸卯服闋肅弟即舉於鄉艮以教澤固未湮
也嗣假銓一紀餘始登丙辰會試寅弟亦登乙卯鄉試自析爨後
諸務料紛功課寖不逮昔而仍博一第則猶當日下帷力也向使
天假先君以年計寅肅奮跡必蚤即若慎若裕亦不至終老明經
青衿間矣故淄稱善教子者必首先君矧規言矩行無不爲訓迪

計如茸舊廬而題以白業堂且系聯曰積善修白業讀書養道心
搆新居而題以玉清堂且系聯曰君子視躬重於山直北巖巖仰
止丈夫比德清如玉此心翼翼思齊治小圃而題以投豆亭且系
聯曰簡點身心投豆亭中無黑子怡愉性情護花籬外賞白蓮此
其身心性情惟恐越軼繩尺弗克閑家教子而欲以清白傳世者
意殷殷矣今雖隧上之木已拱然兒曹一觸簡編猶如膝下初問
字時尋繹耳提諄諄教誡又不啻新免於懷以故在
朝在野日征月邁戰戰兢兢惟恐有負堂搆爲先君戮人蓋當官
無忘貽穀而廷獻得之家修則淵源所濬發者長矣嚴嘗妄擬先
君其決是非可否若懸鑑其料成敗利鈍若炳燭里閈宗戚疑者
諮訪爭者質成隱然繫一方之重可謂智乎易近人共坐春風即
橫逆之來無怒容無佚念汪汪千頃人不能窺淺深可謂仁藐大
人輕千駟遇事慷慨擔當不以造次顚沛而驚不以晏安逸豫而
惰可謂勇殆合智仁勇三達德而兼之矣大都躬行化導鴻羽可
儀眞有古石萬石王彥方家風而德禮修齊頹波砥柱又與柳公
綽閒士行異代同符元覽之士當不以嚴爲阿先母慧淑恭勤其
袝嚴也雖極鍾愛不廢程督在諸生則勉以進取爲刑官則勗以
仁恕撫摩諸子不異屬毛離裏鄉黨稱其不妬比於螽斯麟趾晚
更好佛不飲酒不茹葷遺命祭奠無設牲醴人謂母生於淄西之
佛生莊豈其有宿緣與先君初
封文林郎直隸松江府推官累
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先母累

封太安人累
贈一品夫人四母王氏以子自肅貴累
贈恭人俱葬玉清山之陽蓋先君生平所杖履愛其明秀而扁爲
堂者及卜兆域莫此爲艮遂窆以成先志當初得此地時嚴夢寐
中忽成一聯曰遺命曾教封北隴
殊恩猶待表新阡今葬後褒
贈且十一次坊表林立儀衛森然而肅弟亦四
贈其生母覩前聯若合符節豈偶然也
贊曰粤惟上世肅肅明農猗與我祖遂振厥宗旣富方穀言發其
蒙亦旣訓止禮樂雍容我祖播之我父易之勿俾爾荄載鋤載耔
匪神是篤一穗兩岐二三小子幸際昌時乃刈乃穫罔敢斁思寧

云善述事懷先德一言一行實爲彀率以步以趨重研弗及百爾後人是儆是則

不肖男自嚴頓首謹述

黃髮翁前集後跋

葢聞翳張循環天道也從古韞德瑰奇之士塞於其窮而後後人得食則報非獨庭訓端亦遺澤遠也嚴嘗持此差等天下若合符劵而先君則尤張明較著者矣先君少負雋才計可芥拾一第而竟棄去學稼學圃意俞俞然樂也旣裳家難左撐右持墒埴萬狀乃始中悔悔而發憤課于寔殫厥心間以餘閒洩爲詩歌樂府總之直紓胸臆銓契神理或可解頤或可裂眥罔拾時人餖飣綽有先輩風骨惟不喜藏稿故多秩兒曹每私錄之一夕廩庫不戒盡村蕞火今存者皆出記憶之餘及晚景所嘯咏纔什之三耳然亦足窺先君一斑矣嚴以中人以下之資濫竽郎署肅弟復黜賢書而諸兄弟並列諸生津津向進伊誰之賜則先君之遺澤庭訓兩有藉焉嚴不肖牽繫升斗奔走南北暌違日長承歡日短蓼莪蚤輟風木永懷嚴獨何心能不悲哉能不悲哉所幸生平卓爍仰囟二三先達爲誌爲表爲狀庶幾不朽而詩歌樂府尤當年心精性靈之所禪繳一披讀音容在接君之何不檢授剞人以永思慕也因念先君臥疴時兒曹以遺草請先君曰寓內名集充棟汗牛倘未必傳予生平何嘗低意雕蟲乃欲災梨棗以取唾耶噫嘻此治命也顧以昭弓冶嚴著存茲刻又惡容已脫觀者曰詩不李杜辭不關馬是贅也則不肖嚴無所逃罪而先君業早見之矣昔人云不愛僶之指而愛已之指不愛昆山之玉江漢之珠而愛已之一蒼璧小璣則情有獨鍾而愛不忍割也嚴意亦若斯乎是舉也遐思追悼諸兄弟有同心焉而搜括校讐則寅弟之功居多云

萬曆甲辰七月既望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不肖男自嚴謹跋

黃髮翁前集後跋

嗚呼先君年不配德識者共悼淸軌婞節虞部兄已勒爲行實丐二三名公言垂不朽矣復命寅採集所爲詩若文得如干首兄讀之而泫然泣曰詩以道性情言爲心聲玆非先君眞精神所攄寫者耶先君往矣誌狀傳其迹耳玆則傳先君之心余將以壽金臺梓人也若何寅曰唯唯先君獨技工也歟哉先君襟期磊落志趣曠逸時有風味則悲壯沉鬱瀟洒翩翩各一其致而總之直標靈境盡洗鉛華諸體樂府罔不窮神盡態可稱絕品號製黃髮少白諸篇蜉蝣大塊螺蠃二豪絕不作一衰颯語則所養可知矣先君獨技工也歟哉因憶先君言曰雕蟲雖小技作者實難我自取適意耳何能工每見汝曹私錄之其譽我者不及我者也笑我者勝我者也夫先君得詩之解立支之宗而謙抑若此其不欲暴於世也明甚然有玆集也兒曹覩之几筵戶牖皆口澤手澤所寄則先君在也傳之後裔比乎典型訓誥而欲平躁釋則先君在也他時有景行者憑而弔之曰此亦樂道安貧陶處士之流亞哉則先君在也梓何容已雖𡇼祿見茹十佚六七不無少恨然寸珠自足照乘片璧已値連城隋侯和氏巨目必賞如曰懼而翫之者用覆醬瓿則聽之已耳此虞部兄壽梓意也

乙卯舉人不肖男自寅百頓首識

黃髮翁續集後跋

不孝肅廿二歲時先君卽見背十五前則童蒙也方學句讀迨弱冠時致力舉子業攻苦無寸晷暇目未覩韻律卽先君時有吟帖付之讀過旋忘亦不曉爲何物嗣後諸兄始出其笥存者腹記者若干篇輯而付之梓爲黃髮翁集肅猶憒如也今又幾二十年矣諸兄於敗壁頹垣之間遺老故人之口時時得先君餘唾殘編卽寶之爲琬琰天球積而成帙又輯而付之梓爲續黃髮翁集肅猶憒如也顧安用贅言爲噫肅亦人子也不能以韻律紹先業而猶記憶先人一二遺言足爲子孫戒者不可湮而無存當四兄嵗成進士後先人嘗曰人家有一進士不知祖宗積德幾世而後成成後賤者以貴貧者以富子孫乘堅剌梁不復知先世貧賤事驕

奢淫佚所自始也其種種惡敗不可盡言甚有身爲進士久而逸欲滅志自斁厥德者先人累世所積不難一朝盡喪門祚亦衰孰若寒儒苦守一經自力百畝斤斤守法常延世澤於勿替耶又嘗曰吾苦苦教汝輩讀書非獨求升斗博一第之榮而已大要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爲善爾輩行濁而志污雖成進士吾不喜如志潔而行芳雖爲匹夫可揚眉吐氣於鄉閭間乃肖子也嗚呼先人之教多矣肅不能盡憶卽憶亦不能盡述獨舉此二段以爲先人一生辛苦夜不寐食不咽既沒而日不瞑志不歉者獨是吾輩讀書功名未就耳今白先人逝後肅倖成進士六兄寅亦待試南宮三兄愼已經歲薦漸次結局而愚兄弟年率易壯而老矣所懼者獨是氣習移人賢者不免況復如肅中人乎子孫幼弱率未見吾兄弟困苦時久而驕奢淫縱固未可知而先人遺訓口澤日以漸遠卽吾兄弟或有遺忘而況子孫乎故敢因而附載於續集之後以誌吾先人之教於不泯非敢言文也謹跋

萬歷四十六年季冬立春後八日

不孝男自肅頓首識

黃髮翁集內　少保公贊語

贊長子墓碑銘一味之甘弗敢忘一字之訓弗敢異二句事親之道盡於斯矣

贊瘞鶴嘆東風一任好花開籬落蕭蕭景色別二句無限感慨

黃髮翁集振衣閣藏本記附

黃髮翁集先後兩刻經鼎革後其原板悉已不存存者僅此册耳又世譜說一篇舊刊於世譜首簡集中未載今統附於後以竢異日重梓子孫寶藏借人觀者爲不孝恐流覧易遺失也

康熙庚戌十月朔日孫際有沐手識

黃髮翁集書巢藏本記 附

黃髮翁前集家藏者二一振衣閣藏本是當年少保公常讀者有序有跋有傳一書巢藏本是當年校刻底本無序無跋無傳今依讀本補亡校有如其式亦與續集世譜說合訂一册又虞菴詞後跋語攷知爲少保公手澤眞傳家至寳也子孫秘之

康熙丁酉歲十月廿九日曾孫盛鑑謹識

〔明〕劉伯爕撰

鶴鳴集二十七卷

明萬曆十四年鄭懋洵刻本

重刻小鶴劉元甫遺稿序

曩隆慶戊辰余與劉元甫同對公車同出校詩林先生之门誼烝烝學也毎相與過邸中各道其家世事盖余祖母季孺人守節植余先大夫抵於成立而元甫之母方太恭人亦嫠而貞玆元甫兄弟並舉制科兩家子衆味同語輙合常握手相對唏噓云余因與元甫約先後具疏請於朝爲祖母與母懇旌

旨下宗伯議議上

㫖可之兩家母俱得表宅里如

制兩人又私相慶際明時遭盛典榮先先世則余與元甫交情不獨以同升故也已元甫穆然淵靜居常寡言笑而好深沉之思其談議持高標尚名檢一稟於節母之致也在諫垣日佩皂囊所疏多天下

大計

穆廟虛懷受之最後忤貴人自左給出爲陝右參議改督滇中學又晉參閩參汴長憲東粵元甫方駸駸柄用會痛兄孝功君不祿而念母太恭人獨在堂春秋高樂戲彩爲歡

者遂請致其仕時適抱病病少瘥歸里中無何淹然殁矣嗟夫元甫念母圖歸歸而不得將母終令老人煢煢也元甫可以死哉於元甫少年發解凡十四載而後成進士中多暇日嘗為古文詞又好吟

得詩常淵案不趍時度而直攄性靈庶幾哉自成一家言列於作者之林矣海内士爭傳誦之元甫雅欲自晦秘其稾不發常携至汴藩門人鄭子恍膚時為外史請而梓之元甫謂災於木祇好也以歸

竟携剞版以去頃鄭子移官和州思元甫不置謀於予出元甫存本復梓之鄭子亦藉以章元甫流来世用心可謂勤矣元甫之詩文其聲價在海内其品格在鄭子篇中余不復序獨序其所以交於余

者以兩家節義相合而元甫之生平亦并著之嗟嗟元甫可已不朽也元甫諱伯燦楚之孝感人恍膚諱懋洵閩人

萬曆丙戌仲秋月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知廣平府事前兩京刑部郎中古吴蔣

以忠譔

讀鶴鳴集題辭

不佞阜弱冠業聞楚二鶴善鳴頗無蹤識大鶴適壬午秋幸小鶴先生為河泣条守義鄉峯鄣不鄙阜鶩芳薦則賢書蓋終身眡猶伯樂云洎後上春官一褞衣溢陽公署先生尋以祿憲東粵

行矣無何訃其疏請歸里每心竊鶩往欲問字門墻且盼、馬跤其出江湖而廊廟之也迺々偶後和陽會鄭君以所梓鶴鳴集見貺曰小鶴先生已脩文地下久矣嗚呼盡哉訊疏知己百感鈇酬慮之何堊表遺歸邪對茲遺稿益增切怛焉

爾釗先生胸吞雲夢筆瀉瞿唐經濟鴻才僅僅一厝于瑣闥藩臬而未之大究何以死哉噴幸有鶴鳴集在餘響則鏗訇矣翌翌永思聊寄之乎數語

萬曆丙戌秋九日

賜進士第直隸真定府推官門生

周九皐頓首題

鶴鳴集序

在昔文章鳴世者亡慮數伯家求其鳴最善者漢賈董遷固相雄唐韓柳宋歐蘇曾王諸君子風運遞降才品頓殊雖瑕瑜莫掩淫則異趨要以提運機衡各鳴其盛學士多稱於世者偉哉子長尤號宗匠後學攻古文辭稟尺度焉輓近世綴文之士豈少誰不擊節漢代豈暇唐宋諸家學哉顧道本無二文歸有宗而拘學之徒莫之究竟往往輯陳訾瑣取

古人剩馥殘膏鋪錯成章以為文故若此甚且搜奇抉怪競字逐句務一切險聲使人誦之不可深曉以為文又若彼噫嘻刻玉為葉非不工巧而真宰泯然剪綵為花爛然奪目耳生理之謂何曲士溺於所見罔根性靈靡裨實用而輒嘵嘵籬下名之曰文去道也遠矣今海內所推轂首稱必曰小鶴劉先生云洵鶴以先生非直文人也先生之文不為斬絕卓詭之狀而博蓄高覽雄邁洸洋闔闢變

化莫可名象不爲拘迫檢束之態而步趨馳驟確有程据儼然大儒揖讓進退彬彬可度今觀集中所載仰窺聖奥俛擿儒玄鑽研理竅冥契神解若揭濂洛諸賢共切磋究之者至其意氣慷慨抵掌談世若方域形勝山川險阨風俗醇漓政化宜否洞徹條貫假令賈董復生當執鞭於先生之門何疑夫韓柳文宗而聲歌或寡李杜詩聖而論著罕術先生鴻編妙裁凌駕漢人而游情風雅冲逸夷曠

逼真陶謝卽與沈宋劉王並驅中原論其功當首登世所稱文章不朽先生兼之矣洵竊以先生非直文人也先生少孤奉太夫人機教甚莊伯氏大鶴先生亦以名進士起家早謝世絪篤意著述嶷然爲百世程先生家學淵源塤篪迭奏非孔孟不師非六經之書不讀百家芳郁乃其漱擷餘暇耳早歲以文章魁天下晉陟諫垣歷藩臬關以西滇以南海以外内頌先生德教渾無涯涘乃先生稟

度温恭襟懷磊落包羅宇宙一體萬物其于道德仁義不啻饑渴飲食視榮聲利祿泊如也而豈以詞章聲律滑其眞邪故其爲文直寫胸中摹畫實踐信手拈來雄視百代所謂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著者也豈與俗儒閣於大道猥云修詞剽竊模擬取當世誦說者埒哉洵故以先生非直文人也吁先生實學在躬行勛勞在

國家其所存著在天下萬世當自有命世作者

爲先生述洵小子畢畢言何能重顧吻末屬服膺大教知先生之心最稔恐世俗不察猥以斯集令與觚翰之士同類而共談之也且也韓昌黎因文見道者唐世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矧先生以道爲文視韓且奕奕過之洵不佞竊附山斗之仰與海内同志者共云

萬曆丙戌秋七月朔直隸順德府南和縣知縣閩人鄭懋洵恍虗甫謹序

鶴鳴集目錄

卷之一

疏

乞恩旌表母節疏

代乞旌表李節婦疏

五議疏　議處廠庫事宜疏

卷之二

疏

申飭花布事宜疏

乞查覈廠庫疏

議處戊字庫軍器疏

議處御將機宜疏

感惜時機疏

卷之三

賦

朝鐘賦　客星賦

金芝賦　示兒賦

卷之四

五言絶句

見月思兄四首

令德遐思卷爲岳陽張節推賦

賦得自君之出矣送吳使君之高州四章

拒馬河　滹沱河

蒲席與蒯李慱二首

鳳凰山　滇水

對雨　燈

花月　雲樹

晴　夕照

月起　憶碧泉僧二首

武都萬象洞用李本寧韻

石門二首在點蒼山後

哀稻田三章

滇醫士萬子明

秋日山中十二首

即事八首滏上作

夜雪行

重過淸化四首　憩廣濟菴二首

卷之五

五言律

京師除夕哭先大父
卜居四首
約劉長欽陳伯含頻過
傅照磨還應山時有內子之戚
壽李母二首
與吳山人

雨中遊迎禧觀
馬幕還任上蔡兼感舊
送客　賀君端還茶陵
壽熊母
令德退思卷爲岳陽張節推賦
紫荊關
下會村興國寺見雪
砂澗驛　繁峙二首
憩普濟寺去鄜城二十二里

與僧靜萃　季水部赴河上
春日有事太倉遊水月寺因宿
僧八泰　塾師二首
胡使君捧　勑儹運二首
雒公子二首
雙壽承恩冊爲章都諫賦二首
余幕還上蔡
會寧東嶽祠
任秀才還楚應試

早發隆德
秋日鳳翔懷李直甫分牌作二首
曉雨與李直甫分牌作二首
鳳翔送劉判官致仕還楚二首
憶兄養疴任籍分牌作
廣通顧巡僉邀飲僊羊菴二首
余通判遷蘄藩左史二首
安寧劉學博母節卷
司封部二首

懷魏子鳴太守四首
程宗約五泰四首
王少府歸汴四首
寧郭夜至修武大雪與趙汝圖聯榻
除夕
除夕憶西亭宗正二首
鄴下送何右史致政還夷陵
謁衞武公祠　闒臺二首
送袁子欽還全椒　登天壇山四首

憇興福寺
卷之六
五言排律
省中詠槐
司澤民之臨川
劉長欽之南昌
馮母貞節卷
奉送南宇高老師致政歸越
張太史山東冊封
趙太史冊封吉藩
輓朱守備憲史操守經同死事洮西
九日泛舟未至近華村而返訓盧廉訪
盧田叔招飲益者軒分得君字亭字二首
謁比干墓
卷之七
五言雜體
齋居四首
李彥和遣使送萍果桃李三物問予病

郭郎　定居呈沈徵甫
楊大郎　送楊子歸山中
即事二首
興國州宿樂氏山莊
紀允立赴陝西僉憲
任通判夢榛使京四首
訓駱丈　聽松軒四首
五色雲二首
小人行　夢周公

送王少府還鄉二首

感遇九首

初春齋居賦感二首

卷之八

七言絕句

郊祀候　駕視牲十詠

白北寺覽古二首

易州懷古二首

寄程宗約四首

靈宮余往來者十六年蓋愛之且有之
矣因賦其不忍釋者數事心醉之餘
其不可名言者固多也書之以貽同
好共六絕

訪殷文學不果次韻寄之

宿松山寺二首

出塞曲二首

塞上曲二首

重過普濟寺

再與靜莘　西征凱歌十首

飛雲巖　雲溪洞　珍珠泉

龍潭疊水　柬王顧二公二首

農家喜雨十首

臨安得荔枝柬寄三司諸公

金泉募　黃華山四首

漫興四首　送王恒叔應召北上十首

秋日胙城龍明府對談四首

陽臺宮二首

卷之九

七言律

涇陽驛逢吳邵武明卿程重慶宗約夜
酌賦感

吳邵武有南中之言所司以侯才留之
走使問訊先是侯有詩扇之貺焉

大祭方丘禮成

朝罷候　駕　文華殿日講

毛伯善署宜君敎

病居靈濟吳伯恒司澤民過訪
陳伯含赴宜賓二首
羅節推之潞安
十四夜同胡成之施晉甫闕孔裁鄒國
才司澤民飲吳伯恒宅
中秋夜成之胡子徵甫沈子攜酒饌過
訪時同元明沈子彥和李子子漸馮
子澤民司子
吳伯恒齋登科録還金陵

叢豹卿令烏程
小飲李彥和寓二首
秋暮同王吉士飲陳廷評宅戲得糟字
題思梘卷送人南去
楊檢校之袁州令弟印史還金陵都下
一別三地邈分
定居蘆葦園寺李彥和馮子漸不見顧
我詩以促之
陳玉叔午至留酌得鐘字

馮母貞節卷
冬日同陳玉叔飲謝宗文宅
予移蘆葦蕭寺之一月適友人告予此
蔡驗封舊止也繼又得驗封所爲記
文讀之感而爲賦用寄驗封
胡成之使山東
劉使君赴陝中
胡使君之常州
雪中左掖門傳 旨

聽誓戒二首
中府劉知事任潼關經歷
郡伯蔡公宴集金泉久旱忽雨俄而復
霽感賦二章
送張山人遊武昌
遊興國銀山寺同十二叔十三叔徐山
人國四
銀山寺送葉子儀赴周藩審理
與盧生 與邢生

逢臨川吳生
飲張子書屋
黃河
上蔡馬子補任天長
壽汪二東職方
聖誕　早朝恭述二首
送沈使君入賀還池陽
將赴代州月夜同傅以誠御河橋東
别陳玉叔丘以謙用陳韻

小寒食自京師赴代州經良鄉作
淶水道中　龍華小憩
浮圖峪　宿廣昌
代州姜備部陳僕卿揚兵憲留宴浣俗
亭席上作二首
忻州雷使君留酌二首
寄太原蔡侯時侯兄守予郡兩侯先同
時計部予亦備員因併賦及二首
横望關次于忠愍少保韻

萬善至清化大風再用干公韻
武陟大風渡黃河寄謝任使君
遂平道中却寄郭使君
雨中過郟塞奉懷宋季鷹太守

卷之十

七言律

白雲鄉偕李山人夜坐因思厥似奇芳
席上慨然作
郡伯蔡公楚闈録士

秋日少司寇何公開宴水洲園文學高
子殷予在焉次日呈謝二首
將發鄭州聞張諫議是夜抵新鄭喜而
留候時傳東西二虜交寇近邊所在
徵兵
九日亢村驛有懷張諫議至自滎澤
抵京師李本寧太史丘汝謙地官傅以
誠署正攜榼過寓限東字各次原韻
呈謝

盧通判左遷山東理問
李隨州以在告擢貳永昌
茂陵衛經歷呂和陟通州同知
送金泉館僧惠燈上都綱還邠中
錢生任武緣令
曾冏卿遣使惠人參詩以呈謝
張省長公子試遇
傅京判乞假送母太夫人南還
田太史尊人武學教授乞終養太史並

得差送歸
送人授訓術歸
范太史 冊封榮藩
宣城貢節婦卷和韻
曾冏卿之出撫巴蜀也予與胡都諫相
繼出參汝隴六月予征知巴星散行
次伏城驛覩壁間韻慨焉有步
方士
予出參隴右申陽周文學覎以陝郊篇

行次舞陽書使再至感而却謝二
冬日遊安定與雲寺四首
春日同原茂卿僉憲遊會寧西山用韻
桃花山同原茂卿用韻
會州公署述懷四首呈原茂卿
臨鞏楊兵憲舉子二首
紅崖觀
秋日鳳翔有懷八首呈關南李副憲王
藩參關西梁僉憲三公皆昔御史

九日鳳翔鄉使君對酌
拜將臺
九日西征駐秀石關二首
元夕燕師將軍園亭用李太史韻
次李太史見報之作

卷之十一

七言律

空同山二首
原州秋日有懷張助甫少參涼州二首

原州壽馬少卿母靖虜
代孫都護壽馬母
赴滇至辰溪
普安過李直甫冏卿宅却寄甘州二首
秋日試諸生述懷八首
秋日張驛察徐屯察同予次第開宴山
寺訓盧廉訪贈章三首
盧廉訪鋪宴集張驛察許兵察徐屯察
予四人次韻
盧田叔小集種德堂次韻二首
張憲使夜酌次盧廉訪韻
盧田叔益者軒成詩以將賀二首
西華玄島二首
登太華二首
春日盧廉訪泛舟遊羅漢寺時同方左
轄林右轄張驛察徐屯察閫司蕭曹
諸君五首
圓通寺

安寧拱宸樓次銅陵張公韻甲戌夏與
公晤于武功道中公故滇督學使
温泉　青華洞
浪滄江四首
諭[illegible]兒二首
點蒼山四首
姚安花樓駱少叅開宴
送郭僉憲予告還鄉二首
張驛察晉粵東大叅二首
顧中舍使滇還　朝二首
秋夜盧廉訪顧巡僉枉酌用韻二首
中秋李直甫自靖陽惠梨二首
卷之十二
七言律
喜得家書八首
遊進耳寺四首
盧田叔開宴君子亭時同李直甫大叅
分韻得茅字

左轄方君右轄林君邀飲妙高寺時同
廉訪盧子大叅李子閫帥江曹二君
二首
嘆白髮二首
盧廉訪陟轄粤西四首
安寧温泉之勝勝矣駱少叅有縱是出
山依舊冷尋源終不類凡流之句時
稱誦之兹以行役重過其傍推演其
意再賦一律

建昌陳通判母六袠二首
送羅少叅入賀二首
龍華寺同羅少叅馮太守二首
寄助甫兼呈本寧四首
寄訊本寧兼懷助甫四首
新添道中聞清平孫司成舉子喜先馳
賀二首
酬長欽白下二章
太恭人七袠楊右轄自江藩以詩來賀
次韻荅謝二首
李符卿奏績歸自金陵壽其尊人八十
一千滏上遘良奇矣詩以賀之符卿
兩爲都給事尋謫屢陟今官
與程計部小灘泛舟二首
與王恒叔
述懷用韻寄田子秇廣文二首
用韻再寄田子秇廣文二首
寄田廣文兼柬李刺史二首

卷之十三
七言雜體
靈丘農父行　塞謠
愛日堂歌　呈馮子漸
椿萱方茂歌
劉舍人有德府之差便歸壽親
東湖行呈李直甫
輓劉叅將弟世臣男應山同死皆洮西
孫將軍　椿桂圖爲盧廉訪賦

寄張助甫四章

隴西行　涼州行

空同行　九華行

江陵劉侍御四美冊

簡賛機務　騶虞應制

槀館恩崇　萱壽疊封

瀛洲眷為荊藩賦

共城院中舞石歌

沁河泛舟行呈宋使君

王屋山歌柬同游宋時祥叅知

卷之十四

序

送同門鄒溧陽序　送同門蔣長樂序

姚貴池序　張永康序

送同門陳大夫守臨清序

奉送南宇高老師致政序

吳伯恒赴洪上序

代賀總督譚公擢左都御史掌京營序

代送司徒劉公歸里序

卷之十五

序

明醫張翼陟宜城主簿序

同門黃子尹浮梁序

代賀羅博諭潛江序

劉侯膺部奬序

劉侯膺臺奬序

吉陽何先生七十壽序

郭學博膺奬序

代賀王中丞奏績序

曲靖李兵憲陟本省叅知序

卷之十六

序

宋生遥授光祿署丞序

吉生任平凉太僕主簿序

盧廉訪晉轄粵西右藩序

原任吏科給事中王公以雲南僉事擢

江西叅議序
中丞王公晉少司馬序 二首
分巡臨元葉公陟河南少叅序
方左使陟南京兆尹序
卷之十七
序
湯廉訪入覲序
秦荊州入覲序
洪雲南入覲序

蔡侯入覲序
右轄林公左轄粵東序
徐公左轄江藩序
郡伯盧公陟蜀運序
盧封君八十壽序
卷之十八
序
西亭帖藁序
春日紀遊序
金臺紀遊序
鄉約彙序
家禮纂序
栢臺觀士録序
蔡侯興士録序
日程序
邦政條例序
常熟錢氏續修家乘序
奉詔寧親冊序

至誠感夷冊序
聽松軒冊序
嘉會世講録序
孫先生格言序
卷之十九
序
毅菴石先生總督陜西三邊奏議序
學孔精舍彙藁序
學孔精舍彙編序

雲南戊寅選士同年録序
擬湖廣鄉試録序
南中歲比録序
撫滇疏藳序
訓言序
河龍正體録序

卷之二十

序

班馬異同序
近藳序
金芝冊序
雲南巳卯同年録序
雲南武舉録後序
雲南武舉同年録序
余公自訟紀序
別郡貳王公歸里冊序
焚餘草序
易橋序

素言序

卷之二十一

序

吳先生膺臺奬序　中原比士録序
代壽趙侍御序　龔左轄入覲序
代送趙按史竣河南事陟四川叅議序
瀚言序
褚中丞奏績召左僉院序
養蒙纂要序　勸懲類纂序

卷之二十二

紀

平沓紀

卷之二十三

記

擬進士題名記隆慶二年
石舟墩記
雲蔓縣創置學田記
孝感縣新建學宮記

中丞王公創築雲南城西堰記
中丞王公教場去思碑記
昆陽州改建學宮記

卷之二十四
記
表忠祠記
侍御劉公重修孝子祠記

卷之二十五
傳

馮母貞節傳
日者蔣訓傳
徐山人傳

卷之二十六
誌銘表
鄒春淵墓誌銘
贈君齊近壇元配劉孺人墓表

卷之二十七
雜文

陝西軍門平羌碑
彗星考
鞏昌府改建兩學上大宗伯馬公狀
遺奸録原
乞封章行實狀
平番圖跋

鶴鳴集目録卷終

鶴鳴集卷之一

明楚劉伯燮撰　吳蔣以忠閱　鄭懋洵仝校刻

疏

乞　恩旌表母節疏

爲懇乞
天恩旌表貞節事伏覩
大明令内一款凡民間寡婦三十以前夫亡守
志五十以後不改節者旌表門閭欽此臣原
籍湖廣德安府孝感縣人父廷相自少失

明母方氏年十七適父凡父不逮相助惟
謹生臣兄伯生及臣二子比及八年父嬰
危疾母事湯藥備至迨父不起痛切悲號
幾死復生者數次時臣母年二十有四兄
甫六歲臣甫三歲一身兩穉煢煢靡依左
提右挈馴至成立乃以慈母兼代父教臣
兄長令就外傅歲躬紡績以資供給臣長
頑闇句讀莫記母撻之泣諭以父志臣時
泣下兄感俱泣母子兄弟抱慟一室臣祖
父母在堂亦爲愴悽每遇諱日哀動隣里
母心所苦非臣所能盡言嘉靖乙卯臣兄
弟同舉鄉試彼時巡按御史馬薦訪知臣
母志節移文本縣特行奬勵時臣母年四
十有五因未及期不敢奏
請嘉靖乙丑臣兄伯生以進士任河南上蔡縣
知縣遽叨外職未及陳
奏臣今復荷
聖朝甄録臣母年且五十有八骨瘦形羸哀徵

盡見貞節未表臣何敢自安查得先年本
部辦事進士傅孟春自陳伊母劉氏貞節
已蒙旌表臣母節操實與劉氏相同稽之
令甲所載守志之初與不改節之後年例正
合伏望
聖慈俯念微節乞
勑禮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巡按衙門查勘臣母
方氏守節緣由如果臣言不妄
俯賜旌表則臣母堅貞之志得光顯于

明時臣與兄蒙被
天恩當萬死圖報臣下情無任戰慄懇切之至
爲此具本親齎謹具奏
聞
隆慶二年七月　　日奉
聖旨禮部知道
代乞旌表李節婦疏
爲表貞節以勵風化事伏覩
詔書内一款義夫節婦所以勸勵風俗各處有

司視爲常事今後稽遲者罪之欽此臣到任
後聞本府孝感縣義門程昇七世同居乆
蒙旌表隨該孝感縣知縣劉崑申據里老
陳浩然等生員祝文明等舉人萬殊等鄉
宦劉伯生等呈節婦李氏貞節緣由到縣
備詳到臣臣隨以公務行縣至其鄉遍集
老穉詢其狀及重覆勘得李氏係義門程
昇孫程稽妾稽妻唐氏妾薛氏俱無子續
憑媒汪曰海娶縣民李顯長女爲第三妾

時年十八歲生一子名學恩越四載李氏
年二十一歲稽忽嬰暴疾終李氏焚香斷
指與稽永訣自是唐薛繼亡室如懸罄積
屍在堂李氏竭力備衣棺葬埋如禮節遇
兇荒躬率一婢紡績撫幼子長而教之雖
脫粟不假貸於人守節五十餘年人罕見
者惟四時哭泣之聲隣里聞之合境士民
憫之於隆慶四年六月内終年七十二歲
蓋棺事定節經上司樹匾奬勵但以前後

申呈往覆有司遷換不常致使貞節已著
旌典未蒙臣思節義之行得之婦人爲難
得之庶妾以芳年終令名尤難惟孝感以
孝名其間節義獨鍾程氏豈非山川貞淑
有不偶而
聖化旁敷無外雖婦人皆知率義哉臣查嘉靖
十年奉禮部題令後節婦有司勘實奏者
徑行風憲官覈實近直隸吳江縣故民曹
禮妾沈氏俱蒙旌表李氏之節實同沈氏

伏乞
勑下禮部移咨都察院轉行湖廣巡按覈實旌
表庶幽貞畢達有裨風化多矣

五議疏

爲懇乞
聖明秉太平之運修萬世之計恭陳五議以備
採擇事臣聞一代靈長之運必有聖君時出而
行之以保其祚於無疆蓋不培則其基不
厚不蓄則其流不長理勢然也顧志溺宴

安者不能逮而時多搶攘者不暇爲然則
保泰貽休之主固亦有數歟恭惟
皇上天縱之資
日新之德
臨朝端拱示人以莊
任用公輔示人以簡廼者北虜如俺答父子奉
表稱臣南賊如韋銀豹諸巢相繼授首此
先帝四十餘年所不能致之盛事
祖宗二百餘年今始再見之休光也顧惟寓內
泰和之氣尚未盡洽仕人俊偉之業有所
未臻臣愚叨塵侍從莫知所報敬陳五議
上塵
乙覽極知卑瑣何益
高深一念區區實欲即此一時而垂萬世無疆
之澤即此一事而溥四海無外之仁如不
以臣言爲謬
勑下該部裁酌施行
宗社幸甚臣愚幸甚

計開

一曰議政體今太平一開仕途載飭獨其
中未盡協者則各部政體耳蓋
祖宗之制六卿分治若不相蒙然
國家之事合慮共謀乃克有濟如戶部欲清
會計也而召募之費屢行於
奏討則兵籍未正弊何由清吏部欲正選法
也而開納之例方藉以助邊則事例叢
興選何由正是在主兵曰萬不可少也

如財只此數何在主計曰萬無可奈何
也如官有定員何臣願
皇上燕閒之頃時加注念或
召戶部問今天下錢穀之數幾何或
召兵部問今九邊兵馬之數幾何客兵難盡減
亦當酌度支之盈縮而後請賞例難盡
除亦當較銓衡之通塞而暫開叢募兵
鬻爵本一時權宜之計今內修外攘則
當求萬世治安之計是在當事之臣公

心體
國
廟堂之上銳意講求則政體無不協矣恭陳
揀擇
二曰議仕習夫仕習之污隆關世道之升
降故陽明正直乃所以成君子之世而
陰柔巧佞乃所以爲鄉愿之徒今之世
號稱清謹者多有之而剛明任事者未
之見焉以上下推移爲調停之得計而

莫之敢當以彼此規避爲長厚之老成
而誰與獨任如事從外來督察上其詳
矣猶有覆勘之規未便確斷如事由中
決
廟堂總其成矣猶有會議之請未遂施行一
涉嫌疑雖言之而亦模糊一干形迹雖
行之而非踴躍卒使遷延既久則時過
而事債展轉多端將官易而人去矣是
在

廟堂厲明作之氣
當宁倡果感之風凡涉推諉者令臺省以時糾
劾凡事規避者令銓曹以時
奏罷庶人知自奮而事得其理矣恭陳
揀擇
三曰議覈實今天下元氣端在守令之得
人而守令所貴端在精明之實政彼不
肖者勿論已廼稱賢智者幾何人哉粉
飾鋪張則混擢於耳目之間而圖濟沽

名徵譽則趨承於上司之奉而無裨如
鞭法新政也乃令民貿畜產以辦銀而
催征所苦勞擾年年何叢脞之甚如積
穀新議也乃令民鬻妻子以供粟而科
罰所迫怨咨在在尤舛謬之多今當三
年大計羣吏之後適新科進士筮仕之
初臣請頒之
朝堂通行天下取其精明尤取其務實毋衒
虛名毋乖成法里役可因惟實心節省

之而已使民猶得有九年之開常平可
法惟實政平糴之而已使富悉藏於四
郊之外敦循良者必收矜浮薄者必抑
庶名實覈而官常肅保泰之要機無過
此也恭陳

採擇

四曰議歛才人才之生本不繫於世類才
各有長尤難限以資格今天下得人惟
科目爲最甚而其遺於科目之外者亦

未始無如鉛槧之士收矣而號稱膂力
者可盡於鉛槧乎佔俾之儒録矣而旁
通藝數者可盡於佔俾乎大足以壯百
里之干城小足以資一時之贊畫惟科
目之所不取而彼又非科目之可與長
是以强者杜跡山林弱者轉委溝壑其
最下而無志者則盜賊而已矣夫其流
於盜賊也昔人已有憂之以今
清明之世必無此輩臣意科目之外果有膂力

方剛足舉千斤者收之果有心計特慧
能精一藝者收之毋使其爲
明時之棄物以兆他日之亂階蓋此輩亦不多
有而有則必至於見收是在責之有司
察之風憲毋爲濟民詿惑可也恭陳

採擇

五曰議正名臣聞天子有道守在外夷明
王慎德四夷咸賓今北虜

進馬乞

封在我鑒忱許市其禮已成無容喙矣獨道路
流言以為我與之和臣細閱前督撫一
二疏亦云和好此非所以定大分慰人
心也夫和者弗臣臣者弗和今俺酋受
我之封為我之臣謂之和可乎自昔和
者比肩相視不相為下今非其勢也又
或重兵壓境力不能支今非其時也在
我無事自發和端萬一虜酋强盛得執
其辭以求於我而漸不可成冠裳之輩

啓口容聲忽不自覺彼無知細民展轉
相訛遂以為真而風不可長臣請以今
日之事
下之廷臣視漢唐宋末季之言和者何如卽行
九邊諸敢言和者治無赦庶名分正而
中國有常尊之勢嫌疑杜而夷狄絕窺
伺之奸矣恭陳
採擇
隆慶五年　月　日

題　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議處廠庫事宜疏

為議處廠庫未盡事宜以確修實政事臣
等於本年五月等月內各准奉本衙門關
劄該臣等巡視盔甲等廠并節慎庫督察
一應奸弊等因各接管訖臣等盡心查理
加意隄防頗極精白無負
明時但自古無積久不敝之法而人心有乘便

易媮之私苟非見塞卽通必至大壞莫振
是以臣等於此不能無議焉以盔甲等廠
言之所當處者有四一曰精規制照得秋
防伊邇戎務孔殷器械不利致卒予敵已
經臣等票仰兩廠查理修整外但舊制鮮
精名雖具而實罔濟費則大而用無裨欲
令更造則為器不一業已收入欲遂減值
則會估已久將益不堪今當料造之始適
整理之秋乞令着實修舉如盔一項工料

若干工值若干甲一副工料若干實値若干如有冒破卽令攺造務當其値而後已仍罰其工必正以罪每盔甲上刋造年月及官匠姓名果精果利卽每件多留十餘副以爲遞年規制庶器械利而威武有備矣二曰明庫貯造之貴精貯之須得其所收之有漸用之當順其時庶毀折可免而精利恒存也聞之該部昔有開拓庫貯之說鳩工聚材以小嫌而止致使年復一年

陳陳堆積此積薪之說也後來者居上先至者居下能保其勿壞乎請自今每年所造順序貯之逐年所關亦順序支之旣可免於朽敗而省修整之費亦不爲少至於庫貯之寬狹應否修理增添是在該部加之意而已三曰汰冗匠兩廠額設匠作舊有定數但顧覓之門一開而冗食之徒蟻集旋議查革旋復塡補舊名方除新名卽頂甚者鑽刺情分乃不得已而收之夫以

國家有數之費而厭積猾無窮之欲如大計何今欲再加會選祇爲積弊增新耳是在管廠主事銳意淸理任怨任勞某之今名卽昔之某名也痛加裁革昔之某匠乃今之某匠也大爲懲治中間有影射包占者容臣等不時叅究庶食之者寡而爲之者疾也四曰時支放臣等於今七月內放過兩廠工匠料價銀計一萬四千有零除舖戶預支外惟匠作自去年八月內成造盔

甲等項今始關支臣等尋思冒破之弊從玆起矣夫匠作豈皆素有身家之人縱有之亦豈能以工本上納於一年之前而徐取償於一年之後指一領二非稱貸於豪右卽欺隱於積書情弊顯然致使公家之膏脂用塡私門之谿壑識者所爲竊嘆也請自今規制一精之後每上納一番卽徃與一番支放則債負少而後財用充財用充而後器械利委非細故也以節愼庫[illegible]

之所當處者亦有四曰勤批解先是秤单
之議該部已經通行自臣等接管見有秤
单者不一二處中間有臣等查收正數之
外多餘一錠封還彼處如澤州大戶竇桐
等者有查少一錠止添零碎十餘兩餘皆
欺隱如臨晉縣大戶張汝松等者或多或
少法鮮一定臣等請自今解銀之批於計
開銀數項下即明註若干錠有無印封若
干鞘有無秤单該司驗實發庫該庫驗實

秤收倘有餘銀即批發庫帖回查如果管
解人役陪添數多亦明批庫帖庶杜侵隱
且便稽查二曰限成錠照得解京錢糧額
皆傾錠近年有隨便成錠之說然未許任
意鑿分也乃有奸猾探知該庫錢糧有臣
等在解人經手自秤臣等公同驗視該庫
官吏一毫不與是以成錠者先行鑿碎原
碎者任意隱瞞頻添之狀一如買販告饒
之言不殊匄乞甚非事體臣等請自今通

行天下凡解庫錢糧不拘多寡務限成錠
有不成錠者決不驗收每錠之中定鑿銀
數及經手吏匠名目庶事體既一驗收亦
便也三曰選解運凡解運員役在外未嘗
不慎其選但以事體重大須用素歷練之
人不知歷練即積猾也有起解半年後至
者有一年後至者有既至
朝見已數月展轉支吾後進納者比及進納
復百方欺隱多言誑惑凡此節經該部批

彼處問究及臣等微加懲治外夫批解勤
矣成錠限矣此後但慎選老實之人民有
身家官有行檢即可解運前來固無用此
積猾爲也請以此通行天下誠爲去弊崇
實要務四曰略羨餘夫錢糧之出入只有
此數多寡不等往來共之所謂羨餘豈從
天降神運而得之者哉自羨餘之銀一重
而當事者以是爲才能總計者以是爲功
最不知壞乃事多矣非重兌於各省之解

運則輕出於各項之闕支若曰入者零星
而出者整段以是不無餘銀之積容或有
之但臣等見出者固亦多零星也請自今
公平出納無拘拘於羨餘之積以
朝廷財爲
朝廷用以天下物爲天下公吾何期必於其
間哉倘有所積卽數十兩不爲少而無之
不爲私是在公心體
國焉爾凡此八事皆臣等晝省夜度詢謀於

人剖斷於已委非臆說似可施行然臣等
猶有專責成之一說焉是在該管廠庫之
臣不得而他諉也
朝廷以軍器錢糧爲大事旣各專設主事一
員復以臣等巡視督察無非慎重至意近
來責成之意鮮乃至主事一毫不專而臣
等百凡經手遂使臣等若該管然而主事
爲虛設矣臣等請自今申飭責成錢糧到
庫者主事先查應收應放數目明確輕重

悉經其手臣等旣至乃督同察之至於軍
器在廠者務期精利應否驗收一經該管
主事先行料理臣等旣至乃督同察之庶
事體專而人咸自奮夙弊去而實效漸臻
矣伏乞
勑下工部以前八事通行中外衙門以後一說
專行該管主事臣等幸甚天下幸甚
隆慶五年七月二十四日
題二十六日奉

聖旨工部知道

鶴鳴集卷之一終

鶴鳴集卷之二

明楚劉伯燮譔吳蔣以忠閩鄭懋洵仝校刻

䟽

申飭布花事宜䟽

爲申飭

賞賜布花事宜厲人心以清夙弊事臣等於正
月等月各准奉本衙門關劄該臣等遵奉
節年題准事例先期註銷臨賞禁革一應
奸弊等因自接管以來各悉心祇理務在

精明但其中事宜容有未盡及雖題奉
欽依而未卽祇行臣等於此不無議焉如布花
本以禦冬乃至冬盡始散則寒過而授衣
亦已晩矣是以前管諸臣俱要於冬初卽
散誠爲有見及臣等細查節年事例未有
不於冬盡者則於題奉
欽依未能克副臣等再查所以悞慢之故則以
各衛大小委官因循玩愒漫不加意或先
期而以逃作在以故作存希圖濫冒或臨
賞而以少作多以輕作重妄肆侵漁蒙蔽
欺隱種種難悉迨其賞畢
奏繳之時始行叅劾則法紀雖未始不行而
事體已舛軍士不沾實惠
聖澤有負多矣臣等刻期嚴限於玆旬日內卽
可給散除事體瑣細臣等可以自行者不
敢仰瀆
聖聰外竊以積弊之後非奉
宸斷無以整飭人心經理之初非破常格無以

盡釐宿弊伏乞
勑下該部卽行各
陵衛三大營等衙門凡應委大小首領官員務
各儆心惕慮改聽易觀念軍士凍餒之苦
而毋爲尅減之圖思
朝廷欽恤之仁而毋貽悞慢之罪敢有仍前
不悛者臣等輕則懲治重則卽時叅劾中
間果有銳意奉行風淸弊絕衆心稱快者
許臣等間一奬擧以爲激勸人心之倡首

庶事宜曲盡而
恩惠不虛矣
隆慶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
乞查覈廠庫疏
爲廠庫年終事竣懇乞精查覈以釐夙弊
事臣等巡視節愼庫盔甲廠一年已滿除
造册
奏繳外先該臣伯燮爲議處廠庫未盡事宜

條爲八款隨該工部題覆奉
聖旨是已經次第施行照得節愼庫設于工部
堂後其規守也密其查覈也嚴部大臣及
該司主事仰體
德意銳心清理臣等每三日輪監收放可謂極
其清白矣獨盔甲王恭二廠一偏東隅一
偏西隅近者該廠主事常川住轄其中規
畫程度煥然一新然而匠役係節年充補
者見管主事不得而悉清之也軍器係節

年堆貯者見管主事不得而細查之也臣
伯燮嘗有清匠役明庫貯二說彼時值名
匠役成造歲辦欲覈查則妨工欲緩役則
悞事今成造已畢年例尚遠請于來歲正
月內先將各匠役月糧住支備清孰爲額
匠孰爲招補孰爲老弱當汰孰爲積猾冒
濫當除備造文册明確一存部一送臣等
衙門以時查閱然存者知警而去者易怨
如今歲奸匠朱真潘鑾以一已搆憾之私

遂致兩廠牽連之累當其成造用工之際
則詭言惑衆及其拘拏研鞫之時則潛跡
躲閃聞之此外尚有馬祿范傑等謾爾詆
騙臣請再犯之後于正罪外仍行枷號兩
廠前庶退者懲而存者安矣庫貯之說聞
之部大臣近擬料理修葺卷查嘉靖四十
四年該給事中嚴從簡題行查盤以來今
六年餘矣加以庫貯倒塌陳陳堆積歲月
莫辨臣請亦于正月以往司官既閒造作

無事備將遞年成造及題造者逐一細查
一年自爲一庫一器自爲一叢傍懸大板
榜其上曰此某年某項軍器某年查盤過
數目若干計歳月之遠近以爲支放之緩
急務存其新而散其舊少者年例多爲之
造以備缺乏多者年例少爲之造以妨浥
腐則器皆精而弊自除矣再照天下無積
久不弊之法而人情有久玩易媮之私五
年者氣數之屢變而更新之大會也除節

慎庫事體一年所入僅足供一年所出別
無存積不必紛更在盔甲廠自後每遇五
年之期該部先行題請將各匠役一清各
軍器一盤蓋巳前之主事有奮行明作者
或因繼續之怠玩而無繇自見將來之主
事有力求清覈者或因積累之叢脞而莫
求其端則五年之查其可緩乎至若有蠹
甚而不可旦夕安孔大而不可尋常補者
則又在接管科道之臣不時釐正臣等

念因事效忠之志不任拳拳

隆慶五年十二月　日奉

聖旨工部知道

議處戊字庫軍器疏

爲議處戊字庫軍器一管理以求精利事
准本科關該臣巡視廠庫兼管戊字庫各
省解納軍器凡以軍器係考工職掌有不
得而他委也接管以來訪知各解戶有解
到一二年不行上納者根求株尋始獲其

由如德州解戶鍾一成於隆慶四年三月
內解到今始催納訖如邵武衛指揮吳應
魁金山衛千戶李懷芳於四年五等月解
到今屢催未納其他不可縷舉夫其管解
而來沿途旣以有費乃經年不得完納而
去其費當爲不貲

輦轂之下積弊若此何以示遠蓋以各解戶一
應投批銷號俱屬巡視十庫之事獨其上
納驗收乃屬臣巡視廠庫之司在十庫以

為驗納有人而不復詰其後在廠庫止據
見在為收而莫識所從來彼此隔越漫無
稽考甚有各歇包攬寄頓教以遷延止圖
一時小利而不顧軍器大事積解侵欺花
費致乏使用在本處既苟且造完而解入
姑進遣畏追至以其軍器言之如八瓣盔
已行頒降式樣乃解到者率削其頂而廠
其簷夫其頂之削則於額有擎拏之患其
簷一廠則於首無脗合之規盔之重也既
以壓其首而復使戴覆不便人將厭苦之
矣紫花新甲亦已通行但其板葉直者而
復直之止可穿着不可以携既以數斤壓
其首復以十餘斤壓其身即一奔走已先
疲矣矧能制敵且盔甲之制為避刀箭非
為觀美今皆頑鈍之銕即一努力射之如
中魯縞奚濟於用臣於巡視之際痛知其
弊於盔甲廠所造皆令制度精美工力尤
多盔則舒其頂而豁其簷令人人着之即

首有大小加以襯帽無不脗合且其明如
鏡細見鬚眉蓋盔之精在煆之到煉精則
明頑鈍則暗每盔一頂用鐵十四斤煆至
三斤其功為何如者甲葉直者直之則其
節踈而挺止可以舒使直者橫之則其節
密而圓並可以卷用之則如一鼇足以衛
身不用則如一捆即稍騎後且煆煉既至
則其葉聲鏗而清頑鈍無功則其葉聲實
而啞臣所督造盔甲皆極精好真足禦敵
獨各省解納委不堪用欲令改造則業成
而器非一欲遂退出則解到而途且遙除
已行收納者止可備常
朝關領不足給邊請以臣今歲所造盔甲之
式頒行各省即令各管解員役順帶稍回
悉遵茲式成造違式者不准收納然臣猶
有說焉軍器之精利成之者在匠役而愛
惜之者在軍監造之者在部司而護用之
者在營衛每見各軍於盔任意棄擲碁

愛惜甲則扣其葉而拆其裏各該管營衛
之臣漫不之問良可浩嘆伏乞
勑下工部查照臣言再加詳酌於戊字庫一應
投批銷號或仍屬十庫或改屬巡視廠庫
衙門以便管理各積敝解戶用何法清查
臣今歲督造盔甲既已精利或可頒行各
省以為規式各營衛須用操練者追其交
納嚴行查驗毋令毀棄庶器械之精利恒
存而事體無不一矣

隆慶五年十二月　日奉
聖旨工部知道

議處御將機宜疏

為議處御將機宜正
國體以作人心事臣惟人君之御將也有體
而將臣之效用也有機論將之功當取其
戰陣斬獲之多而此外非其所重論將之
罪當計其退縮失機之大而此外皆其所
輕當其功之大也則小過在所宥斯賞足
以示勸當其罪之大也則平生在所畧斯
罰足以示懲若以一時所見而偶用之不
覈其功復以一人所言而輒斥之不辨其
罪則雖日取其人而賞罰之而人心不服
日討其人而功罪之而國體亦褻矣臣頃
見福建缺總兵官該兵部會推南京右府
僉書俞大猷伏奉
欽依點用臣有以仰窺我
皇上憐才之仁而本兵不忘宿將之義顧大猷

自廣西被劾而去也曾未幾推僉書其任
南京僉書也曾未幾推總兵夫八閩之與
兩粵皆濵海重地當其奪大猷廣西總兵
之印也必有甚不宜于廣者不然何遽奪
之也及今復推大猷鎮守福建也必有甚
宜于閩者不然何遽推之也于廣于閩往
來倏易一奪一予推遷靡常臣反覆思之
甚為
國體惜而復為大猷計不知何以自展布也

然臣往見福建按臣前後論劾叅將等官如金科朱珏玉如龍者矣之三臣者世皆以爲驍勇敢戰無雙之士該部見行提解來京鞫問夫其罪不至于死也則後當有後録之以俾其戰陣者然使三臣果皆驍勇無雙也則一提解已卽媿死復何靦顔人世者臣又近見廣東按臣論劾四川總兵郭成去矣夫郭成昔充爲事官用以大征必有非成不可者適其時自粵赴蜀提

重兵方在道黠苗都蠻及彼七縣勾引黨與亦聞成提兵在道未交一矢而遽奪之殊非事體臣嘗爲本兵思之當將臣之被劾而來也則曰既被論列不可以不去及其事勢旁徨四顧而無人也則曰雖被論列不可以不用如此而已臣竊以爲馭將之道惟當計其功罪不當計其毀譽如其人親冒矢石屢經戰陣而有功也地方不可一日無若人則不當令其一日解玆任

倘羣議屢至初則以其所劾之跡封與之如魏文侯之于樂羊謗書盈匧而不爲之動繼則再須

明諭切責之如宋太祖之于李漢超密致其責而不令其難堪則彼其人果有志效用建立也一聞風當媿汗無地矣何待辱之又或功成志怠觀望不前坐失事機而有罪也不可一日復居其位則不可一日復用其人或削其官或革其任或重加竄謫誅

戮如諸葛亮之于李平廖立終身不敘于馬謖立斬以殉軍中則彼其人自知有罪也卽百死且甘心矣又何怨焉蓋將兵之權在軍中而將將之權在

廟堂之上若一蒙疑卽黜之不旋踵又用之用而復黜之則彼益得以肆行其志而莫之忌憚將曰今雖用我無何復舍我去矣雖用之而不以爲恩則其予不足以示勸又將曰今雖舍我後當有用我時也雖舍

之而不以爲罰則其奪不足以示懲若此者其失三焉長將臣頑鈍之風損憲臣激揚之體失

朝廷操縱之權是其所關係豈細故哉臣請自今以後當定爲功過罪三等敢戰能守功也失機逗遛觀望罪也其他疵垢不檢皆過也將臣有過先原其功之大小功大過小宜從戒諭論自歷任以來無功而又屢過不悛以罪從免黜論庶人有自新之路而

國無可玩之法矣然臣又有說焉

國家以兵事責將臣而在外以駕馭之權屬之督撫在内以調度之權屬之本兵誠分爲功過罪以定賞戒黜内而調度之權定矣又必外之督撫恊心駕馭一意關防錢糧稽察有人矣則彼將官欲肆侵漁得乎兵馬清查有法矣則彼將官欲加隱匿得乎故當其有功將臣與督撫而并受其賞則當其有過將臣與督撫亦當並議其失庶維持之者密而駕馭之者周也臣待罪該科見今南北之所亟者惟將才而其往來更易屢進屢退者亦惟此數才故敢以狂瞽之言進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採酌虛心計議今所推補昔所劾問既奉有

成命無容另議繼今亟爲善後之圖無失將將之策功過罪三者可否定爲等則督撫憲臣可否同爲擬議毋避小嫌毋惑浮論部

行令俞大猷湯心奮力樹名策勲用蓋前愆仍通行各邊俾知恪守職任不至輕爲進退

國體幸甚人心幸甚

隆慶六年二月　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感惜時機疏

爲感今思昔重惜時機懇乞

聖明伸辨巳往示勸將來明
國法以收實效事臣聞明主不外制而顯成
功傑臣不中沮而孤奇遇委之以柄令得
從容展布而無所疑畏者振世之大機也
擄之以忠務俾周悉萬全而不爲虛飾者
報主之弘圖也臣仰荷
聖恩叨右兵垣謬司言責感今時南北之乂寧
思自昔臣僚之展釆機會何殊旌勸宜亟
追唯

先帝臨御之中年粤有督臣之許
國如三邊總督曾銑志期立功謀倡復套計
議未行旋遭棄市痛哉何忠猷之不獲用
也夫河套係
中國膏腴之地自捐棄以來致使虜從中制
我反外應士馬奔疲糧道艱阻
國家之所當亟爲收復者寧惟今受患既深
始知之昔自
廟堂以及海隅未有不知者知之而爲譏殺

之此豪傑之所以解體也繼後如浙直總
督胡宗憲恢豁不羣危疑交困海波既寧
辱身不免惜哉何賢豪之不自保也夫浙
直係倭患憑陵之地自猖獗以來所在束
手望風先靡致使
宵旰側席
金陵震驚
上下之所視爲深憂者寧獨當事諸臣懼之槩
自

廟堂以及海隅莫敢當茲任者當之而竟辱
死之此君子之所爲致惜也臣嘗反覆繹
思
先帝英武神斷雖未嘗苛制臣下以不得舉志
成事而
明察之所逮諸臣作事之心未堅畏禍之心旋
至是以奸臣翻得弄權竊柄于其間賄賂
公行禍福立至諸臣欲不爲固保之計卽
不免爲齏粉之歸至于銑與宗憲二臣亦

自有辨詵鋭意收復別無蹊徑獨其任事
之太勇而謀涉疎負氣之太過而忌因至
宗憲雖志吞鯨鯢而行多狼籍觀其軍餉
之冒濫而東南至今空虛妄殺之過慘而
士民至今切齒詵未成功而實無罪宗憲
功罪當相準者也恭惟
聖明在上恭敬寬仁臣下得以竭力從事而略
不爲制功成則高爵厚賞旣無所吝功未
成則便宜展布復不爲拘

輔弼大臣虛心體
國本兵樞轄極意調停
朝端絕賄賂之風封疆倡勇敢之氣是以西
北貢市之議
先帝之時有明禁今特許之而不爲召亂東南
征討之師
先帝之時鮮成功今屢克之而不爲生事同一
兵食同一將帥在
先帝之世如彼在

皇上之世如此則裴度所謂處置得宜能服其
心者明效大驗彰彰著睹矣一時督撫諸
臣處詵宗憲之世而無詵宗憲之難感激
遭逢臣不知其當何如以報也夫任用旣
專則謀慮宜悉疑忌誠鮮則表樹宜崇或
先事建策而機易勢遷不妨更改或一人
獨見而羣囂衆議不礙虛明虜情始若何
終若何偵報宜確邊政昔若何今若何修
攘宜周如或掩覆以爲計而不實苟且以

爲謀而不忠
上有國法下有公議固不得以藉口詵之冤宗
憲之危而爲解脫地矣伏乞
勑下吏兵二部查照臣言如果不謬在曾詵已
經贈官廕子足慰忠魂在宗憲功罪猶當
分剖以爲邊臣之勸如功不可泯則或復
其官以示予如罪不可掩則或靳其贈廕
以示抑仰行史館將二臣生平大致明付
編摩仍通行各邊督撫諸臣任昔詵與宗

憲欲力為之而困於時阨於遇居今有其
時獲其遇而必不可為詵之踈宗憲之濫
以自誤
軍國大計張懿憲以待諸臣之趨啓淑機以
示人心之奮此今日
廟堂事也臣一念杞人過計不任拳拳懇切
之至
隆慶六年　月　日奉
聖旨吏兵二部知道

鶴鳴集卷之二終

鶴鳴集卷之三

明楚劉伯燮譔　吳將以忠閔鄭懋洵仝校刻

賦

朝鐘賦有序

隆慶戊辰夏四月大司空以弘治時朝鐘請
易新朝鐘
上為輟朝五日懸之日鳴而聞者快焉嘻孰謂
古鐘獲遇今時哉作　朝鐘賦
於赫

肅皇撤舊址以煇新殿兮旣巍且揭銷黃金以
冶洪鐘兮爰秘不發猗
至尊勤臨御兮日每出而先鳴刻用方得所兮
何聲哀哀如不平凜
先皇英武神斷兮孰敢雜鉛銅以飾巧久逸忽
勞兮豈躭靜而厭炒乃召司空兮汝往詰之司
空拜手稽首對揚兮昔
敬皇之有遺首如巉崖寒潭蝸伏臥兮蟠屈不
移身如萬斛之車輪兮洶悍大而孤危色如蒼

梧老栢漫離披兮過者委填而弗睨朝餐霜露
夕映星月兮莫悉其所更歷
帝避便殿兮虛朝以俟者五日萬人回首重丘
山兮閲得神器拔自草莽置之岩廊兮物理變
化于斯畢百年擯斥一旦遭逢兮廼遂以舊而
見新離跡而居密既登廼祭既祭廼鼓兮中外
嘻嘻初若困龍之見舒兮猶未脫乎沙泥載考
載擊兮聲嘈呟而陸離大叩之大鳴兮遷駭愕
而驚疑當其亮以肅也如明良賡曲如霓裳羽

衣奏於海屋有時激以慼也怨而不怒如比干
之甘心剖腹如賈誼當漢庭善爲流涕而痛哭
及其亮以肅者激以慼者欲盡而再蓄也如閒
絲竹如傳空谷又如百囀流鶯裊裊下于喬木
繆徹御溝魚龍出也聲聞于天過烏失也是謂
不鳴一鳴驚人是謂不鳴一鳴動君亂曰譬彼
新鐘少年子兮譬彼古鐘老成士兮慨浮薄之
中徙兮而遲鈍終獲理兮凡我同朝有呲倚兮

客星賦

予跂太史許海嶽公深矣末繇覿之戊辰秋
隔舍吳山人招飲坐有許潁陽公者角巾道
服右予與劇談心奇之越冬予始投刺謁海
嶽公修世講禮見其狀貌甚類吳山人處劇
談者心疑焉適歙客謂予曰潁陽公即海嶽
也以避喧處靈宮云追惟妄誕謝悔莫及既
又自幸良晤之不偶益跂太史公汪度之無
涯爰檃括其事作客星賦
粵西清之迤南兮惟玄靈之拓址倚蓬萊於天

闕兮眇簪纓其脫蓰雲爲室兮霧髴髴翠交流
兮璨璗貝苟無緣掛即兮或入而亦迷其濃薈
爰有山人兮託處其中歌白石兮扶桑自東晝
滄洲兮四壁生風招劉生以與俱兮广洞廻迂
飲以大官之蔗漿兮酌以玉壺飲以太牢之珍
羞兮間以新酥坐以上賓兮恕其狂愚一有儇
子別號潁陽紅顏鮮髭角巾素裳揖生謂生好
兮接羽飛觴嗤生頓忘其醜兮嬌翩頡頏吞霄
饜醑兮溢東瀉直夜炅星沉兮湛景澄神初筵

楚楚兮惟寅再獻俄俄兮逡巡三爵浩以谿兮
語頻頻睥睨乎鼇極之外兮恣爲捘討復哆辨
於藝林兮肆其批掃羲皇姚姒不可作兮心熾
以燥伊傅孔軻成獨往兮嘆生逢之不早儼偲
予懷明珠以即席兮光燭室覗生負此燕石兮
遠自失翳顙陽豈旌陽兮忱塵埃之絶粒嗟劉
晨兮偶天台以誤入昔太乙真人兮夜然藜以
相造載彼董五經之徒兮俱能識程伯子於道
兮夕何夕兮倀焉莫考酒闌散去海色欲曙厥

明翹翔振衣自如忽走太卜兮離鵠班奏
明聖兮降綵綸曰是夜也有客星犯台斗之間

金芝賦 爲劉侍御作

夫芝之爲靈爲神稱尚矣著美儷經標名瑞
典大都黃者爲珍黑者爲惡草者爲上木者
爲下自昔疇不歆豔之至其發祥覺序闡鍵
人文則自祥符之年王氏於文宣王廟尼丘
山占紫氣而得四本嗣是孔林再得四本說
者以爲吾道之禎也又奚翅德至草木而後

生近有德養耆老而後出哉班固頌曰因靈
寢兮產靈芝象三德兮瑞應圖崔融表曰揺
光發晨象之精金色吐陰陽之秀夫是以金
芝之爲上瑞也作金芝賦其辭曰

肆瑣闈之閴伷兮稟重扃而縣阸爰金天之叶
候兮排閶闔而移晷上帝愽臨不異下房醴泉
爲脉黃金爲粧日霏微而繽紛雲靉靆而氤氳
方其齊蒿萊竄林薄也傑俛參差壇蔓寥廓孰
與夫芎藭芷若及其銅池呈宮蕫獻也煌煌煇

煇曄曄蔓蔓斯其表百畝九畹爾乃圖之素練
被之工歌象其物宜衆其謂何般倕無所容其
剞劂王爾四顧投戈爲之蹉跎其名菌蠢其象
搖光黃蓋童子授之彌昌春秋繁露筆之彌章
其出也蓐收弭節青女清塵和仲餞日以平秩
妻竊以長春其應也金風焱回卿雲葎蒐律呂
因之取裁禮樂徧之九垓其變化也皇帝大赦
百官大酺華蓋以之名凾征僑偓佺珍以納吐
攢荘離與留夷兮爲羣騈賔連與華平兮成文

映台揩與珉城兮芬紜逳逳擇薰蒸而猴雩兮
云垠仰撟首以高視乎古今兮前聞亂曰金蓋
兮金跗三莖兮一匾分房兮共株非無丹紫兮
與俱宛中央兮貞符表人文兮光此都

示兒賦

壬午夏四月䆮兒歸就試事秋九月來省余
鄴下余遣養太恭人歸兒䆮晌晌不欲去巳
去余思之本余家世作示兒賦

繄劉氏之先兮肇自臨汝漩淵源而下流兮迤

於邾楚嘅世人動必要諸華閥兮吾獨無所苟
考鏡其彌遠兮疇莫非旅遯矣吾祖數不過五
君子之澤吾是焉取噫菴山臨汝始祖藏名纍纍而一
丘首衆壠而高浮諸伯叔父諱告余以同知始祖
任府同知葬菴山之留俛余小子森下拜而心悠悠嚴
儼伯兄大鶴先生拉余以艤舟實惟嘉靖巳未斗柄
孱收種湖其市祖籍臨川種湖市稼湖其園地名上頭其
渡水名上隔地名不知所在其源紛鄉人告余以門帖兮
同知祖門帖云派分上隔源流遠家任湖溪地位高系近代而猗存倀族

予之弗克世兮隨㢋戟而聲吞高大父襍衆阡
於下灣高祖壠名坦平疇留突出而成山水油油其
作帶峯客客而難攀遠峯名君山高大父豈有意兮
重在收天下之才高祖諱貴英昔命名者誰子兮廼
所以胚後人之胎粤有曾大父遨遊竹山楚鄖陽府
竹山縣亦越曾大母遷考妣而間關邾地時祿衆就食竹山
時當天造之初載感天嘿作合於鑒在自臨徂
鄖自邾徂房房縣名竹山拔壤千里繾綣二姓翱翔遂
返轡而來邾了爰卜居而偕連理曾大母家故

鶴山之嵬嵬曾大母姓高氏世居大鶴山下曾大父心欽上帝
之駿駿曾祖諱本旻尤勵齋祀不昧眞宰竝黃耇而
逾古稀時雙猗夷門居邾東門而依依亦有曾大母
闕里之遺兮曾大母鄒姓在臨汝是誕伯祖伯祖寬容諱惟吾
大父出上世之胄兮大父高大母出自植門戶劉氏自大父始
盛心磊落而任俠性玫瑰而涉獵遭游夏而傴
僂伍陶朱而蹀躞急則千戈劉緩則沾浹祖諱寬德
大母相氏之稽古大母姓梁考父商氏之舟楫考諱廷相
商陽鄧淅什一經營人父故商星占曆數百度惟精

考父星命諳詎意未增大賢之感大父雙爾先在匠氏
之明考父考少好學之八週好學備回考年二十四歲祖當不
惑之二庚蠹白日徂而西流欷太山撼而東傾
是乃卯金之中葉眷茲豚犬父生余二子之忩仍皇
天不察后土何曾毋氏永徬彷母方姓而矢志豈
姓氏之爲祟天胡不折余以倆贖人胡不擲余
以永避無何太母攜手九原衡門雙櫬有淚如
潑並掩玉於城東大母考父先合葬城東祭山後分峙於乾
坤取古人同穴之義大母後改葬城東黃沙河鄒山七十里與大父合考

父遷城南三十里陸陂鋪以待母氏百歲之後合焉出伯兄仁孝之言兩遷
皆出大鶴先生手何荷大父誓課孫以成名再大母繼大
母周姓襄陽人重伉儷于樊城姬姒取周姓亹闉闍之人
文詩書手朝竄而夕更伯兄擾之爲子渺余督
之有成嗣乃得時望於並袁庶大母揚姓載舉輔拂
兩叔一名廷贊一名廷弼而益繁歲馬首丙午兄采藻于泮
水兮丁季丁未余後乃食芹出震乙卯歲同聯翩
于黃鵠兮乙丑兄登而余戊辰大父時沉寥而
家食大母庶母夜青燈而紡織市兒李氏春告

余以夢寐有李氏者夢觀天榜見余第一名呪嗃嚶巢秋同科
而室異一時燕巢余家棟科中開二門豈有開必先兮抑事出
偶然得一足兮何同氣而同年股肱贊弼並秀郡
邑高寨贊郡庠弼邑庠伯兄爲令三仕八霜金陵吏部
二司一郎兄先南吏部文選後補考功進階承德郎生平志節日星
山斗前後著述蓁瀚奇偶兄著書有素言瀚言易餘諸書五十
有三仁者別壽便嘉言嘉行之在人兮羣伏臘
而俎豆入祀鄉賢名宦歷上蔡之與廣平兮參霄漢而
對淸晝勳猷懷而未闕兮道德崇而日富蹇余

小子幺麼靡似蚤靡棠棣晚培桃李督學滇中嗄昔
余先世何綿亘兮隱而不發齮齕余獨處於滏
漳兮歸與咄咄緬五世積以貽來兮根深勿搰
囊兮悉騫舉於冠冕兮寧少剞劂於乎余考溘
棄余兮青春黃壤伯兄中道獨逝兮形影聆嚮
余何忍淚而弗留兮掉臂慨慷肆余錫汝以嘉
名兮期必大且廣兒名脩廣也大也說文字汝聚族於斯
兮脩字子聚成邑成黨士三品兮勔之本支多世兮
在茲脩取屋下人衆之象亂曰泉源兮一息四海兮萬國

扶桑兮一株暎蔽兮九隅清揚兮名駒肹睞兮鉅儒

鶴鳴集卷之四

明楚劉伯爕譔　吳將以忠閩鄭懋海仝校刻

五言絶句

見月思兄四首

歸去紫桑老衡門好著書月能照四海兄様近何如

其二

鴈序衝寒起遺音過小檽遲回雲夢藪遥望蓟門青

其三

亦有金門履寧忘月下飛故園楊柳色此際好光輝

其四

藥裹爲生計趺跏自一牀草玄明月下誰與共商量

令德遐思卷爲岳陽張節推賦

絳帳今何在青襟尚爾留春風澴水曲明月岳陽樓

賦得自君之出矣送吳使君之高州四章
自君之出矣不復理殘機杼無一萬縷心緒亂
如飛
其二
自君之出矣朝來首只蓬隔窗有游女羞比笑
顏紅
其三
自君之出矣明月照牀頭君行到南海試問東
來流

其四
自君之出矣兀坐不知年行行看日色遠地多
蠻烟
拒馬河
兩崖懸玉壘一水沸金湯胡馬驚砲碳悲嘶不
敢嘗
滹沱河
沱水原歸漢堅冰合有神三泉齊濺玉千古洗
胡塵

蒲席與蒯李傅二首 蒯蘇州人
妾本蒲葦姿姑蘇城下兒共君千里外今爰勿
相疑
其二
妾本白玉姿不嫁黃金兒願得同心者託身以
何疑
鳳凰山
鳳鳥何年去孤城樹色連請君勿剪伐六翮時
蹁躚

洎水
一水帶城遠波光靖獨奇川上今誰在淵源渺
若茲
對雨
簾櫳高閣裏風雨恍失所偎衣坐愁濕雲霄降
神女
燈
篝燈見藜火周易讀未畢漏夜誰相訪九天來
太乙

花月
花開月下看月浸花更奇回首問東君花月誰
有知
雲樹
木高礙雲過雲飛戀故枝有時雲歸岫還看獨
樹姿
晴
城陰下齋閣曙光明闕閾舉目川原內繽紛滄
海色

夕照
園林枕高臺湛景澄日夕天光欲下來萬里河
山碧
月起
皓魄淨長安遥從東海起吾家江漢邊應屬照
臨裏
憶碧泉僧二首
黃屋樓頭客靑林菴下人妙香連野色淸梵隔
紅塵

其二
馬首靑精飯林間老衲衣舊諳斜小逕誰款棘
圍扉
武都萬象洞用李本寧韻
如何玄洞裏萬象向人明因意浮生外乾坤別
有情
石門二首在點蒼山後
龍起叅天翼山餘齧地根江河金作液日月石
爲門

其二
巳聞龍蜕水猶見巨靈痕僊掌千尋下浮雲萬
里吞
哀稻田有序
戊寅夏滇苗秀茂如雲識者占爲大有年云
九月初忽屢霜至十月稻不黃落農夫苦之
謠云今歲無秋矣予西巡經履其址不忍其
秕爲作哀稻田三章
稻衣巳黃落稻心殊未巳因何恨搖搖不肯垂

頭死

其二

九月已飛霜十月官索租有吏頻打門稻田猶未枯

其三

十月北風來稻香長褭褭我歸塞北門爾自風前立

滇醫士萬子明

跕跕鳶飛去吟吟越作聲天涯吾與汝把臂學長生

秋日山中十二首

種栢北窻下亭亭枝葉踈攤書横白眼此地謫僊居

其二

箕踞烏皮几飄搖白紵衣青蠅過客慢丹鳥掠魚磯

其三

一塔當門見高江對眼流狎鳧閒藉草穩坐看騎牛

其四

屋裏聽蟬鳴山上看雲過風陣撲人凉雨點如指大

其五

竹舍古十間出門童僕守歸來理舊芸破者已八九

其六

插柳匝柴門鑿池方傍柳欲結水亭中無錢常在口

其七

看山興不盡起涉金泉渡沙軟少人行下馬逍遥步

其八

過江晚風吹下橋纖月披回首問同行顧影踈林奇

其九

山麓廣一畝荒落難盤桓欲借篔簹韻夾雨種

千竿

其十

小酌不必整角巾同野人何物勞勾當悠然任此身

其十一

出門須及早農夫晨刈稻起覘棘林中羣兒爭剝棗

其十三

日出柴門開故人書問來山中無赤幘語待從容裁

卽事八首滏上作

少小學弄九十五登選壇腰枝猶未改鬢毛良足嘆

其二

日暮漳河下矯首見銅臺歌舞歸何處秋風吹草萊

其三

泉源本南流遷迴仍向北匈無燦星辰襟帶神明國

其四

蘇門山上雲影落百泉廟濩拓天地間忘形聊一嘯

其五

束髮游長安館人下馬看王孫依舊來不辨今何官

其六

起家鄴城下日夕見邯鄲性拙不解步出門動蹣跚

其七

秋風四壁來排我讀書屋袖劍拭無用閒言問童僕

其八

草莽收人心論文國運侵太平無所尚才子腰橫金

壬午秋余解中州韻圍出待兒報鬢白矣對鏡挺然一株作蒼髯四韻

楊子雕蟲技潘郎鬢改年丈夫森意氣何自老
刀鉛

其二

又手八韻就研鬚一字成古人良足媿後輩莫
虛名

其三

鵷鵾鸑栖地蓋嘗自灼時閒看鳧狎水亦有客
彈碁

其四

本自麞麋鹿何能忍絡羈少年曾投筆老大未
拂衣

夜雪行二首

客有凌霄羽天披灝色圖不因半夜騎誰見六
花株

其二

昏黑凍雲蓋山川白玉盤無風平到地背日宿
層寒

重過清化四首

車馬重過地山河十四年壯游今不改風物藹
相憐

其二

萬竹連雲暗千門倚市開東家流水處西落過
牆來

其三

晨下太行山晡向清化鎮人物雜中州風景全
西晉

其四

紛紛西來使投鞭坐酒家何如公主宅不見舊
時花

題廣濟菴二首有序

余往來鄰下每飯必憩此菴中茲聞東粵之
報將與此菴別爲賦二章付菴僧雪厚識歲
月耳時厚師道袒在侍癸未十月三日

紅塵本非路綠樹自多陰兀坐虛牆下悠然見
素心

其二

何必入山隈臨岐絕點埃道傍車馬客如去亦如來

鶴鳴集卷之五

明楚劉伯燮譔　吳蔣以忠閩鄭懋洵仝校刻

五言律

京師除夕哭先大父

大父黃泉下知兒此夜不平生豪俠氣萬里劍光浮栢酒將魂動椒花帶淚投燕山千嶂雪片片斷腸愁

卜居四首

性僻偏幽適人閒理舊編舍傍餘陋巷案外只青天朝罷聞僧語呼來識客賢自能甘閒寂非是愛逃禪

其二

不恥貧原憲誰論老伏波朝回人事少坐定鳥聲多　主聖看堯舜臣賢縱孔軻此中無限樂岌岌欲如何

其三

趺坐無何有禪關寄此身頻閒疑在野得祿媿拖紳事業人千古韶華我半春秖憑芳子意夢

裏覺吾真

其四

禪關元獨閉朝去暫時開爲愛煙霞色常如水
國來署閒無候吏堦靜長莓苔試問人生事千
今好自裁

約劉長欽陳伯含頻過

不見同心好迎秋氣轉燻故鄉千里外五月幾
龍分燕柳翠還苑鄰酤綠亦芬莫辭頻數會早
晚惜離羣

傳照磨還應山時有內子之戚

地省官曹長天邊車蓋還百憂心忽碎一夜鬢
疑斑事業江山在乾坤牛女繇浩歌莊子意留
取此生閒

壽李母二首

畫省題名日慈幃樂壽年五花新子貴百歲舊
金僊臘意梅風裏春光栢酒邊還聞多令器戲
綵正蹁躚

其二

閶道西王母筵開浮玉山地鄰東海近丹自九
成還鴈塔新逢主燕關一望顏應餘百歲裏金
紫日斑斕

與吳山人

何年吳季子騎鶴到京華月滿中秋夜人看九
日花書分草聖後名接虎頭誇竚使太倉粟遊
來孝子家

雨中遊迎禧觀

秋光淨真境霧雨愜玄遊車轉崑崙頂簾垂日

月幽風鈴濕自響宿鳥晚如愁咢內丹應熟幻
身從此投

馬幕還任上蔡兼感舊

燕谷相逢日著臺感舊遊吾兄今萬里之子昔
同儔滿縣花猶在孤琴音未收却因分手處目
斷蔡雲悠

送客

楚客思無極送君眼倍青鄉心隨落葉蹤跡任
浮萍雲夢蒹葭夢洞庭水竹庭春風好相寄朔

鴈有歸舡

賀君端還茶陵

故國停舟意長安攬轡情追隨千里遠飛動一
身輕鶯語春初好湖光雨後平願持貧賤約與
爾對清觥

壽熊母

風光明澤國春色上萱堂黑髮人同健白眉子
遞强詩書遷近聖韜略識興王佇見群飛起恩
波次第穰

令德遐思卷為岳陽張節推賦

此日明刑政當年敷教心悠悠皆浪跡脉脉繫
儒林劒閣千尋遠洞庭萬里陰何時瀟水上杯
酒為重斟

紫荆關

紫塞高何極差峩杳入雲蒼崖春慘澹玄霧晝
氤氳北斗星辰迥西酋部落紛棄繻誰畬主駐
節問終軍

下會村與國寺見雪

野寺開山麓經過一賞禁峰頭猶積玉柳面未
舒金地僻行人少僧貧避客深所占春暮信獨
有鳥鳴音

砂澗驛

代北雲中近猶稱居塞南晴原多斥壤春草未
抽簪砂哽愁經涉澗渾不可探傳聞少烽火漸
次放征驂

繁峙二首

繁峙羣峰下蕭條倚劒過幾家烽火後一水帶
城多白草芳春暮黃雲清晝訛循良需卓茂事
業總廉頗

其二

尊酒行歌地兵戈舊戰場塞雲當戶黑積草背
人黃鼙鼓何時息桑麻此日穰需才知破格褒
表下殊方

慰普濟寺去繁城二十二里

佛坐西天上蓮花是處開青春連野色白日照
蒿萊汝水煙雲斷深山野樹迴慈航臨大路駐

節鬉俳佪

與僧靜萃

山僧憐汝靜中落傍塵埃戒慧如來性澄清不二才巖空五蘊遠風定三花開日暮菩提合傳燈海上迴

季水部赴河上

飛輓勞中國千旄駐下村臨流探道脉卹士布皇恩楊柳堤邊暗帆檣擁處尊不須重濬鑿功德鎮乾坤

春日有事太倉遊水月寺因宿

行役何知極招尋問聖僧水淨般若遠月浸菩提澄五蘊誰昭廓三幡獨了能世間那可出吾已坐崚嶒

僧八袠

法界超千刼浮生度八旬曇花經歲實提樹逐時新南海窺華屋西方隱幻身真空圓淨覺定性寂無倫

塾師二首

彼美青雲彥藏身託素琴秋風歌咏遠落日几筵深小學回初古成人起自今吾家無別積一德好傳心

其二

古道不可作嗟知蒙養誰根培今日早木落秋風遲絳帳春山麓青琴江水湄他年桃李滿門下幾成蹊

胡使君捧勑僣運二首（前此無勑）

帝詔頒天府僊郎出地曹一身經國遠萬舸

倚雲高旭日侵華綰春花簇錦袍會看上計早無使別情勞

其二

彩鷁暗楊柳黃麻明日星轉漕到天上推輓必人丁凍解河流闊風搖檣力停東南膏髓活西北夢魂醒

雒公子二首

涇水天河派龍駒雙出遊夜光扶日月雲錦奪驊騮正直來神福文章信爾流憑軒看不盡鎊

躍欲忘疲

其二

禁苑回龍仗名家翽鳳毛摛文餘五色彩捷取
雙袍涇水光分遠華峰雲擁高明時應不礙事
業屬賢髦

雙壽承恩册爲章都諫賦二首

紫禁趨蹌日芳筵起舞辰地分東海潤人戴九
天春並坐看雙耇稀年嘆七旬冠裳與瓊珮輝
映鹿門新

其二

莫州瀛海近　聖代壽星明歲月長桑樹雲霞
宣丱城埤梧青遠映禁栢翠交榮　朝罷歌難
老爐煙若爲縈

余幕還上蔡

汝蔡瑶琴韻吾家棠棣華著陽留日月龜跡長
桑麻地隱中原古官餘小吏嘉却因新幕去遥
憶舊游賒

會寧東嶽祠

岱宗何處是西極亦依然雨澤吾民賴關山獨
爾憐春深無草綠日暮幾家煙不見臨兆子西
來景物遷

任秀才還楚應試

秦地相依日楚關憶此年秋風江霧湧夜雨桂
枝鮮仁義七篇在天人三策傳殷勤爲知已遠
別故潸然

早發隆德

玄冬絕塞工萬里曙光寒歲月憐三度關山憶

六盤胡降羌笛靜馬飽戰衣寬賴得　君恩遠
無恙行路難

秋日鳳翔懷李直甫分牌作二首

晝夢何疑短池航亦樂哉菊明思紅結鷹瀏景
徘徊瞑漢低遷闔西山送御杯呼觴曹從寡看
鶴忍長哀

其一

侶檻悲初享征凰倖復游八荒披灝色三極領
名州霜節兄茲往寮醪誰數求空疑軒草亂短

篁廢新謳

曉雨與李直甫分牌作二首

曉炊時卽事露鮮施玄根眄睞平郊笠蹉跙傍谷篙艇肥龍液轉峙漲馬車諠夂客依詩遣淪涯覺　帝恩

其二

積雨喧重窟碉楓赤綀枯瀰漫龍短岫窈窕泛空島霜裛桱蒼黍巖危倒白無當軒多徙倚枉啚亦何須

鳳翔送劉判官致仕還楚

白髮龎眉老青山烏角巾幾年長別楚萬里獨辭秦升斗庭無戀招呼總不嗔只因掉臂意疑有鹿門春

其二

王程誰獨事故國爾先歸鴻鵠各有志驊騮不受鞿加餐豐歲飯穩着太平衣戚里如逢問過城已罷圍

憶兄養痾在籍分牌作

烏喿高城柳言懷北鴈分迎曹雙舞食避網早椅驅遠遯遲霞掌甲游學芷裙用馴冲馭術矯頸屬尤慇

廣通顧巡僉邀飲僊羊菴二首

老子青羊地遊人白鹿過樹來千障雨山隱萬藤蘿物外煙雲淨寰中日月蹉虎頭顧之子劉向娓應多

其二

杯酒論文處山川萬里同不辭千斗少相惜九

秋中意氣輕豪俠心知付塞翁天涯偏聚首肯自嘆飄蓬

佘通判遷蘄藩左史二首

別駕實專城殊方羨請纓一官勞相國左史更淸卿文藻長江下賢良太傅行憐余知已晚何日出荆衡

其二

巍寶論心侶江門去臾裾雄風推大國詞賦擬三閭澤野時看獵河間雅好書懸知多著作宣

室有公車

安寧劉學博毋節卷

毋節難陳道伊郎得廣文宦罄滇水國家學內江濟氷蘗原嘗膽詩書自運斤不須干聖澤吾黨有傳聞

司吏部二首

兩度荊州日重游惜敝袍光輝臨水國密勿想山濤標格金莖上文章北斗高還能懸品鏡無使　主情勞

其二

年少才名子天官人望多著書承　帝問銓選抑時頗盡省看荊玉鵷班曳鳳珂常思江漢上戢酒得重過

懷魏子鳴太守四首

黃堂不照乘白屋自拖金西粤烹鮮政東吳炙艾心吾兄昔並馬舍弟此同衾倜儻燕臺上俳徊故里岑

其二

西北楚天盡白雲何處停山城一滯客夢澤少微星春到應明眼風調請靜聽楊枝攀折去百里意偏青

其三

折腰非懼老築逕自含情太守二千石扁舟一葉輕忍將堯舜世甘比許由清使者臨門日鑿垣勿有聲

其四

魏尚守雲中應知鎖鑰雄深文自幕府嘆惜有重瞳世事洪河水閒情萬里鴻揭來松菊在吾意許誰同

程宗約五褒四首

三月晴光麗君家五十春蠶叢分亂緒淮海涉通津人惜名垂久時清道有鄰莫將霹靂手便作鹿門身

其二

九世張公藝傳家萬石君文章爭出世節義早凌雲濮水縈名閥青山對落曛憐予同氣味無

長尚無聞
其三
我意君逃世非關　明主疎同時營繕使八座
長安輿海上觀兵氣漈中自摘疏王陽今在位
貢禹莫踟躇
其四
五十未爲老祝君道義新北堂萱草茂南國鳳
雛馴自身堪報主挼武有聞人何爲小戊子咄
咄向空陳

王少府歸汴四首
宦轍誰能老輴車自黑頭江山含別雨父老臥
行舟道爲艱難重名從困蹐收相思隔淮水楚
澤日悠悠
其二
君去大河隈中原故軼才清流不可待少室若
爲催旭日明梁苑青袍對嘯臺如逢談往事莫
謂邑人災
其三

是處風波有于今世道淸暫來仰國法別去見
人情三逕應同老五湖不問名日高閒賞處鳧
鳥總無驚
其四
人許安仁貌才窺撫字心共期攀逸駕不謂竟
抽簪樹暗黃河曲雲低古汴岑三公與一介誰
免二毛侵
寧郭夜至脩武大雪與趙汝圖少參聯榻
衝雪踏寒城冷然粉署情乘珠堪照夜郢調許

同聲客舊玉堂選人還白屋生引杯浮兩鬢映
室坐三更
除夕
落日漳河上門停使者車髩毛隨歲改世路北
心蹤法象中台座浮雲故國廬今宵懽洽會萱
草祇憐余
除夕憶西亭宗正二首
何處椒花動朱門勝事賒帖浮白玉曉詩近五
雲嘉車馬衝風過衣冠落日斜座中彈鋏客誰

在帝孫家

其二

天當今夜盡懷向故人新絲勝連雲牆金莖浥露勻風塵思不極編簡定誰親莫道能除夕梅花夢裏頻

鄴下送何右史致政還夷陵

青春明晝錦落日簇征鞍故里偏宜住王門本自寬曳裾辭上國拂袖整南冠知得歸田趣非關行路難

謁衛武公祠

落日大河北荒祠古道尋淇園何處菉賔席此重斟不見如金老空傷亡國音暫來車馬散長爾夕陽陰

嘯臺二首

昔人長嘯處此日一登臨二室當懷隱黃河遶地深浮雲流白晝短髮立孤岑千載風塵慨時聞空谷音

其二

今古相逢地山河一醉凭亂流看衛水長嘯讀孫登巖逈風烟合山空感慨增坐聽天籟發抱膝謝高矰

送袁子欽還全椒 有序

袁五山先生昔教授吾郡不肖有豪生之忤先生爲力正之今來三十載厚德久不報矣伊子慄訪予鄴下賦此送之

匹馬中原道傳經三十年春風吾座上落日汝庭前五嶺高横漢孤蹤突遠天相看何處是明月隴頭懸

登天壇山四首

誰鑿壇壝在乘風一望浮憑陵天可問徙倚思渾愁足下青難定空中翠欲流便應拋世網絕粒老丹丘

其二

天帝席猶溫高居此地存盪冑來八極撐世只孤根望遠魂疑動看雲思欲吞書生狂不了從此小乾坤

其三

山知出人世况復俯中原白晝星辰亂黃河波浪翻兩涯秦楚壑直北紫微垣若個登壇者天吾已及門

其四

天上萬靈壇登臨一整冠白雲隨眼落芳霧襲衣寒芙蓉看矗矗逆旅總漫漫不是煙霞客誰能長羽翰

愁興福寺去武陟縣西二十里時九月三十日

秋色今朝盡淒涼何處聞野煙籠佛日樹影澀慈雲僧俗袈裟少官疎薛荔羣爲因栖息地斃爾遠塵氛

鶴鳴集卷之六

明楚劉伯燮撰吳孫以忠閩鄭楙洵仝校刻

五言排律

省中詠槐

法筵陪侍從晝省出從容朝罷千官後曹分八座東委蛇紆緌偃偃仰對槐叢蓊鬱鋪官道婆娑隱昊穹氣隨初夏轉清逐曙香通綠葉翻依日柔條舞順風靜同簾晝永深謝市喧空蟬噪胡能亂鶴歸自得朋孤根還獨結苦志更誰同

不解花飄豔應餘實晩芘用能供御色猶得理黃中手植三公澤宫愁萬嬪冲南枝驚俗眼老幹觸孤忠晨夕聊徙倚幽貞慰飄蓬平生心事在願言相始終

司澤民之臨川

年少青雲彥才高北斗齊剖符當附郭分象出金閨臨水如流決潘花似景迷敦龐飲醇醪輻輳聽啼雞究子琴風邑顧公簾晝低從來多古意還擬暫甲棲米珠祛萊色竹馬走黔黎還郢

何日月單車慰雲霓草萊行處活澍雨登中携
聽訟忘鉤鉅發型新剌犀門牆滿絃誦郡邑絕
鼓鼙擬峴臺高祜觀文星聚奎千金陂合識萬
里客歸貉飽飫彭蠡水相看撫樹西

劉長欽之南昌

憶昔十四五與君游藝場君行多磊落予志方
渺茫攜手時出入劇談皆文章弁髦誇俊偉者
宿爭游揚繼予入蘭室俛予歸山莊典衡頗甲
乙屢試看翱翔卯歲濱水轉聯名鄂城陽陸機

君寧忝靈運予且狂一榜誇名盛三劉擅班行
時當壽國靜未許景城妨郡先屬岐藩故絕國除後壽藩最後景藩皆絕而景藩尤速云
詎意下和玉並謫楚王疆流棄十餘
載幾爲尋常涼金泉誓將老白北終焉藏天運
西北識大河東南航遂令程伯子先上武城堂
顧我良獨快視君亦有光更持少年約載勵百
鍊剛會 主初登極拔才破拘常側名璠璵列
頓足唐虞傍君謂我語烈我向君心長管鮑未
云好伊周但自強趨朝競北面覲篆忽南昌念

子遠離別使我中心傷此行慎勿草後會知何
方洪郡標名久白沙近歲揚浦雲照彭蠡廬岫
鎖南康日夕滕王閣春回新建觴兒童走竹馬
山澤仰鳳凰弦誦青衿士星輝列宿郎風猷神
紫電才力老驌驦供億誰嗟浩栽培澤許汪從
來稱樂土今去見干囊地迴干戈靜風淳禮樂
穰便應還禁籞那得久豫樟童稺日聚首功名
身異鄉吾兄猶令伯兩地成參商君去業以遠
予留殊未遑晨風吹去旆明月照衷腸離合人
間事心神萬古芳會須各努力皓首以相望

馮母貞節卷

聖皇崇節義海嶠發幽芳萬古氷霜操一朝
綸綍章立孤君子烈償負丈人行機杼無停織
椿萱已下堂最憐遺腹赤坐見哀顏蒼夜雨青
燈訓衡門白壁光皇天深鑒念家器屬煇煌挺
挺雲霄傑飄飄金玉相封章回 御覽旌節下
故鄉閭里互驚嘆縉紳爭游揚渺予何所識訖
處忝相望草賦蓼莪離筵接瓊林觴抆淚賦懿

範冥心游大荒

奉送南宇高老師致政歸越

皇極初登日　東宮正位辰謨謀歸翊戴禮樂屬陶甄標格金莖逈丰神玉露勻量宏滄海闊氣勁太山嶒勞勩年華未直清夙夜寅　兩朝分宇宙八座仰陽春道眼開天日詞源涌地層門牆桃李滿　禁籞綍綸新北斗依喉舌當權抖逆鱗四夷問司馬一德同有莘秉軸樞機合匡時險阻馴涉津成獨步築室更無鄰落日西

湖柳秋風故里蓴成王大寶郎周旦明農陳黑髮思歸好蒼生跂望嗔潞温那遂老疏廣不憂貧江水迎仙艇春光淨遠塵煙霞徒有夢蚪僁待調新安石東山出蒲輪異日賓穹階重特進風俗再還淳

張太史山東冊封

東魯周元子中原漢大儒抽毫辭鳳陛仗節出燕都禮樂江山動衣冠日月扶河流歸渤海嵩影倒蓬壺孔室窺玄奥秦封笑霸圖滄波收浩蕩崇律失崎嶇齊魯諸生就哀宣下殿趨道光石室重賦罷野人呼鮫女供新製山神謁大巫爭看天上使旋獻太平符

趙太史冊封吉藩

一封持漢節千里赴長沙鳳閣恩光重燕山日月華暫辭三殿草久識六經麻白晝朱衣動芳原紫蓋遮車翻衡嶺日旌指洞庭霞旅館薰風播郵亭清興賒爭看天上使遠到帝孫家亦有弔原賦應無幽憤嗟楚江多杜若僊手採名花

挽朱守備憲史掄守經同死事洮西

號令今何在旌旗蔽日昏一心扶　社稷並死答　君恩絕塞洮陽郡諸戎吐谷渾高僧推禮教辮髮異乾坤鼠竊時窺境　龍章切討番搜巢㷔火烈割級聽刀喧史爲蒼頭戀朱因亡馬冤獻功爭幕府俛首莫幽魂溝壑壯夫志丹青異日存穗帷風淅淅大樹影掀掀淚溢崑崙頂聲吞瑟瀣門雄名應已遠大節共誰論

九日泛舟未至近華村而返訓盧廉訪

牙檣江舸急白日水心閒異域雲霄外他鄉尊
俎問漆身文齒俗金馬碧鷄關泰華差峩出昆
明晝夜潺未秋先放菊向晚漫飛鷴弱水迷千
刼蓬萊阻一山剡溪羣訪戴雪夜竟空還煙花
應久待風月許誰刪落句驚山鬼銜杯俯碧灣
文章傳後輩功業任人寰輿極千鍾少才雄百
里慳壯游如可續良覯尚躋攀

盧田叔招飲徵者軒分得君字亭字二首

山曲留茅屋巖危傍此君入門情懇款把臂酌

慇懃古盞飛白玉明犀隱黛文坐親泥上塑律
守戰場軍雅致凌今古詞華倒典墳盧公醫國
手劉向腐儒羣時接玄微論相游不可聞如能
回渾樸夙意寡紛紜

其二

危石嶢峰起虛堂斗室形蕃籬誰剖破天畔此
孤亭褁竹留新月奇花作錦屏早枝橫倚檻高
影暗侵櫺老子胡牀坐游人午夜星思鄉悲潦
直對劍嘆浮萍知巳慙如鮑交懽竊似寧浩歌
天地外未覺露花零

謁比干墓

白日黃岡道青原綠野村驅車悲往事下馬弔
孤魂國忘湯盤古臣誰說命繁何其留社稷弗
或守乾坤王子甘行遯少師寧苦言九重回斗
柄七孔照秉軒慷慨嚴霜烈從容大地昏殿廷
流意氣今古見刀痕想像臨危處哀傷不足論
大忠既已剖萬事任狂奔詎意心安去翻為口
實存孟津起龍鬪牧野來虎賁周封良足感孔

表庶為尊石古淋漓墨銘餘摹打諠須知血食
享猶是殷傳殘

鶴鳴集卷之七

明楚劉伯燮譔　吳蔣以忠閱　鄭懋洵仝校刻

五言雜體

齋居四首

朔風淨塵境宿莽披以離雨雪深載塗道心宵若茲良願本躭僻人苦我獨栖出逢　堯舜主大臣皆皐夔無復攘臂習孤僨將何為蚤聞定性訓老大甘畫㢋鴻鵠有高志鷦鷯甲一枝奔士徇權利達人忘覊羈顧後復瞻前蓺蘭而時

耔是心乆岑寂齋居殊所宜

其二

閶闔長安道忽已十年流紫丘在我睫嘅焉有餘愁大殿　先皇飾大典　今皇修腐儒何所識會與良覲游泉石宦成者幾承　天子休一見不可得況乃禮樂幽漢昔司馬談留滯周南㕔飲恨憤且死所見良悠悠古人重國典今人率身謀覲光而闡禮予心復何求

其三

朝侍玉墀側夕歸青瑣堂有事復無事簡編時討量北風稍我襜肅焉起淸商撫琴聊一奏蘭蕙紛芬芳匹馬駕言往齋心坐宮牆歷歷庭前槐從倚聊相羊苦哀良獨契霜葉從飛颺盤曲根荄古參差老榦長願言同舞鶴婆娑戲其傍鶴鳴和我歌我起鶴偕行槐枝我手足鶴羽我衣裳

其四

齋居無復事兀坐觀心真富貴非吾願貧賤世

所嗔獨有勞人志夙昔願比倫滄海何渀茫泰山何嶙峋仰止既已切頓足莫逡巡丈夫貴獨往晤言捹此身高山有逸翅大海多縱鱗乾坤浩以闊有志自須伸同胞阻天涯勉旃羞紅塵出門遺握椒千里共芳辛

李彥和遣使送萍果桃李三物問予病足

野夫媿無玉逢天亦罰足兩旬不出門更苦炎暑溽李君仙源多貽我心所欲萍實何方來形圓味殊俗桃非天台摘唇紅蒂仍綠載彼玉色

李肉厚大盈束晡時入我口華池夜相續感之
益玄心從君脫桎梏人間多美疢世路紛局促
君家五千言相期老函谷

郭郎

郭郎有大志慷慨來京華九齡氣食牛下辭千
里賒入門遂展拜謁父無洛嗟笑索袍與笏能
學着烏紗北野人間鳳此兒孔子送神龍亦有
種英物必殊衆一朝 天子俞傳制下九衢奮
身自往觀志與五鳳俱歸來悉敷陳品題一不

迂雄心應未已更欲向國子禮樂在明堂謾屬
大觀裏我意陶潛賢有兒不好紙少年苟如此
飛騰誰可擬

定居呈沈徵甫

卜居陋巷邊爲藉回也賢妙齡餘二十雄才冠
同緣却掃浮塵好忘情鏡裏姸杯酒樂簞食道
氣殊藹然朝出騎白馬晝歸操錦編無事還静
臥傍人羨少僊更能憚奔走羞齒王侯權寥落
長安道絶無色可憐予生邈孤拙老大甘晝饘
覩此如投飴出入苦相聯君亦能我愛不言感
蹊焉一任歲月攻心期永弗遷

楊大郎

瞻彼緑水濵垂楊映其下漪漪足顔色亦復誇
盛夏何如歲寒來枝葉忽摧謝總惟松柏姿俛
仰無新乍炎凉總不知四時一長夜明堂須梁
棟詎齒千金價自古稱喬木故家非假借楊氏
郎子舊阿郎時自化

送揚子歸山中

瞻彼風前燭燭泣風吹急兩情相姑覔漂搖難
獨立我看陰岩偏幽竹自裛裛不知何代有亭
亭如蓑笠過眼變浮雲代謝一呼吸時來聽鳳
鳴有實大垂粒因知名利叢何如我原隰歸去
山中好長竿理舟檝

即事二首

庚午王正月元旦日食之黄道纏二度亭亭當
午時簪纓去春省長跪喜俟蟻大道轉盼晨光
大一無虧

其二

庚午王正月元宵月食之黄道離三度盈盈子夜朔中軍慱素服踰時未肯輝食既儻不吐長夜萬古悲

與國州宿樂氏山莊

秋風吹我衣騎馬步村落但言獲牛眠兼之尋大藥扁冊武昌游行行下黄州山川鬱以繆古跡良悠悠載縱西山趾羡彼洋瀾水傳聞眉州子遠過銀山寺我生何多幸屬居三楚裏刱無

官守妨恐使芳踪靡或可恣幽討微軀託以老詎意古今殊山林跡如掃來時風雨粗去住總朦糊翁然開鄧林無乃神仙圖信宿頗愜願可恨比鄰愚終朝促我去以我綠林呼嗟嗟青牛逝駕過關日不有關尹誰能識

紀允立赴陜西僉憲

炎帝明朱鳥薰風不住披故人對此去行事邊陲耳目任既易瘡痍息有時旌旗遥四指鐺鍋銷真夷況茲已遠遁不戰收王師君行日以亟事業在口牌顧我抱孤朴晨夕多所思所思而云誰彼美無相知送子春明門聆聆天一涯臨贈解所佩上有字陸離忠信與篤敬聖謨以爲期

任通判夢椿使京四首

落日滇海上蕭蕭車馬稀君今掉臂去驚看萬里歸金馬門前客拂袖向黄扉碧雞化爲塵不傍人間飛獨有操觚士何時脫絡鞿

其二

郢上陽春曲澴中百雉城看君出宇宙事業早崢嶸與子定交晚傾蓋論平生男兒三尺劒是處堪請纓毋令芳華歇坐見黄金橫

其三

劉向苦傳經栖遲萬里亭高堂有游子鴻鴈多戢毛午夜重回首蔦跕輕浮萍君過盤江上秋深無毒醒

其四

聖代破恒調掄才闢四途如君清露掌卓犖來

醍醐無躭步兵散尚守五柳株揭來巽域外猶足展雄圖

訓駱丈

秋風起天末雄劒倚高臺背人聊自試精光千上台夜行泣鬼神匣藏殷風雷憶昔 先帝朝九重隔塵埃君家有猴論聲震天顏摧一擲蓬蒿中十年未召迴鷹隼將雛伍松栢羣莽旅食京華道尋常猶徙嵬會 上吐正氣仄陋揚殊才侍君紫微堂接君綠蟻醅金莖零玉露孤翰排九垓落葉驚心徧顧影時自猜賤子多蹇薄憐君首重回當年瑣闥誼此日關河哀古來騹騮用幾見等凡駘滇池多菊英努力餐千杯

聽松軒四首

晨風響越林淅歷衣裳侵時若游龍吼或如赴壑深翻空留鶴背隔水假遺琴亭亭參天表陰陰多芳馨仰瞻太山上曾沐君王臨俯身瞰幽澗一逕對欹岑後來風雨者側耳知苦心

其二

松古化爲石芳輝留人間孤標隱霄漢輪囷盤桑田逶迤有女蘿黃緣相後先千歲入山岑不動聽流泉濤聲在何處漂渺倚九天一聽一行淚百陣而潺湲揮淚北山上今乃聽無咽

其三

結廬在松傍松遶屋傍徨枝葉扶疎起根株不可望願言留太息淨几對昂藏或從天上來乘龍游帝鄉或從九地出偃蓋聊商羊西枝復東枝令人徒參商靜聽一無語松子餘高堂

其四

平生抱幽恨乃在千仞巖冠冕我何意蕭條攬衣衫玄影不可作青天晨夕監爲誅半山茅山高松黷黷風雨早來驟哀濤落戶巉誰人發天籟噫竅聲鳴凡從此理短徑忉怛終身銜

五色雲二首

萬曆丁丑秋九月十八日卿雲見西南適我課士畢非烟亦非霧飄渺何萃聿因思韓魏公唱名當第一

其二

萬曆秋九月十八日午時庭前走太守五色雲離披起立簷牙下盤結多神奇太平主文運豪傑應屬誰

小人行 有序

萬曆甲戌甘肅鎭議虜酋遠遁即土城誅鑱砌之凉州莊浪一體改築土城下大而上銳始能立磚城外陡而内仍舊始成險削至半忽工人報城上東西南三隅小棺無數啓視之人長二尺五寸或二尺許面顏猶生冠冕袍笏森然取裂之鳥有聲鋏盛在状如甋者一婦人棺上書寧夏王妃四字軍民觀者如堵侵命掩瘞之爲作小人行

曾聞小人國荒忽指何方豈謂金湯城尺五多埋藏調幻不足信却已森衣裳鏁盛大如甋面生未喪亡胡爲寧夏妃必有寧夏王軍民擁道覩是理難忖量我思元起胡異域統版章或時小人來稱臣獻上方中道阻兵戈游魂不故鄉

因收雉堞上誇視幅幀張精靈百載在朩即隨昏黃紀此見感異識者辯淼茫

夢周公

周公何巍峩吾徒何么麽塵塗與霄漢相望隔煙蘿前夜留神晤于今彷彿過四肖兩夢寐將直得無訛周公吐哺意掄才張網羅而我乏羽翼趦趄重蹉跎死復接輿狂笑談忘嫁娶結髮論膠漆富貴別坎軻世事會有時留清待黃河

送王少府還鄉二首

白晝忽當暮青春嚴冬寒百草萌且殞死雀飛簷端仗劒出門去而以鉛刀看驊騮倏鶩下闊步仍蹩躠誰謂趨時易使君萬倍難試對新時景無爲摧肺肝

其二

人言何足惜天道良如此險夷自昔然曲直不必理賈誼痛長沙五湖梟夷子所以漢留侯赤松甘納履吁嗟韓彭徒覆醢萬古恥男兒七尺身從生亦從死歸去大河瀕濁波時瀰瀰

感遇九首

庭前五株樹夜夜烏高栖嚴冬雪色寒憐汝無袍綈覆身幾氄毛遮東不蔽西更殘漏滴盡向曉高屋帘况乃野無梁一喙四望迷人生美衣冠長裘護高低金屋擁爐炭而云風凄凄別有厚祿者肉食輕稗荑貴賤異所尚靈蠢何弗齊

其二

朝來雪滿墀兒童察爲山亦復多峻嶒巍然住人寰向午無旭日薄霽照階班崩然泗流涕俯

伏多奴顔轉盼消索盡頹復成潺湲起家鄴城北傴趨在漢關昔時京貴人可望不可攀炎燄勢正張白肉睜眼殷多少門下士四時供往還一朝喪路隅猶云幸賜環

其三

燕有田先生引刀明大信可恨慶卿愚英雄盡白刃丈夫各有期生死光陰迅社稷力堪支俛身爲君徇我愛馬服將邯鄲救韓陣候人一言誅許歷兩令振軍中愼毋譁士卒觀心印背人

去其幾兀然守瑕釁吳起同甘苦長平空赤燼

其四

無情漳河水東流銅雀臺纍纍者何子麒麟没蒿萊昔時封丘心瞻眺得徘徊千秋萬歲後行色供塵埃英雄淚各盡美人羅襪摧况復志未已睥睨神器回陶潛豈不達劉伶豈不才涉園與荷插不共尋常猜有酒不痛飲坐令芳顔頹

其五

客游燕京北晨馳宿夕仄潦倒神思倦紅顔新

黛色招搖心恍人無問識不識解衣供笑語一飯向我卽腰間有佩刀焠礪心愈熾使君自有婦廬江女中特是念久岑寂幸無華囊試挑燈對青史壯志允不惑嗟哉那復人向來徒鬼蜮

其六

漢時李將軍射石多意氣獨擒白馬將陣殺霸陵尉束髮七十戰匈奴却引畏迂迴徙東道迷失長歔欷生平不封侯非關骨不貴男兒出世間請纓游趙魏口舌取相印通侯猶云未胡爲

青霜蹄一蹶徒自諱君聽昆邪言憐才固有謂

其七

日暮長安道貰酒當鑪舍紅雲四塞來紛紛多車馬有時鼓吹闐怱犢甚妖冶亦有旅櫬扶兒孤與毋寡此下復彼上春秋無冬夏爲訊薤露人昔時壯游者富貴隨生死抆淚手盈把蔓草萎朱明蒼鼠走古厓猶有伏櫪生坐嘆北牖下

其八

慷慨備秦門披鎧數討嵛下馬恤軍士上馬搖

弓鞬夕行周道倭晝伏山霾村前後幾血戰腥膻逐南奔當時並肩游縮首閉藩垣一朝大功成恣搜來流言或言殺未盡或言疲元元持論豈非見恨不當事存所以鴟夷子五湖輕國恩

其九

少時同舍生壯大各翻飛憶在函丈間誓不相背非當時婉變姿看爾翱翔輝十年各有得膠㯽成庚幾爾自中塗蹉余猶垂手依卽今蹔揚眉反噬操戈圜覆雨輕薄子人面而羈譏青蠅

或天性黃雀在郊扉狐兎自毿毿鷗鷺永忘機

初春齋居賦感二首

柔風從東來令露氣舒回物理各得所人情對此開鵲喜遶屋噪樹碧微知催階下草靡久似欲吐春荄亦有幽鬱戀生意動枯苔回首向氷雪消索令人哀天道與王化盈盈浮寒灰

其二

寒灰久不難況復苦捐零朔氣忒惡煞徧地無寸青雨雪與飄風交困不得停造化本仁厚羣

陰塞郊扃因之枉生理去德專任刑天道遞盛衰晨昏分曉星感玆淸和時逌然坐春庭

鶴鳴集卷之八

明楚劉伯燮譔　吳蔣以忠閱　鄭懋洵仝校刻

（印）

七言絶句

郊祀候　駕視牲十咏

紫殿圜丘儼泰壇　肅皇崇祀翠琅玕蓬萊深
處　鑾輿出日煖風調渾不寒

其二

于將玉戚中官擁玉蚪黃螭　萬乘輕芳蓯噴
霏煙不見　龍鱗繚繞日初明

其三

檻衛久馴牲犢肥鉠甲能輕壯士嬉警蹕遙傳
八神走暗塵留霍萬人隨

其四

朱衣夾道擁千官綵仗高騰騶鵠鞍五色雲中
偃氣合　君王應得外人看

其五

金龍蟠護珠龍騰紫蓋縹緲白蓋承自是　聖
皇嚴祗祀不因祥服尚相仍

其六

不用巫咸叫天門　重瞳親視及牲存此牲遥
得　君王幸粉首齏身報　主恩

其七

天馬應陳出廐力紫貂亦近　袞龍袍微臣鵠
立偃街道作賦無能媿爾曹

其八

玉輅輪音風遞細金鞍寶氣日呈黃誰言西北
猶多異會見禎鸞荅彼蒼

其九

白叟黃童口語頻　聖明御極兩郊禋協靈紛
效臣寮力旭卉全依　睿穆真

其十

偃闕晨出暗移程玉馱歸來震鼓聲猶有道傍
未覩者聞聲應得想　龍征

白北寺覽古二首

嚴草萋萋桃花稀偃人一謫何時歸千載風塵
重回首空山惟復白雲飛

其二

名山寂歷傍人開李白既去吾今來石勢嵳峩

香霧杳山僧指點讀書臺

易州懷古二首

燕山萬疊倚雲開易水千尋今古迴督亢地高

禾黍秀天空日照黃金臺

其二

擊筑行歌高漸離捧盤碎首樊於期慶卿一舉

英雄盡俠氣何麤易水悲

寄程宗約四首

漢上江頭太守廬蒲湖春草意如如知君已得

窻前意爲問何如洙泗居

其二

千載名家濯水湄讀書臺畔草離離日高講罷

忘言處獨擁遺經見孔義

其三

聞道文翁曾鎮蜀人持刁斗買春牛至今巴水

瞿塘上百折千迴不肯流

其四

計吏金臺蹙歲年還輸正叔得心傳衡陽鴈過

經遼海會有遺音到遠天

靈宮余往來者十六年蓋愛之且有之矣

因賦其不忍釋者數事心醉之餘其不可

名言者固多也書之以貽同好共六絕

月徙銅龍倒地飛風搖金舌扣羅幃夢中一曲

霓裳調翠管銀笙物外稀

其二

朱戶疎櫺蝌蚪文侍兒少小已離羣日高茗熟

閒供客一滴清泉出白雲

其三

日展衾裯煉太陽暮收陽氣浴匡牀道人岸幘

踈簾下風舉輕塵飢骨香

其四

穀神不絕仍煙火石髓煮來玉液多黃庭寫就

思回換錦雉匈前箇白鷴

其五

瓊宇差峩礙白雲瑤華滿地片殷殷醍醐獨醉
上方舍何處鐘聲天外聞

其六

不檢瑶函不計年縱觀金碧龕芝田倦來兀坐
烏皮几兩袖霏微紫曙煙

訪殷文學不果次韻寄之

美人不見江山寂楊柳霏霏道傍揖白雲滿目
鶴空還何日踈簾散髮奕

宿松山寺二首

山僧種松雲霧裏鶴至愛雲應愛松夜深一枕
天風落驚起鶴鳴天外峯

其二

野性自知松是伴抱雲聊枕暮濤悽秋空萬里
飛鳴去回首松山路不迷

出塞曲二首

半守關城半出蒐神機火弩矢交流獲來韃馬
耕南畝殺盡胡兒不用頭

其二

嫖姚新陣陰山隅怒卒如雲膽氣麤到幕先明
衛律罪馬前尺組繫單于

塞上曲二首

弓强烏絶黃狐口馬飽軍嬉壓虜臺日暮採樵
歸壁去　朝廷轉餉萬山來

其二

貔貅百萬千峰嶺關塞時嚴烽火踈水草相逢
沙白處胡兒春日在穹廬

重過普濟寺

蟬噪秋林暑未除行人陌上毋停車因過野寺
經題處日午輕雲水自如

再與靜莘

三年不見空門客攬轡重來作壯游野水煙花
門外路問渠真性向誰投

西征凱歌十首

塞月清霜凛戰袍官軍氣肅陣雲高戈矛一指
成無敵番血流河洗舊洮

其二

五千鈌騎靜銜枚番勢猶然挺刀來年少健兒
雙躍馬淋漓首級上功回
其三
砂仁寨邊三出師劄杓崖頭戰馬嘶殺氣障天
成赤青銷魂直滿月氏夷
其四
明盔奪目刃凌霜萬死番奴不敢望二百年來
驚此戰相傳亂說小明王
其五
百年禍起二沙脉此日焚巢盡萬家不是　聖
朝矜殺伐犬羊恩過忤中華
其六
西來宛馬五花蹄中國神荼萬豕𥬇况復絲羅
横玉駃誰教羌笛聒烝黎
其七
賛普高僧數在番路經說誓亦空言必須標下
雄兵指從此威伸惡藏門
其八

番官番兵束手看固原大將誰登壇鼓譟一聲
千嶺震刺麻究卜總心寒
其九
死番入地生聲吞淨洗河源土谷渾肯信漢家
原用德踐踏今已染刀痕
其十
卓泥寺深靜掩金古爾寨高山夕陰馬是橐駝
兵雨點黑人今信白人音
飛雲巖
靈巖如幄雲霏輝雄劍西來款石扉岸律插天
雙鳥過巖頭人道挾雲飛
雲溪洞
溪抱雲根擁翠流白雲深處鎖靈湫我來不見
溪流響洞敞雲開天際收
珍珠泉一名喜客泉
神泉不與波流伍獨擁諸峯弄碧丸鼓吹一聲
知客至晶瀅萬顆簇征鞍
龍潭疊水

白虹萬丈下天關芳霧蘢蔥俯碧灣愛浴神龍
潭洞底幾迴霖雨散人間

柬王顧二公二首

四月嵩花盡吐芳臨安紫荔白於霜虎頭更遇
羲之使可在南明洞裏嘗

其二

大判山前暑欲流河頭荔熟浸新甌紅塵鐵騎
無勞動憲使風流二妙投

農家喜雨十首

澍雨初流山吐雲秧針迎水綠欣欣田家大小
趨耕作濡首泥塗喜正殷

其二

草蓑一片細如絲夾雨沿丘去不迷男作女炊
隨水餉今年可是飽餐期

其三

夾雨分秧綠遍谿舉頭天上雨雲低大家合作
休辭晚莫待晴乾又曳泥

其四

晨起平田晚正栽誰知水去又泥來謝言天意
多陰騭贏得甘霖遍九畡

其五

秧正如針雨似油一陰連日未開頭不辭晝夜
人勞悴且緩頻耕莫累牛

其六

我秧尚短爾秧長且爲相幫莫差秧主飯未餐
先餉客明朝我去亦相當

其七

人正忙時鼉亂鳴田家鼓吹亦歡聲少兒手疾
勤我去休玩行人天欲晴

其八

雨裏平田泥不禁白土猶恐先落沉泥不覆根
田高下秋來收穫有淺深

其九

村村土鼓唱新謳不用豚蹄酒似柔共道汙邪
今滿載更看高廩出甌窶

其十

去歲官錢挂半蚨至今城市聽追呼皇天五月
黄金雨不怕打門吏索租

臨安得荔枝束寄三司諸公

紫苞白乳瘴炎鄉不入行厨在道傍萬里搜奇
逢驛使可緣一笑動君王

金泉寨

玉宇瓊宫倚翠岑禪房深處白雲林人言門外
金泉水舊是祇園長者金

黄華山四首

舊國山河林慮傍黄花點徑照衣裳逢人欲問
當年事谷口東風鎖夕陽

其二

行籠西來高並天飛簾噴玉有鳴泉深山無復
秦人避儘見桃花襯路鈿

其三

蒼崖草色碧苔痕山勢雙環王母門偃掌不臨
流水靜老僧猶説洗頭盆

其四

異時草莽向誰開避暑宫成歌舞來粉黛無後塵
香寂寂獨餘塵鏡挂高臺

漫興四首

玉壘終成高世價瓦全何掩賤才名吾生斷不
隨行隊自許飄飆大塊行

其二

李杜詩名千古烈王楊才思亦時稱儻然未便
登堂奥肯自中途半廢輿

其三

今人謾道詩篇穩一字一語不偏安若得玄黄
新剖判任教姍笑自登壇

其四

傀儡衣冠亦此身市兒學語且諄諄總之擾擾
隨奴僕誰是乾坤不效顰

送王恒叔應 召北上十首

皇帝乘乾十一年兩輪日月未中天調停[illegible]
千重雪隱放鵷鷺萬戶煙

其二

海南才子誇年少汝北循良多異聲鳳鳥雙儀
徵茂績朝陽三唱向春明
其三
漢家獨誇上林苑　朝廷亦有南海子　聖人
端拱不出徽相如詞賦休空擬
其四
璽書賜爵未盡報召起　重瞳親見之中土蒼
生多晝困郎君何以慰呆愚
其五

汝南閭閻成千里河北殷懃接一危不爲故人
珍重別明時耳目重瘡痍
其六
天子袞衣不用補郎君美錦新製成我因推轂
到天上君尚什襲答平生
其七
藻翰于今誰第一治行如君疇可倫自昔風流
兼政事東方朔不是詼臣
其八

君在河南我河北相思相念無終極一朝雷雨
蛟龍出試問黃河清未得
其九
楚國野人鄴下游苦恨漳河無情水送君遠赴
徵書日獨喜逶迤從北徙
其十
風塵我已成潦倒婉孌看君新出戶結髮事人
在　帝傍朝夕夫君敬無侮
秋日胙城龍明府對談四首

鄉心隔塞愁頻到宦轍羈棲意未濃落日荒城
聊楚語秋風別館對人龍
其二
起家河北傍風塵明府天中業日新自昔合流
淇澳水于今盡作五陵春
其三
我昔桃源策杖過君今衛水濯纓多共是楚人
遷作客一行心事恰如何
其四

傳家甲第課兒早領郡刑書報國同千里月明秋夜永一朝春滿楚天雄

陽臺宮二首在王屋山下

紫微迢遞陽臺宮回首清虛隔幾重滿路笙歌天語外四山蒼翠客車中

其二

九還丹鼎軒轅後丈八金身勝國前怪爾一朝胡虜運至今滿碣羊兒年碣書大元皇慶羊兒年年中皆胡語不可讀

鶴鳴集卷之九

明楚劉伯燮譔吳蔣以忠閩鄭懋洵仝校刻

七言律

涇陽驛逢吳邵武明卿程重慶宗約夜酌賦感

易水燕山古驛樓他鄉此夜偶綢繆胡笳近喜回秋馬粉蝶遥傳換曉籌三峽羽書何日急七閩蜃氣往時浮停杯共道年來事　龍起風濤十二州

吳邵武有南中之言所司以侯才留之走使問訊先是侯有詩扇之貺焉

拾遺焚草當年志萬里投荒赴御扉官路梅花動初與天涯萍梗漫相知長沙太傅才還過國子先生名亦隨已信虛舟遊宇宙等閒風浪不為疑

大祭方丘禮成

風清霧淨泰階同雲擁　鑾輿出法宮共道九重多靉靆秖聽　萬乘遠玲瓏明星初爛天

街滿緑仗遙臨地澤空仙樂一終回　鵲觀甘
霖千頃報年豐

朝鮮候　駕　文華殿日講

漢皇石閣論文遠日隱重華坐照深錦軸十函
看摘取靈臺一點許誰侵　禁庭花柳芳顏破
海宇干戈鋏騎沉四字說書知有在佇觀中使
賜黃金

毛伯善署宜君教

蚤歲才名漢水濱一官絕塞豈藏身獨憐絳帳

鶴鳴集　卷之九　二

三千里可有甲兵數萬眞半山雉堞煙春盡兩
帙庖羲童冠親古今捧撥稱毛義出處浮萍莫
浪論

病居靈濟吳伯恒司澤氏過訪

病攤蓬萊獨閉門長安車轍聽相喧吳郎過我
憑跡豁司馬著書閑討論宇宙白衣看自變古
今青簡許誰存蕭條莫道無供給鄰有賢人酒
百尊

陳伯含赴宜賓二首

梯雲萬里犍爲道剌玉蒲騷一劍明自是　聖
皇勤遠地故分賢俊壯長城半簾秋水大江靜
雙履仙關疊嶂輕枳棘未須留鳳鳥金門指日
聽飛鳴

其二

八月秋高華露滋郎君皁蓋擁雕騎東樓自古
仙遊勝西蜀于今樂土宜水下巴渝空鎖鎖山
分秦楚任差差況逢恭儉　神堯主萬里飛紅
輕荔枝

鶴鳴集　卷之九　三

羅節推之潞安

玉笋班聯五鳳樓共君醉向長安游潞子國分
緑赤狄故人風遠但清秋地當高處天爲黨水
下中原勢若浮一洗囹圄空萬里胡笳莫遣入
邊愁

十四夜同胡成之施晉甫關孔裁鄒國才
司澤氏飲吳伯恒宅

萬古中秋開明夜三吳佳會在今宵卽看白玉
團圞上不道浮生故故消靈境覺來渾欲旦一分

毫欠處隔崇朝共君努力光天德莫遣浮雲點
絳霄

中秋夜成之胡子徵甫沈子携酒饌過訪
時同元明沈子彥和李子子漸馮子澤民
司子

浪跡誰憐不繫舟天涯兄弟聚皇州風塵此際
開佳會今古何人共勝遊一笑坐來山月小中
宵歸去使星浮却疑鳷鵲婆娑影獨向金門竟
夕留

吳伯恒齎登科録還金陵

名儒彙進有賢書傳雅如君重使車姓字御爐
傳合殿衣冠晝錦出宸居花開九日驪歌細水
下三吳落葉踈客舍幾回同寂寞青春好伴莫
踟躕

叢豹卿令烏程

郎君東去玉臺遥臺畔風光誰見招杏苑觀花
曾並馬秣城視篆獨乘軺庭閑日煖簾紆地人
遠天高舄在朝爲問何如烏程氏徵名千載尚
爲標

小飲李彥和寓二首

玄關栖息共春秋朝罷呼朋且晝遊生事𢬵來
今幾度畏途忙去未能休日邊會捧紅霞近雲
外遥看白露收鶴背丹砂誰可得蒼顔無那着
入頭

其二

世路悠悠不可期我思落落許誰知李膺門外
容登賞劉向經中有難疑萬里功名成大夢一

生心事付尊卮最憐駑鈍堪鞭策恐使驊騮受
絡羈

秋暮同王吉士飲陳廷評宅戲得糟字

秋風萬里竟陵臯大雅堂開倚法曹旅舍未回
鴈門足石渠新集鳳池毛槎頭遥憶嘉魚穴鼓
掌猶看舊俗糟最是鄉人重鄉社憑君美酒續
離騷

題思槐卷送人南去

偎郎暫解鵷班去矯首槐陰入夢頻白下月明

華省遠靑門風靜主恩新驪歌唱徹燕臺曲繅服行過槜李津聞道三公曾手植所思千載定誰眞

楊檢校之袁州令弟印史還金陵都下一別三地邈分

三年不見白門客忽漫相逢又別離伯子清風吹石屋季方大略壯車騎鷓鴣無怨沙頭語鴻鴈分飛故國枝倜悵欲爲歌楚曲野原荒草不勝思

定居蘆葦園寺李彥和馮子漸不見顧我詩以促之

孟冬風淒日氣微好我故人今亦稀邂逅酌來偏大雅豪門散去欲誰依世事如棋須國手禪心似水待傳衣無那分飛仍異處願言相視莫相違

陳玉叔午至留酌得鐘字

蘆荻彫傷風色冬故人相見日從容情緣曝背粗成燠話出知心豈未同世局紛紛黃葉下冥門皎皎白雲封劇談不盡招尋興何處僧來起暮鐘

馮母貞節卷

阿母深宮早獨霜愁中歲月鬢邊長僊郎疏上回丹陛遺腹庭前自彩裳背去同心看骨白頰來異數羨麻黃人誰散作監魚政五馬聲名今太倉

冬日同陳玉叔飲謝宗文宅

朔風飄颻急旅懷壓沙漠漠迷九街何處招呼

一聚首入門談笑忘形骸當年對泣楚囚甚此日歌燕壯士偕謝公有道陳有學且喜世路無猿豺

予移蘆葦蕭寺之一月適友人告予此蔡驗封舊止也繼又得驗封所爲記文讀之感而爲賦用寄驗封

不接同心已六年偶從蕭寺識眞詮遙瞻出壁驚蘆渡明鏡無塵得鉢傳老我晴窗搔短鬢羨君淸省翫芝田幻空色相聞圓覺欲借飛鴻到

遠天

胡戌之使山東

青瑣論心七閱月長安分手各攜琴最憐鳩鵲凌霄志謾道魚龍蟄夜吟過魯趨庭瞻禮樂捧書出關壯冠簪青春莫眈鄉關戀白髮還知轉盼侵

劉使君赴陜中

蒼臺握手復燕京攬轡重看萬里行遠捧御書雙鳳闕四宣王度咸陽城霜明極浦漳河合月

傍長安古道平登眺應餘雲物異關山今昔幾含情

胡使君之常州

太江八十鬱龍從聽讞延陵繼子容早識金莖聯玉冑會看大呂重黃鍾靄生東海滄波淨月滿三吳皓魄溶近侍未須拘貴戚 明廷恩已洽同宗

雪中左掖門傳 旨

掖垣繽紛白玉玕侵凌禁栢銀龍蟠最是千門新歲色已到九天渾又寒瑞應郊禋瑤散彩年成野繭絮飛翰腐儒何事亦青瑣獨覺氷兢䰟未安

聽誓戒二首

劍珮森羅匝 禁城燎禋有典戒先庚風翻臚唱轉沉着雪應靈辰紛肅清 殿上袞衣天上坐階邊虎拜日邊盟 漢皇不是汾陰祀會有禎禧答 聖明

其二

稽首彤庭伏戒辭微臣何事亦聞斯昊天時若知 虞帝夙夜寅清有伯夷朝野載看今禮樂衣冠無復昔栖遲齋心欲奏三篇賦大雅難陳媿拾遺

中府劉知事任潼關經歷

千里潼津百二城一丸封畫付儒生華峯斜峙關山壯渭水全縈秦曲明閥閱崢嶸誇楚嶠兜鍪踴躍戴神京憐君蚤負終軍志誓遣胡塵夜不驚

郡伯蔡公宴集金泉久旱忽雨俄而復霽

感賦二章

使君七澤神明政百頃甘霖指顧來避暑俄成喜雨燕勸公更酌醉翁杯山川千里影浮座宇宙兩間人倚臺最是歡娛多不易江遊何日得重開

其二

一年最喜今朝雨况有清風在𪩘林蕩漾波光浮紫綬參差柳色映黃金歌闌自掃苔衣舞酒罷仍兼話柄斟歸路月明燈火暗水清沙白晚煙沉

送張山人遊武昌 時黃鶴樓災

山人西遊武昌磯秋風過我山中肥對酒謾看京國夜買舟忽把滇江衣鸚鵡未翻洲自好白雲欲碎鶴先飛百年朋賞休輕散歲月老人容易稀

遊興國銀山寺同十二叔十三叔徐山人

國四

幾年鐵壁聞名舊此日登臨思惘然荒寺謾鄰幽草徑遺名故襲翰林傳山横楚塞連天障水泛湖光起暮煙何處人來相喚語肩沙囊石下平川

銀山寺送葉子儀赴周藩審理

金臺岐我不相見忽到銀山君遥征宦海于今誰吏隱濁河從古不流清仲舒抱策江都去賈誼匡時太傅行最喜東平為善樂中原文獻想馳名

與盧生

秋風四馬一身輕宇宙寥寥獨此行君意停車堪問字我來看竹不題名邯鄲新啓盧生遇石室多違劉向情舉目白雲間萬里欲因流水濯長纓

與邢生

邢子東鄰能過我更于西舍頻相親好緣風俗鄉關厚自是斯文骨肉真松逕坐來香霧細苔堦飛去乳禽馴丈夫意氣層霄上肯向塵埃老

此身

逢臨川吳生

十年臨汝不可到一旦相逢眼故青試向庭堦問新菊謾憑尊酒嘆浮萍金陂幾令文昌識鐵壁猶餘太守亭我社康齋君同姓斯文一脈不彫零

飲張子書屋

背郭堂開逕未除抝蘆深入草玄廬香生芳沼風來後清映踈櫺月上初落葉遶前皆篆字遊魚出聽亦聞書幾年塵墟勞行役對此悠然身世虛

黃河

中原千里平如水九曲排來勢未休樹隱大梁玄霧塞檣明極浦畫樓浮馬萁征吹澥迂徑鳥拂悲風下遠洲世事濁河堪比嘆何時得及見清流

上蔡馬子補任天長

使君出宰舊風流寶劍青琴泗際投絕學千秋悲覽鼂雄才百里羡屠牛清時拊髀懸殊格白晝垂簾聽野謳問道昔遊還咫尺兒童爭向馬前留

壽汪二東職方

春滿金臺栢酒巵銀花夜合上元時玉關無警胡笳靜司馬多閒羽檄遲桃浪六街飛海邑爐烟三殿挹朝曦紅顏黑髮人初度鳳誥鸞章錦晝馳

聖誕 早朝恭述二首

皇極九重開壽域太平萬國集冠裳煙留仙掌風雲動簾隱 龍顏日月光東望滄溟移海屋西來白馬獻 明王蓬萊宮裏傳甘露香栢臺中醉紫觴

其二

文昭閣上更初定品級墀中舞正揚呼罷紫雲搖太室吸來玉露醉明光霓裳嫋嫋依天立僊樂盈盈接晝長最是 熙朝逢舜禹巳看白日到羲皇

送沈使君入賀還池陽

使車昔日停閶闔萬里陽春三殿開秋浦碧波過瀚海華峯香霧到金臺鵷班鵠立驚年少行部褰帷儼俊才最是　聖明勤耳目重門洞啓待君裁

將赴代州月夜同傅以誠御河橋東

攬轡長安粉署情清宵纖月馬蹄輕萬家影裏星辰動六館池邊煙霧橫關塞極天愁弄笛宮幃何處飲長更覺來歲月春城外忽漫相看楊柳生

別陳玉叔丘以謙用陳韻

衣冠鄉國聚燕京異姓同胞莫逆兄喬木洞庭橫霧闊使星翼軫倚衡明三春拂劒離丹陛萬里乘槎瞰虜營誰惜鳥嚶無著處上林瓊樹向陽生

小寒食自京師赴代州經良鄉作

雨洗行旌草色妍驚寒旅食　帝城邊籍名薇省初更月浪跡燕京又一年西極壯來問鎖鑰東風輭處着鞦韆上陵粉署同遊者此日趨承列　聖前

淶水道中

川原中沃桑麻地畿輔西偏鎖鑰門古道行人還箇箇斷橋流水自村村麥針刺繡風搖嫩柳線舒金日射痕塞馬糞田鍬劒戟胡笳沙磧碎轒轀

龍華小憇

楚客燕城思惘然龍華輻輳萬山前馬行超忽思胡種花落分明報漢年塞北風雲多晝瞑江南草色早春妍憑高隨處攙遺躅倚劒行歌向遠天

浮圖峪

浮圖北枕燕雲高幕府青松響暮濤塞上鼓聲騰露馬轅中刁斗喚霜袍石分八陣旄頭落水遶孤城碧眼號爲問旌旗誰得令嫖姚新受漢恩褒

宿廣昌

廣昌風物萬山坪二月春城凍雨生南望鄉關白石遠北瞻神極紫荊橫峯如據膝留人坐水到源頭尚馬驚（城外拒馬河）獨喜雲中足薪米解衣喚酒聽嚴更

代州姜儲部陳僕卿楊兵憲留宴浣俗亭席上作二首

浣俗亭中塵不到春風吹客九天來山連遠塞寒煙合水帶長沱曲檻開鴈遠關南閒羽檄馬嘶代北縱雄才為憑尊酒閒籌略高軌分明對五臺

其二

東風送煖塞雲翔錦瑟舒徐春晝長檻俯碧波歌吹落亭搖晴影舞衣香三關號令一杯酒萬里風塵滿劒霜回首勝遊卽陳跡河山幾處遂徜徉

忻州雷使君留酌二首使君上蔡人家兄治焉

天中塔影塞邊鴻五馬人遊三晉東已勝殊方春草綠相看深處酒杯紅世途險阻千峯外胡騎風塵萬古同獨喜關門新范子封疆此日甲兵雄

其二

吾兄汝蔡彈琴後客子邊城倚劒逢偏得關頭烽火息正當忻口笑顏同春風浩蕩腥膻遠遲日低回沙漠空戍草江花煙霧隔投壺擊酒為誰雄

寄太原蔡侯時侯兄守予郡兩侯先同時計部予亦備員因併賦及二首

事業乾坤誰一門君家兄弟早飛騫澄清澤國春波遠磊落山原北斗尊地省爭傳籌廟略天邊還擬却棲煩亭亭玉樹雲霄上兩兩金莖雨露繁

其二

太原岳牧漢東神晉楚風煙萬里新粉署同居疑日月黃堂分篆羨麒麟烽連關塞寒無火簾遠庭堦寂少塵我亦惠連非玉樹池塘春草隔

城闉

横望關次于忠愍少保韻

白雲飛並太行齊嫩柳濃花春晝迷上黨孤城天北迥中原何處地南低旌旗喜抱山嵐舞鼓吹愁經石磴啼横望關前思不極狄公心事于公題

萬善至清化大風再用于公韻

河内園林漢上齊春深晩度思渾迷惡留攤客塵沙起慣送行人楊柳低徑草肥時知馬飽岩

花幽處聽鶯啼不緣好景風中過何日重來細與題

武陟大風渡黄河寄謝任使君

萬里風濤九曲河一舡縹緲片雲過豈緣忠信堪憑險始信循良自不波世事浪花翻白日閒心水曲對青蘿只今匹馬垂楊外悵望故人煙賸多

遂平道中却寄郭使君

駐馬橋頭悵故人垂楊紫陌總青春風迴梁苑

煙雲細日抹嵩山香霧匀神劒合來分不得瑶琴彈處定誰親浮萍踪跡憐予浪魏北天高願卜鄰

雨中過鄖塞奉懷宋季鷹太守

鄖塞雄關萬里横楚山淮水一天并山當絶壁如無路水到懸崖何處聲草木峥嵘宜過葺風雲糺結洗行旌故人五馬循良地客子孤琴悵望情

鶴鳴集卷之九終

鶴鳴集卷之十

明楚劉伯燮譔 吳𢦙以忠閱 鄭懋洵全校刻

七言律

白雲鄉偕李山人夜坐因思厥似奇芳庶上慨然作

世事當場傀儡身悲歡離合定誰眞胡牀老子憑虛嘯造物小兒何足嗔夢澤衣冠黃髮舊楚江文藻白眉新追陪不盡臨風慨萬里關山月一輪

郡伯蔡公楚闈錄士

載酒江沱雨氣紛金風桂子坐中聞循良敢許吳公政獻策行看賈傅文萬里秋高三楚色百年浪蹤九江雲共言澤野堪馳驟不有品題安出羣

秋日少司寇何公開宴水洲園文學高子殷子在焉次日呈謝二首

綺筵曙色楚城分漬水秋風氣正芬花草一窗千古易鳶魚幾處六經文松雲縹緲屏間見荷稜紛霏堤外聞釣石洗心誰是伴安車擊目白徵君

其二

傑閣排來煙帶曙三洲深處島依漬秋林裊嫋堤邊影纖月霏微水面文度海疑從僊子至隔雞呼共野人聞郊原不盡追尋興翠栢庭前對此君

將發鄭州聞張諫議是夜抵新鄭喜而留候時傳東西二虜交寇近邊所在徵兵

秋深萬里雲霄上河畔雙旌鄭衞間豈謂故鄉違尺咫翻從殊域得追攀干戈滿地胡塵起鼙鼓遙天客淚潸爲報黃門休濡滯 九重苧望慰 龍顏

九日冘村驛有懷張諫議至白滎澤

黃花佳節憶黃門更在黃河浦上村天畔登高誰是伴風塵對酒不勝尊荒原遠戍寒煙合古木歸鴉落日昏獨喜豐年歌帝力拾遺所至擁車輪

抵京師李本寧太史丘汝謙地官傅以誠
署正攜榼過訪限東字各次原韻呈謝
燕山迢遞楚天空秋色蕭森萬里同詞客悲訶
憐獨壯鳴蛩何意惱人工共騎白馬依尭日喜
接青尊挹惠風一逕翩翩三鳳至蓬門偃仰到
河東

李本寧

燒燭當壚興不空乾坤此會幾人同黃金已
敗燕臺舊白雪堪憐楚調工塞上胡笳吹夜

月尊前木葉下秋風歸鴻何處傳消息欲寄
愁心漢水東
席門車轍自君通畫省班聯紫禁東座上酒杯
朱履滿天邊鴻鴈暮雲空年華迅速嗟歌扇生
事蕭條任轉蓬獨喜太丘晚相向幾番埃榼沐
清風

丘汝謙

小巷相尋一徑通入門解佩月方東初歸擬
問桑乾跡永夜無令竹葉空銀漢近人聽滴
露金臺作客嘆飄蓬誰家忽起高樓笛一曲
梅花落晚風
萬里絲蘿氣味同名家閥閱　兩朝雄自天有
喜冠裳近入夜無人霄漢空木葉落催花下酒
秋聲狂逐笛邊風幸能不速聊同賞鴛鷺明朝
又掖東

傅以誠

一尊清夜與誰同翰苑蘭曹盡楚雄話到鄉
關嫌炬短興追河朔引杯空簷虛露下三更

月秋若寒作萬木風白雪詩成催去馬殘星
欲曙海門東

盧通判左遷山東理問

交游苦憶十年上一日逢君燕市中把手尚驚
鬚鬢黑論心且付酒杯紅泰山巖巖天下望東
海泱泱大國風古道人今誰可得出門長嘯暮
雲同

李隨州以在告擢貳永昌

使君五馬秋浦深春盡朝天臥北林江漢東懸

相望眼風雲南攡別離心九隆山下孤琴在萬里滇中一鶴臨爲語　聖明勤遠地挂冠未許即長吟

茂陵衛經歷呂和陟通州同知

十五年來忽此逢故人相見未從容茂陵日月關山外淮海風雲返照中事業慚予謬通籍塵埃別爾嘆孤蓬邊庭萬里猶金甲借箸行看倚劒功

送金泉館僧惠燈上都綱還邛中

琳宮燈火廿餘年千里相看甃闕前雲近太行飛錫杖霜明漳浦到慈船掖垣媿我渾無補衣鉢憐君自有傳爲語知心泉畔樹濤聲好向座中懸

錢生任武緣令

楚士如君誰可攀爲郎今任廣寧間鱗經三傳口能授螢火十年手自删夢澤風淸銅柱嶺衡陽日照鎮鄉山循良政事文章後收取功名萬里還

曾冏卿遣使惠人參詩以呈謝

博雅名卿有藥籠焌回臘日一函通種收遼海關山外痕出夷奴手杖中消渴正宜司馬病多愁應念杜陵窮爲君肘後閒抄識品物紛紛力不同

張省長公子試週

麒麟天上非凡種謫向人間忽一年玉質誕從玄霧變金莖應傍日華鮮探環樹裏前身事繫角樓頭吾道傳爲問晬盤何所有詩書袍笏總

翩然

傳京判乞假送母太夫人南還

年壯僊郎解組去一封夕下爲慈親古今毛義情俱切出處何人認獨眞園橘乘春看碩果江魚躍浪想洪鱗憐余此日猶爲客千里孤雲淚滿巾

田太史尊人武學教授乞終養太史並得差送歸

春風解組燕山道白日遙瞻故里明韜略諸生

收衛霤詞源太史佳蓬瀛　九重雨露天邊下
一路衣冠海上行最是人間稀樂事祖孫父子
互關情

送人授訓術歸

周郎學得神仙術千里來遊魏闕前滄海憐予
多糺結冠裳羨爾忽蹁躚懸壺市上原忘姓飛
舄山中偶佳年歸去再須尋太樂蒿嶽早晚訪
林泉

范太史　冊封榮藩

金馬門前南國使一函千里錦帆行地當衡嶽
山疑動水入桃源路已平玉冊臨軒　天子授
朱門奠綬　帝孫迎還知石室須鴻筆未許卿
關滯旆旌

宣城貢節婦卷和韻

身留人世心從夫稟稟清標日月孤黑髮可憐
應久死黃泉雖濁不能汚九天血淚千秋恨萬
古綱常一念扶最是忠貞待詔女不誇文史孟
堅姑

曾問卿之出撫巴蜀世子與胡都諫相繼
出參汝隴六月予征知巴星散行次伏城
驛覩壁間韻慨焉有步

楚子相看出帝都獨餘劍閣挂明珠百年自古
誰同遠六月于今暑未徂健翮別宜天上舞駑
駘自合坂中驅徘徊不盡追陪意千里郵亭酒
一壺

方士

秋風萬里楚天西何處蓬萊路不迷皁帽塵中

黃髮遠青牛關外紫雲低地非異域劉生遇履
出尚書王子攜翠壁蒼松吾輩在乾坤總付杖
頭藜

予出參隴右申陽周文學皃以陜郊篇行
次舞陽請使再至感而却謝

逐臣獨傍隴西去兩度申陽好我情寒日罌花
香滿地霜風鳫足逐前程百年道義誰知己三
楚風雲此友生回首淮河衰柳色關山何處鳥
鳴嚶

冬日遊安定興雲寺四首

興雲天末煙霞境寒日傷心倚劒遊山自嶮巇横碧落水看屈曲抱村流疑多霡霂埋芳草獨有饑僧絕白牛歌罷遠遊魂欲斷野原荒戍不勝愁

其二

殊方暫喜一登臨況復風塵惱客心萬里傍人堪作吏平生壯志且長吟山腰高閣斜疑動水面孤城半不禁聞道河氷今已結將軍躍馬書

鳴金

其三

野寺排雲峯頭開上客尋幽遠馬來邊塞蕭條誰露積琳宮突兀何年栽紫泥錯落渾依日冠珮逍遥獨倚臺向晚候人相促去寒輕山郭重徘徊

其四

一自拔垣辭鳳闕那論孤劒向邊城興雲不道無靈跡殘日應有有遠情慘澹殘僧多暇趣崖嵬笑佛少逢迎放歌我亦倦遊者歲晚風流誰與評

春日同原茂卿僉憲遊會寧西山用韻

西山縈繞帶溪河山色蕭條春晝多作客敢論孤劒遠殊方獨荷使車過筵開絕壁依天語興擬尋芳且自歌日暮山城傳柝警誰能極力洗天戈

桃花山同原茂卿用韻

溪山日抱野雲斜二月春城噪曉鴉西極羌戎

惟峻嶺王庭朔漠有飛沙九原稽顙來頭目（時虜欵塞）六郡貔貅壯爪牙聞道桃源能避亂桃山此日獨無花

會州公署述懷四首呈原茂卿

秦山百折落平沙山郭蕭疎有百家極目女墻依絕域賞心戎地少飛花豸袍映日淋頭劒鞾鼓遥天馬上笳獨媿一身千里外飄飄應擬問源槎

其二

荒原遠戍白沙飛問柳尋花入翠微恭領轅門
終日閉湘江竹舍幾時歸共傳絕塞來天馬獨
枕孤琴看落暉掃却簿書餘吏隱不因鷗鷺已
忘機

其三

萬里河湟充國營千秋屯戍暮霞生山來烏鼠
孤城合水少魚龍衰草明秦地幾回春晝夢楚
天一繫故園情短琴擊目麒麟閣何日霏微有
列名

其四

客子山城旅況清更逢春日眼初明紫薇此地
慚高祿禁籞當年列幾名宇宙關河應未改王
侯第宅已新更輸君百練風霜古騏驥終看到
遠程

臨鞏楊兵憲舉子二首

一洗河源天上來驚看龍馬出偃胎正逢萬曆
初臨宇兄屬端陽再舉杯幕府旌旗森映日晝
堂湯餅爛登臺啼聲不試知英物欲擬提攜幾
辭迴

其二

男子初生蓬矢分君今已足張吾軍承家節操
奚紙筆報國丹心許策勳天馬羨來西域種神
駒飛去北平雲共傳此日臯蘭客消息麒麟次
第聞

紅崖觀

紅崖高閣虛無裏載酒呼朋昔幾行萬丈丹梯
留赤氣千年寶曇泛霞光夜深楓樹搖前牖日

落彤雲鎖夕陽塵霧紛紛思絕粒駐顏可有異
人藏

秋日鳳翔有懷八首呈關南李副憲王藩
參關西梁僉憲三公皆昔御史

秦城周道漢丘墟霜節星軺照客廬絕塞逐臣
誰更遠百年知已論交初西傾朱圉堪逃世太
白終南好著書獨倚孤亭潦倒夜起看落木萬
山疎

其二

皐蘭隴首論心地岐路關門各遠天金項爐煙多寂寞多袍馬首尚蹁躚秋入秦宮悲草木凉回漢域想山川故園東下襄陽去只少偲槎泛楚煙

其三

行役何年罷奔走關山此地故蕭條秦圖渭水無肥馬漢業褒城有棧橋阨塞空收非相國轉輸太苦問天驕甲兵錢穀丈夫事傾蓋彈冠聖主朝

其四

偃仰名城倍惆悵指揮陳迹幾紛紜漢家英俊過秦論嬴氏兼并詛楚文千秋戰馬悲禾黍一覽河山有夕曛爲語故人柱下史康衢馳騦莫離羣

其五

猶憶班聯門下省叨陪法從殿中行關西夫子人爭重直北戎王氣不盈有分周秦皆廢闕無情涇渭獨分明韶華轉眼三秋色道義同心萬里横

其六

鳳凰世遠曾頻到鸑鷟民貧不忍飛應識周人能慎德獨嗔嬴女事依違功業盡看驄馬客行藏一付釣魚機徵求徧野關門吏辛苦沿邊將士圍

其七

涼風細雨澹高城綠柳新蒲漸瘦生帝子不來荒塚寂野人行處暮雲横川原自昔看周井禮

樂于今陋漢盟此地幾公王業在淸時才力早崢嶸

其八

三年見放隴西頭憔澹蕭森四季秋燕麥鋪雲霜際老胡麻帶雨穴中收張騫久泛崑崙棹李廣何心漢代侯把酒共君湖上色乾坤萬里一凝眸

九日鳳翔郿使君對酌

宿雨新晴捲暮雲他鄉與客晚同羣插萸故國

應憐我採菊今朝把贈君桑落滿川村酒熟雁
聲何處斷腸聞魚龍萬壑隨秋水鳳鳥孤城下
夕曛

拜將臺有序

予與李直甫共事鳳翔時時爲談漢中拜將
臺事予爲壯之嗟夫以亡國之匹夫立談之
頃拜爲大將君無所試相出虛心彼脊格限
人心懷疑貳者有是哉予不暇論其後事感
而爲賦

漢家大將楚營來一統河山屬此臺月下獨看
勞相國軍中猶自討凡才風雲偶合輕金印雨
露長滋擁綠苔誰道主恩終寡信雄名杯土百
年培

九日西征駐秀石關二首

九日提戈塞上臺野花崖草一銜杯將軍號令
風霜肅戎馬郊垧山壑哀父老壺漿衣盡白犬
羊殺運數相摧毋憐茶馬多姑息逆氣誰知千
上台

其二

黃花綠酒對金戈酒力軍威倒太阿殺氣數年
橫雪嶺洗兵一日淨洮河渥駒共羨西來種神
茗能忘中國痾聞道番僧多幻慧天兵迅掃有
誰何

元夕燕師將軍園亭用李太史韻

風清月迥將軍第迓轉筵開萬里賓煙火有聲
光照野行人無語暗移塵羽書閒寂營中樂歌
管啁啾塞外春懷抱幾能人共醉酒杯應向夜

深親

元夕燕師將軍第　　李本寧

清時藩府能談兵麴米新篘款上賓部曲乍
喧寬夜禁踏歌不斷擁香塵冰霜色映千山
月燈火晴開萬戶春今夕未知是何夕交情
翻向異鄉親

次李太史見報之作

名園載酒有青蛾不飲空歸謂我何搖漾朱燈
紛映戶霏微火樹遠當歌李膺曳履應難步劉

向燃藜豈誤過獨憶故鄉歡舞會關山阻隔暮
雲多

酬劉憲使報章　李本寧

銀燭朱絃倚翠娥飛觴莫問夜如何千家明
月吹羌笛一曲陽春和郢歌雲物不禁鄉思
遠風塵無奈歲華過劉郎前度桃花色可似
今宵萬樹多

鶴鳴集卷之十終

鶴鳴集卷之十一

明楚劉伯燧譔　吳脩以忠閱　鄭懋[illegible]仝校刻

七言律

空同山二首

丹崖古洞千峯逈琪樹幽花萬壑哀一徑入雲
何窈窕高湫浴日自潺湲翠微縹渺霓裳下白
晝蕭疎阜鶴來悵望長空凌碧宇虛無灝氣滿
高臺

其二

空山何處駐軒轅秦嶺百折皆兒孫東來青牛
隔函谷西狩八駿迷崑崙金符玉籙皇圖遠白
日青天道氣存千載登臨餘望眼滿川秋色欲
黃昏

原州秋日有懷張助甫少參涼州二首

平涼此日惜離羣遙望涼州隔隴雲青海蹇頭
思吏部紫薇何處覓張君三秋黠虜移深塞萬
里驕軍傍落曛最是文章與功業年來霄漢幾
人聞

其二

憶汝乘槎河外使殊方懷抱向誰開甘泉有酒盈千尺遮虜無塵絶點埃玉露清秋西海色孤鶱明月上林才獨憐劉向違心事悵望金城一舉杯

原州壽馬少卿母靖虜

烏蘭何處鬱龍葱上日風高瑞靄同東海添籌開屋裏西山開宴傍回中多袍戲舞萊衣壯麟閣光輝畀養隆念我思君還萬里北堂萱草共崆峒

代孫都護壽馬母

會州獨枕松山北幕府雄開嬴子西阿母年高今世少僊郎價重古人齊軍中祝誦歌滄海河外威名罷鼓鼙共借旌旗當曉日為因萊綵見丹梯

赴滇至辰溪

嚴程畏我礽韱來六月宵征暑重催山接蠻煙當酉出水縈楚塞抱辰迴衣冠半雜猺人俗風教全于聖世開聞道滇池多勝槩遐方禮樂媿非才

普安過李直甫冏卿宅却寄甘州二首

南國同心憶李侯別來膠漆共誰投風流柱下青驄在文藻螭頭白璧收北塔未忘蘭渚興東湖猶接鳳池遊驅車一式情無限寄向金城西海頭

其二

世事年來淸且平看君與我亦悠然三庚我獨趨滇海五郡君猶傍酒泉伯樂盡收龍是馬公輸未見筆如椽相思一隔瀘滓水鎮日深山聽杜鵑

秋日試諸生述懷八首

萬里天高撫夕曛苦多踈僻寡紛紜爲懷北闕頻看日獨在南荒已入雲諸子自傳千古訣腐儒何有六經文瑶琴一曲芳齋晚鴻鴈于飛未合羣

其二

去年此日干戈中洗西階西車馬同梟雄況有名都護慷慨不道倚崆峒龍韜豹略丈夫事壁書麟經大儒功何當一洗瀚海外絃歌不斷清皇風

其三

秦地魚書分石畫炎荒木鐸傍哀牢三千禮樂浮名在百二山河轉戰勞窮老未須忘絕塞諸君且勿觧征袍西南近復傳多事文武經邦意若曹

其四

烹雌刈稻楚山肥異域浮名萬里遠家對洞庭雙鶴逈身依滇海一琴非看花命酒烏慈喜聽雨聯牀棣萼輝五載未歸歸草草人問于我媿庭幃

其五

滇水晶茫草故青烏分晴宇下孤汀十年京國虛華珮一日宮牆見列星金馬碧雞勞漢使蒼山洱海重　明廷鑄陶自覺非宗匠利器何人早發型

其六

諸葛威名雄鼎足酉荒一統屬匡襄竊祿于今猶瘴海酔醒何用假賔根關輔得書憐翰史楚宮無鴈憶瀟湘悲秋宋玉逢秋日試罷諸生淚幾行

其七

古道人傳滇王國山河此地獨殊初民窮到骨留殘貝士野無心讀滕書金齒漆身夷俗伯輕裘綫帶將星虛問來問字停車處草易驚非揚

子廬

其八

斜日平蕪千頃碧涼風小海一川漪黃花不待金尊發淑氣全于晚歲吹泰華有雲高北斗紫微無鐸長南枝誰人把取遐方勝絕學同歸吾道師

秋日張驛察徐也察同予次第開宴山寺

訓盧廉訪贈章三首

秋氣隨人擁翠來五華迢遞山堂開不知何處
堪乘興頓忘殊方未擬回廉訪威名橫碧嶺豸
袍風裁覆金杯驚心天地西南盡浮夜懽游亦
壯哉

其二

雄劒南來共遠天上方開宴意翩翩屮星聚首
傳中夜送酒娛心有小船報國何人愁寂寞徵
書不日任蹁躚請看秋月團團上萬里風煙几
席前

其三

撾鼓吹笙喧碧海清秋暇日羽觴飛韶華荏苒
隨征鴈酩酊殷勤對落暉邊徼不驚窮虜退市
鴉忽噪夕陽歸比年漂泊隨傾倒獨把鉛刀壯
志違

盧廉訪鋪宴集張驛察許兵察徐屯察予
四人次韻

席上中宵軍令生喜逢九日傍花卿千英靉靆
深秋色萬木蕭踈落木聲懽極細爲文字飲恩

來不厭鮹鱸羨獨輸小范登　朝日文子勲名
佐太平

盧田叔小集種德堂次韻二首

南到滇山萬點尖誰家開宴值秋嚴知君已捧
三朝日媿我長驅九坂鹽玉露金風天上細投
壺投觴夜中淹最看漢法留張釋烏鵲聲窺戶
外簾

其二

酒闌更盡露華尖愛客豪吟散帙嚴詩律盡看

金間玉吏才豈老米隨鹽盧仝幾盞洛城碎劉
同三更君室淹萬里九隆無箇事清秋暇日儘
垂簾

張憲使夜酌次盧廉訪韻

炎方中夜亦凉生那問山城送幾更朋好坐忘
青女細酒杯行見聖人淸何方不等蜉蝣羽此
際眞成吏隱名呼六莫嫌游俠少燈前花下眼
俱明

盧田叔益者軒成詩以將賀二首

堂開憲府法星明烏鵲羣窺新落成即許冠裳不速至何妨時歲沍寒生傳家甲第偏宜搆異域丁寧早結盟誰識經綸原自具長才無借日崢嶸

其二

小結危軒自出塵度才無改命名新法臺高處權爲主宦海逢時或以鄰漢傑故誇蕭相律我師今見孔牆眞持觴共落滇山下把臂忻看四座春

西華玄鳥二首

紫蓋丹巖萬壑開青春彤日御風來百年僊氣留玄室千古人文屬上台城郭坐看雙塔迥平蕪晝暝一溪迴愚公最有看山興何物浮名莫浪哀

其二

石磴丹梯萬丈盤飛花舞絮簇春鞍幽巖欲濕千峯雪靈幄高擎太極丸雲鎖洞門常五色風捲几席散輕寒倦遊思絕塵中粒來煮牀頭石髓餐

登太華二首

嶢巖前壁倚雲排海日東風春晝霾公暇賞心移小艇塵埃拭目到幽齋三花乍淨餘潭影五蘊皆空獨草芟共對庭前雙寶樹知誰色相已忘懷

其二

寺在山腰翠欲流門前昆海兩悠悠山僧摘綠來春茗異客拖金御白牛經罷曇花紛下界簾

餘晝影合雙眸平生最愛幽蘭若不爲逃禪竟日留

春日盧廉訪泛舟遊羅漢寺時同方左轄林右轄張驛察徐屯察閫司蕭曹諸君五首有序

羅刹在昆明南三十里巉巖峻削參差上下是稱極勝矣俯視昆池直一瓯耳昔有道人坐化其上爲安寧張中丞前身人至今傳之吁亦奇矣哉

小海一舟流水靜半山邪曳去輿輕山僧迓客隨供茗使節行春暫解纓地出世間堪白眼坐忘石上聽黃鸝棲遲欲得袈裟地偃仰何勞蝸角名

其二

一上空堂思杳然四圍山色簇諸天佛歸水月虛無裏人在煙霞卒律前世事浮雲輕此際塵心如夢醒何年共君直到藤蘿外肯信吾生别有緣

其三

梵宇琳宮拄薜蘿世尊佛子滿山阿浮生迷處渾千刧靈境游時即大羅海角照人澄滿月石峯銷世幾烟波欲於絕壁從容上靜看繁雲聚散過

其四

懸巖高閣不蕭條野服烏巾共見招萬里須雲無事日千山城郭太平朝登臺已覺塵囂靜入境誰言彼岸遥蕩槳紆輿吾性在看山臥月半生消

其五

佛山面面待人來野殿嵳峩上下開潭影空心渾見性峯光回首絕飛埃輪迴塔畔傳今古入定堂中孰去來鞅掌未酬浮世業許身何用屬凡才

圓通寺

萬石高盤海國圓西南山外幻圖鮮碧金共浴扶桑日夷夏誰開兜率天小徑巍臺環背郭平蕪野溜近宜田千家社鼓趨春日吾亦攜尊醉佛前

安寧拱宸樓次銅陵張公韻甲戌夏與公晤于武功道中公故直督學使

秋盡西行氣若春相逢長憶郭公巾昆明海闊風猶靜太白天高迹未陳心事河山誰比遠故鄉夢澤許同親公亦孝感人三吳斧鉞燕臺柳搖落乾坤一折身

温泉

尋源林日失秋霜搥鼓憑虛白一航晶魄乍看
疑煖玉湯流終信出炎方林頭宿火憐貧病檻
外分瓢挹酒漿我欲濯纓清萬里崖花幾點破
滄浪

靑華洞

古洞何年剖大家靈煙蒼翠廠靑華門臨驛路
紅塵避竅引天光白日晹曲折有時開寶幄幽
陰千古貯丹霞閒騎獨鶴頻來往忘世忘憂石
上跏

浪滄江四首

浪滄滔滔一何深飛橫鐵索十千尋崖端桂石
傳諸葛營裏旌旗嘆綠沉今古浮雲惟黑水山
河斜日對冲襟欲題華表歌遊子異域蒼生已
鄧林

其二

天盡西南萬里橋支離人世獨魂飄斷巖上下
猿啼晚短檻參差客淚消漢武開疆猶異域秦
皇鞭石未塡潮飛禽不度傳安堵關塞于今放

寂寥

其三

危峯削石亂抽簪峽水洄流恰擁龕丞相提戈
忘直北漢家拓地盡西南雲霾鏌騎酣擒七日
酒醴煙畀足三獨喜卓書來正朔雕題文齒亦
耕蠶

其四

浪花拋日浪聲滄怪石飄雲鎖浪江水色照人
渾碧黑嵐煙擁晝亦昏黃啼禽苦澁連雲暗塞
草腥膻浥露長最是土酋矜出入醉醒饑飽付
窮根

諭豚兒二首

十四能文汝亦奇靑藜客舍有明師宗門未必
皆豚犬常氏雖多獨白眉義理百川歸大海精
微一畫只庖羲淨生我已空過半高大衡門更
倚誰

其二

伏波戒子苦叮嚀五柳小兒書栗梨二氏兒孫

賢者後吾人豈遂門戶低春風此日桃李滿夜
雨他年梁棟齊錦軸青氈恒業在江湖廊廟壯
心躋

點蒼山四首

十九峯高齊插天一峯繚繞一溪旋峯停欺日
千秋雪溪帶拖雲百里泉異卉奇葩皆大藥黃
冠綠髮盡長年已拚人世恣幽討不問山靈幾
度緣

其二

雪嶺高蟠太白痕葉榆中注湧金盆人傳福地
觀音國境盡西天善闡門海上丹丘橫日夕山
間玉帶擁雲根凭欄一望翛然下疑有靈芝浥
露吞

其三

峯倚層霄水擁雲西南天地此氤氳自天錯落
看瑤島入地文明破典墳風俗殊方都大雅山
河南海別流分何從得御秋風駟高坐芙蓉玩
世紛

其四

點蒼誰點蒼生苦近代爭傳花石屏女煉未能
成補漏秦鞭空自說填溟風雲氣散歸塵壞日
月光懸轉地靈我欲剖玄觀造化逍遥物外共
誰聽

姚安花樓駱少參開宴

滇花萬種惱人腸更上花樓思欲狂平野盡留
來遠色飛簷瀉影下斜陽蜻蛉川暝關山合弄
棟城孤狐鼠傍獨喜故人開綺席當年盧駱敢
爭長

送郭僉憲子告還鄉二首

長夏高林折角巾使君萬里謝風塵人同李舫
看飛渡路傍桃源不問津金馬碧雞留劍履臥
龍來鶴隱經綸從今高坐翠屏外身世浮雲任
轉頻

其二

歸去南山理舊茅北山誰有移文嘲清風明月
自心性駟馬高車懸山坳萬里崔嵬猶仗劍一

身縹渺幾由巢曾于異域標銅柱莫向人間覓

絶交

張驛察晉粵東大參二首

停車何處起驪歌萬疊關山雙鳥過雄劍倚雲干碧落文犀照夜出盤陀滇山南峙留諸葛粵水東平想伏波歸去故園尋樂事秋風彩服莫蹉跎

其二

海角天涯此一身同胞異姓晚誰親最知吏部文章在敢許殊方風俗淳令弟尚分彭蠡篆吾兄昔共上林春慇懃杯酒留行色斟酌知心萬里人

顧中舍使滇還　朝二首

萬里滇西使者過五雲丹詔需恩多人來交戟天知見象閃雙星氣若何金碧關平堪倚劒鳳凰池遠想鳴珂楓宸如有殊方問象胥無煩萬疊羅

其二

淸時豪氣抱琴投傾蓋論心未白頭路過夜郎瞻駟馬關分碧嶺訝青牛承明廬外長楊賦昆海樓前博望侯一別鷄班驚歲久逢君羇思起新秋

秋夜盧廉訪顧巡僉枉酌用韻二首

天畔晴空暑氣平蒼崖四壁送秋聲何人獨署凌煙姓此日堪傳吏隱名金箭漏殘千雉重銀牀葉滿萬山輕不妨潦倒閒亭夜徙倚窻前纖月淸

其二

長夜論心意氣平那知檻外漏催聲欲於塵裏逃紛紇且向人間混姓名桎梏未除千劫障逍遙自信一身輕請看秋露溥溥下松菊含烟望轉淸

中秋李直甫自靖陽惠梨二首

從倚幽齋罷校讐故人百里旟旝斿不知山外三更月忽枉尊前千戶侯冷出藐姑看綽約奇分箭括笑癭瘤君家蚤得神仙術西宴瑤池攜

玉羞

其二

月到中秋華露搏紅塵不動走征鞍城頭寂寞姮娥會海上喧填王母蟠間出東門浮紫玉分來老子訝金丹何時月下班荆坐剖對嬋娟語肺肝

鶴鳴集卷之十一終

鶴鳴集卷之十二

明楚劉伯燮譔　吳蔣以忠　閩鄭懋洵仝校刻

七言律

喜得家書八首

萬里家園隔歲書愁來起舞更躊躇萱花氣煖風霜練棠棣枝高霄漢舒炎徼不來昆地鴈金沙幾放楚江魚因思晝日閒亭永問酒隨兄待板輿

其二

別來鄖子忽經秋夢到江沱苦石尤不解畏途

能富貴止將舊業紹衣裘金陵吏部還三徑南海文宗守一丘何日得從程伯子角巾野服狎鳬鷗

其三

昨夜兒童楚上來持函報我笑顏開百愁骨肉都銷瘦兩字平安猶浪猜機杼孟家喧井里池塘春草淨塵埃冠裳何物驅人遠萬折雲山首倍回

其四

家在灌田滇水頭水隨山折兩悠悠洞門新鑿依雙樹橋柱橫拖俯一洲風雨不摧彭澤柳關河深護仲宣樓舟於夢裏頻來往難弟難兄付野謳

其五

一硯磨穿三世劒殘書幾卷舊人家牀頭不用黃金剩屋裏常看白髮餘竹蚘芝階蘭競秀鴻鳴鳳渚鴈爭譁卽能立至台堦上那似東門十里瓜

其六

年來汩汩青衫乾强擲眉端緩自寬關隴大兒音信在燕臺吾女笑言看素冠幾變烏紗白黃壞應將血淚寒起學老莊頻自語逍遥聊寄一枝安

其七

臨汝百年無著姓滇江兩第有書香扶桑雙合邂羌日喬木孤高薄女霜歸去石灘洲未落蝎來壽嶠路終長關山望眼穿應斷愁緒紛心健且忘

其八

前年秦西愁文選此日滇南報病痊日月居諸吾已老山河迢遞共誰憐北堂高處秋風勁東道逢人晤語便收拾門牆桃李在煙霞風雨洞庭船

遊進耳寺四首

進耳當年事太奇齋心此地景初曦林深逕曲苔堦碧水煖茶香尾盌璃並驥名公分八座持瓶老衲說三尸浮生我得應無住半日人間共解頤

其二

小逕斜通自一樓樓高不礙野雲浮山僧入定巖前榻遠客來游般若舟無用世間眞出世說忘愁處莫須愁燄燈爲問傳薪爭霧雨飛花到比丘

其三

三峯雲外一亭開軒谽虛明敞八埏遠望市煙
聯海嶠近移竹影倒房苔憑闌極目成幽賞送
酒隨心肯浪哀日暮城中催柝急月明燈火暫
徘徊

其四

玉虛閣在最高頭風磴迂回凉雨颼香火不消
殘偈在道人已去半窻留煙雲忽擁神龍窟翠
帶長拖古栢丘睨視幻形空色相等閒宇宙幾
春秋

盧田叔開宴君子亭時同李直甫大參分
韻得茅字

使君避俗自誅茅小結危軒天地包住世有書
看紙貴草玄何意觧人嘲當懷奇石藏花竹隨
意呼童疊酒殽夜半酣歌更漏永牎前赤子未
全拋

左轄方君右轄林君邀飲妙高寺時同廉
訪盧子大參李子閫帥江曹二君二首

紫薇開宴萬松顛爭使將軍共解鞴遠水照人
明海曲孤雲籠日落江堧樓高四望塵襟豁殿
古孤撐佛力峯縱飲林間何色相香風不斷襯
花鈿

其二

曾游太華並五華更上三華坐松濤幽意趣人
留白社世情過眼等鴻毛尋香林外形神妙非
想乘中日月高共對牟尼輸四大虛無真境何
煩囂

歎白髮二首

白髮何年着我頭曉來清鏡亂驚眸從教髮短
心偏苦始信頭蓬老未休江漢少兒昨日健風
雲遊子百年愁欲酬君父投簪壑几上金丹懶
校讐

其二

頭白今年四十七憶在秦川見一莖太上老人
原自雪黑頭宰執本長庚不慚皓首疑明主祇
恐青編讓後生拔劒雞鳴聊起舞魯陽戈力且
崢嶸

盧廉訪陟轄粵西四首

秋輝萬里明遥天使君旌節山斗懸蕭綵海上行西粵玉律臺中猶南滇邊徼詩名繼陶令夜郎離恨聽杜鵑何日人間重對席瓦盞之器傾如泉

其二

君子亭前夜半席送客橋邊無限情倚竹敲風詩百首出門把手酒三行不盡別來簷鵲語何當解去步兵醒請看陌上清塵起雙星太史霜

輅明

其三

風雲聚首恰踰秋秋意凌人霜氣流北極龍靈留越客南冠縶悲楚囚九疑山過偏青眼萬里僊游未白頭共對寒江把分手馬騑金碧起邊謳

其四

東陽名家陌中星秋日祖餞楊柳亭執法象懸九天上轉輸急佐兩江汀出關郵筒誰散帙到

海風裁坐填滇別後飄零無知已隱埃欲歸學管寧

安寧温泉之勝勝矣駱少參有縱是出山依舊冷詩源終不類凡流之句時稱誦之茲以行役重過其傍推演其意再賦一律

誰鞭火龍行在田太乙真人不計年黍米一珠留禹穴泉聲百沸作湯川故分餘惠古今得獨採陽精日月煎我欲移家煮石髓銀鐺玉匕掃凡鉛

建昌陳通判垗六袠二首

年少為郎自一城慈幃春色轉分明黄堂半刺屏星座鶴髮重添花甲庚斷織機中看美錦監魚亭上識氷清憐余此日停雲意萬里猶同絳帳盟

其二

春回越嶲楚天曦善養誰兼禄養奇別駕坐高陳仲舉三遷鄰識孟家姬風霜不老關河色日月新懸從事帷好是孝廉來母訓瀘江萬古毒

腥羶

送羅少叅入賀三首

緋衣遥謁大明宮劒佩衝星意氣雄春煖五雲扶馹馬秋高　三殿動　重瞳蒼山佳氣鑪煙合瀛海僊籌使節逢　聖主從容問風俗天涯絃誦此時同

其二

楚上風雲塞外塵紫薇花照獨傷神可知合併看心事無那分飛且逡巡大雅行傳五鳳賦賢聲長作百蠻春何時把酒昆明夜未便東西南北人

龍華寺同羅少叅馮太守三首

躡屩春風絕塞邊龍華鶴影黛松顛諸天散處慈蘿外萬壑紛飛蕺葉前若復衆生回苦海如來一切渡迷川虛堂坐照江山意吾道還開正印詮

其二

經落殊方驄馬鞴使君終日曲江堧雪山不斷春陰色龍洞常浮大壑煙野外人家春綠水座中樹影倒青天停杯指點前朝事一統華風二百年

寄助甫兼呈本寧四首

懷人萬里意悽然回首秦中到酒泉百戰入關知李廣片槎出塞尚張騫文章我在爭推轂戎馬君行更看鞭聞道虜王熟姓字漢家麟閣首應懸

其二

才子提戈佐太平使君兩度出金城玉關白昔留都護大漠于今可橫行死馬骨從胡市盡蒲萄秋入漢宮迎當年兕立秦關上萬里何人煙霧生

其三

傳道陰山老可汗西來禮佛過長安穹廬百道橫青海胡帽依稀盡漢官遠斷可能還右臂單騎知已伏征鞍封疆此日風雲氣偏閃轅門動紫鑾

其四

酒泉使者漢嫖姚橫槊談經塞外軺雨露萬山回雪嶺風雲一陣失天驕封侯不問黃金印借寇時來白叟謠二十七年人故舊一朝功業滿層霄

寄訊本寧秉悛助甫四首

隴上分符倜儻同別來諸子共程功玉堂李白僊人謫金馬王褒漢節通問道空同時御鶴看雲二華獨乘驄最知關內多豪傑况復瀛洲遇鉅公

其二

桃李門牆海內名使君原自猒承明黃河不敢龍圖色白日常懸虎觀聲作賦上林勞帝問寄書尚里惱人怦時淸好復加餐飯遮莫金雞下禁城

其三

咸陽二月渭水寒嗟我懷人隔羽翰詞賦九重來側席才名三十早登壇赤書綠字懸僊掌白水青山照肺肝河外乘槎張博望爲憑歸雁訊平安

其四

西北西南意氣酣同心萬里忽成三當年慷慨輕分袂此日風塵未盍簪幾聽好音回直北應知吾道在終南近傳學制來新義（時學政新定之後君復有條陳通行天下）更喜藍田已得藍

新添道中聞淸平孫司成舉子喜先馳賀二首

南徼門牆問道徒今看庭際有同趨難分天上麒麟色信是人間孔釋雛磊落萬山平獻瑞淸漪一水遠呈珠經過不及隨湯餠英物喧傳出上都

其二

司成不挂學士魚自到青山一逕鋤却怪　君恩臨掉臂始知佳氣早充閭六經榻下眞傳在萬石天邊慶澤餘它日漢庭承著作龍門天祿有遺書

酬長欽白下 有序

昔在石樓貽我大雅曰函關秋月映征軺却訝文星萬里遥經術自歸秦傅士將軍郫數漢嫖姚蠻花茘處風烟逈巴樹閒看雪色消傳道夜郎多瘴癘好將長劍倚雲霄又云奉寄一詩意在引玉如未遑且筆之典記中終須報我懷袖字令三年矣山中無事謹爲屬和見鄙衷未嘗忘二章

風塵使者幾乘軺絶徼孤亭一劒遥未必傳經

如劉向直成出塞似嫖姚石樓堂上琴音在澤國城邊客夢消西署從容吾故舊南雲今已踏層霄

其二

少聰文席長分軺一别論心十載遥奔走自知成潦倒仙游人羡正飄姚風流晉代今猶在王氣鍾山永不消立馬休歌黍離賦二京事業並丹霄

太恭人七袠楊右轄自江海以詩來賀次韻答謝二首

王母人傳宴上宮寒門此日亦云逢不知箒箭添瀛海獨有辛霜照昊窿彭蠡書來方岳遠編欄舞並　帝恩濃況多麗藻迎春至萬水千山意來竆

其二

故人綰轄滕王宮何處飛鴻邱子逢念我十行廬阜影知君萬里星辰窿棠花不猒春光澹萩水常將晝錦濃羸得名公題詠在十城明月未

爲竆

李符卿奏績歸自金陵壽其尊人八十一于滏上遘良奇矣詩以賀之符卿兩爲都給事尋謫屢陟今官

何來輻輳一時憧春色門庭簫鼓闐仕路清華推陪省人間冠冕羡封官行山西出浮雲擁漳水東流海曙寒況有封章震朝野直名留取百年看

與程計部小灘泛舟二首

使者乘春錦纜開舳艫千里倚雲來漢家轉餉推蕭相此日均輸説儁才蜀粟如山窮虜退誅求懸罄野人哀最知　聖主神堯儉滄海應須禹貢回

其二

春水悠悠擁北流樓船極目向天浮中原如帶黄河下千廪連雲畫舫收爲佐軍輿搜粟使先憑吏治富民侯中流擊節知誰者自古俱儲到帝州

與王恒叔

年少爲郎百里聞共傳僊吏雅能文搴帷日傍長安道灑藻天開五色雲適蔡諸生前帳列游梁賓客半庭分何人鄴下仍牛耳擊目郊原落日曛

述懐用韻寄田子秇廣文二首

春草萌時大地簪涼月穿窻罩小龕萬里苦隨塵日北一冠且自縶而南未老也邀人共五欲歸先買徑成三浮名著述都抛却抽盡繭絲君自諳

其二

少時努力正朝簪老去宜人只一龕浮世宦來還宦去知心山北與山南長安莫問輿高七函丈飛來纜有三久苦怔忡成潦倒何妨爛臥直如諳

用韻再寄田子秇廣文二首

海内交游慶盍簪横牀書記滿青龕自憐牛馬驅河北悵望蒹葭隔汝南酒至無人傾對百詩成先自漫吟三薄田只在申山外歸去躬耕學浴諳

其二

踈才誰以作簪獨喜微名在社龕攤腹步兵忘阮北知心世史在周南支離今昔人無兩濩拓乾坤自許三世事浮名君莫問結交李尉被宮諳

予讀炎徼紀聞恨不與其人執鞭今來得與子秇者往來大愜夙願以故語中有世史云耳

寄田廣文兼柬李刺史二首田杭州人李

成都人

長倚夷門未挂簪狂來大叫簿書龕賢人舊散漳河下太史新占汝水南天目錢塘奇絕少峨眉劍閣並高三五車雲錦翻空盡雙出天孫巧様蠶

其二

傳聞二妙合朋簪結社天中日擁龕少室倒來影過北洪河欲下潤生南何來白雪和稱寡不速它時客有三擬看春潮從右浙還知宮錦出叢蠶

鶴鳴集卷之十三

明楚劉伯燮譔 吳蔣以忠閱 鄭懋洵仝校刻

七言雜體

靈丘農父行

靈丘二月氷初溶田父整犂明春農易水燕城麥已綠此地佈種猶愁冬銀釵一隔紫荊頂塞北塞南風氣迥草木無知尚異齊人生有欲何絕等手持粒種心怨思播時在今熟何時憶昨癸亥初逢秋胡馬蹂躪不待收急聚餘糧埋地黑人攜老幼山頭匿胡來偏慣細搜羅掘發深藏縱火力炎焰滔空滿川原胡馬穿山如穿垣壯者身被十餘創老弱冥冥誰招魂一來動經半閱月彌山亘野皆羶羯既去相看得幾人知誰食麥不傷神道路傳聞亦泣下男兒莫負中原身

塞謡

關塞蕭條不知春十里百里無弱薪信火積墩如欲焚道傍覩者動酸辛傒有邊氓不省事朔

夕盼望胡兒至停車洗耳問何因總爲催科苦
相累　國家九邊半山西養軍糜費不須題京
運未來先民運剜肉醫瘡急焚臍夏稅秋糧天
下有閭是隔年何其久不如此地眉睫間顆粒
未熟錢過手緩征弛禁任須臾放砲射箭攘臂
呼問軍則是枵腹待問民則是剝膚需胡來亦
知殺戮慘拷扭難堪愁破膽胡馬凌躒無餘積
賣兒鬻女終乖隔人生修短由化裁命長者生
短者災使者行部懼多事上書蠲租仍免催我

聞此言涕泗下爲民信苦軍難捨安得力挽天
河水淨洗胡塵無匹馬

愛日堂歌

新渝老翁籍仙部綠野紅塵那得有一歲春秋
屬八千等閒日月看梭走兒孫滿眼舞斕斕翁
顏益童心益閒會看雞犬總成仙壺內霎時成
九還朝吸玉露凌清風孟子慇懃捧碧筒午採
金烏三足蹤仲力揮戈挽太空夕餐兔液玉融
融季子姮娥相得同如此今朝復明日歡娛不
老蕩事畢忽已天恩浩蕩流鳳誥龍文安且吉
噫嘻敖翁世罕儔維嶽降神精太乙

呈馮子漸

抱恨當年我與兄如兄隱隱我先嬰陳情此日
兄與子孑方聲聲兄上書相看把手燕臺樹樹
上慈烏爭反哺只今俱作翩翩飛會須努力雲
霄路

椿萱方茂歌

縉雲山上多祥雲中有草木時氤氳亭亭大椿

鬱萱草兗露桂枝辛烈好一朝　天子思梁棟
桂木移來萬人送婆娑森立世所驚扶持蔭庇
推自成大椿歲月總八千覆我靑桂戴朝煙萱
花宜男男且貴鬖髿龍葱冠百卉綣茲一本還
雙奇　帝降綸音問異姿七松若木同芳名長
傍國恩相崢嶸

劉舍人有德府之差便歸壽親

舍人昔事承明殿冠佩森羅次　御輦舍人今
冊東平封車馬喧塡承懿典我　皇御宇巳六

年玉節金書幾翩聯只今四海俱雍熙納款輸
忱及于闐太平　天子皇極上使者四出天恩
蕩僊郎秉筆轂螭頭阜蓋朱衣清晝徃縱觀滄
海何淼茫仰視泰岱青無疆男兒生世幾遭逢
身膺王命親高堂高堂老翁何所有百歲今當
五十九黑髮紅顏樂且康游子千里進大斗斒
斕舞罷前跪祝爐煙縹緲恩光馥嗟兒至自蓬
萊族嶽之壽海之福王母親許添籌在華屋

東湖行呈李直甫

三年隴坂無片水得到此湖須綢繆腥膻沓俗
不火食軒豁况逢名公流窈窕一徑通霄漢慈
犒萬卉遠里閈入間憂樂總不知坐定好鳥音
聲燦瑪瑙之杯方數巡鼉鼓逄逄別有真列座
陳筵入小艇此身誰信寓西秦初見荷花方菡
萏今來蓮實能無感汝身已向碧筒酬汝根落
藕盤中擘吁嗟人生出處終始豈有佗戲舞看
兒齒竭來白髮皤婆娑過隙光陰不可再請君
聽我東湖歌君不見昨日南山一片雲寒風細

雨阻離羣棧道蹋蹐兼濘滑鳳凰城中誰買醺
打開萍葉看新月萍聚萍散月汨没眼底歡娛
背後歇痛飲莫問金谷罰

輓劉參將弟世臣男應山同死事洮西

將軍張掖舊名家手提赤刃白如花一弟驍雄
不顧室次男豪俠輕飛霞洮西生羌時跳梁奮
臂一呼白日遮暮出懷遠門晨入下沙麻手持
兩功級幕府爭先誇汗逐追風翠微小氣吞落
日没歸烏騂騮蹶地急且危挽弓應弦數沓倒

須臾矢盡勢且孤慷慨從容甘頭顱憶昔古六
初出折誓言願倒一腔血紅古城頭摧虜威惡
藏門前試銕衣丈夫意氣乾坤客英標磊落何
今昔

孫將軍

孫武已遠不可作將門今見都護公龍韜熳爛
出栢梯雄劍四五來崆峒尋常佩服只俊雅擐
甲躍馬凌秋風　朝廷恩威心口中錢糧毫髮
軍需供憶昨武都初用武羽書交下亟如雨犬

羊儇佻盡崖居捫蘿赴壑盤深樹轉復洮陽問
豺虎將軍酣戰躬枹鼓斬馘夷首未可數夜半
相傾日至午捷書飛獻大明宮　帝曰休哉命
將溥今年臘日燬欲流將軍壽甫三十九壯歲
登壇能幾人領取轅門數行酒余也亦有瘴鄉
游與君同事況同仇干戈巳淨蠻煙收吾人甘
作殊方投文武爲憲言之愁兵事未能禮教悠
請君試看昇平象耆儒宿將滿　皇都噫嘻乎
耆儒宿將將焉求

椿桂圖爲盧廉訪賦

越山秋日繡芙蓉中有桂樹紛龍從丹黃青白
各一色參天浴日香溶溶起視大椿八千歲根
連盤錯五株桂椿薦明堂致高棟桂以辛烈充
調劑借問古今誰與徒前誇竇氏今誇盧盧公
執法昆明西庭前夜夜集羣烏大兒去歲掇上
林次兒藝苑標千尋後來三兩蓓蕾子爭妍競
秀皆寧馨今年七夕人乞巧公當初度公顏姣
喬木風清照玉京南枝日麗光瑤島更有幽蘭
與紫芝雲仍奕葉森離披人間閥閱此青門世
上兒子誰白眉余也掄才求梗梓與公朝夕接
芳滬海天椿桂陸生圖卿雲五色根荄裏持觴
細酌綺筵前拍板輕歌小山篇丹鳳玄鶴一齊
下霓裳羽衣相聯翩請看滇山滇海遠在萬里
外酩酊百斗雲迷椿桂拔宅同朝天

寄張助甫四章

隴西行

隴西城頭日色黃塞雲慘澹高風涼胡馬不騰

河水結兜鍪無用老驌驦之子初來臨洮道河
洮把手春風早蜿蜒魚亭樂未央城頭春社鬬
百草日暮歸來御史臺薊薊初熟傾千杯呼盧
一擲燈花落大斗橫吞山嶽摧當年意氣輕游
俠四顧無人驚落葉獨攜本寧李史氏篋中熠
燿醒來帖

涼州行

涼州西北夾虜戎西涼北涼風景同匈奴右臂
不可斷時過青海獵羆熊單于獻馬曰乖索武

虜紅城胡騎絡使君片言泣鬼神虜王部落松山却推恩少答數匹羅槖駝橫白載酥酪已復驕軍斬關呼唐家節度府在塗野燒不出城郭門袖手戰栗看金吾大京都護後何似搴帷揭鼓請藥糯於時那用尺寸鏃豈憑賦詩仍汗血

空同行

我昔跨鶴走空同阜翼丹珠亶蒙莪磊落高峯多碧穴巾山一孔朝天東是鳥秉賦全神奇不飲江河不啄楓晴空無雲始一出環繞三匝棲穹窿筇頭聳崩巉巖赤靈湫源洞蛟龍蟄廣成孤蹤何處尋杳杳嘿嘿白日夕君家遺我四七言渭河清淺空同瀰世事那當辨涇渭為請慱望窮河源

九華行

九子嵯峨赤霄立吳頭楚尾青猶濕其一僊人騎海東因此不得並成十世人不識名九華謫僊曹此長辭家芙蓉毿毿白晝亭二儀經過愁杈丫俯看秋浦過百里透迤橫拖成小沚齊山何得與齊肩君子昕夕供樂只間跨白鹿翠微窅青陽紫綬佩城貴客游西京覽二華為問有無僊掌勞

江陵劉侍御四美冊

簡脩機務

在昔　文皇奮神武一着戎衣淨寰宇獨有交南尚軒輊尚書搴旗秉大斧猛將如雲歌四驪登覽一呼召小兒　禁中尺書日旁午金緘玉字九陛離辟使傳宣塵暗動閟密難許外人知富良江頭渾解瓦　重瞳南顧塵渾灑開拓郡邑過二百至今夷心飛動稱司馬

騶虞應制

祖宗神聖化工刪殿前詞人滿鵷班可憐獻賦摧太山誰能不動驚　天顏一朝仁獸出神后二十九公爭抃撒白虎黑文豈常有兒童走卒聲在口太平　天子鴻濛剖况乃尚書掛北斗上詩頌功竊能無　九重端拱難輕呼二百年來柱下孫光焰萬丈傳天閽

臺館恩崇

鹿門龎公古避世高誼流傳漢代繫幽棲不出亦已矣幾能遭逢冠冕麗明德今見雙堤公荆楚無前閥閱宗國予先生詩禮雄柱下惠文看龍葱少年俠氣傾山嶽叫帝扣閽何磊落椎埋里中輕薄兒望之却走真軒霍君不見豐城鍔又不見趙家鶴

萱壽疊封 原題曰霸壽予攺萱壽云

南極老人舊齊眉北堂萱草今葳蕤兒心莫悉

毋氏苦亦曰孀壽成參差有子乘驄轡前綏有女乘龍窻下坦便欲爲人萬世計此德古今尤罕睇只今帔服已煇煌三命益恭誰敢望賢哉毋儀垂内則不道當年有孟光

瀛洲卷爲荆藩賦

唐家帝子天策府功高肆志羽翼樹一十八士盡知名開館宮西成崢嶸軍諮記室與典籤主薄倉曹中郎兼後來凌偪遂疑貳何事後人靑眼視只今　天子勢一統諸王藩封擁身重盡工貌此瀛洲冊琴書几席盛賓容曳裾終日在王門譚忠譚孝譚　君恩自無彈鋏與操竿況乃鷄鳴狗盜徒君不聞當年七貴與五侯春風散盡繁華休我愛樂善之東平喜書之河間永帶黃河礪太山

共城院中舞石歌

舞婆娑兮足蹩跚高眼孔兮聳兩肩嗟石人兮聊與爾盤桓

沁河泛舟行呈宋使君

秋林濟蕩平野清落日古懷放舟行初至微暝山銜色轉背月上千峯明主人越客吳兒歌帶得江濤湖光弄灝氣凌空水晶瀨雄風四動白紵輕撈人刺刺岸夾走棹歌欸欸魚出迎急管繁絲何處奏金杯大斗兩人傾起立船頭再索酒星河欲墮光盈手君看此河來天上太行潞子晉州部東下黃河清濁分直射水心蛟龍吼比年徐沛苦爲魚此地村村足楊柳歌舞悲啼何處閒扣舷直入水商闕借寇堂高更漏永望

雲山下友裳斑出門曙色欲臨人霧雨不見舟
中山

王屋山歌東同游宋時祥叅知

玉帝乘龍撐天牖選勝憑虛開王屋霧幢霞幡從西來天馬雲車踏川谷僊掌四劈析成城層巒跬伎相逢迎黃河一綫分黃道西轉月華東日精面正南離身率律尊嚴不動萬山失當懷嵩高亦無敵止作行宮名二室宛轉城郭旣嵳峩兒孫瀬眼看婆娑夜半天神齊向語風清下

界聞鳴珂金作飛甍玉作闕草木芬芬森作髮人間香火自奔趨天上繁華無休歇天門時開尤憐才等閒冠冕兩人來㸑也何知忘公杳宋公磊落多偃胎浩歌拍手出天閣萬里河山一抹痕狂心未已為帝寃天下名山推中原王屋不可駐軒轅金緘寶籙吾為緇東岱西華列兩門衡山恒山汝毋諠誰定此嶽不稱尊明堂柯㞩覓崑崙世間萬事端覆盆

鶴鳴集卷之十四

明楚劉伯燮譔　吳蔣以忠閱　鄭懋洵仝校刻

序

送同門鄒溧陽序

余以孤拙寡交游浙人士時時聚首者德清胡成之海鹽沈元明烏程李彥和桐鄉馮子漸四子者于余齒俱相若縉雲鄭邦章餘姚沈徵甫鄉國才與余同事禮曹子漸因四子而論交者也國才與余同舉主林少司成之門是尤相知

之早相遇之獨深戊辰冬十月以馮子漸守太倉以溧陽俾吾國才令溧陽初試館學在選中以額拘溧陽方弱冠舉于鄉聯舉春官甫年二十有二年雖少而閱歷頗多方在禮曹時見余必亟稱之曰作官難無如作縣難任在我矣如之何毋聞人談縣事必詳扣其所以秋杪與余沈徵甫一夜集馮子漸宅就余究縣事下至米鹽之類津津不倦巨細有要余性甫兄故嘗令上蔡改令桐城國才以余縣令弟也故不憚下

問云先是胡成之嘗謂余曰小令舊卒業吾德清吾器重之知不凡也小令指國才云國才尊人以明經故嘗授學德清縣倅胡成之浙長者諳練最深世故極通曉其硯官如寄也其言國才固非不經者嗟嗟世莘慕古鮮能信今古稱賈長沙以弱冠雄于漢庭其諳當世務歷歷如指諸掌一時絳灌諸耆舊罔不憚之彼洵人傑也以今觀吾溧陽聽訟有法催科有法禮士夫有法御吏胥徒隸罔不有法即未開篆視吾固

諒之矣少年如斯古長沙奚讓哉溧陽持已甚恭雖跪拜登降之間咸致其謹迺其待人最不難下心常虛而氣常平吾不知賈長沙之度量有是乎以是知余溧陽無難也俗云浙人士多文即吾與論交數子者其醇懿質實與吾楚人何異國才吾固已具論之即焉子漸完璞如處女任室中太倉信衝劇難治而抑何有哉溧陽之劇如太倉而衝不及也知無難矣然吾聞餘姚龍山者浙氣脉一大都會前輩如王新建繼濂洛揭致知之訓江藩之舉功在社稷澤在生民新建固龍山人也吾國才宅在龍山之傍自新建崛起後人才在歙戢中今稍稍國才一二輩出嗟嗟少年老成之才非山川適鍾其會而衍其秀於人何以有是哉然浙之山川又天下一大都會吾既備論溧陽往且以太倉附見焉自是胡成之沈元明李彥和沈徵甫鄭邦章數子者是惟不出出必為天下奇吾得次第陳之矣

送同門蔣伯孝令長樂序

節義今時何可少哉不佞先大人以三齡背棄毋氏貞守三十五年于茲

今上即位詔舉孝節余于夏初上疏乞旌表無何蔣君伯孝亦以先大毋季貞節疏請云余毋節余不能言之余讀蔣君疏潸然淚下嗟嗟余兩家何不幸遘是苦哉先是禮闈錄士余與伯孝同舉主主少司成林先生也先生金玉圭璋不妄許與獨于伯孝與余心然之每言伯孝必

以余繼嗟嗟余兩家不幸同苦何幸同舉一門余兩人之相遭不偶矣邇至前余有大毋之戚余方煢煢伯孝聞之徒步過余唁兩人相視不能目夫共甘者難與分苦同事者未必同心余兩人心可不謂同乎少選吏部以長樂俾吾伯孝往全閩郡邑長樂爲冠伯孝以閎才奏課最諸所化理何有哉余復何言哉獨念長樂吻海派江往年倭寇時蹂之承平日久民不見兵革士不講節義惟勤誦讀飾文辭取青紫爲大致里閈豪猾始與夷貨終或嚮導之以故猝與夷格所向望風披靡今來稍稍振理之瀕海無揚帆之患顧彼夷險詐弗常雖粗安何可一日弛此念哉伯孝往撰率世風首倡明節義之大回文以質起敝以奮立靡以貞以及諸細民皆有恥中國而夷虜之念是爲實政是爲急務嗟嗟節義余兩家教也以是起家不能以是表之國爲不孝以是有身不能令身見之行事不可以爲子伯孝性醇而懿行礭而堅知能爲宇宙中

植此大節獨余質魯且其行多僻伯孝尚何以進余哉余聞之長樂四明山中有古壇多修竹夫竹之見重者以節也節之高以勁直不回直者人之生也苟少遷延變其所生不直何以成節伯孝行坐白雲堂對此君翛然傲淸一節矣余復何言

姚貴池序

池陽秀挺齊華匯以秋浦雄東南爲鉅郡貴池附在池陽郭中池陽倚鉅難治貴池當附郭鉅且繁不易可知戊辰冬十月銓部擇令貴池者以吾姚汝德氏往劉生曰余聞貴池僻在東南去江餘十里海遠甚累年夷患所不及不界閩廣境流寇鮮至吏處其中稍稍循撫字因俗爲治卽人稱樂土矣何有哉獨其中山寇鼠竊不常此在在有之獨貴池哉至或天災時見水旱饑饉侵尋今天下爲守若令者皆不可一日弛此念獨一貴池哉吾聞附郭有二難亦有二易貴池率厥職以敦其易無難患矣今之爲太守

坐黃堂按行屬縣者非虛轄乎以其土若民皆權在令守即欲有爲不得驅吾民而即爲之以故必下在令諸令近者六七十里遠或百里率難輒應以故多下在附郭令能供命則喜不則有愠色此一難也令方苦掣肘之爲艱而豪民猾胥探知守意之有在或憚令縛束不得行其志必給守而阻令甚則令之已行者必求反諸守又甚或給外令而肆行其間於守此二難也然居今而爲守若令皆務展其平生爭自湔濯

以求不詭于時令在郭守亦在郭尤爲耳目之所習見令朝布一善言守朝而知之令夕行一善政守夕而知之非有甚壅閼不通之處是爲一易守有所弗信即令可面爭而立斷無俟業成苟城郭中萬一孽起倉卒出不虞必先逮守次乃及令故諸令所營心守先營其心令所患守先患之非若外令自擅一方即獨當一方之比是爲二易吾與貴池遊幾月見其襟懷灑落心平坦無倨傲睢盱態以是知所任人必無愠見貴池度未有駁而不信者即守行且倚之矣非豪民猾胥所能紿亦非外令能間者然吾聞池陽守爲浙省魁馮公省魁既登第借寇池陽學達而才充與貴池且戚焉先是有聲與貴池須得出爲同事今果然矣嗟嗟池陽守與貴池相遇若此何有乎二難何弗成乎二易于是沈子徵甫輩謂劉生斯言也可以華貴池行遂書之

張永康序

余聞永康令服治矣夫永康自昔稱難治令服治者何也時也亦勢也天下勢而已矣勢在官則官重勢在民則民重重在民者民得持其向背愛惡之柄而去之天下無舍民以治之理重在官者官得操其予奪生殺之柄而治之斯民亦無舍官自立之理夫誠重在官也何難治者之不服治哉永康于浙轄在金華金華所屬凡七邑號最難治無如武義永康永康僻在東南地廣而完民饒於才豐於力其人復多敏給性

柔而慧夫民以其富足豐饒之力用其柔慧敏給之智變態叢生一有所犯百金不坐千金可以不死先是主銓曹者以僻且富藉中才治之所選尹或多暮年謂可以一切治焉不肖者睨其富攘奪之矣彼方恃其富足豐饒求以不坐且不死不肖者乃睨而饜之是彼恃其財力以餌我而我忘其餌也間有悟者業已入其柔慧敏給之中而不之覺矧欲奪鑑昏卽悟者鮮少也于斯時也民得以持其向背愛惡之柄而伸

於上其勢在民故民重而治爲難自是永康尹愼簡任之非甲第之英不授來尹茲地者當發軔之初鑒前尹之弊其人率多壯年能忍嗜欲又其心日兢兢焉則彼富足豐饒之力無所用夫無欲則靜虛而動直靜虛明從生焉動直公從生焉明通公溥隨所欲行而無不當彼柔慧敏給者其智窮矣當斯時也官得操其予奪生殺之柄而伸於下其勢在官故官重而治無不服今吾張希古君繼茲以治當服治之後非復

昔難治之初君又素抱能治之才于茲行何有雖然　朝廷之設官凡以爲民也非徒與民較輕重權特勢也卽官乘其勢禀然自位於民上孰與弁其勢而忘之何也清而不欲廉而有守者官之常也苟恃吾之清且廉而于斯民一縱操切執敲朴以臨之則彼柔慧敏給者安知其不又將曰清者官也于我曷故焉是民又得持其激昂太過之勢以致不平于官官復求以勝之展轉相尋曷維其已維禮樂教化足以養其

富足豐饒忠信誠慤足以破其柔慧敏給持重之柄無握重之勞居上之勢無狥勢之弊昔之難治者服治今之服治者且化於治矣夫魚之忘於水也以水無力也故至力者水也人之忘於塵也以塵無形也故至形者塵也余與張君爲同年友卽余有言君無不諒而信之是以君之茲往余尤心信乎君也永康自是其化乎永康化而武義非復昔之舊矣昔人有化行一邑而鄰境大治者其君也哉其君也哉

送同門陳大夫守臨清序

天下之患莫大於名浮而實不繼今海內語富庶者孰如臨清語衝繁者亦孰如臨清州故臨清縣成化間以富庶故陞而為州自是屹屹乎東昌鉅鎮矣詎州治水陸之衝四通八達之地國家運河必經之道以轄而要商賈之計利者爭趨之　國家於此分部設司立法為詳國賦將藉此以助民之務末作者亦兢與力本者半且過之朝賤貿而夕貴易是以雖供億頻仍而

不見有疲憊之苦于是臨清有富庶之實亦不虞其有衝繁之名自後天下皆困乃臨清之富庶如故計國用者不得不于臨清求備臨清亦不得不於商賈過較夫民之趨末作也以其利倍也苟利寡而害多其誰趨之商賈鮮至民之力本業而所入者亦有限加之供億頻仍民不堪命臨清于是坐索然維時臨清有富庶之名乃獨貽衝繁之實守臨清者艱之嗟乎臨清徒以有此名也遂獨嬰其累天下之患莫大於名

浮而實不繼如此哉隆慶戊辰秋八月以吾陳大夫守臨清大夫向人有難色蓋知臨清之名不稱其實也劉生曰大夫之有難心斯其為無難已天下之事易視者或為之騁克艱者必曲為之全今之臨清固非昔之臨清也不猶愈於他所乎千金之家一旦顛踣能子者出而慎節省之雖未復其故業而自愈於中人是在此克艱之心充之而已大夫誠知其難則于商賈必不過較于吾民將力為之圖矧今臨清之名不

稱其實寧惟大夫知之蓋上之人知之方以為戚四方之往來者知之且無重傷也大夫一以難心處之其誰忍易視而過為之求哉嗟乎一臨清也昔以富庶之名或浮其實人將過為之求今以衝繁之實獨貽其名人將薄致其責然則今之為臨清守也不尤易於昔哉一年而節省二年而培養三年而充實俾臨清之名實如其故焉是在大夫之茲往矣于其往也凡茲同門相與送之都門之外而命劉生述其言為之

序

奉送南宇高老師致政序

古之大臣進退之分何嚴也社稷未安天下後
世之計未定吾之身不容一日不出及乎社稷
已安天下後世之計已定吾之身不可一日而
留當其出也人不得謂之躁進及其去也又安
得謂之輕退蓋大臣以天下國家爲己責進退
之柄當由乎我其道如此昔者周公相武王左
右厥辟不違朝夕于斯之時公惟虞有周之天

下一日不安而不敢計其身以至孺子王洛邑
成殷頑殄制禮作樂天下後世之計定則周公
歸政于王告以明農若不可一日復留乎其朝
當其負扆攝政依違不去亦曾致四國之謗而
公惟赤舃几几黼衣繡裳若不知有流言故者
大臣計安社稷心存天下其操縱進退自有權
衡人烏得以知之是古大臣之道也千載而後
抱道而出抱道而入回古道於今世吾于吾師
南宇先生見之先生起家翰林擢上第于

先帝朝兩知貢舉挽天下和平雅淡之習一時
靡麗爭趨時則未可以去先生亦無去志遭逢
今上即位坐 正衙開 經筵日御 皇極門
奏事蚤建 儲貳一切大典章皆昔廢今曠舉
悉釐正于先生之手 廟堂生色禮樂彬彬然
先生忽一旦有歸志凜乎不可留矣
上不能强進階馳驛致政之命下矣變也辦事
禮部侍先生函丈最久顧變叨鄉薦于
先帝乙卯五赴棘闈敖遊周道十有四年先生

之前昔嘗仰之不可近也今幸近之而先生去
矣于是攄心發意爲賦二十韻序此以引其首
夫先生豈苟去者天下之本在
君天下後世之本在
君儲先生正 朝儀勸 務學復 郊社凡以
正 君心而天下之本定建 儲以慰人心而
天下後世之本定則 社稷安而先生可以去
矣去之何傷于嚴乎嗟乎君德克艱後嗣罔時
輔吾恐先生難終去也

吳伯恒赴洪上序

吳伯恒赴二洪劉生方自楚來友人或告劉生曰學問成於友精神見人而生玆洪上無有司之往來日晨坐廳事除點押外闔戶而臥矣賢人君子過洪者得晤言無幾也以吾伯恒之巍志不太置之散地乎劉生曰吾今而後知伯恒之不得時刻怠矣是伯恒之幸也吾毎見世之學者當大會聚集時精神翕然以生即耳目百骸咸歸于道甚而平時工力所未到至此俱恍

然見之何也誠警於一時也迺退而有不然者寧惟工力不成片段世態習俗恒與吾相汩沒有時吾力勝吾立於世習之上世習不能染或時爲世習所勝吾猶未覺固亦有之何也無警故也有志之士顧可以有警而輿無警而怠乎玆無警之處固吾人真實用力地矣夫人心虛靈而已矣當大衆時有所警者此靈明之體觸知其能制我是以炳朗空洞一毫不起而精神生及非大衆其相臨而相與者皆不能制我是以靈者蔽虛者窒所貴乎學問者正在此夫其謂非大衆之時非無人也特吾未之覺耳以內必有妻孥而習此時不之覺也以賤必有僮僕而驅遣時不之覺也以外必有胥役而召號時不之覺也是皆所謂世態習俗莫此爲甚于此用力曾得以時刻怠乎精於世習之中令不足制我者猶能警我則當大衆之時自無不警于精神易懈墜時卓然持之不爲所潰則于大會而翕然生者庶爲不飾頭面玆非吾之空言也

吾曩以多疾其所棲止非浮圖之淨宇則道院之玄壇維時耳目既屏嗜好不交自信可以應諸一切不爲動邇籍名仕版往來道途向之澄然者紛然試一反觀不知何處則以此信世習之易搖人而學問于此實一大關界伯恒資敏而性醇學潛而行篤于吾所謂世習者澹如也第吾與伯恒忝爲同胞中知已于其行以吾所經歷者告之然又聞之學問求之工夫工夫息則學問熄求之本體本體著則學問存是以世

之學者外若整齊嚴肅一無所干而中未必實
外若平易和緩無所異而中實懋脩此又學問
本體工夫者由判也譬之水江河之流試一隄
防之晝夜不已溝渠之水雖曲加隄防而朝滿
夕除猶恒有脩然自得之趣不爲外貌飾茲行
于洪上遡其流以窮其源當必有汲引我者

代賀總督譚公擢左都御史掌京營序 時觀

致禮部銜

今上御位四載念京營根本重地特從輔臣請

再三酌議如舊制乃以薊遼總督二華譚公擢
進左都御史仍兼兵部侍郎掌其事因以順天
巡撫白川劉公代譚公任劉公一日走使徵予
言爲譚公贈予曰國家茲典一舉而兩利俱善
厥念深乎自昔有天下國家者曷嘗無雄名重
望巍然鎮壓一時之人令人聞其名卽讋心懾
服如泰山北斗可仰而不可近者哉顧其人在
東則西缺在西則東缺在外則内缺是故曷若
使之在内也東西四方各有所倚而不患缺人

譚公仁武神斷功在社稷名滿天下據公在浙
則浙重止浙利耳
詔奪情閩中則閩重止閩利耳迨撫三川督兩
廣西南屹以無事止川廣利耳承平日久俺酋
數侵盜北邊薊遼肩背京師無安枕之臥
天子詔遷公督撫其地迄于今三年虜不敢飲
馬潮河川向薊門射一矢豈不巍然封疆重臣
哉顧虜不得志於東稍稍窺向西北宣大以至
太原沿邊一帶時中虜患

天子翻然思曰吾得用人禦虜之術矣會營議
定遂舉其柄以授之公京師無大小咸私慶以
爲得良翰自是虜酋悔禍其孫真夷那吉且款
塞慕義弁縛我亡叛授首藁門願獻名馬而去
是誠明王慎德四夷咸賓之大驗抑豈非　朝
廷用人有道處置得宜使然哉昔唐回紇望見
令公之來下馬羅拜宋用范仲淹而邊人相戒
以爲小范老子不可欺國家之用人繫四夷觀
望其故非小小者故吾于譚公之入深爲國體

重焉然譚公督薊遼住密雲劉公撫順天住遵化兩地相望而兩公者又甚相得也譚公來有劉公者在孰謂保障之非舊哉夫譚公所在成功四方想望其丰采孰不以爲魁梧岸立不少群於人者顧公循循儒紳也其自待不設城府而口談理道語性命翛然有塵外煙霞之味焉固其所以成功者乎至其拔磊落倜儻之才置麾下津津不倦其將佐至大官取封侯印者不少皆譚公妙用偉略也噫嘻劉公俱得之矣予何言

代送司徒劉公歸里序 時任戶部主事作

夫清渠先生豈非今之好君者哉大臣於君陳禮樂說詩書雍容涵養預感通之地者其功大至當機遘會批逆鱗而犯之務過於將然者其力難莫非忠也事之順逆時之濟與不濟辨焉世之人率知開導默成其功完因事納忠緣道以弼直幸而濟其功顯不幸脫不濟相與惜之嗟乎豈知古我聖賢稱好君自力止其君者得之哉先生以進士起家給諫受知

先帝朝

先帝英武神斷最難事尤難於言先生抗疏劾權貴忤當事意旨初無難且荷優容自是日躋膴仕迨

今上位益通顯擢進大司徒先生毅然一以好君爲心先是海内多故倉庾耗虛自田賦山林川藪市井之利備收而不足縣官外廩贖鍰悉括而輸之無能填漏卮罅隙京師太倉所儲歲入不能應其所出兼之鹽法阻廢九邊轉餉無

慮數百萬度支之使由此坐困内帑以供匪須好用時厪告急中外凜凜一空幸

明天子正位藩邸春秋鼎盛熟知中外不足故膳不重味鹵薄儀仗咸仍舊貫宮室不再飾土木禱祠之舉一切報罷以故光祿歲省萬金太僕有馬司空營繕悉閉局奉常掛侏儒雜飾之音朝野肅然一清而諸曹籍籍稱便矣第司徒所職于困踣之既久何先生任之曰吾荷國恩

人臣之位已極吾不以直道行之復何顧忌哉銳意節省下不傷民上不妨國用期令數年省一分餘一分之積國用足而元氣無所耗此先生拳拳許國至意顧其時歲用諸採買或不可已先生姑徐徐引奏稱絀維時四方硬塞征輸不前蓋果絀而先生直陳其絀也元年以來已節之愈節或苦其不足或議加徭先生務主損維時蓋須損而先生直陳其損也用是

主上聖德日益光明先生亦因此去歸里中矣

中外百執事覩

上聖德咸私心喜以爲周成康漢文景不足言乃先生當機遘會緣道弼直之功寧少乎哉嗟乎禮樂詩書所以養君心之良也其用流通於錢穀盈縮有無之間于此固塞斯陳善有地大臣好君隨在補益其道如此先生去已數月余始爲之辭余豈効世俗徒抱惜於先生已哉先生匡救將順諸案牘班班在几可考余踵而行之媿余才猷不逮先生遠甚一念好君之忱則可質諸神明以對於先生者昔鄭侯爲政法令較焉既明齊相繼之遵約束一無所變更余不得朝夕就見先生乃先生去此未遠也好君之念未忘當必有以教我矣

鶴鳴集卷之十四終

鶴鳴集卷之十五

明楚劉伯燮譔吳興以忠閩鄭懋洵仝校刻

序

明醫張翼陟宜城主簿序

余昔病餌百藥竟以養生術濟丁卯冬遊京師冀得明醫者與我談榮衛經絡之所宜即不餌藥生可養矣維時都給事彭澤歐陽公以令張君翼與我翼時官藩牧所吏目家貧以世業精於醫俸入輒市藥活人與之遊踰年余任計曹

頻出頻入張君一居于此不動然皆載其意以往出入無恙蓋張君醫無排擊驟烈之患有優柔滲入之功餌之者不見其效病日以去醫之醇而正者庚午冬余自山西竣事攜家入京南人抵北苦寒冽余不為患以張君在也無何余承乏給事中心愈繁力愈殫視在計曹時勞佚倍之此非以形迹罰論張君復時時向余談榮衛經絡之所宜余體較昔不加充勞則勝矣以是知歐陽都公之知君有味哉顧其時張君日以當去藩牧所為告余不欲聞久之忽思君果去此余誰與遊乎君當有以與我君乃舉徐之徐春甫余因是得與徐君遊徐君至張君或弗至或二君先後至其所言行如出一手迨二君偕至噰噰然若塤唱而箎和若聲荅而響隨無爾我態余不覺听然怡以忘矣病何患哉夫張君醫大致純用王其與人藥不計利惟計病者之濟故所至存活為多乃於醫行中彼此相信不為世俗妨嫌狀尤人所難矣今以宜城主簿

往余當有言序曰今之為政者正坐不知醫爾恃小才妄作每謂卑官非威嚴無以劫衆是醫之排擊驟烈者也下此為橐橐計剝膏腴髓不之恤則計利而與之藥矣民生何由得養幸能免于膏髓往往傲上使氣傾陷僚長以自表已之才名而孰肯和同計議共濟民艱嗟嗟張君吾知其免是矣

同門黃子尹浮梁序

劉伯燮曰余自少聞歙有名御史古潭黃公云

御史初尹蘭谿蘭谿當東南之衝水陸之所絡
繹地轄而劇民困而罷蓋至於今稱難治焉御
史獨無難時吾楚印臺傳公以巡鹽事於兩浙
巡鹽故多才翔視天下最爲難事而獨才視蘭
谿乃蘭谿所行於巡鹽有適當焉卒並巡鹽爲
御史吾楚人以傳公得聞黃公之名有自已不
謂今來余得與黃公仲子惟簡爲同年友且同
舉主于璧東林先生之門繼又同處於靈宮言
相聞而身相親也無問昕夕維昔印臺公之與

古潭公相遇也有是密乎暇過而譚理道述政
事仲子退退焉初不出諸口余固心知其才不
與遜惟即其所知及者引之仲子譚柄已握底
蘊始呈浩浩乎娓娓乎是百川之流障而東下
也是萬斛之舟遇順風沛而不可禦也吾莫窮
其醞已以是知神龍之生固信有種司馬氏作
史記於世家概詳豈非以其所傳聞所統受亦
自有不同哉嗟嗟趙括之不能讀父書者以其
辨更雄於奢今仲子初邂逅間一切應訓無非

退下之辭使非吾心知而謬引之亦無以暴其
才嗟嗟斯其爲善讀父書者哉無何江右浮梁
尹缺銓部以仲子往夫江右今天下樂土饒之
爲郡以其物力豐饒甲於江南浮梁又更浮於
饒者以視蘭谿難易繁簡有識者辨之矣吾不
見夫古潭公之何如以吾觀于浮梁尹不信有
易易者乎是選也同門之外補者六人東北之
衝無如臨清以陳大夫子敬往中源之衝無如
祥符以謝尹應祝往徽之婺源張惟寅氏浙之

永康張希古氏山西之長治熊仲時氏四方稱
得人矣吾浮梁尹介在江右之中夫同年而同
門也非苟相知以其善足以相觀一方治四方
視以向往焉一人有聲即此六人中且藉手而
慶引以爲慰矣渠苟焉而已乎哉嗟嗟鄱水而
北芝城之東須古循良吏不在四長三異之下
者其必吾名御史古潭黃公之仲子矣

代賀羅博諭潛江序

往余丙寅過家時邑博有毛先生敦行敷賓按

史優異之邑弟子員假予言爲毛公賀于時已知其寮有羅先生云毛公掌邑教羅公佐之藝行竝卲一時濟美君子之相遇一堂上也亦有弗偶哉已予復南中去毛公亦擢蒲圻令行邇余以養痾遊山中羅先生弟子員屬余故識時過之誦先生藝行甚悉余曰有是哉羅先生恐不久借于蒲也閒余以家政一履城市羅先生過余造焉見其道氣殊有人言之不能盡者夫循資而入限之秩而使之通末季之所以舛也

以先生之德卽履樞要固亦有數圭之彼周行寧礙先生一騁足乎哉未幾報以先生擢諭潜江瀕行邑弟子員復欲予有言爲羅先生賀亦如毛公行時故事余嘖嘖爲世道致私幸焉余徃陪南中議南中天下之紀也事其地者無他擾得摻見聞于四方是以南中之議稱清議迺陟一人私心竊意其人之宜于地方不宜則喜不則悄悄然有憂色又甚則慮其所議之人安得悉如地方之所議也今見羅先生如吾山中人議矣夫世清則廟堂之黜陟與輿議合爲一世濁則廟堂之黜陟與輿議分爲二此其中升降隆汚之機繫焉獨一用人已哉今
天子勵精其上賢宰執殫心力其下方圖永循良徧置守令以適見太平之盛乃學博先生實人才所自出世道之關非尠淺也肯苟焉已哉夫水之大者莫如江亦不無沱汜之分會而歸之皆可至海不觀其會而以沱汜分者非觀海之見也不觀其用而以資格拘者非登堂之見

也潜江固漢沔之會水之經紀也其地沃野其人質實率以敦尚儒術爲事去蒲不三百里先生行矣尚其有以洽潜而溢于蒲

劉侯膺部獎序

今世講學者率知窮玄與爲宗旨乃職業所當修或漫不之講彼其視勳名庸業固皆曰聲臭也而謹飭之士號最用功者甚而理詞訟對徒隸猶云當下些子語及財貨之盈縮徭賦之重輕則若將浼已一切廢格不行于以此操心持

巳吾敢謂其不可哉顧　朝廷張官意不若是左矣彼之爲此者何以故彼其見竝肩而學號最高明者名爲闊大而中多染指于諸好貨好名之心類認爲性不加節制不知世之纚吾講學者正于此闗别之乃卒犯其所諱則彼好修之士期以此身表見于世能不遂嶄然屏黜之哉吁高明者雜謹飭者廢二人者之所爲皆過也戊辰夏余方客任靈宮友人語余汝邑得講學令矣且語且賀余且謝訊之知講學令萬安

劉侯也已余晤焉見其舉動端詳言有倫而不妄意此所謂用功最密無踰之者再晤則侯訊吾邑利弊休戚不置口斯時也郡屬有大封之甫廢先是邑之豪猾相率事投匿希隱射白雲有山場之侵橫落有湖宕之擾紛紛爭奪獄訟繁興數年之間賦役逋負過半監司戚之邑令有巳拜官復求攻他職去者侯悉廉其故俱以嘗余余心脈脈喜世稱講學之士囙以職業爲事豈其然哉豈其然哉無何余得差歸梓里與諸農人野叟相往來時時道侯重民事當人心甚悉私心喜余始之信侯爲不誣既見郡公郡公稱之當道有過郡中者余世家郡城得俱見俱稱之既又部使張公嘉之而奬檄且至矣邑博郭君恭江君某李君某徵余言爲賀余曰余近得侯手書尺幅數字之間意義雅脫率得所次第侯之學節制極嚴何嘗以冗而廢多而離哉此中一念胣凝不言所宗旨而本體之洞晰可俱見廼部使張公之嘉侯專以錢穀故以此

獲嘉當邑甫多務之後又于吾講學中見之則侯豈若彼迂闊之士見錢穀若將浼巳一切廢格者哉且也余聞撫治公具薦剡推侯治平第一吁講學如侯不可謂不當于用矣

劉侯膺臺奬序

天德不可以徵遠哉今之從政于土者求以當人也不然何苦必拂之乎考政於土者凡以能當人也不然曾得舉其所拂乎顧德之佈也有漸而政之考也有機近者耳目習濡其當也可

見而考之有徵遠者耳目傳播其當也可聞而考之無自夫近者孰與爲昵遠者孰不欲得其眞流衍於經久之後而展轉於傳誦之中有善未遽達而不善覉捷於相傳勢使然也然而從政者當於上亦當於下爲之矣有務獨當於下者不乎考政者當於下亦當於上舉之矣有不計必當於上者不乎政務當於下自當於上且當於在上之遠考不計當於上一視當於下且當於在下之遠吾於叔季求此二人者相遇之

難也已吾邑侯劉公天賦醇懿之德心平氣易豈弟樂只得之學問中爲多其宰吾濮一年政通人和二年上安下悅三年遠人來歸在上之遠者信焉是以南京糧儲臺游公旌之旌若專爲糧餉故旌之之辭不少見焉若曰淸姿温度若曰施設有方練達有要可謂知侯之眞矣夫自濮至白下道路相去千五百里游公非有政事委試於侯而簿書案牘之往來甚尠少也侯非有傴僂趨承於游公而侯亦非急人知也卽

游公未嘗識侯侯亦未面游公兩不相値兩相知且眞者其故安在哉意者機之相感也若或啓之歟侯之爲政也偏黨不槩於皇極好惡悉本於天常於下無不當而自當於上歟游公之考政也懸視聽于堂上泯愛憎於何心苟克當於下卽當於上而因以舉之歟世有良驥必有伯樂苟無伯樂良驥不虛生兩者相爲用也固其所哉一日縣貳胥君簿曹韓君邏幕汪君過劉生問序焉曰游公隔千里外且知侯子濮人

也索居不遠百里何不以知侯者鳴侯之無不當哉劉生曰知侯之必當於游公則諸君知所爲政矣吾務當於下上焉者故爲沮塞我求當於上可也不計上之當否而自無不當從政者自近焉始不可乎不求當於上在我者或壅閼於上務當於下亦務當於上可也乃上之所當一因乎下之當謂考政者專視旁通於遠可乎夫下之利賴甚邇而上之遷轉靡常苟務當於上必有不當之處苟克當於下自無不當之情

此我侯德政要機吾於學問中窺見之因慶孝之辭弁爲諸君告其亦以余言爲嘗不

吉陽何先生七十壽序

學至於性固無時而可已哉今人語不已之蘊率求之杳忽玄秘爲立命之學不知不已者命也所以充塞流行敷張森佈乎不已之條理者性也命運夫性性顯乎命相須互宰成乎其人而要之性之理不可見難以至命矣古今性命之學自羲皇肇之至孔門燦乎其條理而蘊以

悉至其悉性命之蘊惟吾尼父始摽其實造言之它未易言也仲尼之言曰吾十五至六十而志學而立不惑知天命耳順至七十從心不踰矩嗟乎此學之的道之體而性命之閫奧也由年所而運之命之所以不已田實踐而履之性之所以相成聖人之學豈遂因年所爲限不然將判乎等級之懸必俟年之既至而後見之歟聖人當十五之時豈能必吾年七十乃心矩之學自七十之後又九何以加哉矩者心也心者

性之理而命之形見也志學志此立立此不惑不惑此知天命知此耳順順此聖人之學一以貫之總之盡性以至命而年之所至見以異焉未始有外乎此性也它日語子路曰忘食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可謂云爾已矣由七十以進於無疆惟此性體流行之而無聲無臭爲故曰至矣夫學誠至於性也果何待而可已哉今人之學雖則口不離乎性命而實安身立命于軀殼有我之私以故血氣疑盛其志卓然以立卒之

疑者解盛者億卓然者餒然矣君子于此不尤可徵性命之學之爲要哉吉陽何先生自少崛起楚鄖中年二十舉于鄉即知以性命爲學繼之從海南得體認天理之旨而叅合旁通於浙東良知之訓兩家之學先生兼之而蘊以邃年四十登第遨遊銓署周流兩都出其所自爲學以印可於四方而性命之旨亦若淵涵于先生之心年六十由督漕任少司寇南中其所平反一準于道載踰年告休山中先生方杜門以其

印可於四方者優游於一心顧先生昔在位士民眎以行藏其道寮宷眎以厚薄其情後生小子眎以進退榮辱其身先生之學以爲迫於人者若一息不容少懈至其懸車林下士民見其藏不見其行寮宷無所薄亦莫爲之厚後生小子不能榮辱亦莫或與其進退于斯時也乃所以見先生焉先生方盎乎其顏怡乎其心童且漆乎其面髮也南水之濵北山之顛闕亭臺苑榭以自徃還捆撫舊所聞見以傳之後時而考

文者以文示陳詩者以詩示間以道相考者以道示先生之學周旋委折至是謂非性命之矩之所形見也而可乎蓋性命之矩非精入於無也一切山水詩文講論徃還非遂涉聲臭也得其森佈流行之條理而我無累焉皆性也皆性則皆命也今年九月某日先生壽届七十劉某氏序曰易有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夫無聲臭而穆然示人者天體也於穆則不已君子以之體天之健強勵不息豈非一出於自然哉自若性之旨也彼勉強湊泊一涉於軀殼有我之私雖或持之苟非自然強者有時息矣故吾以先生之學必非勉強湊泊一以血氣軀殼有我爲私者先生之言皆性命也由七十而進焉其必一出於自然乎自然則性矣性則可以至命矣

郭學博膺奬序

徃余試政禮曹時讀部抄知郭先生署吾濮學事意別時當來謁余余將與論文治之汙隆關

世道焉竟月尋一晤不得已乃人告余郭先生行矣細訊之先生起家丙午卓然三川彦計到署濮學政時爲二十三年前人夫士之志於功名者患無階耳朝登舉而夕拜秩惟恐不及能誰隱忍栖遲以至今哉脫先生無欲速之念即俛身覊國學五六年當得外補非佐郡則掌邑爛然皆可大行其道而無滯不此之事將誰事哉據先生以二十三年之久止署一學職不求利達與同聚京華而不求晤余之心其嚴於自

信一也嗟嗟以今文治浮靡之時有如郭先生者出其間可不謂賢哉今年春余得假歸梓里環人士過余者時時訊之大較稱先生博學多聞每月課諸生先生亦操楮管以身自試于諸生中文成爭傳誦之其老成熟習之士又皆稱先生自署學政以來人未嘗見其少苟焉余所聞率類此乃先生亦聞以公事履郡中顧尚未謁余也無何按史鄧公優異之若曰學問優長若曰行誼端嚴云夫學問之優長在按史必有

試于先生者當不與於諸生之傳誦迺先生不俛身於國學復何羨於學職不動心於二十三年更何覬望於一旦充斯志其行誼何端嚴哉同官江子李子走湯某祝某屬劉生序之劉生曰余今始見郭先生焉先生神清而藏骨清而勁口呫呫不出人或觸之輒懸河累百千言而不屈必伸其志明其心乃已余未晤先生謂先生嚴於自信不求利達以今所見揆之信非誣哉夫士必有堅忍不拔之節而後可以應變必有嚴毅不可屈之操而後可以任重岷峨之峙也高並九天之上而後三峽之流乃罔禦焉有是卓立斯有是流光也嗟嗟若先生者不可謂無關世道矣

代賀王中丞奏績序

王公撫滇之二年爲萬曆丁丑歲余適奉陛命按滇至先是公以三品倂中外所歷颺爲一考天子特予之廕子褒嘉榮矣滇僻西南隅爲徼外地四裔相攻戰無暇日戎索非可繩以漢官

儀東孽如儂時或齧我內地要在韁邊珥禁游猾毋使煽搆而已或者張大其事必欲草薙而獸獮之一失律敗衂不支上貽朝廷憂西夷緬酋累世來與迤西郤思個不能支日夜鼓鑄怒中國以滋多事加以數年軍興佐急遠輸貴賣百姓之費十去其七閭閻一空比余入金碧東事仗公籌畫已敉寧獨殺運未遄和風未浹西夷告變月尚數次聞余時時以政事從公所借前箸見公心切憂勤而張皇不少見於辭色愼

以握之默以行之謂公非見定力持者哉是年冬余以行部入哀牢渡潞江爲弭節者屢旬稍一振理之南甸千崖隴川三宣之久涣者萃矣芒市久不出者出矣歸我田矣拉土酋土人指次以潞江老姚之緩急諸所爲宜墉宜池宜兵宜食無不拊心稱便一如公意指固甚無他也謂西夷果無事乎哉抑不能無事乎哉戊寅夏六月余爲旋會城靈澍以足田畮以易百姓相鼓舞于道余與公所如也是月爲公撫滇三年

之竣期少選又當以三品再考滇人士難久借公矣余曰莽酋初喧傳下樓勢如蹈湯火雖亞夫難遂堅壁臥公獨毅然持之不爲動假令朝廷以公宿望速召公入不俟今三載竣何以見公公卽見定力持于嘵嘵之中去之速未必不爲藉手後來者矣于心亦未必遂脉脉慰于此見　廟堂久任大吏之益焉見邊臣任事不速去之爲安焉任之專自慮之不得不遠難以曲調支吾一也從容展布終始一手無他横恣亂其胸臆二也夫邊臣固不當激揚顯沓以樹功名哉抑各有所宜耳是故斬馘擒剷垂聲光照竹帛者宏放之遠略也堅決戢綏保元氣惜生靈者調劑之訏謨也調劑之勳一宏放之勳二何者有得而無傷也公以文學起家密勿出塡撫是邦其所樹建立如是名位固無涯者爲序余與公一時共事之情敬以爲公奏績賀

曲靖李兵憲陟本省叅知序

萬曆戊寅秋九月以曲靖兵備李公爲本省叅

政督理糧儲鹽法劉生曰兵藩豈不一道哉世之語兵備者率多威稜而少惠澤一於惠則流流則積弱邊事將不可知乎至語叅藩率本惠澤差緩威稜以威稜非撫字專計顧豪爨之跳梁城社之憑藉根株盤據誰與排擊而摧折之士人結駟游寰宇視官爲低昂不計道行嗟乎朝廷張官意謂何固如是已哉近代上事功綜名實於邊儲國計盈縮尤凜凜不少假借是故以李公爲糧儲鹽法叅政夫李公起家御史按

洛下余伯子性甫嘗承事上蔡汴洛之人至今
言御史風輙下拜數年之間僉事兩浙叅議學
西風猶一日遡備曲靖兵且四年余小子所目
睹記其行事何言御史風曲靖介貴筑東川鼎
足中貴筑東川夷多獷悍不可問滇諸屬夷相
與犄角爲聲勢公一以漢法治之不狥戎索土
酋如海某者恃漢衣冠素踟躅不遵約束先是
彈壓者多羈縻公坐堂上呼而縶頸堂下鞭箠
之如掣嬰兒卒不敢越渠鑊一步霑益土酋婦

陰蓄他兒帳中私結部下多附之當路者亦以
夷情不可詰不如因而與之是或一道公卒不
少靡一語卽爲夷所附亦徐俟其自定不先事
姑息內則武人紈袴習富侈驕縱不可用　國
家制指揮役千百戶千百戶聽命于指揮指臂
相使承平來指揮視千百戶如足之必不可加
于首上千百戶卽有異等才未發跡無能出巳
右卽百指揮百不才就中𢀓奪之而巳公無論
論其才且賢者卒以千戶任指揮事指揮擯而

不用如是人爭濯磨以求李公爲我用夫威稜
之不可持以久也如龍泉太阿之不可日操以
割也久而刓敝與鉛刀等耳語曰雷霆多雨澤
少言不可繼也公在事歲久操刀日割而鍔刃
如新何者游刃有餘地耳嗟乎威稜如斯彼悍
而夷落驕而介胄而敢肆頑鈍腯韋而後踟躅
跳梁耶備兵如斯彼小而米鹽急而糧餉而城
郭社鼠而敢伏竄其中而憑陵盤據耶四載如
斯彼星羅郡衛棊布州縣環匝宣慰宣撫司而

不知此子叅政耶而舉手加額敢後耶兵備叅
政人恆兩言之吾見李公一矣夫以公威稜孰
不謂剛毅不可近者顧公以上蔡弟視余余亦
以御史兄視公稔知公公循循大雅風也精裁
遣不詭隨人中坦直一見可窺其底蘊接下以
嚴卹民以寬繩吏以法訓士以禮約巳以儉處
僚以和載在士人口碑籍籍不具悉昔田洪正
爲魏博節度使魏人樂田之政畏田之威終唐
之世倚爲長城今公其長城滇哉　卷十五終

鶴鳴集卷之十六

明楚劉伯燮譔　吳將以忠閩鄭懋洵全校刻

序

宋生遥授光祿署丞序

自昔才賢之進多以貲入者吾不暇論漢元狩元封間用度大空富人冶鑄煑鹽家或累數萬不佐國家之急獨河南卜式慷慨首義欲輸其家半助邊天子與之官而不欲斯亦傑然丈夫哉

明興二百年以至於今倉庾空虛齊民鮮藏蓋韃虜時時侵盜北邊沿邊諸郡三年無兩年之熟往時石州災所在震恐有能乘風嚮義不私其有於家願以其家輸縣官者幾何人哉吾于平陽得宋氏兄弟焉今遥授光祿署丞國某者其兄也某初授署丞時銓司奇君義欲實授之以風百姓署丞竟授空銜去堅不就列夫遥授之榮一紙耳視實授之榮不惟歲有廩祿之入足徵償而軒輊榮顯奚啻逕庭乃署丞竟此之不欲此與卜式天子與之官而不欲者何異哉然吾聞卜式之富以賈羊起家今署丞之富以賈鹽維兹煑鹽之利漢時猶弛其禁于民至鹽鐵使立盡榷其利於官在昔已稱不便今巡鹽御史之設視漢法寧少弛乎別餘鹽之多正引阻塞商人報中者迄子孫始食其利鹽利之難視漢更倍之宜諸富商益且慳悋爭匿財如署丞者不尤難於卜式哉漢後歲徙貧民仰食縣官式復輸助天子覩富人助貧人籍見式名益

大奇之試緱氏令累遷御史大夫今天下蝗旱水災往往而有即署丞不欲官之心將來尤欲助邊可知自是　廟廊褒嘉當路推轂謂署丞終止遥授乎哉然式大可賢者重義輕財始盡以其家予弟既數致富復以其家分弟者數次此在明理道之士猶然難之孰謂式果豎兒也今署丞有弟二人次國某次國某其義不少讓某掌山西家政某掌維揚家政一飲食一衣服皆與同之無私蓄然則輕財者固信能重義乎

哉欲吾言以贈者戶部檢校高子檢校與國某有姻婭之戚然吾檢校修平陽城過半有司奏請旌之得授今職議者尤欲表樹以大其義乃與署丞兄弟不惟富相軋且義相高焉嗟嗟高子之義俱如此孰謂才賢之進果可貲限之哉

吉生任平涼太僕主簿序

吉生天恩少業舉子從余友陳山人游山人習冲澹之術不嗜仕進生學之慨然解去已乃遵大人命入貲太學太學先生雅重生知生非凡

品也已又循例補太僕卿主簿據生貲不得補今職補之者例也亦生志也生兹往有馬政之寄請論馬可乎　國家以馬為大務設監置閑皆在西北惟兹平涼太僕又適彼河湟洮州西夷之馬如漢大宛渥洼產不煩士馬坐得之兹馬羣中有千里馬者諸馬之上乘是空古今羣不多得亦不易得矣則資性雖有凡鈍之不同試勤鞭策俱可千里彼千里馬者一日千里積日以月累百以千亦旬日而致千里有先後無睽違當其未致千里以良鈍分者世俗之見也及抵千里何有於良又何有於鈍哉予讀兩漢書其顯名當時施聲後世者率多入貲之官始以例入終以功名著聞匪直今然矣生行勖之哉平涼界在西北吉生楚之溧人若于風土未諳者吾聞之衛人城楚丘頌其君以馬政歸本于心之塞實夫塞者僿也實者質也塞則不虛耗以傷生質則不文巧以衒譽是以馬政復焉君家父子起家吾溧中累數千金實以塞實得

之迨生襲家政雖漸通融而塞實之風猶故也兹行履平涼事其寺卿寀以實修其馬政以塞實則名從塞則裕至昔人雲錦成羣一舉而修復之者余于吉生有望焉嗟嗟西北自是有馬矣

盧廉訪晉轄粵西右藩序

余蓋聞東陽盧趙二氏並為郡望云趙自世宗朝嘗驟貴吾不知近得從廉訪游知岡頭范陽氏公嘗自謂余先涿郡人也公倜儻磊落

不羣歷中外二十三載由滇廉訪使陟粵西右
轄行廉訪法司度支理司粵西寇盜憑仍比年
軍興苦佐急是爲劇司廉訪往矣如之何劉生
曰余交廉訪甚友徂孰廉訪狀廉訪心精而致
極無晨起栽荅日無全牛滇故邊徼地俗雜夷
羅狆漫易彌有司廉訪以情絜法平反惟明允
案無停牘日中操管文子游花竹間詠吟成詩
不自意可得數百言率發之天倪徵之物感得
之流水行雲外以法律溶情景是故其詩酷似

陶又最與余善每詩成未嘗不授余讀如今行
人間何莫軒草春日紀游諸什皆其可見聞者
性善飲又不欲頻飲嘗比月斷酒斷則嚴如老
將堅壁臥激之不應攻之不出一飲遂無涯涘
坐客或善俠中酒呼盧傾大斗公徐徐持一觚
應不動聲色飲輒盡少選取水頮其手面遂若
無酒然以情與陶詩賜是故其飲酷似陶署傍
結數椽名益者軒亭外酒爐茶竈仍前人又仍
殘山崇之洞豁之背山爲亭名君子亭題曰草

芋氣味山嶽根基無意中可徵存汪巳亭中古
書數卷石琴一張侍以顛張醉素輞川數氏子
若不知身處宦轍者暇出游昆池太華羅刹進
耳妙高西華玄島入山之深問水之源累窮巘
絕壑不少餒以詩才隨嚮往是故其行藏酷似
陶比出酬往任紀綱凜平川流而嶽峙電繞而
雷轟人弗可干以私矣夫風雅者才情之府也
富貴者事功之媒也今達官貴人結社譚詩口
吐仁義何嘗不以功名爲浮雲曾足當其一晲

者然細考其行緘絆縶維朝憧憧而暮營營試
授以籌綰以符烏能掘一奇展一筴哉公惟澹
然是以充然惟瑩然是以卓然以金科則得其
平我無心焉以錢穀則得其理我無心焉由之
以秉節鉞以莞樞軸則得其蒔我無心焉以基
光　廟廊以彪炳巖壑則得其天我無心焉獨
一粵西轄且也度出入支繫糺乎哉然公所自
持及余所知公則又深乎徵矣公嘗持菩提揚
麈尾收千劫於一握不以腥羶爲食不以冠冕

爲衣不以旦暮爲晦朔跋跏天地之中翱翔六合之外公可謂游於千仞矣云論名位衷所蓄藏當時柴桑翁能悉詰此不茲之粤敬先以告粤西共事者時公孟子洪春成進士發軔旌德究多文雅海内知其父又知其子請息任外東陽盧奕奕然聞矣

原任吏科給事中王公以雲南僉事擢江西參議序

白岳王公自省闥出僉滇憲甫二載擢江西參

議去僉憲之去參藩尋資調耳何以慶縱未踰三載今時所以優才賢者亦時有然公才何異也而何以慶顧公之出也以給事今之擢也亦以給事故仍存其舊官曰吏科給事中王公擢江西參議云給事起家辛未發軔南太常博士南官是稱踈逖例不得與選時有達官貴人者任南司空素奇博士已貴人召入冢宰得爬羅天下才取博士爲給事出入省闥與

天子相可否是非彼貴人者故素奇給事覩給事風采又如此私心以爲附已已時貴人勢且熾甚

天子心倚之貴人得志無顧憚豪傑行諸公卿中給事上疏投劾其不檢狀

天子降明旨詰責曰冢宰我重臣也而何以毛擧爲其條所不檢狀來蓋赫然怒矣給事向本忠厚不忍盡發其私至是以身决官去留以朝廷决貴人恩德公私遂盡發之

天子心直給事言忌傷冢宰體解公給事出僉

滇憲臬事越二載貴人私以

上爲陰厚已益肆其豪傑行擧給事舊所訐歷歷任人耳目可指覩

天子因憶給事言切責貴人曰某爲吾所親簡何負國至是着罷去于是給事直聲振 朝廷給事時萬里僉滇憲猶不知也已有茲擢行匪直尋資蓋旌直言夫誠旌直言也何難給事不爲一召入哉即今時例言者尋斥遠尋賜環尋復大柄用而公尚尋資爲直僉事未俟三載爲

足以酬給事言也給事亦淺之乎爲言矣今時
重外任輿起事功
天子軫念閭閻毎出京任服在外僚精明正直
有如給事得從閭閻中爲吾民宣抑鬱起事功
非
上意乎又非給事願乎夫給事固視官之崇顯
爲心者哉余與給事同楚里孰知給事詳給事
目㘅而心精神飈而氣壯當貴人引已時其恩
何若給事不爲貶則恩不能私已後

上詰責時其威何若給事不爲沮則勢不能回
蓋自當年迄今給事毎語余畢此心焉爾矣何
必服在大僚簡在王庭後爲顯已哉此楚人肺
腸給事得之尤正者然斯貴人楚先任給事中
張名楚城者曾發其不檢狀于朝張今叅藩晉
汾繼則給事同斯貴人先後發其狀者皆吾楚
吾爲斯言蓋亦楚人而已爾

中丞王公晉少司馬序

中丞王公以
先朝講讀舊臣居郎署九年中累遷卿寺歷藩
臺三年出塡撫滇南據公資謂宜即從北斗曳
履聲不得復借外服
上軫滇僻在萬里外以故從左右出公保釐之
意甚至也時萬曆乙亥春三月先是秉鉞者縱
揮霍才又以萬里外不得侯報命事疆塲干戈
動地罹鋒刃斃私人手者不可勝道會東夷儂
賊出劫直腹裏輩禦人事好事者鼓煽之遂至
殞官將幾不可收拾公至諗知賊固無異志一

壓底定如召嬰兒不煩餘力救寧
上嘉公乃績賜金幣褒奬有加丙子冬西夷緬
甸去滇不知幾何里略計兩月程固素稱雄酋
海上實無敢睥睨中國志世與𨕖西郤思個不
能支羣鼓危言以怒我陰洩彼忿里中數豪舉
與華人潛通夷者利有事啗其富傒公偵知一
鎮靜不爲動迨丁丑春卒無事時同事者竟以
聞
上下之部亟行公籌度公見固甚審矣公兩能

間簡士著儲糗糧繕城隍無不先事備竟不發
一卒遺一矢公心良苦已事見西事帖槧及十
事疏中不具論越戊寅夏公撫滇三年當奏績
又迄冬緬酋聲愈杳流言全息邊氓相鼓舞于
道會歲稔域中一無事事已卯春
上知公見甚審爲地方持甚力滇人沐公造甚
鉅大悅公于是召公以少司馬入一時藩臬三
司心茹之屬劉生言劉伯燮曰余嘗東歷臨安
見蔵貉始掩瘠瘞初復東人卽世尸祝公何能

報公德哉西度永昌前後居彌月邊人士絕口
不言緬酋事蓋且忘之矣近世譚邊事及語本
兵者類取揮霍才不則累立奇功身冒疆場險
始克昇公兢兢持無事何言投時好乃　朝廷
竟以是召公司馬貳與初時出公左右保釐之
意不較可見哉大臣身任天下要在保元氣與
安元元不以虛喝爲功當西夷始發難時道路
洶洶不翅儻賊之擾公獨以爲保無事不忌衆
駭可以觀識既豪舉與數通夷者鼓流言　廟

堂且悠然念之公屹不少變其初說可以觀力
乃運機宜外破羣言上結
主知下答人心不言而措西南太山之安可以
觀才當漢時中大夫稱質直者云使守深堅難
責育不能奪至比擬之事少主時漢事匈奴多
征伐而中大夫務少事無起兵乃知沉毅堅持
所爲忠勇之大爲人所難彼揮霍者徒大言耳
嗟乎公以九年郎署三年容臺又三年撫滇得
代且四年與所爲撫滇狀如此不亟事表暴卒

以當
上心而安天下古大臣立朝之度如是矣

其二

今時達官貴人持節來鎮壓域中厲紀綱涖下
至愽士弟子員是稱早早者上亡亞大官守職
蒹足煩釐剔下亡顯過積鑿忒僨尋行隊可畢
事以故入則跼蹐傴僂退有委蛇蹬目相視其
去其來抑若秦人於越人已爾何有唯唯戀戀
出由衷者乃今見吾中丞王公者晉少司馬去

見士民心矣闔闢黔首隷在有司統在方伯遵師不佼其謬事登壇業得與諸博士弟子員相周旋先是郡博士宋邦俊等率郡青衿生進曰中丞行某輩用識不忘繼邑博士楊朝東等率邑青衿生進繼又五華書院博士李中道梁國相率五華諸青衿生進咸曰某輩同識不忘雅唯戀戀俾變無辭可卻嘻嘻爾輩何以致斯哉或者曰中丞公在事四年漬久石泐單極幹深有繇矣是焉知職非重大官守躬已顯過積忒

而唯唯戀戀者爾乎先是鎮壓者專張皇長鎗大劒日橫白刃市中留留不知何事馳驚人心如昆陽易門之間諸青衿類有擲鉛槧而從事行間者卒以殲殞其身彼一時也爾博士弟子員身世不知何有今日後乃秉憲之臣高談玄理名曰性命之學無事章句俾諸青衿生兀坐窮年羣華本業已乃營營逐逐一切狗私極欲之行俱認爲理竊局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則心與身兩失之矣自公下車首罷無名之師一意與地方休息干戈不動邊鄙無聲農狎於野商舞於途以故士優游於黌序公絕口不談學率自性形之表帥外溫如玉口恂恂不爲輕出方余在秦關未移督學時滇故缺督學使數載公以塡撫兼師傅手課諸弟子員業日不釋卷內子歲二序一館發軔者半全滇至所徙身四載一日問以地方事與二三秉政商確雖賁育不能奪其勇堅如太山凡皆爾博士弟子員所目覩記最熟者外保其身世內淑其心卒得以

不失其本業其焉能忘乎唐虞稱九德要不離陰陽剛柔兩端蓋公兼之矣公以文學起家蚤名楚上爾乃侍
先朝讀文處 禁中 九重萬里且爲格心匑茲髦士公行矣以文學貳本兵昔人所爲輕裘緩帶閱禮樂敦詩書者何有哉然公茲行若而武弁若而郡邑若而大小上下率不能忘日唯唯戀戀請變求識公閞而力謝絕之併變且心辭口不能言矣

分巡臨元葉公陟河南少叅序

士人游寰中如成山然取奇石而分積之差峩萬疊因名之曰椒則亦曰椒已曲磴周廻登眺無盡孰謂不陟其巔穴其中曰岫亦曰岫已空洞之曰室亦曰室已探玄搜奇入山之幽孰謂不窺其奥今夫游者穿百里爲池刻石曰鯨亦鯨已曰牽牛曰織女亦牛女已積杯水于坳堂之中多不盈勺稍叅以石空其中令魚遊之往來無欲曰萬里遊不亦萬里哉而何所分於江

河也今之結駰而遊驄轆而出名曰中土曰邊方者何以異於是乎往余伏龍繩守佔俚聞士人任邊方者非雲南則貴州任久政成因而陞除非雲南之貴州則貴州之雲南大江以南中土而中非有大氣力不得調蓋一不得腹裏則見以爲迂闊窣而出之邊方矣足一履邊方則見以爲宿昔窣無復中土想矣詎知萬里之重關涉封疆孰與徒紆金拖紫而遊戎索之急動成呼吸孰與徒循行逐隊而出舍其近而投之遠解其輕而畀之重見其細而忘其大非所以語達觀矣乃今見監所葉公者自雲南陟中州不可以觀公不可以觀時哉公起家宗伯尚書郎余昔試政儀部公在祠司中自山東陟貴州尋今任蓋生平事業雲貴爲多公在雲分巡臨元鎮壓六凉余嘗歷臨元境四面維夷猓爲上豪狼子野心者爲中豪海爲下豪昂氏婦陰處其中如廚上墝甚不便措置公以法鎮以恩結之地方一無事今去之中州不維夷則勢固輕

於雲矣臨元十三漢官十五漢軍十九夷落初用夏以變夷繼以夷而入華今爲夷漢雜風土豪鉅族盤礴不可動重發之則激輕爲之則玩公相機立政一切當人情宜土俗今去之中州無掣肘腹心之患則念固輕於雲矣而何用爲慶乎蓋無遠近無勞逸惟所任使而畢力焉者樹國之偉勳也均勞逸時遠近出不測而俾之忘倦者礪世之微權也語車轍曰邊方曰中土論事功何中土何邊方公獨不難于邊方更何

有於中土哉余猶記隆慶間司空萬載朱公嘗語余曰仕人不可不一任中州曷以故曰士農工賈至此而名殊莫解其所以然嗟乎葉公之自雲而中州也是萬曆七年春事也是可以令司空見矣

方左使陟南京兆尹序

暘谷方公任滇南方岳踰五載陟南京兆尹去是爲己卯秋也棘闈甫竣事公所得門下士王吉人施溥等四十五人皆余所試高等士以棘

闈辱公知有今日又以不佞于諸士義匪自今日謂余知公深宜有言公亦以諸士之有言必出自余爲始當也辭弗獲已公起家春秋推本胡文定公而尤精研於左丘明氏余嘗與公譚比屬義見公鑿鑿不輕比擬尤不少移情於法律錙銖間非其義即纖繒怪譎不以嘗試如其義即賁育之勇司馬穰苴之大略孰能以奇道勝之公於春秋誠嚴矣及觀公持身行已所至瀟然自始推荆楚政見今相國所稱述公先太孺人狀中囊書匣劒它無一物比入滇不佞與公昕夕游者凡幾年所公故鮮居久所謂獨處如僧舍者至今一日焉公之清風何凛凛也夫所謂清者每峭以淩人廉角以峻已使人多不可即焉是謂不近人情公清在於已和見於臨人口每逡巡不能言一啓口和風甘雨見者無不悅被露足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安全不爲苛敗推情與下擇用仁厚士一當人心言求平易可踐功從簡實可收不爲閃爍壞詭

之行滇人德公如戴父母士人尊如師保公行兼清和矣今茲尹南京兆何有於公哉抑奚能以久借公哉南都是爲舊京去京師遠甚有輦轂之尊而無輦轂必行之法有神畿之奠而無神畿咫尺天顏之嚴豪猾踰制宄忒作奸匪自今矣律以春秋大義其皆若之何是故非公之嚴無以正其盭左五陵游貴裘馬輕肥加以下溢吳越之淫靡上乘淮沛之輕薄彼春申黃歇之遺風時猶在焉揄踞跕屣蹋踘六博之習未

政俗之漸漬人也識者傷之是故非公之清不足以挽其頹敝羣處聚萃多虛誕之徒束手坐視見以爲無能力起而振之又憚於因循之久晨出而施一令及晡而謗言四出矣自昔勞人志士欲行而中齟齬者寧尠少也外繫人心内以明吾志是故非公之和不足以聯其睽貳滇南於　國家是稱萬里爲門庭留都爲腹心爲根本公以守門庭者理腹心以在萬里者定根本治辦不勞而淪浹自足也第公資望歷

中外者幾三十年

聖天子需耆碩以立致太平股肱喉舌之任行且見之然吾聞公之先尹玆南都者内江陰公陰公不佞昔嘗共事秦中清和嚴無以異於公者今召容臺行語曰前尹赫赫具瞻允若後尹赫赫具瞻允斯則公與陰公之謂哉

鶴鳴集卷之十六終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鶴鳴集卷之十七

明楚劉伯燮譔　吳蔣以忠　閩鄭懋洵　仝校刻

序

湯廉訪入覲序

廉訪鳳麓湯公癸酉歲爲

上卽位之明年時

上勵神明繼普照於四方慮雲南遠在萬里外乃召公自浙右授節鉞備兵瀾滄江上瀾滄北界蜀之越嶲西連緬甸西北麗江界西域與吐蕃通漢時班定遠經略在焉南接大候州迤邐

車里八百稍東抵交南　國家屏之斧外是稱地大亦滇一大都會也自公彈壓以來一無事蓋其時緬酋豪虛聲日以動矣賴公神靈安如太山舊制雲南三年大比士額四十人先是併貴州爲一嘉靖初裂爲二五十餘年來人文蒸著是年春

上從部使者請特增額五人蓋

上初卽位之首科廉訪時備兵瀾滄江上當事

者重公文借以掄才有武備者必有文事也公
兼之矣邊塵不颺棘闈得儁
天子課公最丙子擢公粵東叅知去未幾緬酋
豪聲甚熾會御史行部以聞
上睠然念之大吏又守靜嘿屹不動且也亟無
以報
上意旨按臣疏夷情甚烈事在眉睫間而撫臣
視直犬羊相狂噬常態耳
上將何策之從追思瀾滄使昔忠臣也不我誣

又卽粵東畀公以總憲之職得廉訪全滇隱伏
事自是地方帖帖迄安緬酋豪虛聲亦不知從
何地遂落寞無一聞者乃知
天子重再借公不惟知公更知地方所獨宜矣
會巳卯滇復當大比士今四十五人較初增額
時四十五人何如者公矢竭精忠皇皇乎夜以
繼日得士稱最盛以獻
天子公隨當修　覲事抱所職述之　朝劉伯
燮曰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

旣知其名又知其實然後用天下之爵以尊之
聖天子在位七載于茲矣向也神明勵治求得
才當地方者用之于以四方克定厥家今也紀
綱定事功起循名而遂責之實　垂拱考成執
玉以冒天下是向也知公以名今也知公以實
之時也一夷情昔虛而今實矣則靜者成一人
才昔寡而今多矣則質者成
天子寧惜天下之爵祿不以尊公哉夫聖明之
世遠地常在目前可使運之掌叔季之世遠地

遂荒徼外動成棄如遺故聖王不泄邇不忘遠
而碩輔致君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蹐趾不從敢
不敬應則今日之謂矣是故出能爲　朝廷之
耳目爲手足勤勞於外者然後入能爲喉舌爲
股肱以左右一人能爲封疆之臣者然後能知
廟廊之計能先天下之憂者然後能後天下之
樂詩曰旣見君子爲龍爲光又曰君子來朝何
錫予之路車乘馬蓼蕭湛露之風采菽魚藻景
象

聖天子適周成宣不難爲者跂予于廉訪乎望

秦荆州入　覲序

南郡于西楚爲殷賑地太物衆亦一大都會也北枕關陝其地居洛陽正南以其要故謂荆州爲陝西荆强也言其躁强東連鄢郢多南陽行賈楊平陽陳椽其間西通巴蜀南來閩粤萬貨之情貪賈廉賈乘時急什一之爲南北襟喉居則致貨緩則垂紳紆帶事詩書急則攻剽椎埋故謂荆鷔也蓋不易理矣

國初以其地重置同姓諸侯王其上後乃有漢吳王濞恣肆之行尋廢之王孫公子走馬鬬雞其間俗漸靡侈而揳鳴琴揄長袂跕利屣蕩人心目者忘恍招游媚之非夫人則果陏蠃蛤偷呰窳之生俗或攻剽椎埋走馬鬬雞鳴琴跕屣爲工故謂多刼人者爲大國風也豈不信其難哉自余有知識來見所爲治理如吾巽溪秦公者是稱治行第一矣公起家合肥温文閎肆其爲荆州治具甚辦先是公以郡貳處于土者幾年傍視守所爲治行亦既已無害第所當增損者何在悉洞矚下視游民庶人士所爲情狀態亦既咸當肯綮第所當緩急者何在悉洞矚又仰視諸侯王子弟操縱何宜及吏于土所爲大吏彈壓注措者何先悉洞矚乃今拖金紫綰郡符領二千石儼然介關陝鄢郢巴蜀閩粤爲南郡守是所爲驅輕車而適康莊也三載之間水斷鯨鯢山絕虎豹肅然一清起視四境環堵而行賈者如故也攻剽椎埋者息矣士生其間家

詩書戶説以眇論爲三楚學者冠冕王孫蔪然守凖繩斤斤不敢踰尺寸焉走馬鬬雞之風息矣俗漸靡之以醇風鼓舞之以樸鳴琴跕屣者遠矣咸公之最也謂非公自郡貳以迄爲首前後玆郡久于其土之所致也乎語曰勞不甚者理不極功不積者澤不深漢時居官者長子孫以故漢吏治稱古今不在公哉公以入　覲行適不佞有滇南之使走使爲之辭曰今時重久任第吾聞之大國之一隅比小國之儹蕞要地

之一年加緩地之數載以所爲驚強難定者而等之從容無事則人心弛矣以所爲繁訛多故者而報之無甚異於稠人則功實淆矣公爲南郡大且久如此吾不知　朝廷取何格以酬公自郡貳而爲守前後不離南土之績也而乃所以見楚有大國之風也乎

洪雲南八覲序

古者士修于家明經術出應有司之求謹循良化導爲政緣經術飾吏治以文學禮義爲官功

令通藝掌故文學比二百石以上百石已下及百石中二千石屬是故兒寬行常帶經止息誦習之及爲郡守務在得人心尋擢御史大夫去河南太守黃霸循吏稱首霸實受尚書夏侯勝至于決大獄傅古義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卽深刻鮮不依于文學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化導之治漢之吏治所爲近古而非俗吏所能爲其時所表樹卓犖有矩矱不爲一切有以哉雲南太守賔吾洪君余同年友也君初釋褐與余登羅一甫榜二甲進士君名副在進讀後時君文學不佞既已目擊已余得操功令廣厲學官弟子員君時爲雲南貳已乃進之守余程督諸弟子君適抱庖羲學與余同心志儼然爲學者宗匠余事呫嗶君亦呫嗶余提鉛槧君亦鉛槧葢父母師帥如君兼之矣君所爲循良化導不佞又已身被謂吏緣經術飾吏治如君者非其人哉

上卽位之七載明年庚辰大計羣吏而核之君以循良化導經術吏治往雲南屬昆明張尹志皐三泊陳尹紀先朞詣余乞言贈謂余兩人者相得其相知之深也已當大比士諸執事安寧姚守繼先昆陽夏守可漁宜良沈尹昌胤羅次牟尹衍祉呈貢黃尹守相續申造遽之余惟蜀之先固亦僻阻地也自文翁興學校明禮義以先之而蜀治至今言治者推轂文氏吳公不詳其所治行獨以舉洛陽年少爲時第一今之滇固蜀之先也君前後雲南一郡者六七年于茲

謂雲南之文學自君始不可乎君癸酉得士若干人天子得士若干人今己卯得士若干人皆藉使者以報命

天子賢書歷歷可讀謂士儁不及洛陽吾不信也謂君得士不逮吳公吾不信也君所爲治行卽當事者所以推轂君箏在漢循良兒寬黃霸諸人下矣夫吏治多端執敲扑操一切以臨下者豈不爲能吏之所以俗也工簿書善期會不繁上意旨而迎刃合者豈不爲勤吏之所以衰也動引古義行當機宜從容整暇而吉凶悔吝不萌乎念使下之人回心鄉化上不失名譽如古所稱良二千石嗟嗟如吾洪君可登儒吏傳矣

蔡侯入　覲序

古者諸侯述職於天子陳功獻最天子錫之燕寵遇之載通之笑語以協其懽以故地歷民瘼悉得敷對於堂陛優游間而其來朝豈弟之德樂只之度天子皆得見而知之蓋覲者近也近天子之光也昔散處於禹績今至止於王都矣子亦以諸侯之得近爲快也後世堂階隔而名分邈蓋自尊君抑臣來蓼蕭湛露之休風遠矣然漢治建元元封之間諸侯猶不次召見天子皆有以語之而試其衷漢之吏治所爲近古

國初天下郡縣述職者

上皆面詰之載錫之燕故

二帝之隆吏於土者不敢欺其民事於民者不敢隱其上名爲須知吏知其民君知其吏也今

天子勵精圖治責成守令振前此端拱玄默之風遠方觀風屬治之吏雖賤得持一函至無不得近　天顏誠千載一遇也第召見之典面詰之情自宰輔大臣至風議百執事咸欲舉行吾郡蔡侯當入　覲抱績而奏之率所職以述其能值玆維新之會安知

明天子不召見詰問其政於前乎夫侯清白之操炯如白日循良之政藹若陽春所謂豈弟之德百姓得見之　九重之上不見不知也其些

直而温偏黨不盭於皇極其體寬而栗好惡悉
本於天常所謂樂只之度當路諸公得見之
九重之上不見不知也假令自內持一紙於便
殿召侯入對將自述其能乎意猶謙謙不盡其
能乎夫敷奏以實考政於素先是劉生自代北
過郡中一日侯向劉生曰吾之吏爾土也三年
矣若知爾土詳乎劉生曰魚長於水不知水人
居於塵不知塵吾誠不知也侯曰爾郡漢東之
國隨爲大應山隸焉是二地近北冥阨之險彈

九可塞桐栢之峻慓悍之徒時肆竊作吾以威
鎮之自是掉臂無事然吾得李子而隨以洽礦
寇不掠得龍子而申人不敢南牧於關孝感北
枕申羅南匯漢黃諸巨浸烏合之衆飄忽不常
應城古騷邑也西南接漢沔流是爲顯陵東道
吾以德綏之而民免魚鱉旅舍無告匱之虞然
吾之洽孝感也以生養而拊循之得劉子應城
之洽奔走疏附得衛子獨安陸介在六土中罷
下爲甚雲夢次之是二邑且小其土确瘠其民

呰窳數年之間吾一意節省之然以安全而蕃
育之左右支吾甚難乎戎子矣雲夢吾晚得甘
子而煦乎雖罷邑無罷民此爾郡大較也至士
生其間吾無分於遠近無擇中外皆令興起彬
彬爲楚文獻重地卒之吾郡庠稍多賢良焉豈
承風嚮道回首追之吾無私焉爾也劉生聞之
作色而前嗟乎侯知吾郡深矣甚治理矣未幾
六土令謀所以慶侯之入者劉生曰吾何言哉
天子即召見侯即入對是可以述之無嫌自暴

矣令吏於王土者不蔡侯其人寀蔡侯其政吾
何憂蓼蕭湛露之休風不可見哉于是序之投
諸侯之行李

　右轄林公左轄粵東序

兩粵自昔王文成用兵以來是稱肅清粵西古
田平後大猾以靡獨粵東瀕海穴山猺獠溪洞
之屬時竊作難討已無上豪幸下豪如腐鼠游
窟中耳
聖天子神武振盪七載于茲賊黨畏威吾中國

家舉豐諸紈袴細人厭兵之會餘可洗兵潢池弗用獨惟烽燹之餘燼未盡撲滅民間瘡痍未盡起如瘵人者長養而生成之是所難矣是年夏六月以雲南右轄林公左轄粵東公起家庚戌迄今三十年生平事業半在雲貴間今之粵是　朝廷所爲望公長養而生成之意獨至也如是哉雲南去粵東稍逶迤然粵西界滇與東通夷情無二公籍興化莆田閩廣之交是均炎方公之宜于粵也諒之矣夫粵夷情在愼密忌

張皇百餘年軍興所資急取辦商旅稅縣官用度大空是故急在轉輸而根本在拊循余與公游二年所見公沉毅毋譁遇事向貴人或竟譚罷不出一語至關利害得失故事在封疆譚津津終日不欲爲右疑于貳而實並爲左疑于專而得兼公右不侵官而時出雄斷以左右長者渾如運一已手是故人莫窺其胸次公與衆譚甚和而接下甚莊操下不爲束溼薪而卒不爲謁人莫可假以辭色蓋自在貴陽洎滇如一日

部中神明之是故人莫窺其行事公所至圖書數卷行李蕭然滇貴皆所嘗試習諳竟未見公明言張侈某事吾所習曉某地吾所經歷而下訊民間疾苦誠若世態江河一日不倖一日者以此拊循或有事佐軍興也是故人莫可撓以緩急先是　廟堂念滇粵近既以滇驛察張使君漸江往粵東參知公再首借儼然抱玆胸次行事以疇彼緩急作我藩服領袖諗玆往固聖天子意哉惟公之伐哉然公林氏出七閩望

族自昔十德之門至唐盛於閩無踰於泉州莆田公先大人謙谷翁固嘗廉訪粵東爲嘉靖中事持威稜不阿權豪家粵人至今心慕之幾何而公載以左轄至粵東人思廉訪不可得得見公豪猾者靡餘燼者撲滅瘡痍者起曰吾廉訪君有子且至矣昔唐元稹有言近世勳盛汾陽西平猶不得繼世並顯而田弘正父子俱擁節旄拜節度使信斯言也宜莫如公則又何言乎王文成之烈也哉

徐公左轄江藩序

古者方岳諸侯得專一面拊循教化兼所治而佈之民出則與冠裳之士摳衣問道于前陳禮樂說詩書優呇涵養以洽其心退條其紀綱而恕縮之修法令明治具閭閻翕然相生相養于其間而凡民俊秀又以時烝而迪之彼其士民胥慶道德風俗咸歸于一何往不繫人思哉今之稱方岳諸侯者不然膺旬宣之寄職專錢穀即有膏澤下於民必下之郡下之州乃達于邑

其冠裳之士與凡民俊秀子弟得望其風釆遠矣乃職司教化者隸在督學使其爲督學又止校其藝于優劣之序㪍造就羾入之方程其度于歲月之疏罕瞻依親比之益面則傴僂奔走唯諾于其前背相與忘之矣朝秦暮越今日函丈之徒它日傳舍之客其分愈隔情愈離欲如古諸侯相待一體所在繫思嗟乎難矣毋抑存乎其人也哉古之治出於一是以道德風俗歸于一今之治出於二然吾以隨在一人耳人一而道德風俗自歸于一徐先生以山東右轄叅續來

天子之庭當其來時齊魯士民攀轅臥轍者不知其幾今擢江藩左轄去江右飾文尚儒之鄉道德風俗居今首稱顧先生嘗督學司教化于吾楚先生之爲教也不外優劣以校其藝而造就爲多不外歲月以程其度而瞻依者衆楚鄉貢士劉某阮某車某韋某爲先生烝進子弟嘗計偕之期悵不返先生保釐吾楚也相率謀贈言

于劉生劉生曰吾謂治教分而一之者存乎人今見徐先生焉先生當督學時吾嘗見于郢中知先生詳請道述先生之爲人先生氣清而神勁外撲而中精初聆之儼不可近坐定怡怡然不覺入肺腑中非禮事一毫不可干其眉睫而人情世故未始不達居今之世有如先生確乎古人風致也我思先王命官司教不越乎直而溫寬而栗之數言至其亮釆有邦亦惟此直溫寬栗之德衍爲九德咸事在官蓋職異德同也

易有之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欲知先生江藩容保之政請觀楚士之教思

郡伯盧公陟閩運序

一峯盧公蓋嘗奉　璽書論獄七閩云七閩瀕海倚茫洋漂泊爲奸劇于寇伏于水本稱下豪廼其猾則巨矣中亦不無蚩蠢疑似可論報者一峯公奉揚德意旣巳宣布汪濊諸所伸理又殊不蹇閡司寇法

天子怡然嘉之隨以課最出守吾鄖三年鄖徧

楚西北自昔同姓諸侯王國圯吏食其土朝出而聽政晝受投訟牒入午猶得攤書臥紫荆山下夕無犬吠之警以僻故稱易治何二三年間意外難作吏捄東補西不給治境以内外而從

天降者留爲不虞亦反出劇郡右耶廼得吾一峯公調停支吾内杜紛挐之口外聯疑貳之心下以率僚佐而上不失公家意旨簿書期會亟於星火公率以從顥條理應辦事去而寂若無事者公之才是稱方不踰軌圜不破觚矣公以庖羲學辛酉摧倒兩浙士成名乙丑名收春官浙士如公文學疇能踰之乃公所爲吏治又如此

天子重念七閩因思鄖大夫試于閩輒閩效試于楚輒楚效爰自楚取而之閩運夫刑名法律錢穀水鹽一事也公不難于刑名錢穀顧何難於水鹽我思唐虞盛世命官惟其稱不惟其人臣受若職事無巨細難易精粗甘心焉終身服其官無它志要其成率以此論功論官是故皐

陶論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卽公昔所論囚七閩職也不得謂之難禹受命荒度土功導山濬川至青州貢鹽絺上古譚鹽政者始此特其時不以鹽命官耳公今之閩是管子劉向所取成功烈者公之職固禹昔兼之也不得謂之粗十二牧惟時亮天工今之郡守非昔之列侯所爲牧民亮天工者乎則公今之巳試守事也不得謂之細務自昔唐虞以陶以禹以十二牧終身各膺其一今公以一身徧試諸艱公才遠矣叔

季之世賢才不得其用用或不當其才乃稱驥
驥伏鹽車走九折之坂
天子方銳意吏治日夜跂望太平有如思大夫
試閩閩效取而之閩安知不思試楚楚效又取
而之楚哉矧公刑名法律錢穀米鹽既已徧試
獨文學尚爲積而未用則謂公起家雖政亦可
嗟乎爵祿者富貴之媒也性行者受享之實也
公爲人襟懷灑落無壓墟氣即日親吏事曾不
爲沾滯芥帶狀與論往昔酬世故豁如也公不

爲事累故可試以事不爲世故苦故可備嘗世
故則公又可自信諸心矣公僚郡貳劒州養素
羅君以公舍人治裝急而羅君又甫新下車過
劉生索言賀也爲序之

盧封君八十壽序

歲在辛巳冬十月二日鄞鄭水西盧翁壽當耄
我郡伯一峯盧公遘陟七閩歸得偕季君與諸
芝蘭芸孫競效愛日之懽于赤堇翠巖山下郡
人榮之不爲一峯公慶得官而爲水西翁慶上
壽也曰是天假之會一峯公思慕所積爲感格
爾不者何適與行會哉郡薦紳大夫士群屬劉
生言迺一峯公亦以歸而得偕季君與諸芝蘭
芸孫藉效愛日之懽也亦以有言必出自劉生
爲可以少祝翁劉生伯燮曰余盍聞諸先考功
兄云考功兄與一峯公結駟聯轡于嘉靖乙丑
是爲襟帶兄弟之交自一峯公奉 璽書來吾
鄞三載問公惟膏轄它出則已吾鄞故稱僻壤
無事事公掃却簿書日出問民間疾苦與人請

命駕則必考功第云考功兄以奉吾母還部牒
予告里中一峯公亦動必稱太翁兩人者交相
勵忠孝之外無辭矣考功兄爲余言已卯之歲
公曾奉太翁祿養於滇水之上見翁修幹頎姿
耆顏鮐背飄然物外風致翁夙飽諸家學通於
技尤進於道所著醫學要訣金陵市肆紙貴別
有痘疹一書一峯公用之梓於鄞後樂堂以保
吾赤子養生家稱躋斯世仁壽之域以壽其身
則翁壽若有所本問所以日用翁素不爲肖家

筵磊落自愉快其天性然也性喜書得楮大夫無論盈寸之幅塗必盡其意與所到不拘拘於諸生家鍾王忌諱曰以寄吾趣而已翁外無別營神運在筆心與俱留兹翁壽固有所在至究所存主翁平生無大忿忮不平事學人終日事治心不必大拂逆卽錐刀之末少不如意剌剌達旦不休翁懷坦夷自一峯公爲里巷童子時少多恙蓋廿年始遊庠序恙在襟喉間諸家望之卻走翁手合劑餌之劇爲神異之膏不再三

傳麾擲不用嗣是一峯公舉賢書于浙浙學者甲於天下公輒冠翁不爲喜踰年對公車成進士第迨宰兩邑中稍困爲郎翁不爲顰蹙以兒女子狀責一峯公公起家西臺翁膺西臺幕封冠冕峩然翁亦不爲喜翁賢於人遠矣翁之壽本諸天要亦有所自致哉翁大父一齋叟昔在省闈以事杖于廷後歸老于家逾耋而益壯大父之父亦逾耄近耋翁之壽率本家世矣一峯公兹歸偕季君與諸芝蘭芸孫稀驊騮騕爲翁三祝翁拉太夫人上坐持觴捧腹大笑曰佳兒佳婦是從何所來哉以傳於甬東徧於越亦大稀奇事彼鹿門翁萬石君家事固弗道矣蓋一峯公甞以謂余爾歸何大徼天幸乎畧其餘事卽爾歸以壽爾太恭人爾兄弟雙翻㛹爛於庭幃人間事無踰此者是稱異數　朝廷之恩不可不知也余對以父母之年亦不可不知也惟是得公之一言以爲榮公爲余言之蓋余母庚辰十月九日屆七袠公兹歸取道七閩水西翁

是屆八十亦十月爲期且逾八十未艾也公縱以父母之年爲對是　朝廷之恩不可不知也固異數中之異數矣

鶴鳴集卷之十七終

鶴鳴集卷之十八

明楚劉伯燮譔　吳將以忠　閩鄭懋洵仝校刻

序

西事帖藁序

劉伯燮曰以余所耳孰及足所涉歷四裔情狀不同何啻徑庭哉昔轉餉漁陽詢之故老及戍士卒大較苦屬夷之爲梗北平而東遼陽而西故邊虜于神京爲肩髮每起呼吸間以故譚者慎之戴度紫荊入浮圖峪望雲中去天咫尺南

山而北川原平衍虜晨發大漠晡迫市門甲馬不及整巳倉卒肆志去可易視乎哉多其堡寨厚其芻糗盛其材官張皇之而不爲驟且擾所以實吾背也鴈門爲劇太行而西差緩矣游秦邊五載番虜狀尤可更僕數神木直逼虎穴柏林諸砦舉河以南地孰非戎馬素藺者朔方賀蘭山外連金城武威酒泉張掖諸郡實枕松山河湟之間宕昌武都番以百千萬種犬羊憑其顛及下視我邊人數苦之無朝夕得解嚴者以

耳目所覩記遼左薊門秦西晉北諸謀臣策士于是爲密至滇事則不知之矣初余至滇人言沸地騰日以數至莫解所從來居今又若寂然無一警者問余以試事上傅南渡蘭津詰土人指點以三宣八百車里緬甸所向背嗟乎遠矣東虜勢煩軒黠陽和迤套迄西海諸酋率聽制於俺酋一呼騎集滇西近所喧傳惟莽勢单弱又苦與諸夷卻動肘其後此爲勢不同虜強大善包戰而最狡狠子野心不厭殺掠番寖寖以

盛與虜鶻矣馱騠騊駼鳴鏑命中莽脆弱毎身跣足所恃惟象而象不能致遠此爲力不同北地早寒飲酥酪獵獸以爲食居隨畜牧轉移西羌處岩菁棘苴藏十不一孰貧無以自給故羣肆掠西南珍奇之玩無不產緬中宜五穀桑絲文繡闌干細氈桐華潔白非其迫於饑寒此爲欲不同至人情微俗西北自款塞來遂以輯寧始則人無完膚得苟其五官以苟生猶爲倖免永昌而西商賈於市農恬於畝士游於黌序何

知有蠻此其俗不同然則復何事哉鎮靜以居之小有警報俟其自定審勢慎動而將吏之以時督也邊兆之以時貯也城壘之以時完也慎調遣謹偵察不隨彼喧寂以為我緩急茲帖兼中俱備之矣特為道其情狀不一者如此

春日紀遊序

昔謝長公抱青山癖每有所陟必入幽窅雖累巘莫不盡躡著屐徒步陟則去其前降則去其後大雅哉靈運之胸次也顧登高作賦授簡稱

雄不無待乎其人豪如太白登落鴈峰恨不移謝朓驚人之句來問青天嗟乎白獨難於朓也哉余讀盧廉訪春日紀遊諸什因以見廉訪也已是日遊覽之佳語具廉訪自序中武定守辛君刻之以問序於余夫太華羅刹誠勝地然唐宋以前諸名公不聞登登而不載籍見者諸君知之乎滇徼外地自昔莊蹻略定屬楚而縻以虛名漢武侯力通之置益州永昌越巂三郡擒剷搶攘之秋干戈未息自無登眺臨賞之暇以

故滇人相傳如金沙之為不毛闌滄之存古渡牛坪之餘春耕大小諸葛堰之餘水利以至名諸葛營者在處有之而名山勝蹟則尠焉唐南詔未喪師之前不可聞最後稍稍置亭障起壇場多酋長土人居之華人士罕至者宋屏之斧外則吾輩茲遊又有出唐宋諸名公之上非朝廷威德　國家福利將見為人跡所不到而山川亦等蒿萊矣彼山川信開色吾豈茲遊詎不壯哉是可以紀也若夫上下周遊及還嘲詠

謝公之興不待余言所謂驚人乎矣

金臺紀遊序

余孤拙人也居靈宮年餘交遊最寡日惟攤書臥閑操楮穎從事古今之後了如在野中夏初得交于烏程李彥和氏沈元明馮子漸二氏又在交彥和後彥和性簡而言訥交遊亦寡不意繁華披靡中有此人焉既定交而契之余躭跌跏竟日夜向達人前輒趦趄足不進將以余性僻彥和亦恥言世利絕無俛仰傴僂態余比年

斷酒彥和爲余開涓滴向他人不欲飲也彥和能飲復厭沉酣向余則忘其所自矣以此厚相結往來吟詠間遂不覺篇章之富彥和因出冊命余彙書之題曰金臺紀遊彥和優于德尤長于才與余應里聘俱十三年前人世故更涉不少矣念惟此優游散澹景何能久得無何浮沉聚散人各一方滄海雲山倏焉變幻金臺之遊何年復重紀乎嗟乎冠冕之崇卑心神之顯晦是余與彥和口不言而自信者今姑弗之論矣

鄉約纂序

侍御帥公按滇未踰月首慨然軫念曰爲治以正風俗爲本滇俗未盡淳美督學使其盍修鄉約諸款以移易之劉生昔家居與諸社長游及仕秦五載前後凡幾砥行卓哉移風易俗無踰此也爰採孝順事實爲善陰騭大明律三書彙集以覆之屬藩司梓行序曰約行於鄉而法正於國自昔唐虞論治稱不犯於有司此曷故哉毋抑聯屬而要約有先之者矣夫有司之所執者法也法不明則人稱闇法明而不行則人稱慎明而必行于有司得矣于吾民何足是故明而不與之盡明行而不與之盡行以猶存渾渾噩噩淳龐沕穆之休風者莫如鄉約茲道也古道也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然則于民便矣于有司之法何夫有司任法而法亦有不能行者竊多厭苦之滇徼外地也亦徼外俗也祖宗徙兩越三吳之民以實茲土故今俗埒中州然始也以中土之俗而變夷徼及其久也夷

徼之俗亦能漸漬于中土之人心故今俗雜夷風夫殺人者以貨貝抵讐人者以兵戈報居常而一言不合則按劍而起茲其俗土官家至今踵之而華人于漢法者亦動輒以邊徼爲辭嗟乎難矣是故潛移而默易之者無踰鄉約雖然鄉約之權重則有司之權輕使有司得制鄉約而不使鄉約能侵有司是侍御公與余往復揚搉之意也則又存乎其人也已

家禮纂序

侍御帥公既刻鄉約纂已復命余以家禮纂將
並梓焉且屬之序嗟乎侍御公之念殷矣夫大
學之道禁於未發之謂豫常人之情嚴於將發
之謂約待其發而後約之不已晚哉譬之止水
者潰決既至併力隄防亦有能捍禦於將然者
然不至於大壞而極敝者幾希是故禮也者禁
於未發之豫也吾嘗靜觀人心坦然平者體也
乃或有矯警拂戾而興者淵然澄者體也乃或
有跳梁跋扈而逸者惕然感者體也乃或有狂

呼鼓噪而動者當其興而逸以至於過動而偷
不自知何也凡以血氣心知之欲有以勝其天
然本心之良是故必有禮以豫養之爲之文物
衣冠所以消其矯警拂戾者也爲之跪拜揖遜
所以降其跳梁跋扈者也爲之哀戚惻怛所以
惺其狂呼鼓噪者也如使酒者當其濡首而戒
其飲也誰則信之孰若制以三爵而勿使多乂
也則自不制於濡首鄉約者戒之酒而家禮者
無酒可使者也是二者皆其要務而禮尤要也
玆侍御公以禮爲治之心哉余也寡道術不足
以與滇人士相長幸而有侍御公者澄清一方
加意弟子員是故不避而序之俾諸生有以立
於禮

栢臺覲士録序

直指使行部得持斧覽鏡博士弟子員所卒業
時賞賚焉蓋激揚之一端云載在 璽書非可
已者巡按雲南御史帥公既竣事以諸按士卷
授推官趙君楷讀之趙君已編輯成帙謁督學

使劉生曰是集與南中歲比上録可互相引重
矣嗟乎士之處世遘知已可易得乎哉一玉耳
遇其人五城僅當一觀苐遇曾不免於兩足甚
矣天下之多向隅也顧周之津人得寶珪於河
上以鬻諸市化爲石津人雖得玉津人能保其
不爲石哉蓋余自入金馬關來凜凜弄踰歲月
不下睫得士幸若斯止直指公舉網悉羅之既
爲諸生幸已又幸其不即化爲石良不謂遇乎
哉直指公精明博大所向威德交相用于玆青

矜尤其深注意卽窮鄉絶徼昔人足跡所不到者無不到以故人爭嚮風焉茲行赴天上天子聞御史萬里來御便殿賜淸問滇風俗若何直指前悉敷所按轡狀徐當有以及諸生矣第余恐寶珪之一或化爲石也

蔡侯與士録序

蔡侯以地卿來守吾郡一意興起學校每朔晦視學必壓面廸每季杪校覈必精得經品題者以侯之見知爲幸郡士若未盡才第其志多嚮

往不苟下人自侯興起之無黨塾無會無會不奮且躍勃勃也劉生自北歸覲郡士驚且駭何速肖至是乎劉生親故及所嘗從劉生遊者過道侯與起故不置口于是安陸戎尹謀卽侯所校士優者梓之劉生曰古今人豈甚相遠哉今人率多慕古罔信今吾誰與言政乎古今稱吏治類多漢余嘗考漢治以河南吳公爲第一及考吳公所拊循化導不數數見惟舉洛陽年少賈生爲首政夫生誠才一奇耳今蔡侯所與士自附郭以達傍六士寧獨一奇哉彼以一奇且燁然爲吏治首稱如吾蔡侯者當取何階寵異之哉矧侯所拊循化導歷歷如此差乎古今人不相遠矣然吾觀吳公所與起賈生治安策過秦論諸篇多輕忽肆志凌厲一時若不足當一眴識者惜之今蔡侯所與起士諸録咸溫醇典實各成一家語出而翊贊鋪張何耽才使氣之足患哉夫士未遇時患有司之不知有司知矣患已無稱塞地自淑其身益充養其才以不負

侯知遇之隆是在諸士矣

日程序

余昔得東萊日程倣其所著日書之一切登記焉久久厭苦之匪直登記之勞卽晨而授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無寧晷且無暇日也庸役心于登記乎哉今來叨籍仕版于時尚投閑散地輒有詭晦朔迷節候而不知者晨起必矚左右問曰此何日也晝出而忘之矣噫嘻廼知古人緣日限程之意遽爲庸瑣乎哉復取登記之雖

勞弗憚也噫害居諸過隙崦嵫不再坌埴紛拏鞅掌隨人凡登仕版者莫亦猶吾也矧膴且冗者有志競日之士相與遵之當無庸問日于左右矣

邦政條例序

古今治理醇懿無如漢元朔之間創博士弟子員首置掌故嗣是號中興其臣當上意者觀故事條漢興便宜行事而已彼其綜名實獎起事功一時政事文學法理之士豈不褎然能出已

見者建武永平以後皆章脫略臨淮尹以習故事見用郭尚書在事六年㽞曉練達後生小子著蔡之老成人所重於時尚者典刑文獻之所在曰自有肺腸云乎中丞王公文學藻蔚幹理精深閎密在事踰三載東夷如儂如冊僕西夷如緬素為滇猾下如木罕率騈首奔息無半塵之颺坐何道哉及覩公所刻邦政條例老成人典刑具是矣條例明故事也邦政司馬法也滇僻萬里外藏在樞筦者武胄無繇覩記即夷羅土司見之尤絕尠公併以近代例續之流官漢官例什九土司夷人例什一嗟乎今時貴人綰符秉斧鉞來于衞所員直奴隸視厠役鞭撻何言金緋土官舍目又直犬羊不與我同類耳夫明功賞時眷襲重封誥杜抑塞實冠帶免叅駁者夫非 國家故事哉謂當明習不可乎公所為坐致太平無事者以此公所刻別有行蒙西事帖蒙率本彝憲不私所肺腸是皆可為例矣

常熟錢氏續修家乘序

夫一國之興必有名世一家之興必有宗老謂所從來之自偶然而已乎哉錢氏自武肅王以來世積忠厚歷十二世千一朝奉隨宋南渡為入常熟之祖十九世柳溪寬始修家乘二十一世友蘭㦗年重修之詳見舊序中無論二十二世至虛菴玄覽嗜學不干仕進獨于家乘致意焉公舉子五長道行已未進士早世次道充乙丑會試與余登戊辰羅一甫榜二甲進士除秋官尚書郎自友蘭迄虛菴垂二世中間甫三十

年而族黨益繁聚者莫可辨詰散者莫可稽覈噫良既盛矣因即舊乘謀續之道充子過劉生問序焉劉生曰人言無盛不衰無盈不覆以予觀于虛菴玆舉豈不信族之大也有由哉累世之基成於一人亦隳於一人所貴維之者衆而守之者專也夫黃河之水起於崑崙其源何遠也自積石至龍門若力有以束之而後逶迤萬派至于海非驟然致者扶桑木之在海上根荄盤錯託處鍾靈兩相扶助實有資藉以爲生者則其枝葉鬱隆摩層霄而跨大海有以也錢氏之族自吾虛菴出益衍益盛矣蓋天地間止此氣數取而用之其享在人厚者敦之可以不薄深者濬之可以不竭繼此而復有虛菴若人者時事修集務俾聯屬以成其身何遠弗燭何族之弗昌凡玆錢氏其尚知水木本源之自哉然自千一至昌宗分爲鏞珍二枝後各以數百計廼柳溪友蘭虛菴俱出珍之一枝其雅意睦族深以家乘或墜是懼合先後同心焉至吾道充

子好修自樹益振起其家聲則謂水隨千萬折而皆東木獨南枝而受氣最先者非私偏也因附之以告其書繁簡疏密較舊乘何如覽者自辨之矣

奉　詔寧親冊序

夫忠孝不可以兩盡乎哉盡之者臣與其盡者在君顧臣可自盡君不可必與其間毋抑有機乎存乎臣之所自盡爾右納言滸東張先生初掌兵垣擢提督四夷舘以六年陳情乞歸省
天子許之得晝錦歸先生之在瑣闥也適
先皇倦勤之末年諸務久弛　廟堂銳意清理如河之既潰直求塞于入海之口識者難之
今上踐祚以來庶務聿新南北夷虜頻事變動人情盼盼未定如天之將旦而作事者坐俟其旦也先生身處兩朝之間值先後多事之際勵精從事無所疑畏上牖君心如轉戶樞下拯邊患如止沸湯中發百官之邪正如持燭照先生亦自謂吾可大行其道而中外想見其風采恒

相率愕問以爲先生何如人者
主上聞其名敬禮其爲人非一日矣以是歸省
之疏朝達而夕　俞之蓋
主上諒先生之忠因以成先生之孝者田史氏
偕及門士謀爲冊以紀其事屬劉生伯燮序之
劉生曰今人以功名故去鄉里遠庭幃旅食京
華其親在籍朝倚門而暮倚閭搖搖然盼睞孰
無歸寧省視之志哉顧職業所繫不敢輒請解
去　俞允在君上孰能必之以是知先生茲行

真足紀也余小子燮夙荷先生容與之雅邇叨
右兵垣更得讀先生前後所爲疏無慮數十上
而皆忠義激發聖人云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
于立身余于先生之立身行道嘆服其有不可
及者先生今官南中提督操江名位固且無涯
姑卽事序之以啓諸公之咏焉爾

至誠感夷冊序

萬曆丙子秋石公總督陝西軍門之第三防虜
孰知其名先是河套虜舉衆西掠𢊍剌以隆慶
三年去今稍稍引還虜酋長切盡黃台吉自西
海來傳言欲見軍門謝軍門不爲然旣旋套覩
穹廬生聚無恙亟言欲見軍門謝軍門不爲然
會淸水營市開寧夏僉憲解君某董其事市罷
切盡前備陳欲見軍門謝狀解君詰所以故渠
言數年虜衆賴君門生全云云解君反白軍門
軍門亦不爲然乃于八月廿一日切盡率其女
弟幼子及部落以下若干人詣長城關叩求見
怱迫聚軍門命防秋道梁君某同解君暨寧夏
總兵官劉某乘埤標下遊擊張某出關迓詰之

意甚懇欵衆且肅諸君備白軍門軍門許之衣
吉服勿設備張蓋坐長城關樓上虜俗以手加
額爲禮重則卸其胡帽無加已至是切盡膝行
前一如中國禮長跪下拜不敢仰視因獻馬爲
謝軍門取其一却其一因數之曰汝數年西往
何事切盡備陳西掠狀軍門戒諭之勿生事切
盡因陳欲長守邊疆世效外藩臣許之及請印
益封數事却勿許切盡因率其西掠獲𢊍剌俘

見其人面如鐵深黑色已而率一猾儈見詞曰
尋生銜之昨大兵西剿無子遺渠首有餘懼云
軍門許以生全已而率其女弟見爲最賞切盡
感恩已又命其幼子登埤叩首謝去梁君鮮君
曰詩曰薄伐西戎玁狁于夷玆梟其西征之餘
烈哉劉生伯夔曰有然矣有然矣謂非至誠感
夷之微乎虜誠犬羊其性情與人不遠彼附我
以求利我因彼以爲功虜皆空國出即風馬牛
相及有禁招納我亡叛亦可收以爲功曾是勿

事剏自欸塞廣益明習漢官狀數年之間乘以
取爵賞黃金封侯印者何可勝道彼遂輕昂毋
自視中國爲奇貨玆者不取其功即數求見稱
謝榮名也猶然卻之我無意於彼彼志益堅決
語曰至誠動物又曰夷狄有人心詎不信然哉
于是梁君爲之冊命劉生引其端秦隴諸君遞
相發明焉以紀其事

聽松軒冊序

昔有古松婆娑離披于越山之巔虞翁冈其尾將
暎蔽十世龍蟠其形士或附之飛騰振耀於天
衢茲松之爲利益也大矣哉後乃有景山人者
景松上之山聽山下之松築室其傍因以名軒
一聽而愀然不樂再聽而翛然無窮三聽之而
神遊大塊瞑然無聲嗟乎松耶軒耶將孰從聽
耶景山人不樂仕進謂鹿門翁其人者廉訪君
其子婿乘龍人非耶予先大人早世蓋夙抱風
木之悲者爲之引亦聆聆其有所聽聞焉

嘉會世講録序

左轄方使君刻滇嘉會録成屬劉生序之劉生
曰玆刻故事也獨滇可弗講講而弗世乎哉士
人發軔結駟聯鑣而出仰瞰青霄下泳極浦展
采之外冠蓋逍遥輿衛都雅即昔人所歆豔登
僊者孰踰之第未游滇滇阻在夜郎萬里外牂
牁越嶲此獨介乎其間東歷盤江尾灑出入萬
夷而後嶮巇艱楚乃達至巳心灰無復焰矣西
焊以怒江不可犯觸瀾津再度倏爲他人北金
沙陳海炎幻滔天麗江雪嶺咫尺吐番魍魅爲

敵南連蒙景臨元之間愴怳非人類矣祼體文身幾千萬態吾儕以東西南北之人聚而游乎斯處置變化呼吸叵測矧民間習俗半雜夷獠甚而號爲士人明理道者猶然甘心焉動輒以邊徼乞假誠抱經濟思得一攄嘗來安所措手乎哉出有嶺谿險遠之艱入有風壓漂泊之思動有羈縻掣肘之患昔賢如伏波定遠豈不毅然丈夫也浪泊之嗟跕跕飛鳶苦爲心動都護之行翻然于玉門酒泉馳想焉甚哉使絕域之

爲難而共事者不可不之講也茲刻併潘泉諸君凡若干人末以閫帥嗣紀之夫居而無事閭里同井白者白首莫辨姓名適而同航海使風濤繼作雖胡越可爲一家是故文武並別潘泉齊名而後先世講是使君所以作昆海共事之忠者矣

孫先生格言序

滇昆明尹張子志皐刻孫先生格言成屬劉生序之劉生曰余自少游江州入彭蠡從何中丞所得先生水說讀之瘖然一渣不存其川流之餘韻乎然竊以先生之學偏志於物也時先生官臣盧未及面繼入秦從潘泉中挍方策得先生教秦總錄易說諸書讀之充然六經之芳矩乎何精微晰辨若是蓋不離乎六經而深於經矣先生督秦學政在佧年余入關後比先生由中丞位成均儼然爲國學師適

上臨雍盛舉上啓沃而下開導諸生當必有不可傳者丁丑秋余小子釋秦兵遠督滇學式先

生廬得繼謫一帙瑣言一楮即今合併而爲格言者嗟乎先生學渾然成矣何假於物何拾取於人豈先生之學不無淺深而余小子讀之殊覺其醇厚也夫學自江門粵東而來至浙龍山集其成言人人殊孰非澤於道根極於性者自後譚者百起亦各有所見李卦質鄙賣相者言余自見孫先生乃今知先生哉先生粹然金玉不以知識示人身在春風中是爲格容啓口咨聲自性眞流出不設城府亦絕無煙火氣是爲

格性兒童走卒咸知先生不扞格我乃利益我游門牆者幾遍寰中是爲格行玆格言其示人以可見聞者耳夫丹鳥以朽腐之餘當其晦時亦足自表見至大明當空而爝火自熄讀孫先生格言更復何言哉先生諸詩文幾百卷學者罕能覩其全書安得造幕下揮戈盡日讀之玆名格言者張尹意亦余意也

鶴鳴集卷之十八終

鶴鳴集卷之十九

明楚劉伯爕譔　吳蔣以忠閩鄭懋洵仝校刻

序

毅菴石先生總督陝西三邊奏議序

毅菴石先生以萬曆甲戌春二月督臨秦余小子爕時守隴先是檄爕以拾年固鎭之䇿今奏議中首見云乙亥春爕備固原兵事得朝夕秖事先生復以洮階貳番故承乏往署之丙子春旋朝那而奏議刻成爕謹稽首言曰夫敦行者罔浮辭飾辯者鮮實效以先生沉毅之才鎭靜之德玆刻固可覩其深哉先生三載在邊四鎭萬里事無鉅細靡不更剔而釐正之細者姑勿論論其大者如錢穀之稽覈兵馬之訓練城垣之繕飭番虜之撫懲玆刻其十一耳或先事而陳其綱或後事而述其槪中間曲折微眇機宜肯綮先生不言人亦未易窺余小子爕伏任使頗久畧得其詳焉秦故稱陸海東黃甫川西嘉峪關又西南逶迤迄陰平道天下九邊奏當其

四北有强虜西南猾番　國家建鎮置衛所星
碁錯列秦士素稱敢戰以防邊苦於奔命而疲
逃亡過半力充營伍又苦于芻餉之不繼奸人
墨吏潛肆侵盜動以萬計如江河之實漏卮內
則城郭外則邊垣侵尋廢弛先是併力北邊西
羌乘我無備往往內訌我亦無暇詰問至于今
幾不可收拾俱適當先生之時先生毅然以身
任之如覈錢穀有嚴清查議處監收事宜等疏
如練兵馬繕城垣有虜衆內附恭報功完及清

查未完等疏如馭番虜有互市告成酌議西虜
撫賞番賊出沒等疏玆數議果足以盡先生哉
變嘗觀其所用心矣犨奸敢於侵盜國儲法當
號令何辭然居今而考見十數年前經費紙文
案而邊人士苦不識丁則巧者與拙者得無相
半彼之輒冒重典固緣無畏我實掛防範疎法
紀以謫之倉廩未飭稿鑰未明將何以善其後
俾毋再觸網是故或移於鎮或檄於各路或下
之文武小吏則玆奏議中所未載也士不服習

與無士同器不精好與無器同以不服習之士
教士服習卽服習與不服習同以不精好之器
教器精好卽精好與不精好同士服習器精好
而無以養與不服習不精好同是故或移于鎮
或檄于各路或下之文武小吏則玆奏議中所
未載也版畚之勞不類鋒鏑之苦然有今日版
畚之勞然後可杜他日鋒鏑之苦昔之急虛應
者與挽稱者詭冕迭出貴之急其高不堅其深
不固前之告成未幾而後之傾頹隨至矧邊士

斥鹵水泉尤乏潤澤不衆不足以屹成功衆聚
卽市價苦騰踊是故或移於鎮或檄於各路或
下之文武小吏則玆奏議中所未載也虜誠款
塞無渝志然未款塞前虜卽深入無甚大得利
邊窮一也沿邊阻以洪流峻險近套者多沙漠
胡騎不能長驅二也不與之市塞其誠心與之
而不爲節制長其無厭西羌自昔
祖宗朝以招安定未用兵比年債帥庸將剋扣
軍糧往往私和倖免一時之敗以故撫之不爲

恩而吾游民狡戍潛與之通復苦不能禁非大一懲創難以言撫非力絕交通難以言戰是故或移於鎮或檄于各路或下之文武小吏則茲奏議中所未載也蓋先生嘗奏一事至臨發時或削其半若曰可爲者業得經行之無煩天聽也至敘功奏凱語涉誇伐字輙爲芟易曰吾甚疾邊臣奏不以實語自張大者蓋先生性寧一而思深遠行之嘗過其言四鎮事日切經理初不言所經理者何事番虜二夷密運調度初不

言所調度者何處惟身先之是故邊吏有雄負經濟至先生前欲亟力暴著者一伏見而輙忘所有矣人言齊魯諸儒質行若先生者齊魯之最勝哉雖然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若錢穀甲兵城垣先生所行有程度在可考鏡至禦番虜如近日切盡黃台吉之叩關獻忱稱謝洮番喪膽渡河而南階番之輸賦願比業軍蓋皆運之先生之心通諸四夷之表宜別有刻以啓來世非炫目前變請並志之而先生尚未之許也

學孔精舍彙藁序

余今覩孫先生全集矣先生自讀中秘歷游臬洎堂成均來所至門下士據所得及見鋟爲帙以故集時時傳域中類弗全丁丑秋余督學南中到門所訊全書亡有也戊寅清平及門士得備收始備鋟之而彙藁成據人間所散見尚多集中所無豈先生嘗自定之乎集首奏疏經筵講義次序傳碑銘諸文次古風絕律諸詩備讀之大都先生集體直追古人而抒以心所獨到

自爲一家言奏疏似賈董無凌厲激昂之態經筵進勸似衡向多指要切實之歸序傳似遷固無險澀支離之失古風似漢魏絕律似盛唐殊多雍顒淵懿之度余小子燮嘗序述先生格言謂先生言殊醇厚也近之矣劉伯燮曰後人慕古談天風庾幾乎梁苑楚臺上林長揚一過也其所爲藝爾轢横放亦自以爲道動諦關世教試取讀之所得意語直長短家一任俠快耳試令語理道反之身心則口噤不能發一奇彼其

自江門粤東龍山之言不闢則迂相與姍笑之
不知臧與穀縱均亡羊而挾筴之與博塞亦終
有辨也況天壤哉夫人之有言也必根於學學
必詣於道不詣於道者雜學也不根於學者雜
言也野物不爲犧牲雜學不爲通儒權謀士能
道之矣徐偉長曰心不茍願必以求學言不茍
出必以博聞此性情合人而德音相繼也彼數
子者曷甞禁學弗語特彼謂學非吾江門粤東
龍山之學而抑歸之心焉性情之云庶矣乎先

生自少穎悟絕倫博極羣書時已志於道長遊
四方得定性求仁之學於宋大儒程純公中歸
本於學孔故是藁標以學孔云夫孔奮乎千古
之上學耳矣不以文名不以詩名兩漢唐宋迄
乎千古之下漢文耳矣唐詩耳矣至宋理學耳
矣文則無詩詩則無學孰精其傳孰彙其全今
僅見先生焉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恌是則是
傚余讀先生之德音爲甚醇厚是足以視民之
恌也已

學孔精舍彙編序

學孔精舍者淮海孫先生所自盟也悉彙編先
生在泰在鄖在廱及友朋相切琢語時爲門下
士各編摩之以傳至是彙而爲一也故題曰學
孔精舍彙編云劉伯燮曰余自少業舉子聞學
求長卒業南廱僦居新泉精舍上書長安遨遊
周道者十有四年前後不離靈宮以故得與諸
談人學子遊大約今時學者言人人殊總之沉
潛者苦無究竟日端居而求寡慾庸常而專責

志欲何繇寡志何時樹以此爲學吾敢謂非學
哉第不可以言道高明者合下見得些子即是
天機一言之外無言千百言總爲一言簡易直
截以此求道吾敢謂非道哉第不可以言學悟
後者合併而曰本體即工夫工夫即本體時時
靈明時時澄徹時時即道時時即功吾敢謂非
是哉第見也而未可以盡道亦未可以盡學宋
大儒勿論吾明之學前後無慮數十家自江門
揭自然閩與鳶魚飛躍所在爲昭蓋已啓其源

至粵東天理之旨體認爲功動見天則實已衍其派逮乎龍山氏出良知而是更勿後疑高朗闓肆順洞淵深至是實大濬其流然匪自然宗旨無以見體認實功匪體認實功無以詣良知眞境三先生者語不相蒙而義實遞發百世而在吾願爲執鞭可也讀孫先生彙編以求仁爲體以謹獨爲功以合一爲幾語道而天地萬物上下四旁原與我無二體語學而眞際實詣本之身心證之事物原與道無二致語幾微而動靜內外本末寂感絕無偏重獨見之嫌以故在秦語秦在鄒語鄒在齊語齊言更僕未易數隨叩輒應人無不得所欲而去即苦精極研學人終身不能造先生一語盡之矣然吾觀先生豈非天實俾之以西南哉河東而北龍山而東粵東而南自今曰黔南以西孫先生焉吾道大明日中天矣

雲南戊寅選士同年録序

王制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謂今歲貢明經士於大宗伯而獻之
天子非古選士之秀者哉
祖宗時儲養眞才以需世用惟玆爲首選科甲猶或次之逮後伸縮低昂過而此輩堇堇高入貲一等矣視科甲何啻什伯哉此曷故也蓋嘗稱量而評品之廼肩鉅任劇爲寰寓稱擊撼者率在彼而此多拘攣見也刻厲砥行爲斯人樹羽儀者率在彼而此多潦倒態也鋪張注措即鯨蜺狐鼠一接而鏟劃辟易者率在彼而此不自盭左則人相與滮漫視也豈獨上易待之毋抑選士者振起而澡淪之自所弗克耳
今上厲精百職力回古初于歲選一行尤斤斤注意焉定試有期弗克良惟士有罰督學使併與其罰良且獲選即臺省尚書郎弗靳余校滇之明年廼得捧 璽書程功令萃三十學士而選之併補額者二共得三十二人因慨往事之未備選必合合必精精而得之必以激揚遂歌鹿鳴而賓興之謂上之選之者尚爾率易如耶

顧足一涉周行而故步或失矣前途鮮芳矩終矣豈曰沉鬱久而豪踰之念易生鍾簴殘而愴怳之圖遂動格調限而展拓之志難奮吾知諸生必不爾也楚昭王與吳戰北王忘其蹄屨已行王返取之左右怪而問之王曰楚國雖貧豈無一屨哉吾悲與之俱出而不與之俱返矣於是楚俗無相棄者諸生被選而出亦既戰勝其毋忘此屨哉丹鳥之羞白鳥也小可以刼馬大可以景天孰敢以所從來而易之諸生振揚澡

瀹之不已爲　國家光爲主司光是在重所羞養而已矣因其請序同年録也爲是以進之

擬湖廣鄉試録序

隆慶庚午秋八月

皇上御極之四載湖廣當鄉貢士之第二科先是元年會一貢士化紀初更人懷嚮用海內士仰

明天子勵精之所在未覩其成至是凡四試之風移俗易人士帖帖惟

上意所適從矣湖廣監察御史某適司監臨某當序諸首簡竊念某未被聘之先接邸報

上從言官之請嘉納部大臣之議欲專簾內權不令從外制既又釐正文體申飭督學之官每歎今之司考試者專則專矣厥任亦惟重哉頃被楚聘而來某等皆四方官至自楚之四方有梯衡山太嶽而來者度層嶺踰絕巘曾不得肆足而馳至相與誦之何崔嵬險峻若是也有舫洞庭瀟湘而來者萬頃茫然舉目無際浩浩乎

湯湯未濟而駭既濟驚愕道述以爲世所希覯茲非鍾靈毓奇真一代輿王地乎嗟乎士生其間瑰偉闊大之氣吾知非所難矣今茲受監臨御史約束得肆力於校閱之專無制之者斤斤乎窮晝夜衣不解帶目不下睫庶幾乎附于以人事君後矣未審楚之士盡是不也夫

聖天子四載之治視元年敝者咸新新者措制而咸理民心丕變士習不靦元年加盛可乎迺監臨貞以肅矣督學精以核矣文體罔不釐以

正矣某于此復有望焉無抑若楚之山川尚有遺利哉不獨衡嶽綿亘逶迤而下者類多瓌士𡺸生意洞湘浩蕩莫之能禦以至餘波委潤率汩淤無用之場然則精實充養之功不待人乎夫嚮用之具不外道而培植之源不外心正直所以輔其瑰偉也縝密所以融其閎大也雄于氣槩者而精脉或僨詳於規模者而條理或疎是在乎道之聞與不聞辨之心而已楚之先有倚相研究墳典爛然博雅君子矣或失則誣靈均命意騷賦𤅢然一代孤忠矣或失則過千載而下道州大儒出焉揭太極通書之旨遡危微精一之源說者以為孟子之後一人而不遇其君今諸士有

聖明為君以載筆謨烈可為之鋪張而不流於誣以陳力事功可為之表見而得免於過獨其聞道自得之心是在諸士謂不遇其君乎夫今之國脉在楚治統之所在也治統在而道統何事他求精實充養以居其瑰偉閎大令今茲之

舉視元年首科有光焉後乎此者莫之能過有茲録在可考而證也監臨與某等有司得人之意不籍是少慰哉是舉也某某例得備書之

南中歲比録序

余自結髮譚時藝蓋已厭苦之云膠東相豈不嚴然儒者當其時已有諸不在六藝之科者悉焚之語千載而下其可付諸祖龍者何限哉士當弱冠剽掠先達人剩語取高第出而已列之曲刀裒然盈箱帙命諸青衿曰藝矣故吾以時藝至今時濫觴極也隆萬之間幸而有歐陽脩王師旦者出一意紬靡薄稍稍就醇厚可喜取迺余復有茲録重為士人詬厲何哉滇僻夜郎萬里外諸弟子目不睹全書故宜録士游其間動指新窮寒傳授茲録以俊髦傳鄉之子弟為神相感而易入也故宜録然余竊炯炯乎有見矣文以載道敷奏以言自昔虞姒以來所不廢士丁茲際即有曾史之行欲求表樹於世能不繇斯轍哉不暇遠引

明與人品如河東新建節義如金華科名如□
陵吉水其所言及時藝亦時出人間讀其言不
可想見其人乎彼謂舉子業與搢紳先生不相
當者非吾所謂舉抑非吾所謂人也顧吾以校
士所爲録録者亦既充棟迺紛取而更竄之以
爲某某士之文其人了無出肺腑如今程式之
作秪增掩口飾靑黃於溝斷衣猿狙以周公如
是而出罔效與其言不相應詎謂時藝之不足
憑然乎哉夫人之功業才華實繇天授非可襲

取今茲之録有清者清而短者有腴者腴而靡
者有質者質而俚者有巧者巧而譎者夫非諸
士之溝斷周公乎吾何敢以掩襲行之起而爲
國家興事功建不朽亦願如是寧爲白玉之瑕
毋爲瓦缶之鏤金寧爲杞梓之朽毋爲輪囷之
被繡寧使衆指訾其短於靑霄白晝毋爲掩覆
深護其是於昏夜燕居吾求以不失我而已矣
夫大羹玄酒何味哉　清廟明堂寔重焉不失
吾本眞者乃所以貴乎其尚也語曰傳其常情

无傳其溢言茲將以爾諸士　清廟明堂往茲
録之无溢言也或亦滇之大羹玄酒也

撫滇疏稾序代方左使作

不佞某得使滇者蓋六載于茲焉大中丞毅菴
王公撫滇南踰三載得代去亦且四載矣凡茲
疏稾中所載孰非某所終始其事哉某伏處藩
屛間夂受公心知最深疏鍥成宜一言弁諸首
反覆茲帙無慮數十疏孰非綱紀保釐至計無
一不可爲來今鑒鏡要莫大於東西二夷情郎

公所爲處滇事如理家筵靡不旣厥心乃每飯
未嘗不在得代去尤津津不能忘抑孰如東西
二夷情請得備論方儂夷東發難時公入滇甫
明日耳奉　明旨切責何亟公報代疏固已郎
云招徠撫處終屬長便迨後渠魁授首餘黨解
散以券初言曾不得爽尺寸何見之定且速也
西夷莽酋豪喧傳沸湯火同事者舉以聞　廟
堂且重南顧矣蓋自乙亥冬迄丁丑糜歲月公
惟持一意竟以鎭靜保無事流言愈熾公見愈

確浮報日虔公持日堅由東夷言之公得幾先之哲即始見終由西夷言之公得後發之勝終事不違始遠矣哉過人公之撫滇不可及也不佞耳目得備睹記之矣公所爲撫滇別有帖藁皆西夷事有行藁東夷事附焉不佞嘗序述之以是合併益嘆服金城使者方略狠何之約解仇已先見之與公見東夷何異逮後士願戰矣酒泉太守持三十日糧奏日出兵矣子中郎將卬及客諫且至天子赫然詰問矣留田一冊終始不變其說竟以此收功然則莽酉家又何能奪公見哉兵勍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孰計動出萬全語曰談何容易又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今蓋某與滇人士晏然之時矣公名某楚鄖人召司馬貳去

訓言序

余讀侍御九澤劉公所刻訓言知侍御之以身教也訓言集古今要語凡六種侍御尊人雙堤公手澤存焉見侍御自序中劉伯燮曰余蓋嘗覩侍御盛美紀略及並茂晚秀諸録知侍御世行詳侍御江陵著族父雙堤封學録贈侍御其初隱於市七世祖劉公儁永樂初位大司馬與學士解縉等賦騶虞輔臣楊文貞爭北狩詔四年平定交南置交趾三司封平南伯司馬固辭弗受六年蠻寇簡定反司馬復督征至大安海口颶風起難作諡愍節初司馬之出也解學士兼之及遇害西平侯實迩之而司馬終始不出一懟言後之人于它録中尋其故始得傳六葉至雙堤贈君族有里役之累族且散贈君率族人哭司馬祠下白于當路得豁初有勸其自爲計者贈君卒不爲自身計備茹苦以安劉氏以有侍御諸昆弟若孫今且烝烝起矣部誌稱司馬祖慶積于躬鄉里歸重父益修善夢天降赤幟而生司馬　綸音稱雙堤抱樸含醇明祖烈以振家聲抱遺經而成令子遽偶然乎哉覩今訓言六家所爲勸誡語何莫非反躬實修眞切藥石即司馬正色立　朝北狩之詔一字金石

可以觀忠遇難挺直不屈彼夷奴求一舉手不可得可以觀節解有言曰雖有才幹不知頑義義莫義於死生頑莫頑於夷夏司馬才知何如而卒不聞幾微嚬感意至死不怨同仇者可以觀純雙堤不欲以一身而忘七世之痛可以觀孝卒營里以庇族伏狡儈而動縉紳何烈也是可以觀厚以至侍御傅大精明文武忠孝卽法之所震撼人無不可見其肺腑者侍御之能世其家也爾滇人共覩之矣今世貴人綰符秉傳

行口譚仁義語性命卽勿論世行爲何如幾何能一二見之行事哉東京袁楊二氏並爲時望華嶠評之曰能守家風爲世所貴袁不及楊然此猶兩家事耳陳太丘以正直表鄉閭振家行而四世兩朝時人語曰公慙卿卿慙長猶不無漸替如此彼豈不能世者耶不佞慙無以率先爾滇人士讀茲錄知侍御世行詳是可以興矣

河隴正體錄序

按史玉溪暴公持憲節來校河隴士旣竣取其合式者存之名曰河隴正體錄以授劉生伯燮讀劉生讀而嘆曰茲其人心本體自然之文乎乃河隴士得之難矣哉天下文字集中州大江以南學者萃而習焉長而競持取捷如取之携然猶日講正體而體未必正乃河隴士則處面牆寂無聞見稍稍得所記覩皆天下士人津唾之餘矣矧猶有不得者乎中州江南之士最貧無不厭菽麥而依蓬蓽河隴所產惟燕麥苜蓿且歲無全穩居皆營窟城郭之中强半板屋率

纍以危石何明窗淨几之足供展玩以適得吾體天下士有志者擔簦荷笈出門卽得明師良友以相取正其得之人莫非成之己者而此則限以高山峻嶺西鄰羌戎北邇狂狄目所見聞無非刁斗鼙鼓之聲一二薦紳先生宦遊茲地者又日握籌筭講韜鈐卽有意範士正習亦無從得暇也然則河隴士其得之豈不難矣哉乃今茲刻其所稱正體者固與中州大江以南之士體無殊致而莫非其所詣次獨到之言何哉

茲其所以為難矣嗟乎士得之心而成之習者也心之本體全具天則虛明靈應不落覩聞彼落覩聞者習也而非其本體也中州江南之士豈其誦習之便而本真稍或掩襍繢之靡而滋味亦浸薄此則無所誦習亦無以塗其耳目莫知襍繢亦莫以害其真良而人心虛明靈應之數其郎是具在矣哉然則河隴士之所難固又中州大江以南之士之所難也是可以梓矣然茲刻出而士各得所誦習以競持取捷將不思乎闢見之寂其愼無落彼俗習以壅閼此心失吾所稱其得之難者庶可以為按史公報哉

鶴鳴集卷之十九終

鶴鳴集卷之二十

明楚劉伯爕譔　吳蔣以忠[illegible]洵仝校刻

序

班馬異同序

侍御劉公先是刻莊子義者二已乃謂予學外史氏家其可弗講乎顧子長孟堅二氏今人毀其醞茹其英剽剟裁繢將字截而句肉之分裂四割善能膾炙獨其精神命脉淹合綸擲其誰知之哉爰取班馬異同刻之以示學者以輔翼諸子學以共推戴六經傳儀令學者不失厥本善自旁通於意言篇什之外其必繇斯乎其必繇斯乎劉伯爕曰今世俗學者溟涬粗有所得郎偃然自以為得諸心爾乃攻伐諸家𣦸剔百氏而不知犧尊之在清廟儼然靑黃矣以視木還與琴瑟之跗吾與彼其為溝中斷一也下此則公為掩襲之行意見襍麗本無異於前人乃遂操戈以入其室曰此吾家也爾何有乎是井鼃不可與語天夏蟲不可與語氷嗟嗟允若是

其異同之辨難言矣馬興於西漢之季班起於東漢之間其中同而異異而同同乎所不得不同異乎所不得不異以至同同而異異皆人評之詳矣乃二家言竟如出一手若遂準繩之在列不可踰者何以故書成遂各爲一家言不相仵如風馬牛之不相及者何以故茲其所以見古人風而陋今世俗學者伎倆鉢隙之見乎夫胡人彈骨越人鑿臂中國歃血其爲誓不同而信一也三苗髽首羌人括領中國冠笄越人劗

髮飾各異而其於服一也李廣行無部伍不擊刁斗莫府省文書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亦未嘗遇害知程李二將軍律則知班馬異同矣是書之出也父濵李仁甫大耋元陽氏曾刻於閩中侍御即其本翻梓之仍存其姓氏弗削抑班馬同而弗異之心乎乃所以見古道也顧仁甫少以文名書成未之序余僭序其首乃所以媿仁甫矣

近藁序

昆池太守同安洪君得張太衡近藁于侍御九澤劉公鍥而傳之以侍御公意謁余匄序言藁凡若干篇余讀之卒業見其才氣迥若情思旻衍調格雄成翛然出埃𡏖表若將超秦漢以上人俛而就今時義者大不類舉子業已乃讀淸平孫司成所爲王元澤新傳引又知太衡氏從胡廬山所得莊子解玩之最力嗟乎茲其所爲翛然出埃𡏖表而大不類舉子業也者哉序曰

古今論文自六經外諸家無踰老莊二子昔者尼父大聖人所爲六經文與天地日月爭光而一見老子曰其猶龍乎又曰老子吾師也以仲尼師老聃居今學人士學六經業爲舉子文自莊周入不可乎夫學必有所因而總其歸要在得所統故大人之情性未能自而明智有相萬者無因而能若是乎水師因舟楫坐濟江河出入風濤萬頃而無害使王良造父舍乘輿而疾趨吾見百步而廢矣徐北海曰學者總羣道也

羣道統乎已心羣言一乎已口唯所用之茲非鄴下士哀然者哉何莫不由斯也慱習之爲才綜蓄之爲情摹瀉之爲調調以抒情情以績才甐斯乃名今試捫卷觀太衡藁何嘗一啓口輙步趨莊子語而其情思才調所以逈砉也者曼衍也者雄成也者脩然出埃壒表也者咸自莊子來而若不爲莊子斯其爲善因而得所統也已

金芝冊序

蓋聞黃帝登具茨之山而受神芝圖漢帝獲甘泉之產而作芝房歌此瑞之形於大君者也泉陵女宅有五本連葉之奇雍州李樹有赤英紫蓋之祥此瑞之徵於庶民者也况乎秉憲一方乘驄萬里上則山嶽之動搖下則蝡動之喙息一有所產是不謂之瑞是可以無紀乎哉侍御九滜劉公巳卯春二月攬轡來南中是年當大比不佞適承乏督學政事先是雲南以閟在封疆外又初實闇留作奸者得趨焉雲南故皆夷自

祖宗時徙吳越之民來實茲土故凡隸漢人者皆軍產也軍則易以竄籍每科得士土著二流寓詭附者不啻一侍御奉　璽書力剔之侍御持法不少撓亦畧不假辭色於人獨情所必至宜爲處者亦不泥故常如更板屋之爲石室費幾數百金不少惜廣置舉子號舍膏燭薪水之類必求精實當用諸生中有偶病不能起者揣摩之曲通其藥餌按方技者醫指授者侍御也

疢生有出號於道不怨不取就選而怨負侍御類如此和氣所鍾玄穹爲格秋七月廿九日侍御所居傍靜觀亭亭前有池池畔有栢二株相對如兩童子左株下忽侍兒持黃菌一種三莖上如蓋者三以獻侍御出以示藩臬諸司一時觀者嘖嘖嘆曰此金芝也因各爲詩章頌禱之僉命劉生弁其首越八月廿九日竣試事得太和生王吉人等四十五人一時稱盛此四十五人者盡土著流寓詭附自是絕迹矣先期夏侍

御巡迤東如楊林見天西方彩雲如畫因指左右謂曰今年解額者必西隅生也太和在點蒼山下屬滇正西至是驗云我聞曰黄菌不誕俟於慶雲噫嘻侍御知人且知天道矣

雲南已卯同年錄序

雲南在徼外是稱萬里中列五十三學率三歲錄士四十五人兹五十三學士余得程功令按籍而歲覈之凡兩周則兹四十五人身所華爲文暨心所嚮往余得備論者匪直自今也旣登

選同年例有録羣相率而造請爲文同年洵同心矣余請論同人之義可乎同人上九于郊傳稱荒僻無與同耳今天下荒僻迢遠孰如滇者故此文惟滇當之士初困於家聚天倫之樂結友于之懽不者卽踈屬姻連莫不有投盍之雅亦曰吾兄弟焉此同人于宗之時也迨委贄王家奮身青雲之上回視向友于者投盍者所不能偕矣卽如爾諸士一登賢書結駟聯鑣而出此非同人于門之時乎故有相愛無相違有相比無相失又誰咎也行對春官得尚友天下士合五方六合以內而投盍之友于之回視向友于于滇者投盍于滇者又所不能偕矣是爲同人于野之亨比得時而偶遇主于巷豈遂齊一乎是爲九五先離而後合之同同人崖畧備是矣夫同人之義有二曰文明以健曰剛中而應諸士遵

一王之制操觚搦管爲文自余提鉛槧來見之歲比覆試二錄證之今賢書所録詎不煥然悉

耀爲文明乎而安得以荒僻阻深尚闕閡之也獨剛中之義所宜孰講而覆請之者稱同人矣而猶有三四之羣小以間之彼羣小且强盛焉伏于莽乘其墉大師克而後相遇甚哉同之爲難也故觀于三歲不興之義則兹三歲而一録者同之彼三歲之前三歲之後詎安得不同也觀於類族辨物之義則兹賢書所録者同之彼族類之無盡有不啻如五十三學四十五人爲賢書所不能録者詎安得不同也故知和而不

同者然後可以語同知謹獨者然後可以語同
彼責友爲直比周爲黨燕僻爲私是同者又所
以爲害也惡乎同惡乎貞

雲南武舉錄後序

侍御劉公右文耀武秪彝憲肅厥武試率兩校
騎射優者終校之韜畧已乃得士二十五人爲
錄成惟時中丞饒公保大綏園惇裕薩邊東西
二夷黨息一無事事域中經綏國先是大司馬
奉

上意旨申飭武事惟備萬里知在目前華夷又
安遠近號禮錫宥燮遷茲二十五人申于末簡
曰若等知今日所以進爾於司馬行且惟□賤
天子使意乎夫茲二十五人者已被冠服爲華
裾者固古材官士也有自編氓出者良家子也
有起自行伍者羽林士也有窘迫不得世其官
俛身枹鼓下者羽林孤兒也有游儻昪儼然稱
矜者通章句士也進之何爲也哉曰投石超距
鳴鏑命中三發發鏃取其藝則茲星布棊列部
曲中號控弦者寧少若等乎曰蹶張統健力能
挽彊扛鼎取其勇則茲星布棊列部曲中號脊
力者寧少若等乎曰便捷敏給善自應酬如流
取其智則茲星布棊列部曲中號脂滑者寧少
若等乎夫殺人于百步之外者弓矢也殺人于
五十步之內者矛戟也一能勝十十人即可勝
之一能敵百百人即可敵之故曰勇之于將數
分之一耳然則不惟藝不惟勇不惟智國將以
大將爾也今茲二十五人中有能提十萬之衆

如挈嬰兒而天下莫能支横行大漠中者誰有
能提百萬之衆不動聲色而外捍彊夷内蔽黎
庶全國全軍者誰夫亦在乎素養之志而已矣
昔者淮陰侯楚拜郎中漢受都尉卒以亡去至
設壇具禮齋戒諏日拜大將而奇乃見卒收十
大之功夫非行伍中夫也哉然此猶其駁者爾
滇人士素推轂武侯氏當其瑯琊肇迹隆中僑
寓臥龍之岡已凜凜人間及三顧殷而草廬出
伏節登壇鼎足之業爰定此之謂天下之大將

天排紛糾者不控捲善格鬭者不搏檝能蓋天下者然後能輔佐天下能容天下者然後能奔走天下是故身未汗馬而所麾莫不從移所指莫不從死遵之則治違之則亂此之謂大將腰不勝衣而在朝廷則朝廷重在封疆則封疆重天下無知與不知皆所甘心翹首跂足此之謂大將言吶吶不能出諸口而揣摩當三軍之情指揮定萬里之變以其身繫斯世之安危而初不自有其能不知所以至是此之謂大將無藝

技無勇功無智名而天下之藝勇智皆其至藝至勇至智淮陰武侯皆且帯道矣　朝廷設武科羅士羅此輩中丞蠶厥銳養士養此輩司馬按圖求士行以用之天下用此輩待御及諸執事者愼毖之衷庶幾其有在哉然竊有辨焉嘗險阻者奮勵必大伏艱微者閱歷乃深紈袴之冑其出爾效而起自行伍之中徒隷之下者幸顯巍名於天下竭虛聲者僥倖於外終拗不敗而折節爲雍容揖遜者徒博虛名用之如以磬折施於刁斗之衝齟齬難合故曰百人一卒千人一司馬萬人一將誠艱之也是在諸材官良士羽林孤兒章句生自辨之而已矣辨之而預養厥志可耳

雲南武舉同年錄序

余蓋嘗躬歷行陣云凡將之道莫善於廣心莫害於忌心平居無事雍容袞馬已自相戕遇變臨敵當機遘會兩將相形成功一多一寡奏績一先一後此而心不廣或相猜妨其害且貽之

國家矣獨一人榮辱已乎哉此同之義不可不講也凡將之同先自同其心而後同人尤必審其不同者而後歸於同自昔熊羆之士匪徒以其炰哮奮揚桓桓翼翼則實維不二心之臣不二則一一則自心同而後可以質諸人周之興也三千人惟一心當其時虎賁盟津之會以及羌髳盧濮奚翅三千凡皆一心則玆三千人同而後謂之同人周召同心將相和調弗論自是豪傑有作降驕心泯勝心廉藺寇賈之風偉矣

是故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有事互相辨爭事已同歸於是是大同之道也大較念重國家則一身毀譽利害之念自輕見先已過則在人是非得失之辨自審有忍乃濟和而不同自昔樹大名垂不朽者何莫不由斯也今茲二十五人同其始固必先於一心之同而其廣可至於三千人之同其終又聯屬其不同者乃所以為同而非昵比之同而無疑忌不克廣以害其同斯善同矣

余公自訟紀序

余自程功令來即得余生云生名霽治春秋為文雅健有度其為人沉質不善脂韋心好之屢試諸生中高等已從薦紳大夫後聞南康仰山公治行詳心嘆慕恨不得與此人者游也踰年生偕兄震持公所為自訟紀及嚴司寇誌銘讀之吾固知余生久矣所從來遠矣哉自訟紀凡三卷中皆身心切要語蓋即余時時所自訟者訟之而不能言不欲言皇恐遷延因而匿辟之多矣三覆茲紀意即余意也言即余言也訟即余所訟也媿余有此訟不能紀仰山公代余紀之則茲刻何可後哉獨惟震霽二生震治家以耕督其弟學毋令紛弟心霽事兄如事父毎念其兄學書未成破衣冠不令兄見余嘉震行亦青衿之不隷學霽今偶北日者名南中海內稱春秋家必生矣念余年幾知非近止一兒失學及之此身及家可訟者奚翅種種也弱子不能盡告即告亦不能如生之克世濩而藏之家令兒異日者與生相見庶幾稱通家焉是紀也司寇誌未及採入地下蓋刻于八年後云

別郡貳王公歸里冊序

萬曆己卯冬十二月除夕前二夜德安廢府災時郡貳果齋王公署守事府故同姓諸侯王第自嘉靖甲子冬迄己卯廢凡十六禩風雨與嗟雜見之荊棘中久矣一灰而燼者過半人情遂重自皇皇異論譏起部使者以聞

天子重念廢府恫守者弗戢譙責之部使者仰

承　明旨又念署守者非甚弗戢重與遘會已而慱釆郡父老諸生言曲調劑之公得落職去公貳德安未踰歲署郡事未踰月公爲人清和闓澤雅有古循良刺史風卽未署郡事郡父老諸生心戴之得署事私心相慶幸以徐徐得被長厚政不爲苛苦吾民不謂其遽罹此奇遂落職歸也劉生庚辰春三月歸自滇猶聞人士嘖嘖然稱藉踰秋聞人士嚅嚅然惜載踰歲至今春三月見人士惝然送公歸矣別時各有志擬

南則文學汪生淵等汪公徃庚午時校楚士闈所録士也偕諸生將郡父老意謁予請序其冊首序曰我聞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以公爲政所謂善人爲邦者非耶乃竟以落職歸業非已作逃之不能儻所謂與善人者安在哉以余所觀軼史許武仲與牽犢父之倫必欲逃處高岸深谷絶去名譽倫類而後可豈獨其志行之潔哉必有所畏而逃也則彼莊生孤豚犧牛神龜曵塗之說匪直寓言耳矣古今凡父稱至聖豈

不能自立其命勿爲之拘迫乎于彌子得之不得曰有命于季路之愬曰道之將行也與將廢也與命也公茲之歸豈非命哉然聞之史氏有言身修者官未曾亂也以公貳德安及今人士所爲別公公身修矣則官又何曾亂公哉于是載酌酒與公浩歌別而去

焚餘草序

昔人居諫垣凡所陳列取其副悉焚之不令人知意何忠也矧凡謗如燮者嗟乎是詎知燮所

恒厚幸倍昔人矣不暇遠引

肅皇在位四十五年聖神文武臣下莫及任相之專分宜獨見柄用以故瑣闥一職有朝拜官而夕竄戮去者得落入籍猶爲至榮蓋

上英察而臣却慮賈之有毛舉之嫌已之有立仗之誚事干宮府三木輙加言觸忌諱萬死未已雷霆之所摧折靡不爲碎矣嗟乎捐糜虀粉本人臣常事無足顧忌獨如廑聖慮何盍自余釋禍來世道一清大臣公心體國無復以言爲

諱而嘉奬容納每見於章牘中隆萬之間是稱廓清有由然哉余立朝不逮五百日歷兵刑工三省㪣知識獨幸世道之隆雖冗謭亦得以一言自表見幸免罪譴猶復以刑左出叅陝藩㞷乎增秩賜金居今言路炳朗無復疑畏其所從來不偶矣因焚之而未盡竊自擬曰焚餘草以傳子孫俾得考世非敢示人云

易牖序

昔程叔子自言不及家兄余今辟易遠矣先生十一當官十九家食十一出門十九閉戶蓋自癸酉冬解南銓司綬以來一意謝絕賓客弟子罕見其儀容丁丑夏六月一餞余清樾莊自是足不踰閾中人知其病不知其著書也素言之出以俟百世作者巳卯冬余自滇遣脩兒歸省太恭人余兄弟故起家詩脩兒命之易先生一日課其業至先迷後得主利先生詰曰義利有對否兒起對曰經文信無先生遂日口授脩兒易脩日筆之而易牖成中稍未竟而先生病病

少瘥脩請卒業先生曰兒以吾巳言者爲足乎畫前之易無畫爲眞畫後之易一畫巳多夫易周流不居固期以行之耳牖人之所以行也兒信能行之復何言哉余小子燮敬拜手受業曰夫易聖人之所以安身立命也孔門四教雅言無易過庭二訓詩禮之外無傳至其自謂始曰假我數年五十學易若是則彬彬矣史遷氏稱孔子晚而喜易先生年今五十有二余年四十有九老冉冉乎至矣脩兒甫脫兒齒抑何幸與聞之然此固余家人言哉昔張子厚撤座語門人以易在二程夫叔子易傳之作何如而云不及家兄余小子燮於茲易牖固其所以敬受業矣

素言序

素言上下二卷十四篇二百五十七章萬五千三百五文舊無序小子燮不揣涕泣爲之序曰天以素而成氣地以素而成形聖人以素而寧定天下天不素則紛擾雜揉之氣亂而人物無

以生地不素則滂騰狂撼之質逞而人物無以
戴聖人不素則爭奪攘臂之習成而人物無以
安素者道之體天地之綱人物之命也昔者聖
人出而造化分微言剖而六經作是故易以素
而經陰陽書以素而呈政事詩以素而幽美刺
春秋以素而權褒貶禮樂以素而行中和皇者
皇乎有其素而不宰帝者絺絺乎普其素而
不居王者汪汪乎衍其素而不測周公以之素
相孔子以之素王賢人君子以之素封率是道

也自是有作非勦襲前人之陳言則粉黛侏人
之面目不有其本安所得素不有其素安所事
言先生崛起於千載之後獨契絕學於千載之
前是故屏慮去習一無滋滯忘物遠我一無蔕
帶是爲素心斷耆欲離垒墙而不御空堂與遏
聲臭而不有是爲素行俛仰天眞周旋帝則一
日之內一榻之間齊變化而酌時中程往來而
定槃𧄍是爲素修不辭而責不祿而食以一人
討度六合以一心劑劘萬情是爲素位于是乎

抒愫修詞非爲立誠觸感示訓非以應物佇前
言而非複是謂先天而天弗違詔來裔而非洩
是謂後天而奉天時意之所動鬼神爲徒心之
所指乾坤合德其孰能與於斯是爲先生素日
之言

鶴鳴集卷之二十終

明楚劉伯爕譔　吳蔣以忠　閩鄭懋洵　仝校刻

序

吳先生膺臺奬序

吳先生者蜀內江人也以尚書起家隆慶間歲庚辰投牒天官氏得吾郡司訓司訓凛然諸青衿生之上官不爲卑顧近例以是需賢才額且得再上書金馬門無已則登玉堂搦管承明不則剖符膺　璽書領一州一邑緣經術飾吏治

焉所期待學博先生者寧淺尠乎哉吳先生訓吾郡未踰期以故臺大夫新城王公反命于朝止得從旌異埒以是吳先生得旌異于臺大夫新城王公郡學博先生彰德賈君永州唐君沔陽劉君陳君率諸弟子員過劉生問序劉生曰余從搢紳後得交于內江諸君子蓋皆質行云如吾吳先生者豈不賢如內江諸君子哉內江言學推轂趙文肅公文肅立朝尚氣節爲文宗眉山學者稱之吳先生之學本趙氏吳先生之

先有亭溪愚叟者成化初以發畿府侵盜事直於上迨後劈鎮撫趙廣千戶呂貴之贓忤權貴人旨爲鎖項骨戍山東赦歸隱賢岩下歿且四十餘年鄉人思其德謚剛靖先生見少司徒劉公謚議是爲吳先生之高祖行也叟子節菴公領成化壬子鄉書以叟故終身不仕至吳先生大父靜有軒公推轂襄陽府遇流寇力遏其鋒卒贈知府任子光祿寺署丞是爲吳先生之尊人余讀大司馬李公愚叟傳與敘南劉公靜有

軒誌載見吳先生之爲人又聞吾郡諸青衿生誦吳先生之所爲教以質今時主爵者所期待於學博先生之典謂吳先生玆旌非始發軔於吾郡也可乎而謂臺大夫新城王公得吳先生安得不爲之旌又渠止於旌也吳先生爲人口訥訥若不出一揮而千百言立就爲諸青衿生說經義大言中輒微言中竅人著蔡之吾以是覘吳先生經術遇事緘默不爲事先觸義慷慨趨赴不爲事後歲時餽遺一無問吾以是覘吳

先生吏治漢世重吏治必先經術所舉循良異
等首文學至斷大獄決大疑動引經術傳以大
義所受吏有不通經術者已視事猶授之學以
故漢吏治赫然稱盛今
天子綜覈名實求漢吏治於經術文學之間未
授吏事先試以文學且曰與我共吏治習覩社
稷生民計授以政不致駭愕無措有若輕車熟
路焉則必名閥大家斯可耳微吳先生吾誰與
歸然漢吳公舉治行第一以有洛陽年少達視

其所舉也吳先生訓吾郡如此日者
天子召而入之登玉堂擫管承明非遙矣有曰
弟子誰最賢者吾不識吳先生何以對

中原比士錄序

新城中宇王公壬午中原比士錄成劉生讀之
見其體裁諸格咸備中肯綮而一遵榘矱以汴
比洛以汝比蔡以陳比宛以鄧比潁以鄴比懷
以衛比鄭言人人殊而莫不澤於理悉繇中出
先是棘圍錄士劉生得解韜鈐提鉛槧大比士
錄成出以所比得士比王公所爲歲比士一一
如合符節制子午卯酉歲一大比士於鄉辰戌
丑未歲一大比士於畿督學大夫無分四正歲
四隅歲每歲一比士於郡邑歲比不周者有禁
是故其比士於畿者即其比於鄉者其比士於
鄉者即其比於郡邑者督學大夫以一身比多
士於郡邑由之以於鄉於畿茲督學大夫之歲
比士詎弗重與比乎士者重而後爲所比者不
輕夫士操其佔俾呻吟於家即所爲比其精神

考其行藝者不出於宗耳未狎於野今出自邑
比於郡於鄉既上比矣行各得所比於畿於天
下抑知爾督學大夫所爲比爾士者與余考功
允得與中宇王公偕比於春官余自髫齡從計
部與王公游今十五載于茲公簡重無譁人也
當在宗伯祠司時持一主一后議與當國亢當
國者不能屈行一不義可子可奪孟賁不可奪
其勇有是特立之操而後爲多士比易曰比吉
原筮元永貞无咎爾中原士得所比矣

代壽趙侍御序

余蓋嘗被 命河西云河西介在隴畈出金城抵武威張掖酒泉之間是爲漢七郡之四番虜雜沓 國家以茗篦坐收大宛渥洼之産其風氣慘澹泬寥其人肌色皯黲游其地者恒不樂久之余爲竣事後六年而用吾趙公持斧衣繡衣巡行玆土公大宣 朝廷威德諸羌悉已來庭獨時時中虜患金城武威張掖酒泉間虜列營而居逐水草縱彼騊駼駃騠以萬羣甚而匃

奴左賢王與羌角亦移穹廬屯部落其上河湟之傍舊有間道通兆達南安至南安可窺關中不遠旬日虜屯住歲久得滑我內地諳間道公內播恩威致虜讋慴不敢窺伺睢盱外不失虜輸贄欵塞恍下以惠安元元絕徼瘡痍數竆珉遂若無虜患者

天子賴之爲久其任踰三載從來繡斧使無能歷歲時若是者中州號沃壤爾其時歲祲民窘盜賊中訌余爲廢寢食殫竭心力踰久而後饗安踰年辛巳冬用吾趙公亦奉 璽書按中土至由河湟以譚公與余相距六載時未幾而事若新是旦暮遇之也中州且接踵至矣十二月八日爲公壽期公春秋方茂無待余祝念惟余與公兩地共事惟余知公亦惟余可以壽公中州北接燕趙西距秦晉南連楚東濱齊魯是大不韙虜細不逢番蹂躪眎河西何如者顧四方眎中州爲腹心四方奔走至者繁夥腹心亦大憊欷賴

天子神聖絕馳道之使德行置郵民用少甦如元氣未復何公至而風清鄭衛化被汝墳蓋高撼嵩少卑浹濁河凜凜乎動搖山嶽矣民遂以救寧余並以獲同舟共濟之益以民故是故可以壽公 國家以中州與畿壤一體眎之事率先下中州近者

天子下均田之令就阡陌正經界定賦役田不得漁獵其等戶不得竄徙其鄉身不得閃爍其役賴公至而土地正穀祿均黃口白叟蠕動之

物咸知有
天子恩余藉手以報以國家故是故可以壽公
時方省官兩河土中人無曠官官無曠事賴公
至而文武簪纓世冑以及同姓諸侯王率歛手
就文法司府無掣肘之患骨肉親藩有東平河
間之樂是余所得並以率屬匡北民者以官屬
故是故可以壽公葢公昔起家諸城諸城下青
岱間稱巖邑得公而易治焉諸城人尸祝之後
乃按河西今按中土所至輙著風采是稱西臺

砥柱云當別有傳余獨述先後與公共事之蹟
如此因以爲公壽子夏曰物無得傷閡者游金
石蹈水火可也公與余是稱無閡矣則何言乎
河西又何言乎中州

龔左轄入　覲序

余自弱冠偕春所龔公對公車焉今二十八載
丁玆稱久要矣公嘗有言曰士初出爲諸生當
食祿何名爲增廣生比對春官卽膺秩何下第
爲服在內庭卽尚書郎抗禮長者何折腰屈膝
傍人葢公于是數者杲兼之閎才持左券應世
如影響之隨形聲有本矣公爲人善談論性敏
給而絕脂韋與人處率本中心無城府接下不
爲束溼新人有微過輙掩覆之不喜揚人失遇
事不爲苛皷務在成就安全以故所在人咸稱
曰龔公善我無害有功德于民匪虛飾云丙辰
公登第起家比部諳刑名法家老吏無踰之巳
乃叅藩江右轄在吉安路江右文學之鄉士人
務談學世或猷之公居其地一本質行士人知

公不騖游談相率返璞歸之醇巳乃分臬西粵
粵當多士之秋用兵選愞者或致憒事宏放者
張之太過而拗成功公以實心奏懋績至今士
人比數西粵功爲公屈一指巳乃叅知通泰通
泰屬海防大吏臨其上者率皆揮霍才翔視一
時稱難事而公爲之契合如投魚水以故海防
功尤稱卓犖公自是功德茂矣
天子以公勞於四方最久擢公中州轄之右巳
乃進之左凡二年壬午當入覲行右轄南鎮立

君叅知養初周君以余小子燮與公爲弱冠交知公之深屬小子並其行余蓋嘗兩度游南郡道出公里中里中市兒走卒向余言輒曰我龔公龔公云余備訊之言公事親孝處昆弟和教諸子義方羣鄉人以義無幾微不平言郅作所則謬指而訾之面則服背則諭人言楚人訾窳訾者訕也相尚以口也可畏哉公里中人之言而何獨于公羣然稱之也豈有所要於余哉公所著有招擬指南爲刑名家筌蹄多公比部時

邑曉事是徵才有長春堂存藁録其存者其不存者尚多也是徵學別有江粵贈言江粵人爲贈是徵續然余所大奇公者公郡故相國與公有髫年之識每言公所在地方有福豈不知公者公竟以廻翔藩臬垂廿年不一速化相國知公不躐進公公爲相國知不越次于相國公四子長太學生子識其面次癸酉舉楚圍雄於文大行君是成庚辰進士衆推轂之少子仲安悅悅乎芝蘭之在庭爲余小友公今行入見

天子天子方需耆碩以光化理曰是故相國所引重而能不越次于故相國者立躋華顯綰樞衡有日矣與我庚辰大行君同朝一意奮猷業昔漢天子稱石奮家曰萬石君不言而躬行一門恭謹其在我龔公也哉

代送趙按史竣河南事陟四川叅議序

夫御史者史官也入侍楓宸隨百官奏事得對仗下彈劾之出乘驄馬觀風問俗採四方淑慝孅惡獻之天子非文學不足以與宣序御史攬

轡出按方寓不能使山嶽動搖爲不稱職所尚在風裁風裁者精明之謂也然而天下事苟責其敗易立求其成難御史者獨不惟以成之乎一事而横裂潰出在片言間耳固須渾厚以成之而後御史之職爲有終始已侍御用吾趙公嘗奉　簡書巡河西矣是余所故巡行地也河西西北犄角虜而直南襟番蓋呼吸之間變化異焉非精明渾厚並用不可者侍御按其事且三載侍御濡古而通今沉酣班馬多識奇字有

揚雄之博綜今時士人稱文雅大家爲侍御屈
第一指萬曆辛巳冬十一月侍御按河南至布
章程定期會清沉閣而案牘凜若明年壬午春
侍御巡南陽得其不可問者問之次巡汝寧汝
寧故多大猾公摘發如燭照外吏率投足唾咳
狀無不悉知于是相率檢其牘所由入牒所從
出者以爲或細人希知過妄投狀也而故未嘗
有若人來始相與卷舌稱神明蓋公神飈爽而
氣嶽立發則無不洞其隱伏非有鉤箝之奇也

而崚崚如此遠乎扃鑰關候吏入侍御一一指
數之見以爲莫逃吾明而實未嘗盡用其明士
人益心伏其有體焉夏巡睢陽睢陽吏民無不
願見公且心畏公幽闇者畏公之見復志者望
公之來秋入棘圍取士得周九臯等八十人侍
御諸皆身所經紀而心運量其事諸司百執事
堇堇奉約束有已發而猶莫測所謂迫乎憬覺
始曉然曰意蓋在此也風清弊絶一時稱得人
云此余得之傍覩目擊最眞者冬入武圍得武

士袁際可等六十二人武圍重差次於文事侍
御亦數之倍精當試弓鍵時有健兒取良家子
弟錢半緡諸司在事侍御即心燭曰某健兒取
某良家子弟錢若干緡呼至前詰問之果然驚
以爲神此諸司共覩者是孰爲引手也哉歲暮
當大計羣吏公與余揚扢人物汰其太甚而優
容其小過上之主爵主爵者韙之比報至無不
一如余與公所指次公時已當竣事而代者未
至公徐巡禹巡汝巡洛下渡河而北又明年癸

未春公按數一周遠近嚮化豪猾者率望風引
避去隨以年例陟四川叅議行公按河南一載
再三月有肅吏治諸疏彈劾有司若千人先後
俱得　俞旨有愼鞫盜情重民命疏中言六虛
五實極其剴切而殘民賴以存活者多最後有
昭雪言官一疏言已故御史劉臺事
天子惻然爲允贈官先是言臺者凡再上至公
疏入而臺始獲恤　九重之上千里之外可謂
孚契一堂矣是疏之俞又在公陟叅藩之後諗

當宁固甚知公者公凡有疏文章治體鑿鑿有
据不爲竅言子爲之序曰漢天子有言君薄淮
陽邪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即召君矣漢時
重念閭閻責成吏治出言官以補郡守今
天子銳意太平借君之重且以絫藩行也公甦
解耳目寄以拊循任腹心之託入則司風議出
任藩宣經營佐理何施不可故吾於其行也以
汲長孺爲公告

漸言序

漸言者先生洗心退藏於密時而出之言應門
人之求昕子姪輩者也夫既藏之密矣復事於
言者何易是已夫易者君子齋戒以神明其德
宜無事言而猶云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若憾言
之不足者所以前民用定吉凶而通天下之志
也謂先生遂盡可無言與夫心本無垢愈滌愈
精愈濯愈靈自盤銘廢而洗心之學不講於天
下久矣仲尼慨焉首錄之昕蕩滌斯民者須先
自滌也漸言其容已諸先生歿已踰月太恭人

命收其遺書余小子燮率兒俊偕兩叔壻高維
嶽門人汪思學輩于殘篋留得一帙先生手自
標曰漸言翰墨淋漓教言盈楮余小子燮涕泣
持告於太恭人之前太恭人命之曰道在子矣
慎爲傳之余爲奠之几間踰年始登諸梓嗟乎
當其含斂匆猝一時門壻兒輩相顧無人色寧
計有此一二侍兒又素不諳書記脫或以爲無
用苴優其誰究之而是書獨炯炯常存毋抑唯
其言不容已其書自不容泯滅與我思昔文子

歿曾幾時伊弟凝稱其兄書六百餘篇七十餘
卷號曰王氏六經先夫人藏于篋笥未嘗離身
未幾亡其五篇又亡其小序禮論樂論續詩續
書安在卒乃可見行人間者中說耳而或者又
以爲文子之贋書質諸今日當有辨之者余小
子燮戒兒輩語門壻各濯瀹乃心以對于先生
在天之靈愼以福郊福時後言爲戒萬曆癸未
二月上吉弟伯燮書于滏陽公署時是書出後
三載矣

褚中丞奏績召左僉院序

余讀大中丞愛所褚公牧愛事宜政略求生疏稿奏議諸書而見古大臣立朝之事業匪徒也公起家河間縣是稱孔道輪蹄之所輻輳有司者所爲治狀取給應辦具已耳公所爲政孳孳懇懇如撫嬰兒如經紀家政佗如修城垣以固本責守備以防掠汰軍卒明功罪嚴保甲蘇驛站革公費議鹽議屯議武職諸豈百里才得爲者識者固已知公公輔器矣比政成拜御史出

按河南鷹是寄者鶩風裁動搖巳耳公復孳孳懇懇爲民求生如或失之再以御史督南畿學政一洗六朝浮靡之陋　天子嘉公丕績尋拜大理丞進左少卿出塡撫中州公昔爲御史故嘗持繡斧備嘗是邦确瘠周知地里人情則益彼孳孳懇懇以御史風裁兼行河間牧愛公撫中州凡三載初至丁地方災困中州人稱殷輷耳詎識比來公私告匱齊民鮮蓋藏閭閻朝不與夕謀加以洪河噬齧歲防河與防盜同行旅繁然歲告支給與苦水旱同公孰知民所苦竅將以與利無如祛害富之要先在寬之耳首議罷免河工銀十六萬有千零而民不苦魚鱉會朝廷下買郵令公乘是撥郡邑諸藏得所餘並減民所應出議罷免二十一萬有千零而民不苦道路中州故無兵又復驅紈袴子弟爲雲中榆塞九原應應不已罷踐更而徵之稅稅不已一倍而二之六月而十之民困軍愈厲公議罷免班銀萬兩零而軍不苦剝膚單民交弊大司

空與大司農官屬持中州舊所逋數責辦旦暮間而曰是當考成者公次第議罷免大司空額逋三千兩零大司農額逋九萬有千零而民不苦極楚得免鬻子時　上方讓諸塡撫者市私恩忽公義公疏入輒得俞旨旨下之日中州父老偕三尺之童謳歌鼓舞載道一時軍民獲息肩又苦理人者不與共治平公如是廉得諸吏狀下車踰歲二月罷不職三人四月罷不職者五人八月因事糾不職者一人諸郡邑吏凜凜

奉約束惟謹無敢踰越疾視民生者明年論罷將領一人而軍政肅然軍民帖帖相生養于二室王屋析城之下伊洛鄭衛之間咸听听適以嘻也獨無如天災流行歲苦不登公因陳災異請破格錮恤者復不下十萬兩霽河北涉之罷邑公撥郡邑歲併奏留贖鍰前後為涉林代輸者復不下三千兩霽已乃聚保甲練軍兵繕城湟分信地以安內而外境至者即次無麾蓋以公今所填撫狀回視公牧愛河間時一轍也人

言官隨在異狀耳有如公持平生所學見之風裁見之拊循見之百里三面曾不少變其初心者幾何萬曆十一年閏二月之吉公以廷尉左卿合併填撫治狀得奏績　天子尋召回院擢左僉都御史行不佞南望亦邪言曰今　天子治天下十一年于茲矣向當法隳人玩紀綱稍斁之前所用人自六卿百執事而下利用歲以清寰宇今也人心嶄然國勢嵬然紀綱法度岂然自六卿百執事而下利用和翊公茲行入總

內臺得合寰宇並照之蓋河間為畿輔以內地最近中州撥壤畿甸南畿是稱根本並重視公猶一日者余獨惟　國家　列聖稱　孝宗朝治理為盛其親大政則自弘治十年始今　上驅城社之私嚴肘腋之用登進忠良立躋太平公以精明惇大復孳孳懇懇為　上輔紀綱修明法度蓋盛于茲十一年始乃弘治時以得人盛今後生所膾炙如王公恕馬公文升劉公大夏輩者是在公矣

養蒙纂要序

梁苑開府榆次褚公耽道觀書蚤毓醇於三晉移風善俗兩柄鉞於中州既已拊循而踐更恒念養蒙而作聖遂刻纂要一冊出自編集多年四言五言要本天理偶語散語快徹人情長言之不足復咏歌之律諧雅俗而兼收咏歌之不足重嗟嘆之辭出古今而並採佐六典以平邦國語切情眞遵四時以詔閭閻旨明義遠爰取家諭而戶曉雖婦人女子皆可以傍通無用句

棘而章鈞郎學士大夫均在所鑒賞家有長老課子督孫之準繩邑號少年約性收心之藥石宛者春温嚴如霜厲是誠布帛菽粟通都大市無不可用之人方彼荆山靈蛇乞食貧兒終非切要之物蓋不肖嘗一夜而三復有淚沾襟儻斯人試縷析而條分如風動物矣

勸懲類纂序

蓋聞好善惡惡烝民之良福善禍淫帝天之柄眞良或有時而汨沒帝柄乃因是而昭彰迷而

不悟已無追感而後通猶可及中丞褚公爲御史以風裁而兼牧愛爲都御史以彈壓而專拊循豖中求生全活豫民無算法外遺愛勸懲豫民有條仰思孝順陰隲二書　祖宗之訓載在琬琰難以徧觀佗若因果報應兩家佛老之言終屬支離無裨勸誡爰採于公而下分爲二十三類概自孝政而上愬之八十五條美惡分明感應攸著可勸者四十九事取七七之義善愈多而必揚當懲者三十六條用六六之規惡無

微而不顯覩其善也喜若切身恨不起其人同游一室丁其惡也髮豎上指恨不縶其人墜諸九淵是徵人心固有之天乃爲大臣立朝之本我思先王緣道立教猶必設象以示之趨避而後人心可興則夫中丞範世振俗自有是書以示之吉凶而於世道有賴溥矣

鶴鳴集卷之二十一終

鶴鳴集卷之二十二

明楚劉伯燮譔吳將以忠閱鄭汝全校刻

紀

平番紀

陜西有制府設在原州總延寧甘固四鎮戎事始自成化中蓋專以禦虜云羌戎竄伏西徼統歸彈壓然所以備之者差緩蓋番較虜族散懦而單弱非獨易於番輕重之勢也嘉靖以來番間跳梁終不若虜之驃悍大舉多至不可禦隨時應變事寧即巳隆萬之間北虜款塞號稱無事邊燧不颺番猶時時出没掠人畜寧謐之埸獨傳此警遂易駭聽闐然數百年來生長番聚番實侵侵疆大與虜鴐矣蓋先後之異致有然哉愚請備言番狀中及制禦之策而後及今日所以服洮階東西相距六百里在階者名武都氏在洮者吐谷渾羌皆昔禹分北三苗之遺種階番愈陵大山當大江之南上多深菁遠眺之峰如削壁林如劍戟倚天而立番居其巔崖广石蹬如獮猴跳躍其中相傳番人無腓以故易奔愚嘗而驗之食稞豆間有桃果險阻不畜騎挾弓矢以耕短箭木弓射不及五十步而遠多中人最狡詐急則附人緩即出竊每伏崖菁間伺我耕夫樵婦洮番環舊洮州一帶東南遡洮河而居直西北至河州麻山關景古城中亦多山無甚崎嶔不可攀躋而上者地獨寒早霜雖稞豆十不一稔近西海虜畜牛馬食酥酪以為生婦女出乘犏牛亦有鞍韉男騎駃騠架木而居上覆以土亦知爨土為垣高不踰丈餘角弓寬箭馬上如飛衣多用氆氌紅綠相緣為飾每出掠甲馬整嚴即面中一二創挺立不屈伏洮山谷路之陰乘人階番各為雄不相下

國初有阿木族者習清淨禪師之教曾受封

百戶在南外舊亦能制御諸番中失其官
途不聽命而山峒峪鹽麥栗子莊夏后頭
打牙纏坪諸族相軋居南內二王家山文
縣日霧千咎咱哈西吳四族在正南憚文
而易階時傍出爲階患清淨禪師之教失
傳諸苍亦無僧化誨三年一次
貢用刀爲贄賞賜不踰數金無甚利益此外亦
無茶馬每月朔赴州西城外厰市所易者
布米階之猾民持犂鏵以中彼急時與潛

通問多欺誘以故相搆出掠人以求償階
之債帥庸將懼罹罪匿不以聞往往私扣
軍糧以息倚南山而居約數十堡皆編氓
無督亢可耕雖山顛皆易爲疇我仰耕而
彼俯視一出擄如驅羣羊然階民最柔而
貪樵必入深山將吏箎箎救過不暇而愚
民嗜利日掠日無忌奸狡之夫甚而將羸
牛敝馬老弱不堪童僕故令之崖端誨其
出搶而倍取償值於官糧餉日尅軍伍日

單寨堡日空番情日熾幾不可收拾矣洮
番有列咂一族爲中馬頭目洮河南內諸
番族皆屬部落正末嘉初有老板的者號
令頗行諸番讋服數十年地方無事板的
故古六阿爾畣嗣兄弟相搆不相睦下諸
番族漫視之號令亦不能行然彼䛐我茶
市之利又兼制於
貢毋敢懷二心每貢有馬有酥酪有刀賞賜之
厚數倍階番又番官楊眘二家祖父力能

駕馭甲夫六百近年踰二千人中多梟勁
與敵者諸番畏憚顧彼中馬進貢在洮居
切隣河河之狡民劉大經大紀兄弟常相
巴侯劄石竹等日與彼通爲奸利河州叅
將所轄二十四關道路迂袤鈐束不及積
久弊生列咂部落失剌叅多下沙麻曾卜
結巴舍哈劄杓他磢班餓里等族口肆掠
彼中列咂不能禁會劉大經等騙利頻多
夷性叵常牵其衆爲掠大經及常相巴牛

畜併殺人以償夙昔之忿洮河事端從此
而與萬曆甲戌春毅菴石公茂華奉
璽書總督陜西三邊軍務公下車之初首禁沿
邊將吏毋以空言曲調支吾務臻實政為
朝廷愼固封疆諸繕城垣飭甲馬儲芻糗一
一甚備具是年冬階州守備范延武奉軍
門約束毋敢扣軍糧私和羌獨無如法令
久弛軍伍不充十二月初二日山峒峪番
人磔兒狗兒以往來內地熟知我虛實脂
邀栗子莊等族掠我木竹坪番民紿延武
以迎敵故云無多番木竹坪去階在六十
里之外延武倉卒未及整兵止以官軍崔
繼元等不滿二十人孤軍深入賊先伏崖
莽至則磔兒狗兒番說遂為所圍三日用
他計得歸階守徐旭素與延武叶為播飭
其事巡按宋御史行部廉得其狀以聞時
軍門巡撫遠在千二三百里外不及知河
州土人劉大經等既與列哂嚓又時被下

沙麻等族搶掠不已控於河州叅將陳堂
堂曰此洮番也與我何預洮州叅將劉世
英見洮地無警卽已各有信地不相為謀
兩家遂有郤而謗憎讎嫌紛紛繼起至謂
洮州叅將令搶河州地方楊咎二家番官
楊臻咎震楊受亦力弱不能制併謂楊臻
通番且為列哂細其實楊臻番也何事於
通然受漢恩深何利而奪於彼不待智者
辨之日如聚訟是時軍門得木竹坪詳併

與河州麻山關事題奉
明旨設法剿治以靖地方乙亥春二月劉生伯
燮以分守隴右陟固原兵備行適洮岷邊
備缺巡撫郜公光先首丁其事軫念甚殷
會行軍門以劉生卽署郜公旋陟內臺劉
生三月朔履臬任十五日至原十九日西
入岷山視事至則臨鞏張憲副楚城先巳
遣三役守呼楊臻等赴蘭勤虜愚為密計
且許以畢事贖罪初軍門檄查作惡何族

甚嚴不許妄及無辜令先獻首惡償頭畜
或可已不則必以大兵臨之又以此酋最
狡往覆機宜短劄日數行雖近侍豎兒不
得窺焉軍門隨調洮河二叅將往諭以協
心行事及蘭州叅將徐勳岷州守備朱憲
舊洮州操守史經各整搠部兵近境待楊
臻等同古六兄弟先去宿草地追處四月
十一日于下沙麻等族追得原搶頭畜羊
一百六十隻馬七匹牛三十六頭古六忽

回邊古壕去訖蓋此酋亦自覺不能支故
去云時陳堂人馬夜宿開家寺劉世英見
古六回陳堂人馬近境與楊臻張演等共
計向愚報下沙麻族明爲賊令頭畜雖償
首惡未獻意且不疑可以進剿不則孰肯
自投其首軍門節撽固甚森然兵法攻其
無備出其不意計孰便于此者時臨鞏道
與蘭州叅將徐勳俱已至臨洮愚爲會行
併再行偵探委確愚爲决策約十八日丑

時入族圍殺雞鳴至下沙麻族衆番果不
之覺酣寢聞大兵到臨合族驚亂內精壯
者出迎敵天明我軍撲殺縱火前後斬首
共三十一級老弱男婦牛馬焚死不計可
稱得意回兵間陳堂不待掌號輒先撤番
漢軍夫一齊皆撤時陳堂人馬號六百止
三百到族部下斬首一級功少無光劉世
英與楊臻等番漢軍一千五百朱憲五百
史經三百所獲多其功劉世英亟傳令收

兵朱憲史經正入族搜級不知官軍已撤
山上隣番乘我軍之亂擁湊圍裹二官不
得出猶身殺數番亟口罵賊矢盡乃已卒
遇害是行也功已成而剿爲得不償失二
叅將夙搆之嫌果不可與同軍旅哉已而
巡撫陳公省隨代至銳意整理亟滅幽明
之憤洮事聞
上爲赫然責以相機務靖地方時階州之事緜
將縛官憑陵蹂躪自昔月無虛日岌岌乎

困矣軍門以此番不一痛懲之以示威必
不靖而懸崖萬仞密箐千重雖十萬之衆
無所用之凡舉事我兵未入而彼先已有
備矣姑令招撫以示彼無它意然後大兵
可入各番自恃崖險素狎階軍之脆雖賞
不爲恩旋入領賞旋出搶掠愚爲條議三
事其一曰議勦謂此逆番進勦不能誘其
出而殺之足省力且自是或不敢復出出
則離其險阻我易爲計矣軍門巡撫許之

且檄以相機而動切戒妄及餘二議亦悉
施行見勦番別文檄中五月十三等日階
州調任守備師範多方撫出爲惡逆番山
峒峪栗子莊夏后頭等族約二百餘人番
厰安置次十四日各番倚衆忽撲入西關
搶市殺死軍人張雷民人楊恕妻王氏合
郡軍民皆憤愚爲傳宣軍門殺伐集諭官
軍人等併力殺賊各番固素易我今更于
城下易我凡殺爾父兄擄爾妻子奪爾財

帛者許于此時役讐且守且戰軍門調發
陝西總兵官孫國臣標下遊擊張京等洮
州叅將劉世英等各統領大兵共五千餘
員名併臨分途進勦固原人馬甚驍壯總
兵孫國臣行師有紀律親冒矢石直入山
峒峪族前愚與相望於黄鹿寨外又督併
文縣守備馬繩武等從文縣間道入二王
家山文縣四族合勦人爭用命自
祖宗朝二百餘年未登之巢穴諸將奮勇直擣

其巢大破其衆階州逐殺及大兵四路入
族圍殺前後共斬首二百二十三級夷器
數倍之山峒峪栗子莊二族俱焚盡奪回
原搶硯臺山軍一名李善民人魏來給主
領訖二人親見各番將原給搶得范廷武
甲紬爭割用内番名咱哑其首惡爲番官
千戸王之土斬獲二人猶能辦驗其首云
我兵創重不滿三十人陣亡四人可謂全
捷矣即擬回兵洮州報殞將之恥時下沙

麻族已破山上救援降番未確為誰雖憤
恨未可妄動又各番自殞我將吏晝夜隄
防甚密妻子施倪露宿山頂止餘一空室
亟未可圖番地苦寒稞豆二麥計八九月
之間方熟必歸收穫時署洮州參將韋陝
西都司楊繼芳舊洮州操守洪恩日夜偵
探救援各番俱搬入失剌劄杓他二族中
聯巳舍哈曾卜結等族又皆素日為惡黑
番洮人切齒者時巡撫陝公以憂去董公

世彥代巡撫事至則與軍門懲前慮後籌
畫方略纖悉周至八月內軍門調發總兵
官孫國臣蘭州參將董大衆等固原東路
遊擊李東暘等西路遊擊陳守義等往剿
之申飭指授多秘密難以示人諸將咨謀
勇備具號稱敢戰愚為先往分遣鞏昌衛
經歷龔效成縣典史張彈等把截要害口
諸北來者無恙並不放一騎一人剪還道
路肅清至秀石嗣與總兵官誓師入入超

距用命以九月十五日至洮州洮州人猶
不知也遂發兵十六日入族圍殺董大衆
李東暘原任參將中軍朱清等二千餘員
名繞西南剿失剌族及參多等族陳守義
楊繼芳洪恩等二千餘員名出正西剿劄
杓他族及洛卜等族總兵官獨以千人剿
巴舍哈族山頂應援兩地愚偕岷州守備
徐文顯等以三百人劄舊洮州城外西南
山頂以俟報命且逆其勝殺氣障天橫西

南紫氣自辰至申不散長亘二十餘里風
恬日靜說者以為天亡之會官軍協力併
戰共斬首一百四十一級焚死者千餘夷
器無算趕獲犏牛番馬數十群番為一空
初我兵之至各番猶以為洮兵帶甲躍馬
數出敵見非洮兵稍稍引入矢如雨下終
不出降旋師四山環視者約數千番中有
十餘騎往來調度為一字陣於山稜以躡
我後總兵官令我軍懸首級以示大言數

其罪且戰且行至回兵數里外彼陣愈整終不下稜總兵官令我軍往下戉之果亂動隨以家丁數人提刀撲入馬上飛砍其六級而韁未釋手番爲推胷牽順相率退去下馬羅拜稱自是不敢復反矣有靖虜軍王廷秀者孤軍搜級出遠爲賊所執亟訊云是頭目頭目廷秀曰然廷秀方面美鬚眉口稱殺盡絕終不敢以刃相加本軍徐自歸來訊是頭目者恐如前日朱守備

史操守之事致有今日也自後陸續出降願領白旗去者七十一族自舊洮州至冶裡數百里境雖使五尺之童策蹇驢而夜行莫敢或問父老傳殺伐之威此其僅見焉階番自撲殺之後數月絕迹不敢一下山頂往往于山上稱投降至冬涸夜或潛出窺知固原軍丁在輙復入先是軍門以階軍積弱番雖創勢必復來留家丁三百名戍守與巡撫一意理善後事愚爲條議

攻守備爲叅將以重其權增軍實糧修併堡寨剷崖築關禁交通定樵採等項事靡不飭聲威大震番乞降無門有水溝敖兒等族熟番在兩水切近內地大兵往來秋毫無犯番知白人之益時默介彼內附願充漢軍不食糧且人納雜糧二石歲收階倉意出懇欵會洮岷本道趙憲副焞自凉州代至丙子春正月二十六日愚爲旋原二月十四等日臨鞏張憲副會同洮河二

叅將將列哂頭目聲罪以正法紀各親詣大山口逼獻首惡古六阿爾畣懼甚先爲斬獻四級你卜他刺麻省肉省竹節省馬九匹已再勒獻活賊爲縛本族二名班卜牙且戎卜併馬三匹牛十頭羊四十隻賂經說誓認守地方永無相犯洮事底寧階番黑白未定時每伏山林掠我採樵之人以爲質求降然不敢殺六月二十六日哨報又至趙憲副同署叅將事遊擊師範督

率中軍百戶孟孝臣文縣番官王之土等
躡踪入剿之至栗子莊族縱火圍殺前後
共斬首四十一級前巳破績修房屋及頭
畜再行焚燬有夏后頭等族率衆救援孟
孝臣王之土占高射殺數番應弦而倒歷
數其罪各番跪求孟孝臣箭以為他日投
降之信自是阿木族應襲百戶番人王倉
節與其族頭挑牙出降願赴軍門冠帶撫
夷即日水溝族番七麻等上大麥糧三石

趙家坪族番木列等上大麥糧二石祿領
族番古酋等上糧二石俱於永濟倉出給
紅串訖各應軍有差阿木族願應軍二十
名任發何寨把守地方打牙山峒峪駱駝
鹽麥纏坪二王家山文縣四族與未剿盡
餘番栗子莊等一十五族俱陸續出降甘
心應軍上糧許仍
貢方物照舊例不敢再乞加以倖賞階州自是
永輯自甲戌冬迄丙子冬巡撫凡三易司

道叅守再更終始其事者則軍門毅菴石
公一人及總兵而已可不謂難哉劉伯燮
曰西番自為犬戎尋常搖尾乞憐少却追
躡至前非大一創之不止豈不與虜異哉
自昔將帥奇謀止是招撫故威損而惠亦
褻茲洮階二事非最後一戰欲即寒其心
得乎然督撫從容經理
廟堂之上一意信任不惑於再至之言此可
為久任不數易大吏之明徵也後有作者

無事調度適宜小警追處大則選軍秣馬
一鼓奪魄永永無患矣

鶴鳴集卷之二十二終

鶴鳴集卷之二十三

明楚劉伯爕譔　吳蔣以忠　閩鄭懋洵仝校刻

記

擬進士題名記 隆慶二年

今上御極之明年歲戊辰會試天下士是爲首科取貢士某等四百人廷試之

上親抜其等三人賜第一甲及第餘並賜出身有差事竣禮部請立石題名國子監遵例也奉

勑命大學士臣某譔文臣謹稽首言曰臣聞之自昔人君即位之初臣之進言於君者必曰嗣厥德在厥初至論人臣之義又每以始進爲重言君臣之道皆莫慎乎其始也爲人君者愼乎其始本固而化自弘爲人臣者愼乎其始置身端而其勳懋在昔商道中興高宗起傅巖之夫而爰相之說固筮仕之初也後卒以興商文王造周渭叟獵載厥後武王用之以成八百年有周之治在文武爲受命之初呂望爲始進之日而終身事業胥此以定臣每上嘉竊私慕焉嘗

其載之後車起之版築也非有若今時糊名謄試之嚴防範按維之密也抜一人得一人之用始以是終焉奉以成之今四百人中豈無傅說呂望一人若者乎此進以搦管紓毫有不若彼進以畚鍤綸竿者乎臣弗之信也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言君臣之間相遇之機如此我國家

二祖

列宗所取士多寡勿論已每即位必有首科每科必有刻石遡其間樹動業績垂聲後世者固多有之而終不伴始以弗愼敗者多矣甚而干名犯紀併其籍且削之鐫石在懸斑斑可考後人指之如按黑白臣於此有大懼焉故夫始以巧文駕空終以浮薄弗檢去者非從龍之雲也始媚名以虛聲終狂蕩弗倫以悖者非從虎之風也厚積而徐布爲慶雲爲祥雲時出而善入爲惠風爲時風毋亦于其始進愼之而已書有之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言君道也

亦臣道也諸士其勉惟厥終以定厥命哉臣不佞謹書之為後來者考焉

石舟墩記

余邑浙縉雲有僊都山云巒聳層沓烟雲之所出沒以故志縣名縉雲相傳軒轅氏乘龍昇舉之所其遺跡往往而存山名僊都者以是耶夫軒轅氏事世代遼邈不可考矣其奇峯削石上摩雲霄玄洞碧池下窮泉壤此其壁立之陽精與其虛明一竅歷千載而亘古今恒在不盡以

洩越於人將誰歸哉余恨不得超然挾志以遊遊之而將令山川此氣必有歸也戊辰春余得交於縉雲鄭邦章氏邦章頎其形都其儀蔚以閑乎其丰采至其衷倏然一豪塵俗不足罣其懷既同舉春官復相與修明古昔聖賢之所為學不令軒轅之統自姚姒迄唐宋而絕邦章日以寖進白晝坐見羲皇不難余歎且媿以為不能及既則思以為此莫非僊都清淑之氣所洩越而何以能是哉無何邦章出其先世塋圖一幅示余恍然躋余閬瀛之上令向之不得挾志以遊者遂立見之因謂余曰此先大父黃安人石舟墩圖也家大人之所擇宿儒余賴岳先生之所指示家大人重之因別號石舟云子盍為我記焉記曰余覽石舟墩圖墩故皆石獨其藏處為土平高於溪廣可數畝每溪水溢而不能沒此可不謂奇哉周遭舟墩皆大山玄崖有尖如筍者圓者間之非即所謂僊都山大較僊都山之行麓也去僊都不五六里兩溪自東北來

夾抱舟墩復迤南去則皆發源於僊都山之上下吾於山得其歸大者奇絕者磊落者吾於水得其澄徹者清越者會合者嗟嗟此非浙之山川一都會哉廼懶岳好之而不有石舟公有之而不自用以盡洩於邦章氏邦章今官秋官尚書郎踐清秩歷遐顯石舟公贈展層寵有日然吾以邦章不致力於聖賢之學今其道德功業之高大與奇峯削石而爭雄豐諸若徵乎玄洞碧池何以稱虛明焉千載而後不指為遼邈昇

舉虛幻難憑之所而曰此鄭氏之佳城以是祓我石舟公及大母嗟嗟榮矣

雲夢縣創置學田記

學田非古也古者井天下之田計口而分之無不授田之家農民之俊秀者即爲士當時學者固別無田其餘田以授餘夫自卿以下采地之外各占一區無復曠閒即欲以資學亦無自得田是以家有常業人有恒心在上者敦禮樂教化之風在下者崇廉靜退讓之節治隆化洽非偶而已自秦廢井田置阡陌人無恒業始有無田之家無恒業則尠恒心始有無禮義之夫廉恥喪則獄訟興盜賊起而治隳以移所貴乎吾士者仁義以禔身道德以淑志當不計此故孟氏云無恒產有恒心者惟士爲能非謂士可盡無產凡以致其責備如此爾叔季以來上之人覩士習之陵夷由恒產之不足始寖寖繼起而創爲學田之置故吾謂學田非古也其繼古而興者歟然阡陌雖開其田無不授之民者即參

寡不均罔非民業必欲置爲學田苟非天造地設莫不取諸彼以與此夫至取諸彼以與此本以厚士也于吾民何郡伯馬公治德安之明年以雲夢尹缺委隨之判官唐某署其事唐君係左遷馬公識其才故有茲委先是邑之天井湖變爲腴田者四百餘畝會湖民某某爭踞其利唐君廉得其情請置爲學田馬公許之爲白于當道定其經賦雲夢之學自是始有田矣夫湖變而爲田則非取諸彼以與此所謂天造地設者非歟維時劉生友赴陜右道經梓里邑博某君某君率諸士某某來邸中問記劉生不能遜因奇其事爲之記曰自昔稱士無恒產且有恒心今諸士遭逢我郡伯以致茲桑田之變既有恒產矣當何如以淑其恒心乎惟仁義者吾人之田也道德者熟田之耘耔也自今相飽以仁相饜以義相勸以耘耔不待茲恒產而後興焉至其用之有節惟貧者得給貧猶能自立者不之給惟貧而有大故不能舉者全給慾心平於

廉靜之操躁心釋于退讓之節謀其道不謀其食斯郡伯所以養士之初心乎脫或取以自養無所用心又或見利而不見義極知諸士不爲也抑豈郡伯之心哉夫古之田惟以養民今之田并足以養士古今不同人心之恒理則一道化隆洽之休于請拭目俟之馬公諱某別號某齊之安丘人其廉明正直治吾邵大政載在口碑者不盡述兹其養士一端云耳唐君泰州人

孝感縣新建學宮記

聖人之學日新而已矣羲皇以前二氏之學未興亦無以儒名者斯道如日麗天而自新三代以來楊墨並起至後佛老之學一新吾儒之道世所共覩習聞若飲食然稍稍爲舊當時儒者爭闢楊墨攻佛老如唐韓愈氏亟欲火其書廬其居人共人其說誠然顧彼二氏之書金緘玉軸迄今不泯琳宮梵宇㠔峙于中天巍然照耀孰能去之而其人且等四民之一則其書何能火居何能廬人何能人哉毋抑轉移化導之有機而非可以口舌爭也明興二百餘年二氏之人莫非吾人獨其書猶昔其居且與吾儒之學並立乃吾邑孝昌之學尤屬未當邑之中爲會真觀以奉老氏學宮僻居東偏湫隘殊甚先是擬易之者屢卒不果豈吾道之新固必有待哉隆慶戊辰秋萬安劉侯至一意倡正學以作人心明年道行治理覩學宮之偏且隘慨然歎曰吾必有以新之爲告于諸士謀於學官白于當道請即會真觀爲學宮于是更三清殿爲至聖

殿而殿新矣更觀音閣爲尊經閣而閣新矣更真官堂爲兩廡而廡新矣餘若敬一亭啓聖鄉賢名宦祠或取諸隙地或仍其舊宇而規模赫奕咸新矣易羽衣爲青衿化㠔爐爲簠簋嗟乎昔固老氏居也今以之祓聖人之書安聖人之靈聲聖人之人則彼其書雖存其人不齒所謂廬其居者庶其見之哉邑博某某率諸士某某揖劉生俾記之夫諸士知學宮之新矣抑知人心之勿溺于舊乎口詩書而心貨利聲色在前

罔遂祛逐其能不迷者幾希是不啻二氏之荒
吾道也名爲聖學而私淸淨以爲宗假鍛煉以
爲旨久而不覺遂哆以自多是不啻二氏之竊
吾道也譚生理指眞機而當應感紛紜之際卒
不免舛迕乖盭靜之能言庸之或違是不啻二
氏之蠹吾道也惟內有所主外不能奪一切聲
臭若天風之驅浮雲是所以新其荒者惟旨歸
脉絡一以聖人爲宗確乎天理人心之正二氏
之學整不能亂是所以新其竊者天則在我靈

烱虛明投之繁劇紛之嶮巇吾心之貞常在焉
如影響之出形聲不假湊泊是所以新其蠹者
蓋聖人之學不在宮牆吾心自有安宅二氏之
學不在楊墨佛老離此心卽爲異端以是爲學
亘萬古而常新者也諸士其知之哉學宮延袤
仍觀址前稍拓民居易以舊學之隙省牲有房
祭器有庫致齋有所凡若干楹傍爲鋪舍若干
間歲收其租以供課業費是舉也侯首捐俸以
倡人心樂輸士民相助有差弁未斂一賦焉役

募貧民以庸之創始于己巳冬落成于庚午夏
曾不逾時工作迄成是侯作新人心之有道也
侯名某別號某某起家嘉靖丙午科其爲政表
節孝興社學立社倉諸不盡述其言學以求仁
爲要尤嚴二氏之辨云

中丞王公創築雲南城西堰記

滇瀕夜郎萬里西當崒嵂巀嶪插天無際外忽
衍爲平原大濆四距餘數百里亦大壯觀哉西
南三十里爲滇池俗呼海子逶邐界昆明呈貢

晉寧昆陽四州邑境土上流東北金銀二稜河
始自蒙段氏時元雲南中書省平章事贍思丁
濬治之爲滇久矣世利歲久淤墊萬曆丙子中
丞王公發軍夫萬餘人治之始復其故道通利
無阻西有海源龍泉决渠行地幾二十里入滇
池較東二稜河水源差遠漫而治法亦稍未備
滇人性窳惰寧束手張目枵腹視不先自備計
又其俗好奢游歲用較所入常十之七八以故
全稔者不二三率苦暵乾入夏四五月不雨城

西農嗷嗷視城東農郎樂土中丞公觀風問俗
知滇坐困楚在是公暇出郊目得城西水源利
固非甚慳嗇者乃嘆曰有是哉人事之未備也
爰檄屯察南城羅君汝芳汝往事事曷訪吾楚
人陂塘之利行之于是濬其上源疏其下流以
須示軍民如赴壑羅君請董率雲南府通判劉
宗覲右衛指揮孫承恩偕千百戶瞿世爵陳賢
土官安寧州同知董民表等分隸其事公許之
羅君績以他務行繼屯察馬平徐君可久代續

終事稱議城西川悉墾田無地可堰公議相水
勢爲之厥地下下厥田宜堰冬春瀦水爲堰夏
秋洩堰爲田不病農稍增其塍圳以爲堤堤妨
民者減其徵或易本爲折以無負民而水田仍
盡徵之善防水者使水淫之奚患焉軍民地大
者自爲堰或再堰阡陌相連者不嫌數戶共堰
死然古鄉田同井之義工役取諸募料價出藏
羨不五百金軍夫雜漢土迭用之約十萬工不
徧役自海源至入滇池凡十六堰曰象路堰曰

乾溝堰凡二曰左所堰凡二曰黑林堰曰王戴
蘇三姓堰曰二陸家堰曰金應時堰曰蘇仲得
堰曰葉應合堰曰謝應科堰曰劉像堰曰倪文
漢堰曰劉朝堰曰劉良臣堰城北蓮花池一堰
最後爲徐君專竣其事中如楊馬河創石壩爲
龍潭創石閘大較水有餘時不欲其棄於下致
不可收稔當用水時自不患無措萬井皆畝萬
畝如注滇津津乎澤國矣是役也指揮孫承恩
之力爲多非徐屯察代終其事羅君孰與成始

哉劉伯爕曰余嘗游海源洞立玄烏外東向南
望上下絡繹陂堰之利井井也以訊諸父老抵
掌稱中丞利不世見爾滇人所信戴瞻思丁者
不越濬二稜河中丞公既治之矣孰與創玆十
六堰哉中丞名凝別號毅菴楚鄖人也楚之先
有孫叔敖者起芍陂利爲萬世稱首嗟嗟今見
公矣

中丞王公教場去思碑記

大中丞毅菴王公撫滇四載召貳司馬入闓帥

江君濬曹君清過督學使劉生問記言劉生曰子何曰于教場曰教場何思曰思公教也滇自開創來緜中土徙者爲漢軍緜土著得者爲土軍中設省會外環夷羅十歲無五歲安枕臥是稱用武之國顧無事軍散於野甚而恡占私門有警驅不教之民如使羣羊往年武定元江𡵆憲使近日儂宼出没是稱下豪動成折衂凡皆紀律不嫺人尠節制然爾自中丞公蒞滇人始知兵自中丞公之教以演習兵始知律少選中

營千總樊尚仁潘彥元賀世勳等至云云無何六衛綰符吳山王世隆葛廕祖等至云云大較厥思同督學使曰中丞公何以教闔帥江君司操備往年用兵粵中由戶侯身發跡指揮同知世其官身經戰陣言曰滇不患無兵苦影射則無兵不患無律苦漶漫則無自中丞公清得實標兵四百人操兵練兵闔三千人騎兵八百人土軍千人束伍令伍列之五人隊列之二十五人哨列之二百五十人營列之五百人凡六營

勒卒令標兵爲正兵練兵爲奇兵騎兵爲遊兵短兵持矛戟長兵持弓弩捷者司旌旗力者司金鼓弱者給廝養拙者供樵汲簡將令主將制裨將裨將制千總千總制百總百總制隊長隊長制伍長明章采前軍朱旗軍著朱章後軍黑旗軍著黑章左軍蒼旗軍著蒼章右軍白旗軍著白章中軍黃旗軍著黃章鎧用絮習器械敢者居先持挨牌長刀膽略者次之持佛郎機鳥銃力者持長戟力而巧者持弓弩中擇能者爲

教師遇敵遊兵司應援奇兵司衝鋒正兵司壁壘主將司號令裨將聽徵發千百總司攻守隊伍司行陳敵前來擊首尾應敵後來擊尾首應左右皆然以故卒伍守之保其軀將帥守之保其位地方守之免其毒荼夫是以東儂西緬中雜猓獠不知幾何種卒以闐風慴服兵設而不用令茲之去屬云能忘督學使曰否是哉以此毒民而民忘其死悅以犯難允乎其奕世思之也號令明旌旗節卒伍調器械習是故可以覩

勇兵習將意將習上情如指臂之相使不煩督
號是故可以觀知自公在事守而畫一公行遠
我思而若失是故可以觀仁曰吾行伍亶惟紀
律曰吾營陳亶惟節制是故可以觀信任或使
之行或尼之一鎋之石墩如白日是故可以觀
嚴凡此機緘孰驅之合凡此人心孰維之確曰
人有心同此永思蓋惟視我腹心而後我可運
以手足惟視我父毋而後我可役以子弟惟視
我金石而後我可驅以溝壑公行秉樞居中應

外以此繫思夫是以能奔走運量乎天下

昆陽州改建學宮記

余校滇甫定章程日即聞人言昆陽學改無當
矣何以故曰學舊設於州治內領西而襟東今
改於州治外面南而位北舊學閡肆可當一郡
且東北隅有海是爲昆池巨浸舍之而南亡是
是以無當也越明年戊寅夏余以試事自臨安
趨安寧道昆陽徑稍迂由正南始得入州治見
南隅囿未始偏陋其衰也而諸巒獻秀且多往

南方即登明堂謁至聖殿南面實可當一郡其
平如砥堪輿六秀有圓如蓋者曲如弧者麗如
雲者起視北方所自來後高而前下背卬而面
伏地理家無理可循斯已有之而條理固在是
也何人言無當哉起再趨舊學尋好事者所稱
海春堂安在乎昆池周遭四五百里入昆陽不
啻一縷何有於我正東諸山悖而去何有於如
拱如揖如留且後山直趨南更何能復趨東也
人之情山之情當不遠我坐實而後能抱虛今

以虛乘虛何謂也揣好事者意慕昆池之闊大
而忘其無實羨正東之虛明而不知非偶新學
由余觀之當甚人言無當則誰實鑿之哉昆陽
守夏君可漁聞余言㥩然灑然爲命酌南明堂
余坐竟日不欲去學始改於萬曆丁丑夏六月
迄戊寅春二月就緒先是甲戌歲前守潘槐倡
之白於前督學陳公洙轉白於部使者拊循鄒
公應龍直指郭公廷梧僉曰可而未之及營肩
鉅圖成則實維夏守爾功焉繼拊循王公凝繼

直指帥公祥前後勤竣之余小子燮秋毫無與焉學爲門爲廡爲殿爲祠爲亭爲堂爲齋舍奇衺延廣若干丈尺外爲垣爲池爲徑各若干丈尺樹以栢若干株惣費若干半官帑半夏守自給役人夫若干夏守鼓舞率趨無苦亦未再役記曰今人譚學何以異是哉語心性率至微杳不可依據語聖賢七十子皆所弗道朝二氏而暮孔庭杏壇直立躋之矣更何言六經註脚哉試考其日用庸行曾市井小夫所屑爲不知昔

者吾尼父緣道設教率本人可知可行何嘗高大其說危峻其行使人不可幾及一君子也語賜以先行語由以敬語牛以不憂懼一仁也語回以克復語雍以敬恕語牛以訒言一孝也語武以父母之憂語游以敬養語商以色養曾何有悠幻不可見解者亦何嘗膠泥必爲一定之說因材而篤要使人各適於道而已故曰吾黨小子斐然成章子輿亦曰不成章不達今昆陽之學在地理家是所謂成章者故亦欲諸生本之身心措之日用推之天下國家爲是成身成性成章之學而不必慕闊大採虛名而罔實效則余與夏守新爾學率先爾多士之意哉

鶴鳴集卷之二十三終

鶴鳴集卷之二十四

明楚劉伯爕譔　吳蔣以忠閱　鄭懋洵仝校刻

記

表忠祠記

表忠祠者表事交南之忠也兵部尚書愍節劉公爲首黃公以下十公次之祭法以死勤事以勞定國則祀之愍節劉公備矣刑部尚書黃公福都督僉事黃公中是稱定國之勞兵部尚書陳公洽都督僉事呂公毅交趾布政使司參政劉公昱侯公保馮公貴諒江府知府劉公子輔諒山府知府易公先政平州知州何公忠則皆勤事而死者也茲十一公去事後二百餘年來愍節公七世孫今巡按雲南監察御史九澤劉公奉

璽書按滇至滇人思愍節公不可得見其孫又因侍御益遐想其祖于是祠創焉按永樂初老撾表送安南故酋長陳天平來朝黎蒼弒於芹站四年秋七月

天子遣征夷大將軍成國公朱能左右副將軍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張輔參贊軍務兵部尚書劉儁督理軍餉刑部尚書黃福大理寺卿陳洽帥師分道討之晟兵由蒙自縣入與輔合一切機宜多劉尚書所指授　朝廷降綸翰遣驛使傳宣下道路者月十數計見尚書盛美紀略中會大將軍能卒兵部尚書劉公表請以輔代行大將軍事至多邦城賊築險設重塹爲備其甚密劉公會行大將軍輔尚書福以都督黃中用雲梯然炬吹銅角爲號夜襲其城大破之自是西都亦潰賊焚宮室倉庫走入于海五年夏擒黎蒼及其父季犛檻送京師交趾平置交趾都布按三司北江諒江等十七府宣化等五州置縣百十有餘衛所悉列徵用交趾人才日南秩秩與中土埒矣班師輔進英國公晟黔國公二家列元勳焉封劉公平南伯公固辭

天子賜白金綺幣名馬歸順夷人八名恩賚殊渥孰謂交趾非吾中國郡縣地哉假令劉尚書者弗辭伯或弗固辭則閥閱至今奚讓也卽御

史令且亦垂貂儼然上公矣自是輔等兵還朝
六年秋八月簡定反
天子復遣晟尚書劉公討之冬遇賊生厥江晟
迮劉公意旨敗績劉公暨都督呂毅參政劉昱
死之先是賊聞劉公名旣生得期以一舉手爲
謝即可生還公不屈竟罵賊而死自是英國出
師多捷晟歷以身免十八年交趾參政侯保馮
貴禦賊死之二公之死甚烈嗣是尚書福入以
大理寺卿陳洽代兵部尚書贊軍務死之自是

知府劉子輔死諒江易先死諒山知州何忠死
政平忠之死也藩鎮以忠有膽略使懷䟽潛請
師忠夜步出城二百里被執遇害有紅塵失路
風霜苦白日懸心天地知之詩嗟乎壯哉劉公
死事後相繼死者凡八公至後兵部尚書李公
慶卒　朝廷遂昇之斧外矣洪熙中
天子思劉公功德追謚愍節遣行人嚴珪致祭
廕一子黃門諸公相繼贈官遣祭有差念惟輔
晟諸公今食報何無窮也愍節公而下十公不

獲一朝之享人心能一日安哉說者謂當其時
輔不還朝如令雲南世守故事交趾至今存可
也自古國家兼全盛之朝南詔交趾遞相通閉
以前故保兢苟且爲治而已何有今郡縣森然
漢法焉通雲南閉交趾自是阻深闇留之常以
我　國家大明一統之盛取此何有哉是舉也
中丞饒公首肯甚義之以故人心樂從兵憲劉
公翺經營倡率闡義如嗇參知王君纘之巡僉
羅君良楨右轄陶君幼學廉訪湯君仰與勞樂

成知府甘君一驥首任其事知州艾鰲指揮李
延之分理其務軍民爭捐金帛助役者不等祠
取諸廢書院稍拓之廣袤各若干丈外周以垣
內表以閣奉主前爲廳事備陳諸綸翰及愍節
公所爲應制詩閣廳兩耳爲修廊凡若干舍門
各有坊坊各有扁正門則額曰表忠祠云侍御
名其文武忠孝今爲江陵世家中丞名其表忠
風世亦楚鄂城崇陽人

侍御劉公重修孝子祠記

永樂六年兵部尚書謚愍節劉公儁死交趾之難是爲今侍御九澤劉公七世祖云永樂十三年乙未儁弟傑子偉以給事中仗節行邊至雲南度葉榆城出所扁進思齋屬一時縉紳士大夫言之時大理府儒學教授段澍爲之銘澍昆明人後百八十餘年爲萬曆已卯侍御九澤公復仗節行邊雲南亦如子偉給事故事蓋 國初給事御史相間出或同出子偉時同行者監察史御史也後始專以御史行矣九澤侍御至

雲南振颺風紀宣序人倫以萬里外惟忠孝君親爲大致時闡繹俾夷漢軍民覩天日知所本一日出澍進思齋銘示共事縉紳諸大夫覩其言遐想其人如昨日事因訊澍段氏已弗祀矣止祀其主孝子祠侍御自爲文詰祠下祭之如與教授游又愀然如見給事中焉起視祠宇且湫甚祠凡爲祀十二公左騰衝府同知楊義元旌表孝子次郎段澄洪武丁丑進士初授監察御史以親老不就職乞得任本省授大理教授

已陞國子典籍又不就職改姚安府學教授卒于官次按察使張淑次知府傅天錫次副使張謙次知府李暢左凡六公右知縣李忠次主事熊信次副使趙璧次都御史李純次教授張逼次知府洪誠右如左侍御撤雲南府通判余化鵬新之而知事馬應龍專董其事圯者撤撓者壯敝者飭然咸新乾請教授一言迄今幾二百年來而猶得食其報於侍御公如此哉記曰段已弗世侍御公猶然念之重其言也重其言者

重其人也其人不苟進退其言爲世所重垂之後世無朝夕此教授之孝也重其人因論其世于是凡仗節所游之地見其民皆給事所遺愛之民入其境覩其山川風物皆給事所過化之地心其心郎行其行此侍御之孝也祠所祀凡十二公以一段公及茲十一公又以其人愛及其屋凡此十二公乎之輿論協之幽明此得朋之慶又十二公之所以孝也詩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段公有焉又曰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

永錫爾類侍御以之段所爲進思齋銘見通志
侍御所爲祭段文勤之左壁中

鶴鳴集卷之二十五

明楚劉伯燮譔吳蔣以忠閱鄭懋洵仝校刻

傳

馮母貞節傳

馮母姓張氏太倉守馮子漸之母也年十九適夫子君重年二十九而夫子背棄年五十九而子漸登第上疏乞　恩表曰貞節云貞節未適夫子之先夫子嬰殘疾貞節曰吾命也既已爲人妻事之惟謹踰七年而太守生又三年而夫

子疾竟不可起貞節誓與夫子俱逝會遺腹在身戚里婉諭生之明年太守弟敏生即遺腹子貞節曰吾命也既已爲人母撫之甚勤夫子既背太守及遺腹子俱幼庭前舅姑且老居無何而舅氏亡室廬無主貞節曰吾命也既已爲人媳葬之以禮自是奉姑終養教二子以學姑且衰貞節易孀顏多方以事之務得其懽心姑說姑春秋今八十一高矣每旦暮貞節立太守于庭下諭之曰汝父亡汝不學令大汝父門戶即

吾死何面目見汝父地下且諭且泣太守亦泣太守感悟遂一意篤學不倦云貞節有同母男弟里中舊族子貞節令代爲延師隆禮歲贄奉女侍勤女紅以酬之供億不缺先是太守大父緣里役累有貸負貽于後公私索者日嘵嘵貞節捐奩貲以償甚則質産曲全以及贍養御家衆睦鄰里諸細微弗論論其大者隆慶二年歲戊辰貞節年向衰春太守登羅一甫榜進士會上立　太子詔中外得舉孝節于是太守自陳

明母節疏略曰我　皇純孝格天崇本勵俗臨御以來凡昔諫言蒙譴諸臣工舉荷卹典使臣母有是節而臣不以聞不孝孰大焉如蒙勅下當路得賜旌表臣犬馬區區之身更無足恤云上憫其情勅下禮部知之會議表其門已貞節生而自甘性溫靜多懿行遭時不偶遂飲恨教子成名光夫泉壤令舅姑有聞孫浙人士沈元明李彥和輩時時向予道之閭里尤極稱慕焉

劉伯燮曰予觀中世以來率好奇語節婦以毀容斷髮燃指剜面爲大節而孰知其不可貞也如吾馮母事疾夫奉衰親訓幼子爲太倉守國家慶得人節斯之爲貞乎語曰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貞節常苦苦節不可貞嗟乎非予家世備嘗之何可與世俗人道也

日者蔣訓傳

日者蔣訓蜀滎昌人也訓大父萬有以術顯蜀王王好飲酒爲長夜之宴一夕忽大醉憑几而臥左右皆酣睡几跗故可移易遷轉者臥重而

沉遂斷跗併折其齒王起大呼曰寡人何爲有此左右皆驚起懊恨無已時左右從解曰莫非數也一從者猶記昔年滎昌日者蔣萬有故推有祿命曷取試之則已業稱某月某日某時應折一齒矣王起嘆曰術固至此乎神哉奇哉立候爽馳驛使滎昌召萬有萬有至則館以華屋食以餘珍被以錦服自是凡一飲食一舉足必試問曰萬有云何云何成都市中一日萬有名滿四境矣後錫其子四掾皆充公家用季子竟

得出身河泊所云萬有起家踰千金再傳至訓訓授大父學能一一通解其理不爲游談滇屯祭馬平徐公嘗語余曰訓隆慶間譚廉訪常熟徐公祿命一一如持左券廉訪甚神之名動公卿間萬曆丁丑秋余至滇聞訓名未之見訓亦不來謁余驛察松江張公召訓見言某日應遷轉果應是日轉言某日部檄應至亦以是日至初部檄之至也余與驛察方接杯酒懽謂余曰訓固言此日至耳余曰有是哉驛察瀕行間忽

病不出者旬日召訓與語訓曰狀固已陳之矣取狀來閱果然訓確有大父風哉嗣是余與之語亦多奇中間有不然不遠矣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爲池司馬季主固已言之矣賈誼曰古之至人不居朝廷必居卜醫之中有味乎其言哉逸史元甫氏曰世言屈原卜居篇言詹尹執筴事以爲徒寓言耳及讀伏羲八卦孔子演易尚象尚占尚辭又不信其爲卜筮之作爲故哉如吾游寰中見蔣生訓者是可稱自者矣

徐山人傳

徐山人者江藩撫郡金谿邑人也世居邑五都百歲峯下余嘗至其家焉山人名文俊行國四家故衣冠著族山人少而好學讀子史百家言則不入讀青郭璞書以及近代楊曾諸人言則听听然若有得坐而談地形則口吶吶不能出登山履險則神爽飈發逸與凌空便俯視乾坤前無古人後無今人而山人目中惟自信有山

人旁舉無人其初隱於賈嘉靖乙卯冬挾楮葉數篋來游郡中聞余兄弟是年始醳屩得上春官先大父故睢形家說先大母先大人嘉靖辛丑中亦爲金谿形家亦徐姓行美九者所攺厝美九專主理氣美九就先大母先大人藏中正者隅之先是卯酉向本正門第故弗寧自美九隅厝有余兄弟兩人業儒家稍稍獲儒者效先大父以是溺主理氣家溺善金谿形家而尤善金谿形家之徐家山人至閩爲金谿人又出

徐氏先大父爲解顚推食而起倒屣出迎攜之先大母先大人攺厝所其談一一券美九不爽先大父喜甚以是遂溺善山人未幾攜之郡東野小鶴大鶴二山吉山横山黃沙白沙二河義陽城環匝先大父時年巳六十有三翶游不絩樂得有山人追陪如此歸來品題山人復吶吶不能出口非復向登山屐險颱發夌空之山人先大父意釁感稍稍不甚溺山人曰是美九之亞者既與余兄弟談則絕不類形家語山人間

出天理良心之談余兄弟故未離書生行而益心善山人山人有語亦第時時向余兄弟作附耳密室談懼爲先大父見知先大父性故烈一語不合而退自是余兄弟與山人偕賛尭弼尭兩叔兒子輩結好鴈行誓相平生郡中自是稍知山人山人亦自是捐楮葉弗賈而專事形家術每歲春杪歸省秋杪來邵子第以爲常時山人處庭幃具慶中居無何余大父捐館舍山人爲余曆之黃沙河鄉山繼大母周又背棄時先

大人曆之城東美九所攺定者實偪陿淺薄且先大母先大人合一坵千秋百歲後太恭人何以藏焉此余兄弟所爲腐心日夜不敢康寧者山人業已先爲余兄弟備計無何考功兄養痾林下余仕在春明門甫登第山人偕考功兄卜得城南陞陂山去城三十里而近迺復奉先大人攺厝焉先大母煢亦自是偕繼大母周同厝于大父黃沙河鄉山先大父心九原或其少慰不肖兄弟之願少訓初時山人所爲吶吶不能

出口先大父不甚溺善而曰是美九之亞者此意難以直陳也天理良心之談山人有謂矣無何余侍人沈卒遺兒䐗煢煢孑立余時備兵秦朝那萬里外山人攜兒䐗同余考功兄厝之皀沙河盂山不俟余至山人直骨肉我矣寧鴈行踈屬云乎無何山人父母俱故山人歸自厝卜得其山山人心自好之余兄弟頗與力云又未幾先考功兄亦捐館舍山人年且六十二歲適余復起家鄞下瀕行山人授余冊揖爲傳之曰

人生能幾白駒過隙知巳彫零平生心事惟三人知耳今且溘然逝其一子爲我言以貽子孫山人術初主理氣家羅旁分度不爽豪芒以故先大父溺善謂與美九者一數十年來山人業益奇進胷中直吞滄海崑崙五嶽粒米在眉睫前時主形勝時主理氣措手而各有攸當術嚮應于孝感黄州麻城之間學者多稱爲老師余郡中余同舍生陳子化稍稍信之而憑掾史鍾英信之尤堅膠髹爲薄矣余族子外山人亦每

有言必及掾史者傳曰詩云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周公卜洛瀍澗攸從孰謂形家之說果無乎而世人故以禍福之說勝之使人竦聽至有謂虎山須纍肉案人形山下臍腎二穴者鄙哉其言之弗經也乃若未登山先獻圖指山畫水罔當事情固宜世交目徐山人之爲呐矣吾又何說之詳云

鶴鳴集卷之二十六

明楚劉伯爕譔　吳蔣以忠[illegible]洵仝校刻

誌銘表

鄒春淵墓誌銘

有耽道先生澹泊樞牖食則餰粥不足衣或緼袍而抗志雲霄之表非禮弗動非義弗受以此處人倫表正里閈卓矣顧天下國家事竟付之誰手求之後禩有所託得寄其心傳不朽者甚尠固非所能强也毋抑由人焉乃今見吾鄉鄒

舍人父春淵先生者舍人父初爲諸生時余識于班行中比余對公車見舍人父提挈舍人童子時游諸名公間試以經書大義舍人口誦如流或命之搦管則對客揮毫片晷而數百言立就固已私心奇舍人益壯舍人父必有後焉舍人父卒之明年四月舍人持函走一介遂上匄余文將併瘞之隨以文學程君狀來狀先生諱夢龍字叔見別號春淵家故貧然不致甚脫粟獨其性騰局動必以禮兢兢不踰尺寸又厚自

擬待不少詭伏於人志在理道期於寓內成奇
男子事少爲兒雞鳴盥漱侍其父泓溪尊人如
禮旦頁薪出汲晝從里社中學里社兒不敢向
先生出一謔浪語初泓溪僦居漢川陳氏家陳
氏語微侵先生先生憤然起曰丈夫遂餓死耶
立奉泓溪公去已乃充博士弟子員諸博士競
摘章句習聲排苟且投時好先生獨鋭意古我
聖賢之格言義必求其裏底之所在旨尋其歸
宿淹經史旁通諸子百家言如皇極經世洪範
啓蒙奇偶分積浩渺微芒它博士率棄去先生
皆能識其梗槩極心知此非博士家功令最急
先生固心耽之以此遂不得與投時好者伍屢
試督學使督學使不能乙先生然亦少甲之邑
詩書家求能陳說大義爲弟子師者動必稱先
生先生亦儼然以學者師自負席可得五十邑
令黃侯郭侯先後延之塾中率以賓禮禮先生
黃侯尤干出王旦暮中試先生至有冥冥不墮
行之稱先生遂益重扃奧程槼矱作居家日錄

行無鉅眇恐登之倣宋儒黑白圈以紀念慮之
動酌文公家禮行之家邑自是有昭穆主議以
四時俗節禮代古四時之祭歲暮合祀之里中
市兒姍笑走不避晚乃得舍人舍人自離襁褓
即慧甚先生盡以所博極古今者授之舍人恐
能受故不悔其所博極者非時好益督責舍人
以時好于博極古今中故今舍人文多古風舍
人年十二三試有司輙高等年十八舍人舉于
鄉皆先生持之行歲庚辰舍人成進士授今官
數十年來先生心初對經史儼如見古人繼乃
提佳兒立成廟堂器以理道被之身以天下國
家事責之子屹不以家事嬰其念以故先生偕
舍人自爲博士豪諸生中及登第先生家徒蕭
然如一日斯亦偉然丈夫哉後乃遞舉數子皆
穎慧雅有舍人風以有舍人在遂付之先生提
之較提舍人差緩矣性喜賦詩詩不甚工而常
自鳴其胸臆如詠竹有老幹幽林下參霄看子
孫它類是可以觀先生矣舍人登第後有鄰富

人持百金爲先生壽併以其私請先生摽而出之益爲書舍人而父五十餘年茹荼耆辛左提右挈者何而秪媒富貴爲耶兒不滌心絜慮致身 皇家秉 明時亟圖樹不朽業則吾所以教爾學者安在隨擬膏車轄督舍人官如諸生時先生忽遘疾不起舍人謀請告先生復貽之書吾戒行有期兒歸何爲也以故舍人不及視含先生自心瞑云誌曰鄒故黃之麻城人六世祖文斌徙家雲夢文斌生盡善盡善生顯顯生伯滸伯滸生鵬即泓溪子是爲先生尊人泓溪之母節孝病鄰適有弗戢者泓溪抱母哭籲天爲反風得不火而先生是年生先生生七歲弗能行年十九歲入邑庠五十九歲卒于家嘉靖癸未某月某日生萬曆辛巳某月某日卒配鄒氏推官璣孫女是爲東門鄒男四人丙辰舉長子觀光夢日映室而生即中書舍人娶左氏巳未舉次子覲光庠生娶喻氏辛酉舉三子耿光娶彭氏二三子者每執藝向余相問難是不當

在諸青衿列矣庚午舉四子有光聘賀氏亦已能文云女二長適許有用庠生次適艾齊世以壬午某月某日祔窆于城西祖塋之傍銘曰孰謂爾貧而芝之蘭馥郁其盈庭孰謂爾阨而夔龍鳳池子爲之客語曰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人爾造家樹子多而且賢是可以百年

贈君齊近壇元配劉孺人墓表

嘉靖中有籍籍聲稱山東齊先生者云吾邵子齊庚大人行劉孺人侯之母齊先生元配齊先生濰人先安丘人齊先生名閶樂學宗舜別號近壇世有隱德考英母徐生齊先生岸立聲聞如鐘善飲不喜爲家人業生平多環偉俶儻之氣兒時已不羣英初授之書日輒記千言益授之益强識不忘束髮學爲舉子業衡水楊司馬宜方爲濰令齊先生年十四識齊生于羣兒中器之彼其時功令脫略督學使者歲不一行部中濰令亟齊生所爲舉子義上之學使者業得補博士弟子員楊爲令精覈遺是稱風力留留

不知爲何事以他兒義往比函發至啓眎爲他
兒非所器齊生義也令大迮初意齊生方妙齡
眎取功名如取之攜不爲葡無何徐捐館齊先
生終制甲午竟以名高首諸弟子員入邑庠而
元配劉孺人來歸孺人二歲孤撫于伯父麓泉
慱士所齊生故貧不能具六禮慱士重得齊生
爲宅相慶禁勿禮益侈爲施幔諸衣被具而劉
孺人歸遂日夜操作佐齊先生讀維時劉孺人
心慊慱士伯父恩而齊先生益重念慱士知我

者生我者等也明年都御史曾公鈞督齊魯諸
生課鍥校秇錄成諸生人一首齊先生倍其首
齊魯變至道難易義爲諸生炙丁酉歲戰既勝
下第維時今大司寇劉公應節故與齊先生同
井閈素心遜齊先生青州司馬石公茂華少司
馬遲公鳳翔歷下今故相國殷公士儋故皆才
夙稱名諸生時無不心推轂知有齊先生齊先
生時且嚴然爲山東大師諸遠近叩門至齊先
生爲文根極領要骫骳連犿人所不能詳者詳
之郅佗生所稱得意語齊先生直士菑眎也語
不必人道要取信諸心膠東崔大夫爲子桓卜
傳經得齊先生大夫從壁間耳之齊先上坐函
丈上譚經及六蓺口若懸河探笥篋中故無佗
多筴齊曾生自伏生口授尚書後能爲諸生陳
說大義應口出者乃今董見齊先生嗣是邑令
嘉與許某至翔視一時獨於齊先生握手下堂
通殷懃懽稱老友然齊先生固且凜凜自荷持
不苟爲人招致邑傍有貴人隆禮數外重致先

生而心弗然竟弗得事齊先生爲一噱飲而去
其子第時時竊餘唾慱一第然不忘心事齊先
生辛酉督學使者袁公 行部試諸生首齊
先生秋大比士詩豳風七月義爲齊魯諸生束
獨齊先生一揮而數百言立就不少沮喪主司
者大奇之弟子桓從旁覘見卷舌不敢出語益
心避舍曰齊先生眞吾師也爲邑令李某得之
竟以佗盭左罣齊先生復下第齊先生至此凡
九試而九北乃無一戰不精且厲卒不少挫明

年學使者袁再至再試而齊先生留尾之矣諸
生棲伏棘圍爲齊先生冤先生神色不變第胄
然嘆曰吾白髮年楊衡水尚吾文上之學使者
竟爲他兒引重丁酉吾文戩既勝下第辛酉吾
弟子相取齊曾第一人而吾文徒爲人情嗟嗟
此雕蟲技也豈壯夫宜爲哉吾第以付兒子輩
令無意取功名吾第名爲白衣雅須不失吾故
吾矣奚尤也語畢色益不動先生第被服如常
人言血勇者面赭脈勇者青骨勇者白惟神勇

者色不變齊先生其以神雄邪嗣是青州涯少
司馬自長安走書臺大夫採風使者洗之不令
齊先生知諸下等生集千人覆試齊先生又竟
褎然爲諸生首會學使者堅决齊先生亦第令
見吾長耳不以名爲念日銜杯酌爲諸薦紳長
老致之山水唫咏間不復問人間事矣居無何
齊先生卒享年五十二歲劉孺人先齊先生十
一年而卒享年三十六歲有二男子長郎邵子
侯一經次一夔齊先生復繼娶信男一中然齊

先生第時時思劉孺人不寘初齊先生母徐世
繼花父故不暱袵席無如花妒齊先生昆弟四
人伯仲季俱被逐伯依外家立居貨致數千金
亦蚤世外家悉沒入其貲諸戚里嘖嘖有煩言
齊先生一弗問第迎其嫂氏歸終養焉季出益
遠齊先生內安後母外聯諸昆弟隨獲季歸尚
孩劉孺人撫之成立長授以家政齊先生舉所
入諸弟子自行束脩以上悉委之季不問治生
季亦歲可致千金伯仲有女各遺外劉孺人收

而養之爲已女長各脫簪珥歸之人得其所不
惟齊先生能劉孺人亦有烈丈夫風哉麓泉博
士之官時以一女遺劉孺人亦同胞睇長爲擇
壻厚資給報之一如博士伯父之昔日後博士
旅櫬于宦游邸時劉孺人已不起齊先生于佗
席得博士訃一哭絕倒向固傾百斗不中酒自
是不勝杯酌矣初劉孺人在時齊先生以名豪
諸生間一日門有乘驢客骯髒不凡而雙睛訪
齊先生劉孺人心知爲異人治具趣齊先生歸

至則諸讖立黃門辨黃門淺拓騂所伍於世獨
與齊先生抵掌談竟日出語人曰吾與齊生訂
盟耳山東多豪傑如孤與齊生幾人乎後濟南
李攀龍猝與齊先生邂逅爲談丁酉下第事心下
之時于鱗第誦其業莫辨爲齊生語既識之結
好平生于鱗不才下人豈早足名實者齊先生
居常教子曰吾以一經訓汝因名字之戊午邳
子侯繼先生充邑弟子員丁卯舉於鄉辛未成
進士謁見歷下殷少保相國曰而父文雄一世

不能自占一第而其食報也夫好酌爲之進士
初試爲令歷五載贈齊先生如其官入爲
天子耳目居黃門覃恩贈齊先生禮科右給事
中劉贈孺人以數直言出守吾邳子國
天子若曰邳近多故吾徒得君重節召若矣居
邳一年邳屬雲夢邑有鄙人持淫神簫鼓塗民
耳目漢沔以南江黃而東申以北爭奔走之侯
推席起曰是何祟爲吾民厲與神而有靈當自
排始立命毀其丈餘金身徙之杖逐其人神寂

無左驗後數月鄰境人有自遠來者于荒原叩
首而去士民嘖嘖稱邳子侯眞神明侯磊落玫
瑰剛毅不可奪確有乃父風吾故爲表於齊先
生墓上

明楚劉伯燮譔吳蔣以忠閣鄭懋洵仝校刻

雜文

陝西軍門平羌碑 代林老師作

天下事不大壞極蠹不更新非遇其人毅然當之不顧所毀譽利害視公事如家急我人阽危如身墜淵井孰肯破恒調冒衆避以爲已任哉今見毅菴石公已公昔貳本兵余事成均于班行中闞瞰精神公蓋自信其道不詭隨人者乃

今從余門劉生詳之劉生言曰今世譚戎行類取推奮才揮權者誠敢任然多事口給近多贋行公實應之一切軍䭾儲𥶒隍埤鎧仗何有公適當其難人言虜款居庸關賀蘭河湟保無事如我疆未治何而西戎氐羌時竊竊作難鼓噪向人自公初至羌無歲無月日不出東苦文縣四夷之爲炒山洞峪爲𡡉西則列帳家向洮背河莫可根究公赫斯怒會 九重震臨委公以太阿柄公謀同先中丞文川郜公繼幼溪陳公令嵩河董公協心從事小子夔以固原兵備往代署偕臨鞏張君楚城奉指授行洮階之間凡幾犁庭蕩穴尺寸皆標下力且也都護孫子國臣克爲之使沉毅好謀不易此小醜卒靖地方拯黎庶有繇矣余守鉛槧弗克從封疆臣縱觀雪嶺外歛檢鏡往事又時從公檄中覽覿大較全陝北枕虜西南襟氐羌彼熄此熾代有煽構未可謂無事闊略者秖疥癬視藉敦大以爲名高胎亂養寇止朝夕故哉嘉靖中曾屢議興師

或機宜弗密或督撫罔同心甚而提戈耀武反屬按史肩之以至於今是癰疽之既潰狂瀾失隄防者也公鎮栗靜慎不事夸毗行十之八九不一言所以初公徵兵行苦承平久人不識兵革公虓厥庸將懸縮怯者馘于轅門精采百倍二三撫臣濟之如出一手自原州遣師行周道千三百里不抵闤闠不恐知用鑿鏊五千駃騠倍之橫行吐谷渾犀牛江不入虎穴不知東征西伐期月之間凡三舉事父老壺漿載道迎不

以爲援始嘗罔績中酋武鼓勇卒大宣厥威不爲顯頸繫酋領古阿提孥沓官沓兵楊沓家如弄丸掌上罔或肆約束文武將吏心如臂指之相使順呼疾應罔敢後取獲首功以千數百計焚死及相枕藉者無筭空廬畜產一空霾曀頓清邊珉起舞有繪爲圖詠爲歌以紀其事者聖天子嘉乃績特進崇階頒內帑幣殮白公以下有差光燭簡冊盛矣居今板的畫疆守世効外藩阿木出襲冠帶七麻等族輸餉永濟倉比

寨軍戍公復何爲哉禁交通定樵採劃崖築關與斯民共守之而已語曰明言章理甲兵愈起辯言偉服戰功不息則公鎮靜之効明章較著公名某北海人督四鎮四載從來未若是乆郜公名某長治人陳公名某長樂人董公名某禹州人系之以頌曰蠢玆小醜敢侮大邦湯湯天塹洮階兩江中失其御犬羊晝罷爰有石公忠義滿腔逮郜陳董寅恭不寵吁文洛武謀共勇雙坐令西羌竄息來降裸體異服皁蓋朱幢輩

恬商嬉釃酒封控功德何極口碑臨江

彗星考

謹按彗者穢也又掃也陳後主春彗星孛于東方初出亘中天其末曲向北時謂之掃星迨曉幾亭午短如帚焉又考之彗出東方長三尺芒耀怒急則其形長如掃帚者固彗星也淮南子曰鯨魚死而彗星出許慎注云彗除舊布新也齊景公時有彗星公欲禳之晏子曰彗所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則彗之爲除穢不尤彰較著哉証之今時彗星見西南昏黃而見及更而没初出如小掃不三尺夜定始顯幾數丈

餘位正西其末曲向南本小而末大渾如瀑布自天而瀉星如怒虎目震耀不停春秋說命題辭曰星之爲言精也陽之榮也陽爲日日分爲星故其字日生爲星今之彗星甫日落而見計日足猶未入崦嵫初疑爲長庚星隨日而入者乆視之非長庚自爲一芒創見極早以譬之華夷中國

聖君日象也茲彗星隨日而行豈非中國
聖明君之外如今北狄俺酋者内附請劵受冠
裳比屬國其應豈不隨日而行哉老酋素領部
落牧陽和近邊位正北今忽以見佛之故適西
南甘肅河湟之間偏西而正南故以此爲應在
俺酋非虛謬語也酋今七十下耄矣乃藉見佛
以爲名爲套虜切盡黃台吉報復五六年來西
番失利之恥夫老酋精力既憊非復昔少年擐
臂之態遡年納款利歸頭目部下餒甚有不能

舉火者人心頗散渙不屬切盡黃台吉向以七
千人馬往去秋潛回套不滿千數人傳止三五
百耳未可盡信大較胡運衰矣彼番實猛健據
切盡掠回黑回回私語我邊軍番馬長丈餘高
視之弓矢長數尺許勁甚番地寒彼歲切盡爲
彼誘入以水灌隘中盡氷損人馬太半僅以身
免茲行俺酋以勞而趨彼之逸以遠而就彼之
近以散渙久未用之部落犯彼番猛健之鋒故
以爲老酋此凶穢當除矣不敗北必氣死考之

嘉靖三十年間彗星見西北其末正北指時傳
以爲俺酋入犯之應自庚戌以後俺酋時時苦
我北邊故天垂象以示警夫老酋向居北則彗
北指今酋移西南則彗位西而芒南指天道豈
不昭昭然告之哉其應在中國者何也老酋數
年悔禍誠心内附九邊安枕者屈指七年于茲
老酋今日死而黃台吉那吉爭雄長明發不知
何狀故自古國家未有數十年而邊鄙不聳者
也作彗星考以俟

鞏昌府改建兩學上大宗伯馬公狀

鞏昌于秦爲邊郡西南接崑崙來巘爲山之祖
水之源郡故有學兩學亦合建以南向拘逼在
南山之掖且兩明倫堂散列抵於民舍不統於
黌宮之内萬曆癸酉分守隴右劉生伯燮創議
改建白于侍御董公石始其事乙亥李生維禎
繼守隴而功迄成細詳鞏地堪輿家乘其起因
其止正西仁壽山實其起山下迤東而止渭水
界在東如是而强之位南在吾夫子隨寓而安

于土皆襲本無所拘然必不背東而強南以至於是肇郡近西羌羌俗所重者佛今俗猶然以故位郡之中惟萬壽寺屹起相傳元時香火之宮至今弃走逮我　明而文教大興貳百年來浸淫灌溉於人心當不先佛而後孔聖是故撤佛像而妥聖靈逐緇衣而游章冠初或疑之繼習而安之廟且東向北有山差莪而起如纛如鐘蜿蜒而南向南有山綿亘而出如揖如抱環拱而北向正東則桃華山崒嵂挿天芙蓉萬疊

山下則渭河曲折其中如去如留明堂正位方宇攸宜至啓聖祠見天下多厝在一隅以吾夫子尊親之心推本所自當不正巳而偏親于是拓民間地置啓聖祠于殿後迥乎與殿頡頏祠傍爲夾室二左敬一亭右祭器庫殿前兩廡各十二楹殿之兩掖左爲郡明倫堂右爲邑明倫堂堂之前各爲四齋齋各三舍齋之外爲大門門之外左爲郡學官署三右爲邑學官署三邑多一署爲省牲所通用深各二層傍俱貳翼相遮鱗居殿二門外鄉賢名宦祠列其下二門內爲泮水置坊曰泮橋外爲聖人之門自明倫堂大門之外至學官署必有永巷嫌於直射則爲曲道以各達於儒學之門內環殿廡祠署而外總以三門聖門峙中左郡學門右邑學門占無多址而宗廟之富畢列於中逶迤周折殿可達祠堂可通廡齋可至署郡可之邑占民居者給以官隙地不願地者與之值迄三年而功就緒終始其事者郡守胡其倅李其勞勩爲多敬乞

老先生一言用志顛末以示諸青衿士垂不朽俾諸士也不以僻壤之方隅自限不以異端之習尚是泥能自立門戶翻然一新則不惟劉李二生偕諸守倅受賜無疆而先達長者之教肇人士世世欽佩之矣

遣奸録原

劉子曰文學固詰慝之官哉而無如奸人伏弄爾自余有知識來上下不廿年不識文學官弊狥至此極通寰宇皆然至滇海玆極夫登壇者

非聾聵類蠹明察抑何嘗得遂行其奸而奸卒
不可遏者何諸生愚而好進吏弊狡而多貪執
簡從事一以道義之心行之無暇深察愚于教
抄中略道之矣愚非能按奸彼奸自觸網信抑
天道哉玆録有二原爲奸者遣告奸者不罪以
啓人之樂告不者愛名器之心甚於愛貨矣不
避門戶直爲諸生吐鬱結以示容受不者自愛
之心又甚於人所愛矣受斯怯怯斯長長斯何
極爲作遣奸録原

乞封章行實狀

爲給由事今將本職父母及職行履開後懇乞
俯加採擇錫之㫤言用光　誥軸子孫世守感
戴不可名言須至狀者

一本職父諱某行年二十四歲早世幼負聰慧
頴悟過人授之以書無不立成誦及長以義命
自安一毫不妄動遂精於康節之學爲人謙退
小心先大父性急烈父以孝事之得其懽心尤
能睦鄰凡與父游者無不稱嘆服與母甚相敬
如賓一疾不起當易簀時無它語止曰有子有
子云生平無他嗜好亦不知治生止誦書談性
命以自樂澹然丘園之間爲葛天無懷氏之民
而已以故履歷未遂融而積樸蓄奇爲後世子
孫地甚厚隆慶壬申以兄某任南京吏部文選
司主事恭遇
登極覃恩贈如其官

一職母方氏里中舊族與父同庚自先大人背
棄後決意以身殉爲先大父母在堂下視二子

煢煢靡依生之廼勤厲教子躬親紡織歲取其
貲以供塾師費四時哭泣之聲無間時或立二
子婦於庭下以勤孝訓之卽暮齡語及先大人
猶欷歔不能視性剛烈課二子業不少姑息動
加鞭楚能自甘孤苦至今獨處獨寢不用侍婢
兒婦輩使令應門者秖立於戶外不敢入事先
大父母孝督諸子婦以嚴守節四十四年宛如
一日今年六十八歲隆慶三年己巳職叨第陳
情行勘有司轉　奏蒙禮部題覆旌表貞節壬

申以兄某官蒙　恩封太安人
一本職年四十七歲湖廣德安府孝感縣人初授戶部主事繼改工科給事歷兵刑左右壬申夏陞陝西右參議乙亥春正月陞陝西憲副兵備固原本年三月初一日履任爲番賊出没地方鉄官蒙督撫會委辭卸本道印信前往洮岷署管剿番前後二起用兵斬獲過階州洮州二番首級計百餘顆餘零星隨出隨剿者不計丙子春正月回固原本道管事本鎮創議磚包大

城督修三分完二洮岷固原前後修整各城堡兵馬錢糧俱見牌冊中本年九月內調今任丁丑年二月初四日蒙兵部題覆爲前剿處洮階二番奉
旨升俸一級本年本月初十日奉題
准新例面代與新任副使郭名宗嗣離任遵依改限於本年七月二十一日到任至今戊寅七月二十一日連閏通併前任陝西憲副實歷俸共三十六箇月三年例得遇理考滿雲南提學自萬曆三年前任副使陳名洙陞任之後中歷胡名維新劉名應峯李名汶皆未任本職適乘其缺自歷任來遍歷考校今已一週事實統見牌冊中
一本職妻何氏同郡著族年十六歲適職職家故貧又孀母在堂何拮据織紝助職力學上事孀母俾職得專意講習於外職叨鄉試復屢不第何略不以久困動念後歷五試閱十四年職始登第至今職官四品歷數任十九在外何居

家教子杵臼必親勞苦淡薄之風猶一日

平番圖跋

右平番圖滇南永昌生陸希顏所貌陸生習舉子業歲食廩先世吳人以習文而善繪事雖處絕徼名游搢紳間來滇者無不令貌之有爲傳書致其所欲圖者爲余貌此冊凡三戊寅夏迄己卯春成圖成而陸生隨化爲異物矣此其絕筆余惟藏之笥中今來河北兒女各隨太恭人歸元旦且臨署中無它恩索居取以鏡往因跋

其後一送之大司馬石公所一致之孫都護其
二余藏之令三氏子孫自後儻有合焉以備世
講萬曆癸未上元日

鶴鳴集卷之二十七終

重刻鶴鳴集後跋

龔懋洵曰洵自有知識時常慕楚
劉小鶴先生所為文竊竊嗟誦是
安得置身其人之側聆謦欬聞鄙
有蓬之心迺萬曆庚辰洵竊祿鄴
庠居歲餘而先生奉
命來按河北鄴故河北屬邊得謁門

下一見先生心相許可自是輒賜
開霽歲扃鑰無謂不談無談不竟
日久之且數語優詳不知其以隸
相尊者暇出其平日詩文示洵且
命序以梓既梓先生秘弗傳也適
粵東之
命下先生優攜板以歸洵進至鄴之

城南先生泣謂洵曰余歸且休乎
玆所刻集蓋身後事業也余且秘
奈弗能秘之子何洵亦泣且拜別
先生先生歸不一歲告終矣嗟嗟
先生言識乎言識乎乎何洵叨轉
和令淂謁存方將先生於廣武為
具道小鶴先生所以相淂甚驩及

刻集狀將先生曰此余年友之最
厚者逝矣若有舊雅能作侯巴子
毋令子雲氏泯泯乎洵唯唯請先
生序先生慨然序之中具道家世
交誼甚悉命洵重梓行洵謂蔡中
郎得論衡秘不欲與人共彼何心
哉不過欲自多其聞見耳洵故非

其人也即欲為帳中藏奈城南之
別言猶在耳何且也伯夷雖賢淂
夫子而名甚章以洵頌先生直兩
手捧土益太山耳淂蔣先生一言
鶴鳴集始大行於世云謹重刻而
為是跋

閩人鄭樾洵虎甫書

〔明〕王守誠撰

周南太史王公遺集一卷

清雍正十二年王廷琮刻本

周南太史王公遺集

含章齋藏板

周南前太史王公遺集跋

周南太史王先生遺集一編其元孫浙東觀察七峯公舉以眎余者往余讀觀察寧郡志序見其義例之詳核文辭之爾雅歎爲學有本原及得是編讀之然後知觀察之學得於家庭沐浴者深而先生之老於

文學爲不可誣也先生所纂嵩志二卷簡而覈質而不俚詳畧得宜質文中度具有班陳敘事遺法而其大旨畧見於自序中其稱每一載筆必博稽載籍廣詢父老衆以金石之遺文與耳目所覩記越七載始成書葢前輩之矜慎筆削不欲信心自是

如此及讀其守順德時諸碑版之文則見其當饑饉疾疫之餘時絀舉羸焦心蒿目不一二年而城垣學校祀典水利諸大務釐然畢舉其政成之易又如此葢自兩漢以來號爲循吏者無不用文學飭吏治先生惟湛深經術故發之爲文章厝之爲事業霈然江河之行地而其維持風教劬勞民瘼一腔憂時閔俗之苦衷淋漓紙上令讀者如身履其地而與之咨嗟商確然則先生之可傳者固不獨以其文而其文亦豈遜於古之作者哉公殁已百餘年而觀察以名進士起家州縣歷著聲績玆復由

浙西再任浙東余老伏衡門得與談笑之末摩挲是編益慶先生之嚮而未發者焜燿於今而王氏文學政事之傳方長而未艾也

雍正十二年歲次甲寅七月既望甬江後學舊史官萬經頓首拜跋

周南太史王公遺集目錄

嵩誌 書未能全刻
重刻嵩誌序
城池考
歷代建置因革考
地理志
田賦志
官師志
人物志
嵩誌後附記

邢誌內所載文六篇
重刻順德府誌序
城順德府紀事始末碑
親民堂說
重脩廟學紀事
正祠祀議
剏普潤永潤二閘記
表 記 詩
明耆賓祖墓表 載家譜中
明陝西洛南令汪公墓表
重脩靈泉寺度田記
謁中嶽廟詩 書後
周南觀察王公遺文
褒赤王府君墓誌銘
周南王氏宗譜序
誥贈汪淑人行狀 以上俱載家譜中
寧波誌序
增置義山贍田記 書後

重刻嵩縣志序

寓內郡邑志猶古列國之史一方之實錄也以徵文獻觀風俗察要害程物土胥焉稽之錄而不實則咸無考焉嵩有古志一藏在澤宮久已亡矣聞之辭簡事核不知載筆者爲某自何時宣德中邑有胡敏氏者蓋嘗重脩之矣正德初陸宜春氏復取胡氏志廣爲三卷頗稱兼收第紀述雖繁新聞未續邑侯李君化龍慨茲闕典屬予校讐三辭之不獲乃始席草因其所已述采其所未錄詢之父老參以載籍博訪金石之文徧考方物之蹟言爲有物名不爽實者例書之職掌雖

分事體攸關者附錄之筆之義不可詳削之事不可泯則爲雜志以括於後若夫考文不軌於先民徵獻弗比於大誼采風不錄於太史程度不登於物土與夫牽合附會之說則悉從寘削即事蔵於昔不卹也受簡於丙子之夏錄梓於壬午之秋志成二卷稿凡數易一邑故實庶乎可以覽觀稱實錄矣所憾淺陋固滯不能徧加藻潤則與有罪焉爾

萬曆壬午仲秋旣望邑後學王守誠識

城池考

前襟伊水後擁高都左控陸渾之險右據三塗之固誠三河輿區也考之城池故址廣袤凡二十里舊志以爲嬴秦所建新城之治即此徐廣括地志以爲高都城是也國朝洪武二年指揮任亮作鎮嵩州乃重脩葺三年後委守禦所千戶江亨就東江一隅結磚爲城城圍五里一十三丈墻徑二丈高二丈有八尺外壕深一丈五尺徑五丈有三尺墻內馬路廣一丈門東曰迎恩西曰望塗南爲宣威北爲高都門之上各有樓萬曆三年知縣李化龍題其東曰聞鶴以舊志東有九皐鶴鳴之景西曰對雨西有三塗暮雨之景南爲臨伊北爲

望洛而樓亦有名矣舊城有復隍之事則軍民併工合作遂著爲恒規云

歷代建置因革考

嵩(今治名金元所稱海內郡邑名義雖各有所取以山川得名爲多嵩治伊水在南城之下唐宋稱名伊陽於水北之義相協及金則始更爲嵩按嵩山下邑爲登封東抵嵩縣在一百里外以彼名此則昔人之誤矣國朝成化中復割嵩汝之地爲邑乃取伊陽舊名名之城在伊水南一百餘里義均未安事尙有待於後古者云)於唐虞以前無可考矣在夏九州當豫之分(禹貢伊洛瀍澗既入于河)商爲有莘之國(見孟子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嵩古志皆載有莘氏女採桑得嬰兒事又按說文澤中有草曰莘嵩三塗皆神禹所鑿以導伊水且符草澤之義云)周則三塗之地(周書南望三塗即今嵩地)厥川維伊與洛攸通(伊自桃園而入於洛)密邇王室在畿之內(周制王畿六百里嵩距洛凡百六十里)何秦晉之始禍敢遷戎於伊川(伊水之川)始符辛有之先知(左傳平王之初遷也周大夫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僖公二十二年秋秦晉果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其意在周也)終辛荀吳之殄滅(左傳魯昭公十七年秋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允姓之酋雖翦(陸渾戎允姓初居秦晉西北之鄙)陸渾之名猶存(嵩有陸渾山陸渾嶺皆以陸渾戎得名)東遷以來陸渾之北伊闕之南尙爲周土戰國之初南暨高都北連伊闕悉入韓封(見史記戰國策)雍氏被圍蘇代西說而韓襄尙效高都之地(見戰國周策中)伊闕兵衂秦摎長驅而赧王大棄洛西之邑惡孤之聚姬曆之終(赧王五十九年如秦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乃遷西周公于惡狐聚今之水泉鋪是也嵩人尙呼爲赧王城)二周既亡(東周西周)三川乃作(秦取二周地作三川都)陸渾始邑(今嵩之古城是也)新城併與(今之嵩治是也)西漢曾改三川之名(改三川爲河南郡)未更新城之號東漢以後下迨魏文郡則因之邑亦未改焉晉則因新城治而併置陸渾

元魏則因陸渾縣而改郡漆州隋文都雒陽仍存伊州而陸渾與伊闕併隸所革者郡與新城之名也唐高及僞鄭(王世充)俱治伊州及太宗取洛陽改復河南郡未改者伊州伊陽也中間五季如周齊梁漢後趙後梁之主雖能雄據洛陽改物僭號撫有嵩封然皆國促祚短無暇經畧有宋之興則二邑(伊陽伊闕)併建領治河南而伊闕之縣廢爲鄉鎮事自熙寧中始也紹興之初再復伊陽始立順州以陵寢之故保障之功義則有所取也(建炎之末劉豫在汴洛東諸邑盡爲金有惟伊陽翟進屯兵鳳牛山保護陵寢尙爲宋臣故紹興初改邑爲州一以便軍民之統一以昭不叛之義)翟琮(琮興之子)奔而順失守金人取之更名嵩州以統伊陽元人克金之後悉因其舊特以所轄者屬之南陽而不屬之金昌也(金改河南府爲金昌府)洪武元年中原始定南陽既下屬邑景從(洪武元年天兵下南陽元守臣許哈兒率衆歸降乃留指揮任亮鎮守嵩縣)而嵩之改州爲縣復隸河南府則洪武二年始也中間建置因革分合統屬之跡今則悉從考定不敢勦承其舊謬云

縣署今城西北隅始建無所考國朝洪武二年知縣王景道重建歷代重脩不具述今近民堂凡五間其前爲戒石亭亭前爲儀門凡三間外爲譙樓樓凡五間堂之後爲便署三間嘉靖中知縣郭東區其上曰鳴琴舞鶴東西有廢基如許萬曆初知縣李化龍復起二亭副以簃室仍分鳴琴舞鶴以

區之署後即知縣宅左丞右簿並列東西而東南隅則典史宅在焉咨遞幕廳居近明堂之東西與積貯庫相對六房分序東西而架閣承發鋪長亦以次列賓館則在儀門外與守備司比鄰隆慶中知縣張性淳之所剏建也厥西則土地馬神祠暨厰在焉祠後直北為公廨者三十二間以處胥史之有室者前為獄南鄰不盡官西鄰則盡民矣越左為總鋪與獄東西相望南北抵公署自西而之東墻同賓館一繩南北也獄鋪之間兩為屋各五間以處收錢糧者嘉靖末知縣王淑陵之所建云

儒學在城外西關文廟之西城隍廟之東始建無所考與廢

增脩代有之今明倫堂凡五間前為文化坊坊外敬一亭在焉前為道義門堂之東其齋者曰進德西曰脩業各三間齋之下東五間為厨庫以藏籩豆簠簋之器羞黍稷粢盛之品西五間為厫則師生所食廩餼之所儲越城隍廟而西南北為外號者二十五間以處生員之無居者踰墻而南泮池方畝引黃買之水入池中池上一橋虹亘構為棟宇橋盡則捲棚三間而毓秀樓在焉嘉靖中知縣劉尚禮之所剏建也重簷峻宇八窗玲瓏揖七峯而帶伊水名稱毓秀斯亦奇已樓上藏頒降書論語孟子各七卷大學中庸各二卷易十一詩十二書十春秋禮記各十有八卷他如性理大全為善陰隲勸善書孝順事實五倫書五經四書同函其上而教官宅凡三所俱附儒學之東西云

地理志

〈山川〉

誠按環嵩皆山水也悉書則有不勝書抑傳有之序述山川主於辨疆域奠民居之意今益以秩祀所存惟名與義有所繫者書之餘不及列也

〈戶口〉

誠按嵩保里之設其在勝國以前無所考國朝洪武二年改州爲縣建官籍民編戶五十四里每里十排排以一戶長之成化十二年奏例分嵩東四保十二里與汝州之地別置伊陽縣屬之汝州嵩止存保里三十有八弘治中凶荒大作中

原盜起人多亡匿于嵩山谷中正德元年知縣顧正遂籍流民而戶口之凡增置保里二十有四嘉靖初尺籍空虛復裁編爲五十有九迄今未六十年戶口消耗逾三之一保里名存而實亡矣一排逋則九排代輸之亡二則波及于八者今之保里半不全排甚者僅一二存焉嵩漸不可支矣然則併里合排斯乃今日捄敝康民之要務也

〈溝洫〉

誠按舊志河渠凡八皆今列爲古渠洪武以後代有鑿者而舊志不載豈當時載筆者未暇徧訪與抑以渠作於志成之後與今不可知矣乃復括嵩河渠又得十有一如其名悉書之於右

〈食貨〉花實之毛金石之品鱗甲飛走蠕動之屬與鄰邑同惟稻視他邑爲多然稻滋於水水資於伊伊能滋稻亦能決田雨滂水溢由山走川勢如建瓴潰蕩土肉掬爲沙石數年以來田日損稻日寡而民有逋賦寃矣則夫障岸湮決損高實下疏支分勢取賈魯之三策而酌用之使水不爲災亦司土者責也

田賦志

官民田地

誠按嵩古韓封內地山水什六原隰什四其土地物産僅當他中邑而道路險阻舟車不通民居無所買出無所齎惟耕稼之爲務張儀所謂韓地險惡五穀饒菽麥民惟飯菽藿羹一歲不收則不厭糟糠誠哉其言之也然而畝賦出斗下於九升極矣茲何以故也金元之際日尋干戈平原曠野皆爲戰場四民不得安其居里以故相率亡匿山谷間呰窳偷生也國朝洪武元年始下河南遂籍民而定其賦嵩是時亡匿之人衆於通邑所墾山谷倍於平原以故制賦獨多兩稅之

入恒居石兩斗錢之間而所徵又獨重矣然不知平定之後四民寧家各業其田里彼尺籍者而焉能繫其足乎正統弘治之間兩分嵩地爲軍所屯田成化間又割邑東四保十二里別置伊陽然而軍丁不與民役紫蘿口以東伏流城以北內埠之中一望沃野極目無際嵩昔所賴以立者今俱屬之伊陽額粮雖去而腴地亦不復存矣且數十年來伊汝諸水秋澇多溢由山走川勢如建瓴潰蕩兩涯之地幾半土地雖没而賦役如故民已力殫廬竭逋欠十今日兩稅之外其他歲辦且盈巨萬矣中間尚有新增協濟之事者奈何明年之後便爲舊規牢不可破亦異於河內河東之意歟譬則百鈞之任卽以烏獲負之然終日不釋則顛仆立致況使儒子枵腹顧益擔頭也耶今日之嵩勢將極敝然則行履畝之法勘湖潰之地查損協濟新增之科痛裁徭役浮費之累正解懸第一義也

賦

誠按前所書賦本圖籍之數以獻之天府者若此至於賦民舊制則有見在拋荒之異謂見在者四民耕耘之所賦拋荒者逋逃荒蕪之所出也嵩見在粮凡一萬六千六百七十六石二斗七升一合六勺六抄二撮二圭一粟分麥得三千二十一石九斗六升一合四勺八抄七撮二圭分米得一萬三

千六百五十四石三斗九合一勺七抄五撮一圭一粟拋荒粮凡一萬一千一百二十石八斗一合七勺三抄八撮一圭八粟分麥得二千一十七石九斗四升一合九勺八抄八撮二圭一粟分米得九千一百二石八斗五升九合七勺五抄七粟兩稅所需咸視此爲據若桑則偕麥折絲棗則易米同賦而棗亦帶徵之以上舊有本色數項以寬其民今則悉從折色而徵金矣

官師志

漢董宣陳留人建武初爲陸渾令後調洛陽令

魏公孫景茂伊州刺史舊志稱其居官請謁不行關節不通以疾免吏民號泣送之

隋楊約素之從弟素爲梁毗所劾乃出約爲伊州刺史其意在報毗也

唐韓休京兆人開元初爲伊州刺史

李商隱萬年人開元初爲伊闕令

高澤梁縣人天寶間爲陸渾令時元紫芝隱居陸渾貧無饘石澤每分俸周之

宋任伯雨字德翁眉山人紹聖進士由雍邱令陞知順州舊志稱其撫民如傷事見宋史列傳

尹洙河南人河內先生源之弟舉進士元祐初爲伊陽縣令

國朝知縣

王景道洪武二年由保薦任知縣舊志稱嵩初建置經綸草昧道有力焉

王俊邠州人監生洪武中任知縣據舊志爲政寬猛適宜吏畏民懷嵩之公署多所創建又順陽濟民等渠久湮俊重爲疏濬百姓歌之曰順陽濟民舊獲厚利不有王公其誰能繼

吳祥蠡縣人永樂七年由保薦知嵩縣舊志所稱國初嵩賦重多百姓逋負祥請於所部奏減十之三赴村有盜數千人糾聚刦掠經數月不散祥出諭撫之令縛渠魁爲贖餘不問其徒果縛渠魁以首餘黨解散上店有虣虎羣聚咥人道路不通蓋舊例捕獸者得虎則以其皮輸官餘不問也後有利其毛革者一切取之捕僧邏卒復索其錢有不應者則以不盡輸誣之夫民棄命捕獸盡稅其皮餘無所用之矣而復爲邏僧所持於是民不樂捕獸患乃滋祥下令不稅仍禁諸邏僧聽民自貨之復立賞格以犒捕者由是半歲之間上店無虎患矣秩滿當遷者凡二次百姓皆伏闕保留晉秩益俸仍知嵩事凡三十三年卒於官民有數載無憂賴有賢侯之歌

此亦足以概祥矣

高景臨洮衛人舉人弘治五年任誠聞之父老景之任次年歲飢又次年瘟疫大作甚至闔門不起者百姓力疾扶徙兩河境內村落爲墟國課逋負兩臺使奏請蠲免死徙者粮名爲拋荒嵩得一萬一千有奇皆景力也

楊一奇交城人進士嘉靖二年任誠聞之父老言奇催科聽訟二事頗爲傳誦每里擇公直有力者二人爲三老優禮之復其家其一坐縣待命其一率甲首粮長下民間問租稅國課隨完民以不擾至於聽訟刻供草一紙僅百字訊服令民自填之自東而西事報完矣事不寃且不留滯民以青天神

明呼之奇乃取易之明慎用刑二句刻之石縣之獄門時有富俠者殺人奇坐抵其人捐千金求脫而關節不能通也有河南太守者檄取訊之奇不發竟死獄中舊有數節俠把持官府往無與校者俱杖殺之奇益救時之吏者非耶

王楫新泰人舉人嘉靖十九年任嘗聞之父老曰松舟公滿腔子是愛百姓心爲催科不捶擊而賦亦辦理詞訟亦嘗罪責而人不怨較比伊水更清也某自有識以來涖嵩者僅見此公奈何不能善事上官不通請託調太谷去也去之日百姓擁送幾千人無不下淚者蓋松舟王之號百姓立碑以思之而政事不少載見爲可憾云

劉應熊隴西人進士嘉靖二十二年任誠聞之父老云熊忠實平易人也然愛百姓更厚於學校矣後擢御史

陳善治巴縣人進士嘉靖二十六年任誠詢之父老云治明斷嚴肅有機變才遇此公百姓愈思劉公矣後擢御史

吳紹曾江夏人舉人嘉靖三十一年任時予初籍學宮尚及事曾云一恂恂君子也每視學則課諸生本業率以爲常其講解經書先大義而後條析井井纚纚移晷不倦也退食時即輙案讀書攻古文詞所著有鴿山集數卷嘗語人曰吾齋坐觀書則心地豁然至升堂理人聽鼓鼕一撾下便心緒擾擾生煩不能耐之矣毋乃無官人福也其忠誠類若此居官凡一載致仕

劉尚禮汾州人舉人嘉靖三十二年任禮講堪輿家於是覩澤宮前隙地鑿池引水築臺起樓今毓秀樓是也且云十年後當有雙科雙第出者於今果有驗云

詹萊常山人進士嘉靖三十五年任值歲荒萊與民約言兩稅之限急者先緩者後俱爲期以聽之輸屏勾攝卒不用乃括六曹案牘非三十五年者一切報罷適採礦使者來兩臺藩臬冠蓋相望於嵩萊爲條陳數便宜請諸道府一疲邑狹小上下山谿動數百里兼月供應無失禮焉而百姓晏如也會置郵者瓜期至府道委萊定之請託者以百數萊悉格不

行有富黠者以賂迎萊年友一人而致之俟臧乃歸萊無何臧三之一諗於衆曰某非得已也邑有人訟其嫁婦者將具獄其人大呼曰公平日不枉一人今枉予矣即復訊之果反且曰非爾號呼我幾誣若矣其無我類如此平生愛人下士近所未有其事上官陳可否曾不出一詭隨語會一僉憲怒萊戇毛索所疵無有乃捶胥吏終日作鼓吹聲萊復強項不屈曰罷我即行矣後擢池州府同知官至湖省僉憲萊能少貶詎止是乎所著有招揺池館集詞林偉之

田部長安人舉人嘉靖三十八年任部長于聽斷毋論投狀者多寡俱准受理能爲號置袖中手自銷註即平日稱猾胥

黠吏不能抽一紙免一罪也

郭東高平人進士嘉靖四十年任東爲政有慕於蒲鞭者之爲人與百姓若家人父子相接也稱疾苦則顣額之言貧窮則嘆息之呼枉冤則解慰之至于用刑則又慼慼然若不得已者語曰鷹鸇不若鸞鳳東其鸞鳳者非耶期年擢主事

王淑陵陽城人進士嘉靖四十四年任有慕於子產之爲人日布置耳目發奸摘伏道路肅然不畏強禦凡籍稱貴遊者例免外皆繇役之會歲飢民有竊盜者當釋左右或語曰舍此民效尤大盜將起于是後凡稱盜者不復置對矣由是邑無盜鉤竊縷者幕　某者墨而悍卽爲文彈射之凡事便民卽務與不便卽務革傳稱子產之政不專於寬而心之所主實愛陵殆近之矣誠備文學時尚及事陵云學憲大夫校士周南名籍巳下學官矣有陳某者陵曾置首不與乃長跪爲請移時得許乃巳其憐才興學又如此

李化龍字于田長垣人甲戌進士萬曆二年任公穎敏絕人書過目輒不忘所著舉業文章出入古文調中守溪荊川之後不多見者以故弱冠兩掇巍科令嵩時一倜儻少年也然資性開爽有心計遇事迎刃輒解若出其素卽黠胥猾吏不能爲奸利也一時治稱精明然躭心脩古下筆逸氣翩翩語多驚人若馳六驥走康衢挾扶搖上九萬也雖簿書倥偬時

時與諸生談藝擇可者館穀而督誨之故士多所成就今汪傳李三生蜚聲科第皆其門下士也至於好賢樂善近時無兩若軫念民瘼獨持大體黙效斡旋恥令百姓知而德我益有慕於子產之爲人彼煦煦爲仁孑孑爲義疾頗爲慈尺寸爲功非所以語公矣

張我續字　祧邯鄲人萬曆庚辰進士本年領邑符公妙齡登第而篤學飛才冠絕今古臨事開敏如干將之新發于硎也慈惠清正循狀未易覼縷其大者如均地粮則衡淤者豁逃絕者繼影射者無所容其窟穴而從前之賠累逋負爲之一清也其編審則盡釐宿弊頓令貧富咸得老幼相安令甲所載永永畫一矣至鋤奸剔蠹則倉無夜竊之鼠市無晨飲之羊習胥奉三尺惟謹化瑟常調亂絲自整也卽若邑西多礦堂氣者負險嘯聚而亂本則土著豪猾乘之以居奇先是實繁有徒公至詰白土走檄以諭不三日皆釋畚钁縛渠魁而請命則德化所沁入者神耳尤且加意隆儒歲時講課外時捐廉俸周其缺而救其灾士民咸爲像以祠壽典禮寅清憲學河以南兩按部而邑以甘棠之庇頫額以百計三倍於疇昔巳晉紫薇使其自青衿而下轉得長沾福蔭而襁褓視之矣益公爲慈母爲神君益以太翁尚書公之過嵩論昕夕佩服而輕重布之且玉友金昆相暉競爽則芝本醴源之濬

皆公力也已陞刑部主事累轉郎中陞知府
王豫立號元洲涇陽人萬曆乙未進士二十八年始任公獨持大體不爲苛細僚屬奉職而受理懲一二豪右以正風俗剪礦惡以靖地方首新文廟以次及堂廡齋舍翼翼如也陸渾峻嶺北折爲秤勾澇伊水衝其下險隘難通車馬公募衆闢而廣之以無憂客使且清儉逼下六載留冰蘖聲古稱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尚嚴而民從化者公其有焉由禮部主事累轉至郎中陞霸州叅政今爲山西廉使云
令狐泌號嚴若猗氏人萬曆甲辰進士三十三年任公英明果斷雷厲風行聽政奸豪斂手蓋才力之勃勃有餘者尋以

歸卒
洪時蕃號震陽龍溪人萬曆丁未進士三十八年任公推誠撫衆隆禮待儒氣度温厚可掬今陞南京刑部主事
王夢蛟字雲龍北直鷄澤人萬曆丁未進士前令鹿邑士民恭戀如慈父母後於四十一年補嵩令精明內炯而出以寬和家視縣子視民温渾敦大對人無疾言遽色時福藩就封一切車牛丁壯以洎棚殿匠作諸役郡縣驛騷而嵩獨得不擾皆公區畫卵翼之力也他如催科以時收納無羡半言而質成捐貲以贖婦以書院則脩矣以市價則平矣以礦洞則靖矣以衙宇則清矣以禱雨則應以祈晴亦應矣四知之操

發者遠也頃由晉方伯入爲光祿卿邑之士若民延頸慕戀如再來司馬云
綦才號桂亭掖縣人萬曆丙戌進士於本年授任公爽朗有正骨一切問遺請寄不敢干以私聽訟片言即移去尤厚於造士士及門得鄉薦者四人當道每器重謂其儀表玉樹節操氷霜行取擢兩淮巡鹽御史轉兩直巡按緣諫立東宮見謫尋卒
汪以時號頤所婺源人萬曆己丑進士先任南召於十九年調嵩公嚴肅衙屬崇豈弟愛民撫迯救饑每巡行村陌者匝月有輸賦而投以瓦礫者臨拆櫃期自匍匐至日嚮爲收頭

所詒無以應耳請易而伏辜公騐其不敢欺也遣之猾徒有飛謗犯公者當道飭撻之至死公竟置勿問後巡鹽山西其人懼禍之蔓延請臺乞求脫於嵩令公與以手跡陰蔽焉返曰文移爲風雨所壞公笑曰我如深求汝寧待今耶仍詒令脫其罪益度量寬洪如此嵩人至今思慕弗諼轉山西巡按晉南京太僕卿終
李俸號世吾聞喜人萬曆乙未進士二十五年任公穎異絕倫綽有擔當見法輒奏成手中吏胥僅抱牘而已且時當開採人心正自洶洶公獨抗禮中貴禁原奏虎役不得躪蹂我内地礦利則礦頭得之礦害亦礦人任之百姓秋毫無犯者

三異之蹟士若民無不祝頌而直以上祐乎神明時以宓琴清暇發爲聲歌無非化俗庇民之美意所吐露者年來爲像以祠鏤碣以思者如一口如一日及聞公入爲雲南道御史咸舉手加額祈公彔鉞來焉

徐牧號吉謙霑化人萬曆癸丑進士先任夏邑以四十四年調繁入嵩公沉毅饒方畧諸所沿革耑務約已裕民不避勞怨亦不畏強禦詳載德政錄中今擬陞同知

教職

嚴怡如皐人歲貢嘉靖二十九年任誠弱冠時猶及見嚴云即燕居亦肅然無惰容也至於誨人則皆談説要領一以孝弟躬行爲先居常坐堂上呼集諸生課本業寒暑無間諸生侍側者無不肅恭若怡者所謂規圓矩方者非耶

張鑑郘陽人舊志稱其學問該博尤長於詞賦所著有蕺金學海二集

誠志職官劉漢之前無所考中間以迄趙宋若董宣韓休李商隱任伯雨尹洙諸賢然皆表見當時文章政事信史備矣不復錄出金元之際豈乏聞者而不少概見舊志遺之也國朝洪武以來至於嘉靖之初幾二百年吏治號爲彬彬舊志於仕嵩者僅存其畧體類表讃未作傳記嘉靖中葉以後誠有聞之父老及習於耳目者畧爲傳次其下要亦言其在嵩

者耳至於宦成事業國自有史茲何敢贅然此皆述其美不沒其善比事以觀而詳畧之際姸媸亦以自見云

人物志

伊摯字尹商阿衡嵩人也事見伊訓孟子不具述述其細者按舊志所載今縣西五里泥河村葢其尹之母家云母孕將就館夜夢神告之曰詰朝視爾臼中出水急東行勿顧旦視之果然卽涉伊水東行數里至澗中回視其家一望淼然矣俄化爲桑有莘氏女採桑澗中聞嬰兒啼覓自空桑中遂懷以歸及長無氏因以伊水爲氏故稱伊摯焉誠按母化爲桑事父老所傳與舊志所載相同不敢置辨據今空桑澗北爲莘野維東有溝亦以莘樂名又東十五里爲伊尹母墓深澗幽窅而遺塚巍然中存嵩人呼爲伊姑塚者是也

伊陟尹之子爲大戊相有祥桑穀生於朝一夕大拱大戊恐陟曰妖不勝德君之德其有闕歟大戊聿修厥德而祥桑穀明日枯死胡安國曰伊陟象賢復相大戊是也

梁眺隋陸渾人舉制科仁壽初爲西寧刺史諸蠻夷酋長以金多者爲豪雋遞相攻害無寧時會諸酋以金遺眺置之坐側痛哭曰此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女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又以此殺我耶一無所納諸酋亦感悟二年擢爲大理寺卿時楊素專恣不道眺上書曰素寵遇日重權勢日隆所私皆非忠讜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易圖四海有虞必爲禍始陛下若以素爲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上怒詔眺獄親訊之言更激切煬帝釋之而心疏楊素今嵩治南五里梁家屯葢其故宅云

元德秀字紫芝唐陸渾人幼事母至孝母死廬於墓三年終身不娶舉制科初爲南和尉天寶初爲魯山令會虎爲患獄有所繫囚請殺虎自贖秀許之其尉簿慮其逸止之曰吾已許之矣卽有逸當獨坐乃爲期遣之盜果殺虎至期還玄宗在東都令二百里內刺史縣令各以聲樂進懷州刺史乃倫極聲容事務相高秀乃作於蔿歌令樂工數十連袂歌之玄宗嘆之曰此賢人之言也懷州之民其塗炭乎後謝官歸陸渾悉以所得俸金予之宗族鄉黨之貧者一室蕭然不治環

堵值歲饑日不舉炊惟彈琴自隨陸渾令高灊聞之每捐俸爲贈時房琯亦隱居陸渾每對人嘆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卒葬陸渾山南所遺惟杖履簞瓢琴書數卷而已其清貧若此弟結銘其墓門人私諡爲文行先生

元結字次山紫芝從弟唐開元初舉制科蘇源明嘗薦之及安祿山陷東都玄宗西幸結上時議三篇玄宗納之擢爲金吾將軍代宗立結解官歸樊上自號爲漫郎云後復拜道州刺史民爲立石頌德卒贈禮部侍郎（按樊卽今陸渾山下樊水是也）

梁肅字欽之唐陸渾人眺之四世孫唐建中初中文詞清麗科授太子校書郎以母老解官依親後爲節度使杜祐所辟

掌記淮南尋被薦擢右補闕官至翰林學士

李素刺史嶷之子唐元和初舉明經爲弘農簿歷官芮城尉京兆尹監察御史正直不阿權貴憚之會刺蘇衢二州時李錡叛素提兵邀擊之馬蹶爲賊所獲會錡敗得脫天子因賜紫衣金魚以勞之拜爲河南少尹行大尹事卒葬九皋山下河陽韓愈銘其墓今嵩李家屯其故宅云

劉迺字永夷唐伊闕人幼穎敏讀書日記千言爲文下筆立就勝有時名德宗時爲大司馬涇卒之亂朱泚重迺召之辭以疾不赴又遣所厚蔣鎮說之迺益堅卧不起聞德宗幸梁州遂發憤投胡床下呼天不食而卒謚忠惠

孫平子唐伊闕人博學能文舉制科爲右正言性簡直敢言唐開元四年元宗以七廟已滿遷中宗于別廟平子上言啓躋僖公兄臣其弟猶不可況弟臣其兄乎若以兄弟同昭則不應置兄於別廟願下羣臣議以昭國是言官蘇獻以平子言不當坐誣罔時蘇頲之爲獻族兄乃主獻議遂謫平子都城尉然朝論多是平子焉

程顥字伯淳珦之第二子頤之兄甫冠舉宋治平中進士授京兆鄠主簿調上元簿茅山有池產物如蜥蜴而五色人以爲龍祥符中嘗取二龍入都半途失其一中使云飛空而逝民俗嚴奉不懈顥捕而脯之爲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旦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出懷中書所記爲驗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顥問張是時纔四旬安得翁稱叟駭謝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爲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卹而奸僞無所容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民愛之如父母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裡行神宗素知顥名數召見從容咨訪一日論事久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顥不飾詞辨獨以誠意感動主上前後進說甚多大率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才爲先有曰人主當防

未萌之欲帝撫躬曰當爲卿戒之因論人材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帝曰朕何敢如是王安石更法令言者攻甚力顥被旨赴都堂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爲之愧屈自安石用事顥每爲帝言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最後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況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陵貴以邪干正者乎即使徼倖有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遂乞去言職安石本與之善既不合猶敬其忠信不深怨神宗亦重其去懇請不許顥闔門待罪乃

除提點京西刑獄固辭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願賜顯責改簽書鎮寧軍判官司馬光在長安上疏求退稱顥公直以爲己所不如時内侍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顥以法拒之昉請於朝許調八百人天方大寒昉肆用之衆逃入羣僚畏昉欲勿納顥曰彼逃死自歸弗納必亂若昉怒吾自任之卽親往啟門撫勞約少休三日復役衆驩踴而歸具以事聞得不遣昉亦不敢詰曹村埽決帥劉渙盡以廟兵付顥經度顥親臨決隄激勵士卒數日而合顥求監局以便養得洛河竹木務歷年不敘閥閱特遷太常丞帝欲命修三經義執政沮之以知扶溝縣境有廣

濟蔡河瀕河惡子無生理顓脅取行舟財貨顥捕得一人盡得其黨類貰宿惡分地處之令以挽繂爲業且察爲奸者自是境無焚剽患内侍王中正按閱保甲權焰震灼鄰邑競侈供張悅之主吏來請顥曰吾邑貧獨有令故青帳可用耳中正數往來境上卒不入顥初領扶溝不數月以薦除判武學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歸舊任歲餘坐獄囚逸責監汝州鹽稅所創溝洫學校之法皆幾成而廢哲宗立召爲宗正丞顥平生有意經濟及是徵還世方冀大用未赴而卒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年五十四顥資性過人充養有道和粹之氣溢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未嘗見忿厲之容遇事優爲雖當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返求六經而後得焉顥慨秦漢以來斯文久湮欲振而起之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

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又所著定性書實闡聖學之秘與太極圖說相表裏天下學者咸傳誦之潞公採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朱熹謂顥乃大賢以上作用云同敦頤賜謚曰純公封河南伯從祀孔廟元封豫國公國朝稱以先儒仍從祀孔廟

程頤字正叔珦之第三子顥之弟其先本徽人由徽徙中山由中山陡河南宋崇寧二年四月又自洛陽徙今嵩縣先生少與兄顥受學周敦頤年十八上書闕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遊太學胡瑗試諸生顏子所好何學論頤論謂學以至聖人之道大驚卽延見處以學職嘗應進士舉值

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哲宗初司馬光呂公著執政共疏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眞儒者之高路聖世之逸民詔爲西京國子教授辭尋以秘書省校書郎召入見擢崇政殿說書疏言習與知長化與心成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時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頤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聞帝宮中盥避蟻頤奏願推此心以及四海神宗喪未除冬至百官表賀頤乞改賀爲慰既除有司請開晏頤言除喪設晏是喜之也胡宗愈顧臨因頤議更張國子

條制及請經筵坐講不合連章劾頤不宜用孔文仲又極論請罷歸田里遂出管勾西京國子監力辭不報父喪終三省奏除頤館職太皇太后謂其不靜葢蘇軾沮之復除西監加直秘閣力辭御史董敦逸摭疏中怨望輕躁語去官紹聖初追貶元祐諸臣目爲奸黨頤坐竄涪州李清臣尹洛即日迫遣徽宗立移峽州俄敘復又奪崇寧中黨禁弛復宣義郎致仕卒於家年七十五頤之學自謂與兄同葢以誠爲本以聖人爲師張載稱其兄弟得孔孟不傳之學爲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然知得者尤尊崇之頤晚年著易春秋傳嘗言今農夫祈寒暑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介胄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爲天地間一蠹惟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師道尊嚴淵源所漸皆爲名士涪人祀於北巖世稱伊川先生高宗詔贈直龍圖閣　同縣賜謚曰正公封伊陽伯從祀孔廟元封爲洛國公國朝稱以先儒仍從祀孔廟景泰四年錄起頤十七代孫克仁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世之以奉祭祀

王古寶字士賢寺上保人國朝洪武元年取河南下詔求賢有司以寶聞寶脩幹魁梧言動恂謹時年五十矣至南京見高廟與語大悅曰寶老成人可侍諸王講讀授翰林正字尋

陞侍讀時被延接禮遇優厚諸王咸敬重之即私語亦呼爲河南王師傅云及諸王之國教導官分隨以行獨留寶侍太子陞詹事曰此人不讓唐鐸也以纂脩書傳成陞禮部尚書尋加少保懿文太子薨寶乞老歸一日聞靖難兵起泣下無卒而卒

王嵌高都保人中元至正間解元高才能文行誼爲鄉黨所重時紅賊爲亂元左丞張伯玉者奉命勦撫至嵩聞嵌名造問方畧嵌語以非據險屯戍未可卒下也張用其策果平紅賊洪武元年始下河南有詔舉巖穴隱逸懷才抱德之士有司以嵌聞上賜嵌進士及第授脩撰一日高皇帝幸翰林召

彂草朝門對稱旨即擢爲翰林學士彂素性狷介寡言笑好直諫上每包容之一日言事過激上怒屬吏欲寘極刑後止謫戍陝西逾年而賜環卒於家今高都北有墓

齊魯字一變湯下保人中洪武庚戌鄉試辛亥連第授監察御史歷山西福建二道遇事敢言不避權貴爲御史數年諫章凡數十上後擢都御史一日以事諫上廷諍不屈上怒命左右批其頰擊落二齒魯俯拾之曰當以臣二齒送付史館然血隨語漬漬出也當時稱爲齊御史血諫云上爲動容詔繫具獄未報爲讐者所害死獄中公論惜之今九龍山下有墓

李典字伯起新店保人成化乙未進士爲鄒平令聽斷若神政聲大著及擢爲御史會大祀視齋居者典當問諸閣門守吏持牘視典而內閣不名即以還吏曰齋居朝廷大禮點齋朝廷所命君前臣名古今達禮閣下奈何以一御史輕朝廷乎內閣爲謝不敏司禮太監蕭敬者以起廢柄事大肆報復臺省合章論劾皆不報典乃反復數百言特論之京師一時呼爲胡椒李云以典短小而行峻烈也及出按關中有叅將郭鏞者得罪當坐死然用物洪多獄久不具典一訊具獄即誅於市時儀賓樊英方九皐俱得罪繫獄聞鏞決方一夕自盡人言洛膽奪魄非虛語也先是某邊失機宜法干撫都御史間假一言相庇也然業已彈射之矣都御史坐是望甚薄代遂籍獄中病死與自盡者數十人咸謂與杖死者疏之又誣樊方二郡君伏闕下泣奏遂收典下吏法官初擬律坐配詔下處死時府部諸大臣合章救之而尚書王恕諭德曾彥特章救益力典之子尚又請以身代死以故得從末減遣戍南丹居三年而賜環焉王守誠曰予次典之行事得以檢與諫草云其忠言讜論讀之猶令人凜凜焉名爲真御史不虛矣及落陷穽禍且不測乃其時天子仁聖諸公卿大夫多愛惜直道之士李得不死宜也非幸也此我朝最盛德事令人嗟嗟慨慕之焉

李壽字叔仁新店保人其兄典爲御史叅將郭鏞者行賄祈免壽輒峻郤之壽自大王父以來凡三世同居至壽愈以孝友聞平生伉慨好施數賑飢歲鄉里有爭訟者咸往質之人以爲有陳表正之風云

孫鳳字鳴和北庄保人中正德己卯鄉試登庚辰進士授兵部主事又明年官職方員外郎時執政爲所親武弁子擇一缺衆皆承諾獨鳳執不宜班事竟寢及爲郎中以諫止武廟遊幸謫貳德安明年世廟即位辟前廢者仍擢鳳爲湖廣叅議尋晉陝西苑馬卿至即修復馬政十數事一切夙弊盡華都御史特薦之陞湖省方伯一日謂僚友曰吾奔走四方年

已半百今者息于未立吾將告老歸鄉耳明日疏上遂行其勇退若此卒年七十有九而家無厚産此亦足以見鳳云

董相字應期新店保人幼穎敏不羣受學侍御李公嘗器重之補學官弟子會爲督學使者課優當廩有常生亨者家貧名後相柏推以讓亨後中正德庚午鄉試連第爲金壇令故事不便民者一切罷之訟無留獄邑有數大猾久爲梗聞風卽遠遁境內肅然邑舊無城民畏剽掠相請城且致郵許以不擾果五月而城成民晏如也所部者咸才重之及入爲御史時江彬方貴幸日以狗馬畋獵迎合武廟駕將出相偕同官林有孚者造請公卿閤伏闕諫留久未得報有言且起者相正色曰我輩受國厚恩今上出社稷無主當以死諍何得輕起竟得俞旨錦衣衛百戸朱英彬黨也以緝事網羅善良自行勾攝掠定之富人有逮及者千金之産立盡人情洶洶無不懼爲餘波所及者會相按關閭之卽大聲曰相爲天子御史奉三尺按不法今有民害若此吾何畏彼哉卽下令捕英等繫獄而抗疏劾彬彬匿不以聞乃諷廠監張鋭錦衣錢寧先發奏相凌辱近侍官員蔑視朝廷詔逮相杖之復下錦衣獄諸郤數窘相相不爲屈無何謫判徐州明年彬誅有詔復相官壬申擢僉江西憲癸酉擢佐山東憲鎭臨親之明年相曰此身數履險危幸託國恩得不死至此奈吾獨子親老

何遂求致仕疏入明日遂行當路者憐其才與年予之依親家居三十餘年屢奉薦列皆固辭不起王守誠曰予弱冠時尚及見相云以故得概相平生身不御紈綺首不帶角巾惟接羅布袍而已其與人交悉出至誠至於鄉黨長者則口自尊稱之鄉黨有以事質者爲之剖判曲直無不悅服非是卽故舊戚屬不假借也其斯以爲古之直道而行者歟能爲骨鯁臣有以也夫

董遂字良卿新店保人相之長子中嘉靖丙午鄉試登庚戌進士授襄垣令有盜殺人者遂爲法踪跡之數日果獲會其母疾篤或告之卽棄官歸其僚友曰法須請而後行毋乃不可乎遂曰聞母命在旦夕矧得請乎此一官若敝屣也母果喜其來而愈當道者以孝薦擢給事殿中進退唯謹後擢守順德博山西副使

夏時字建寅嵩所人少爲邑諸生落魄不偶遂謝文學習武舉業有瞽婦人以手捫人骨節而談貴賤時從稠人中問之其婦俄然曰腰金衣紫人也衆大笑而散時後果中河南武試復中陸炳榜武舉授贊畫寧夏以軍功陞千戸侯尋擢指揮僉事都閫萬全屢得薦陞雎陳遊擊會倭夷入寇吳越間當路檄時往擊之遂以捷聞得蔭孫爲百戸矦時修幹闊步慷慨不羈及服官武衛撫循士卒有恩每交鋒當敵以忠義

激士卒以報國自誓故屢立戰功及解官歸遇故交親戚之貧者往往周恤之每花晨月夕即招客載酒酒酣則引白大嚼高歌起舞有古烈士俠人之風其子婦與其季女皆操節閨閣時每大聲嘆曰人生自古誰無死守不如死也其大節雅懷又如此卒之日力疾拈筆賦詩以明己意書畢而卒蓋七十五春秋云

杜端字正父新店保人成化中爲邑庠生天性孝友父感病篤端朝夕侍湯藥衣不解帶卧不就席者彌月父歿哀毁瀕死葬之日遂廬於墓側凡三年冬月有白虹盤委於廬中每

夜則豺狼馴卧於廬外知府陳宣上其事詔尙孝行旌之

李尙字謙父新店保人御史典之長子也當典下吏詔死獄時也諸救者章久不下尙意不免乃上疏代父典死曰臣父典本以草茅謬充臺臣執法太過不順人情今爲都御史韓文等所奏蒙吉賜死實爲不冤伏思臣父年逾五十辛苦百倍所生有男五人若將臣父典刑舉家生命哀痛不存臣爲典長子律有子代父條臣甘心代父典死伏望天恩俯順下情將臣處決以正國法所誅纔臣一人所活則臣父臣母臣弟舉家之命也臣在九泉得爲有父之鬼臣父在世得爲有子之人臣尙感恩於地下臣父臣母臣弟感恩於生前矣書上明日有詔減典死徙之南丹尙以從父中廣西弘治戊午鄉試後尹莊浪藍田 壽二縣

焦銀漢字克明常峪保人嘉靖七年飢人相食漢輸粟千石爲賑次年春復出五百石賑之吾嵩賑飢歲者衆矣至語所輸粟皆不若漢之多且皆代勸於有司甚者以法治之唯漢未嘗奉有司之命而亦未嘗言之有司也今漢老而家貧倘所謂天道福善人然歟否耶

賈璉惟仁之孫家貧以賣扇爲業且爲人子弟授句讀每晨出市一餅歸啖其母時物有先登者輒易之跪而上食冬月以所贏豪末買炭置母爐中與其妻嘗枵腹而忍凍鄉黨稱

焉知縣劉尙禮以孝旌之

烈女

馬通妻李氏常峪保人年十八而適通居三載而通死李號痛瀕死且囑匠者曰吾夫死有後言棺務廣容二人者今吾他日老死與之同棺不另置也棺成乃入室自縊死其親戚竟欲一棺而葬之

梁士乩妻楊氏乩洛庠生一日省所親死於橋北楊聞之哭不絕有二男甫離懷抱楊撫之泣曰吾佐汝父讀書辛苦百倍天乎不令成名乃已今且病死他所汝幼不能赴我生不能出吾將速爲鬼往見若父於地下也兒不復顧汝矣其鄉

嫗聞之皆泣下數行相以撫孤爲解楊夜竟縊死郡人諫議謝江表其墓子勣今以明經貢於學

黄祥妻閻氏年二十七歲而寡家貧不能給朝夕或勸之嫁者閻曰死即死矣忍爲猪狗事耶守節五十九歲而死

誠次列女得從死不貳者二人守志不渝者二十有一人篤孝者一人然其人固已死已然身死而名不泯即不幸猶幸也彼後死者如陸鴻妻李賈鏐妻郭靳時盛妻翟夏以元妻王趙世勳妻夏蕭鎮妻郭皆忍死撫孤景垂桑榆法雖棺蓋乃書非此爲地後何以觀焉

嵩誌後附記

嵩舊傳有三山九峪七十二寨之說三山曰七峯曰九皋曰思遠嵒足蠶起縣當其中九峪曰常峪曰鼓峪曰鑾峪曰左峪曰黑峪曰留劍峪曰甕峪曰黃花峪曰水峪七十二寨曰伏牛曰荆家曰葛家曰葉家曰康家曰牛曰賈曰黃川(俱平)曰九皋曰思遠曰七峯曰雷家曰仙人曰楊眞曰六龍曰黑山曰白龍曰蓮花曰露寶曰凌星曰太平(俱山上)其餘無所攷矣

舊志所載正德戊辰間嵩除夏秋額粮外徭役本縣祗侯九名庫子三名門子四名禁子七名弓兵二十五名皁隸一十二名布按分司門子四名守備司門子一名府館門子二名儒學齋夫六名膳夫二名門子三名庫子二名斗級四名兩程祠門子四名伊尹祠門子一名邵子祠門子一名伊川書院門子二名塗山廟門子一名社稷等三壇門子三名新店官廳門子一名二巡檢司弓兵四十名本府直堂皁隸五名京班直堂皁隸六名柴薪二十一名北京厨子一十二名南京厨子二名各色人匠一百三十四名汚池蠡城驛遞運所馬四匹驢十五頭午三十五隻陝州七里遞運所牛八十七隻閿鄉遞運所牛四隻民壯三百五十名總計之僅千餘金今邇正德戊辰纔七十餘年爾新志所書徭役驛傳數倍於前矣故父老談嵩在嘉靖以前民物殷盛風俗淳厚上無勾

攝之吏下無逋負之民有老死不見官府不識衙門者此一時也自嘉靖以來差繁賦重徵歛無藝百姓貧窮十室八九以拳掠爲中計以逋亡爲上策民鮮安家之樂日懷催科之憂此又一時也誠因父老之言撫今追昔推尋端緒乃知嵩所以不昔若者其端有三一曰雨潦水溢二曰差繁賦重三曰風俗奢靡夫差繁賦重卽前所述者其概可知矣若雨潦水溢嘉靖以前豈皆不雨者而何今之多溢耶蓋嵩在萬山中平川之土僅當什三嘉靖以前人民給足惟耕平川嵩城十里之外山皆茂木　菁城南伊水濶不百步卽大雨霪霖皆滲注草木中流未有沙石之決潰也自差賦繁重以來平

川沃野大半非其舊主貧者耕山草木盡刈歲値大雨勢如建瓴土石潰下橫溢平川之間有決其土肉者有覆以沙石者試卽縣治一川觀之兩涯沃野十去五六伊河且徑數里豈復向之百步巳也地去粮存照數賠納又何說焉嵩民素不善治生惟業農畝不事商賈其在嘉靖以前民俗淳朴用度節儉千金之家鮮紈綺百金之家無絹帛喪祭不晏賓婚姻不打網一長紙不摺上列姻眷姓字相傳而看至期而往不再速也禮用紙累銅錢三十至五十厚矣或者榖麥絹布稱是而巳受禮之家五人共席井幹茶食氷盤四餚一湯一飯此外不再設也而今若是乎千金之家賤綺羅百金之家

恥紈素婚禮打網請客喪禮請贈重復禮尙百錢飲連晝夜以此相高一家不然衆稱嗇吝相效成風不量所入況復爲之飾房屋美裘馬以誇耀鄉里取憐市童者乎夫此三者在民安得而不貧或者曰雨潦水溢繫乎天差繁賦重繫乎時風俗奢靡繫乎人繫乎人者我無所與繫乎時者我無所抗繫乎天者我無所免且奈之何或有曰風俗移易存乎禮損益盈縮存乎政有循良者來自能留心本源爲之品節爲之調停彼二弊者可以不病嵩也巳第雨潦水溢卽子亦不能爲之策也予應之曰如子所言將委於數聽於天人力無所可庸巳是堯之懷山襄陵可以無治是鯀爲得法而禹爲非

策也是兩涯之田可盡而水不可使由地中行者也賈魯一書生爾且能以其術治洪河免魚鱉而豐黍稌伊水信湍急橫流諒非洪河北予有三策試爲子言之一曰濬河中二曰塞支流三曰固舊岸夫所謂中者非故河之中乃流水之中也因其勢之所趨逶迤曲折之間但有淤淺之處可以分流四出者則濬而疏之務使深可容水以防氾溢所謂塞支流者不必捲埽壩不必築土隄不必壘石防以木樁截釘水口草擁樁根卽取河中沙石擁之或二三層或四五層卽取驅水別行不必過於高厚徒費功夫也所謂固舊岸者瀕河之田土肉既決遺岸倘存若不固防後必復潰令民各照地勢

緣岸下樁用草稍編結復取河中砂石填擁其根卽使大水襄越可免決潰若懷蕩之水亦不能損矣循三者之法用有地之民官府以主之分委以督之治其奸慝懲其怠玩乘三春之暇爲一歲之計上不費官錢下不妨農務予以爲何如客曬然曰予戚心此水荒迷貿貿不知有策若是更請禁民墾荒山何如予曰此亦良牧之所得爲也

重刻順德府志序

順德之有志也始作者無所攷已成化間郡守長安林君恭重刻之凡十卷嘉靖初綏德孫君錦典郡屬節判高君遷再修之凡八卷其屬詞發例一準諸子長史記第歷年既遠事當增其後來郡邑之志體難擬於國史挨之時義俱當校讐顧不佞誠聞見淺陋益以賓客案牘應接弗暇方以闕典爲慙一日郡博王子可久以彰德志視予讀之其事覈其辭直義嚴而不濆體辨而不贅蔚宗以來僅見此作乃後渠崔文敏公之所纂輯今大學士東野郭公之所續識也足稱良史也已遂持以授諸生張四箴李芳榮李芬輩取順德事如其例而書之至於時以地異例以時遷先後筆削之間則又不拘拘與同期於無戾而已志成爲卷凡四爲目凡九草肬於癸未之冬鋟竟於甲申之春雖逸事緒談不能盡爲括載而提要鉤玄亦聊以備一方文獻而已萬曆甲申二月既望周南王守誠序

城順德府紀事始末碑

順德之役先是撫臺儀封張公鹵寔建今議而相與商確之者巡臺涇縣鄭公銑兵憲姚江胡公維新也至期具版築畚財用則今右司馬襄城辛公自修大中丞內江陰公武卿侍御涉縣李公棟江陰范公鳴謙兵憲陽城張公昇前後繼爲之將竣事則今撫臺商邱宋公纁巡臺巴縣汪公言臣兵憲新建稅公煒協贊始謀竟抵成事云經畧初下郡貳王君儒倅朱君昇度城具議城方十三里二十丈結墉之甎一千五百三十二萬九千六百樹基之石高丈厚半之長如所城城石灰一十五萬三千二百九十六石麻縷四萬斤貫注之木

周城二萬五千九十二陸運之車日以百輛與夫斧斤塗墍之匠皆計日取直者摠挈之需四萬九千九十餘金期以三年葢自萬曆十年始也以上皆張公條奏得請下郡國守臣如議行者予領郡來與築會歲比不登民大饑野莩溝瘠殆徧邑井何論菜色也時復蝦蟆瘟羊毛疔雜瀉痢爲災枵腹之民遺者殞絕每每在旦暮間以故有識者談城工如見虎日時詘舉嬴一不便民疫衆聚二不便意外陰憂三不便予亦戒於浮言第非異人任者早夜間思惟周官荒正多方與工作居一焉今民饑已甚乃者有工而憚興日勸民乞粟官庾所出升斗幾何而焉能活九邑數十萬之命耶於是決策成城時萬曆十年正月十二日也九邑長吏皆受工屬郡貳李君琮督之一時而集城下者數萬人乃從便宜畫計城度工工度役役有長長有督毋盡批根必寔陷中炊爨在側食飲以時作止有節寢處有方又爲羣醫術具藥物以待病者遂發工料全數千下九邑以故黔黎百姓皆有所仰給物不得踊價災不能夭民而李君勤恪復時時省督之又獲免虐役之工與曠時之役焉押至次年四月而城成中間所歷播種刈穫之候卽停工令民歸農不以相妨僅著工十閱月也且計所減用工料值三千八百餘金省歲時二載又二月不自意至此也方予從計吏北行時司理王君宣化攝府乃遵

堤沿隍而樹柳數千株今視之業已成林矣王守誠曰是役也費貲在朝廷經畧在兩臺督察在專道取給在縣尹征繕在百姓同心協力在諸寮友予得免於始事者之議與後時之罪獲徼天幸多矣而焉敢居功

親民堂說

堂以親民名者非相臨而日見之之謂也蓋君子之視國也猶家故其視民也猶子疾痛疴癢之相屬饑渴寒燠之相體利害休戚之相關爲甚殷也禹之若溺稷之若饑尹之若推皆是物也惟此義不明則臨之統之馭之治之術非不詳且盡也而親之之道鮮矣豈惟疎之又從而侮之豈惟利之又從而虐之於是乎有朘剝如繭絲疾視如寇讐踐踏如土芥又奚論於道塗之人者歟是故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親之之心也正倫理厚風俗親之之教也省刑罰薄稅歛親之之政也擊強扶弱除暴禁奸親之之輔也能是數者於民始可以

言親不然日鰓鰓然嫗嫗然以諭於國人曰吾之於民也固甚親之則秦越交面而姤毋之口慈也悲夫大學曰在親民世俗里巷之人謂守令則亦曰親民官自聖人以至於凡民皆明此義居是堂者亦既知之矣

順德府重修廟學紀事

順德古邢國趙都故廟學規制弘敞而壯麗踪他郡鮮麗焉茀修作時遠半就圮壞予萬曆庚辰來守是邦賭謁之餘不勝太息之夫以梵宮仙觀神宇鬼室上無列於祀典下不關於風教所在崇奉有加繕葺不廢以鄉之父老徼福在念故有其舉之也若乃文廟儒學尊尼聖崇明祀育英才張風教乃國家化民成俗第一義而補壞支傾責在守令非異人任者往往成毀等之傳舍經畧付之口吻其視鄉父老之勤於異端弗之若也彼其重困其力而詘于財俟巳日而孚志孚而革則竢河清之談也巳魯侯閟宮之作詩人固不刺之也

柰何爲口實者不以此而以彼也遂謀之二三僚友與鄉縉紳父老博士諸生咸曰是宜修飭之不可後顧帑藏無羸羨僅掊三百餘金請之上官報可而工費且四倍其估懼弗克終厥事爲始謀羞日用疚心咨口而二三僚友鄉縉紳大夫與父老諸生顧予曰是何可弗竟厥事也遂各捐資佐之經始於萬曆十年七月落成於十二年四月工新一切費逾千金咸謂予當紀其事之始末以告來者故備述其新作之事於前而錄助工者之姓於後

正祠祀議

祠以奉鬼神祀以致孝享禮莫大焉義莫遠焉然有不待正者有不必正者有不容不正者禮明而義協不待正者也習俗因之齊民舉之雖有訛謬無關禮教不必正者也若夫歲時崇俎豆走衣裳事有著於風義有列於教黍稷賦之民多寡觀乎數得失繫乎禮存亡通乎國此不容不正者也順德故趙地列祠祀者戰國時祀豫讓祠在板橋南元延祐初祀唐魏公徵宋公璟祠在學宮東南延祐四年祀劉公秉忠祠在府署之東春秋舉於有司非一朝夕也國家正德初守土者又取豫子主而納之鄉賢祠中夫豫子晉人也智伯之家

臣也以成仁在趙故趙人不以爲讐而祀之榮其義也高其節也祠之得矣而乃納之鄉賢不亦誤乎唐魏公貞觀中賢相也而鉅鹿產宋公開元中賢相也而南和產劉公勝國初賢相也而邢臺產鄉祠祀之宜矣即學宮之祠廢取而合祀之署東無不可者奈何置魏宋東西面使劉南面以前代之封公詘於後代之封王不亦舛乎知其舛也則當改祀之力不足也則當改正之無不可者何乃出二公而祀之豫子祠中雁行而列共牢而享並稱三賢不亦謬乎夫四子祠而因革亂因革亂而祭義乖祭義乖而風教微矣舊貫何可仍也子不得已乃出豫子主於鄉賢祠撤魏宋二公像於豫子祠改葺署東祠合魏宋劉三公而同祀焉先魏次宋次劉從世代也俱稱文貞公用本謚也神用木主尊禮文也歲薦馨香昭明德也仍改題三賢祠匾曰豫讓祠劉太保祠匾曰三文貞公祠正名義也歲時衣冠俎豆駿奔對越可以無憾而四公在天有靈其弗吐之矣或者乃訾魏公臣太宗劉公臣勝國謂宜罷其祠祀爲是是未之深考也禮大夫歿而祀於社祀賢也祭義亦曰以勞定國則有祀祀功也魏公在唐太宗朝讜言嘉謨弼成貞觀一代之治劉公在元世祖朝議禮制度有經綸草昧之功質之祀典即祀之國無忝矣況爲鄉社之祭乎是未可以訾也且也春秋有突忽之議國家有許魯

齋從祀之議二公繩墨俱在是又安用聚訟爲哉于是作正祠祀議而刻之三文貞公祠中以就正于達禮者

創普潤永潤二閘記

順德之地多磽确而鮮汚萊民間辛苦汲鑿始小有穫否則薄入邢臺縣東南七里有百泉下注南和任縣封內故二縣有沃野而多穫民之於是水也莫不有羨心亦莫不有吝心羨則欲得漑之吝則惟恐人之得漑之也予萬曆庚辰來守是郡比歲大旱民有以水利訟者其一則鄭一鳳等之與賈栻其二爲劉啓等之與楊宗琦蓋栻琦則羨之而一鳳劉啓等則吝之也此亦民情之常爾也爲人上者之心則不然譬之家翁之與其子也金穀之積必以均馬牛之畜必以均田廬之數必以均此無他皆子故也天下鮮不爭之兄弟而無

不均之父母爾父老圖之又何爭焉於是始相率罷訟羨者如願吝者同心彼此相漑之相安之也竊念兄弟之異其產也爲之父母者必以券懼它日之有爭心也況異籍之民乎予亦不得不爲之劵

明陝西洛南令汪公墓表

今年萬曆丁丑四峰汪公蓋閲世七十八春秋云晚年抱耳鳴之痾日諠湱作苦一日忽不豫思臥臥不能遽起如常時固無恙然乃呼其子春元君景莘謂曰余平生抱志好修覲兹一第未獲顯庸于時以快所自期許余憊臥枕席間一旦溘先朝露媿在溝瀆君子不疾没世而名不彰者乎然世固鮮知我倘身後之誄華言逾實又以媿吾地下即目不瞑矣爾小子持筆硯來吾爲口授之其付爾年友王生爲文且吾交王生翁四十餘年兄弟也知我宜無如王生且也吾得覩之異日者樹而表諸隧吾瞑矣吾安矣誠愛簡不覺隕涕先

君子之與四峰公游也不佞尚未誕生及予生後與公之子同舉于鄉又爲結兒女之好彼二丈人者相視蓋驩浹甚也頃先君子之棄予也公哭之失聲移時哀哀乃今公以寢疾又以表隧見屬也哉按公狀諱洋字希度四峰其別號也學者因呼之爲四峰先生云公汪姓系出歙之休寧越國之苗裔也洪武初有祖名虎者以從軍戍嵩故公爲嵩人虎生茂茂生海海生公之父大學公瑄少負有卓犖聲蚤餼于庠自謂芥拾一第後數不利于有司輒咄咄自謏若而人焉能老此儒冠博一鶴髮廣文乎遂出貲游大學冀有所成就乃竟不獲脫穎也齎志而蚤死死時四峰公方十有一齡先王父

母無恙爲之延師授讀母梅又脫珥佐之公僞頴夙成日記千言甫十三而採芹泮宮矣又十六年而餼于庠有督學使者王公洙豫章名士也校士周南得公卷大奇之爲置第一且曰汪某不凡品當與王西星爲雙璧聯珠恐不多得也蓋王是時爲洛名士云後王果以是科領解河南而公亦與俱翱翔比翮矣其爲文矯健爽越若劍閣輕鶻清瀛雅麗如秋水芙蓉識者無不以遠大期之且也耽心騷雅語出驚人曾贈張者賓詞曰泉石林下路風月洞中杯題伏牛詩曰碧苔驚怪征塵跡飛度前峰數點鷗書若溪冊跋曰樂以詩者杜陵之賦浣花樂以文者柳州之記鈷鉧其抽秘騁妍所爲膾

炙人口類如此然性嗜沉思好佳句至忘寢食竟日夜不輟以隻字落紙以故浸損脾血中年以來心抱怔忡每一展卷未過數篇則頭岑岑目花生氣息如線急掩卷頤神則倏忽不定矣是以十上春官而不諧一遇亦數之奇大率所爲病者侵奪之居多也或有勸之仕者輒面頳正色曰若以汪某爲無甲第分手將謂才不類也其視世之汲汲于利祿纔躐南宮便輕棄少年甘心取捷徑者可得與公絜度哉及年抵六十有六則春秋高矣乃始伸命抑心謁選爲洛南令則曰令爲民父母所主在撫字化導非可以鳥擊獸搏刑威之而已也坐廳理人日煦煦若家人父子相接已即民有弗順亦未嘗出惡聲相加重朴𢾾及也以故善良者愛之黠傲者服之公于父母字信無異厥初心哉莅政甫一載而前疾舉發遂引年歸日課子若孫親爲句讀每從客處見藝文有一篇一句之佳者即持以示其子若孫曰可法也遺榮家居幾十餘年以一鄉大夫上齒未嘗御紈綺挾軒蓋潦倒尊俎之間至語所持守勝有澹臺之節信可嘉也然雅好手談客有以是相招者則角巾野服走其家即遠所策惟一羸馬其遇鄉人孺子未嘗不恭乎生口不言人過項與予同席會座上有灌夫客者幾一浮白則公趣行矣嘗語予曰吾見貧窘于若不勝悼然以力不足竟不能充此心嗟嗟彼傳所稱萬石君

忠厚公寧媿之哉公數世皆單傳及公之子春元君則有五男子長餼于庠逸才頴售亭亭然青雲器也名爲公家千里駒不虛矣況仲季中猶有不凡見者乎語曰木庇其根而茁其柯水渟其源而溢爲川於公亦云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年家眷晚生環伊王守誠拜撰

重修靈泉寺度田記

靈泉寺者里俗所呼外窩寺蓋父老以窩城爲內窩而此爲外窩其所從來遠矣予家視寺東北隅一舍而近然未嘗往遊萬曆巳丑夏四月偶過之見其羣峰環合一澗中橫而寺當山腰四處林木青葱掩映所云外窩不虛也西側一泉自後山來汩汩有聲盈以淸鑑眉鬚然莫窺其源故以靈名而名寺者取此于徘徊覽觀之門堂棟宇丹堊方新僧向予道故事鼎建自金始壁間有碑可徵也近自隆曆以來棟宇傾壞無以供香火寺傍檀越郭鼎王三錫賈孝劉天珏與住持僧明鐘化主行心募緣修葺草就今日舊有地六段稅糧一

十一石六斗二升磽确耕作歲豐乃穫歉則如弗堂中懸磬也自九年度田議行賦又增其半矣益以靡豪侵奪忮求之無厭僧將不支比詢以內典宗風曰野衲何知惟是朝夕燈火鐘鼓是肄或代人醮祀則修齋誦佛經而已聞僧數語則三感生焉洞天福地諸名勝籍不掌於虞衡賦不及于緇黃即三五盛時率用此道今寺無餘地僧無餘力彼度田平賦者果若是乎世所捐貲分米予金散錢施僧禮佛自古有然而今豪橫侵陵即山林野衲不得免焉風謂澆俗謂偷矣捨身出家將性命是求而奔走衣食已屬業障乃齋祀醮祭香火鐘鼓是飾是肄以求諸佛不亦遠乎予方徘徊未已僧且稽首前曰願先生一言以傳永久予笑而頷之又曰布施檀越若干人姓名地若干畝段落糧若干石夏秋幸籍之以詔後人予曰此宜于碑陰書之當以予所言者書之碑陽

謁中嶽廟詩

中天積氣自神明漢世初聞有姓名大號累朝今始正遺碑混處尚堪驚泰華豈易分冠履申甫那由識降生獨有露臺憐未已殿中猶唱步虛聲

先中議大夫常語琮曰始祖少保公篤於正學不干仕進以賢良方正應聘輔導東宮皆本至誠其出處進退有古大臣之風而文章無傳焉高祖太史公學富才高然熟于經濟不為迂腐之談其所著作皆可用于世明季經兵火後什亡八九今所搜羅而得者僅有嵩誌二卷耆賓祖墓表一洛南令汪公墓表一靈泉寺度田記一謁中嶽廟詩一後復于順德誌內得文六篇餘皆不可考昔有友人在都中見太史公所作書一卷以價不相宜置之歸又忘其名余後至都中遍覓書坊竟不可得及余歷任江浙士大夫藏書之家甚多時二留意亦未獲見也顧此數卷為書雖少而先人之德行政事其卓卓可傳者已畢見矣如嵩誌其考據精核而詳畧輕重咨嗟慨嘆之間時寓微意于言外深得聖人作史之本心于耆賓祖墓表見其篤于孝於修城碑記見其勤于忠于親民堂說普承二閘記見其恤民瘼而得民心于重修廟學記正祠祀議見其崇聖教而重祀典其他皆可類推余懼歲月浸久蟲蠹鼠齒日漸闕失因彙成一編欲廣其傳已抄副本三求正於當世賢人君子矣予欲作一序而未暇也爾小子讀先人之書不可徒以文視之其誌之勿忘書未成刻後以疾卒於官署嗚呼痛哉念先大夫之志不可中止而太史公之書又實有不可泯滅者琮因與弟璣重加撿閱不惜艱難付諸梓人所以彰祖德承父志也抑琮三復是書而有感焉竊惟為文之道工易而當難兩漢唐宋其以文著者多矣而朱子或以為有名而無實或以為能言其大畧而未得其精微豈非誇多鬬靡矜才使氣而不本于躬行心得之餘辭雖工而於理初無當乎六經之文甚質而後世卒無有及者蓋其所載皆天理民彞日用之恒性操存省察入德之要道故垂世彌遠而光輝愈新如日月經天萬古不磨此歷聖所以相傳而後賢力為表章者接踵於其間也今太史公之書讀其文皆有關于世道人心名教風化之作雖不敢謂可繼六經之後然精密慎重其不當于理者鮮矣又況渾厚磅礴短長高下皆宜直造古人之堂而無愧哉後之子孫讀是編者勿忝以科舉詞章之見而必求當乎理則歷聖之心法具在深造自得期于為已而不苟為柔媚怪誕之論以悅世而欺衆于以振家聲而繼前修庶幾其有望乎琮思先大夫之訓與朱子之言有合者因

書於其後以自勉且以見先大夫之得於文者深也
雍正十二年歲次甲寅臘月既望五代孫廷琮薰沐敬書

周南觀察王公遺文

寧波府誌序

今
皇帝雍正之十年夏五月予奉
簡命觀察浙東地處海疆日夜悚惕思所以下慰民情上報
君恩靖恭乃位惟是因地制宜化民成俗徵於古者方可行於今故廣其諮詢尤必考其紀載爰屬三府太守與邑令亟呈府縣各誌以博覽形勝之險要民俗之醇淳田畝之賦役江海之巡防與夫昔賢官斯土者之良法美意以及山川鍾靈人文代興賢士大夫之卓卓可稱道者輒不禁畢然高望而遠志方且懼極盛者難爲繼矣是年冬至後寧波府太守曹君輯郡誌告成計三十六卷予受而讀之缺者補訛者正文減於前事增於後無逸不收無幽不闡自非才具三長曷克臻此自我
朝開國以來經制之宏鉅樞筦之綜密徵令之寬簡兵制之詳備海防之周匝學校之規條無不宣揚
德澤垂著憲章郁郁乎洵推
昭代制作之盛矣予因之竊重有感者先高祖太史公嘗修甯志二卷廣採耆老之語博搜金石之文八年而後成其立意發言務在表章先賢以挽氣運正人心敦風俗爲競競凡屬

舊文必曰按舊誌云云其自著則曰王某云云不敢襲前人之善爲一已之長而美剌貞淫之辨則立義精嚴不啻三致意焉乃自康熙二十年後有仕吾邑某某者狃於習見輒加刪削襲舊綴新以致前輩之苦心精意湮没不傳識者多譏之夫誌書每數十年百年而一修又每爲淺陋者所竄改使作者褒貶予奪維持世道人心之微言大義無所據而尋繹其言外之旨可勝惜哉可勝嘆哉獨不思班孟堅千古推良史才其易史記八書而爲十志天漢以前仍史記之舊文天漢以後則孟堅之所自著然史記自史記漢書自漢書未聞廢史記而獨存漢書也太守曹君此書發凡不襲故牒表正

獨出新裁融會經史成一家言後之有志修舉者宜自續成一書俾曹君此誌並垂千秋則庶幾吾之願也夫是爲序時

皇清雍正十一年歲在癸丑仲春吉日

賜進士出身中議大夫浙江承宣布政使司叅政分巡寧紹台道

周南王溯維譔

增置義山贍田記

余弱齡時先待贈中憲大夫每當青日携余兄弟並童僕輩周歷村落田野中拾遺骸枯骨聚而瘞之呼余等曉之曰石曼卿三喪未舉范忠宣慨助麥舟歸告文正文正公樂許之父子有同心千古傳爲美譚爾小子其當常存此意自是行之數十年如一日及余壯歲守雲門之由拳欲捐置義塚多事匆促未及行後補任玉峯亟捐俸謀置錫類邱商之邑人太史王公喆生議易一古寺隙地其價即爲焚修資而邑人又以妨於風水阻撓未竟行常以爲憾厥後雍正戊申夏奉

命觀察浙西見嘉興太守閻君創造普同塔男女各一以葬白骨

於余心有戚戚焉數爲之稱道不置閱壬子夏奉

命補浙東下車後佑聖觀住持吳乾陽士民章炳徐廷勳張思禾范從誠陳兆申張學栻等呈置義山一册讀之知先是武威孫公以郡守遷觀察使嘗有義山之舉矣見其條理井井周詳愼密心竊嘉之獨是掩骼之事一歲再行日月漸積邱塚壘壘此山將無餘地況贍田無多或豐歉不常用慮不給深惟久遠之道端在多置義田今年春乃令乾陽設立緣簿余濡筆爲募引量捐薄俸一以推先人之志一以踵賢者之後也而

提臺萬大人樂出祿米之餘爲僚屬倡是以五營叅府葉君

遊府陳君劉君張君劉君守府胡君林君沈君吳君羅君李
君以及寧波太守王君別駕葉君署鄞令陳君同兩學廣文
幷諸屬員及明經孫子茂宣國學生董子元稱元定等皆有
所佽助又買田若干畝行見邑之搢紳士農商賈爭先恐後
矣首事者請立石乞余爲文以記之余躬承
簡命夙夜惶悚懼忝旬宣方今海不揚波老幼咸含哺鼓腹游優
于仁壽之域惟茲朽棺枯骨少有失所而好善樂施之衆亦
皆仰體
皇仁謀所以收之且益增修不倦雖民之好行其德出于天性之
不能自已乎其實皆由

聖天子德教覃敷仁漸義摩沐浴涵濡者深是以斯民咸譪然有
仁人君子之行歡欣踴躍共襄義舉於無窮也爲長吏者持
爲之鼓舞於其後而已矣抑余猶有慮者今義田之置誠爲
百世良法然月異而歲不同保無日久滋弊則因時制宜期
於盡善俾燐燐鬼火悉免淒風泠泠平原永安樂土豈不貴
乎得人也哉是爲記
賜進士出身中議大夫浙江承宣布政使司參政分巡寧紹台道
周南王溯維薰沐拜撰
皇清雍正十二年歲次甲寅六月　日吉旦立石

先大夫篤于爲學政事之暇批點不輟然非聖賢之書不
讀其所提皆忠孝大節所關或經畫區處可見諸設施有
利於蒼生者則三復焉生平不好爲文詞間有所作隨手
散佚喜吟杜詩批點者數部感時寓物偶發諸歌詠知詩
者咸以爲工然亦不多作也嘗語琮曰學所以窮理而進
德也立身爲上文章次之六經載道之書宜寢食者也四
書闡明六經者也四子書羽翼四書者也皆宜熟讀而詳
玩之綱目繼春秋之後衍義得治平之本皆不可不讀其
他諸子史必賢人君子可爲後世法者錄一二焉詩自漢
魏以後古意寖失唐以詩名者甚多工部尤爲一代之冠
要其可傳者在忠義不在聲律也暇時諷詠以博其趣可

耳制義所以闡經而衞道非篇幅格調可拘然
國家取士由此乃制度所存先正科律時賢著作皆有卓卓
可誦者但不必多貴於熟耳須擇純粹以精不悖于道者
彙成一編朝夕涵詠飭從俗而鄙好異而怪悉宜屏置之
書法盛於漢唐然臨摹在操其心不得玩物喪志也總之
學不可不博而貴知要循序以進銖積寸累浸潤漸深蘊
蓄愈厚貫通之後豁然自得物理既明則誠意正心所以
修身之道不外是矣若貪多務廣自矜洽聞或進銳退速
朝作夕輟終無所成業既不專則心無定向中多所蔽一
念之差遂流爲小人之歸不可不戒也琮聞是訓銘於心

不敢一日有忘奈何昊天不吊提命之殷竟不獲復接於耳耶琮承先大夫之志謀刻五世祖太史公遺集因思先大夫篤學信道自治甚嚴而待人以恕對賓客子弟從無妄談雖作家書辭嚴義正無不可與人道者及遇拂逆則引咎自責不吝再三事有難處或涕泣道之其不知悔者咨嗟慨嘆猶冀其一悟也故其發為文章皆光明正大愷切條暢至於構意措辭不肯輕率有太史公之遺風是不不可以不傳諸子孫顧放失者衆不能驟為彙聚今僅存叟東所作伯父墓誌一四明所作周南王氏宗譜序一先母汪淑人行狀一俱載家譜中寧波誌序一增置義山贍田記一文雖無多而皆本于誠後之覽者亦可想見其大概矣因急附刻於太史公遺集之後倘獲餘閒仍將搜羅遺箚另彙一編以就正於當世賢士大夫焉

雍正十二年次歲甲寅仲冬既望不肖孤廷琮薰沐謹記

〔明〕董裕撰

董司寇文集二十卷

清雍正十三年宸翰閣刻少保公全集本

雍正十三年重鐫

太史諸先正鑒定

少保董擴菴先生文集

宸翰閣藏板

司寇董公遺像

讚言

擴菴先生設施於郿滇之間勳名爛焉予觀兵招携拜其祠下傳流冠擾鄉儺公英靈旋遁去因賦二聯贈焉

寶峯護履聲瞻彝卣是商是周匪馨黍稷惟馨明德

綸閣如雲蓋祝星河在天在地能保子孫以保黎民

嗚呼豈阿也哉

溫陵後學蔡邦俊頓首拜贈

序

語曰太上立德而立言立功次之夫德與言豈二物哉德韞於中若未琱之璞而蔚爲德言見爲德行則弸中彪外照耀寰區疇非中扃所發故良玉既鑒而後爲珪璋爲瑚璉登明堂奏清廟皆是物也不佞生以遐陬末學謬爲 先生所甄錄竊嘗高山仰景行行矣然徒知先生之掀揭宇宙流芳鼎彝贍其德容德行已耳先生

之腹笥千古吐辭爲經者猶未嘗一臠也今年冬長公時翀適授先生遺編一帙命序於末簡不佞生風昔所忻慕而難遘者一旦得之若獲百朋錫拱璧一捧玩間如入百花春谷錦綺璀璨如萬斛珠璣應地而出如蜀錦越羅被服無厭即捷款啓寡聞哉而讀其言想見其德始知夫九淵其養者則灝淼砰訇崑崙其畜者則懸黎結綠積厚流光機固然也先生齡亂時即頴

異不常四座驚顧長而價厥機雲香薰馬賈豫眞守素世味嗜好不足以滑和故凝定之宇何所不窺而噫吚輒應擲地金聲河決東注亦其天籟之不能自已者故議時事則簡切雄剛傳節孝則悲歌慨慷紀隱逸則叢桂小山論賢喆則蛟龍麟鳳詳功德則斷案謹嚴先德之思尤原可起山水之咏形勝增輝彩筆所著未易殫述總之言言理道蔚然確然時而鶯鴻時而游

龍彼大風之發始於青蘋盛於土囊俄而山林畏隹大木百圍冷然和者其感觸深也先生斯集類然乎斯集一出若施咸池詠九成彼拊缶抑鼫者胥三舍避矣蓋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先生風教三輔燕趙之士至今仰北斗而企泰山直指三秦以及滇雲則感激時事力陳讜言成敗利害付之膜外至於礦務市關尤關社稷生民之大先生抗疏而指摘時宰啓

釁群黨附聲不少假借其奏畧可比敬輿澹菴
至晉上卿司寇爲
朝廷明罰敕刑得天下之平則又非爭靡於區
區文字間者㨿建明則爲大業揮毫則爲宏詞
何者不自盛德所充溢哉况乎功成身退得天
之序始終去就粹白無瑕夫子殆海以内之完
人矣捷非知德者而先生之梗概犁哉楊復所
孫愷陽兩太史之稱述可前槩矣遂忘固陋致

以危言而復長公之請
萬曆戊申歲臘月之吉
滇南門生趙捷頓首書於筠州
之清戎公署

序
今宇内士艷稱不朽大業曰立言尚矣夫言非
吹也有言其所言者藉令德不醇懿功不昭爍
僅以空言託作者之林此一操觚之士耳國家
昌熾熙和之氣散於天地賁於川岳而發洩於
吾黨俾千古往者千古來者託斯以不朽譚何
容易哉故功成德立而言從之備茲三者迺足
貴也余以是流覧當世於董少保先生心寔嚮

慕焉先生貞忠亮節深識弘才敭歷中外躐而
復起幾三十年餘民依父母士仰斗山國倚為
長城而
上亦倚爲左右手流鴻樹駿並無間言及養重
歸田終老一邱
主上追念耆舊非常恩䘏賁及九原此亦人臣
之極遇也余奉使事式先生之廬里中父老子
弟及田畯牧豎迎馬首而交口誦先生高誼不

衷頃在刑曹從案牘中窺先生平反狀其剖斷洞若觀火而斷決又若新發於硎者蓋功德若斯之偉哉曩先生間以其暇日託於論著謠誦以寄其雄心而紓其逸氣其為文本之經術而發之天倪才約於圳范氣歛於體裁規日表月盤璣握璧未始尺踰而寸戾者即瑯琊諸君子而在通爲桓文奚讓美焉顧先生之取重於世與世之所以重先生者不徒以其文也夫出處

之際亦大矣先生去國之日

主眷未衰輿論歸往倘少須之不次之擢易易耳一旦悟於知足知止之義連章累牘乞解綬

歸

主上嘉先生高潔

特賜馳驛臣

主相佇身名俱完視今之依違觀望耳以其身為鵠者逕庭也蓋先生抱道養氣靈樞湛然視功名富貴如寒暑晝夜之移故當桑孔橫行之日確乎獨伸其長往之氣今發洩之爲文章能使讀者頑廉懦立超然肩高飛遠引之致先生之文殊異乎雕蟲之技口譜辭給者真足稱不朽大業也余讀漢史至董仲舒正誼明道之說私心服之今天人諸策炳耀千古先生夙承家學攻苦下帷坐進斯道是編出海內人士靡然誦之曰漢大儒其有後於今乎先生之文且當

與漢史並流傳天壤矣

賜進士第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鄉晚生陳儒

頓首拜書

序

司寇董公以直指按秦也楨承乏督學事見公獨持風裁百城肅如時江陵抱外艱釋憾言者杖之闕下竄戍四裔公列疏爭之會遭母夫人喪還不果中丞董公得之掌牘者諓諓對衆擊節最後公以御史中丞節鎮撫鄖襄礦盜與饑民合而爲亂按誅其魁豪而縱舍其脅從已爲發賑蠲租還定安集江漢宛洛之間得無震聳

楨益服慕公知畧有古社稷臣之槩而不知其長於詩也今年入計左宮久客都下友人朱汝脩携一詩掩其姓字視之大佳追問爲誰則曰是董公作楨大錯愕從公游三十年而公口不言詩以吾曹之沾沾自喜也曾不能似公一語賢者不可測有如此矣汝脩以其語聞公公乃置酒名楨相勞子爲余故变而詩以晚合盡出所爲詩使次論之葢大江以西名能詩者莫盛

於宋而或議其體萎弱所謂未闚至極金華殿中語耳自頃公之郡才士輩出字追句琢左漢石魏無論唐矣然不能無茂先不解之恨公詩自四言以至五七言近體排絶無所不具自漢魏以至開元大曆無所不合有閎肆瑰奇者有峭峻孤潔者有曠逸玄妙者有優柔敦厚者有莊嚴典則者有簡樸古雅者有酸楚淒緊者有贍麗精工者有感槩發揚者有纒綿篤至者有

宛轉瀏亮者要之景傳於情聲諧於調才合於法蹊徑絶而神采流風骨立而態韻勝置之高廷禮品彙當不在羽翼接武下於以瑛帶後進緯有餘矣公尊人龜川先生精天人性命之學爲士林所宗其詩本原三百篇抒性靈而抉理奥淵源所自固非偶也昔孔子論學詩之益可以觀興怨群而事君父不違於政雖多奚爲公謀王斷國撫世長民能已見於天下矣以其餘

緒及之詩卓爾不群又不急人知吶吶若愚斯
爲深於詩者哉語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楨小
子嘐嘐言詩也抑末矣

南新市人李維楨譔

序

此堂翁樂安董公擴菴詩也李太史本寧叙之
詳矣夫識不足以達天人則不敢以淺俚窺作
者之朕才不足以神變化則不敢以蹊徑遊作
者之奘故曰千頃之波深廣汪洋未易測識也
太史稱公謂賢者不可測知言哉公亶亮清忠
不吐不茹蓋自天性柔嘉樸茂穆然泓然成之
家學即論江陵一事所謂般帝之含光非耶兵

莫憯於志鏌鋣下矣君子之於天下也不齊其
迹而論其心是以古人之風可慕而名不必有
所附衾影之心可矢而事不必有所希堂皇宸
扆之所貼可披而行不必有所合此蓋董公之
修也語曰心之精神是謂聖神暢爲功精邏爲
言非二道也公立朝大節楚甸深仁人人能言
之矣已得頌公詩又恍然自失焉夫括囊含章
聖人之德也實先名後君子之業也吾鄉譚此

近唯臨汝最號繁稱而公詩文獨自後邑連編具在卓爾無前大史得其神駿吾將見其明珠乎故體有古今而質文迭尙言有長短而異曲同工有溫厚和平得之爲二雅者有愴惻濃賦得之爲九章者有渾樸神奇得之爲兩京者有雄麗高華得之爲六朝者有清圓秀朗得之爲三唐者亡論偶成合作揔之本之性邑之情而自中於法也不必一言一字規規古人標新傷雅之弊絕然亡有不亦藝苑之慧詮詞林之上乘哉語曰知我者稀則我貴矣又曰天下一人知已足可無憾有味乎言之也公節高天下不以節名文章下筆妙高天下不以文名而節義文章孰有大於公者本寧有云以吾曹之沾沾自喜也曾不能似公一語是可謂知公之深者矣世有子雲方知子雲煥於先生深沐浴於斯言焉

萬曆壬寅夏五月吉

屬下福建清吏司主事

南昌後學胡汝煥跋

序
樂安蓋有董大司寇擴菴先生翁起家名進士所
至宦業有聲比於桑庚楚海內時稱而道之茲不
具論論其詩若文翁詩洋洋已入開元大曆見於
李本寧太史所論說而其文雍容閒雅甚都不事
巉刻嶄然語而沛若江河魚龍騰翔騖涌出沒遍
駕轢蘇諸大家翁嘗步羅近溪李見羅兩先生平
生師友宗傳厥飫蓋着鞭於性命身心之學多所

自得而時對花鳥時樂烟雲春月時晤知交時懸
旅游時臨奇勝時陳軍旅時形奏疏議論時寄悲
歌感慨與夫顰笑旋折之間種種淋漓揮灑語言
文字變化端倪一如其人而人一如其心蓋非彫
蟲刻篆之文而有道君子之文左龍門而右伊洛
迺其素所蓄積也獨其文闇然茂修爲宦伐所掩
光怪隱隱躍躍矚天馬性予晉謁京師也翁不以
予白面書生嘗從事袁參謀了凡先生之門數問
予朝鮮東征事予不敏離席遜謝翁則劇談琅琅
不休蓋東事起朝臣震懾其主議在洪陽張相公
而翁從史之以故
主上決策東征迄事定而
國家完外藩遼左有泰山之安而奠
宗社於億萬載金湯之固者翁力也翁督學北畿
時以多所奬拔茸左遷而典試滇南讀卷禮闈所
網羅士名聞天下夫非自能以其文風動寰宇如

衣鉢傳哉予是時會翁彙所取士來與同謁知其
惜士輪材軼然超世者如此翁既經濟大畧不負
所學有王佐才中朝推轂倚藉薄海內外無問識
不識皆耳而知之其所毗輔我
國家者駿勒旂常鍾鼎之間管葛不足侔也彼其
文章焜燿在天壤不澌泯豈特區區顔生尺號言
哉翁有子時琳曁諸裔孫皆象賢蟬聯詩書文學
世其家

旨

萬曆己酉春王正月

門下士檇李如朔道人

彭鳳禎頓首拜譔

序

先生蚤以文章衡三輔輒以文品其人既敭歷

中外有大節晉大司寇

主上方藉以燮萬年之業而數數乞身去若曰

主上不忘老臣老臣敢不忘其身獨是末力之

未殫而踆踆大列無乃非老臣所以重晚節明

大義亦無乃非

主上所以體老臣全大恩疏十上得

俞旨眗然若不忍其去而先生廼逌然得適於

去一日庭謁先生而授一編曰是予神明之所

注也不肖退而卒業為之言曰此先生所為文

乎文莫辨乎易矣乾之文見坤之文含然見始

於潛而含乃從王事至賁稱人文則曰文明以

止而賁於邱園然則文可知也先生於世為鼎

雖漸鴻可膏可羽凡共事交戟者即不知其文

乎而習其人無慮不目為鍾鏞鼎呂至其隨應

抒辭如萬流東滙而員方隨其所受即不知其
人乎而讀其文又無慮不見為鍾鏞咼呂足以
先清廟而鳴國家之盛乃或曰身將隱矣焉用
文之然先生為
天子重臣以年為嘉遯即身既去當以心憂勞
國家况居平論著抒之忠猷豈其與身為隱乎
觀易之遯係則厲嘉則吉蓋大臣結知人主誼
同利敗儻中外未即於康而退老邱園其心必
且惘然不忘天下今
主上維新百政以息衆讙斯亦嚮所稱文明之
會也老臣以此時止邱園而含章以貞乃其文
章德業蔚為世資不既成爲嘉乎夫人臣去就
有如酒政不速而褰裳不成爲就不款而懸車
不成為去世人谿谷鶩之而澠池戀之若蟯蛔
之無以自脫子將曰焉用文之而先生之文何
得隱也先生故以文品人而不肖且曰觀先生

之去就知先生之文益遯之林曰三塗五岳神
明所注夫神明之所注文在冲也敢次其語質
之先生

萬曆丙午春王月之吉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脩門生高陽孫承宗頓
首拜譔

董司寇文集目錄

卷之一 序

大司馬戴公 恩綸錄序
仁孝訓序
大明通寶義序
張氏世芳集序
救荒活民書序
壽桂東大尹弁山宗丈九十序
雲南鄉試齒錄序
送邑大夫浴沂沈公入 覲序

邑侯蔣公愷悌哀思錄序
司教遠溪譚先生文集序
樂安縣鄉約序
壽古槐游君序
金吾譚述軒還秩序
望仙曾氏族譜序
鄒近山詩集序
先伯雙溪公詩集序
東源吳氏族譜序

卷之二 序

封趙母李儒人六十壽序
鄉賓民峯先生七十序
俱所卷序
一斑長語序
巴塘黄氏族譜序
壽衢州經歷董龍泉七十序
西坑何氏族譜序
壽吳崟兄七十序
壽龍塘謝封君六十序
修見錄序

靜閒錄序
錢團陳氏族譜序
南岸謝氏族譜序

卷之三 序

盱眙紀功碑序
宜黄輕齋成規序
横塘郭氏族譜序
荆山曾氏族譜序
温少保杜律一得序
東江詩集序

杏村胡氏族譜序
大賓西橋公序
畢氏族譜序
花園譚氏族譜序
養拙稿序
壽陳橫橋七十序
壽黃龍潭八十序
衡塘黃氏族譜序
水東胡氏族譜序
半豹集序

壽樂澄溪六十序
教思錄序

卷之四　記

鄖鎮重修二公祠記
樂安縣重修文廟記
招携敦義所記
宗原堂記
兵憲張公司理孫公歌德亭記
邑侯省菴王公去思碑記
鑑湖記
龍石記
讀謝譜私記
桂林祠義倉記
慈節記
淳齋記
父子尙義記
前川記
愛川公記
植德堂記
東岡記

方池樂公祠堂記
賛夫記
景方記
鰲溪濬河記
譚誠伯公新祠記
白水記

卷之五　傳

遂昌譚司教傳
巴州曾博士傳
雙源鄧先生傳

盐國陳學博傳
養吾詹公傳
節孝傳
邱母王孺貞賢傳
詹母王孺人傳
波石鄧子傳
曹居士東麓傳
樂母游孺人慈節傳
孝行傳
遺英傳

方術傳
張白山公傳
守素兄傳
文學詹君傳
胡東川傳
卷之六 引跋
少峯楊貞復學解引
省菴兄入十壽詩引
義倉簿引
望仙里鄉約引
冰霜雙稟卷引并贊
如朔子引
跋書最樂處
跋信國文丞相遺墨
跋雷質齋遺稿
跋鄉母黃孺人節愛卷
跋南陽大守鄧少泉族譜
跋義田簿
跋太保錢江嶠先生報家卷
跋楊侍御名賢公論卷

跋義修縣衙簿
跋曾半川漫稿
跋天放閒語
卷之七 墓誌銘
明嘉議大夫賓巖何公暨宜人陳氏墓誌銘
明故一崖曾先生墓誌銘
明故鄉進士詹畏吾墓誌銘
明故誥贈大夫人祖妣謝氏墓誌銘
明故愚齋黃君墓誌銘
先伯南園公墓誌銘

明故思南府經歷季菴弟墓誌銘
曉崖吳君墓誌銘
養泉鄧君墓誌銘
卷之八 碑銘
崇仁沈令公遺愛亭碑
邑侯傅梅蔣公廟碑
明昭義將軍臨安衛指揮使王君神道碑
卷之九 行狀
明南京刑部郎中蓉山董公行狀
明兩京督學養貞詹公行狀

誥贈大司寇祀鄉賢先君行述
先妣謝大夫人事畧
卷之十 祭文
祭大足名宦古南董公文
祭侍御養貞詹公文
祭趙大淑人文
祭徐侍御封君文
祭憲副雲石鄭公文
祭石埭令心吾曾公文
祭劉侍御黃大孺人文

祭亡妻譚夫人文
祭繼室李夫人文
祭嫂譚孺人文
祭詹寬宇文
祭西橋公文
祭陳方伯封君文
祭國學生時舉姪文
祭宜生孫琦文
祭鄧雲岑公文
祭詹春元畏吾文

祭益府典儀正省菴兄文
又祭孫琦文
祭思南府經歷季菴弟文
大祥祭先考司寇公文
祭鄉賓思誠余公文
卷十一 書
與楊貞復少宰
上三閣下
復劉誠意
與鄒南皐給諫

與黃襟川憲副
復葉龍潭巡撫
復李及泉總河
速徐四府丈檻
與沈淮槎父母
再沈淮槎父母
復張中貴
與葉綱齋
復郭青螺年丈
復高東溟直指
與陳毓台年丈
上三閣下
與蕭念淥年丈
復鄧定宇年丈
與王懷棘侍御
與包老師
與房心寰
復馬岐岡直指
與彭念川
復顧沖宇中丞

與殷老師
復魏敬吾司寇
與劉憤滄都諫
與沈鏡宇
與周心銘直指
復陳一陽
復王新盤
復王洪陽年丈
復鄭範老
復邢崑田年丈
與王敬所老師
復李克菴年丈
復袁聚霞大叅
復顧沖宇
與徐掌科
上張洪陽先生
復曾見臺先生
復楊臨皋監軍
上張洪陽相公
與夏仁吾巡撫

寄泰州牧李
與張芝陽方伯
與甘紫亭直指
與徐冏卿
與葉絅齋
與陳直指
上三關下
與張仁軒年丈
與劉孔源憲副
與李大守
啓復唐藩
與張仁軒巡撫
與鍾文麓恤寺
與張仁軒年丈二
卷之十二　雜著
東征議
本原攷
居徙攷
祠墓誌
名位表

鄉賢表
貞節表
節義表
隱逸表
誥贈刑部尚書豫菴公祠畧
襟川說
竹潭說
書味泉卷
明山上梁文
鄧君連山上梁文
卷之十三　續刻
送曾念齋分教句容序
陳兩泉六十序
襟川詩集序
羅陂陳氏重修族譜序
樂耕記
少谷藏春記
筠峯記
瑞應記
横橋記

介吾記
靜山記
德左游公小宗祠記
陳烈士傳
鄧雲岑公傳
西園公傳
北川傳
隱士朱豈軒傳
敬夫吳公傳
跋炭美卷

明故譚母許孺人墓誌銘
明故游君古楓方池兄弟墓誌銘
大賓王公喬峯墓誌銘
明中都留守司經歷郭君墓表
明善安居說
卷十四　五言古詩
自惕詩六首
教家一首
勉同志一首
登華蓋飲劉練士山房　以下五言古

遊高座寺和舍人韻
過萬佛洞
登嶽道中
題羅石扇面
戊戌重九日起家四首
陪祀朝日壇
至後集蔡弘甫見可齋分得鐘字
壽李孟功先生六章有序
丁祀明德先生祠和楊貞復四首
題松竹梅贈鄧徵君

哭舊兒四首
送賀文選道星章　思奉母歸平湖四首
題曾孝子卷
庚子謁　陵夜宿昌平蔓先侍郎公
性宇
松栢同庚卷四首
讀曇恥卷志感
盍所爲曾子惟齋題
卷之十五　七言古詩
萬松歌

贈任特舉南歸
月塘歌
松軒歌并序
寶山高
覽群玉卷
張惠安邀賞牡丹歌
金泉歌
成山伯王鼎石督鎮　陪京其母陳大夫人六
十求所以壽之者爲歌一章
繼泉爲游君惟樂題

卷十六　五言律詩
同葉綱齋盧敬庭祁羅浮袁聚霞林定宇諸友
夏夜泛舟分得船字四首
輓詹毅齋
入日寄少屏　時少屏有見疾
庚辰十月起家
黃梅道中
雪行
河間道士
東陵

過石門
伊闕
病夜
橫橋爲鄧居士題
武峯吟
送袁秘書使
山行
次過海見日光滿海忻然賦之
過海道中
立數

石門
尋甸道中遇雨
聞鴈
馬龍遇雪
響水
洱海道中
金滄道中
玎璫山行古木中
玎璫九盤十七轉因憶關中七盤嶺
觀音山和心字韻

同鄭憲副以貞鄭少叅汝志楊僉憲士載遊青
華洞三首
除夕
發昆明胡在竹公祖餞於采里園二首
蔣中丞携遊碧雲洞
過盤江
小樓成偶述
挽曾半川先生
丁亥復 命啓行
雙塔寺後訪友懷周英甫

沈鶴石年丈邀飲園亭二首
同符臺諸寅長遊張氏園亭因過雙塔寺訪實
藏上人三首
得報喜携家至瀛海
遊嚴華寺
功德寺寺前有 行在所
總摩訶庵園亭
淮陰夜泊遇吳文臺北上
陳侍御邀飲海春池亭
同周英甫登燕子磯
遊高座寺二首
庚寅二月謫北光祿憶去歲是月赴南勳之任
往返僕僕志感
諸公出祖江滸率爾留別
吳丈自誠訪見羅先生於 詔獄節俠士也爲
賦一律
送侍御何中寰謫楚
秋日遊摩訶庵同陳如岡趙卓菴諸丈
秋夕携內翰際明劉給舍濟滄王貞指思泉張
計部鳴山諸友邀飲張氏園亭

榮壽卷
舟行達均陽將謁太和
肩輿入紫霄
虎耳訪不二上人
世德流芳卷爲陳前溪題
題健菴書館
閱城曉出滄波門二首
贈宗侄虛白還崇安
人日二首
陳遠徵昆季邀飲寶林寺遠徵尋座師横厓公

孫也同李如眞明府張餘川秀才二首
閬城遇雨有感和祝石林
戊戌三月十日道中
集許廟
書慈節卷
集朱汝脩修竹館同李本寧分韻得衣字
署中齋宿
修竹館夜集送俞毅夫得雄字
節婦卷爲連氏題
重陽前一日朱汝脩携具見慰分得秋字二首

飲朱汝脩保御紅梅初開分得欄字
送王大行使琉球 冊封
聞鴈憶兄
清明郊行
嚴慈遺範卷爲朱汝欽題
卷十七 七言律詩
登華盖峯二首
竹潭爲黄丈題
秋前一日鄧意誠先生過訪同陳丈對酌月中
遊大龍山

二月九日次潞河
入關
漢中懷古
出棧道逢總督董公會飲鳳翔水亭
經桃源
東巡劉中丞沐熙國出餞留别
南巡即事
病起偶賦
東巡寫懷
秋日同邵叅知元哲賀觀察幼孫發臨安郡樓

南巡得歐禎伯詩步原韻
山行
祿腴遇陳恤寺
臘月十九日
渾西道中
天生橋
發豫溪驛
過繡嶺
元日永昌祝 聖
元日别兵憲鄭少叅楊僉憲邀飲翠微樓

元日登玉皇閣

過浪滄江

浪滄江武侯祠

三塔寺同馬兵憲鄭少參楊僉憲二首

姚安閱武同鄭憲副以貞胡少參伯安登光明閣

三月十日

監試中秋同徐方伯登明遠樓

仲春與郭麓池張栢亭諸公集貢院南樓

見明留別諸外老

關索嶺

辰陽登舟

三月十日舟中

途次漫興

金山寺李侍御宴集

歲暮往山田修祖墳時奉使南還

除夕喜家兄省菴至

早春樓居謾興和詹丈

人日往西湖修先御史墳

西湖舟次阻雨

思古

挽龍門鄧先生雙源

平沙爲梅川嚴處士題

舟泊安慶詹督學邀飲因縱觀所作及所試卷

偶賦

瀛海橋喜徐尚寶初議有成

謝司封胡駕部拾飲各贈有詩和復二首

奉命視學北畿出都校士

壽黃金吾七十

秋夕謝司封宅賦答

九日送黃水部分署杭州

獨坐

守歲

除夕憶家

對雪柬謝司封

元日早朝和韻

元日早朝謝司封二首

送謝曰可南歸

送吳別駕倅永平

謝曰可以詩見贈和答二首

和謝司封遊摩訶菴二首
戊子秋謁陵時　聖駕將閱壽宮
九龍池上有梓澤亭　聖駕遊幸之所
碧雲寺同孫立峯朱可象二君子
登香山寺來青軒
登寧安閣
和詹舒山
荅詹平山
雙源伯登樓有懷先君和韻
喜雙源伯過訪

九日同雙源伯小酌和韻
中秋對月酌鄧愈泰
玉嶺竹館和冰巖何宗師
盧州飲和齋葉使君
定遠道中
濠梁
兖州雪行三首
滹沱氷渡
守耕爲宗姪高用題
壽荊山曹東麓六十

道出金斗遇同年傅愼所姚心亭二柱史飲湖
心包孝肅祠二首
到軒爲雷丈題
家兄省菴過金陵署中頗極相好至誼於其歸
也殊難爲別因賦二律聊見鄙情焉爾
七夕雨同蔡薛二太史朱保御飲温宮保
送米明府仲詔復任銅梁
送潘光祿子明致政歸嶺南
六峯
卷十八　七言律詩

送滕越陳守歸嶺南
東莞王生猷謨以詩見寄和荅
同尙寶諸寅丈呂宅看菊
遊地藏菴唐尙寶携打喇酥共酌
對雪憶鵰兒携家未至
和唐尙寶見慰之作
清明河上
舟中晚眺
初抵留勲得別駕魯恒遜詩時恒遜有嘉興海
塘之役因復訊之

初秋偕湯祠部魯孝廉集木末亭遂登雨花臺二首
送魯人倩由閩歸嶺南
遊靈谷寺同艾符卿黃侍御孫山人二首
遊弘濟寺
趙太史靈洞山房二首
三月十日清河舟中
雙槐篇和吳比部
九日同陳如岡趙卓菴朱諫齋諸寅丈登觀象臺集梁氏園亭三首

海沙陳公如岡年丈叔也秩繫臺中身遊事外葢逸民者流壽届八十小子心賞而樂賦之
送葛尚寶奉使豫南便道歸省
送鄭職方轉餉薊遼便道歸省和韻
送魯符卿閱邊大同
同孟符臺張光祿雪夜集李臨淮椎寅宅
春日同年於應城伯宅會會者十九人用見洛丈韻四首
送徐符卿奉使中州
贈劉計部歸省

送詹吏部起圖還留都
羅止菴訪見羅先生於　詔獄歸豐城賦爲贈
周觀察赴任關中携二尊人遺像與俱賦以爲贈
送吳比部出守嘉興
九日同王比部登通明閣小酌別院
壽曹金吾七十
承天謁　陵
過七里崗
閱武椰營
閱罷遇雪

春雪樓和王元美先生壁間韻
癸巳三月十日
迎春和裴中丞韻
郢臺牡丹和裴中丞二首
郢江登舟
尖灘漫述
宿紫霄宮二首
三天門
登太和絕頂三首
南巖

飲望仙樓
巡歷南陽回至均州袁少參邀飲滄浪亭
歲甲午豫南大飢奸民嘯衆為亂怙　主上威
德不浹旬而掃平之反側之子有未遽帖然
者予以撫治之節吊民於宛葉間過博望驛
知為漢侯張騫封邑也驛後有臺登斯臺也
為之慨然有感云
九日方城道中
巡歷南召過維摩寺
途次漫興

靈谷寺
王外翰遊金陵見訪贈別
壽家兄省菴七十
楊太史貞復寄到東官父老刻製生祠碑文愧
謝之
叨擢廷尉發韻
金川望家山
雨花臺同孟連洙楊止菴詹魯泉祝石林諸丈
望　陵二首
巡斗城

送羅懷禮懷智二世兄肄明吾文學歸盱江
丙申除夕
登燕子磯
送李圖山還芙蓉山
宜良道中望大華憶劉中丞
侍御甘紫亭代狩蘇松其母吳孺人懸帨之辰
歸省為壽為賦一律
卷之十九七言律詩
邀袁參議坤儀李明府士龍飲雨花臺和韻
送周觀察備兵南海

偕孟連洙祝石林醵飲袁坤儀於東園
閱城
閱城畢宴集潮音閣
閱城聞警
孫欽齋再過小酌花前贈別
湖山為謝舅題
道中望匡廬
訪李中丞道夫於西郊時將出撫江北
壽鄭司馬禹秀七十
入佐秋卿鶚兒送別恩江遇雨有作

藜溪尊經閣爲曾省吾題
雪浪閣舟中遇鄒爾贍比部同訪曾子野太學
於銅江館二首
徐州即事
入京志感
駿烈重光卷爲張半洲題
雙壽卷爲少宰劉衍亭中丞劉衍澤乃翁葵峯
年伯八十題
辛丑謁　陵遇大風時苦久旱
陪祀　長陵感而有作

清明郊行志感
送李符卿使魯藩
李本寧月兩見顧同朱汝脩分韻得安字
送王給諫永叔謫貴陽
憂旱
送蕭總督出鎮薊遼薊嘗經畧朝鮮有平倭功
時奉廷推爲　主上特簡
秋日集朱汝脩修竹館同溫景文臺長蔡弘甫
內翰分韻得蘿字
八月十日溫景文蔡弘甫朱汝脩集於朱檣館
得深字
恭聞　吉典志喜和謝漢甫寅長韻二首
送俞毅夫年丈知沁州二首
冬夜集朱汝脩修竹館送何觀察公露之武林
得浮字
中秋日同蔡弘甫朱汝脩集溫景文臺長望雲
館得無字
送李本寧憲副之淮陽次溫景文臺長韻二首
內府稻田庄觀禾同溫景文次韻
李侍御招飲張氏園亭同溫一齋趙寧宇郭希

宇諸臺長
九日同溫景文蔡弘甫集朱汝脩修竹館分得
嘉字
皇太子御　文華門躬捧　箋賀
王道服年丈入賀抵京攜具訪之沈園
攜具壽溫景文臺長同蔡內翰朱保御分得瑤字
送比部孟弢錄刑江南
送鄒醫士攜子大學歸澧洲
雲林小隱爲昌邑王生題
過汝修新移修竹館賦贈

五鳳樓前觀　聖壽修十餘年來曠典也將月
望於十六日觀當其望云志喜和温景文
至日
送夏掌科使琉球　冊封
文昌樓爲周欵六題
送周欵六赴福建藩幕
酧王孫籥寇子見懷之作
朱汝脩携具對雨分得新字
送絳明白都諫赴諭任
壽月塘宗丈

賀掌院温景文考滿拜上珍羊酒之賜賜及王
帶兼有生孫之喜
尊經閣爲景文温太保賦
過蔡弘甫太史見其二子喜而賦贈
同祝符卿徐憲副夜集分得花字
應峯爲元丈題

卷二十　絶句排律

溪上漫興十八首　以下五言絶句
夜汎
雩霽登鍾山

橫橋
寒夜訪友二首
温景文棄長庭前屹立四石甚奇峭各肖其象
賦之四首
立禪僧
遊月巖
二華聯標
緱山峭壁
藏春爲正紀宗姪題
月坐二首

廣通公館見桃花　以下七言絶句
呂合驛舊傳山有仙人骨非石非骨可以療病
吊天寶戰士合冢二首
石門山行二首
紀見二首
花晨獨酌二首
次洱海望金齒
過盤江喜橋將成
道中桐花
夜飲丁東岡宅喜其得佳兒佳婦二首

活泉爲黃子題
飲李毓華赫衡陽二柱史馬上口占
太和十五絶
扳倒井二首
畫梅四首爲橫橋陳丈題
慕春卷四首
古周四咏
除夕
嚴泉鷗送二首
春日懷陳南山二首

南泉爲張子題
送楊司訓致仕
道中偶成二首
登驃騎二首
楓香道上憶周英甫
苦雪二首
賀懷椿母五十二首
翠屏二首
孤心萬里卷
貞賢雙壽
杏溪
練川
贈雷子鎮南歸
過海珠寺 以下五言排律
登嶽遇雨次日晴回均州大雨時久旱志喜
即事
謁陵偶述
賀朱汝脩保御生男二十韻
戊戌秋九月起家北上謁告太宗祠宗丈賢瑞
孟舉清甫偕君矩惟震靖國錫汝師汝諸友

携錢龍王廟劇飲留別二十韻 以下七言排律
送光祿潘子明督稅中州便歸嶺南十四韻
再遊九龍池慨然有作十二韻
筍岡輓章凡二十六韻

董司寇文集目錄終

董司寇文集卷之一

江右樂安董裕惟益父著

序

大司馬戴公　綸恩錄序

南京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晉菴戴公忠猷茂伐卓然爲世名臣　朝廷褒寵榮施備極崇渥匪一時大吏之所敢望太僕丞紹科祇捧珍襲銓次爲　綸恩之錄彰　君賜也弁以　綸典綴之記奏贈言挽章抑彰　君賜揚　休命也錄成以示不佞其受而卒業乃拜手稽首曰大哉　王言其出如綸王恩宣焉

豈其私公公豈其自私以干　靈寵今觀簡畀之命九二帝命官之吉也考最之命九有虞陟明之典也單恩之命十有四虞周賞延類錫之覡也宮保之命一　諭祭之命三帝王崇德報功之麻也猗歟盛矣以服諸身則光寵陸離華袞不爲榮以覡諸親則顯揚昭徹重泉不爲幽以藏諸家則神寶在函精芒煥射豐蔀不爲陋以紀彝常播寰宇則明徵定保光日月而炯丹青百千禩不爲遐　朝廷隆施於公洵極崇渥卽古帝臣王佐對揚熙朝者詎能遠過然豈私公公豈干澤以自私者唯公當嘉隆萬曆之間躬恂

逆玆鉅之資懋履正奉公之業忠謨輸于　五位臧烈震於三匯保釐重於中州明允推於嘉石轉漕裕於軍國邦政肅於閫樞自使垣以抵棻賛由勝弁以至蜀纘其所竪建炳烺轟訇具載名公傳記篇中其安內攘外使胡馬不敢南牧則河西節鎭之助爲峻其深慮蚤知懍懍忠赤不可搖撼則拒四市之議有古大臣風節謂爲　昭代名臣非耶方俺酋款貢吉能請開四市議下公公抗章稱陝西重鎭不可延虜入內甘肅與番回市久不宜益以强虜恐階之禍延寧舊開虜市尋以渝盟奉　旨禁革何以市爲坐忤

貴人指有詒讓公竟以延寧爲市時有諷公者第開四市則延賞可立俟公正色曰市之利害籌之熟矣徇下而慢上便身圖而不計　國是將爲用之謝絕其人而守議不從後卒開甘肅之市則公去鎭時也比來甘凉之間爲虜傳舍茶馬屬番爲虜蚕食沿邊諸鎭委甘肅爲壑而青海之上易爲龍庭間者藉兵火眞寇我洮河蹂躪我疆宇虔劉我人民覆我兩將軍兵　廟堂爲之焦然旰食而扼腕談邊事者乃追論互市之非斯亦晚矣當時脫惟公議開關謝虜姑討武備以釋外懼則河西雄鎭豈遽至此玆復謬悠

不省務爲一切目前之計日輦金繒以實窮廬其奉
黠虜如飼驕子不欲一矢以相加遣使慣虜思刻者
又不度彼已妄志伊吾猶張空拳以搏猘虎此覘公
在西鎮拓城增堡虜不敢近斬獲過當如紅柳林槍
杆嶺之捷爲何如翱翔進止動禀　廟謨未効成筭
先虞後燄覘公抗西市之議不可奪以利害者又何
如閱覘使者數宜大功罪追叙前督撫霍王兩公助
伐謂不可泯公動伐在陝詎讓兩公若在追叙宜自
公始夫　聖王君主萬國夷而款我比諸外臣孚憚
兼覆惟制欵在我則我重虜將畏威懷德而稽顙稱

藩制欵在虜則虜重我以虛名貰實禍而坐受侵侮
欵則受之不則絕之受之用恩絕之用武重常在我
而不在虜斯制虜之長筭也兹匪戒戎器閱士馬築
險塞廣儲積揀將材倡勇敢覈功罪信賞罰不可彼
虛中奉外歲增月益以紓目前之患而不修戰守之
具則賈生之所爲痛宋人之所自愚者也斯謂制欵
在虜爲禍深不忍言顧安得實心任事如公數輩在
邊改弦易轍猝出萬全如錄中　勅諭所誡使重常
在我毋遺　宵旰之憂也哉公大節炳炳光被
綸恩不啻籌邊一事顧　國家之患莫亟于虜公之
忠猷茂伐莫大制虜時方盛談邊事大僕丞嘗從公
于陝識公事與余談甚具故特詳于邊計者蓋亦見
公之光被寵綸果匪私也之錄也　國有誠臣家有
令子公與太僕丞兩有光云

仁孝訓序

仁孝訓者明德羅夫子談學語而門人歸善楊貞復
子所集也貞復子嘗撫所聞爲孝經宗旨爲識仁編
兹復補其未備删其重復名之曰孝訓曰仁訓云孝
訓釐爲十有八章每章引孝經之言爲證則貞復子
意也仁訓十有二章共三十章凡萬餘言分爲上下

二卷梓之西都答臺時不佞適以叨貳冬卿至貞復
子謂裕亦辱在師門者不宜無言裕惟孔子教在求
仁行在孝經故本之爲良知良能達之爲不思不勉
體之爲庸德庸言極之爲參贊位育孔子之所以兼
帝王包天地而立中庸之極則者在是當時與聞聞
侃侃之徒講求删訂而爲天下後世誦法者亦在是
是之脉也是君子之中庸也羅夫子得之故其談學
語非仁卽孝孝足以訓萬世之爲子者仁足以訓萬
世之爲人者嗟夫吾夫子豈徒言教已哉嘗觀夫子
靈宇朗徹無纖埃可疑視天地萬物眞若一體而天

下之安危休戚咸與己通生平取人之善佐人之急立人達人以適所願者惟恐弗逮從之游者盎然如坐春風而忻暢有得卽大德好生不煦育於此矣夫子其天下之仁人乎又嘗見夫子居常褫躬若臨淵谷明發一念跬步不忘其立身行道以貽令名者乎可以爲世法而人多化之及其卒也豫言其期前門日飭其家尨酒食與家人飲訣既而名其宗老與所知交及從游之士飲訣如平生鄉人有欷歔泣下者顙爲好語寬之至期凡與訣者咸集候先生鼻息奄奄逝矣衆皆羅拜幸先生少留先生張目視曰吾爲

若等再留一日遂整衿談學匝一日而後長逝焉說者謂先生造化在手卽蔞檻易簀不舒徐於此矣夫子其天下之孝子乎仁孝實有諸身而揭之以訓天下萬世是訓以身也與世之標門搴華徒事口耳無當真際者何啻霄壤昔在丙寅之歲裕從先子謁夫子於鼇溪之陽四方從游者日數十百人吾樂益以夫子爲木鐸且恭樂爲夫子杏壇夫子挈予登大華之巔于時秋高天晶遠近尉岑碚嶁在地匡岳衡岱可招可呼既而纖月吐輝星河在肘洞壑金燈熠燿有光三五同遊跌坐忘我夫子爲剖性命局鑰明徹

易簡曠若發矇而浩歌一闋凝與鈞天互爲響答羽士數輩徙倚巖畔與石點頭夫子莞爾而笑曰茲所謂神之聽之中和且平者耶裕於是起而頂禮願從夫子卒業距今丙申三十載往矣此心未嘗不在乃介然成路者曾幾何時茲得仁孝訓盥而讀之猶然坐我於大華之巔洞心懌志之觀中和且平之雅冷冷在人耳目而神爽益酣暢焉予於夫子誠不能贊一詞複予亦學之乎爲人者也學之乎爲子者也天下疇非人乎疇非人之子乎爲仁人爲孝子求不詭於孔門宗旨有夫子之訓在有夫子之身教在傳曰高山仰止又曰有爲者亦若是斯夫子垂訓意也請以是質諸貞復子遂拜手而書之

大明通寶義序

自圜法立而民用神匪錢之自爲神也亦匪民之神之也古之聖人用天因地宰制萬物而以人官低昂其間故重而輕之母權其子輕而重之子權其母使居者立化滯者立通詘乏者立致盈阜斯天下之至神也易曰利用出入民咸用之之謂神匪聖人其孰神之三代而下日討錢法覈肉好周郭輕重適均可行而可久者厪厪漢之五銖唐之開元通寶其格於

政竊撓於民奸者抑何可勝道錢之果神於人而匪
神於錢也明矣　國家錢法載在　典制二百年來
民咸用之是　聖神之制也乃時有行不行者豈神
而化之者猶有所未詳歟明德羅子有槩於衷著大
明通寶義三篇將獻之　當宁而未逮也不佞裕從
貞復楊子所受而卒業見其攷綜商度博極周詳首
以本義聡前程也次以正義據時要也繼以通義而
廣通義者又不一而足權經制極變通也上下古今
語錢法之可行可久者莫辨於是　今天下民力竭
矣重以災沴乘以軍興大爲司農帑藏之蠹寶源局

雖日鑄錢而不支縣官之用比用言者通行省直各
立局開鑄而徽雜爲奸者又攘臂其間尋復報罷此
正通變神化之秋羅子通義之說固持籌者之指南
也長　國家者誠繹其義得治人而善用之自宗室
祿糧以至食力於官者皆得銀錢兼支又申之厲禁
凡私鑄阻壞者一無所貸則其流如泉其利如刀不
徒嗣功龜貝卽五銖開元讓久遠矣此導利而布之
之術也烏可廢哉楊子曰盍梓而傳諸裕曰是冬官
所司也敢不供事或者乃謂羅子學古聖人之道者
也鼓鑄末利宜所罕言不知洪範八政貨爲食次大
學絜矩要於理財理財以聚人守位用廣天地之生
德而壽　國家之元命吾儒經世之大學也然則是
書也適以見羅子之大庶幾哉聖人之神民用者也
是安可弗梓也遂梓之署中以竢後之君子有攷焉

張氏世芳集序

昔公乘陽慶得黃帝扁鵲書不以授子孫而授太倉
令余心異之謂醫仁術執業者所擇子孫天性貽後
者所私彼操仁術足以貽世迺釋其子孫而陰畀諸
人佑啓之謂何及觀九方臯相馬三世變而爲臺能
讀父書者以不識合變敗然後知書之所寄者有可

傳有不可傳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奚啻吾儒醫亦有
然者太史公有言人之所病病病多醫之所病病道
少虛實表裏情撼氣搖流積無數橫潰一旦或寄膜
理倏移膏肓湯熨鍼艾執方投之曷適而可惟神而
明則虛者注之實者滌之淤壅羸憊者決之培之斯
緊死人而生之矣故曰醫者意也意緣病遷意得病
失所謂父不得私諸其子其子亦不能得諸父者也
在邯鄲爲帶下醫過雒陽爲耳目痺醫入秦爲小兒
醫是眞以意醫者卽儒之所稱神明何過也大倉令
得之而流芳萬世是故授之得人則爲陽慶之於太

倉令擅一世而芳萬世不于其人于其子孫則爲九
方阜不再傳而爲天下笑其業則是其人則非則以
其術禍天下醫家之趙括也何所傳其罪此陽慶所
以釋其子孫而大倉令是畀非薄所親也重得人也
使其子若孫可以嗣守無害則黃盧諸書陽慶將操
之爲世業何有於大倉令唯子孫不足授故陽慶不
敢私也吾里張氏若世芳集所稱其得人而世業者
耶張自元振故業儒其習岐黃家言以標樹芳譽則
自均顯始一時聞人碩士相與歌咏其事九傳至孫
天和咸甯均顯而代專其業天和猶搜所遺詩文裒

之爲集集成徵言於余以圖不朽適余鵾兒病瘧虛
羸也他醫者投之凉劑瘧愈熾如沃焦天和至一診
之易以溫劑瘧尋愈已而復瘧再藥之又再愈余是
益信天和之深於醫因天和益信均顯諸公標芳是
集者爲不誣也夫以均顯之醫擬之陽慶大倉令不
知若何顧其乘傳赴　闕下居然稱國手則與陽慶
之得乘公車大倉令之特承詔問者豈甚相遠大倉
令五女無論矣以陽慶所不能得之于子若孫者均
顯乃傳之九世操之無墜繼此雖百世可知也比之
陽慶匪厚幸歟藉令九方皐而在宜有詭顏何有于

敗術之括吾觀均顯下咸務樹德不屑牟利世德茂
矣宜多象賢茲所稱世芳集者亦明德之馨也神而
明之用意不用書扁鵲倉公豈誠絕技進之吾儒亦
若是已矣天和亦以爲然否是爲序

重刻救荒活民書序

宋從政郎董公煟師友考亭涉隨二氏而慨然于當
鄭公詡活河朔饑民五十餘萬賢於中書二十四考
因採摭古今裁以獨知爲救荒活民書三卷拾遺一
卷上之天子遣使持節旌以纁帛下之行省頒示郡
國長吏業章章著矣余讀董氏世德錄錄其所自爲

序心甚艷之至求其全書則與其人往矣又爲之憔
然太息萬曆戊子秋公裔孫亭者奉　淮藩之命入
賀　闕庭遍閱都市購而得之若獲不貲之寶于既
失之餘忻忻色喜將更梓之而徵言于余覩其板刻
稀袠知爲嘉泰故物而上規姚姒下括趙宋取二千
餘年荒政得失而軒輊論之洞若觀火其爲當時開
陳利便用裨採擇真足出雕佹委頓之命脫諸水火
而厝諸衽席之安彼其才諝聆徹詎讓鄭公使底于
行其所全活詎止五十萬衆當時郡國行之一如公
指將紹休慶曆嘉祐之隆詎有航海之禍迺公晚獲

一第終下邑弗克大暢厥施而壓屢肇之於書其書不存于家而幸存于闤闠之間公之志可悲也已然不存于家世公之家者越三百餘年猶然購而得之亦一奇也甫得之即圖梓而傳之若亨也亦猶曾公之心者也夫天地有憾於人極治之時不免其咨歎食則水旱疾疫之沴何代無之所貴人牧者有所以救之而全活之耳救之而得則民活救之而不得則民不活活則易歎為穰轉艱為安天下穩于覆盂不活則羸弱捐瘠强悍揭竿天下潰于崩土矣古稱救荒無奇策彼未荒而弛備既荒而莫救救之而莫得

策洵無奇也若明君察相隱軫于上監司守令拊摩于下即無論常平義倉糶民大命若勸分若弛禁若通商若弭盜若蠲租若貸種若平價若增價若與大工若除遏糴若存無流移若寬制發倉若鬻爵度僧尚利于民若拯溺救焚不憚焦濡而實心赴之則隨所建措咸有所濟餓夫甘食窮民易德是為續命之膏中流之壺也夫安得不謂之奇視之為奇膠於一切而齊於預防詳於振援之末而忽於調燮之大使民日阽于危而莫必其命即謂為無奇也亦宜然則是書也固得失之林而活民之龜鑑也胡可無梓也

今　國家乘隆洽之餘民物殷阜百十于慶曆嘉祐之世乃水旱災異日形奏牘流離殍殣殆半天下
主上軫念元元蠲貸賑䘏千古無兩又屢發明詔令所司加意撫摩海內兆庶顒顒然切更生之望乃一時長吏其所設心慨然于富鄭公乎否耶所在賑䘏律諸是書能跡其所謂不害為奇乎否耶以吾所覩記大都豐已瘠民標華擬實無益于安危之數而實心任民足以開百姓之覆而紓　九重勤恤之念者百不一二覩此於牧民之義何稱焉是未嘗以活民書示之也然則是書也裨益於荒政甚大又胡可弗

梓也哉裕與公同遠祖李唐時俱析摭原子孫世世講之其慨然有慕於公尤深且親也謹拜手而序之如此

壽弁山宗丈九十序

崇安弁山董公大恩以　今上丙申冬孟月年滿九十時不佞叨貳冬卿越在陪都無能顓一介以為公壽乃公齋書寓命孫庠士粹若者不遠數千里存不佞于平成之署篤宗誼也不佞感而滋媿因進粹若而問焉知公齒髮嬀然尚善飯每飲盡一斗不一斗不能貼蓆臥起而遊不問鳩策居常讀書談道不關

請謁晉御邑大夫之請一御賓筵後亦不再往蓋自
解組至今三十年餘屐沖蹈素訢訢如也不佞嘗評
星風而賀曰有是哉是宜壽人抑孰不欲壽頤五十
衰矣七十稀矣九十則耋且悼矣壽安可幾即壽矣
天不降康且以我為拘囚且以造化為桎梏雖生之
也猶謂勞之也奚貴於壽壽且康矣罔所樹拔即期
頤且暮爾轉幻石火爾猶無壽也故人貴壽壽貴康
尤貴於茂德焉古先哲王舉天下而登壽域於老者
優之有賜肉賜帛之典有杖鄉杖國杖朝之儀彼未
老者莫敢望也老而九十者尤亟優之罪則貸其刑

仕則復其家存問日有常秩寢處不離飲食彼未九
十者莫敢望也至老而有德者尤特優之養之國學
天子躬執饋酳有問焉操珍而造室有命焉使人受
之不煩以拜其德彌盛其禮彌隆苟無其德雖老而
九十者亦莫敢望也此先王尊高年以老其老所以
副其衰而安養之者甚備而恩禮辨焉此憲老之典
天下所繇重也然則人之為壽與壽人者不居可知
乎弁山公未老而致政既耋而不衰五郎傳餐家食
之康不讓陸賈何羨肉帛之貺飲一斗則斷斷壢即
羲皇上人而行又不曳杖是瞻飲可離於寢抑何羨

於鳩杖之賜者乎若孫多賢且才若謝家寶樹倘何
煩於給復之惠獨國老之養久廢於國學公又越在
閩山萬里外不得與於臨雍拜老之典其歌鹿鳴以
樂嘉賓者僅僅於邑大夫之一名此於優老尚賢之
義尚為缺然儻使一當天子而躬際憲老之朝不識
三老五更之間何以處公執惇史而趨下列公之陳
說講頌亦有裨於理道而稱老成謀慮否乃不佞闇
公懷抱利器一試膠庠即厖賴諸士司教東粵持督
府一檄降反側數千百人而士業尤蒸蒸觀化權知
桂東直躬愛民民依之為會後以強項與上枘鑿即

解印綬去如去躧歸又嘗從吾春山氏遊獲聞性命
之學謂道在於是至今讀書談道老而益進蓋其志
定其神完而其氣守也壽而且康詎偶然者出所醞
釀書之惇史必秩為國憲躋之三五之列亦宜與李
柏諸人相伯仲乃不一當天子廑廑于邑大夫之一
召則時為之也王人優老而尤有所特優者匪公其
誰乃公之神完氣守者自百歲以上人何事九十然
古有九十而猶倚書者抑有作抑詩以戒惛憒者公
之惟日孜孜意者其出此乎或者謂武夷上瞰南極
中多瑤草飛仙羽客往往依為藪宅即今丹梯之表

龍嶋之鎮尙多若人公宅曹墩去武夷一舍而近天
柱九曲之間不憚往來以游物外吾知其必有遇也
故其壽而康也若是果爾公將與洪厓赤松絜短長
也又何事于九十不佞又何足以知之請以是而質
公亦有當於公否

雲南鄉試齒錄序

不佞奉　命按滇歲壬午監臨秋試既厥雋者四十
五人已有鄉書籍其名矣廼諸士復敎詛於鄉相合
讌而齒序焉丐不佞弁其首不佞因思當日受事競
兢共飭簾內外吏與得人其時方以文藝先何論黃

也今諸士行且隨計吏上春官矣夫彼其間則又將
以文藝徵亦奚齒之論彼齒之序始於鄉君子所以
崇行誼而敦少長示有讓也今諸士先之者固禮與
劉子政不云乎堯舜九官十二牧濟濟相讓和之至
也夫以盛先之世不伐厥有不矜厥長在鄉讓於鄉
在國讓於國在朝廷讓於朝廷藹如雍如莫敢陵躐
夫是以和今諸士生當堯舜之代能不顯顯文藝捨
有司之籍而又相爲齒列則是以文藝進而復以行
誼先之讓之道也幸是讓也如能永貞不渝相砥以
節相許以心而不徒相序以齒其立身以德讓其服

官以廉讓其奉公恪職則以忠藎讓俾鄉之評者曰
某也齒先德亦先某也齒後德不後夫是之謂至和
夫是之謂大讓昔晉公大蒐少長有禮而知可用一
舉城濮奏勳曩不佞閱諸士文呫呫喜可用也讓以
齒少者有禮矣癸未大蒐之役一網而滇材畢登用
以獻　明主建現績其克讓始哉不佞久要諸士因
廣讓之說告之即他日徵仕毋相忘也

送邑大夫浴沂沈公入　覲序

邑大夫浴沂公起而宰吾樂也樂諸父老傒而賀曰
是以文教振淮楊者是以吏治摽嶺表者是嘗光剡

疏槩　嘉賞者吾樂幸哉居無何政平訟理威德宣
流庶幾乎神君之譽明年大夫以述職行諸父老相
與扳送道左重其暫去冀其即來者口口是也大夫
曰不佞奉職無狀玆行也述所職也吾何述乃欲知
君父無恙覲　王國休光自是臣子上願若第厥職
而爲之去留非所敢知父老請曰吾樂環山而邑南
北距二百里東西百里稽古建都豈不居然大國哉
大夫南面而臨之古諸侯也職事具載令甲以吾上
下古今古者得百里而君之廢置慶賞咸所專裁今
則臺部監牧林立其上環向稟命動見掣肘雖有貝

驟禁揵足矣是古之盡職恒易而今也則難古之爲
吏者居以悃愊積以歲年而計吏者必綜名實以定
黜陟要在得民也今則趨上如射隼附名而掩羣一
朝速化公署逆旅矣而世方歆豔謂爲得志是今之
盡職恒易而古也則難然古之易者時則爲之君子
詎能違時今時則易然矣藉令古人而在有脫屣去
耳古今難易其吏治隆汚所關歟若大夫者固古之
盡職非今之所謂盡職者也吾樂不當孔道大吏卒
至厨傳供具倚辦富民一觴十產猶然督過鰓鰓焉
不獲乎上是懼礩正之謂何大夫以官給之以禮節

縮之歲省民不貲有奉府牒抵縣者弗馴輒繩之以
法即上弗懌弗顧大夫豈阿上官立名譽者獨加惠
元元耳謂催科不辨貧富橫征也條其盈縮而輕重
賦之吏書伎盜庫錢緣絕爲奸干紀也按其奸贓追
治不貸奸佃爆訴主僕劈手不相使而相屬亂民也
捕首惡罪之以令有衆有校尉憑　宗室勒部民財
每一選婚郡國騷動黠婚也爲之畫策請下州縣列
邢無擾兩造具備片言折之洞見肝胇猶諭令自便
不恐羅織入民他如省煩縟卻耗餘興學勸士繕城
讞獄種種善政未易更僕數鄙人何知饗其利者爲

有德吾樂徐徐于于有安居粒食之利無追呼蠹盜
之苦夫非大夫德與夫　王者衆建諸侯分之子民
將安之也以代君則稱乳保以親民則稱父母厥職
匪輕大夫有德吾樂樂民怙而生之罔攜于殆愷悌
若于民之父母大夫有焉卑不諧于上猶得以古循
吏齒而疏大夫治行于　朝與璽書相勞者視在嶺
表時有加其得於鶴鳴子和者尤深也由斯而談古
人所難者大夫易之今之易者大夫所不屑而人自
附之斯之謂稱職則稱上意大夫進之　聖天子嘉
之增秩賜金入爲九卿錫爲關內侯古之所以獎循

吏者宜在大夫而況嶺表丕績尤足爲顯庸地雖欲
勿用疇其舍諸倘徼久任之典以大夫終借吾樂則
大夫固樂之冠公也不益尤幸歟大夫曰吾安得如
父老言惟司秩者不予棄予安能久去父老大夫登
車且行諸父老謂某曰大夫以不淄之操而出之以
不苛以不遐之惠而居之以不伐蓋以德禮停職者
也雅不欲自述予爲大夫述之俟考職者稽焉抑以
激揚吏治某之素所有事者也遂次其言如此

愷悌哀思錄序

武進蔣公艮禺三仕爲令尹最後令吾樂凡五越月以疾卒于官樂之屬藉爲庶萌者靡不驚悼而走哭之若哭其考妣既相與奠之賻之祠而尸祝之其爲士者又相與歌之輓之而哀之爲愷悌哀思錄猶之哭父母者哀至則然即工拙弗計也嗚呼公何以得此于民哉吾樂越在山間風氣最稱淳樸民之畏令嚴於迅霆繭絲保障惟所用之比歲以來絡符而令樂者詎少才鶚抑或念不在民而民之不蒙收卹者亦何可勝數至公下車時亦孔棘矣乃公一詢民瘼

知民苦浮稅其望清丈猶望歲也即不難以身任之先時司理孫公捧檄督丈事公至而事多倚辦於公公又不難以心計佐之既而履畝詰奸與孫公各厲廉貞以勤其民蓋胼胝周於四境而單騎褰襆毛髮不擾於民一時懽聲訇然雷動且也不大聲色而舞文者以悛無事摘發而險健者以革不宥奸贓而數十年之荒庫以満不急催科要在休養而二百一十六里之疲瘵以甦以息樂之民方戴公以造百年之命即皤皤之老咸願須臾無死以覿化理之成而公遽棄樂民卒矣卒之日至無以爲殮樂之民詎能忘

情於公也哉宜其哭之奠之尸而祝之又從而歌詠之也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公以愷悌之衷子惠我民凡生我愉我顧我復我而訓誥我者真若出諸懷中而念念在之而民之怙公恃公孔邇而瞻依我公者亦若懷二人而情無可解故公之未至也民望水火其甚之也赤子之望慈母也及至失公中道而驟失其母也徬徨悄盡有弗哀而思之者乎其爲哀思有弗出於天衷之篤者乎廼公之治吾樂體之以肫肫慮之以悄悄濯之以皓皓布之以優優未嘗違道以干民民亦若于政治于野未嘗有私于公而哀

思若彼者以公念念在民而保障之所爲心誠求之者也故借公五月未久也若有罔極之恩怙公五月之澤未深也亦猶有不匱之思焉然則所爲哀思者固愷悌者爲之也精誠所格無思不通此之謂民之父母也藉令公不爲保障而爲繭絲則民方且覬公爲迅霆而焦糜是避于何哀思之有不佞某公之子民也嘗怙愷悌之政而德焉者也而三復斯錄焉以斯言哀哀可知矣抑以哀吾樂幸借公而不獲久借以終愷悌之澤且重哀公抱愷悌之衷不獲大施於天下而廑施吾樂其施吾樂者猶廑廑五月也悲夫

遠溪譚先生文集序

裕丁年從先生肄業見先生爲文據案抽思援筆立就即數千百言無一點竄時取而讀之雖不能悉領要恥而吾吻間朗朗若對韓柳諸公語則心識之矣旣先生以文學官吳越職冷易稱又不以家累自隨益肆力古文文益加進及歸而家食不問家人生業亦不樂與齷齪者遊惟日閉門讀古人書會意處輒操筆墨以詩文自娛即不諧於俗弗爲少變裕還自三秦謁先生之廬先生進之函丈對語移晷頃則促席命觴相與探遂古頖昭代上下數千年間凡人

品之邪正政俗之善敗文章德義之隆汚天文地理物賾之纖鉅纚纚然抵掌而談若倒囊而出著筮而籌計也裕間舉一二相與質訂先生亦輾然而笑謂莫逆于心先生因出所爲文若干首命裕次之俾敘首簡裕受而卒業廼其上者雄深弘兕與古作者並驅爭先其次亦不失爲一時之粤至根極懿理取裁哲匠披溢性靈陶範彝教所謂仁義之言藹如也裕方駭嘆以詔此秦清之歌林木之振也安敢爲斯序哉抑儒道天地無理弗綜無道弗該自莊生訛斲輪之說儒者遂指誦讀爲玩物視經籍爲越人章甫不思前言往行畜德實資士不古今襟裾謂何以是談文宜畀畀耳甚其鑿空杜撰以逞胸臆享其敝箒自謂千金君子且以侮聖非之斯不則古之過也先生於六經子史百家流畧無所不窺佔俾所及身心以之洨滃浩瀚章采彪炳文之博雅學之弘富爲之也夫山高而雲興井渫而泉冽學廣而文葩非先生之謂哉裕竊先生之似奔走四方妄意霧豹一斑乃觀先生之什殆聆秦清之歌所謂正唯弟子不能學者也然先生方乘强健之年以竟遠到之志讀平生未讀之書以發古人未發之蘊其文之所稅駕蓋不啻

斯集已也裕之傾耳駭聽於林木之響亦不啻斯集已也詎敢爲之序敬書以復拜命之辱

樂安縣鄉約序

萬曆乙未歲不佞拜廷尉之命歸自鄖鎮無何擢貳司空時抱病里中初有起色陳子致和啓予事謗輩邀予入鰲溪之會相與講性命之業語及時事蹷不色動僉謂吾樂風稱醇樸鮮扞掫之警比來俗日靡矣財日詘矣訟日煩盜日滋矣大小居民戰戰有戒心矣而鄉約之頹弛日益甚矣不以此隄防之不止也乃者撫臺陸公監司張公須示約條不憚申飭所

以勸吾民者甚厚獨柰何其怨負之致犯于因摘時
弊之最亟者條爲約規春元謝天佑庠士陳耿光各
舉所慨於衷者以增所未備俞不佞稍稍删潤其間
因授約正游一璽胡宗禹樂以閎謝子幹陳盍守李
安裕元金麟詹復爵詹永緒詹洪義元至捷曾應謙
鄒學亮余廷誥何國教崇業等商確而行之諸君喜
如約遂期邑中父老子弟縉紳先生以十二月九日
大會于樂氏宗祠行鄉約也至期闔隅各姓翩翩大
集少長相敘禮讓相先怡愉肅穆聚于一堂濟濟蹌
蹌融融如也於是相與瞻謁　聖諭肅然天威之臨

次誦規條用諗于衆衆應如響末陳時務析利病凜
若風愆之戒而又節以鍾鼓諧以詩歌于以滌氛穢
而陶性靈堂皇內外觀者如堵亦靡不忻懌解頤是
鄉約之行也大會之明日各隅父老子弟縉紳先生
復集各約所舉前規條重復申訂不在約者轉相傳
諭有不如約者量罰示懲不數日侈靡之風易爲儉
素遠方珍品不鬻于市澙酗雜劇屏跡道途闔行四
鄉行之鄉者不異在隅先世醇樸之風庶其再見約
正游一璽等又懼守之弗恪而行之弗遠也爰授之
梓而徵不佞序諸首簡不佞退而思服以興民行

聖諭之六條備矣是敦庸之鉅典也其爲道甚大以
救時弊諸君之規條備矣是輓近之用防也其爲慮
甚深道甚大則教化行而習俗美久爲大猷之程慮
甚深則釐詰嚴而繹囊修亦庶幾爲寡過之民也由
寡過而登大猷之約也誠仰承　聖諭而實體之者
也是要約也顧衆俗之傲莫傲於奢而救俗之弊莫
要於儉即約條中所指數事皆忠信之薄爲之其漸
靡何所底止是宜匱財蕩產競氣踰閑寡廉鮮耻蔑
法作奸其究爲盜奪犯刑辟而莫可救藥斯刑戮之
民也借令日用服食一稟儉素則可以阜財可以養

德即不知學亦可寡過豈詎至是孔子謂禮奢寧儉
而損周之文用夏之忠董子之言吾樂之爛鑒也斯
約崇儉而戒侈靡爲慮之深其寧儉用忠之意耶吾
吾樂而登大猷實在於此然約一舉而四隅翕從四
隅行而四鄉協應此其間有不約而同者蓋約之以
禮也禮以治躬君子修其身而天下平守約故也於
一鄉乎何有不佞與諸君約第以禮爲防而慎守之
因以表幸鄉閭即不約而同矣況約以要之章章如
是哉是舉也握化權而風一省在院道諸公憫時艱
而紀綱一邑要在必行是在吾黨約帀行而大夫蔣

公適至蔣公一下車惓惓惟鄉約是問則宣上德而盛教化使闔邑靡然嚮風寔于大夫尤有厚藉不佞何知惟與諸君修禮以奉約束期于有終焉耳諸君僉曰如約遂書之

古槐游君八十序

邑南游君祥漢邑中所稱爲醇德長者君質龎氣冲動守禮則恂恂于于輒景藏矛居常靜默寡言人莫窺其涯際即盛供具樂賓友坐對移日亦不妄出一語累家數千金未嘗操握筭人有急輒隱然周之踰梱閾外即闔關也乃心泊然不滓聲利亦不欲一事

煩官府公門雖甚邇歲不一足至惟葛巾布襪時時出郊外觀魚硯圃以取散逸年饑有司檄之助賑則曰此吾心也况有以令之耶輒出粟若干顆以全活者甚衆邑大夫廉其德肅賓鄉飲採其行貢上之部使者命張樂致幣揭扁旌焉誠嘉之也君府君淳菴公挺特不羣矯矯然如百尺長松夌駕絕壑君之弟方池志行修美勤約自將如蒼梧翠竹清灑冀人君之子惟欽與猶子惟貞惟順猶子之子世佑皆恂達謙愼用克有家如芝蘭玉樹並生階除君以醇德履順其間恬愉肅穆和氣充洽一家之內融融然樂也予素善惟貞因交懽於君與君子姪益熟君爲人既予以疢疢省躬君不愛力援之心益德君然君急人之難捐已之力匪獨予也予其一也君殆富而好行其德者耶昔萬石君以恭謹聞郡國子孫循德家無閒言並登顯秩此漢之所謂長者不言而躬行者也君自長者砥德刑家庶幾萬石君子孫孝謹如惟貞輩登畢建慶諸人藉令得當漢世秩祿萬石亦登不能以長厚取重頑今非其時矣惟據膺膺擁素封際朝廷優老盛典時聽鹿鳴采蘩之歌當執爵酹饋之禮皓首龎眉褎然稱邑中大老於君未爲不遇也君

以是月三日屆八十誕辰予因序以賀之余惟凡物剛者夭而柔者壽君固用柔者也動者夭而靜者壽君固用靜者也惟柔惟靜是惟壽德君固醇德者也醇德匪長者不能其壽宜也君德未艾君壽彌高予何能爲君重因次所知見者以爲序云

金吾謝遮軒遷秩序

國家操八柄以馭寰寓文武大吏功不社稷不世厥官功不世懋不益厥秩錦衣衛多世官官多有功者子孫彼其侍　宸幄典宿衛爲爪牙肘掖之臣使天下凜凜知有　天子之尊至貴倨也是文叔之所懸

蒸者也顧承藉雖易表竪則難恬恃居多靖獻則少
繫籍署銜雖乘而敗禮墮庋者亦逴逴有之此世祿
之所爲誠而房杜之所遺誚也彼其自奮於功名在
國爲宗臣在家爲孝子紫延世之澤因之進秩加等
者非豪傑之士不可若述軒譚君者謂爲豪傑之士
非耶君以襄敏公功襲爵錦衣衛百戸進副千戸尋
陞正千戸千戸而正視百戸又加等矣由斯而掛印
襲貂歌鍾列鼎將索之左劵是文叔之艷慕者君其
有之房杜不能得之於子孫者襄敏得之述軒斯可
賀也撫之士夫與述軒遊者僉謂不佞辱在襄敏不

宜無言余惟在昔興王垂不拔之業者必有忠貞世
篤之臣臣之建不世之勛者亦必有奕葉象賢之徽
襄敏公當嘉隆萬曆之間以一代偉人聲震世休烈
南蕩倭寇北却驕虜入典樞莞安攘廟畧運諸掌中
其精忠在王室其事業滿邊隅其聲光流竹帛其捐
館舍棄無餘鏹以遺子孫古社稷之臣也　聖天子
嘉之懋之延世之典茲述軒恂茂頴敏襟度灑灑有
襄敏遺風而悅禮樂敦詩書祛浮競躬樸素在金吾
中稱翩翩佳公子者一時無兩二三大老謂君象賢
宜登崇膴而君承以謙抑授之　駕帖俾督方鎮則

辭屬之司纂俾典禁軍則辭委之監九門葺百雉抑
又辭辭不獲命起而署事斯夕程督靡懈未嘗以勞
瘁巧免績用奏而工費覈都城賴以增雄二三大老
益謂君象賢上君之功而進之秩秩正千戸匪倖也
宜也夫　國家二百年餘大臣起家鉛槧儀勛汗馬
者代不乏人延賞之典寵光儒碩休同帶礪者亦相
望于世其子孫蒙故業藏　恩私褒馬翩躚呼唱于
內庭外衛者抑孰匪金吾氏于而君獨振樹明時增
秩踰等紹休前烈而貽之光寵是豈貴介公子之所
敢望夫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君承襄敏之

後籍以社稷之功鄙齡補官甫及而立進且踰等亦
順風之呼也少選大工告竣大司馬又將上功狀於
朝其顯庸之擢當益有進於今日者方之閭巷之士
發跡韋素致身霄漢者難易遲疾何啻百十踰之抑
以襄敏爲之藉也刑儀具在家學可承君其紹休襄
敏而務度厲終焉將德業日起休問日崇勳烈日益
烜赫古稱忠貞世篤者宜在於是而襄敏之功其永
有光矣是述軒之能事也述軒其勉乎哉不佞與君
同梓里辱在襄敏有通家之誼故樂道而勸望者如
此

望仙曾氏重修族譜序

武城曾偕孔氏而耀天壤閒其徙豫章自關內侯據始徙木塘自大子洗馬崇範始徙望仙市則自大理丞李子承晁始承晁九世孫原善始追而祠之又八世友良友學與姪一正始聚族而譜之至嘉靖閒譜所弗錄者又五世矣巴州博士是懼無以合族尊祖廼手筆而續譜之會以貢起官吳越閒屬厥嗣恒遜卒業恒遜惟博士命偕石埭君謙與族彥國憲等事稽征攟捃因義裁闕彼殆疑詳所徵覈蓋易稿者數

四積勞者一紀餘矣譜成謂余於恒遜屬在同籍且託姻好其居尤甚邇也以所耳目證諸紀載爲可考信徵余序諸首簡余惟仁者必尊祖尊祖必合族祖者祖也親盡則祧族者類也情匱則散故高曾而上無得而稱昭穆既遠倩爲路人自古嘆之尊親之謂何曾氏吾樂右族也衣冠舄弈後先蒸蒸盛矣今讀其譜系追予輿重本始也紀詳承晁重始遷也五萬獨詳敬叔於敬叔下或畧或闕重著君侯繼覈也歷世二十有五歷年五百有奇舉族數千百指若諱若號若生若歿若葬若婚姻若嗣若不嗣若後人若爲人後㠯然而辨者備迷逸塞競瀆也理學有傳撰述有敘居徙有考祠墓有志名位有表衣冠有圖訓飭有規郁然可觀可興者彰往示來崇賢尚德也其義精其事覈其言不誣先正是一家之良史也持以合族人心聯矣合族以尊祖寔漢猷矣尊祖合族成一家之史恒遜承考之孝也是可以復博士公矣而石埭君與諸彥之參互襄成之力均有足多者埒諸舊譜不有光乎顧余竊有覬焉曾之所宗者子輿也子輿之獨得所宗者非孔氏也耶孔氏揭日月而行中天爲萬世仁義禮樂宗主天下之大宗也子輿羽翼孔子爲之宗子故孔氏之宗得子輿而傳子輿之宗

附孔氏而大任重道遠一貫十傳蓋居然孔氏家法而萬世宗之亞于孔氏不然邇子輿而上至於曲烈赫然君矣胡稱吾輿之點邇子輿而下至于今若纚然引矣胡稱耻管之西然則子輿之亢宗者信在此不在彼曾知宗子輿矣抑知獨得所宗者乎茲曾氏日益昌阜饒爲善之資長幼卑尊誾誾侃侃多忠信之質石埭君與恒遜輩方以德義表帥鄉閭以經術用天下是能誦法子輿者益求其所宗者日探討之神明之其肖子輿匪難也由子輿而肖孔氏亦匪難也豈徒亢厥宗焉已哉請書以俟

鄒近山詩集序

詩者持也古詩三百思蔽無邪持之爲旨諒不虛云然四始彪炳六義環深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祇待饗幽隱胥聆則莫辨於詩詩豈易言哉慶封罔識相鼠華定不如蓼蕭相如僅工於形似二班獨長於情理彼以世家去古未遠或稱宗匠爲世法程乃近不能舉其辭遂不能嗟其截則氣隨運遷詞沿情但匪有雄視千古杰然遠軼之士而欲號嘎其間宜其靡靡且卑卑也顧天生百物以氣授之凡厥有竅則有鳴即無論含靈之屬凡爲天爲喬如口如鼻如莊生

所稱者皆氣之所感而以竅鳴者也人心虛靈是謂天竅由竅鳴之是爲天籟是故悲愉忻戚感於中則歌嘆吟咏寄於外春和歌咏夏暑鬱陶秋賦搖落冬怨祁寒與夫楚臣去國漢妾離宮窮塞驚秋旅魂傷別登高覔賦吊古增悲情有所感詞繼以宣由今視古豈甚相遠茲所謂天籟者歟天不泯則人亦天今亦古第竅有大小受氣有勁疾清濁而鳴亦因之此古今之異軌工拙之殊致也要之不詭於天而有得於無邪之旨即鳴之善者也近山鄒君元明以詩鳴其于學孔輩介砥川鄧子徵予爲之序予未知君之集於古詩之義奚似焉得爲之序然予素知君行爲趨節愛卷嘉君順德有光於祖妣而東鄭鄒先生亦復賢君而君篤學尚古輕財重義彝倫克敘爲邑大夫所賓禮迭加褒賞則其於詩不必其工而其不詭於無邪之旨則可知也已君之詩其君之天籟與天不可泯遂序之

先伯雙溪公詩集序

先伯雙溪公幼負穎質操博士業煒然有聲庠序間旣而棄去與先君龜川公專致性命之學間亦稍稍肆力于詩其詩遂爲學士先生所稱賞然雅不欲以

詩名詩成輒削其稿其存而不散逸焉者千百之一二耳裕承乏東官之三年集先君詩梓于保赤堂奐發篋中又得公詩若干首并以授梓梓成用進于伯兄惟德仲兄惟復二兄捧之不能讀旣讀之卒業曰欷爾伯之爲人詩也乎哉其詩亦止斯刻也乎哉裕爲之怛然悲愴然悶措求所以續之日踆踆於職事不能得歸自雲部之歲二兄者旁搜所遺稿又得若干首復梓之以補前所未備裕授而讀之因即二兄之所爲詰裕者詰之二兄益怛然悲愴然悶措相與持而泣者久之因命裕也爲之敘云嗚呼手澤如新

親暱無斁尊親之謂何何敢借有所稱說無已則述
遺教以詔後人可乎夸自談道者揭易簡爲宗轉相
傳授遂至左篤力而倘玄解謂道盡在是矣公之言
曰古之君子不言而躬行獨柰何從口耳間索之又
曰身心性情自有天則人倫庶物罔非典謨庸言庸
行下學上達如斯而已矣剽莊釋之似以愚末學之
聽妄意聖眞匪所敢聞故砥志礪行心之所信不必
和於衆而義有所禁雖人所甚便而已獨違之終其
身落魄困頓泊如也信斯言也公之爲人與所爲詩
可知矣言猶在耳永言思之兄等企我子姓曷其忘

諸且也吾董自下惟講讀尙論者已登之聖門德行
之科心齋公爲象山高弟桂軒公爲草廬益友太父
豫菴公特立獨行守詩書之業爲世箕裘而公與先
君實克成而克振之彼其孜孜問學伯仲之間自相
師友將貽光烈祖直追河南兩夫子豈其掞藻摛葩
無當性術若皇甫昆季所爲者顧其學與時違抱用
世之具而不爲世用是則聖人所不能必者也而因
是愈肆力于詩古稱詩必窮而工者庶爲近之然公
之爲人豈詩也乎哉雅不欲以詩名則其所專者固
自有在況所存而梓者又厪厪千百之一二則是梓

也雖稍增於舊要之無當於公也嗚呼頌詩可以知
人當大烹者類以一臠得其一二固可知其千百而
繹其詩想其人不有彷彿于公之萬一者哉由斯而
而談則是梓也謂盡無當于公不可也稽於此益歎
二兄用心之勤自愧有所不逮因憶向所梓先君詩
者亦厪厪千百之一二安得旁採而續之如二兄之
所爲者耶稽益有厚愧矣廼誦公之教以作永言之
思兄等企予姓時養輩躍然有當於心也是亦有當
於公也謹拜首稽首而序之

東原吳氏族譜序

吳姓以國祖泰伯仲雍黃池之會吳道諸姬熙寧姓
纂國姓爲首稱天下右姓舊矣乃東原之吳其樂之
右姓哉唐季有允恭者爲撫之赤欄門徙東原其徙
赤欄門者莫可攷大都以神明之後席至德之餘其
亦世滋阜匪偶也繇允恭迄今歷世二十有奇歷年
七百有奇聚族而居不下數百千指譜凡七修一修
於宋紹定次二元大德次三　大明洪武癸酉次四
正統丙辰五弘治癸丑次六嘉靖丁亥次七　今上
癸巳即今之所譜者是也譜成族彥民秀等徵不佞
爲之序不佞因得受而縱觀之斷自始遷下迨玄仍

遡厥荄系條其委派凡生者所自生者從者所繇從者娶人者娶於人者後人者後于人者沒而塟塟而合合而附者葬而祭祭而祔祔而專者靡不㸌然羅秩然列晶然晳也以之尊祖聯子孫千百人之心是飲河之遡也以之合族推祖宗一人之心以孚千百人之心是沃根之華也仁孝之念油然興矣之譜也洵一家良史也廼不佞於吳竊有厚願焉吳之與董匪世世婚姻若古之朱陳者哉董之科名勳業載郡國乘中吳之先若仲滙以尚書登進士第若伯器若國器以文學徵拜御史若汝芳以鄉進士仕至尚書

員外郎若守中以茂才爲威縣尹若季盛尹山陰而祀鄉賢其他以文起家以武拜爵者未易枚舉此視吾董又秦晉匹也然皆曩昔事以今視昔能無媿容譚者云山川旺氣不煥文章則盎爲財賦董氏科名獨盛於趙宋今簪纓不絕而獨以財賦稱吳氏富雄視鄉邑子母泉貨流布閩粵間歲祲待其陳朽以舉火者無間數百里此其富視吾董不知何似則科名之少讓於昔亦氣數之遞禪則然彼謂文章財賦不能兼盛匪盡誣也夫富而可求不憚執鞭治生爲急儒者不諱是爲善之資也富安可少哉顧賢而多財則損其志志天下國家者數不事家人生業何者謀有專攻心無兩用也不佞甫冠時與民秀昆季共筆硯望見坦夫敬夫片峯諸公顏色既而從鄉會覲質夫遜夫遍謁吳氏圭玉觀訖其人類富而好德溫醇博雅質有其文與之處若飲醇醴不覺自醉又若納身于商彝周鼎之間蒼然見古色彼吉甫崇瑞從周東周諸庠士又皆擷華擷藻以功名自奮則泥蟠天飛固有待古之志在天下者庶幾近之于何損志之有廼策名金閨不得與紫標黃榜者絜多埒盛吳之者儁當能辨此是安可不得德埒之人勝之耶夫滿

而不溢長守其富履其富而益蒸蒸毋務富財而務富禮不求植產而求植德卽賢良文學之科肩家國天下之業將紹先烈而益光大之斯爲孝子爲仁人東原山川藉諸吳以生色而薰其德以相先吾董亦庶幾趙宋之盛是真無媿於神明之後至德之裔也已

董司寇文集卷之一　終

董司寇文集卷之二

江右樂安董裕惟益父著

序

封趙母李孺人六十壽序

三原李孺人者前南京大理寺寺丞仁齋趙公之配大學生思職母也孺人以今十月念日屆六十誕辰思職過問勤之署問所以壽其母者以余素善乃翕而賢其母也舊也伊昔試御史與趙公同道自惟後賁不敢與趙公儷行而公寔親我諸所抵掌而談促席以語者動勞身心之鍵而斯理亂之原要諸靖獻

而自列于古人其爲誼至相驩也洎　聖天子起公于巖壑中余適報政　闕下當時共事者六七年間遷化澌盡惟我兩人若晨星之著曙天相視益篤而以道義名行相砥礪者益有加焉余是益善趙公因趙公而知李孺人者與公比德也趙公博大勁特有古鐵面風江陵操國焰灼薰天人之趨之望塵附景乃公範我馳驅攬轡其鄉無所屈也一時執紼之士盡斂聲肩摩獨無趙公一跡卽欲釋憾於公公有病已矣有病免已矣繼而　天子奮乾斷褫權奸擯斥逐炎之夫一快人心之憤而褒然簡名以正直重當時者則唯趙公其人脫公而壽三公足道哉正氣在寰區聲華照簡策所謂天壤共敝者宜爲近之此趙公不壽之壽也壽鮮百齡聲流千載趙公壽則孺人壽矣今讀孺人狀孺人以及笄之年歸于趙公嚴事二尊人得其驩心以孝稱而內勤中饋外綜家政使趙公學爲通儒仕爲名臣當大事爲孝子以能稱公之兄有男子者三女子者一弟有男子者四皆失母而倚孺人爲母而孺人子之若已出然訓其子思職二人烝烝問學而趙公在時壯行芳武可壓而布也以慈而教稱尊人東川公歿時同室有匿其貲者不

下萬金孺人置不問更出橐中金分給之或以爲言曰此舅氏金也舅氏之奇得之何必我哉此在冠裳之中猶或難之何有于簪珥之輩以見大輕利稱家故殷阜持之以約以趙公貴履之若素生平好義樂施而貞婉慈惠之性操爲內則若得諸天植者然又與古之馳聲彤管者並稱由斯而談孺人之德儷美趙公惟德基壽其爲壽也固自爲也矧浥之於彼而注之於此自是天道今趙公不克享其天年而位不滿德天其或者移彼有限而續此無疆則孺人之壽固將如岡如陵如松之茂如日之升亦氣一所動者

乃趙公炳炳大節又貤之光寵如彼謂爲流光天壤非耶信乎孺人之壽趙公壽之而孺人所自爲壽者則德茂之故也若子之所以壽毋者宜何如夫立身行道効以顯揚善繼善述克振前武而光大之此子職也壽親之大者也茲趙公之志事具在孺人督之其家法具在第求所以靖獻于世而無愧古人者而繼之述之而又思以光大之兢兢然惟弗克負荷是懼則處爲通儒出爲名臣庶幾哉立身行道而奉其親以無窮之令名是真能壽其親也壽其親則爲孝子矣吾觀思職質斂而器沖志行樸茂有趙公風槩

其英氣勃勃即一日千里不啻君然　廊廟器也且爲乃翁志銘南浮吳越執贄有道之門以余不文亦以壽孺人者見役其設心甚厚其所以圖不朽者甚深也其能顯親而壽之也何疑也無已請以立身行道之說進耶是爲記

鄉賓艮峯先生七十序

伯子艮峯諱禧字惟德伯父雙溪公子大父刑部右侍郎豫菴公孫也雙溪公嘗以葩經授業梅川伯子從先侍郎于能川之上嘉其年甫勝冠而質美志鋭軒舉可望無何以里塾餬口梅川人服其蚤有師範而強記篤力以道誼自命聲詩亦迭迭傳芳人口鰲溪茂族倩爲子弟矜式者甚衆曰艮峯董氏今之焦百强也戸外之屨常滿遂輟梅川之行恂恂雅雅講業不出里中尤愼取與不欲以貨賄自污至抱理求直則正義侃侃一言可傾衆耳人益以是憚之壬辰之歲予負鄖陽之　命過家伯子翹然謂予曰是行也匡山蠡海攬之枕前江漢峴樊叱之帯下摸赤壁招黃鶴徜徉於陽春白雪之墟仗鉞者之弘致也而分一席贈我於中丞無毫髪損且因以舒遂矚觀洪樹不亦可乎予唯唯與俱而肩隨之及予以廷尉

命去鄖伯子翛然清適有詢督事者則辭不知檢其奚囊所過奇勝咸括之吟詠充然可翫可樂者具在也予以是益重伯子以謂不可易及未幾屆七十誕辰邑大夫詢齒德俱尊者賓之鄉筵諸生僉舉伯子爲允邑大夫肅書以請辭以凉德不應命且曰斯盛典也吾祖豫菴公辭不往吾父叔亦謙讓未遑禧何人斯安敢重煩大夫邑大夫益加敬禮予時佐秋卿未皇裁賀姪子時光啓予序之予惟壽至七十巳稱古稀使在兩漢當蒙玉杖之賜鄉飲之禮　聖王隆齒之教而三老五更天子親執爵饋酳匪隆德其

畸居之今伯子矍鑠勝常居今之世無羨玉杖之賜鄉飲之禮舉之邑大夫何[illegible]老五更之尊抑何有
天子饋餚之榮且追念祖考固辭不往則鳴鼓登歌鹿鳴采蘩之什亦窅然于壁水之濱也已好事者麻或少之然伯子之適所適者在是而其進焉進者亦在是今伯子愉怡溪上泮渙畦中携孫灌園頹然爲漢陰之老芒鞋鳩杖悠然洽海濱之鷗尋幽覓句矍然鑠背若雪中之叟醼觴講業驩然逸豫陶然若洛社之朋豈不快然自適爲
聖世高流儻胥此日盍烝烝聽朦瞽之箴彰荒耽之失惟抑戒是師則睿聖

之彌劭彌高樹芳千古者亦若是而已矣此亦在克念罔在復之初爲不遠在五爲敦復者也茲祝以望七之年恐其蹈荒耽之虞者也祈與伯子共勉之庶幾承德於我祖考云

愼所卷序

巴塘黃君汝西者里中愼人也士大夫翕然高之相與爲詩文以揚詡之歸自督郵之歲予出櫟原眺巴塘之槩因交讙黃君遂得其愼所卷而縱觀之卷中有稱君幼負奇氣志薄紛華而恬然括囊者有稱君才堪肩鉅而守冲履素退然若不勝衣者有稱君贊攡素封不屑守以自奉而推之以佐人者有稱君苞養二尊人以孝馳聲者有稱君友昆弟睦九族而義垂鄉閭者有稱君殖祭業修墜祀而巴塘之鬼無餒者有稱君闢奎章之堂葺簪纓之樓揚休烈振退芬而光裕後先者又有稱君自營窀穸之事日嬉遊其間庶幾古之達人一死生外形骸以自愉快者蓋言人人殊矣大都皆愼德事也是可以知黃君矣彼里中富兒挾孔方爲盛氣何知仁義何所于愼其畢畢者又畏首畏尾纖瑣隈㦤惟錐刀是勤彼將自託於愼而不知自納於谿壑之中矣抑何有於愼茲黃君

愼以作所若諸士大夫所稱說庶幾哉愼德之君子哉顧愼之一字覈諸一念惺惺而莞千聖關鑰故爲兢兢爲業業爲不邇不殖爲亦臨亦保爲敬勝義勝爲戒愼恐懼爲四勿爲三省皆此惺惺者爲之蓋其愼也是宅之爲內聖敷之爲外王而俟之爲百世不惑之眞詮是愼之至也吾心卽聖心而吾不聖若者愼不愼之故爾吾愼之而以戒懼將之儼如上帝之汝臨也虩如洊雷之震驚也惕如春冰之是路也其保聚珍而攝之如嬰赤之在襁也玄珠拱璧之入懷而在御也其閑衛而毆除之如虎豹在前蠻夷交訌而

思以驅之擴之也其戒備而終始之若按轡於羊腸之坂捩柂於灔澦之堆驚懼弗皇而猶慮佚之康莊溺之安流也斯之爲愼而德繇以茂千古聖賢所以統一道眞而稱內聖外王者舉關鑰於是是爲愼之至也不然即擇地而路防意守口如瓶如城亦愼而葸者於聖道無當也茲黃君軒軒豪舉亦恂恂大雅樂善右文聲動於鰲浦士夫間不知於道何如要之富而好行其德亦異乎世之所謂愼者是君子之所稱也又聞君之子若仕徵若仕兆者踈財修學不屑冠服之榮厥孫龍躍龍起輩烝烝問學嶄然露頭角

是繩君之愼而引之其所進未可量者然則士大夫高君之行而樂道焉者誠以愼不以富也不佞從士夫之後且以世戚辱交黃君不敢重違君之請也遂書之以授龍躍因以諗于君云

一班長語序

一班長語文學夏君華所語邑中諸士者也語各揭一字爲目目爲之文文若干首凡若干卷大都檃括身心性命之要家國天下之紀士君子自善善世之上務也採摭六籍搜剔百家掐濯腸胃雕飾絺繢一取財于聖哲而會通于時宜蓋於舉業外大有開益以語諸士將考者祛其浮蔓者返其眞拘者決其藩俚者掇其英斯夕砥切靡然顧化由吾身而措之家國天下沛如也夏君之學可謂識其遠者大者而以一班長語名不自居也于不居益以見君之大焉

國家衆建師儒宅之先聖先師之宮將使之揭聖賢之學術陶鑄人材以興太平之理輓近世徒飭舉業以爲羔鴈僥倖一當有司則舉德義而弁髦之將學非所用而教非所學也無論世之卑卑者已即少知振刷不屑爲倒行逆施計者詎不儼然稱良師哉然不過嚴其期會督其課程精其評隲已矣相淬於進

取之途不復索之形骸之外修道之謂何夫聲利之溺人深矣子弟之習不遺餘力父兄之教不肅而成世之所少者匪舉子業固聖賢之學術耳不益其所少而甚其所尤則亦奚貴於教學也已况二業合一深於德業者即精於舉業所謂其根沃而其華滋者是也柰之何舍此而取彼也今君之語合身心性命家國天下而檃括之其言一禀於德義而精蘊有裨于舉業是明於華實之辨無負師儒之選而於世之所稱良師者不啻過之也已國家太平之業其有與乎此君之爲大也不佞讀君之語雖未能卒業亦不

知與古立言者何似顧嘗大京者得之一欝則君之一二固嘗有概乎其中矣聞君壯歲嘗請業于白鹿洞是紫陽夫子設科所也當時教規具在然則君之語諸士者其紫陽之訓白鹿者歟諸士欲自善善世者尙識其所以大而請事斯語焉可也

巴塘黃氏重修族譜序

黃氏爲樂著族著在吾樂末邑先蓋邑剏朱之紹興而黃氏家世巴塘則自太中祥符居士巽始也子孫蕃膴文物殷阜啓仕籍擁索封者相望後先而族之有譜在宋則淳熙末有鈞者賁祐間有括者景定間

有楷有三傑者凡三修焉在元則至大間有紹復者至正間有復亨者凡兩修而梓焉入 皇明自洪武曁今有曙者有傑者有敘州府丞旺者亦三修而三梓焉具詳原譜中今逾而未譜者百年矣新建教諭輪庠士調元暨樂賢等鳩族衆而大修之久而壽諸梓以傳命其與夢麒夢麟廷賓廷臣國賓等謁予而徵序焉余惟黃之與董世世爲婚姻而巴塘距江田三舍許以余拮据四方不皇一至以覽其勝歸自鄖鎭之歲偶過櫪源望巴塘潭港等處見芙蓉迤邐西出特拙隆幹驟而東馳外扃中豁攬而四顧見其奇峯環矗壘嶂屏張川源縈迴林木蔡媚廓然鰲溪一都會也其耆秀通用汝西文星並遮余而讌飲之者雍融秀雅質有其文與山川相映發余是益心艷之茲以序譜見命抑安得以不文辭因受而卒業見其上遡始遷下逮來裔俛仰七百余年蕃衍三十余世聚族而居恒千百萬指科名宦業莫盛於宋而入元至今亦代不乏人於皪黃族爲樂先騷已載觀其譜引引繩繩不誣不支其書有正者有旁者系有直而類者有橫而聯者居徙有攷生歿葬娶有紀名位有表理學隱逸節義有傳所以彰往詔來宜思惇彝者

甚備古稱譜爲一家史之譜也亦猶一家之良史也哉故以崇本始百千萬指其初一人若海之遡于河也以長恩愛由一人而分之百千萬指悲愉忻戚通爲一體如根荄枝葉之相麗也以隆禮讓長幼卑尊秩然不淆若列九等而品秩于公朝也以之崇賢立名揚光若繁象之爲章于天以之收族亢宗本其所始庇其所生修之于家達之于廷犖爲磐石鉅宗舊爲喬木世家亦猶是也黃氏子姓服膺斯譜其烝烝有興也哉夫承家者戒於負薪而昌族者歸于賢肖之譜也明德夫子序之道之以仁孝草廬吳公序之

慨然於隆替之際而惓惓於人賢是望斯保族滋大之要道也可以觀可以興矣乃余觀巴塘山川儲靈孕秀蒸於物產發於人文若㰚源潭港下村等所將百世未艾其聚族而居者類以君子長者自處子孫亦象賢惟肖以詩書自奮而邑幟者將不止今日此有得於山川者居多也然仁孝根心不可忘也盛爲衰伏不可恃也爲之子若孫者益烝烝仁孝延篤九族而達達四海則有宋之盛復見於今而黃氏人文殆與吾樂相始終而于山川爲益光也已此余之厚願於黃而竊附於草廬明德之用心者也請以是爲族譜序

壽衢州經幕龍泉宗丈七十序

吾董祖漢儒仲舒自五司徒下至今文章德業相望後先仰瞻道原堂所俎豆者可與也已予自勝弁時祇事大宗祠既從蓉山古南諸老典修譜事講業圜通間因過交族彥類雍雍雅雅有道誼遺風時與龍泉最稱莫逆并爲諸老所寵異距今三十年所矣諸老半爲千古人龍泉春秋且七十雖策名清時而致政也久予濫竽卿貳少龍泉僅僅五歲卽歸而尋宗盟續雅會將不免於山陽之感晨星之慨也古松月塘諸丈廼爲龍泉徵壽於予予惟七十壽矣未上壽也壽卽上矣未必永壽也永壽者道高德厚與天地參唯孔子爲然仲舒公獨宗孔子爲漢醇儒從祀孔子廟廷其壽上與孔子俱永而與天地相始終吾董敦逸若德修六七公者學仲舒而論法孔子列祀道原堂而俎豆于學宮之內緯有耿光猶日星之麗于天岳瀆之麗于地壽有大小其爲永壽亦一也茲龍泉七十壽矣神氣日王鬚髮不改而顏璧如丹而子孫蘭茅玉立嚴順甯腴日恬熙於春臺玉燭中其允躋上壽無疑第不識所以永壽能如此敦逸六七公者否又不識能由仲舒而進于孔子否以予觀于龍泉質瑩器冲志確行修皎然以道德自命大父雪峯伯父蓉山文章德業燁然名世尊君亦山抱奇器遊大學流聲無窮龍泉祇承罔斁尤侚交四方請業東廓念菴先生及明德羅夫子之門期真有得於已既就選爲衢州經幕非其志也而澡濯不淄緯有賢譽辨論官材者稱爲府中白眉或稱爲名家令器嘗捐俸以楚京解之湍不必取償於官考最例得顯擢而擢僅藩府知爲巧宦者陰擠而瑞訴而置不與辨其以道殉身意如此後二年不佞同罔卿林仲山宦于

京仲山爲予道龍泉賢異甚具并及攈考者擠排之詭因詳龍泉涖官之善其所見豎固自有本末也夫仲山有道士也仲山之亟稱如此而龍泉不可知乎夫士修於家將達之廷進則兼善天下退則兼善萬世卽不如願亦驗之一鄉一族而不負所學此孔氏家法而仲舒之正誼明道有詞于永世者以此今龍泉歸自三衢讀書談道不輟以禮讓聯九族長幼卑尊訢訢然翕然嚮風哀　義倉桂林公一派若不能爲之災推此於大宗祠凶歲子弟亦有賴而無恐此皆蓉山諸老之有志未遂也龍泉與族彥善繼而善

成之是不得行之天下者猶可驗之一家胥此日益烝烝毋曰余耄而盍以道誼自奮糾合族彥而日益烝烝迎軌醇儒而宗至聖則其爲壽也直與天地相參而於道原堂六七宗公亦將纂集而有光矣古今言永壽者孰大於是顧今世道日入澆漓吾輩殷阜大倍曩昔保族滋大匪正誼明道不可龍泉尙偕族彥而共勉之異之日予解官而謁宗祠或載討或談道業于譜事圓通桂林間若從蓉山諸老時胥一族而登仁壽之域竊於龍泉有厚望也請以是爲龍泉壽并以質于族之同志者

西坑何氏重修族譜序

吾樂多世族而族之最著者爲西坑何氏何世有譜譜自宋紹熙壬子始歷宋元洎　明正統間譜凡七修修之序之者並一族之雋具詳今譜中由正統迄今族之弗譜者又百有餘年生齒益蕃而物故不少系牒猶舊而蕩析稍多宗彥某某等懼先輩典刑墜之自我作述之謂何乃聚族而謀之相與採摭參訂不憚殫竭勸爲一家之史譜成授某讀之詳而有體約而不疎遠邇燕國壇兆在贍而百世不遷則推詭是祖焦岡雖近姑置不收統系昭矣傳世三十歷年

七百披圖討之百千萬指本支蕃矣弈弈祠墓稽實肖形歲時嚐詞思畏思哀信守恪矣登進士榜十有一人鄉進士三十有二人薦舉十有四人貢二人封如子官者五人兄弟同進士者前後各四人同榜者亦四人而蘩浦首科荔浦君實開百世昌運其他以廕納方技進者未暇指數科目盛矣文飾吏治武戡亂畧若化民若戢盜若鞭滌邪若剖奸伏若持憲糾劇均爲民社利賴宦業偉矣舉義勤王志亟光復而一時被徵咸不屑就寧爲宋室遁臣節義著矣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一家鄒魯幼清吳氏亟稱之而

易象書傳等書梛塘知非等集與名儒碩卿之作梛國方策所載爭光掩彩德行文章茂矣一揭斯譜鑿鑿然明於觀火所以宣祖德詔來許與仁孝而媚所生者胥在于是諸彥之譜庶幾哉先輩之典刑也已乃某竊有慨焉文信國仗義扶衰萬折逾勁業與二曜爭光見山竹洲舉兵赴之間關戮力卒與信國同一所膽事雖無救而剃髮逃名一黃冠故鄉之思賜袍爲斂亦從容衣帶之贊茲詎可以成敗論者太虛不就徵辟一赴賓筵卽脫然西山之遊視晉處士不折五斗者何能遠過其事載宋元史傳及大明一統

志中迺談見山者方之啣石塡海銜竹洲者不及歛袍之事於太虛獨欲臧其不遇以死卽原譜亦不明著其義噫左亦甚矣豈當時有所禁而難言歟抑有所忌於中而不樂正言之也在勝國初有謀釋信國者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我輩何地小人之設心類如此矣彼吳揭諸儒萬萬夢炎豈其設心沒人之善乃惜一言之褒用白忠魂于地下則何故哉雖去就彼此心跡異趣而牧野之師義士之許君子未嘗不兩韙之安得有所避惡而不盡與善之公也此某所爲未釋然者然不白于一時而白于後世於見山諸公乎何損原譜畧之新譜詳焉諸彥之有功先輩信非尠舛者矣夫何之先世炳炳若此諸彥之表章先德較著若此觀斯譜者可以瞿然思奮然起矣吾觀西坑負邑近郊無闤闠之習其人彬彬雅飭有先氏遺風誠蓋之以忠厚文之以禮樂惇之以詩書而又維持之以宗約長幼卑尊更相淬益而世世引之將前者挺出後者代興出爲忠臣處爲高士見山竹洲太虛之烈庶其見之匪特科名之盛紹休有宋已也其爲譜牒光重當復何如某與諸彥共勉之是爲序

巽峯兄七十序

今上辛丑十有一月某日仲兄巽峯躋七十誕辰時叔子裕貳司寇竽濫九列欲歸就鴈行而祝鶴筭無繇也先期寄聲謂叔子國爾忘家豈抑憶家有不佞之兄會當稱古稀爲國贅民者哉叔子不忘我抑將有以詔我否叔子唯唯竊計丈夫生寰間戴員履方萬物皆備得志則重裀列鼎弁冕一時不得志則遂槃而行惟道惟時要不以已與之而已仲兄幼業舉子蓋翩翩有志每操筆墨爲文輒殫思極力務擷葩

糚有司或罝高等或罝孫山外落落不得志旣以衣食奔走典塾鐸於梅川鰲溪間恪守下帷家法造就有方時以詩文自娛亦以此爲應酬之具不必求工也嘗謂農圃之務大聖自讓不如吾豈素習而學者以治生爲急士在食力亦自樂此不以爲疲居常擇地而蹈涖事則寧過于愿無過于鋭又嘗翹然有離浮金陵之興見之尺牘神夢赴之卒畏風波險道裴足不往唯於經營四方之志尙勃勃于中靜言念之又若有所遺者叔子謂仲氏今七十矣使繫名宦籍亦當以致政告知仲氏設心毫不畔援于此乃厥字

惟復别號巽峯復也巽也是天根月窟之際造化出入之門也蓋剝盡而復式見天地之心帝齊乎巽巳毅滋陰之漸故易言復曰德之本也本立則善滋矣言巽曰德之制也有制則過兑矣而邵子曰乾遇巽時爲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而培壅之漑灌之使日益而不知月窟而澡滌之彰明之使陰翳之不行則天地造化槖籥意合三十六宮而皆春者以此其爲壽也且與天地俱又豈可以甲子計形氣拘哉今兄以子月届誕辰是陽復時也壽丁七十是卦氣盡而陽復生也培其所生而制其所以戕生者則生生而潔齊者常在其爲壽也復奚疑也敘爲巽爲少微之墟峯之在巽聚清淑之氣若吾宅之聳翠雲霄者是可樂也是亦仁者壽也不知有當於兄否因書之俾吾兒狮歸而誦之

壽龍塘謝封君六十序

今上戊戌八月十有四日爲謝君龍塘六十降辰于時金甌盤盥圓景耀魄萬寶欲成東海西毗之寶彷彿可致南極壽星恒晦不顯者翕然於祝融之墟若爲壽亟薦彩其仲子天祐者方期南宮之捷茹戢鱗羽暫衣萊斑而稱觴膝下人間樂事聚是矣其友與

仲子遊者相與徵歌醵詠後爲君壽因以首倡命予予辱在仲子而樂君之樂者抑何能壽君夫壽人者期百年百年者大齊也若六十則甫入壽鄉其去大齊猶遠然六十曰耆指使等而詳之曰老而傳曰耄曰期頤皆形其衰也衰者利用養故王天下者重之燕譜君以仲子爲予善養獻養將並效之卽養之上庠享之酳饋抑吾可待乃君耆而未艾其色澤如其視炯如其起居食息矯如翰如寧有衰態而須所養者豈其於吐故納新之術能經鳥伸之方別有所傳而養之有素者耶吾觀謝君知其爲大齊以上人也

乃君溫醇樸愿徐徐于于若與無懷葛天者遊撫幼弟若子不忍自私一錢翅仲子以謙讓不欲以一第驕人其儉然自牧尤出於里中自好者之下古之守雌守黑爲谷爲谿無推爾精而獨適希夷者君其有之其躋大齊以上無疑也抑私論之觀水者方折有璣圓折有珠儲慶發祥物本所自今君踞龍岡之勝徜徉於龍塘之濱哉景剎彩雖頹然山澤之臞而醞釀於一身發奇於仲子者將獻之　明廷爲　國上珍布之埏垓爲世霖雨而石角之穩拖者日顯膺之敷爲天下文明事業其須於所養者甚鉅且君之先

人有布政公者勳宜介德以柄方岳之尊有尚書公者典修禮樂以亮喉舌之任有處州公者績懋循良蜚聲於括蒼之間而君之祖孝廉公者尤砥行好修致歷　璽書褒寵邑中視之以爲典刑今觀其人皆醇德茂也德茂者厯茂壽亦因之故謝氏夙多黃髮駘背之人今謝君弟秉醇德日益烝烝將履孝廉之緖卬紹其休而岳攸常伯諸公事業舉而委諸仲子而仲子翳舉盛年激昂涌髯將取青紫而芥拾之所以發孝廉之幽潛而暢岳攸常伯之未竟者盡在於是然皆君之盛養基之亦靡匪仲子之壽君與君之自爲壽者斯謂德壽即大齊不足爲君重彼松栢岡陵王喬赤松抑安足爲君頌也請書之以爲壽

修見錄序

予自髫齡時嘗從先君中丞公于花園里橫江譚公見而奇之一日公與先君班荊坐里中予侍側公撫而命之曰吾適遊江田口占一律領聯云春回陽谷珍雞鳳浪暖橫江活困魚鶵鳳蓋指予于其珍之困魚謂吾兒斯禮會文鄧祠以其在諸生間故不曰困龍曰困魚也予拜而識之今予叨陟秋卿無能瑞世實慚儀鳳之許乃弗耦于時斯禮氏魚魚然亦猶未

變之龍也哉斯禮氏不予棄予見斯禮如見橫江公既見所爲修見錄徵予序之予受而卒業見橫江公行狀企軌先君律詩與予及予兄省菴弟季菴賡酬諸作具在通家道義之情盎然可掬而徜徉雲林怡悵寰宇滌塵滓陶寫性靈則公稱困魚猶然圉圉洋洋欲活而未奮也概以修見不其然乎夫修身見世孟子蓋指士之不得志者而言見舉於修不修何見而修緣於見則修匪眞修而見匪表見也已斯禮氏夙挾利器皭然有聲庠序間而弗售以老恂恂于于言若不出口而擇地以蹈一執先民法程嘗稟業

于蓉山董先生又嘗與先君及明德夫子會講于圓通萬松之間今以望八之年而猶不倦取友之意其闇然實修可知闇則必章其表見於世匪難也夫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茲君以道德爲江湖日游泳其中有射鮒之安而忘行惻之遇猶然横江之困魚也儻遇雷變豈難天飛又使其翔而爲鳳則鳴阿儀庭必爲盛世光寵而君老矣即猶龍而魚困也乃斯錄中爲文若干首詩若干首是修身而見世者其必傳無疑也因序而歸之

尊聞錄序

夫學求多聞求所聞而尊之深於聞者也故曰尊所聞則高明已七十子尊孔子者不曰吾聞語諸夫子則曰異乎吾所聞彼得聖人爲之依歸而行修言道其尊信如此乃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得聞夫聞所共聞而尤聞所不得聞者斯深於聞者也漢儒尊其師說而信守之不讓七十子乃不能通於所聞之外宋儒於道蓋有聞者又不必推尊其師其曰愚聞諸師者庶幾願學孔子之意而其徒又岐德性問學而二之二之則不是其意似尊所聞而不知各立門戶非朱陸二先生意也我 明談學諸儒大都直遡孔脈剖擊宋儒乃曰詞則闇而不欲歸所師或自標門戶以駭耳目而不要於躬踐之實不知宋儒亦嘗有是否斯亦爲學之敝也古沖陳子嘗師蓉山董氏師東廓鄒氏師念菴羅氏又與予師明德羅氏最後師見羅李氏間嘗即其所聞于師與所撰述而發所聞之蘊者授諸剞劂而命之曰尊聞錄凡嘉言遂論不敢後爲已見而歸之於聞又舉所聞者將日欽承若師保之有臨若丹書之在御若盤于几杖戶牖之有銘昔之摭皁繫籍褒然稱說孔氏者不出几席而依憑在焉是尊聞也亦

深於聞者也抑文德之純不聞亦式而修道之功恐懼不聞故有淵默雷聲尸居龍見者是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是天載之無聲而夫子之不可得聞者也不可聞而聞之斯謂不由師傳而躋之玄解者也即七十子之所尊而諸儒聞諸師說者抑豈外是今古沖子壯而問學老益烝烝擇地而蹈動有架獲予嘗與之同爲博士弟子未嘗不嚴事之謂爲勝已由今觀之貧且益堅壯而益厲而充乎其氣鋭乎其進者老而不衰日與同志之士講學於萬松之間時復裹糧躬屩着三綱五常之冠追見羅李氏於漳海之

濵海濵之士亦以古冲爲入室弟子相與就而談道請業若昔之退而老西河之上者此古冲之聞所未聞日進高明而人之聞所聞而尊之者亦于古冲是歸也其與世之明攘師説而私標門戸者抑復何似不佞愧無聞者而辱在古冲因書諸簡端不識抑有當于所聞否

錢圖陳氏重修族譜序

陳以國姓出胡公滿受姓者咸祖之錢圖陳不遠祖滿而祖宋安撫使世瑛與瑛七世孫鈞可重始遷也自鈞可徙錢圖世爲樂中望族譜凡屢修修于嘉靖

丙寅者比部正郎蓉山序之距今三十年所矣生齒日蕃譜弗及錄者不下數百千指宗老世賢庠士勝德等太學生康濟族彥奇魁霖德等相與謀而續修之譜成授不佞題其簡端不佞受而卒業見述世系別支派紀生配歿塟緬而引之纚纚可跡人各其身自身而上至於祖而究祖所自出若因海遡河見狀異而統之有宗自身而下至于孫而要于孫之所出若川澮並疏源委聯而析之不亂昔歐譜斷自所見蘇譜詳所自出斯譜最爲近之古稱尊祖敬宗莫要收族以譜斯譜亦最爲得之乃縱觀斯譜義門表宅千禩流輝者尚已而載徙江州之後有六世共爨旌有問言者有孝馴劇盜慈烏繞其廬者有以太學生上書詆賈似道誤國者有捧檄勤王與元兵血戰楮山子姓三十三人同時死義者有置義倉義塚以邺鄉族其于四人有捐貲以餉　聖祖平蜀之師者有出粟造舟以佐　文皇攘虜之績者自吾所覩記又有哀感異類若懋業之廬墓者有賈勇捍寇身殉中侯若懋瑛璇耀之十餘輩者有不二所天若詹氏者聶氏輩之確有士行者彼其人皆以忠孝節義自奮而文之以詩書弈世載光亢宗以之故當其時或厪

璽書之褒或詳省邑通志或見文信國哀詞與吳文正虞文靖銘誌先葉之烜稱彪炳矣其在于今鄉國間稱據高腴擁素封者必推陳氏黌序間稱懷抱利器激昂青雲者必推陳氏之子而膺士民之寄若沔陽守汝鳳達州博士旻以子貴貤封君文林郎暘德雖或所職不究所施而翩翩翔起有詞于世謂爲神明之後詎不可者以斯爲譜光寵可知顧譜牒之盛北首崔范南推王謝乃人物宦業崔壓四世范亦壽旅王謝薰灼之時即康伯已竊嘆之又何須於烏衣改翼之餘何者盛爲衰伏悴乘於華理固然也聽其

為然而無以制之無爲貴賢智亦不讓不盈則富貴
長守古之君子寧爲椎魯毋爲剽銳寧爲拙訥毋爲
纖華寧爲社櫟毋爲文梓寧爲泥中之蟠毋爲焦灼
而後纖縞之靡彼其自策固若有道茲陳氏以忠孝
節義爲質裝而飴謀綿休萃悅禮樂而敦詩書無有
怙恃陵犯以自踰於繩檢之外者是長世之道也吾
嘗從明德羅子講學陳氏宗祠又嘗從勝德汝臯某
某等同爲博士弟子而喬相大紳等抑嘗從吾遊吾
見陳氏圭玉斌斌郁郁敦龐貞素爭以道義自砥濯
而以貴雄里中者亦不屑以華腴先人庶幾有義門

之遺風者其爲保世滋大有以也其世爲樂中望族
假令在北不爲崔范在南不爲王謝無疑也是在賢
智者愼圖之而已矣

南岸謝氏族譜序

安石不出東山天下以公輔器之折溫摧堅奠安晉
室用東山也謝郡東山祖安石也自安石下五世至
靈運爲臨川刺史子超宗守義興家撫之赤蘭門徙
桐陂則九世子俊徙烏丁林則十二世緩徙杭村則
少一郎兄弟也自杭村徙善和里則百十六郎徙茶
園則百十九郎徙大明則百二十郎皆二十一世嫩
子也嫩男子三人析三所皆昌阜善和里即今湖頭
與茶園同鄉邑大明則隸宏黃然去杭村僅僅一舍
許與徙不出鄉者同系屬分莖相維相守至今猶綿
引而膠聯也譜始修於瑞再修於柱國與重修於教
諭若虛續修於居士南金譜敘則信國文公實爲之
蓋信而有徵者也自南金至今久而且湮者難以縷
數湖頭之彥曰廷習曰文亨茶園之彥曰元祿大明
之彥曰奇祿者相與聚族而嗣修之譜成有日徵不
佞裕序諸首簡裕先孺人謝女也裕覩諸謝有渭陽
之愴也義弗忍辭乃爲之序曰禮莫重於尊祖尊祖
莫要於合族譜之言普也合族之善物也謝自杭村

析一爲三茲譜合三爲一遠祖東山近宗杭村致詳
於湖頭諸派上下數千百年舉族數千萬指封秩名
稱生配卒葬燦然于昭穆中若網之麗綱領之舉袖
不但不誣爲一家良史蓋以之幸祖則義篤以之幸
親則仁周者也仁周義篤是役也聚百順以媚祖考
謝氏諸彥其善尊祖者邪聞江左風流莫先諸謝相
業則安石武功則謝石謝玄文章則靈運惠連即三
尺之女亦稱咏雪之才諸謝在晉眞芝蘭之瓊圃玉
樹之鄧林也又聞先孺人稱湖頭盛時多賢豪長者

若稱說古今操弄觚槧則人人能之亦猶有蘭玉之還芳也謝女多賢吾不能指數乃先孺人幼讀書識大義當十五六時即抗不二之節於替盟之際歸佐先御史公曷令遜業爲世鉅儒賢於咏雪者遠矣蓋咏雪者不臣其夫致抵于逆先孺人既成其節又成其夫詎不尤賢乎哉今日之謝視先孺人之所稱說者何如彼寵光載路諸謝見慨于康伯而王謝舊燕且貽故王之悲與替之數何常之有所貴賢肖亦惟邁跡自身用光前武敬承先德大亢厥宗而已謝氏諸彥其帥爾子姓與仁讓崇信義說禮樂敦詩書近

追溯頭之盛遠跡江左之風則芝蘭玉樹奕世常新不爲茲譜之修炳炳有光爲謝之宅相若裕者亦與有餘耀矣顧男子樹蘭雖茂不若玉樹瓊枝崑丘所植清氣交感安可誣者諸彥抑種善儲祥教訓式穀也哉敬序以俟

董司寇文集卷之二終

董司寇文集卷之三

江右樂安董裕惟益父著

序

盱眙紀功碑序

泗州夾淮而治北瞻淮瀆蔚蔚葱葱負宸極而宅尊者 皇祖之 諸陵也泗之所以爲勝也據泗而眺淮南諸山鶩翔鵲峙列於第一山之次者盱眙也諸陵之所視爲藩屏者也是三京之都會也四方之輻輳也 國家千萬禩之豐沛也天下所稱首善者也顧河出星海匯萬流而東注于海淮出桐柏洋洋

千里合流衆而東注於河而泗盱也者則襟帶河淮而控其要津者也河強淮弱利害因之黃河之循軌即淮之安流而無害焉者也自河溢于徐邳而淮瀆以淤河障於高家堰而淮委以壅河決於蒙項等所潰而入淮而淮身以奪此泗盱之民多沉而爲魚而取道于泗盱間者其問諸水濱也已週年以來黃河南徙勢奪全淮淮不能容溢爲巨浸而 皇陵之巨麗者遂若浮卷石之島于渤澥之墟而盱眙之居也苦蕩析行者病汪洋官茲土而牧之者咸惻然憫之或以堯湯水旱委之適然之數者有矣今 皇帝三

十有一年高君攀桂持節而按泗州首謁　詔陵廣
咨利病知盱眙之爲首善也凡隄醬于河河弁于淮
吾麓盱眙者若抽稅廠若蛤蜊洲者皆没爲洪流溢
爲巨浸民無錯足之塗而　皇陵之撫而凭者亦失
瓌拱之勢乃檄吳尹中立者董而脩之始事一歲之
某月而以次年三月落成計用夫役若干計用費若
干費且不繼特允吳尹之議動庫貯銀陸百餘兩用
是上不愛財下不私力吳尹尤不憚雨夜分委責成
程督其間于是坎者培者齧而刓者蝕而陷者衡而
圮者皆以墊以夷包以磚石衛以椿梢過洪而褰裳

濊頂弗舟楫不通者皆爲坦途而往者來者往來而
浮居者皆樂所奠麗而　皇陵之奕然居尊又若薇
垣之建極兩河九道秩然中街峙之爲九野者翼如
也于是盱之士民歌舞于市懽洽于野乃民不以爲
功而歸之吳尹吳尹不以爲功而歸之直指高公直
指不自以爲功而曰塞黃堌之决口道徐邳之下流
俾淮安故道濁河不得而横奪之則自有總河者在
是　祖宗之力也攀枝亦何功之與有是鳩工刻石
命不佞裕者鐫次而序之云

宜黃輕齋成規序

身昔聖王敷土以賦民而賦則三壤百里賦納總百
里外類視遠邇爲賦精觕民生其時卽在遐荒畿若
畿甸至忻暢也我　國家括天下之田爲之漕其不
能漕者易本以折而以輕齋賦之亦猶則壤之遺意
也宜黃樂安二縣之爲輕齋蓋與縣始秩于　國初
允于　宣廟覈覆于韓御史大夫雍雍之疏曰崇岡
峻嶺猶如鳥道上青天斷港絕瀆安得連墻輸白粲
蓋謂樂也卽所以謂宜也宜樂之永爲輕齋載在
皇明政要與藩司派糧規則至彪炳矣此豈以私宜
樂宜樂僻在山谷以地利則不能漕而又多額外之

增以物力則不能供是輕齋也亦猶宜樂之則壤也
寧都比連宜樂其賦之輕重視宜樂不知何如其應
准輕齋與否吾何敢預而宜邑大夫與其闔邑士民
聞其援例　奏改莫不虢然若驚惘然若有失此何
以故則以宜邑肇剏屯稅苗米壓壓九千八百有奇
由宋開寶以至我　明歷代游加遂積至四萬九千
九百三十餘石內有沒入虛懸之數外又有祿米折
布之增獻歛極矣而猶恃有輕齋爲中流一壺也乃
猝有援之告輕者曳乎其後將無盜重北困載胥及
溺者耶此大夫與士民汲汲然有　欽定成規之編

也而固以首簡命不佞以不佞先世占籍於宜亚隴
在焉而宜之輕齋亦樂之一壺也詎在同戚豈其遂
無褎棠而救之之情則又安得以不文辭不佞嘗周
行湖海目擊操轉輸者出入驚濤未嘗不殺願於折
徵之使保輕齋者恬安一息抑未嘗不翹指於漕儲
之艱至謀其盈縮大較則轉漕者不必加瘠而天下
談陸海之饒者多歸焉輕齋者不必加腴而仳倘指
瘠之子抑無歲無地無之是京運安足駭而輕齋安
足恠也何也王人操數土之柄欲斂萬民以供軍國
之需必殫一心以造億兆之命調停均節使遐邇夷

險無有偏重否鬲之患猶虛者注之盈者詘之使之
各得其平焉是則壤之政　聖人合天下而兼阜之
者也然山谷之民不習舟楫瘠土之產不堪厚斂而
又重以歷代之加賦遞年之派增若今之宜黃者詎
能儷陸海之饒共任轉輸之役其以輕齋爲宜之一
壺也宜也一壺千金而忽有援之曳之者介于其側
斯宜聞之若驚而謀所以據之也乃　聖諭忠憲聆
如日星問宜賦輕重者則有　國初之　典制在則
有　宣廟之　明旨在則有韓御史大夫之奏允
成規在則又有宜之山川土田在則　欽定輕齋當

與山川土田共垂萬禩吾樂亦竊有厚藉而邑大夫
與闔邑士民固可恃以無恐也大夫爲誰海鹽顧公
所有其士民則思恩等府同知羅鶚鄒子先鴻臚寺
署丞劉森錦衣衛指揮譚河圖宜章等縣知縣鄒魯
鄒守約歐陽旻證道歐陽梯曾宗洛許堂經歷李魯
劉維新儒學教諭黃纘吳士禎典寶王廷峻舉人鄒
啓元鄒啓光李希哲監生劉談歐陽繼生員吳伯等
鄉民鄧鍾慎等而不佞則樂安董裕也

橫塘郭氏重修族譜序

橫塘郭氏出汾陽王後郭之先爲文王卿士封於虢

虢奪於晉子孫散處城郭因以郭爲氏世居華州至
汾陽最著后有在徽者出刺吉州四徙爲今橫塘郭
氏舊有譜自唐既今譜凡五修修於萬曆間者庠士
絡儀宗儀與宗正廸恩世賢則策等也揭以凡例綜
以圖系緯以列傳附以恩綸錄凡生者殁者居者徙
者葬者遷者娶人娶於人者繼者繼於人者與
孝者慈者節者爲夫守代祖死者與潛者顯者出潛
而不必顯者上下千五百年凡與橫塘相屬者靡不
麗若繁星較若指掌然洵一家之良史也吾董與郭
世爲婚姻而不佞與絡儀相覩莫逆因以譜序見委

不佞載觀郭譜歐陽文忠公敘之矣奉義大夫詢直敘之矣大理卿胡公叔廉序之矣吾比部正郎蓉山公又序之以旌鴻伐則勳烈以昭以闡潛德則幽閟以剖以垂勸誡則炯鑑以明以遡源委則統系以晰而昭穆以秩於戲備矣不佞不文抑安能更置一喙以爲諸公貂尾唯是譜者會也彰往詔來以志不忘者也是故高曾而上推之愈上而愈遠遠則忘矣此慶氏之所繇爲僇也志之以譜雖曠在百世而聲咨嘅息僾然若躬承之自袒免而下推之愈下而愈渙渙亦忘矣此晏子之所繇爲慨也志之以譜雖儕爲

塗人悲愉忻戚隱然若精通之古之仁人君子所以尊祖合族萃子孫千百人之心以媚祖宗之心又推祖宗一人之心以聯子孫千百人之心幸由是道茲紹儀等討歷代之譜而重修之斯仁人君子之用心也乃譜花草者肖其刑譜琴瑟者叶其聲譜族者豈徒侈華腴競門第已哉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斯以祖爲譜思以攷鏡焉者是善譜也今觀茲譜與諸公所敘若郭隗者自比於死馬之骨以徼國士之遇可無譜也有泰者爲人倫之冠舉有道不就斯高達之譜也有僕者不憚日中之命以匡晉室之顛斯忠節之譜也若汾陽王則再造唐室精忠鴻烈掩日月而光宇宙斯藎臣之譜也其他振藻搴芳爛然有詞于世砥德抱行闇然獨修于家若列傳中所紀者非郭氏之良而士人之譜也哉按茲譜者思則而象之抑安所折衷夫爲人後而不肖其先人非夫也徒譜其族不能以身爲譜猶無譜也郭氏諸彥抑攷鏡斯譜而思以則效之也哉夫六經語孟聖賢之譜也聖賢吾人之譜也孔子之祖述譜二帝也周公之思兼譜三王也顏子之步趨孟子之願學譜孔子也或入其域或躋其奧或紹其統

緒眞精懸契若家人父子授受一堂雖曠千世若旦暮遇之猶之按譜者之獨傳其神則進于藝矣何形聲之足云斯以聖爲譜者也尤仁人孝子之所亟修者也今郭氏世修櫺星之門而又屢修學宮拜冠服之賜紹儀從事明德羅夫子之門以孝行見稱於時其於聖賢之譜亦庶幾哉則而象之矣乎若爾其有光於族譜匪玭鮮也因書之以竢

荊山曹氏族譜序

志國有史譜家之史也大史公作世家遡爲神明之裔而列傳所載其先世有行業與其族類之賢且顯

者咸惓惓志焉所以濬祥源詔來葉聳遐思者至淵
永矣譜爲一家私志取其溯本萃渙彰往廸來奚擇
於賢與顯者迺尙論於賜姓命氏之初莫不有明德
膚勛之士郎世所稱爲始遷爲大宗者抑必躬純德
勤締造而後子孫怙以載昌子孫又有賢且顯者出
而光大之則其族滋大而譜益待以重故觀德於廟
足興作述之思遡世於人足後雁門之伐是譜也亦
猶國之史也曹賜姓於顓頊封建於武王神明之後
也乃荆山之曹其先爲河南人宋乾德初有掾史英
者捧檄監黃墺鎭後遂爲宜黃人其坊爲曹坊有元

政者從樂安嚴陂有友慶者徙今荆山上下六百餘
年代有遞禪而曹常以門閥爲里中最譜修于宋嘉
定乙亥　國朝洪武間重修之嘉靖間續修之纘修
而剞劂之則　今上萬曆辛卯歲也譜成予適領節
鉞問道鄖陽庠士天舉者撮其要畧從其父棊敬及
庠士大忠大寵天煥等謁予序之予揭曹譜先正草
廬吳公輩序之矣其居士汝修上海簿景芳輩自敘
之矣予立言不如吳公其知曹又不如諸曹之自知
何以序爲顧於曹有姻婭道誼之雅安敢以不敏辭
因受而縱觀之不支不誣有倫有要式稟歐蘇凡例

秩矣祖始監鎭源委聚矣祀崇友慶恩義宣矣譜鳩
曹坊而不及田州竹園親聽聯矣歿居徙詳生歿謹
嫁娶列祠墓窽系該矣表名位錄記傳綜志跋銘說
鴻篇哲匠函括無遺徵獻備表章著矣遡長祥之源
將九京可作開紹繼之思卽百代可興是猶有大史
公之遺意也謂爲一家之良史非耶抑族之大大於
賢譜之重重以人曹之人賢由前觀之曹坊擅其隆
由後觀之荆山踵其武或祀膠庠或紀郡志或傳芳
衆口嘖亦盛也已玆欲世載其美繩繩引引歷千百
而未艾其道何居抑無念爾祖矣乎昔人爲子孫計

有賤籯金而貴一經者又有鄙積書而崇陰德者夫
經籍聖心之精道義之府也以此遺後奚數南金栔
以陰德疎於謀已然以冥冥積德而以昭昭責報亦
豈聖賢純心之學第君子爲子孫計舍是兩者無可
爲矣稽曹之先有捐租建通濟倉者爲眞西山所嘉
賞是陰德之蘊也有遜志掤齋經堂者爲蕭永樂所
稱詡是經籍之遺也余嘗過荆山見其長幼畀尊皆
忠淳孝謹穆然有先民遺風其擁膏腴稱素封者櫛
比而處則踈積滯以建通濟誠爲大倉一粒人悅禮
樂而惇詩書其孜孜問學激昻青雲者咸抱利器則

舊明經以掇高第亦唾手而芥拾之古稱善遺子孫者宜莫如曹氏誠由此而日益兢兢不私所有而因以厚其祜思其所嗜而因以要厥成則賢且顯者將輩出于世今之荊山不讓昔之曹坊而曹坊之稱儒族稱望族若草廬氏所云者不得擅隆於前矣儻進進而求之于道探聖人之精不必取貴於世要躬行之實不以責報于天本之身心性情達之家國天下一斯道之昭徹而融溢焉是素王氏之所以自列于世家者也曹之賢而顯者得無有進于是者乎後有大史公遡神明之裔而列之世家宜必有在也巳遂書以俟之

溫少保杜律一得序

杜律一得者景文溫先生之所得也蓋得諸杜而非杜也先生爲　國家紀綱重臣忠　君愛國天下想望風采不佞心師之而相視莫逆而猶未悉其深於詩也間與說詩出杜律一得示予曰茲一得也得之杜而不識有當於杜否也不佞受而卒業曰此真杜也得其一而談杜者千百不能易也夫唐以詩取士而不能得一杜杜兼人所獨專則而誦之者無啻千百家而不得杜之一此杜之聖於詩而自道一得者得諸心而杜不能違也夫說詩者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先生爲杜鄉人山川屐舄若與往還而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者留中國自有杜在而宦轍所指又惆悵於荊巫巴漢之間杜之從三閭大夫遊者亦庶幾於吟眺之下其所得於杜者匪身親之實心游之也是真得也夫善易者口不言易而善學子敖者言笑歌舞真若子敖之復生先生之得杜亦若是也以其忠　君愛國者襟期於杜矣口言詩言言皆杜即起杜於百世之前其說相以解可知也昔有註杜者舟次瞿塘夢杜訪之舟中謂遺恨失吞吳之句未得

草廬連興本旨是杜如在也一字自有真而得貴真得也先生之一得也五言取諸趣而不用趣之全七言取諸眞而不必收眞之缺損益於眞趣之間超悟於言說之外其有得於杜者爲多也是獨深於杜者也

東江先生詩集序

刪後無詩而談詩者代有其詩古詩則稱漢魏近體則稱盛唐今其詩具在安得謂爲無詩有詩而三百篇之風旨不少槩見即謂無詩匪誣也巳顧奇情緻景比偶諧聲其上者猶可被金石而奏郊廟則求詩

于刪後謂彼善於此非耶六朝而下卑卑無取明興哲匠操漂宋流元遠軌建安近追開元卓然稱取日奇功則李何登壇王李振武亦彼善於此者也夫發乎性情止乎理義者詩也温柔敦厚者教也爲詩者情與景會調乘識遠而有一唱三歎之遺然後不詭于詩舍情景外音律而專言理義是則文焉耳矣何有於詩噫茲宋之厄也元之溺也所謂卑卑者耳東江鄧先生與先御史公相視莫逆予因得奉先生几杖見先生眉宇峭聳襟懷灑灑無纖芥可疑尤善談吐恒傾四座蓋里之賢豪長者也亦以詩名里

中季子愈才有志於詩據先生詩若干首徵予序之予惟風雅去世日益遠矣今之談詩者不稱漢魏則稱盛唐其靡漫於宋元者亦自不少先生之詩不知於漢魏宋元何居然干將在匣光怪射人珠玉前陳明目自賞先生之詩其爲干將爲珠玉自有能辨之者予何敢知而愈才愛其親思壽之不朽亦詩人所不廢者則斯稿之梓之序予抑安能違之

杏村胡氏族譜序

今上戊戌予由南工改貳秋官歸問里閭展親親也重九前一日方叱馭北征有胡君大鯨偕族子道英華謁予而請序其譜曰胡姓遡公滿執璠二十世至澄易爲庶人厥後綿延代有顯人亦有世譜歷世三十有七遷徙靡常迄壯侯藩始居奉新之華林藩之後有徙分宜之湖田者有徙安城之斗塘者又有徙臨江之大广者吾祖縣尉公用和亦華林裔也由宋祥符時擧宅于樂之杏村而遷營前遷朱源遷下村長山逮昌湖廣皆杏村析也譜修于閩祖滔再脩於府丞均和復脩於湘潭簿鴻漸又復脩於居士潤昭漢賢輩皆譜杏村派也繩繩弈弈昭如指掌茲弗譜者又五十年餘矣大懼無以彰往詔來墜先公令緒

因聚族而續譜之願徼一言以弁首簡予以違行辭弗逮且座客正滿末由取其全譜讀之以縱觀胡氏之盛第於坐中綿觀諸君在大鯨温乎其容冲乎其器訥訥乎其言而言必有中又聞與侄道英德輝以慎德表鄉族邑大夫咨以爲理其爲刑家而睦族可知也在族子宗器希龍等肅肅穆穆其容若腴其器若虛其言若恂恂無過詞而用賓又以宿學操筆裏講爭峻鰲方肄博士業而激昂青雲其爲刑家而睦族亦可知也不覩其譜而覩譜于人人之麗于譜者爲樸茂爲忠淳庶幾於禮讓之風其譜之有典有則

不誣不支抑又可知也茲匪譜之善者哉夫譜非徒
譜其世系爾已將譜其身譜其德也其爲父子兄弟
足法是善譜也不觀譜而觀人吾知胡氏善乎其爲
譜也乃僕夫在門不暇爲之序之柰何比予入泚秋
官胡君之請益力頎予何以加於是譜哉予聞聖人
家視天下含靈之屬引爲同胞至別生分類未嘗不
斤斤然故古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諸侯大
夫名號繼統周亦有小史以辨昭穆漢晉而下氏族
之志加詳於世官世祿之家其匪繫藉而列在齊民
者即稱內譜亦罕所攷鏡然譜以聚本始詳泒系收

逖遺長恩愛逮之天下者也君子聯子姓以媚其祖
幸先德以詒其孫興仁讓以媚其君親者胥在于是
是安可畧哉然吾以一身居祖孫之間秉仁義道德
之懿爲天下國家之重宜何如以爲譜譜音律者肖
其聲譜形似者傳其神吾誠善其身以善天下國家
世之速肖而傳神者且以類應何有于近身之族胡
氏吾樂著姓以德義爲準裘若南舟諸君卓犖爲鄉
族之望又有進士登明者剡秀安成而綣然杏村將
舉敦睦者以兼善天下是皆無愧神明之裔而稱譜
學之善者也且嶜嶜鰲溪世家詎族比居鱗次巋然
于閭閻之間胡氏北有大宗祠南有安定書院匪邑
中之鉅麗者耶夫入廟觀德望廬式化人心于古燗
不可磨胡氏子姓入其宗廟瞻其精廬彖有永慕而
又欽羨是譜則肖而傳者在斯因以善天下國家可
也遂書之以爲序云

賀大賓鄧西橋公序

西橋鄧公汝文邑中純德君子也嘗授業于先御史
公既與御史公遊明水陳公東廓鄒公講性命之學
弱冠占博士籍慨然有經世之志顧弗售于有司遂
謝博士業違榮養慷優游於龐用之上生平不言而

躬行視世之嘐嘐務爲名高者毋心攝之而嚴事御
史公一二輩則終始弗渝家世殷阜而拓之以儉素
然不斤斤爲守錢計獨留意於尊祖睦族式化閭里
之務鄉族人並則之穎之故家益腴而名益歸齒益
進而德益茂雖幾杖國之年而神王器睟望之者知
其爲有德人也　今上御極十有四年部使者申飭
功令凡賓鄉飲者慎擇齒德毋濫毋忽毋肖于貨以
比匪人邑大夫奉行惟謹爰詢宮舍謀及國人僉曰
惟鄧公賢大夫乃折簡肅幣介庠士余捷等造公之
廬而請焉公讓于德弗堪且曰自予父鑑湖以德望

亥鄉國凡名大賓者三而辭不往者亦三子安致弟
踰先軌以辱鴻典敢固辭諸士致大夫之命固以請
曰是重典也以重有德而典亦待德爲重曩歲推擇
弗審有司視爲奇貨一時而賓四五人往往忝之劣
老故君子耻與爲伍而怡然不屑若鑑湖公所拒者
是也而　朝廷典制亦因之以輕茲飭以　功令舉
顯一人推擇惟允酬饋須升樹表孚化宜有所待公
即欲自重如廢盛典何且安得世拒大夫以爲高也
公不能辭廼褒衣博帶儼然辱而臨之大夫肅之學
宮躋之賓位相與周旋尊俎而侑以詩歌節以鐘鼓

雍雍穆穆以禮讓相先靡或愆忒圜橋門而觀者莫
不悚敬闤闠郊鄙得於聽聞者忻艷無異詞而邑大
夫亦以得隹賓爲盛典賀崇德尙齒之義皆可以爲
表則故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洵其
然矣大禮既畢而邑大夫猶執賓主之禮屈巳先之
而又饋之公養逸之徒皂皆曩昔他賓之所未有而
諸支學亦殷殷加禮惟恐弗逮自匪純德在躬爲人
敬服曷克有此謂盛典待公爲重者非耶是可爲公
修德賀而亦可爲大夫得賢賓賀也某於公同爲里中
知最習公之德而又樂觀公之以德取重者故喜談
而樂道之如此然公年未艾公德亦未艾則重于鄉
者進而重於朝將次第膺之也是爲序

畢氏族譜序

家之有譜猶國有史武侯明於治國不立史官君子
少之蘇明允李獻吉殫精譜牒慨然于高曾以上今
讀其爲敘爲訓涕泗在衣袖矣譜之不可已也猶之
史也乎哉廼古稱良史者事覈理該攄千載善敗之
故釐然若出諸掌上人之讀之雖越在千歲後若耳
目其事而旦夕遇之是遷固之儔而輕世之書也譜
莫盛于唐于時國史與世族並修登之天府天子至

按之以辨論官材蓋其愼也而門第相高猶然江左
之陋附華腴希寵倖若義甫以趙郡自誣李崇倍之
引與同譜者亦自不少其於徵信之義何以稱焉夫
譜以尊祖而合族也仁人孝子所作而致其情者也
不祖其祖而蔑其所始不收其族而愁其所親猶無
譜矣若三源畢氏之譜夫非事覈理該而稱一家之
良史歟三源之畢徙自肅方自三源徙者若錢圍若
杭村若流坑其遞相沿徙者若水南若楚之安鄉石
首也歷世昌阜爲茂族族故有譜譜而弗續者蓋百
十餘年宗彥某某等相與合而修之謁予序諸首簡

余受而卒業譜始靜翁重始遷也五世一圖遡承系也圖各一傳表行實也凡生者歿者歿而葬者妻人者妻於人者後人者後于人者與無後而止者舉詳圖傳中懽悊志也統之以譜例申之以宗約示信守嚴彰癉也人賢有傳忠孝節義有傳文獻有紀昭顯揚闡幽芬樹氣風教也上自晉唐下暨昭代齒繁跡熄燬懸而拮訐之是則允獻吉之慨然甚隱者能無復慼而將諸世族與當時所脩國史將無軒輊謂爲一家之良史非耶夫畢以邑爲姓自畢公高保釐王室畢萬之後大爲列侯勳烈炳燿司馬氏所稱世家

者也而克勤之德實基肇之今畢氏若用昇與計偕而奏對稱吉用才膺薦辟而文學作人自玉應詔陳言視死而歸仕和治行斐聲俎豆膠庠而養正諸公或伏節殉義或振藻騫芳郎皓首稱未忘人者亦往往有士行此於先輩遺風庶其未泯是足以亢宗矣畢之爲世族有以哉然聚衆而壽奚啻數千指祖孫相禪奚啻數百年而所籍以亢宗者壓壓數公他如譜有名而其人匪譜其存者將不知其何似然則懋德之學可無講歟夫德心之精也天之命也仁孝之所從出者也存吾心以存天命溯之滌之囿或淄之

引之拓之囿或障之攝之緝之囿或間之則一心統而萬善附中和位育舉之分內於亢宗乎何有且畢之先有起家尚書者矣抑知畢命之旨乎惟德惟義時乃大訓斯保釐之善物也畢氏倘奉之以爲世程而以蕩凌德怙勢蔑義則商俗之靡也心之放也畢氏共視之以爲永鑒庶幾哉廸于德矣曩余過杭村諸畢見其淳龐質愿有不言而躬行之意多其雅有古風旣而陟華蓋登錢圍畢氏之堂恂如穆如又與先民相揖讓者藻繪不煩而眞誠可掬心竊賞之亦猶行古之道也第於水南安鄉沐覩其文物風巢何

如然皆流坑徙者嘗與吾董稱通誼道家患難共之美種無惡植鸞鳳之窠不育梟獍其濟盡而光奕之無疑忠信所以進德畢氏大都近之彼凌德蔑義若商俗靡靡者吾知其免矣誠益之以學問繼之以敦篤長幼卑尊惟德是師其視不德若浼且病則以之尊祖而大孝惇以之合族而至仁流其爲譜牒光寵何事於壓壓數公將昔之保釐王室抗衡周召者超千古如復見之儀　國家稽譜牒以論官材若李唐故事則是譜也其持重于天府也已無忝爾祖聿修厥德畢氏子姓頎與相勗諸

譚氏重修族譜序

吾樂安鄉多鉅族而族之大且久者莫過於譚蓋譚子國齊南境子孫因以國爲氏後南齊間有求仕于吏部王儉者曰齊師滅譚安得有公對曰譚子奔莒是以有之唐元和間有諱忠者爲幽州忠勇上將子恭義爲戸曹參軍徙鎭于虔寧都之水南合江口時黃巢亂作有全播者捍禦有功防禦使盧光稠請命于梁封開國公弁封其兄弟子侄爵傳于洪珮子十三人其七曰楚勍自虔徙吉之雲蓋鄉引水居焉勍子漢仕宋爲蘄州刺史三曰延翰與其子復宗遷于

招携清里之前溪遁遷于花園析于壩中此譚氏之遁遷而與遁居而盛者也然曰花園上遡至于春秋南齊之譚上下數千年何其大且久也觀其譜肇修于紹興甲寅而自序之者喆也繼修于大德辛丑而序之者雪樓程先生也重修于大明甲午而序之者陳集義大守也修于弘治甲寅而序之者謝大夫綬也修于嘉靖庚子而序之者陳明水先生余宗蓉山先生也繇庚子而來至於今已六十年所有爵祥世祥時傳者歡賢勞于宗事復慨然有志于譜維是哀資生息迄於財用告饒而聊文道亭父兄斯道斯周明占等又起而共襄之將延鐵毫生卽不遠京都而譜序于余蓋其重也夫家之不可無譜猶國之不可無史譚氏累世纂修令繩繩弈弈如指諸掌彼其前固有美可彰而非有爲之後抑何以傳其盛哉雖然人文之盛亦地理所掐住一峯羅先生稱招携山川類大極余祖豫菴公始肇基江田若踞其極之中花園壩中皆不外於極其孕毓山川蓋亦有年詎不厚積而長發乎憶余以丱角隨先大夫龜川公就學于花園譚諸長老一見異之時壩中國材公有女不輕許人因以妻余是爲先淑人先淑人拮据治家資余

肄業已多舉子時卿今拜秩光祿署正卿子玿以余積勞得　恩廕則室者且延禧衍慶而斯也能承祚繼祧之若子若孫也耶歟計先正有言人家興替不在富貴而在禮義以爾諸譚人物斌斌亡慮不富且貴尚其禮以相接義以相維不至焚然渙散相視如途人則始也支分脈解由一人而百千萬人終也神孚氣洽合百千萬人而一人並占譚氏之族承興而永勿替邇克無負今日譜系之重也若第以富貴雄而禮義不講豈惟非爾大家吾後燗哉亦豈余屬望外家意云

養拙稿序

予自任質强鮮適俗之韻嘗以督學使者忤中貴人謫爲行人司副以歸世方榮巧宦而予適以拙取戾頗爲時輩所哂張子維賢持其尊君碧溪所爲養拙稿徵予敘之予謂若翁之養拙非眞拙也不用巧者也抑古稱大巧若拙者流也若予則眞拙者方以拙見哂又安得以所哂者舉而被之於人因辭謝者久之歲壬辰予領節鎭以御史大夫出監方國蓋前後廻翔二十二年所矣予自度拙益甚前之哂者猶未已然亦獲免于巧宦之名將不爲太史公所誚而賦

閑居稱拙者之適予尙愧未能焉張子復申前請予安得復以拙辭惟天地以衷授人聖人以中立極是中也道也心之精也無聖愚無古今一也惟智不必睿故思維所啓乃有巧拙才不必雋故猷爲所效乃有工拙然函之一心通之三極眞精暱徹神化霧流墜之九淵之下而不言深抗之九天之上而不言高攝之瞬息而不言近引之百千萬世而不言遠摠之經緯天地雕刻萬物斧藻皇王而不言萃褒之聲臭俱無象數盡泯空虛粉碎而不言寂是道也心之精也精則不二不雜道則無偏無黨在易爲天則在書爲皇極在堯舜所爲中者也君子存之爲天下之至精通之爲天下之至變極之生天生地生人物之萬殊而爲天下之至妙至妙者咸關鑰於是智者無所措其巧賢者無所效其工抑何拙之與有故聖人立之中正以爲人極猶之繩墨陳而不爲拙工改也彀率設而不爲拙射廢也道本匪拙何取於拙而養之彼世之爲巧者自鑿其渾沌自梏其天倪將乘人而鬬其捷固道所不載而大巧若拙者知白守黑知雄守雌務爲天下谿谷以陰爲欲取姑與之地是豈爲無偏無黨之道置天下于秦越之視此于自策詎不

甚工顧趨時之術拙不如巧進德之方巧不如拙此木訥者所以近仁闇然者階之入德彼作僞韜晦者卽取名于時抵爲忠信之薄耳如吾道何君子所以却巧徇拙見哂于世而無悶於心者誠有道存也吾聞碧溪躬純德以軌鄉族兄弟四人迭賓鄉筵白首怡愉一堂子姪若維賢輩咸烝烝問學有聞于世又嘗游諸名公間用自攷鏡以克拓所養則是稿也必有窺於是者矣予是以予之拙而敘公之稿而工拙非所論也

陳橫橋七十序

今上丁酉余叨貳南工漢州學正王子起而謁選訪予於平成之署肅予而命之曰橫橋陳先生不伎世昌之師君之友也玆先生登七十壽矣將于何而壽之予唯唯諾諾既而冗弁未能也明年予有司寇之徙橫橋偕於予俞庭輩過余菴中余見橫橋神王氣益矯健如鶴髯半蒼髮如玄堊雙眸炯炯如巖下曙電余少橫橋十歲白髮種種殆不勝梳而衰憊日劇因感松栢蒲柳之喻堅脆不侔而櫟社筆硯其壽與不壽則用與不用之餘也俞庭子又肅予而命之曰

吾輩與王學正同遊先生門學正之請得我心也抑于何壽之余曰嘻予何以壽橫橋哉顧壽有幸壽有貞壽有葆壽而以倖何貴乎壽若貞若葆者凝和輯順嗇精練氣則天壽可格天命可移是不必於壽抑無乎不壽者也斯真壽也橫橋自弱冠時爲博士弟子剝六藝之華摭百家之藻懷抱利器以謁有司冀得一吐胸中之奇與安期生挾策以干項羽者何異然生平以名號自檢括顰笑動定必軌先夔塵視阿堵一介不道若螢其衷去之惟恐弗亟與人無城府亦不欲以聲色假人而人之望而親之者若見黃

生鄙吝之私不覺自滌邑中俊髦多出其門予嘗爲獅兒擇師僉謂無踰於橫橋者適橫橋不鄙而臨之師模甚飭而甄育顧化尤有出於繩督之外蓋橫橋爲人器冲志潔無歆逸曠達之風而時從蓉山董先生明德羅夫子講聖賢之學尊聞信知有不言躬行之實子與氏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斯言也若爲橫橋設也借令出潛而見不終老於黌序間則正己格物忠藎將輸於九重正邑立朝風軌行貽於百辟又不然振鐸一方則經義治事之齋若蘇湖二州教授亦足爲國家作人之助而不少試一二竟

謝博士以全其天年是不爲文梓而爲櫟樹不爲頡銳而爲墨鈍也其壽不亦宜乎說者謂橫橋南擁鹿峯東列華蓋兩山之間猶有仙人煉丹雲竈而紫玄洞天仙子往往嬉遊其間昔安期生一辭項羽即偕羨門生遨遊三神山而爲長生久視之侶今兩山之間固江南之三山也橫橋之壽壽以此哉然橫橋方倚孔氏門墻以爲海上三神山讀書談道修譜收族以懋萬世綱常事業則葆壽貞壽胥在橫橋即與鹿峯華蓋相爲不騫不崩之勝友可也因書之以質諸橫橋

龍潭黃君八十序

不佞與龍潭共為博士弟子龍潭挾利器每試輒列高等若孫吳在師出奇賈勇所向無前予則管子初隸間三戰三北不敢與龍潭伍自壬癸之後龍潭稍左次於藝塲其橫厲之氣未衰也既而裕奔走四方歸而訪龍潭見龍潭歛華就實服膺鄒文莊羅明德之教恂恂誾誾惟恐失之昔之翩翩擅塲者韞藉於若無若虛之境而河西之出見而心説者且漱而吐之故遂馴於闤闠間而柄學憲以拔士棄者咸以德行旌龍潭至不一而足而鄉飲以尙齒尙德者君及

高祖瑨碧會祖恒軒祖介菴父中泉獨於五世光蒞賓筵里閈無間言君之樹德而人之歸德者俱可知也　今上乙巳之某月某日君屆八十誕辰會友金泉華麓輩械書命予序之質以鰲濵陳進士行紀顧不佞辱在龍潭舊矣知龍潭者莫如不佞矧述且命之乎按述龍潭祖黃姓冒姓洪孝友之德植於天性事繼母如其母以孝聞不私肆業之產割與兄共食之人稱其弟不替叔父之命植維祐之孤慈其幼也歸宗巴塘捐田奉祭率其子弟稽首於宗祊之前崇本始也巴塘譜予嘗序之而不能一之君合涣為萃聚百順以媚其先人篤宗盟也二郎接易而遊璧水即謝學使者願衣巾以實修即浮名無益也其他郵貧賑乏施報息爭其德甚鉅而不自為德也以是賓夫子之堂歌鹿鳴天保之章當執饋執酳之典無愧也茲者壽而八十是尙父鷹揚之秋也睿聖抑戒之日也今龍潭八十猶躩躒即鷹揚匪難也而朦誦瞽誠母日耄予小子孜孜以日睿聖者猶可勉也是尤文莊明德之厚望也龍潭抑思服而進步于是否

衡塘黃氏重修族譜序

衡塘黃氏吾樂世家也厥祖始於高顯公當南梁大

通間繇楚鄂州來守南昌遂卜居于撫之巴山郡子法甄為交州刺史有平寇功加封公爵贈司空謚曰威武孫廸貞任廬陵簿其後家于吉陽鄉至八世曰崇山簿崇仁其後家于青雲鄉之栽竹山之孫德輔徙居草堂德敬徙居桐江輔七葉孫德茶者由草堂而遷今衡塘實為黃之始祖也衡塘山水清奇靈秀攸萃黃進士素軒已有紀咏故占籍以來人文彪炳若璋應嘉廷璧亨仲德臣者咸卓卓宦勣可紀他如周仲禮心則魁于鄉舉養正則邃于理學仲冕仲獻昆季以詩文名而九儀父子則又二世尙義至勞

天子表其門肆今食指不啻數千衣冠文物覩昔尤彬彬盛郡誌家乘足鏡已譜之修也肇于嘉定癸酉䟦之者舒進士復宗也繼脩于大德甲寅自序者廷肇也三修于正統辛酉序之者姜太史洪也嗣是百有餘年未續　今上甲辰族雋敬齋國章授故牒而加蒐輯稿既成介不佞任時養徵序於予時值楚宗之變　主上宵旰未暇事文翰請辭明年以九載考績叨轉大司寇杜門自告而黃氏之請益力廼縱觀其譜而序曰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也豈翳張其門閥之盛生齒之蕃以取世耀無亦遡流而源之俾知千萬人始于一人也綜源而流之俾知一人而衍乎千萬人也必且油然而動其尊祖睦族之心乎先正有言譜者會也所以會其仁孝之道也善乎君子之經譜亦務所為普之爾矣今觀黃氏自德恭而上載其所同出而弗譜乎桐江城下各地者有待于合修也自德恭而下詳其所自出而獨譜乎衡塘者重始遷也夫詳其所自出以及乎所同出詎非一本之誼乎念及一本或相晤覿輒懽洽靡間乃及親昆季子姓至加陵鑠甚則仇相賊此其故則有孚格之別也苟無以格入擬吾家萬彙吾體剏先之同哉故知和

者福之基乖者禍之媒彼族方隆盛者必其協以比者也族方凌替者必其蔟以忤者也茲黃氏諸雋以續譜為兢兢尊祖睦族可謂和之至矣尚務孚乃心毋為私格貴為賤翰富為窶廩智為愚導若頭目手足之相衛腎腸膚革之相瀹將和氣所溢吉萃祥凝黃之隆盛未艾也尚憶而宗若九儀正己父子尚義勛賑彼亦惟是一家一體之思舉若人而煦燠之我獨何心乃忍睽逖復憶別駕察推提舉令尹諸所薦民社者類有功德於世彼且於疏者戚之吾寧忍疏其戚乎又進而上之司空公以精忠大烈光輔朝廷赫赫享廟祀到今吾能統承忠孝以昌家族而不足以垂休光照後世哉必不然矣是皆黃氏典型具在誠繹而思之有光家牒其在諸雋乎其在諸雋乎是役也秉筆而纂修者仁卿宣泰時通思舉而國相時龍龍翔思誠則又相與劬力襄成厥功者也例得併書

水東胡氏重修族譜序

𦷨擕地形類大極記自古先蓋其外局中寬奇峯環矗川流縈迴與予江田對峙而居者曰水東胡氏家上游苞靈孕粹代產豪傑士與予族世爲婚姻如古所謂朱陳也者故稱名閥云按胡氏虞舜之後周武王伐商封胡公滿於陳爲周陶正以謚爲姓春秋列國鼎峙相承至閔公二十世子澄始爲庶人仍居陳州澄十一世至聡自陳州徙河東聡之後十世賢徙華容賢後六世辛徙壽春辛五世永高徙金陵枝延蔓衍更秦歷漢用衣冠而傾中原至不可摟指迄唐

僕射公瞳一時十四子斌斌輩出會黃巢寇亂散遷祁門貴溪者四而遷湖廣餘干等處者七焉惟十三子名學者登唐鄭從讜榜進士以滅巢功官至散騎常侍學之兄珎珎子明經復以進士起家官績與先人濟美是其赫然隆盛於國史足鏡已明經三傳而生公翿耐唐時餘金陵來刺吉州以治行高等晉封廬陵侯生子四長勝遂家于屬邑之藤城八傳出學士銓屢疏抵時相直聲振于天下殁謚忠簡生五子曰泳曰澥曰瀛曰湙曰冲瀍生棐而棐又由藤城徙居今之水東胡之祖始此嗣是文物輝煌生齒蘩碩有襲祖蔭爲沭州別駕者曰守遜倡義勤王與文信國公志復宋室者曰㬋可以經術用世者曰均和闡明性學見友於草廬吳公者曰質美其它躬德義而磐江鄉攡素封而雄里閈業文章而取朱紫摩肩接迹今猶昔也豈不巍然冑系哉族故有譜先是泰定丙辰質美修之繼而永樂乙酉貴華續修之嘉靖甲午文學一川庠彥邦璵輩三修之迨今又歷數十余稔逾遜愈繁譜不及載萬曆己亥庠士喬明宗章宗海宗本來喬族彥喬煒宗暘冑安重加增輯越甲辰將授諸剞劂氏族長喬冲以孫婿上舍任時舉姻故

命宗海來賓華走書長安請予爲之序惟時不佞勅法明刑讞決事於因得授簡而縱觀之廼叙曰昔聖王立宗法以教民惇崇善俗之道莫逾焉迨宗法廢譜斯興矣夫譜也者序述本始綴屬方來俾人人得知源尾而興起其尊祖聯族之思非徒欲以空文而耀世也今觀胡氏之譜系出神明之胄派棐公以上何其發流深乎遡棐公以下何其沛流遠乎然且世系有圖居徙有考名位有表節義有傳其事核其義周縷縷乎若按圖而指掌是誠一家之信史哉夫譜爲一家信史誠重之也顧譜匪能重人而所以重斯

譜者人也胡氏之先世有哲人類如商鼎周彝偉然清廟明堂之器獨忠簡公貞心勁節炳炳麟麟昭揭于稀世易代之餘至今誦其奏疏令人慷慨激烈願爲執鞭茲胡氏爲公之後詎不誠然稱磐石之宗喬木之茀哉以是知忠義之氣天壤爲光爵爲人文古今爲烈而所以爲斯譜重其在茲歟語曰陟嵬岑者騁目臨清流者照影覽譜牒者懷祖德吾知胡之德盛矣嗣今爲其後裔尙務蜚英騰茂輯寧其家邦闡性命接道學淵源之統取爵位踵學士刺史之芳懷忠義勵扶持社稷之志顯謨纘緒卽先烈而益光大

之斯爲仁人爲孝子爲忠臣不獨水東山川藉以生色薫其德而善良相攜尙亦有利哉先正謂公侯之家必復其始不佞於胡氏有厚望焉敬書以族

教思錄序

太父毋和齋葉公典象吾樂未渝月政成教新德惠四溢修復鰲溪書院日進諸士開示聖學宗旨課時藝其中士知嚮往者爭自振滌作人之功蓋烝烝然矣而公有事晉運以往衆留之當道周克廻相與錄其教而歌咏之俾與鰲溪書院並傳以志思也夫教而可思可錄教之善者也善教民愛之愛則思思則傳公之所以遺樂民者深矣然教有華有實崇華者其教淺茂實者其教深公之教豈徒華焉已哉公以眞切經世之學下車卽捐俸以甦困窮揚節義以勵

風俗條糗額以杜奸墾置社倉以備賑鄙抑豪右以惠寡弱而又課農事訪遺逸清學產凡本身徵民皆可以爲世法是公之實教也卽所以爲實學也因實以敷華而書院之復特教之一事耳異時巡撫劉公上公治行於朝稱其不爲無用之學衆快其議而公之獎後學發爲文詞者亦惓惓以外飭爲戒公之學可槩見而教非淺淺矣豈徒華焉已哉吾黨思公之教講習于茲必採其華飫其實反諸身心性命之眞用之家國天下之大使人指而稱曰是實學也是有得于實教也庶無負於公矣茍崇虛樂誕競口耳獵

聲譽試之於用輒悖戾焉則教者以實學者以華即書院之居祇爲僞妄之叢也豈公立教意哉今爲人子孫者幸有賢祖父之教能幸之則爲善繼否則爲不肖今公之尊祖父也其教之善祖父之賢也吾黨爲之子孫乃不耻不若而又不自勉不肖孰甚焉夫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善繼人之志者惟肖者也吾黨欲繼公志可徒華焉已哉某不肖不足知公而深於公之教敬申諸末簡與吾黨最焉

半豹集序

集以半豹名邑士陳子幼學自名其集也陳子負雋才翩翩然若大鵬乘風而起矣柰何六月一息然志尤在九萬里也乃終歲作蠹書魚洞見千古自墳典六籍而下凡五車二酉與夫金匱石室之文罔不發其藏而研其奧義每興至濡毫紀咏如漢唐古選六朝駢儷以暨乎靈泉梁園諸體製皆摹寫逼真然且精入法大書特書不一書兼通乎蘭亭石鼓之妙以是有聲詞壇一時操觚染翰家咸爲左袒執經問難持卷索書者屨恒滿戶外二三大夫鄭重其才授簡摘詞門尤多長者之車乃陳子隨叩隨應性靈攄發雋言立就纚纚若探囊而取寄也歲久積文成帙載

可汗牛茲拔其尤者壽諸梓命曰半豹而徵予言弁其端夫言物之至文莫豹若易有之君子豹變其文蔚也豹誠文矣而尤謂之半豹語其文之未全也予觀陳子之作嚴整若蹲虎盤螭變化若游龍天馬飄逸若孤雲野鶴文蓋至是即南山之豹當遜其美曾半之足云予嘗觀漆園生書至丈人之承蜩紀消之養木鷄以是知用志而分何神能凝持意而驟何業能精衆技且然矧作文者乎蓋陳子所養要非徒以其文也尚期顯其人籟解其天弢含精粕而需神化眼底且無全牛何有於半豹也哉斯誠進乎技矣

壽樂澄溪六十序

五斗峯有隱君子曰澄溪公澄溪公以惇德擁素封邑中稱富而尤富於德者亦必曰澄溪公歲甲午日在降婁爲公覽揆之辰余季補有朱陳之好與邑中豪雋將持羊酒上公壽徵余以先酌者余時節鎮鄖陽督護四省七郡諸軍事屬歲大祲襄漢宛洛間民不堪命其捐溝中而飽餓腹者至不可勝數余甚隱之求所以生之殖之而躋之仁壽之域者不憚拮据迄無奇策而余季適以公壽見徵余慨然于壽民之難而益嘉公之壽匪偶也繄昔大猷之世敦龐之氣

醖釀寰問渾噩之化翔洽區內函有生之類而童孩
之無有菑盭天瘵之患所謂化國之日舒以長者是
矣天災流行何代無之乃巨浸九年唐不因之敗治
枯暵七載殷不以之疵王當其時豈無昏墊焦爍之
患而猶然稱仁壽之域者則備之素而積之厚爾今
聖明在宥豈異放勳桓禝之主比年洊菑未至九年
七年之甚民弗堪命若彼則以軍興多故海內之虛
耗也爲之借令三年而餘一年通三十年而餘九年
雖有歉歲必無餓民即有艱食詎有相食如宛葉間
之岌岌者耶茲爲國壽民者所爲貴積也夫天之高

積剛也地之厚積順也人之壽積精也爲國之道通
乎三極者也澄溪公生邳隆之世蒙殷阜之業鏡盈
虛之數斥紛華之風砥志礪行抱朴守素用自適於
寬閑之墟十金之家不黜綈百金不練千則綺萬則
輿何必豪舉乃爾公累家數千金而茹糲服疏出入
不輿不蓋山澤之癯不約此矣鄉里小兒儲豋黍囊
錢輒步高氣揚末俗好競氣淩人賢者猶或移之公
恂恂若儒言訥訥若不出口室邇闤闠居常一足不
出門尤不一至有司之門隴畝之棲不恪此矣有司
檄之修學則學修檄之賑饑則饑濟檄之董正里俗

則俗正檄之冠帶則辭彼結駟連騎佟章服而驚童
孺匪習尙然哉公怡然不屑長君時彰修學幼君時
南俱一踣公矩而尊素如公即土苴簪紱之介不尙
此矣公之善不止此大都斥盈郤華刻澆惜福庶幾
古之積精者不詭天地是故用之括室不以有限供
無窮貲盎以朘用之引年不以無盡役有盡神盎以
王行年六十其氣冲如其顏赭如其精氣蓄於身如
國累九年之蓄即有水旱之災而無饑饉之患所爲
終日行而不離輜重者也于長生久視乎何有　公
之壽詎偶然哉余拮据疆埸之務不得同遊寬閑之

鄉以討茹納之緒使羨門喬松諸子獨以久特聞顧
安得用公之術于襄漢宛洛之間使孑遺之民咸有
數年之積海內方病虛耗天下民牧多虎冠狼噬以
斬艾芟生抑安得並用公術以稱　主上子惠元元
盛心而聯八荒以開壽域則放勳桓禝之盛庶其見
之公其與天下之生胥遊於化國之長而余之有羨
於公者將在天下也斯天下之壽也已用介酌者以
上公壽云

董司寇文集卷之三終

董司寇文集卷之四

江右樂安董裕惟益父著

記

重修二公祠記

陽城原公傑成化間以都御史撫治鄖陽鄖人德之祀以專祠宏賓吳公道宏時按巡河南用原公薦擢大理少卿繼原公而任撫治嘉靖間始晉而配祀原公稱二公祠裕初履鄖謁祠下肅然廻歎退而徵往牒詢黃髮諸二公建措有造於三省七郡者甚大且遠私心益沾沾嚮之獨其祠歲久就圮[illegible]亞堂巋然若魯靈光堂以外至門屏大都傾圮蕩然不治父老過之逡逡歔欷泣下將圖所以濟葺者會霪潦爲沴民之不爲魚者寄命於草根木葉或剽人肉以充餔麋宛洛之間斬竿嘯聚者不旬日驟至數十萬將爲腹心大憂檄備兵劉卿者討平之　聖天子洎兩宮聖母爲出內帑四十餘萬遣官施賑動戚大寮各捐俸給爲助裕亦出鍰金一萬二千割不腆之俸與餓民而共食之幸而拯輯乃同事者偶入異議相與掣肘其間致衆志駭動而芽蘖復滋裕亟出而鎮拊之幸亦旋定而措据則萬狀矣欲葺公祠而捍於財力

俱詘然遍歷宛葉南召州縣見所在多祠原公彼民頌原公者今不輟口益詹原公功德在民卽遐僻猶尸祝之又何異於建節之所則祠之不葺抑安得以時詘爲解因下所司令度工經費諏日興事不踰時而腐者以易圮者以夷罅者以窒欹者以繩以埴汚穢不埋者以糞以除門之外又糞之以垣以柵俾之以扃以鑰塗砌髹堊炳炳鱗鱗卽正堂益以壯飭不獨巋然靈光已也昔之欷歔者過而色喜歲時祀事于焉以修有司礱石于祠謁而請記裕攷原公祠學士吳公節記之增祀吳公大學士趙公又記之其所以表章二公者信而有徵不敏雖儀刑二公抑安能貂續而學士而爲之尾然而學士於二公蓋遡聽而心艷之裕則履二公行臺而躬受其事凡所以大造於三省七郡間者豈徒耳而目之日且心維之而身試之矣俯仰今昔於二公實有餘慨抑安得以不文自諉竊昔宣德正統以前鄖子之國斥爲荒裔擯於榛莽崇岡複壑之間深谿密箐之內虎豹豺狼之所嗥皐流逋奸宄之所藪宅也蘊祟而斬艾之屢壓大兵而叛者九起自原公至而經畧之藉其流轉秩其租庸相其地宜增其邑堡析鄖於襄升之爲府俾夷于

一十四郡割荆襄漢沔商兗之地西控巴夔提數千
里之封而建節于鄖以鎮督其事然後易亂爲理攘
悍爲馴虎豹豺狼之區盡爲稌黍流遁奸宄之宅化
爲編氓而文物衣冠埒於通都大邑即越在荒裔若
𣪊發然百數十年來卒有小警亦迄有寧民此原公
撫治之功也當時吳公實巡按河南而原公舉以自
代吳公之功不少槩見意當時躬豸繡按方國者詎
止吳公一人而原公所舉獨在吳公必其人經濟才
諝相與伯仲其精忠坦度忘已忘人一出至公而惟
國事是亟皆所稱不二心之臣而社稷之器也撫臣

尸之按臣弗咈前官作之後官是程二君協心同底
于治是原公之功即吳公之功也夫蕭規曹隨漢爲
秦民湯武崇善救世璟善守文開元之治埒於貞觀
二公之撫鄖似之使二公宅端揆而尹方夏蕭曹姚
宋何足多哉然不盡用於天下而厚施於三省七郡
之氓茲鄖之廟祀烏得而不崇也今海寓多故經營
天下不可無倜儻瑰奇負心肩事之臣迺相交臂而
事聯轡而遊者又安可無和衷協恭之士顧不出競
氣則出高名不逞臆見則奪揉口索瘢匿瑜攻於持
三尺而揣於謀萬全彼洞觀旁矚純心爲國而功不

必由已者幾何人斯此智能之士所爲抽手棹臂不
欲置身於艱觸之鄉而天下之事日入于殆矣即如
宛葉近事巨寇甫夷而異議沸起嘵爲河南吳公此
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豈原公之經營建措者一棄
道義包絡輿情深計久遠又有以大服吳公之心吳
公即欲自出意見有所樹拔而無繇耶此裕之所爲
甚愧原公而益慨二公相遇之殷而相得益章也茲
所謂社稷之器廟貌之崇宜百世而常新者也之役
也經始於甲午仲冬落成於乙未三月役不煩民費
不靡公工亦堅久可恃迺郡丞張某實經營之郡倅

李某縣令李某實協贊之而主其畫奬其成者則恭
政馮君某副使袁君某行都司安君某也裕甚愧二
公亦爲二公落之因即所得於所慨者竊附於兩學
士之後云是爲記

樂安重修文廟記

今上龍飛戊子吾樂重修　先聖先師廟舊廟修于
嘉靖壬戌修以義士一時董蘄鉅麗距茲未三十稔
多所隳圮則操繩督者廢程度而徵華巧故也會盛
侯以涖縣事至睹而嘆喟焉計修之詘于財博士弟
子陳廷禮等請如嘉靖故事檄好義者裒其貲好義

而皷者董其役廉者司其計不已則二三庠士參五
其間有司第申畫昭勸督程振勸宜可底績侯避之
檄義士而諗之曰抽腐續堅撤故改作孰利惟爾是
圖蓋其慎也衆度葺當速朽紉宜永年毋愛一勞以
計久遠敢不供命侯復避之乃諏日興事鳩材庀徒
經始于某月某日而以某月落成閎殿窮廬複簷飛
宇塗以㬥堊繪以丹青炳炳麟麟燿燿翼翼基崇於
昔而玆偉過之又因其餘貲高四周之垣易以貞石
貿南偏之址闢爲廣衢於鑠哉素王之麗居也昭
國家之鴻典妥在天之聖靈萃光岳之精芬昌千億

之文運胥是焉在侯於是按往牒差功能勞費鉅者
冠帶之復之次者冠帶之又次者獎賞之請于兩臺
暨司得如嘉靖故事所以寵異之者甚備是役也費
不煩官役不擾民民不私力官不墮勳是足紀矣延
禮偕衆徵裕記之裕惟吾樂尚義右文蓋天性然哉
而文運之通塞視　文廟之興圮則故老口口能談
之尚義者以修學爲上務而章服之華獎復之厚有
不數數然也玆　文廟賴義士又一新矣而文塔適
竣於前尊經之閣應時肇起於後華蓋芙蓉之間龍
岡鰲溪之上覩其輪奐恍然瞻闕里之光升其堂皇

挹其尊俎鏗然聆金石絲竹之音齊魯彬彬文學之
士吾黨庶其覩之玆固天工亦人事也哉侯之勸義
與諸士之慕義均於文運有裨也然修學所以育材
自修所以成學今學修矣諸士日遊學宮而自修所
學何似而可邪　國家廣建學宮而先師先聖獨師
孔子以孔子者學之極則也其學參天地包帝王陶
冶萬類而垂憲萬世所謂累世不能殫當年不能究
者是也然跡其所自修者不出庸德之行庸言之謹
而修之六藝以教後世而無窮者亦唯萬世常行之
道也學者誦法孔子宜知所程度矣廼今挾冊而遊

者口非聖之書擁皋而談者薦違方之語懸揣冥度
髣髴一斑則見以爲特規剽末膚別剏門戶則見以
爲奇陰跖釋老浮托性命則見以爲透駭俗驚愚蕩
佚踰檢則見以爲達馳雕龍競白馬汗漫無當則見
以爲博侗然一隅謝彼玄覽未窺孔壁之餘駕言天
倪之樸則見以爲真邪或陽爲名高而陰出厚利章
縫其身市井其行卽雖獵魏科躋膴仕頡頏以取貴
其爲侮聖叛道甚矣視孔子之所修所學爲何似是
豈　國家修學育才之意吾樂民風嚮義士之學古
好脩者類不欲爲輓近世之學第於庸德庸言者曰

孜孜焉一反諸身心而軌正于大籍修之家則爲孝爲弟用之廷則爲忠爲良體之則爲中爲和極之則爲位爲育斯學也孔氏之學也其修爲眞修也倘名之爲學所行實背而馳亦徵華巧而廢程度者等耳夫廢程度徵華巧者不可以美宮室而況學也乎哉夫孔子者吾儒之程度從之遊者匪一時之選卽千古之英而獨得其宗善發其蘊唯于潜心省身者得之則信乎眞修爲要而實學難已彼以標華襲僞之心忘意百官之美宗廟之富豈徒宮墻外望幾于操戈入室矣其爲曠圯特甚焉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

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夥雖不敏願與相交修求無負斯學云盛侯名世翼直隸桐城人以名進士知邑事義士以冠帶復其身者四人冠帶者三十人牌獎者二十八人以庠士參伍其間者若干人義士若某某係嘉靖間修學者之子孫與其祖父姓名並得附于牌陰是爲記

敦義所記

招攜吾樂一都會也民物昌阜聚族而居者皆著姓各無慮數百千指彬彬禮讓雅有齊魯之風顧地連吳楚控引甌粵爲四方交道而前有橫江之阻不五里又有下瀝之阻時當輿湮搆木爲橋堇免徒涉一當雨集則衆流並注勢若建瓴溢爲巨浸溺於天塹行旅肩摩踵接臨流望洋駭抃而不敢進一有不戒且胥而爲魚間有操舟而前者又往往垂涎客鏹以飽谿壑不佞蓋目擊而心悲者有年矣謂無以舟之不可　今上之五年不佞讀禮家居遡典儀正兄禮上舍弟補企諸兄弟及庠士某某居士某某等圖所以設舟梁利行者僉曰此義舉也請如約時有醫士邵某者左右其間於是各裒貲若干緡相與鳩工力材刻日造舟舟成而橫江失險矣然舟於橫江不舟于下瀝則濟弗遍欲並舟之則勢不可乃度地理酌

便利北自蒜山南至青里路之紆枉者宜之蹄險者夷之泥淖者墊而甃之于兩水滙流之處合而舟之慮舟人之猶冐于貨也田以贍之自秋徂春以梁易舟谿澗之處四時皆梁唯以整易腐于是千百載騫裳濡首之地轉爲康莊按堵之域矣行者歌舞於道而千里誦義曩之日擊心悲者相與舉酒相屬而以喜以懌又懼無以垂之永久乃以江田爲招攜之一都會也搆堂其上而扁之曰惇義之所歲時期會則度經費葺舟梁平道塗凡可爲永利計者不遺餘力

而且以德義相勉易融融泄泄至相謹也蓋于茲十年所矣不佞適有趙藩之役過里門諸君乃徵余記之余惟是役也義舉也秉衆美焉橋梁道路令甲昭然地之弗治政之攸繇奉而葺之可以宣恩一不獲所隱若納溝苟利于人無以有已捐而濟之可以廣愛火朝覿矣道茀弗除夏氏之亡厥匪不幸先時戒工可以兆興德施不報惟神默享緜橋以魁麥舟以相矜徵寄取可以需報豈梁而梁宜舟而舟聯異為同相摩相益而要之永久可以觀智可以輔德合之則義而已矣一義舉而衆美附所為貴義也所為貴惇義也顧始以義合終以利散者私也陽浮為義而陰出于利者狡也知其為義聽人為之而已享其成者詭也已不任為而又嫉人為之者佻也善為於己不必盡白于人而呶呶焉以自表者狄也自是所長而不集衆廣益致僨成謀者矣也一有於此將為敗群如惇義何諸君子皆喻義者秉有衆美而不為敗群無疑然知其美而共勉之則遷義益奮知其不美而共戒之則比義益精庶幾哉惇義也已利濟之功雖千百世存焉可也請以是為記且以為祝云

宗原堂記

大宗祠祠司徒公也祠有彰義報功堂祠有功于祠者也祠成禴祭烝嘗咸以時舉牲醴祝事罔不敬秩相與享餕敦睦堂雍雍愉愉至樂也族之長老泫然置觶而言曰咨爾子姓知聚順以媚司徒公矣廼公之心豈其謹然居之而罔或惕哉公曾大父清然大父萬一父尚三越在黃山歲事之謂何孝子一飲一食不忍忘親享其所生而思之所自生食其所報而忘其所為報豈孝子之心乎不然也昔武成追王不廢上祀是善體前王之心者哉公豈其心哉豈異此而古人祭海必先祀河舍河望海失於上祀忘所遡之道何稱焉若謂墓祀有堂黃山有祭在宗之靈宜可釋憾試繹諸心黃山一家之大宗則國時祭祭黃山一介行李董董數人祭大宗則群昭群穆畢至濟濟咸在疏數隆殺禮異情懸公有靈于衷矣即無論公心以仁率祖吾與若等烏可已哉烏可已哉其建宗原堂以大媚于司徒公衆唯唯唯唯僉卜日鳩工建堂于大宗祠之東奉清然公三世祀于黃山寺者祀之而以賢勞百十人祔焉祠之西并建道原堂祀廣川及鄉賢諸公與宗原堂夾祠對峙成先志也祀事既明族之

長老復進衆而言曰咨爾子姓肯構肯堂知體司徒公之心矣乃萬一公志在黃山亦有可念彼割田飯僧以丘墓托之亦惟人世興續孰與竺天氏之教與中國終始故結之以義用資世守豈其自裂阡陌弁髦視之以潤貪吻以賈其反噬之毒在昔歐文忠以聖學自任及其沒世亦自托於浮屠之宮我思公心文忠心也曩僧不類自同吠主唯我二三君子恐墮先業不憚胼胝匍匐正之賴我祖在天之靈得不失故物至今談之猶驚座虎顧吾所甚欲者先人丘墓也兵墓既得吾愿畢矣若不貲之利者公業已割之

以飯僧徒又在百里外吾何賴焉諺曰狐埋之而狸搰之是以無成功爲吾子若孫者幸無私囊橐而以黃山爲利然墳依於寺寺倚爲僧僧養於田田去則僧不能獨留而寺墳因之今彼中豪右往往垂涎其間朋奸鼓黨不奪不厭諭之以理則謂我怯禁之以法群起而與我爭甚則勾引緇流共恣蚕食卽爭之爲無益吾懼無以存僧而存寺也如丘墓何夫父薪子負弗任爲恥僧田民業令甲昭然詎可無善後計且附食茲堂若賢勞百十人皆有勳黃山者也追而祀之是可與也柰之何自隳成業遺前人羞夫以寺爲利者設于賄者也將無以合僧徒而外禦其侮聽人之利於寺而不之恤者怯於義者也亦無以抑侵暴而復祖宗于地下爾子姓其無以斯堂之建而緩黃山之務則豈惟當萬一公之心抑亦善繼司徒公志也衆益唯唯惟命夫因太宗之祭則推之爲宗原之建因宗原之祭引之爲黃山之寺是謂仁以率祖愛之周也義以率親敬之遠也愛敬兼篤後先相成此長者之言也裕請志之于堂以詔永遠

歌德亭記

古稱王政主民張官以爲民度田平賦以阜民蓋民之天在食而爲之天者匪官之勤民莫任也吾樂環山而邑田錯於山山多田少稅又不副於田卽徵輕齎　駿惠而浮訛之祟逭逭爵爲民殃自吾所覩記言之叢爾山田授丈者四矣然亦視官爲善敗而民情繫之　今上初　詔覈天下民田時吾樂謝侯方田之澤方新也繼謝侯者廼一舉而覆丈焉致丐口大耗因駭圖之第增丐以徵往籍爲之監司者亦駭圖之又增丐以徵　典制民不勝茹苦相與諤公庭

丐檢覆者垂二十年而惡其害已者又時出而齮齕其間吁苦也棘矣不佞歸自鄖陽之歲分巡張公按部至樂樂之父老子弟匍匐車下者幾千萬人口口以丈地爲請不佞亦申父老子弟意并進丈地條款于公公覽而題之亟報可蕣以白于兩臺兩臺報如公指遂檄司理孫侯顓董其事侯涖樂進父老子弟而疇咨之一如公指因採摭規條叅以獨見訊良授役樹表正疆分丐履畝立局詰徵揭總稽盡擘畫已定凡三令五申諏吉載事有日矣適新尹蔣侯至遂相與酌騶從簡糗糧周行阡陌遍履險巇督彼翫寙而擿其奸瑕蓋毫不厲民而民亦兢兢無敢骫法未幾蔣以勤事死而孫侯獨肩之踐歷釐詰不遺餘力蓋拮据三越月而丈事竣載踰春曁夏而編審攢造之事亦竣按籍而稽之括通邑之地攤以額糧又計通邑之糧課其丁口稅麗于土而冊無虛稅丁覈于糧而戶鮮虛丁舉謝侯已湮之政潤色有加所稱應詔覈田而意不在民者其弊廓然淸矣于是民之弱者以殖仆者以起饑者以粒仳離轉徙者以歸以寧合邑四民和會大同頌聲沸溢卽詩所稱式歌且舞者宜在于樂是直民之所天者也茲歌德之亭所由

作也然歌孫侯而并歌張公者何蓋吾樂自奉詔覈之後民苦浮稅如坐水火其日徯淸丈何啻望歲而思得一賢茂者起而生我何異赤子之思慈母張公一行部而聆徹之卽委重孫侯俾出一方于水火直父母字民之心也孫侯承上德意不憚焦勞胼胝而造命是亟直若拯溺救焚如痌瘝之切身是乳保哺鞠之仁也不有孫侯何有吾民不有張公何有孫侯樂民樂有二天德之故歌之而不及蔣侯者蔣侯以死勤事自有顓祠二公見任吾上行將公其阜民者以尹天下祠之有所未敢則從而亭之識不忘

也僉謂不佞辱在二公且知樂民心者爰命次第其
事爲之記張公諱蒲號鳳麓河南偃師縣人孫侯諱
拱辰號祖赤南直隸六合縣人

王侯去思亭記

邑侯王公涖吾樂之三載政成惠洽圮廢具興民心
翕然豫附會　天子朝萬國諸侯大覈羣吏侯籍職
事以往民不能捨侯有謂侯維在矣吾屬生矣侯胡
以去有謂計鉅典也將植厥良汰厥不良侯良吏夫
宜更來有謂侯茲去矣主秩者以良勗侯而顯陟之
越在省署安得更來遂謀所以廟侯而祀之者然不
以語侯也侯知之亟止之曰毋煩父老有不吾斥吾
爲爾來民蓋沾沾焉望之矣乃肆　覲畢果遷南京
行人司司副以去百姓聞之悵惘締戀冀侯之來而
不可得又惜侯之去而扳借無從相與營於縣治東
偏爲尸祝之所將勒諸石以寄所思余適將使事過
里門命使載筆余唯唯因慨疇昔東官之役東官之
民謬列于畏壘尸余於數楹之宮俾余爲庚桑楚所
哄余誠恥之訓無嘗也吾樂尙爲侯之畏壘也乎哉
顧侯自處不後古人或者匪所屑也迺須侯之美者
口口而日集大都謂侯深衷篤行履方守潔人不可

惑以非其汰虛丁抑浮費損耗例飭條鞭要在與民
休息民有頑訟居其間者嘗數十人久之自廢吏書
治文書不得關白一語卽八老素爲長吏耳目寧疎
斥之無旁落之權蓋不矯不隨不務赫赫名至可以
開民麗而獨其疾苦則不憚勞怨以身任之在昔壬
午以前業鋤耒者糾嫋於下首足倒置善良重累而
立舞刀筆者胠盜於中公帑涸於漏卮偶一覺舉重
以投鼠買禍而上復有括地之擾迅如風火密若秋
荼紛糾若亂絲民將扶傷奮命之不暇于何知有生
之樂自侯下車若去腐置冰蝨虱自遠卽括地隱弊
有俟後之君子而貼箴以翼之安爲莘多矣且邑治
歲久兓圮而前逼峻嶒後虛曠址大爲形家所不韙
貿貿鳩材撤而新之惟侯議學宮南舊有塔夷者奚
啻百齡而文運因之矣談輿學者利豎塔捐俸經始
惟侯議吾樂不通舟楫盡自剖判以來乃鑿水西汪
稍稍疏鑿輕舠小艇可代負戴謝處州之畫可溝也
相度刊淪因而浚之亦惟侯議然侯不尸功悉委義
士鄒亦治某某等董邑治而塔則陳生廷禮與某等
任之河則詹仲子士謌余季子補偕某等任之而各
奏功於侯至今陟象山之高覽鰲溪之勝駭睛改矚

彼圯者夷者沆而涸者胡然而翬飛也胡然而筆聳
也胡然而檣櫓鱗遊也不朽之業俾士民益熾且昌
世世賴之矣自匪不憚勞怨而肩以實心者疇與就
之爲侯民者宜爾頌侯矧茲樂民惟義之偷出於所
性者哉夫輓世長吏務華標而鮮實事即褒然稱良
者沒世爲幸靡所稗藉世世侯之豎建若彼史稱王
成朱邑諸人在則民富去則民思者何能遠過此樂
之民之爲侯畏壘廟之祝之匪佞侯也侯之居之匪
無當也可無用耻爲矣侯以明進士起家初尹丹徒
即謫都寨嘗師事盧山胡氏慨然於古聖人之學其

淬誠深其所設施固自有本末也傳明德者繼之親
民親民者民親之侯于樂民是也夫天下一邑也使
侯得宰天下亦若是而已矣侯字繼明號省菴浙江
之永嘉人萬曆壬午秋來涖吾樂其以遷去則在丙
戌大計後因書之以報父老以志所思云

鑑湖記

鑑湖者鄧公天鼎之別號也公王父曰丕隆有樓名
八景一峯羅先生嘗記之公號鑑湖者即記中所稱
夜月所止夕而俯焉者也公樂之是不讓而有之茲
公去而上仙者久矣獨湖猶在湖之洸洋可鑑者猶
在公與吾祖豫菴公爲異姓昆季相比若形影今不
佞裕與公之孫輝章某某某其相比猶公休愉忻戚
手足同之故每過橋西挹鑑湖之勝若奉公顏色輒
怊悵而不能去而鑑湖之魚鳥草樹依依近人又有
欲去而不能者輝章輩因請裕記之顧思見公而不
可得而彷彿見公於斯湖公麗而睟渟德深渟渫行
方潔幼雖孤特老益熙愉載觀于湖其廓然虛者涵
圓之豁谷也公之有容者也其晶然明者紫陽之尖
訟也公之不緇者也其淵然靜穆然止者工倕之取
平也公之格人者也其涵之巨測出之罔匱者予與

之資深也公之澤物者也然出猶止於陳腐施未遍
於蒸蒼者是井渫而鮒射者也公之所不偶也乃其
可鑑鬚眉而洛天日固與湖俱留觀於湖者可以知
公矣昔賀監遺榮物外叨皇賜之鑑湖一曲古今俊
爲美談顧其人遨然於方以外者且嘗浪跡於青紫
麴蘗之場以是埒公公其曰姑舍是也漢有黃叔度
者郭有道擬之爲千頃之波謂爲澄之不清撓之不
濁今觀鑑湖宜不讓千頃波即叔度而在公從郭有
道過之宜亦無瓶於終日留者斯可以知公也然記
八景者極之萬物皆備要之一誠進之太極今八景

雖成烏有而一踵鑑湖之濱耳而目之入物具在反而思之萬物亦具在也踞鑑湖而逵觀天地萬物之撰會天地萬物而實體於身心信如羅文毅所云挌攜類太極則吾身在太極之中而太極在吾心中矣此余與輝章輩所當有事以共媚于鑑湖公者也若徒操楮墨而貂續于羅文毅之後則予豈敢

龍石記

招携之勝注於環江蓋合遠溪諸水委逅數百里而滙于龜川川上寳華紫氣珠山之秀戢列涯涘而江滸有石徑不數武長可百十丈截流逆走逵于江心

崢嶸蜿蜒如躍如伏磷磷齒齒苔滋水嚙若鱗甲飛動鬐距開張其衝瀾激浪則魚駭蝦驚時而陰雨冥晦則狂雷震電又若助其光怪將乘風雲而欲飛去蓋其質石而其貌龍也驟而見之鮮不以爲真龍卽締觀者亦眩於疑似謂龍爲善變是物也安知匪龍所幻又安知不幻而爲龍也耶故人以龍石而名之甚善名物居士欲謹謀子游焉朝焉夕焉坐嘯而忘老焉真有慨乎其中不知龍石爲我我之爲龍石者人遂以龍石稱之居士聞之曰甚善名我故以龍石自居客有詰之者曰龍不可馴石不可轉今子懷瑜握瑾不事王公礪齒洗耳唯已之適業在乾之初爻而染泉石之癖矣如私道何居士曰吾匪爲私也應龍興而雲從五色煉而天補今予學足應時才優集事豈其庶幾一遇將以大對民心則業在漸之二爻而不久爲池中物矣如狗物何居士曰吾匪爲狗也聖人之道與世隆汚倏信倏屈爲龍爲蛇出之無朕應之無涯勢有詘而靡滅遇有幸而靡加是以空虛爲宅六合爲家至人之所猶龍齊彭殤於石火者也予豈有意於是耶居士曰姑舍是吾聞聖人龍德中正樂行憂違無有轍跡故物莫靈於龍人莫靈於心

心之精神爲聖德之神明不測爲龍德未聖人弗龍也然非其介如石不足以入之此學聚問辯寬居仁行君子之龍其德也而乾乾不息于誠要之于自强者尤龍德之基也不然心爲有間是龍而可豢矣如德何吾之於龍石匪徒自樂將以自强也然吾弗逮焉抑安能不以之而自勗若夫抗而爲私貶而爲狗恍兮惚兮爲龍爲蛇者則吾豈敢予聞而甚韙之予與居士有兄弟之誼熟居士爲人知其學行純茂身雖屢空而心有以自樂蓋蟬蛻於泥滓之中而超然於紛埃之表者庶幾哉其介如石其人如龍也已故

爲之次第其說而記之云

讀謝譜私記

南岸謝氏裕母族也裕甞序其譜矣叨　簡司寇之歲歸省祠墓復從文亨謝君假謝譜讀之見其系出鎭西將軍尙之後太傅安石征西將軍玄而下列在譜中若禜星麗天至彪炳也獨三十六世有孟綱公者女諱萃適吾祖重鼎公三十八世有艮珪公者娶劉女饒適都御史龜川公嗚呼玆匪裕之外曾祖與祖哉外曾祖自太母外無傳外祖自吾母太恭人外有子素斌孫文清及曾孫宗習習之外亦無傳吾甚

隱之因讀是譜益爲之泫泫長涕云太恭人幼秉姱節不狥罷婚之命卒完所志是令女之所難于時伯母魯實保護之故先都御史公而下視伯舅之子若素立若孫文貴輩不異外祖所出誠念魯母怙母之功也譜中缺而未書殊爲憮然夫太恭人之節有大人先生紀之無事謝譜第外祖輩斬然弗祀固太母與太恭人所甚恫者爲之子孫者能無隱軫于衷也哉不肖裕甞爲宗習殖婚求嗣而卒不嗣如外祖何玆不愧菲薄割俸餘若干緡置早晚田米若干畝獻諸謝氏宗祠俾外曾祖孟綱外祖艮珪下俱得祔祭于祠之兩廡歲時伏臘外祖輩不獲祀于所生之子若孫猶獲附于所出之大宗知諸謝當不靳于合享二外祖宜在居歆大母與太恭人及大父豫菴公王父龜川公抑或恔然于此矣然不敢及伯舅曾母者其嗣孫文貴輩固殷殷盛而無俟于裕爾也嗚呼晏子相齊仁及三族裕誠忸怩於古人及是舉也亦一念不忘之至誼也謝族諸公幸毋以所持之狹吐而麾之焉可也因攬涕而記之

桂林祠義倉記

大江以西多鉅族乃弈世彌昌則共推吾董而董亦

莫有盛於桂林公者遡桂林公而上至司徒公十有六世下至于今十有一世科第人文國史家乘可攷鏡也然桂林公僅董氏中葉之際一傳而子男四人再傳而孫男二十八人三傳而八十一人今傳益久而人益衆聚居流溪之上强半多桂林公出也桂林舊有祠祠邇大宗祠司徒公嘉靖辛酉燬于寇刑部正郎蓉山燧鳩衆新之并新其墓猶懼桂林公所出者數百千指有一不得其所將無以上媚於公圖所以給而助之者不可得　今上庚寅歲衢州府經歷君宣乃推伯父蓉山遺意集本祠尊幼取奉祭之餘及

尙義所樂助者得若干金積至丁酉歲金益多所貿谷益饒因葺祠廡之下為義倉凡為桂林所出者每歲四月人給一石五月再給一石秋七月收之每石各加耗五升歲以為常其果鰥寡孤獨者不責其償有餘則又推之大宗與鄉鄰之貧者其在本祠給不分於貧富均祖恩也月給一石而給止四五月節所施也給之而隨收之圖可繼也乃給之而不必收又不拘拘於本祠者宣惠而將仁也此君直與諸尊幼善推蓉山公意而仰體桂林公之心者也桂林公之所出者恃此其無饑矣乎桂林公之大宗與鄉鄰於桂

林公者其均有攸賴矣乎昔錢公輔記范公義田上嘉晏子取其仁及三族而用恩有序今正郎蓉山倖給不足以收一族即欲施於桂林一枝亦猶弗逮君直廼善推其意恩不必出於己而惠已加於所親雖所施者尙未遍於大宗何三族之與有乃施猶親始亦晏子之用恩范公之設心也古稱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斯最得之然心存於濟物者豈須於一命乎哉今桂林公所出不必皆一命之寄而操子母之權擴膏腴之產擁素封而埒王公者殊不乏人其次㡬世貲宿陳腐足以自潤而潤人者亦復不少藉令策名於世受一命以上未必有此使各心愛物之心以廣周族之仁而旁施於義倉擔石之外凡義田義學等事皆樂賛心而善施之則不幸詘於時者猶幸見收於族而旣富方穀即宋之五桂漢之醇儒將嗣見於今而董之稱鉅族也實於桂林公尤賴也比聞太宗祠所儲饒於桂林子姓之忝忝好義者亦無讓於桂林君直將會同於大宗并舉義倉以惠司徒公子孫而不佞裕因即黃山餘餽餽之宗祠以為諸宗前茅則大宗均可無饑鄉鄰益有重賴而董氏科第文物當有軼朱追漢而永盛於江以

右者矣裕何幸而親見其盛

慈節記

吾樂士多奇節廼閨梱之內亦𨗨𨗨以士行稱若游母李者固女而士焉者也游李君邑治前東西峙為望族游自純菴府君下若大賓古槐義士方池洎諸子姓長厚醇龐有先民遺風其悅禮樂而敦詩書大為薦紳先生所嘉賞以余不佞亦忝葭莩之末因得熟母懿行而有慨于母之慈節云歲辛卯八月初三日為母懸帨之辰春秋六十有一稽諸典制蓋表節之年也余之猶子婿母之孫女余弟季菴氏請余記

以壽母余開游母李者滸嬟天植年十八歸居士惟
智甚有婦德事舅姑能得懽心踈戚臧獲一無閒言
年二十有五居士見背子世佑甫五齡耳母慟輒絕
自分必死以從地下既而嘆曰死易立孤難耳吾而
死兒誰與生兒苟生即夫爲不死吾又何以死爲用
是飲哀茹苦鞠如裁之孤言不出闈內足不履閫外
者垂四十年餘親族非歲時不得一面外氏咫尺而
近自稱未亡人輒畧足不一往惟斵夕操女紅尨饍
醑將中饋之是勤世佑方識數與方名孳孳訓迪俾
蚤成立弗納于邪貲賄日益阜殖里中藉以舉火者

后數百家又舉其所積衍者賑貧新學用佐公家之
急臺部使者交檄獎之人謂世佑能子而賢母有懷
清之譽方母之孀居也有憐而欲奪之者如李令伯
所陳憚母剛嚴竟不敢出口諸游亦壯母志謂增游
門之芳雅不欲以匪義奪之故母砥節則砥植孤則
植生死存亡兩無所愧丙戌夏余奉使事過里門聞
世佑思見其父無從也又知母念其父弗置乃齋沐
焚香籲空默禱庶幾一夢貌其形容乃彷彿間若有
所遇令畫工貌之果肖奉以示母母曰似矣似矣相
持大慟促家人治牲醪虔祀事悲號擗踊如初屬纊

之時聞者靡不悽悽淚下其不忍死親如此母之節
且慈益居可見矣大都游母失天之早而處地之幸
有令女之貞而不必于斷鼻有竇氏之烈而不俟於
赴崖有柳母之訓而不拘於和膽有侃母之成厥子
而無勞於截髮餉賓蓋所遇者然也要之節完於所
事則愛鍾於所生所事者不二則所生者必仁茲婦
道也即母道也母之稱士行有以也藉令母不督彊
而懿眉則王蠋豫讓之死程嬰公孫杵臼之行豈是
多哉嗟乎女不二天臣不二君天之制也聞母之風
者可以興矣余故爲之記以俟觀風表節者採焉

淳齋記

伊昔上世淳德上隮淳風下覃穭叶之氣流盎寰宇
民生其間熙熙穆穆盱盱睢睢若登之春臺萬品咸
適若飲之醇醲膚理煢衛陶瀞周洽輓世鑿漓沌而
競智譎日襲于僞不返其真剖斗折衡之慨有繇然
矣以吾之所覩記吾里民風在弘正間最稱樸茂大
都信心任質亦競氣譏麥平居泌然冲洽一少牴牾
趦悍唬豁互相軋嚙即茂陵之原陽陵之朱何以過
焉其間不移于習無徙厥素抱朴袪膺庶幾上世淳
風詎乏其人而邪祿胡公則固淳之淳者也公固以

淳名齋人之稱之亦曰淳齋云吾與公相望一水稔
公爲人吾之任壻公之孫女又得博士竹溪公所爲
志銘讀之益稔知公公忠樸謹愿得諸天植父兆魁
昊邁瓌瑋以卓犖雄里中兄弟三人皆翩翩豪舉其
任俠不羈乃翁若獨恂恂若儒生諸有請其不類已
者亦謙讓不皇人或易而侮之寧遜謝弗校務以柔
道自將人爲之逌逌愧服卒下公而公猶然不欲上
之也事二親以孝閨處伯仲間惟意所指務將順之
不廢蕬親以恩禮洽子姓以仁義孚州里以昫沫拊
群下視天下無一可慢之人而人之親之暱之者氣

融融泄泄如也不斤斤爲守錢計而劃浮廢著貲殷
殷日起訓其子若孫一以身示型軌幾杖朝之年當
滿革之際尤諄諄以勤儉爲勖奓怺爲戒馮藉侵漁
爲蠹爲鴆毋或蹈之故其子喬冲克肖厥德益拓厥
貲喬靜以耆德有司舉正鄉約名之賓于鄉蓮而孫
若宗世宗暘宗曉宗高與曾孫時川時利輩類振振
鱗鱗能世其家而宗暘修學助賑尤於文教有裨是
皆公之教而醇德之留也以公砥德如彼謂爲淳之
淳者非耶今天下去古益遠以吾里梨之弘正間不
逮遠甚有淳如公剔澆刓觚民德歸厚人人如公化

醇俗美將比屋可封卽剖斗折衡而民不爭者或可
跂也顧淳者漓矣風會之流亦已久矣乃公德之淳
則可須爲公之後象公之賢者繩繩弈弈而日昌且
熾彼競氣角奇標華爽實者曾不足以長世而或自
弃厥躬則公之務下人者固公之務亢厥宗者也古
稱天道無私常與善人其謂公乎哉吾是樂爲之記
若公生歿葬娶及他行可紀者有博士志銘在吾殆
可畧也

父子尙義記

曩余執博士業學宮廢圮有事俎豆間凜凜若履巖

墻然宮前舊有墨池淤塞不治每讀虞文靖記爲之
慨然太息問公庚則楞然戀碧歲一不穫民莫倚爲
命邑治南有橋伐木爲之過者錯傴肩摩趾接却步
不得前又苦水潦一暴至則漂曳而去涉者病焉謂
非易巨石不可旣二三耆民祇捧臺檄學宮奕然新
矣池之淤者濬橋之木者石矣余竊義其所爲矣第
池雖載濬而雨集水蓄人將復夷環池居者又時時
舉塊礫投之疇能爲經久計談堪輿者且指邑南之
橋移置龍岡之隘於風水大利有司檄之未有應者
陳君世洪欣然任之捐金百餘伐石鳩工諏日從事

長欄曲檻不數月翼然四周盡滌汚者莫入而淵停者常虛也墨池之勝於是與學宮輝映爲人文彬彬盛焉其子喬才亦捐金若干相與好義者移橋龍岡如堪輿家言時値歲祲又輸粟若干助官賑卹以濟公廩所不逮有司具上其事名陳君賓鄉飲父子咸受冠帶優奬有嘉于時衆之頌父子尙義者嘖嘖歸陳君也橫橋陳子徵余記之余惟修學校建橋梁賑貧乏皆王政大務載在　令甲有司者所當事事廼人存政擧自古爲難時府詘擧盈賢哲胥病其勢不得不借力于民借力于民義者擧之咻義者莫如

也士民奚顚焉然中流失舟一壺千金世可無尙義之民哉大江以西吾樂以尙義稱者義有所激從之如市卽修學建橋皆陳君所爲者擧烝烝義者也然攄華腴擁素封其力可以兼資上下者亦復何限而壓財樂助數君子外指未易僂難矣其間父子一心若陳君者抑又難矣有司賴以集事君士若民賴以與濟者恃有君等在其爲一壺直千金也余聞陳之先有祥甫祥霖應文丞相勤王有慭璵者伏義死援有懋業者孝行純至君之祖守易良珍亦富行其德厥考瘖瑞尤學純行修厥孫大紳從予學擧子業其千義也蓋世服之矣是得於所薄者然也故求尙義于他邑良難求之吾樂匪難也求父子尙義於他人或難求之陳氏匪難也斯焉取斯斯言也謂陳君也橫橋子稱君父子祖孫孝友繩繩崇賢敦禮施䘏卹貧不一而足余卽余所見與章章著者記之他可畧云

前川記

邑治南有川川發芙蓉載與諸峯折而西繞鼇石出龍頭岡合遶溪諸水下彭蠡淮揚子入海其在治南不數武外劃然中開水脉脉伏流其間洪流暴集溢爲巨浸雨數日止則深可厲淺可揭澄之淸則可纓

撓之濁則可足兩涯瞰以民居其北則邑城百雉踞其上旁引爲池雜植篁卉而民居半之天空潦淨樓榭毗覜倒映上下或鳩木驅石束而爲橋矯若虹構綺麗玩好之物在在貿鬻其閒凭虛瞰之又若蜃閣海市而居民賈客相與延眺遊賞者亦肩摩而踵接以其當邑之都會然也前川游君面川而堂謂其有當於心客至則臨川布席擧觴轟飲如吸長鯨擴菴董子造焉君止而觴焉客有詰之者曰邑南有川邑之公也君不讓而居之無乃私前川乎前川抑私君乎君瞿然曰予何私哉川之行地猶日月之麗天所

謂造物者無盡藏吾與子所共適者也吾適之吾有之無厲于人吾有之人共之何損于我吾亦適吾適焉耳奚其私董子避席而言曰惟不私之乃所以有之惟其有之是不私之私也吾嬰溪之上面不息之川嘗以吾心鏡之川矣方吾內境昭融外感寧謐一盅不牢萬象皆虛空空洞洞天牕天牖斯時也吾忘吾也以眺吾川日月光華谿山斌媚松筠草樹種種近人羽翔鱗泳各適所天凡川所有皆吾有之及情以物遷遇與神鬪是非利害交撼其中精搖氣閡不能自持而以眺吾川曩之可愛可喜者若可憎可懟

山川魚鳥擧爲吾戾矣此何也私心入之也夫川一而已矣心虛則川與心游心塩則川爲心病竺天氏轉法華之喩誠有味乎其言之也夫水至無私準者取平故方其靜止洞鑒鬚眉風入汚停則刓失天日川之鏡物與心之鏡川亦一而已矣前川子其以無私鏡川者歟前川掀然而笑謂有當於心徵董子記之前川子姓游字昇昂其人豈頤棘鬅質直好義以助賑修學邑大夫嘗賓之鄉莚以風齊民是幾于無私者也故樂爲之記云

愛川記

愛川譚翁者先室 勅贈譚孺人之父裕之外父也孺人幼聰慧閑姆訓翁謂此女必貴吾必壻貴夫稍長耄修氏日造其門翁愼不許而獨許不佞裕時裕屢習句讀未操觚爲文無奇也先御史公雖褎然鉅儒而家素韋藿盡論財者所必後乃翁不惑邇語汸謂某必貴可壻其女也暨裕占博士籍爲弟子員翁又出橐中金賫謁博士而惓惓以通顯見屬孺人歸無何而翁病腫逝矣以裕之無當于世誠負我翁然翁之擇壻則不可謂不工也乃翁僅覩其埏而未觀

厥成徒隆其施而莫食其報斯某之有憾於翁者也翁弟國璽與男爵祥以記見役翁諱守宇國材行五對溪公之冢嗣世家拓携里之壩中爲望族多隱德對溪公忠淳樸茂鄉邑間稱長者翁體龐氣充貞心質行幼讀書識大義壯而棄之謂丘園中頗足樂志何事外求自食其力若南州之士不設機心若漢陰之老不入城府遁跡隴上若鹿門之高而知白守黑知雄守雌退焉處後不操上人之心又若旁通于黃老之說然翁一得于性之所近而不自繇勵素所謂不踐迹者是也故愛而能敬孝爭所生友厥二弟相

好用尤德義信於鄉族無間於疏戚佬倪同聲歸美居常以勤致裕且內助於許孺人佐以女紅貲用益阜然翁疏於財者嘗謂寧人負我毋我負人故亦不甚充拓而人亦遑遑德之壩中面龜石環以大川遶溪橫江諸水滙而北注水石瑩洌天雲上下魚鳥翔游花卉映發欵乃擢歌追響應聲併有道之深衷極幽人之賞浴種種錯陳翁咸愛之咸不讓而有之因自號曰愛川居士夫溪翁不出溪以翁距川上愛川固宜而即川以例翁外暗內明肖翁之德𤅢淪洗瀁肖翁之度習坎有常注之不盈肖翁之抱虛處柔是

翁之愛川固自愛也已以故無事澡滌自無濁行無爲嫉㛅亦無迕物居今之世而與赫胥無懷者遊未嘗學問而與渾沌洪濛者伍是則愛川翁已矣翁如可作斯言有當於翁否茲距翁歿時三十餘年許孺人操貞白皓首稱未亡人而拮据以厚翁家孺人老而爵祿以恂達勤約務紹翁休而阜其成業諸孫亦彬彬長盎可期是翁與川逝而翁之積慶固如川之方至也已是胡可無紀也者翁之生歿塟娶則有家乘在

植德堂記

董伯子賢瑞交驩叔子裕念載往矣伯子負頴質幼孤潔外侮不得讀書成名而里中稱富而行德者必歸伯子所與知交多一時名士叔子講業暘田時時從伯子談高論橫鶩要之一稟於德義間從伯子飲浮白引滿累伯十不辭客有不勝盃酌者則命歌者操雅歌叱廬以進之非倒載不得休僉謂伯子眞豪舉耳歲辛酉匈奴入北鄙日本擾南籓閩粵山寇寇江以右野無寧民羽檄交道國中伯子奮袂起曰茲豈安枕時哉古之繫南粵頸飲月氏頭者獨非夫哉

遂以兵法部勒諸比閭族黨間庶幾得當一敵以勛伐自見會南北底定英雄無所用之伯子投戈卧矣大夫上其事少司馬栢泉胡公授以冠服扁以忠良英毅業已受之非其心也因折節事計然之策貲用益殖又時問岐黃家言昔之浮白引滿者强半在矣嘗作室梅花峯下叔子偕古南氏蓉山氏淸市諸子造焉相與歌斯干之詩至樂也覩曩歌者亦宛宛列堂下伯子目攝叔子俾名其堂叔子曰有美斯堂惟富潤之有偉其身惟德庇之伯子之德茂矣是堂也偕德樹也其植德乎伯子避席請曰瑞也幼欲以文

德進而文不修晚欲以武德顯而武不競何德之與有適植之為義則愿竊有請也二三子其卒教之古甬氏曰籃田崑丘必植瓊瑤場師樲棘梧檟不生矣仁義禮智根心者也不此之植將為樲棘矣貴于植碁山氏曰昂霄聳日歷百千秋一暴十寒牛山濯濯矣有事勿忘是善植者也助之揠之稿落之無日矣益于德清甬曰一歲樹穀十歲樹木百世樹德德之敷榮世以纂隆次及叔子叔汙曰善哉味古甬氏之言德有辯矣味碁山氏之言德日新矣味清甬之言德永世矣脩此之謂文攉此之謂武天下國家將吾

賴之何有於子之身雖然清甬之言責報於天者也二氏則脩之己者也在天者有得有不得在己者無不得則自古記之伯子第植德而已矣天何知焉至德成而天附亦君子所不辭者且也伯子之號古松也其挺然獨秀者有德之辨其拱把而需蔭者有德之新其伏而為苓化而為珀者亦德之流慶也樹德務滋伯子知古松則知植德矣伯子唯唯命歌者佐酒命史者記之

東岡記

吾樂崇岡爭勝無累十百而亦莫勝於東岡岡在西務之陽西務控豐樂之交司通邑鍰鑰而東岡飛岑疊巘巑岏巀嶪則尤雄峙一方在昔神人方之明月樓臺者是也陟彼東岡則華蓋芙蓉諸山叱之襟帶逵漢鶖浦諸水若紆鸞帨縈繞山趾玉笥閣皂匡廬靈谷龍沙彭蠡諸勝雲涌霞舉稽山倒景與岱宗海若相鴈行而肩隨焉者又彷彿於煙樹之外其閒羽人之窟宅騷客之墟評高士幽人之棲跡遁名者逸囑秀勝亦庶幾旦夕遇之而蒼松美竹對冉幽芳泉

聲鳥語足以舒長嘯遙煩襟襲道腴傲簪組者種種具新且使人應接不暇故語勝於東岡眞勝之勝者諸所稱勝者莫與爭已宕北丁宜恭日攬其勝而有槩於中因自稱曰東岡人之稱者亦曰東岡東岡云東岡瑰瑋倜茂幼讀書識大義不背抑心俛首就博士業去而治計然白圭之策廢著居時家累千金里閈饒益稱最然仗義疎財右文好客不區區為守錢計客有過西務者未嘗不造東岡東岡亦未嘗不折簡倒屣飭厨饌盛供具浮白引滿爲竟日之歡客有不勝杯者輒自操兕觥倍飲觴之客不醉不已至與

道古今談時事抵掌解頤泮津纚纚若探囊出物且質有其文而懸中機窾絕無纖華俚諺之態諸郎亦彬彬儒雅若蘭玉合芳並茁宇下故士大夫樂與嬉遊而東岡愈有名於搢紳間傳曰何知仁義享其利者為有德若東岡者豈易得哉惟山炳靈惟人襲德人與地交相發遞相成也東岡誠有味乎其名之哉藉斯而日益孜孜茂其德崇岡之崇培其業埒岡之厚激頹挽淳屹立堅表如岡之藩翰一邑則謂居士裨藉於東岡東岡馳譽於居士詎不可也不佞先隴昔兆酉務歲時過易東書屋東岡謬以不佞為上客

瓢引而觴之每觴之瓢酩酊累日夜不佞雖匪酒人不能不為東岡酣暢因識東岡之勝又勝以人也歲在戊子　天子方興　萬壽大工令齊民納粟補官屬歲大侵江以南北殍殣載道而東岡適屆五十誕辰有司檄東岡出粟助賑濟經仳傷胥以全活者甚眾獨不屑於冠服之華不佞循子時養於東岡為妻之昆弟時從不佞居　閣下祈所為壽且圖所以遵例奏納為東岡榮重然匪東岡意也辭避不獲者久之不佞出斯益重東岡則不騫不崩如岡之壽將先履之而與此岡相焜燿于無窮是謂東岡之勝以人匪誣也遂書之為壽云

誥授六品散官方池樂公祠堂記

吾樂多耆碩語富而好行其德者僉曰方池樂公公與先侍郎遊裕見公深衣大帶恂恂雅雅闇然淳德君子既鄉文莊公過鰲溪先侍郎在師之至則有鳳山之行不相值也公館之家又延之上羅坪以待文莊者數日夜禮於殷殷厚焉企明德羅夫子至公之禮羅者不替于鄉且以待先侍郎者待不佞而不改其初也嘉靖辛酉歲大祲饑者相屬于道操壺瓢為溝中瘠者相枕藉公奉臺檄捐谷八百助賑撫臺胡公按臺段公嘉公義上之　朝授六品散官建坊以

示優異其所全活甚眾雖稱貸子母錢而貧不能償者悉若馮驩之責負于薛取其券焚之而不責其必償其大父所遺世業義讓其弟不必其獨有諸巳外惟敦義施捨以培心田其富而行德類如此誠富而好德不知有富而以德為富者也公卒之后公子以道偕弟以仁以宜思公而祠之弁撫公實俾不佞為之序蓋以志思且以詔後也夫不佞登公之堂恍然公之容聲以道輩訢訢几席間公之與先侍郎相周旋者儼然在瞻而吾孫瑄者又婿公之孫女是尤道

諠而朱陳者也顧不佞何以詒於後人抑公之顧命有曰儉樸以與家是神所典則之貽也曰忠厚以保家是卜洛者之過其曆也曰詩禮以傳家是集大成者垂裕萬世之家法也乃公言之是千古帝王之君師天下者也不可易也不佞何以加此無已則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而已而明德之扁于中堂曰世德作述是所以詔之也不佞與文莊昊詒而同詞者也夫祠也者思也履其祠而思之則爲賢爲肖是廟也可以觀德也思之未得又重思之則鬼神將通之爲處仁爲遷義是桐宮之思也爲賢爲肖之基也抑不

佞之所以爲詒也祠始于萬曆庚寅落成于壬辰之冬其負震抱兌混鶩泉之流踞鶩城之巾者是祠之勝也是方池公之祠也是爲序

質夫記

余甫弁時與吳民秀共職鉛槧之務後十年以鄉會始得謁其尊君質夫公隆準豐頤識其素封之狀而御氣沖如脩髯訥如秉禮飭度謦如繩如與其伯子坦夫叔子敬夫季遜夫更相友愛怡怡如也私心嚮之謂夫夫也有當于質者也相與締金石交又後十年余自三秦歸復謁質夫之廬廼質夫狀貌益腴貴用益起時出陳腐以周匱之其沖如者穆以虛訥如者靜以固謦如繩如者益以倭以直伯子雖去而上仙而與叔季怡怡如者和且眈復見月峰氏所爲質夫傳益稔質夫爲人心愈嚮之謂夫夫也其眞質者也民秀請余記之余謂尊君質也記則文矣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顧余亦質者試爲質言之夫質文貞勝風會寄焉天下日趨於文猶水之赴壑矢之省括寧有已時然珉中而玉表羊質而豹章儀文之盛忠信之薄也枝葉之碩根本之披也譬之飲人以糟粕索然誰能嗜之今夫水之在山也輪囷曲直泆然

蔽芾壽其天年已矣匠石過之斲爲文棟鏤爲儀尊青黃丹堊繼斤鑿而雜施視之在山雖爲有間而木之性失矣馬之走壙俯而水草作迺風喜則相揀怒則相踶馬之至得也及授之羈馽飾之繁纓被之錦帳節之和鸞則將有竊轡啣橛之患而馬之性失矣故朱離匠石木之災也王良造父馬之疾也太素爲形之始人性之初渾然樸也雕斲其文詞繽紛其禮樂輝煌其玉帛綺麗其服御是既材之木伏櫪之驥也方且侈以爲華而驩然居之其爲吾性之朱離匠石王良造父也不既多乎錦尙以絅與史寧野君子

處心與其所維世者大都在此不在彼也予嘗周行天下見風會日趨於文未嘗不憂然以悲其有能刬華飭眞若質夫所履者猶空谷跫然未嘗不躍然以喜雖愧力小不能挽天下之狂瀾而爲世之嚆矢乃不斲天眞以自列於在山走壙之性則素所畜積者也亦竊附於尙䌹寧野之意與民秀以告質夫以爲有當于心予益信質夫之質質之眞也遂爲之記

景方記

不佞嘗齔年聞居士游祥泰者砥行植德脩然不緇居擁素封而飭眞守樸不隨世轉徙嘗於鰲溪之南

鑿池數畝矩而方之因號方池以見志居士有子惟順倀倀於居士之殁蓋景居士而無從也恍然若遇之池上因號景方刼所慕不佞歸自留工之歲景方昆季招余於方池之上列座命觴逍遙於雲水之間而景方獨悒悵不已又若與居士遇因徵余記之余於是知景方之意念深矣予惟圓神方智者聖神之易規天矩地者參兩之極志欲圓行欲方者自善善世之貞則也匪方弗立匪圓弗通玆舍圓而景方者何居無亦以吾人戴天履地置身方圓之中而兩天地方圓固自心出故卷舒隨時經權迭用操圓而獨制者聖神之妙運也是遊於方以外者也必信必果不遷不貿立其方而不少渝者偏曲之特行也是遊於方以內者也方以外者恒汗漫而失其居方以內者恒以檢括而執於道故君子不規隨以爲圓必砥飭而爲方寧爲蓬纍毋爲負乘寧爲玉碎毋爲瓦全寧爲鑿坏毋爲售璧寧爲泥中之蟠毋爲山籍之襲此硜硜之行取節者之所尙而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魯男子所以亟稱於聖門者也天樞之正地維之立而名教之防實在於是玆居士以方名池慕其方而景焉者此耶吾觀景方讀書謹禮恂恂

翼翼置身榘矱之中事繼母以孝聞友愛之衷孚於鄉族善治子母錢貲益以阜而急人之難於財利又若不數數然者邑中嘗苦大饑捐粟助賑全活者甚衆兩臺榮以冠帶以章其身猶遜謝不受此其景行不識與方池何如不知其父觀其子其爲作述俱可知已且君伯于崧軒季子紹槐咸有茂德任懐椿與二郎世光世輝皆蒸蒸德義時人擬之爲韋氏花樹其比德同方者與又安得起方池而忻覯之是樂爲之記云

鰲溪濬河記

鰲治前有小河葦受小舟然而不舟者則自剖判始
商賈罕至貨賄弗流㕥民負戴不賴舟楫之利顧匯
好勢也以導河於芙蓉滙於圓陂勢乏翕浩中由猴
查陂抵龍鳴坳水縈紆老不間激以風濤則建瓴括
矢又不少墳雪排山之勢即欲方之舟之有所不可
夫龍門天塹詎不稱絕險哉然以禹治之則治何有
於涔蹄之洛凹堂之匯昔介菴先生有槩於中嘗欂
採衆謀獻書　闕下央築開濬以貽永利時有司覩
爲緩圖且奪於分運之說有力者又從而齮齕之議

格不行識者惜焉　今上癸未不佞遊滇事過家邑
大夫省菴王侯以介菴之議咨不佞余甚韙之既又
以咨不佞者咨養默詹子養默益韙之且爲之指陳
利病擘畫事宜籌權財賦一借箸間河流之開濬明於
指掌王君勃然曰非養默無以共此養默亦曰是誠
在我於是偕仲子季菴及好義者何濟通詹延齡元
垚煜胡德重鄒學孔游惟玉黃應端陳復卿樂以權
等相與上下原隰跋歷崎嶮相度地勢劑調人情務
出百利毋遺一害時有建引水之議者謂水界崇仁
鍪山可通養默曰是激之也彼據而扼猝難與爭利
有捌建閘之議者謂將其蓄洩舟可通行養默曰是
障之也將壅而潰所傷必多有中請命之議者謂與
除之業惟上制之乞如介菴故事養默曰是諉之也
然苟利於民亦上所不禁於是諏吉祀河衰貲鳩工
經始於本年蕤賓之月而以無射月告成聞者以脊
隘者以闢紆廻者以徑分流而漫衍者以滙以淪石
之可徙者以徙其不可徙者以斧以鑿昔之負特齮
齕者皆以懌以勸而水之湍激洶激者亦以洑以徐
而罔象馮夷若失險隩而助順效靈一時進艇操舟
者咸集郭外山僻居民不覩舟楫者日聚觀如堵相

與舉手加額以謂千古僅見即遠檣輸粲猶然爲韓
中玉所槩而負擔者賴以少息而商之什一居之積
滯者亦稍稍遷化王侯之所以遺吾樂者因得以藉
手而吾樂將世世賴之謂爲百世之功非耶之役也
靡府不擾而集此惟王侯之獨斷仲子輩之協謀而
財不煩官而因之於民力不煩民而因之於水事無
殫精矢志毅然倡之則養默之力居多養默在章縫
間潛心理學飭躬勵行督學使者嘗旌異之以風示
諸生其爲人君嘗擇地而蹈悃悃然若不能道一詞
而事有利於民即不憚勢費毅然任之若彼固孟子

所謂人有不爲而後可有爲者而里中翕從爲之不私力不私才不爲私議以相厥成則素所表樹者在人心也吾是知士君子欲動衆舉事者不可不樹望也夫河之開濬有利無害人具知之然在昔重以明旨綫格不行而今舉之於士庶介菴挾名位之重欲行之而不得而養默乃以一章縫倡之而有餘余又以知人爲貴而奔望之不可已矣借令介菴之時得養默一二輩則其事必不議格而其功亦且告成而不至托之空言然介菴始之養默葉成之信乎成事在人而得人之難也故得養默介菴之議不虛王

侯謂不佞之言乃可底績吾樂之利將與河俱存所謂覩河洛而思功者不佞於此亦云

白水記

白水謝予没有年矣厥嗣紹白視余有一日之長思得所謂白水者而善繼之因請其義以志不忘余思先子邇川與横江公兩人一心誼高千古余與白水通家子也余齠齔時從先子授易花園之堅雅善白水比弱冠白水又賓余於書德精舍講弟子業而紹白從焉又與白水緒莫逆交故知白水者莫余若也白水豐頤垂背郎醜夷中可物色其素封之狀而冲襟雅度不䘏而檢則人人附之矣從善山氏稟業翩翩然稱翔舉之器已而棄之代横江公操握算推志

林壑意豁如也居常惡惡頗嚴市井不恪者憚之有司按其罪反中白水白水處不免里中爲白水聲冤者日滿公庭後竟白得脫虎口其服人如此蓋白水爲人其斂華若白其持心若水其輕財樂施若水之濟物故知白水爲人者可以得白水之義矣今夫水其位玄冥其令惟冬其色惟黑彼白者西方金象也以金惟毋水爲之嗣成形皆色水亦宜白而内明外暗其質似用晦君子則白者固原初水也然汨之以泥滓激之以風湍雜之以濆污而白安在哉乃若青蘋不起濆瀲淨盡澄之汰之則准者則之以取平醜

者鏡之以志怒清冷者與目謀淵淵者與神謀瑩然
測者與心謀原初之白未嘗改也故孺子歌滄投清
以纓聖人亨帝亦取明水水之貴白尚矣白水子鑑
於水而尚白心行契之故識白水之爲義者亦可得
白水之爲人矣今白水子往矣而其所鑑者猶昔也
所謂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予以紿白稱亦鑑諸水
而尚白乎鑑于人不若鑑于水以水爲鑑而澄濁求
清豈徒克肖乃翁而洗心退藏不失原初之意則不
失赤子如大人者亦濫觴於斯也余長紿白一日又
辱通家之誼故爲之記如此白水有知如水之行地

當以余爲知言

譚誠伯公新祠記

譚氏自先世徙居招携者代有聞人元興有誠伯者
子姓獨蕃寇晃諸族今所居環江雲莊垛上塔前者
皆其後裔也族舊有祠于連家寨鶯茲復拓而新之
誌崇報耳譚氏之先有以子爵隸于齊境者國號譚
遂以國爲氏爲郡後因齊師滅莒賴莒以全其族故
譚至今存焉此譚之始出也至唐元和間有名忠者
以武功陞將旗藉在河北此譚之始著也忠之後有
參軍尹曹恭義捍禦大尉全播首燈雲于虔又有以
武功封廣武日照者後因其封而易弘農爲廣武齋
曰惟玉曰容科名著于邑志曰焱舉進士祀亂鐫石
于東岸其隸仕籍建勛業代不乏人雖徙居不一然
皆犇然足稱而宅于招携者生齒日蕃風氣渟灑斌
斌然故家氣味至詢其所自則誠伯佑啓之力居多
故其後賢以功在伯宗祠饗之所從來久矣無何而
宗彥圻介欽哲欽諭欽熙清睿玖蘊清綸清學清資
永瑚等狹小舊祠規制毅然欲從而增新偶得形家
言指塅上爲吉又從龜卜告叶墨食爲吉詢謀僉同
規畫已定乃盡發其帑庀材鳩工涓日興作規摹宏

舊宏廠奐先靈也廟貌視舊崇嚴肅如在也豎左右
樓以懸鍾鼓侑祼將也除前基址以造迴廊供燕饗
也諸凡廊廡庖從前所未有者煥然增飾之而冊勤
輝煌繪成文象里中嘖嘖稱奇觀焉經始於萬曆戊
子至己丑而告成祠成而文學良策永霖以書來長
安叩余司寇第祈言爲記時余孫官生某方受業於
良策併致其師之命余于譚氏代托姻盟誼敦世講
而吾姑則妻丁欽尚吾姻則妻丁欽謹朱陳相締夲
夙戚也況髫時嘗侍先子往來其族得接其宗老樵
海苦節龍灣介峯君業諸君外翰遠溪先師披其塾

墨所藉爲師友之益甚宏則知譚氏洵無余若固宜有言以彰盛美抑余何言以增譚氏新祠之重哉亦惟思古建祠深意精蘊寓焉不達其意而徒侈其觀亦淺之乎論祠矣蓋祠者事也孝子慈孫以此行奉先之事亦以此完惇叙之事也故報本追遠既以隆没者不忘而聯異爲同又以維生者于無忝一祠而幽明賴焉其義甚博安得泛然視之方金函夏之內豈必衣冠世第與素封之家各有祠堂以示尊敬哉彼千金之子從坻隸而起隴畝蓋藏已碩貲力告豊類飾宮居搆祠宅以夸視于隣里則其借此爲矜詡

可知已此之謂侈觀而於古人精蘊盡忘也余甚懼焉今譚氏鼎新之祠其果以崇報耶抑以侈觀耶余不敢知獨此新宮翼翼玠饗時陳觀于執爵明禋者肅肅宗子也吾嘉其祼將之敬觀于相禮周旋者峩峩髦士也吾嘉其棫樸之豊觀于助祭趨蹌者雍雍子姓也吾嘉其螽斯之盛況祠宇重新顧瞻廟廷洋洋在上者曰昭祖誠伯慶譚氏之有先濟濟在下者曰誠伯裔孫慶譚氏之有後則斯祠也本以崇報而觀美係焉何侈如之抑譚氏後賢何以光此祠乎嘗覩之羅文毅公㢮携苍山絡原環擁襟帶儼然一大極圖然則誠伯之後世居于此謂非太極中人耶即謂誠伯之祠依太極之奠基可矣雖然太極一元也康節先生有九中之說在焉藉令譚氏諸君子探元中之奇而會元中意於此新祠而惠宗公倂聯宗雅殷仁路義永諧懿親坐令人文鵲起增重家邦祠乎祠乎不徒託堂搆爲增新而譚氏聲名文物行當與祠宇俱新也誠伯爲不朽矣

董司寇文集卷之四　終

江右樂安董裕惟益父著

傳

遠溪譚先生傳

招携山川奇秀員明則羅文毅公記之矣邑爲人文亦挺特不群大都躬模茂擁素封者衆耳其業經籍操觚染翰振藻林士褎然稱縉紳先生者則遠溪譚先生其人也顧先生匪一鄕士也近時學者哆口于易簡之說而忽躬行之實先生一遵博文繩墨而反之身心務以篤力蹈之所謂今與居古與偕者最爲近

之矣先生殁不佞裕因摭其事而爲之傳云先生譚姓諱孔字欽魯初號蕭山遠溪其改號也世居環江有隱德父圻震豪氣跌宕解紛排難慕魯仲連之爲人母氏曾淑姆訓先生幼負穎質初授句讀卽以勤敏見稱治毛萇詩甫勝冠補邑弟子員未幾援廩每督學使者至輒列高等黌序間聲稱籍甚衆謂青紫之業先生直如芥取之而先生七試棘塲猶然弗售嘉靖乙卯乃領歲薦貢于京無何丁外艱匍匐萬里幾不勝喪喪畢授安慶府訓導清修嚴整不以家累自隨務以道義陶鑄諸士俊直指使者移檄奬詡之居五載遷遂昌教諭以去有阮中丞者皖之名人也於人不輕許可獨雅重先生謂皖人尊先生之教無弗愛且敬者而其論學惟以無自欺爲主是亦觀先生之大者也其教遂昌無異於皖至飭規條課時藝端士習等務尤惓惓不遺餘力獨不屑于修脯之末故遂昌士人靡然顧化尤有加於在皖之時時爲博士員者類偪仄有司之庭伺其顏色貢其諛佞而肆爲日暮途窮之計先生獨以師道自重不少貶抑卽有齮齕先生者亦所不顧時太常少卿池明洲爲遂昌獨尊禮先生以爲不愧古人任滿陞爲淮府教授

因和歸去來辭以見志歸而杜門謝客扁其堂曰居易堂取生平所未讀之書日取而讀之凡天文地理醫卜養生之類旁及稗傳小說靡不綜其要旨有當於心手錄成帙或揭諸墻壁而常目在之居常不假人以辭色人有弗類絕弗與通所與知交則彈詩對局命酒游談竟日靡倦時或涉園圃步江皐以寄物外之趣要之自適其適而不必人識之也嘗徇邑大夫之請涖賓筵而不屑不潔寧一刺不入如是者蓋十有八年而卒士之知不知者咸稱之曰古君子古君子云蓋先生爲人眞心質行內敏外方文必雅正

中繩尺字必洪武正韻一畫不苟大類其爲人生平特立獨行不與流輩伍雅善先御史龜川公及南岡中洲公二三輩諸公蚤已殂落先生如野鶴失群然寡與而清灑絶俗之氣則固有可須可仰而不可及者矣治家嚴整內外莫敢犯家素約食指以百計咸待給于先生先生授徒里中脩脯不入私橐既沾餘祿亦時時分給諸弟不屑獨爲子孫計奉二尊人能愛能養而尤謹於喪祭之禮太孺人春秋高執喪時先生已老顧未嘗以老自恕而孺慕有加居堊室昕夕讀禮著喪紀二卷懼祖德弗彰自高曾而下各

爲之傳志銘碣歲時享祀必極誠禋而一倣于古禮蓋其天性然也而得之學問居多所著有易紀史辨爲學關鍵會約日錄自艾錄獨立子紀并詩文若干卷藏于家先生生正德癸酉二月歿萬曆乙酉五月二十四日享年七十三世稱古今人不相及以先生砥行然耶否耶使先生顯庸于世盡究所學則古大臣風節庶其見之何堇堇若彼然不漸靡于世而力挽之古古稱鄉先生沒而可祭于鄉者先生其人哉

巴州曾博士傳

明山曾公星者吾望仙里人武城子輿氏裔也弱冠治毛萇詩覃思精詣不遺餘力大夫東甌項公試郡國士輒首公一時士林爲公傒志者僉曰公翩翩舉矣而公雅不欲以朴示人年幾有立始補邑諸生明年試高等授廩比三北不偕計吏慨然曰吾所不售豈所操非耶抑默有操之者耶吾以付兒曹吾自有稅駕所矣乃執弟子禮禮安成東廓先生泝理學淵旨因請先生所畫丈田等則歸丈吾樂田一如安成例疲累以甦亡何貢上國授寧海訓導居四載遷懷

寧教諭尋遷爲巴州學正未赴卒于官卒之前五日自言其期至期溘然逝無他語也門人爲公服三月者數十人公初至寧海覩學宮廢圯亟捐貲葺之課士敦德誼不問修贄請教諭嚴某曰士習不端久矣言宗浮誕不道本始是執訓之行尚浮競不右質直是執導之故口不辨五經身不執六行吾負訓導矣請端範自身職乃稱嚴亟是之相與飭行爲諸士率月朔則稽首方正學祠欷歔感泣髮爲上指因賦悲忠詞吊之寧故濱海海寇時時乘風飈至公爲邑大天畫捍禦筴寇不復得志民賴以安在懷寧振滌鼓

李功倍寧游飭頹豎圮學宮之新亦增麗焉以諭所
職視訓導也中丞阮公時譚學皖城雅推轂公公舉
聞於東廓先生者與之上下議論又與之訂期會士
舒州士人多所興起城中有大觀亭跨淮揚上游亭
左余忠宣祠在焉公間則携斗酒登亭上徜徉嘯咏
長江遠岫不下襟帶而囊括之至謁余忠宣又未嘗
不欷歔感泣如謁方正學祠也公在任八年以序遷
者三以賢旌者六監牧兩臺蓋人人才公云父簡菴
處士治家嚴整公性孝友得當處士心處士期公以
文學顯公果以歲薦起家爲博士恒遜公仲子也甲

子薦於鄉恒孚猶子也以乙卯鄉薦爲石埭尹一堂
之間龍驤霞舉蒸蒸未艾謂公啓之非耶是作慰心
堂曰慰處士心也事詳趙中丞記中嘗手筆世系譜
家族會領歲薦未卒業屬恒遜曰爾祖司族一牒拓
祠千金有祠無譜何以稱焉汝其勉之恒遜受命惟
謹譜是以成鄉有達者援人于難公傾宦橐得六十
金資之不責畢償人兩韙之謂達者重義公輕財也
公爲人倜儻多大節剛正廉愿斷然不淄抵掌談當
時務洞若觀火周人之急不計巖詘其治家一遵簡
菴處士芳軌其治身淑人則一服東廓先生之教云

桯史氏曰余周行天下見司鐸者類瑣瑣鮮丈夫
氣爲之蹙然乃公囷愳然偉丈夫哉余與恒遜共鄉
書託姻婭熟公爲人謂公富牧民御衆才即當踰險
方正學余忠宣奚讓焉乃以文學終屯其膏巳然賢
於瑣瑣者遠矣顧公所欲爲公嗣子胥踵而成之擴
而大之於公何負耶留所有餘以待子孫我思古人
殆公謂也

雙源先生傳

雙源先生先御史公執友也先御史以道德自負於
儕弁中不輕許可獨與先生弱冠定交要約益驩意

氣傾許前無古人先御史棄諸孤有年矣先生每存
諸孤未嘗不慨然於先御史而諸孤奉先生杖履亦
未嘗不慨然如先御史存也先生登杖朝之年命不
肖孫爲之傳烏敢以不文辭傳曰先生諱某字意誠
雙源其別號也其先南唐李姓後易鄧屢徙爲樂之
龍門里人祖德榮下世業儒有詩名先生內聰外樸
質攜行修丁年失怙貲業漸落不得專志鉛槧去而
授弟子句讀下帷讀書竟日夜不問枕席殫精畢慮
俄得疾憊甚醫者視之謂爲書痨有望之走矣適有
僧杖錫揭壺自方外來臥公地上投之鍼熨疏剔壅

於越一宿而疾若抽僧翩翩然去問其姓名咲而不答人謂先生天佑僧蓋天賢云既遊閩旅館中有善水墨梅者馬月枝先生輾然笑曰吾爲遒道士豈不可哉從之授梅譜時時爲梅傳神歸與里中能詩者二三君子結詩社取鼓吹諸詩跡而和之稱詞林優孟謂古之梅花百咏無當我心者且有梅無詩俗莫甚焉是作梅咏諸篇鄧有晉可者在勝國時以詩鳴其詩與人俱往莫可攷也乃可相伯明子園者龍門產也其詩雋朗可傳而散逸者不少先生懼無以祗揚先德撫而集之命曰龍門詩泒古南子爲序之古

南子不列先生於泒中者以先生不徒以詩名也先生嘗稟業于東廓先生聞性命要旨登峴臺訪明水走員逼謁近溪又時與蓉山諸公遊咨諏啓益道之所在奮然獨往義所不居若將浼焉邑大夫高其行名賓鄉飲時博士弟子以鄉飲爲市大吳優老盛典先生謙讓不赴亦夷然不屑獨曰與二三君子徜徉遊咏於溪山竹樹之間未幾與先生遊者日就凋謝家人生業日益落莫徹子喬躍操利器屢不得售於有司時至窘束也先生閉門誦讀尙友古人日課諸孫處之晏如適意處輒覓紙賦詩一韻數十篇不已或寄興于梅則蒼髯彝棘張熊臂鷙舉凝神一掃寒花道斡兢吐筆端躊躇志滿長歌短什模寫天趣益高曩昔聞風求索者即履滿戶外亦自樂此不以爲疲其神王致遠類如此先生平生不談人過失亦不矯矯務爲名高而造履純篤士論翕然歸之事父母以孝聞撫姪一中如其子一中亡撫其子如撫其父修鄧氏譜燦然成一家之史焉是先生之大較也而爛乎其精浩乎其氣不衰也先生所至詎可量哉

論曰孔稱據德不廢游藝先生砥德而怡情於梅游藝也哉詩文自不朽盛事儒者以藝目之謂不根諸

心也先生之詩蚤步晚唐垂老爲開元大曆間語此自有識之者而孳孳砥德老而壯貧益堅身心之益大矣可徒以詩盡之

益國陳學博傳

陳學博者樂安古塘人也諱延霖字汝濟別號台峯系出漢大郎長賓之後歷代遞徙世居古塘科第文物爲樂望族則自宋慶曆間秘書丞德彰始大父時銑父一汶潛德弗耀母氏胡卓有士行晚公生七月而孤胡撫而教之攻苦備至邑大夫吳公淮揭貞慈表其宅公幼而雋穎長益悼茂嘗從蓉山董先生授舉子業兼聞性命之學尋捧直指陳驪山督學徐存齋公檄以茂才課業于貢院而命薛方山典教事時聯江省髦士若鍾君崇武羅君艮輩咸在會公毎試必

高等遂以諸生授廩謁先師于南昌學宮歸隸邑庠文益有名操文衡以課士者未嘗不首公即後文詞而先德行亦未嘗不先公以標士鵠獨苦數奇七試秋闈不得一領鄉薦迺以歲薦貢于京師嘉靖丙寅授英山司訓陞武進縣學教諭英山地僻教窳公督以課程而誘以聖學士烝烝向風武進爲才儁藪澤諭之所職尤重于訓而公設科嚴于英山而士之顧化視英山益烝烝進焉毘陵舊有龍岡書屋蓋大守施者闢之以造六邑之士典校之責檄而任公明年大魁爲孫公繼皐而進士蔣艮鼎者六七人皆龍岡

所造士人嘉太守之勤而太守之委重于公者亦自在也時學院楚侗耿公操院悟齋吳公於文學中甞推轂陳公謂才優從政故在英山薦薦者一薦獎者三在武進薦獎者五公宜顯被超擢且稱銓者爲毘陵劉公雅知公者超等無疑而公方引年致政歸矣歸未逾月拜　益府教授之　命或謂　益國賢王吁尤善地去吾樂歷歷三舍許是主爵者賢公而祿之也不可無往公第歸臥古塘日以讀書課兒爲事時與族子古冲詹公覺野輩談學鰲溪萬松之間明德羅夫子與盧山胡子茹貞李子先後會友鰲溪公

忻然與之游而上下其議論退而語其子耿光日吾人眞修愼獨二字爲着實工夫不然空談光景毫無實際徒取訾于世無謂也公其不言而躬行者哉公孝友本于天植冲澹無營默與道契事胡孺人以孝聞即負笈游學亦常不遠親舍歲庚子就試棘院聞孺人疾即匍匐歸歸而母子慰勞悲愉交集未幾疾益劇齋祓禮斗祈以身代者浹旬有奇孺人當恍惚中見一道人羽衣黃冠狀若大父銑者噴而謂之曰汝子孝誠格天吾哀汝備嘗百苦懇籲上帝延汝壽四六年矣言訖不見疾遂瘥命公受而記之獨念四

六之說猶未釋然而禮斗求代之心揭而籲帝所者時時不替孺人自是少疾至癸亥不疾而逝積而數之距庚子蓋二十有四年也其孝之格天如此執喪盡禮不以艾年自恕居常慟其父不祿母復不待養惟澹素自將暮年猶茹蔬糲人或以老難之公泫然淚曰吾豈不自老抑豈無頭老心獨念二尊人即食不下嚥耳皆惻從弟延楚之孤爲之婚娶者再楚卒婚其子若楚然延諫卒有女未嫁也爲嫁之延楮有孤幾未安也爲安之具詳狀中蓋公爲人兢兢好修自束髮至蓋棺未嘗以利污義亦不屑以私干人坦

中澹外若無所事事至建祠修譜舉行鄉約凡有裨于名教者未嘗不殫心力圖之出而典教以廉檢自飭務正學率人而尤加惠于瑰琦俊偉之士士以故翕然附之去武進二十餘年公捐館久矣有蔣侯艮冉者武進所造士也每造公廬未嘗不歔欷泣下且避正堂而不忍居人以是益賢公謂公恩義繫人之思如此也公負有用之才而始終文學位不滿德然所至賢聲炳蔚退而家食有司咨而爲理者皆禮于其廬至論齒德爲鄉達尊而薦賓筵者歲以爲常而士紳之型軌繫之故有傳吾樂四君子者其一爲公公之爲人可知已公享年八十有三配胡繼配方均有懿行子一名耿光貢入國學居高等孫男二長邦圻亦遊國學而上進可期次邦華孫男四人次銳德即不佞某長女婿也類象賢于公而稱克家云不佞與公之子若孫相友善因魯博士祺狀爲狀者而傳之如此

論曰吾樂士習樸茂有先民風乃不言躬行若益國陳公者誠輓世之砥柱也位不滿德而精誠旁格若禮斗延壽一事天且不違而况於人乎夫孝爲百行之宗先王至德要道舉在于是故謂公爲孝友先生

可也

養吾詹公傳

吾樂縣詹墟而治詹之始遷自玉山叔京主簿始遞是科名宦業常甲邑中乃其間不占仕籍而奇氣茂德軒軒豪舉者匪古所稱賢豪長者歟則前有叔厚今有養吾其人也叔厚與吾祖桂軒友善而吾最善養吾 今上乙未養吾壽滿七十徵不佞爲之傳傳曰養吾詹姓諱事言字忠甫太僕寺丞文峯先生之孫四川重慶府學教授贈河南道監察御史訥齋先生之子也訥齋五男子而公爲冢嗣自幼英特俊朗

皎然如蒼梧翠竹淸滌出群年十六即師事鄒文莊公支莊器之既而訥齋先生司支鐸奔走吳蜀間仲子養默養貞輩並馳騖膠庠不暇問家人生業公以家督弗獲俛首攻鉛槧取青紫謂仲子曰所不戾二人心者惟二三子在退而討計然之策以治其家家用以阜而亦不數數然於錐刀之競二仲殫志德業養貞舉進士令宣城入爲侍御史公遂操奇贏爲方外之遊嘗汎彭蠡陟匡阜扳采石悉燕城徘徊棲鳳之臺吊六朝故跡而遐瞰 聖代龍興又遡淮達泗訪闕里東臨海岱北出燕趙之墟浮沅湘控巴巫而

南極蒼梧之野凡古今興替之跡山川風謠之槩衣冠文物之都金仙羽客之所藪宅騷人墨士之所品題聖君賢相之所悉心經營忠臣烈士之所擯命扶植與凡瑰奇特達之士洞胸駭矚之觀靡不攬之舄舄之前而收之聆睞之下問出宛陵樂觀仲子之善政也一省尊慈即納屩西歸諸士夫造請斥不與通謂仲子曰余以一杖遊而東南數千里風土已盡得之指畫之間語在沈太史君典西歸序中歸而談天下務若探囊出物計事當成敗若燭照著筮其究若合左劵對客揮麈縯紛玉箭動驚四筵對局射覆即

稠人廣座素稱豪舉者咸辟易出公下而公冲襟粹宇飲人以和雖晚進劣老不欲以才智上之人以是益欽嚮公即有鼠牙之訴者幸公一居其間靡不霍然氷解閒近溪羅先生見羅李先生皆任斯道不倦接引復介紹兩先生之門以事鄒文莊者事之然務闇修匪擷華擬實而馳騖於唇吻者比也迺知公而才之者僉謂公明於料事惠於樹下而又優於應猝偏以鄰鉅英風勃勃溢出儻得當一面衛霍勳業庶其在斯今天下南絓倭北虞虜不宜老公於蓬藋之下養貞乃爲公遵例納級秩神機營把總俾獲自効

而公恬然不屑罔嘗一着冠帶出見客而居常葛巾野服優游里閈中泊如也晚歲家益阜諸子率象賢德茂爲國學上舍德芳以文無害冠帶歸省諸仲企循子挺秀騫奇翩翩霞舉殊不減王謝風流而公益欿然自收斂重儒素第與仲子養默陳子古冲輩爲鰲溪讌林之會務以德義表正鄉族恂恂于于自處于虛空之地若不知有華膴之樂者生平善行未易指數數有大者如事訥齋公夫婦以孝稱訥齋公凡三病瘍顲天祈代湯藥厠牏未嘗假人服勤累月亦未嘗假寐洎母余孺人病瘍事之如事父事繼母一

如其母先世有闕人詹遇詹宋臣者遺弗祀公追而祀之修舅氏國亮坟袝食其廟不令爲若敖氏之餒有謝姨者蚤失所天而雛呱呱在乳下時資給之以完其節有元媼者外父謝之側室也孀居無以自全爲之衣食爲之棺槨以厚其終遇廢疾者饋之藥物有以急告推佐不少倦嘗過鄱湖賈客趙程等方脫命於洪濤敗楫之餘裼腹裸裎無復生理公遇之惻然憐之即解衣推食傾資斧以濟之賴以全活者十餘輩其疏財樂義類如此他如禮賢睦族迪良砭愚種種善行誠未易數邾頌詳于曾文學傳中古稱賢

豪長者公眞其人耶公年七十神王而齒髮不衰其孜孜履道老而益力由此而日進日益公之所可稱者又詎止是哉不佞是以擬之叔厚而爲之論論曰魯多君子蓋所漸則然萬石君不言而躬行故子孫化之類以孝謹稱詹氏爲邑望族多君子人不佞晩出不及見文峯先生見毅齋公伯仲皆顒昂大雅以德義自奮而訥齋移文驅蝙蝠與古之馴鼉渡虎者何異今覩其家長幼尊卑恂恂誾誾不讓鄒魯而御史養貞以正道滋繩準視建奮不啻過之公之爲賢豪長者有以哉而公蚤自振拔不攖弁冕之榮而超脫聲利之外雖襲華腴獨躬悃愊誠學于文莊詰公而有得焉者也石自建奮後孝謹浸衰而公以道義維持之吾知其繩引而未艾也夫

節孝傳

橫塘郭孺人以節稱其子紹儀奉孺人以孝稱節不二天孝不匱思樹之風矣陳子嘉言輩徵不佞爲之傳不佞善紹儀而耳孺人舊矣敢不唯唯按孺人詹姓幼秉淑質年十七歸爲郭呈理婦十九呈理蚤世孺人慟而絕絕而蘇蘇而慟絕者再四日祈得死以從地下既而深念日死而弗後此眞死耳不弔上天

降割無遺育倘徼伯氏有以嗣之將死者無死而生者不負古稱死易立孤難吾爲死者計久遠安得釋其難者姑以一死塞責乃請于伯氏呈璨伯氏難其少未之許無何伯氏再舉一男子是爲紹儀時呱呱乳下雖耳孺人因其姑而固以請乃得抱紹儀而字之鞠之育之顧之復之脫之襁褓而弁之章甫授之句讀而躋之膠庠恩意懇篤即脫身而出者或讓弗如居常攻苦茹荼人不得識其面子然稱未亡人者四十年所如一日也紹儀幼稱英物長夙樹技在孺人膝前色授頤指靡弗當孺人意惟孺人視而化之

業之舉子屢占博士高等廼之德業俾從近溪先生遊請事性命之學擷華振藻蔚然軼士林而上之猶刮磨淬濯斫夂斤斤靡皇啓處曰吾將以慰吾母也孺人亦津津喜曰是眞能慰我者吾藉之以報地下吾與死者其兩瞑哉死之年孺人六十有二紹儀居喪有禮喪既除猶隱軫不置獨念母節弗昭無貴爲人後也亟圖所以表章之會邑中士紳上孺人之節于邑大夫邑大夫上之督學憲臣又上之直指使者咸嘉之檄下縣議　請以旌其廬茲　盛典也紹儀未嘗不踴躍其間又懼傳之弗遠遍謁諸名公若近溪若蓼山若養貞諸公俾敘述其事以傳肆不佞不文亦役之操筆從諸公後何其勤哉紹儀娉董氏女產子多不育孺人即置妾張氏納其室中紹儀告以禮孺人泣諭之曰吾鑒兒父矣兒柰何攣束爲拘儒不務爲長世計聞者服孺人苦心紹儀雖嗣孺人不問孺人嗣業取伊祖鉅萬之產與伯仲四人均剖而食之其母子相屬獨以情誼稠腴若天植之不可攜解人以是益賢紹儀而稱孺人之顧化云夫閨閣之節恒取一死以明志能恐死以立後難矣安及其子以身而後人者恒出於厚利不利其身難矣疇以高

明泰之親孺人與紹儀不然呈理死而猶生孺人生不愧死紹儀後人而貤前人光寵均於風教有裨是不可無傳也於戲孺人從地下久矣九原可作即託委裘而植遺腹宜與程嬰氏絜芳競烈乃孝如大舜猶然分以內事而殺一草一木不時者亦不以孝稱孝之難能也如此此吾樂道孺人之節而於紹儀之孝重致意焉知紹儀益烝烝于孝也已

邱母王孺人貞賢傳

貞賢孺人者湖平王超泰女車溪邱景仁妻居士聚之庠士聚奎母也孺人自幼貞靜婉嫕有女德初與邱約昏邱氏子時有隱疾氷人諱之而詒其成既而稍稍有聞業已納聘又彼此俱屬幼齡猶謂醫藥可冀也詎意歯日長疾日甚湯熨鍼砭雜投罔効其腰以下病痿雙足蹺曲不能屈信年踰二旬猶在襁褓眠食轉徙一惟藉手於人而性復褊急稍不稱意即詈不脫口衆咸廢人目之王叟聞之謂此自絕於我者豈堪託女必改聘他氏子邱翁夫婦亦謂吾子果不成人而令王女爲不成人者守亦非父母心也即令他聘無憾孺人聞之輒自矢曰女必歸邱氏邱爲廢人女請爲廢者婦廢者塹亡女即終身爲未亡人

豈不聞夫之不幸乃妻之不幸乎獨柰何棄之有死
無二王叟甚憐之與其親暱百計說孺人謂以女之
德必當配賢母自忽終身計孺人不少動久且益堅
王叟知不可奪且樂成其志乃字而歸邱歸則婿坐
床褥間高二尺許第向新婦拱手而新婦拜於床下
無戚容一時見者嘖嘖嗟異謂爲前古罕有自後嚴
事其婿如事嚴君凡眠食轉徙昔之藉手於人者孺
人悉以身任之而廢疾者忻有所託顧褊急之性一
觸便發且甚孺人恐甚其疾輒負杖以請務釋憾而
後已居數年病乃稍愈顧下體拘攣者如故乃孺人

事之終身不替婦道既而連舉四子予皆說禮樂而
惇詩書里中僉明鄧先生者有道人也不計貲囊豊
約請以息女而妻孺人子聚亨固賢聚亨亦高孺人
之行而妻之也家政甚修而資用益裕即兀然廢疾
者後亦觀書識大義舄跡不履戶庭而居然若素封
者亦以孺人爲之內相也其他懿行未易指數余姑
記其大者如此此非巽言也先大夫中丞公每稱說
孺人事未嘗不擊節嘆賞謂爲女中鳳麟先太恭人
自幼矢志必歸先中丞公其事與孺人亦大相類此
此余於孺人尤喜談而樂道之者也夫女子未嫁猶

未繫於夫者也未繫於夫者得夫家之命無嫌更字
此見於禮經聖人緣情制之不强人以太難者也孺
人在母家時豈繫於夫且得夫家之命所謂兩離者
聽也若匪眞知從一之義而堅守之安能不二所天
於戲宋女自傷不幸不以惡疾易夫今昔以爲美談
乃宋猶既嫁而孺人則未嫁者也孟光舉案齊眉獲
稱德耀夫子然自云麐床數夫巳是所敬者以梁鴻
也孺人於是加人數等而爲前所罕儷者也余故傳
之以俟後之觀風者

詹母王孺人傳

余甫勝冠時與養濟詹君遊見養濟顒顒昂昂若千
尺玉樹皎然臨風而蒸蒸德義則若決江漢而赴渤
澥沛不可禦意其爲人必有本末旣而見其尊君博
士公知所教也又見其二子知其所爲教也獨怪其
不屑于家人生業迺其家事理業浸浸昌捐館且久
而阜昌如故則心頗訝之詢之得諸內子之助居多
不獨養濟能也顧其無所非儀人不得晝閫之矣此
余於王孺人有遺美焉王爲邑著姓孺人居士王某
之女司理少華之妹庠士德容德教之母巳故庠士
養濟之配文學博士毅齋公之媳太僕寺寺丞文崟

公之孫媳也孺人自幼靜貞淑嫻習大家訓言有女
德君士嘗撫之嘆日藉汝爲丈夫子詎不亢吾宗哉
獨柰何女也然昌汝家無疑矣年十五歸養澹或疑
其少不練事而孺人條措則整整甚優時博士公志
古聖賢之學請業于鄒文恪公之門且領歲薦爲龍
游諸庠教授孜孜造人不以家累自隨而養澹負笈
遊師不憚千百里將致身於青雲之上孺人獨與其
姑謝安人社姑謝安人處能善事之得其懽心家雖
世祿率砥清自不餘于毋錢孺人躬米鹽治麻枲茹
淡攖居常不襲紈綺飾簪珥務以約濟嬴果奇致盈

養澹與博士公因得畢慮講業無內顧念既博士公
解官家食又以事商姑者事博士公而博士公樂有
佳婦社而姑無間養澹在膠庠中如錐處囊立見鋒
穎事有補于文教者不避勞怨務以身任之屢試
不得志將求所以自見於世者謀諸孺人謂家學可
尋性分自貴乃釋此而鶩彼即皓首博一階奚益孺
人韙之因謝博士業而并心畢力于性命之務家纖
鉅一委孺人而日持一縑就正有道之門而士之就
養澹者時亦肩摩袂接于萬松古梅之間師事近溪
羅先生先生以會友至恒主養澹四方之士附響而

集者日不下百十人養澹爲設供具則人人沾浹蓋
外不聞人語而內不擾以辦先生甚嗟訝之謂德有
其才如此課二子慈而能誨德容甫九齡偶以一語
近尊屬孺人撻之至易杖勗令折節爲純雅爭遊郡
庠試輒高等德教爲文作秦漢人語或乖里耳孺人
飭令執諸時製毋與世相竿慈二子奉教惟謹尤好
急人之乏外氏素饒益尋至落莫兄歿幾無以塟孺
人爲之襄事而經紀其家養澹以爽潰卒于舊宅時
徙新宅有年矣孺人依其靈幕不忍去歷三載所或
諷之還孺人輒泣日生而同居死而異之吾安忍哉

人服其義謂有士人之概云　今上戊子歲孺人届
六十孺人軫勞悼往孑然稱未亡人不樂也庠士某
某等摭孺人行實徵余傳之以爲孺人壽顧天祚孺
人即百齡未艾孺人方督家政而長發其祥二子亦
立身行道期揚孺人休光而翩翩日起則孺人固自
壽矣何事不佞唯是石交養澹辱在二于而息孫瑺
又壻孺人孫女是安敢以不文辭余嘗俯仰今昔夫
家道之昌也有不由女德者哉而女之有士行者尤
天地鬼神臨之其子孫亦世世享之孺人祖姑有余
節婦者抗不奪之節于白刄交頸之際今讀其傳凜

然有烈丈夫之風詹氏固望族若博士公兄弟人孫三詹若養貞立朝炳烺人稱名御史皆節婦出也其方來盍熾若德容輩未易僂數天之福善而表節者詎不著哉孺人孝且慈克相夫子白首稱未亡人即一虛几而不忍釋去是肯德于節婦天之報節婦者將益篤于孺人余節婦庶其有光也已

波石子傳

波石鄧子歿于萬曆戊子十月二日距今十有一年矣其子婿時光不佞猶子也執其行實乞余傳其事憶余束髮交譙波石而波石宗祠傍余溪上精廬波

石歲時祭謁輒復過余以展譙覿洎余獲偕計遊學四方訪橫橋于南濟之上波石與橫橋諸友時時把臂共杯酒而亦有索余無能之詞於立馬之間者唯波石抱膝箕踞若不屑然人或詰之謂需其獨對大廷後未晚也明年余舉進士拮据中外者二十餘年乃波石奄然逝矣余固不暇有言波石欲微言於予而不可得余念之未嘗不惘然悲之茲時光請傳其事余詎能恡情於波石也哉按狀波石諱越字喬重世居南濟南庠宣城侯恭之裔少負穎質讀書識大義與兄龍池從南岡鄧先生習博士業文藻翩鮮謂青紫可以芥拾既而不見錄於有司者十有餘年乃戄然起曰人貴適所適耳吾安能兀兀窮年作齒魚雕虫爲哉退而寧志戢景養母課兒傲然爲山澤之臞時以禮義聯屬里族人有弗類弗悍面斥其非人亦以是斷齗之其自反而縮者即千萬人必往而矯矯豪舉之氣又若涌濤飆馳不可抑遏而鷙悍者亦辟易避之里族糺紛仗以寢息又嘗謁近溪羅先生于從姑之陽得聞所未聞遂乞鄧氏祠記以歸歸而偏友鰲浦鳳山髦士而競名號重節檢英氣勃勃於齷齪脂韋之態者或逸之而不自點其身其生平

所汪植有不軌於道義者鮮矣使君得永其天年其所竪詣不尤有可觀者哉乃壽止五十有五此知波石者未嘗不泫然爲波石悲也其他具詳蘭崖子行狀中

論曰古之論士者謂得志則乘堅策肥不得志則蓬累而行此其榮悴若草木然直卑卑者耳波石子其不欲爲蓬累者哉乃君子寧爲玉碎不爲瓦全波石子砥志抱材將爲盛世珪璋不售於有司而皦皦之氣抑于蓬累發之是猶然玉碎之志也使波石得志於時其自樹而樹世者必有可觀其不爲瓦全無疑也然抑而不見不亦可悲也夫

曹居士東麓傳

東麓曹君恭敬者厥配譚氏卽余先內子之姊也初愛川譚翁兩女長妻東麓季妻余東麓席世貲典重有德器予固寒儉怙先御史公餘蔭亦稍露頭角通仕籍嘗過灞上爲譚翁壽里人艷翁能擇婿婿不富卽貴然余實心敬東麓見其動有榘矱言訥訥若不出口其脫口者輒當理而有文與之處久而加親如飲大羹玄醴冲然其有餘味每自愧以謂不可及洎過東麓謁其尊人默菴公與其昆季肅峯輩又見其恂恂穆穆醇醲之氣融洽一堂如端委入周廟折彝

荀簴靡匪敦雅一洗儇巧纖繪之態於是益嘆東麓履順之幸其德器之過人匪偶然者兩尊人年俱高默菴公且重聽東麓務先意承之不待頤指色授咸得懽心居常左右圖書朝夕佔俾於性理綱鑑諸書尤口誦心惟日吾不暇操鉛槧業舉子獨柰何不矜裾而稱人哉故語當世之務古今勝敗之源有青衿之士所不能舉者犂然數之掌上卽千百載如眉睫間事以六易尚書授其子天舉等俾遜于青雲之業而謂小學近思錄尤吾儒正始之學也最惓惓焉與其季三山公者迭掌家政家日益阜然取諸誦讀之餘事皆不擾而辦又嘗出其餘力爲公家方田清覈有法不煩有司而邑稱天廬者刻附于實家譜自上海簿重修之迄今雖經編次未皇授梓命天舉任其事日與二三宗彥共董厥成執親喪毀不踰禮其窀窆之所亦以夢卜兆之果獲吉壤殆神授也他如紛華競靡之事一不以滑靈府邑大夫嘉其行誼兩肅賓鄉飲兩辭不詣自讓于德弗堪士以此益高之故里中推富而行德者蓋不乏人未嘗不首推東麓有心吾先生者與其季惇吾者並以古道式鄉閭愼許可獨稱東麓不輟口嘗與余道之甚具是可觀東麓

之爲人矣蓋東麓坦中夷外不務富財而務富德卽學殖而業亦殖未嘗競錐刀于人而樹睚眦之郄于後其虛已遊世而行于空虛不爭之地者耶吾觀世之爲富者不損志隳業卽兢氣凌人其眈眈於此者斯夕持籌握算計米鹽概鍾豆權子母逐十一斤斤焉廢寢輟食其赴利若流水其貪饕若餓豺其溺身若投溷穢滓滓之沉無復清泠超脫之望猶後然以爲得策而藉口於執鞭囊錢之說陋也棘矣若東麓者不汲汲於富亦未嘗不富卽富矣時以給人其心之所游息而安焉者乃灑然於經籍博綜之間豈於

吾性之至富至貴可愛可求者抑有所獨契者耶譚翁捐世已久先內子與其姊亦先後物故東麓語及之輒欷歔不勝待翁予如翁在時里人益羨翁之能擇婿余自度不及東麓遠甚抑安敢不鏡之以自勗東麓嗣是年益增德益劭余之愧東麓而心敬之者益殷殷未已故承命而傳之如此其他詳在譜牒中余可略也

樂母游孺人慈節傳

吾邑民風大槩以名行相矜敕其俗最為近古故烈士之卓犖淑媛之貞譽邑乘不絕書所從來舊矣以

不佞所睹於今則太學樂君以仁之配邑庠文學先嗚之母游孺人之慈節彪炳煇赫標於野史咏於鴻篇紀載爛焉且夫刺繡成文珩璜肅度蘋藻潔於晨昏薦悉抒其靈臆詎非女德所為快人意哉乃彤管所書貞珉所揭獨高汎栢之風踰斷機之教者何以故夫非以能光其夫成其子之為焜燿歟不佞於孺人良有所慕矣孺人幼失所天艱貞百鍊謝鉛華於未亡之境茹氷雪於幾絕之辰念結縭設帨之盟一醮弗改撫解珮遺賢之彥三遷有成致今偉嗣英英振藻賚序而孺人卒成慈節之名亘古今奇覯哉夫殉夫難矣而存孤尤難存孤難矣存而育之有成難之難者也孺人弘濟於所難而完名於全局得非剛腸夙稟神相孤貞貽茲景鑠歟不佞歷覩古烈女傳未嘗不掩卷嘆賞暨督學京畿乘驄滇陝徦以采風之使宏覽旁蒐遇博士弟子員所列貞芳之牘輒為表廬良以風化所自激勸所關重之至也比從鄖鎮歸赴南工之　命過里門接鄉曲長者爭言孺人貞慈已習聞而心嚮之矣會自南徙北務長秋官而賤息得徼惠於文學君諧潘楊之雅私念慈節之家得倚玉樹賁榮幸焉頃者邑大夫已旌孺人之門而縉

紳士大夫復侈歌咏業成帙矣辱文學之不余鄙也馳書長安祈不佞言不佞獨謂綱常之荷重於千鈞彼萬夫負之而不足乃一女肩之而有餘此豈非參天地關氣運浩然而長存者乎可以書矣可以書矣不佞故書其所謂難者告諸珮環之侶人各勗其所難若夫生歿之徵符婿君之曲折則廣文祝君之叙辭進士謝君之碣記已備悉之即覲風者當備采也夫復何言

孝行傳

吾輩以道誼名家而孝則天之經地之義人之性也達之天下者也董氏以道自命即以孝教家而舊族不緝孝者無亦人能之家喻之譜不必言而亦不勝書也姑即遊學吾門者言之有君授者蓉山公子也純粹恬雅沖然有道氣象生平砥礪名號無一毫非義不自濡染士林甚敬憚之父母卒皆盧柩側居常足不履巾門麻衣疏食慘寂如初喪時也有司上其事旌表其廬又一人則姪時舉吾兄省菴子也母氏曾歿時舉年甫十二歲耳茹苦食疏若出天性即有

憐其幼者百計誘之即強之弗改且也行忠言道鄉黨中尊信如耆龜屢試科場不第入補太學生為親老不謁選至及病革不忍以病驚其父強為笑語以寬其親忘其苦也吾悲之愧無能以表之也噫

遺英傳

敘曰君子志在天下四方生則懸弧學成而欲用之出則載贄得其道自私其身經術之謂何儒者不爾為也然徵之鄉校訪之岩穴槩之爵祿當時所以搜羅之者不遺餘力故野亦無遺賢自有詞賦而尚經義士之志用者咸操鉛槧以為羔鴈此輪轂之飾也引重致遠當不在是而司衡鑑者燕石周璞又往往迷於所珍士生斯世欲以才見庸難矣　國初薦舉與科舉並行尋罷薦舉謂其得人不如科也今之居鼎鉉勒彝常巍然稱治世台衡者皆昔日操觚之豪科舉之業疇能廢之然詩如少陵不得登詞賦科文如昌黎不得登進士科謂科舉足以盡人非知言者夫良驥伏櫪伯氏增悲荊璞不視卞子感泣君子不以成敗論英雄安得不為棄才恤也吾董以科舉起家者甚衆而操其長技不得志於有司者豈少哉故特立遺英傳惜其才也而不列諸隱逸傳者以志在

天下四方與高蹈者異趣也論其世知其人矣

方術傳

敘曰孔子之學博矣執御執射不拒成名之誚茲非挹損也外慕徙業者精捍而智屈何有于名黨人謂傳則無成語執業者是矣非所語聖人之分量而孔子不拒也即無論射御彼弄丸擊筑承蜩蹴踘之類技至瑣也其名與書契並傳非精專所致與及讀遷史以藝載者秦越人大倉令外為司馬季主一兩人耳他非無致精稱絕技者無禪於世弗錄可也顧人一身天地委形身之康沴天地之祲祥也善醫者酌

盈濟虛繄死人而肉白骨有幽贊之功焉古稱君相
造命醫者人之司命也君子不得爲良相則願爲良
醫誠難之也及其成名則稱國手且與亮天工燮陰
陽者相比埒豈卜者所敢望也吾董論法孔子以儒
宂宗自種杏廬山亦世世習岐黃家言如傳所錄者
皆以醫成名者也即不獲以經術顯豎造命大勛而
操術仁濟物博亦儒者所有事也然非致精孰能致
之他技不錄匪儒者事遷史之所棄也

張白山公傳

古者養老乞言皆有惇史張處士賓飲于鄉鄉之賢

人宜傳之以需上之憲老亦以風世處士諱興禮號
白山姓張氏前團里人張自西晉來以士族稱樂安
者最古其顯者勒郡誌中云　章皇帝初張子則以
積著奉臺檄築洪都河隄明生儀鑑能賑人窮得鄉
里歡心以修文昌橋旌爲義民儀生弘倪倜儻有祖
考風是生處士處士昆季四人次第以齒德飲於學
宮望重一邑處士年十六失父即岐嶷表見諸畝爲
敬承父志操行軌俗要於公平自弱冠時已擅鄉曲
之譽邑大夫吳公舉爲約黨正里俗賴之隆慶巳巳
歲大祲撫按檄部中出粟以賑饑者處士首輸粟四

百石所全活者甚衆縣脩鰲溪橋二所先後助者處
士爲首義故邑中猶富而好行其德者嘖嘖稱處士
也處士性孝友喜談學器度夷坦動以古人爲繩墨
爲祠以祀曾祖又祠以祀祖子姓無慮數千指若同
爨若事若直身舉齊之無難色外祖黃某無後母命
祀之處士謀諸三兄謀諸兩姨子又謀之黃氏蒸義
者相與哀貲市租每季春合而祭之三兄年耄耋處
士敬事之若父即賓于庠亦亹亹執弟子禮不衰諸
子若孫若猶子咸遣就正業後先籍博士者八九人
諸求者亦翩翩有文藻居常不事浮華即有喜慍未

嘗見顏色平生不言人過失亦未嘗與人較枉直嘗
自言曰古之至人見素抱樸不涅其白某白衣白屋
也得守此清白足矣因號白山乃其所自況也諸可
攷在詹曾陳諸子序記中王子應華處士至戚也屬
柱史氏爲之傳柱史氏曰曩予登華藎過白山氏見
其兄弟皆鶴髮童顏深衣博帶愉愉一堂其子任侍
側若蘭芽玉茁彬彬挺秀要多長厚風予爲之肅然
斂衽謂此不獨福茂乃德茂也其義正合者耶昔稱
鄒魯之邦家多淳風又稱萬石君家法子孫亦多長
者皆後世希覯若白山氏其鄒魯之遺與其萬石君

之遺歟

守素兄傳

余先大父侍郎公世爲招携里人每過江田輙睹紫氣氤氳如烟雲狀心竊誌之徐悟其靈爽所鍾廼築室居焉占者謂兆後嗣瓜瓞多聞人貴顯已而皇考龜川公伯父南園公雙溪公應運而出聯翩玉立則相宅之驗如持左劵云雙溪公精于儒業蚤補博士弟子員以歲校高第復綴增生籍芬稱洋溢里黨盱衡俟之不幸阨于憂患寘心進取廼放浪山水賦詩自適所著雙溪存稿傳布士林人爭頌之娶王氏生

子五人長曰祥號石橋二曰祈號守素三曰神號朴齋四曰禧號艮峯五曰初號巽峯俱不佞從兄也守素兄娶孝廉張公天和女生子時養時養當襁褓之年而兄捐世矣先是兄聞過庭之訓鋭志青紫矯矯蕤林已念父母桑榆諸季冲齡家營靡托不得已從業就賈貸隣錢市貨肩至梅川長城之柴里王于姻黨曾衆家資其牙儈貿易歷歲子錢稍溢僅供三釜而二弟禧初得肆力簡編雙溪公殊慰焉然兄志在克家犇馳晨暮卒遘疾炎者終于逆旅距家遠主人不及馳訃倉卒發囊金市衣冠殮而瘞之時老親垂堂荊媼鬻靡時養甫三歲呱呱泣也賴祖與妣鞠育成童至于有知過清明祭壠輙問何係父所大父告之故哀號斯夕年十五力堪涉遠亟裹糧而馳柴里徧覔父骸主人皆以瘞所倉惶莫告疾書其姓名籍里於石客藏誌之俟異時犇舉無何不佞賴先人之澤幸叨甲第自筮仕粵東督學徽輔時養俱從宦邸竟未及歸以還父骸越十年不佞出撫鄖陽時養始得策騎歸馳詣瘞所而發其藏惜故跡已湮舊主又亡無從指示廼號天叩地哀禱父靈而兄卒示夢于孤指苦楝樹爲瘞所厥明尋其樹掘之故石宛然而

時養得荷歸祔于先壠以釋終天之憾子情良惻焉兄生于正德庚辰五月廿七日卒嘉靖丁未五月朔日享春秋二十有七卒之歲不佞方十一齡猶能記兄狀也嗚呼痛哉兄亡矣有子歸骨矣夫復何憾且天成孝子之志而厚其培時養今且白首得以　覃恩之例膺冠帶之旌平生力恢家業義服州閭已嘖嘖人口配西務丁氏有雞鳴交儆之雅而三子珠璣瑜策勵書香駸駸乎志光祖考意江田紫氣之所萃孕需我大父之後賢盡發其藏耶兄可以不亡矣兄可以不亡矣謹叙而誌之詔我後人

文學詹君傳

郡庠文學詹君諱德容字子敬號泰宇余邑名士也世負郭而居爲衣冠望族曾祖文峯公以進士起家歷官冏卿生陽毅司訓毅齋爲理學名儒毅齋生庠士養滄振藻黌序清標脩然玉立而文學君卽其冢嗣也君生而馴雅不類凡兒祖司訓甚奇之甫長遣就名士游君會川之門偕其弟寬宇互相策勵爲文力追大雅在鄉社中煒然有名一時宗匠如養貞畏吾應華諸君翕然稱之久之補郡庠弟子員聲稱籍甚前後督學使者校蓺輒置前列人皆以青紫屬目

而君竟以數奇阨沉槐市士論惜焉君自負儒門矢紹弓冶故嘗遊羅明德之門講鄒魯之業洞析群疑遇會心處充然有得羅公多所印可其工夫務求愼獨而歸之於誠所揭示柱聯有世情相與多無實惡性從來只任眞之語蓋其實也終身佩服惟此一誠故事父母旦慕承懽不忍一日離其側遇有故他出念親不置嘗督學朱公歲校時示以某日發郡庠至期君方餙冠紳偕流輩魚貫鱗集而候于門矣忽報太孺人王氏疾卽刻馳歸不俟請而去雖違條規得罪不辭親病禮斗三年願以身代其純孝如此常念

祖考遺芳欲垂不朽遡子其存稿以貽後人而又建祠聚鑾祭田祭品俱有成規司訓以理學標驗譽君力陳當道附于瞽宗遭仲氏之旣亡也善撫其孤而任成立君之力焉族黨有不給者逬逬賙其乏或事關義舉卽樹前茅爲鄉人倡里有長山石洞高厰空曠貧民不能葬者類委骸其中獸相與食之所由來久矣君目擊心惻亟餙好義者捐金甃石以閉其門而澤及枯骨卒賴保全皆君惠也平生自奉甚約獨於隆師親友毫無吝嗇雖籍隸郡庠而於邑庠師長歲時問餽不廢四方同志之士至吾邑者脩謁無虛

日未嘗不欵晤隆遇令人心醉邑大夫沈公王公龔公雅重君者以賓禮相遇終日延攬卒未嘗干以私士林益重之當屬纊時從容訓子任皆理學中格言獨憐棄太孺人先逝以不及送終爲恨悲慟不已葢生平實詣於考終命時具見矣君壽止五旬雖年不副德而清芬在庠序公論在鄉評徽音景貺百世流芳天之所以壽君者或在此乎門人黃子廷賓侍君最久知君最詳不忍沒其師也持狀以告不佞而表揚之因述其概若此　傳曰夫士綜三才之牖攝萬彙之岐抗志而遊千伽嘐嘐然以古人自命詎非欲

師友造化出入古今哉第學之不講宣尼猶憂而躬行君子輒嘆未得甚矣實詣之難也往者鄉先達倡明理學與吉中諸儒互相印証若毅齋公矯然子立時舉所聞商確於覺野訥齋二公兢相斧鑿昭揭為後學典刑故邑以三詹美之雖德不甚耀於時顯表當年而聞後世斯亦曩時篤力士行之型也邇者盱江姆浦逦張赤幟余邑人肩摩轂擊覘昔愈倍倘亦有近裏著己不為浮慕者繼見於今日耶語有之醖人誇醇盞人誇釃學人誇吻夫儒而至於誇吻得無優孟而孫叔敖也者余甚懼焉夫為大雅卓爾不群

矯枉糾浮希蹤先哲文學詹君誠有之余故表而出焉俾後世知有篤行君子如斯人者其亦可以興也夫

東川胡居士傳

東川胡公與先大夫龜川公弱冠時共遊苦節譚先生之門道誼砥切結為石交至老盃親兩家相望盈盈一水休愉悲戚彼此共之風和日霽沙草汀鳧吟弄携適或醵飲清嘯陶然於山谿之間至讙洽也余小子追隨杖履之後距今四十年所恍在心目公之子宗滂請予傳公以識不忘予安能違之傳曰公諱璦珠字喬喬東川其號也招携湖東里人祖兆岳家饒益公承之不少青雲之志襟度磊磊倜儻有英氣善談吐指陳事理纚纚嘗傾滿座謹義利之辨不屑

不潔若將浼之嘗授徒梅川時父邦榮者春秋且邁矣一旦獨念曰遊子念親親念子倚門應嘆不歸來遂撤帳歸侍其父就養不去左右會鄉中寇發甚劇太府曾擴齋檄公為約正討之遂糾衆畫策以次芟除邑井以安嘗揭 聖諭六條以為家訓近而都會遠而鄉會未嘗不赴赴則恂恂誾誾謙讓不遑輒人以砺浮存雅之風中年苦徭役之累司邑篆者署之典庫一年凡百浮衍長費皆倚辦于公公不勝吮脣之慟抑未嘗不哂之為驕子也者而隨所欲啗之以求自免于毒乃公嘗憫先侍郎以子母微殖履為奸

負所詘非居室之善也公爲先侍郎撫之而轉化之凡數年得錢若干遂舉母權子者一并還之不屑以錙銖自潤此尙義之所難者先侍郎德之嘗謂家不徒壁東川公力也隆慶戊辰六月公寢疾先侍郎臨臥榻視之公泫然長涕先侍郎曰東川子生順歿寧爲盛世良民詎不美哉何吁嗟爲簪珥者啼也公攬涕謝之及卒遂無一言惟命諸嗣曰綱常全賴好人扶噫可以知東川公矣娶陳有令德生三子一女長宗周次宗程又次卽庠士宗海皆省德于公云女適黃氏予嗚呼東川公者乃先侍郎公故人也生同時

居同里學同師乃心行乃道術將無同乎及其殁也亦同戊辰之歲也論曰東川公蚤自刮濯矯矯于流俗之中先侍郎易爲盛世良民匪譽言也然其初則苦節先生教之也苦節先生學行孤貞一時遊其門者不寧東川公賢哉郎石山叅山皆胡氏之良也而異姓若譚龍江若鄧雙源皆以學行爲邑良士皆與東川並驅爭先而爲先侍郎之莫逆者也予於是益嘆苦節之門多君子焉

董司寇文集卷之五終

董司寇文集卷之六

江右樂安董裕惟益父著

引

貞復楊先生學解引

夫至善學之極則也古聖人之立隆以爲極者也是學之大也而人之大大于赤子之心赤子之心良心也故孟軻氏指知能之良要諸仁義而達諸天下古聖之紹天立隆而天下以平實不外此姚江指其良使迷者以醒先師要諸善使良者益拓古道其在茲乎貞復子推明良善之旨不少孟子願學之意古今

學則備是矣洵吾黨之指南也乃人性靡有不良於善靡有不至者何學之不古也兢業敏求與古訓之實體諸已而出身加民者具在也貞復子解至善綣然於堯舜猶病之心吾知其日益不知矣裕也何敢望貞復竊願與吾黨而共易諸敬跂諸簡端

省菴家兄八十壽詩引

今上戊戌中元之吉爲家兄省菴八十誕辰時南極老人炳烺祝融之墟若嵩爲吾兄垂耀者里中姻友相與爲詩而頌祝之授不佞弟裕引其首時裕拜秋卿之　命歸壽吾兄至忻願也因縱觀各詩有嘉其

所履者有幸其所遭者有慕其所養者有稱其所作之工者有期其所壽之益永者斯古人岡陵松栢之頌日昇川至之期也斯之謂善頌善禱吾兄其嘉之而弗替引之矣彼赤泉之飲貝邱之糧東海之兖西崑之實曷足為吾兄壽哉顧大老如兄宜養之上庠天子執爵而酳乃屢屢一賓鄉飲雖拜章服之榮而弗克躋三老五更之列於憲老乞言猶若未盡乃社櫟以不用為壽而兄以詩鳴里中雖無乞言之寵而其言固自傳也且日會諸媚友于惇義所討求性命之業以表率鄉閭將言彌高德彌劭惇史殆不勝書

郎衛武之九十而抑戒者宜無多讓也已媚友多惇義會中人乃共題之相與書而壽之云

義倉簿引

此吾祖豫菴公而下義倉簿也裕荷吾祖餘庇竊祿幾三十年不能以其餘贍吾祖家族吾甚耻之歸自郎陽之歲吾劘吾儕之餘稍置義田以給吾祖下之不給者然田少利薄其不給猶故也歲戊戌叨司寇之命歸自里中里中之艱食者逞逞而是吾祖之下抑或苦之裕於此有重恧焉時有德裕而齎以為謝者凡三十金拒之不得免又不欲私為已利因割十金奉之吾董大宗祠又十金奉之吾祖豫菴公祠皆為義倉貲本計也金入宗祠自有主者裕可弗論而入於吾祖者屢屢一十金所持何耶鮮也哉然以義為利而積少成多是在吾兄弟子侄輩善計而善成之耳茲出前金付侄時餈時舉等收掌令待秋成糴買以為倉本并與家衆約倘各量力以量助其間俾百千萬石由此而起其散不分貧富只計口給之即富不待此者推以轉給于人可也收則約日照數還倉欠而不還者非有不得已之故即為負義後不給之仍議罰示儆散必春夏之交收於秋成仍每石加耗

一斗公美利計久遠也允若茲豫菴公而下子孫其世世無饑矣乎夫吾祖樹德豐茂將世世享之為之孫子者能繩繩弗替抑皆有以自給而家 國賴之又何憂于薦饑然財蓄囤天下大命而善理家者不恃無饑而歲為饑防則是倉之設所以備不虞長恩愛也是在吾子姓纘緝而光大之焉耳因書之志交勗云

望仙里鄉約引

聯十有八都而合為一約之此雲鄉之古也以吾從士大夫與諸父兄後猶及見之藹訢訢然有鄒魯之

風焉比者二三紳偶竊以行私致大吉良善而約因以解乃障瀾竪赤不使良切是願而奔走四方時力俱詘環視鄉中行之惟謹寢以成俗者爲望仙里爲然而同年恒遜實振率之恒遜躬德服義捐貲糾濱士人翕然嚮之是約之重也鄉之望也亦猶行古之道也恒遜以約授余余讀之肅然起因私慨五鄉之不古若而猶幸是約之猶近古也又甚愧余之不逮恒遜而益嘉恒遜之行吾所未行也恒遜其躬行有得而里人化之與將其里多君子人恒遜幸際其盛而相與有成歟不然何比應若斯也余聞邑大夫扁

其里曰仁讓里夫仁讓豈一里已哉家仁則國仁家讓則國讓自昔記之恒遜行之一里矣是一家之積也出家則國矣一德同俗規運桴叶卽胥天下而鄉魯何異焉然行之自鄉始也鄉一里也則是約也願與吾鄉而共守之者也因爲引云

氷霜雙凛卷引 并贊

雙節華扁乃也大夫洗公爲猶母李鄒兩孺人題也二母同貞同壽踐履無瑕不惟撫孤成立亦猶見孫濟美明經振藻覺序稱奇皆爲貞守之所致者其節操實蹟業宗家比部郎蓉山翁已傳其槩矣復令孫希武之請特綴蕪辭以昭不朽用警將來之範云贊曰

賢哉二母潔守氷清共姜完節丈夫弊弁撫孤旣立督孫又成氷霜雙凛褒異其庭並躋上壽純嘏遐齡早歲茹蘖晚景惟榮天相良淑世德奇稱孚今作贊永保貞名百千萬祺視此情徵

如朔子引

恭聞道德節義文章等不朽耳宋末邑丞黃公名申者時衣冠相率降元公作佯狂狀仆地隨捐妻子家於邑之芙蓉山下亢然有首陽風草廬吳先生善之

相與逍遙以講學爲事其節義道德載在邑史業已組豆名宦寥寥三百年餘而得今之丞如朔子旣雅志東方生遂于學又幸際 皇路清夷節義末繇表見獸喜著爲文章大篇小說長詮短調迸迸前無古人方候選天官時與三四輩歃盟雅壇毎一揮麗藻傳燕市予竊獲一窺未嘗不駭何物孺子咄咄逼地致人絶倒也嗣後知其先比部君嘗馳聲鄉翰蓋將種云運者出之笈中役之衆人不遠京都數千里而以見示予媿中書君老禿無能以題顏如朔子獸惜如朔子以彼其才不獲獻賦長楊寘身木天清署而

僅落莫一巫徒然蔣青松種綠竹以爲公事不過甚
矣雖然古今才人不遇於時若賓王者豈少也耶彼
討曌一檄何大英雄至今讀其文可想見其爲人故
曹丕尤稱文章爲不朽盛事若日揉道德之玄而爍
之中天揚節義之芳而起之九原揔恃有此物區區
一時顯榮直水上漚霜令置如朔子於諸子中當必
與之同鳴共傳無疑倘苟以彼而易此哉嗟夫士成
一家言類藏之名山以需知己予樂芙蓉玉削高映
五臺異日好古君子必有從峯頭而發其藏此之爲
遇加於遇之遇違已安見黃公道德節義獨流譽於

樂也如朔子名夙禎越之檇李人

跋

跋書最樂處

爲善最樂東平王蒼之所爲樂者天下之眞樂也東
平以帝室懿親陟臺輔爲帝所倚倚天下孰加焉其
樂固宜齊王孫某者泒遡　天潢而廢處舊京委巷
華門一室僅僅容膝石林子題曰最樂處者何也斯
天樂也樂天者忘己忘物無富貴貧賤而處之一也
處一則化而齊故曲肱如孔樂在其中簞瓢若顏不
改其樂斯天樂也古人欲尋之而不得其處者也然
亦不出所性而得之茲王孫恂恂愉愉躬禮蹈義日

從復所楊公如眞李公輩遊以某不佞亦引之請業
之中是亦今之東平也第業在廢籍不獲東平之顯
庸而其所樂固東平也謂之最樂也亦宜然君子猶
有終身之憂者謂何是聖賢惕厲之心也所以成其
樂者也樂成於憂樂斯爲最王孫其亦念之也哉

跋信國文丞相遺墨後

余讀宋史至信國文公未嘗不欷歔流涕茲從斗墟
劉氏得其遺墨讀之爲手簡者二爲律詩者四有不
知涕泗之交頤矣夫公精忠大節炳炳天壤間之所
遺者無當公之百一又多刓蝕不完而余欷歔若彼

登泛觀編籍固不若手筆之爲親耶抑其中自有洞心鏤骨千百世而懸同者在也觀者當自得之聞公初詣郷枝見三忠祠即曰没而不俎豆其間非夫也比對制策考官奇其文謂其古義若龜鑑忠肝若鐵石信斯言也公之許國決策已久人亦以是奉公顧一死匪難雖萬死不回而卒以死繼之者誠難之難也公自慷慨勤王至從容柴市其間擯死者屢矣求死而不獲死者亦屢矣而卒一死以報國自非忠肝義膽得於天植者其孰能之昔天下宗周夷齊抗首山之節歌採薇以見志故太公嘉其義孔子稱其仁

公和採薇之歌居然以夷齊自處而衣帶之讚曰義盡所以仁至其于夷齊有光也哉當時號爲知公者擬公以夷齊而又儕公於豫讓不識於公爲何如也或謂公在獄時有異人就以語心忽脫然若遺天地曠然於生死之外是死而不亡何憾於死也夠死得死所賢於偷生萬萬然則之一死也報三百年養士之功者在是愧天下後世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亦在是此公之植地維立天柱而爲人臣之極者也此公之片楮隻字流落人間即爲希世之上珍者也此斗墟氏爲公葺而寶之余之欲獻不自已已者也

跋雷質齋遺稿

吾樂雷籍舊以儒稱意其先世必有褎然於名教中而爲士彙所矜式者然不少概見知湮没之爲祟也雷子鎮乃從敗壁中得雷質齋遺稿遂聚族而謀之以壽梓人今讀其稿想見其人是亦士人所矜式而褎然於名教中者然亦塵湮久矣匪揭而梓之誰復知之昔豐獄龍劍精射斗牛之墟而埋藏于圄土者不知幾千百年不遇雷煥就剖而出之而流光千載玆遺稿得之敗壁梓之以傳不異豐獄神劍第不知在塵坌時亦時有光怪足駭瞻候否吾於是竊爲質

齋幸乃雷以儒籍奚啻質齋一人其劍藏於敗壁而弗遇檢拂者奚啻質齋一稿吾於是益慨世以儒稱而湮没於塵土者尤多也悲夫

跋節愛卷

天地有正氣豈特丈夫然哉誠服禮義礪廉節皎然不淄於宇宙間則雖婦人女子綽有烈丈夫風苟茂志回行毀藥檢以殉所欲即婦人不若矣何以稱丈夫乎余讀節愛卷若鄒母黃者固閨閤中丈夫也彼其盛年失天白首稱未亡人呱呱膝下不絕如綫卒克樹之歸報地下其志操貞一有裨風教甚大謂爲

丈夫非耶彼飾簪鈿以奉他旂裂冠裳以事異姓者節檢之謂何宜於鄒母有㥘恍矣鄒母孀居時毀形垢面惝惝焉隱匿不致爲妄求者所物色安所事名而賢士大夫相與表章歌咏之不置者何以故誠取其志行樂爲風教道也然匪孝子慈孫疇能致之亦漢元明輩子孫之慈孝者也好道樂義以長厚世家而尤惓惓以顯揚母德爲事其用志也遠矣此節愛卷之由著也故余於是卷旣嘉鄒有是母亦嘉母之有若子若孫云

太守鄧少泉族譜跋

余不佞企慕古先郎片楮隻字出古名筆者靡匪尅然心賞然自勝國以前類不槩見茲南陽太守鄧少泉君寄其族乘手卷示余其首題鄧氏家乘者蘇老泉也其爲之引爲之題爲之詩叙爲之標爲至寶者若張紫岩者若蔡西山若吳宜撫若岳武穆若楊龜山皆有宋之名賢也一譜而諸賢之名蹟聚焉其爲鄧氏之重不旣多乎夫譜以人重而惟賢重賢宋之諸賢爲宋重并爲天下萬世重者載在國史當時鄧之家族其見重於諸賢者不讀其全譜不識其取重何如廼余與少泉學古有年其文必先漢詩必盛唐其守南陽治行與召杜相比埒其庶幾於宋賢也乎余之希古而無從者喜于鄧而且見之少泉猶欲得余一言以贅諸賢之後余不佞又何以重君抑嘗讀蘇氏族譜序記嚾然起保族滋大之感茲鄧乘始老泉也請以老泉之說終之何如

義山跋

不佞裕席先大父豫菴公洎先中丞龜川公與諸兄弟餘庇起家進士由東莞令晉司空歷官十有四任歷年廿有六載叨冒久矣然守祖宗清白之風中丞公毋自殖我之訓罔敢失墜宦雖久而不改儒素居

常慕范文正公義田之置爲張君之暘推祖德而長恩愛實在于是故薄俸所入亦時時剖而共食之第所入幾何所分亦幾何而吾兄侄又多窘束罔克有濟此杯水車薪之說也比來兄侄能力功苦足以自給者亦稍稍有之乃計拙而株守者則猶然如昨何者恒産之少故也歸自鄖陽之歲乃爲之殖田若前數僅僅如此薄亦甚矣亦猶杯勺之潤也顧田雖薄歲多力勤即可使腴入雖寡量入爲出可以致豊吾兄侄幸無少之尙籍而記之剖而耕之食之可也儻吾官尙未斥俸給或加厚自當增置以益前數之外

仍爲之約吾兄弟企子侄有繼吾而登仕籍者倘有
餘貲亦捐以置田以益於此數之外則聚少成多而
周給有賴頤此以業豫菴公而下子孫今中丞公而
下稍有贏餘當不藉此俱遜以惠仁謨二公位下盎
期世世守之毋據爲私業毋私自典鬻田耀立戸另
收各計其輸納毋致負累若中丞公而下後有貧者
亦得剖而食之仁謨公位下有能自給有餘者亦推
之以均貧乏大都有田五十畝以上者退受田貧者
之半有田八十畝以上者進退所受以均貧者不得
鄰據仍相與遵之俾世世守之共之嗚呼利者義之

和也各得所利無相侵奪是爲和義義之和仁之至
也親親仁也義以成仁愿諸兄侄子孫以義爲利焉
謹跋諸紙尾

跋太保雙江聶先生報家手卷

欲此貞襄聶公起家時報家之手墨也裕生也晚不
獲望公顏色而先子龜川公請業恩江之上見公揚
休山立歸然爲後學斗山時時稱說不置不佞亦訢
訢嚮往若旦夕遇之者也既而歷履四方公之德業
日洽譽聞及官京師從公之孫㭊得公手墨讀之見
公言言忠孝字字德義一念一事不欲自欺欺人而

所以涖官開家者一稟清白不異關西夫子是時文
成赤幟未豎浙東而公自刮濯如此宜乎脫屣華亭
郎囂訇臺端歷黍晉陽進陟莞樞爲　國家建安內
壤外之業有以也說者謂公之學廓於良知最深於
困辨緜洵爲知言而載觀手墨公之炳炳朗朗鼎揭
宇宙者此其素所挾持而反觀未發之中於此日益
蒸蒸是可知公而公之銳然以聖人爲可至而稱于
天下日日新富有者信不偶也士脩之家而獻之
天子之廷于公手墨可窺公一斑先子稱公爲後學
斗山不佞雖不一望顏色眞若旦夕遇之者以此公

之孫彙公手墨而奉以周旋者亦庶幾象賢而無忝
烈祖者也因拜手而跋諸簡端云

跋名賢公論卷

雪樵楊先生以名御史出守蘇郡郡人頌曰楊青天
罷郡家居家徒壁立無守錙可遺子孫予耳熟而心
艶之有年矣丙戌秋予奉使還從古池子得先生名
賢公論卷讀之凡先生立朝本末與當時諸賢所以
稱引先生而膾炙焉者皛皛篇中而旦夕遇之予因
爲之慨然大息夫公論在人心若揭日月而行何至
戕戕顧大猷之世公道行於上植良繩憲天下靡然

顧化晚世豪俠爲政慶賞之柄潛移苞苴之手狐鼠之奸復憑城社而操竊之卽指由夷爲莊蹻其誰與辨然而公論之昭於下者自在也夫公論卽國是也不在上而在下如國何此先生之所見斥也當
憲廟時先生劾都御史蔣琳罪狀于 朝捕豪民錢爗寘之于法大都奉三尺以惠文按之爲民社計矣耳豈專矯矯爲名高者曹石輩竟納錢賄反中先生逮繫下吏一時公論嘩餘盡矣在先生方引以自咎而曰天王聖明乃名賢韓公雍陳公選張公元禎輩則以此益高先生古稱一人之知不爲少者庶其近

之況諸賢之翕然同聲者哉夫薰蕕不同器咸鈞之音不諧里耳以先生爲諸賢推服如此則其擯排於曹石輩也亦宜假令先生當職時少務容默如脂如韋以獵世資或取貲于此而投驩于彼詎不可以立躋顯膴而裂冠毀冕流汚青簡淹淹泉下人矣何公論之足齒云惟先生不以此易彼此先生之爲賢而賢先生者爲賢也公也予不佞不足當先生萬一而坐失諸貴人心遂致摘抉其事偶亦相類先生可作請爲先生執鞭也可乎哉

跋義修縣衙簿

吾樂山川風氣蒸融欣洽蓋東南一樂土也官民上下相與聚居而安之有不安者未嘗不焦然而共商之是一體之誼然也比時縮符而令吾樂者乃不獲皆安其居民亦悵惘於新故之代而莫知所據談者謂縣治之新特崇於公堂而於令公之私宇則湫隘弗理在堪輿家僉指爲未善也此事理之或然者果爾抑何以安吾令公哉令公之不安卽士民之不安也天幸吾樂簡沈令公以名進士出而令之旌車一下化行若馳民之戴之若戴父母大懼衙宇之弗葺將無以安吾令公也庠士某某等義民某某等相與

裒衆貲聚衆材諏吉辰而鼎葺之因持以示不佞裕裕爲之躍然起曰此義舉也士民之責卽士民之心也願相與圖之雖令公揖己裕民不欲以一毫厲民勞己逸民不忍以一事擾民乃吾樂素稱尚義凡脩學脩塔脩橋梁等務皆慕義而爭先爲之何有於令公之衙矧令公庇吾樂者將恬熙聚處卽萬間之庇不啻也又何難於助脩之舉然匪集衆而裒貲弗能也倘富而好義者出其餘貲卽以三五輩而顓任其事不必裒益於百千衆人同聲頌義吾等固有深心若謂爲一縣公舉也宜一縣共之捐分効力合千萬

而同一心則不計多寡各出分願可也共捐錄而而
効之

跋曾半川漫稿

半川子藎之篤行君子也外和中介履方意美恂恂然不競浮誇而長於德義之務其所與知交多一時名士邑大夫沈公洛沂賓之鄉飮爲叙諸稿誠重之也嘗與先子龜川公緖金蘭之誼同執贄于鄒文莊公之門得致性命宗旨余自諸生入城半川子未嘗不眷然顧之余亦未嘗不顯然嚮往茲半川子已矣讀半川漫稿如見半川然顧余匪知詩文者不能爲

之鑑裁乃其人則素所耳目者也夫君子之垂世以人不以文半川子爲人若此其可傳無疑況根懿理而披性靈往往取裁哲匠詩文又有可傳者雖欲無辭於後世詎可得乎論半川漫稿者亦尙論其人無徒以詩人文士目之庶幾哉知半川子矣崇德祀賢君子尙考信於斯矣

跋天放閒語

此還桂垣黃翁作也翁世受儒始嘗斬以發家而後卒安素含章直以學行爲里社祭酒迄年耋餘猶能搽觚染翰聲詩里社中今讀其存稿人品可概見焉廣文羅君已大揚詡弁諸稿首矣似子元之在邑士中素爲余器識復持稿而丐叙於余余惟詩本難言自漢魏以來作者非一評隲品題在詩話中者亦非一而或者謂刪後無詩非眞無也高者過爲雕鐫卑者淪於萎苶肖其神於三百信無也故謂之無詩亦亦宏江西詩派所從來久矣而象山陸氏獨謂彭澤一源來自天機非以其恬淡瀟灑神情獨擅耶後之評陶者有逸鶴任風閒鷗忘海之語良有以也夫詩類從放處見天處而規規於比擬則人也其人勝其天滴即令調之里口而已索然無復大羹玄酒之味

矣翁譚詩雅美唐推轂工部比今把而翫之景會而思結思動而哦成一是自家面目而冲夷可鞠又似得柴桑翁風致此翁所謂超然玄詣放以天而弗工以人者也不雕不琢獨返其樸殆可與言詩也已矣誰謂刪後眞無也明德羅夫子間與翁倡和亦嘗以放翁稱之其署曰天放閒語微獨取精莊生云

菫司箚文集卷之六 終

董司寇文集卷之七

江右樂安董裕惟益父著

誌銘

明故嘉議大夫賓巖何公暨宜人陳氏墓誌銘

皇明萬曆乙酉正月十有一日雲南布政司參政賓巖何公卒于正寢丁亥春三月八日葬螺範山之原以其配封宜人陳副室黃合葬從公卜也丁酉之夏厥嗣應元過平成之署以誌銘見委顧不佞某公督學時所造士也又嘗竊公之餘造士燕趙間今筮九列亦步趨於公而未能者敢以不文辭按狀公諱

鍠字鳴儀一字振卿賓巖其別號也其先董姓爲燕人有均政者代何翁成括蒼遂易何爲麗水人五傳至大父允恭世精束垣之業舉五男子次曰珙即公父也以公貴封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又次琛撫州司訓大父夢龍起西林是生公知爲貴徵甫七齡穎敏超絕南山鄭侍御過大父指而戲鄭曰此兒詎下侍御哉既就外傅從司訓于撫州攻苦博綜操觚試舉子業輒高等甲午舉于鄉丁未試南宮第三人觀刑部政奉 詔諭嶺表所過山川攜之奚囊士有骫骳者見近時宰公託詩爲諷宰領之會地震言者承宰意言告在奉使因謫授樂平縣丞樂平江右巖邑也俗嚚訟攻訐許陰持上官短長用快不逞公糾以法時以德教爭格之相戒勿犯擢進賢令孜孜求理務以德馴其民士有抱抑者無須求白即爲白之而臺薦治行第一時太宰萬公邑之望族也有怙勢者借之淩轢里中公一裁之以法法行不寃而毀言則日聞太宰所矣太宰殆不能釋然獨謂公强項負時望稍遷爲開封府丞公之丞開封猶丞樂平也剖劇如流雖郡多 帝親橫不易治亦憚公威稜靡所齮齕有憲使董公者舊守括蒼知公爲孝廉時不受大

守金事獨加推禮即欲擠人以媚人者無能求多於公尋遷刑部員外郎獄多平反與郎署游若濮陽李公安成鄒公輩或以理學或以文學並鳴一世而若爭先驅又嘗忿分宜專國約桂林張公雲間董公輩露章劾之封君知而持之不得上張公等詔獄論戍公藥之饋之不遺餘力即分宜知之弗顧也事詳少治三山集中時粵寇張璉稱亂潮陽糾黨蕭晚吳朝職者數攻陷閩及潮旁縣守潮者難其人遂以屬公公兼程赴潮至則島夷方集南洋勢張甚無暇問璉而粵會王伯宜者海勾島夷陸結璉等以厚其援官

民日益岌岌璉陽且求撫公白按察馮君第徉許之
因遣官李逢時撫其衆逢時餌其賄陰爲璉耳目會
督撫張公至公爲決策大征因條上十二策並見施
行爲五營勤十萬衆供億煩費卒倚辦公公不擾而
辦時拊卒伍授之方畧屬夏旱衆益洶洶公籲天禱
雨雨輒應民賴以安遣人李逢時所遺之書俾誘璉
出降王伯宜者擁衆騶王謀刼璉公誘而縛之并縛
蕭晩于陳所璉徒挫𧍓不敢聚而貴嶼以西有陳城
者亦張甚公薦鄭司理爲將冐雨圖之用鄭生明騰
兵擒陳賊遂擒朝曦前後斬首萬級降二萬餘徒嶺

東平多公力也擢　奏受上賞晉江西提學副使瀕
行猶爲潮人畫增建縣城之策謂治廣莫狹若也民
今賴之其涖學政也竪紀肅而懸鑑精人不敢以私
謁諸所抽拔卒稱士彙亦多品之文詞之外故江省
得人于茲爲盛徙叅滇政平鳳賊之亂念两尊人且
老遂移疾乞歸養當事者遲之謂公已陪推納言郎
內擢可旦暮也公不待報即行既獲俞　旨病可
以聞益異數也歸亡何封君棄養公哀毀踰禮而喪
祭則惟禮是視太宜人倘善飯雅好聚談時事公先
意承之得其懽心新鄭相公柄　國起公掌憲廣東以

母老固辭江陵相公與公同籍誼最厚起公河南布
政辭益力已而執宜人之喪如喪封君時其爲孺慕
即三公不易朝省屢薦輒以疾辭或問之公嘆曰吾
甞以徇急失貴人心已而冐藩妻犯賊壘誠不意生
還茲得終侍吾父母足矣且吾大父蚤擨我于鄭侍
御侍御謝事二十年吾適似之詎不快哉故自贊曰
生長世德之家游宦太平之世引退知非之年終老
梅山之里見者以爲實錄而公之怡曠可知已盖公
之爲人丰采顒昂履操方潔進退取予動則古先有
激於義則七尺可捐義有所禁世共朶頤弗掩一瞬

家政甚肅內外無間言治官如治家歟歷藩臬冰蘗
愈厲雲卧十有九載樂遊則有敦樸社講業則有雲
亭山房翛然若遺世者及得邸報讀之見盛德事則
喜從中躍一遇疵鑿終夜悲惋若不自制生平手不
釋卷有當於心彙而成帙或采摭以顏其軒嘗徇吳
趙二公之約爲鴈宕赤城遊退而編名山記曰吾且
卧遊矣并著高奇往事見意晩益慕范希文程伯子
闗壽亭岳武穆之爲人慨然旦夕遇之盖自括蒼有
公世有真儒雖淵弘經濟未究厥施而括蒼之風賴
以長厚至今入其境望其廬者未甞不肅然如公在

也所著有括蒼彙記修攗通考醒心等集燕臺耆社等錄仕學林居等稿多行于世而自營茲宅則爲咨楷之墟韋衣之歛嗚呼茲豈今之人也哉公生正德戊寅二月二日距卒之年六十有八配　誥封陳宜人郡庠廩生澤之女陳生有學行宜人婉嫕貞靜儷德于公奉二尊人以孝謹稱括蒼論婦德母儀者必推宜人黃亦濟上頁家子德肖宜人乳宜人子如己子內政翊贊居多人以爲公之絡秀也先後卒合葬公塋之次子三人孟應乾廩生仲應春增廣生季應文附學生孟季皆黃出仲與女四人宜人出也孫男

梗楝松櫝楙森杰槐桂九人皆能世公之家云不敏裕謹拜手而銘之銘曰彼括者蒼炳蔚誕詳爲龍爲光忠不遺親隱不忘君寇冕人倫文武經緯學可師帝未普厥施崋崋梅岡挺玉擎霜堂開晚香抱奇履特陳黃儷德共茲樂國

明故一匡曾先生墓誌銘

不佞某舞象之年從先御史公謁一匡先生于里中先生操觚試之曰孺子可教也明年負笈從先生游因淑先生軌範竊其芳潤以飾羔鴈故以某之不敏而儼然儒紳之林者先生力也謂先生與生我者等非耶先生歿有年其子景洛持庠士曾心華所爲狀徵予誌之予何敢辭按狀先生諱明舜字于用號一匡世爲望仙里人始姓魚後改曾氏代有顯者大父循禮學古爲儒父翔世以明經受廩有聲庠序間先生幼齡即英氣勃勃執筆爲文詞自出機軸反覆抽繹不欲襲他人唇吻間取前輩大家之作批評軒輊用示前茅而精神膚華相與附麗浸淫其中而充然若有遺味嘗從古南董公授易而攻苦研精自得居多博綜羣籍於學無所不窺至下帷講授則津津纚纚聖賢要形披揭於齒頰間無所復憾聽者莫

不爽然開懌即古稱解頤者何能遠過以故市勝冠時即籍名博士中博士弟子靡不推讓辟易先生與之角藝亦時時超軼之然卒爲棘塲蒿矢而以韋布終其身者則桿於數奇而非戰之罪也生平擇地而蹈踽踽不行不能以時俯仰人有訾玷而斥無所貸其臭味苟同者則揄揚獎溺不啻口出與明山心吾諸公同里閈昕夕友愛悠然莫逆其弗類者視之蔑如也家素落莫嘗資修脯以供朝夕而不義不取終身布衣蔬食而自視盎如未嘗有所覬覦於世唯坐臥一小樓肆力圖史以潛心大業而不知其數之奇

形之藴也已覼不諳于俗而辨于理不偶于時而悳
于古懐抱利器弗克一售而及門之徒往往有所成
立而諞法不忘則先生之涉世亦未爲不遇也先生
生正德丙子七月十三日殁嘉靖壬戌十月一日享
年五十有七初娶林上門人張一仁實襄其事後改
塟蕭坊蟠龍形負申抱寅娶周塟先生處續娶聶塟
打石嵊寅巳向子男二長景洛娶陳次景渭孫男希
聖希賢併書之以志不朽銘曰古稱狷者有所不爲
志方行潔載道之基求之𣅿世先生庶幾九原可作
文其在茲

明故鄉進士詹畏吾墓誌銘

不佞稚與畏吾同博士籍先後領鄉書同上春官最
稱莫逆畏吾通達當世之務軒軒豪舉將友一世而
尙千古而學必經時功必善世吾儒炳朗事業庶幾
身親見之以稚樸朴何敢當畏吾百一而畏吾不予
鄙也凡翼所不逮增所未有者靡匪不致又嘗倜予
之疚而弗振也心切狐兎而功歸袵席是予之益友
而師資焉者予安能忘之乃畏吾捐賓客有年矣其
子國華輩徵銘于予抑何忍銘畏吾哉然吾不銘而
誰銘也謹按魯春元洛所爲狀畏吾諱瑞詹姓世爲

樂安縣衙後人趙宋時有詹京者以進士官崇仁覽
山川奇勝自玉山徙居之在後弈世載盛科第人文
甲于樂邑有肇亨者以賢行徵授仙遊教諭三傳至
孟常生隆質是畏吾尊人也號質菴爲邑耆碩型範
鄉偶初娶丁再娶羅徵異夢舉畏吾五歲就塾師過
目輒成誦九歲執筆爲文逴逴出驚人語弱冠遊庠
屢考先多士丁卯以詩經薦于鄉典試者奇其文謂
穿楊之技也百發百中不意不第而齎志以殁塟十
五都黃獅顧尾形祔丁孺人次也畏吾在諸生中餙
躬砥行矯矯乎以名號自豎嘉志古昔而尤慮切民

艱居嘗談性命析疑寘洞剖關鍵指陳　朝家機務
列生民利病計事後當成敗若倒囊出物著筮而燭
照之也故奇其識者謂當爲　昭代賈生使對
大廷其勁氣直節當不讓劉蕡而才雋莫授齎志以
殁重可哀也蚤事羅文恭公聞主靜之旨継事鄒文
莊公聞愼獨之功暨聞明德羅夫子揭仁爲宗以孝
弟爲標的時走從姑相與質訂疑義已又聞見羅李
氏樹纛洪都其學以脩身爲本忻然從之李公察其
言動謂其進於道也亟加賞嘆旣而肄業南雍大司
成戴公以未發之中中節之和詢諸士久未有應者

巽吾獨起而對曰人心時有所發然所以默宰之者不可以聲臭求也是未發之中也卽天命之性也從此性體發來自是中節自是和平叢公大驚異謂若出象山陽明口吻諸生中乃有此哉課士稅遂以爲第一人燁然聲動南都歲甲申明德夫子復至鰲溪巽吾迎欵于家時大尹王省菴偕邑博士并四方學者雲集景從巽吾并館穀之因出生平所學與請業於文莊列公者參互表裏以求畫一宗旨明德益加賞嘆以謂吾道有賴使天假之年而烝烝未艾其方駕羅鄒儷美明德見羅無難也且吾樂之風好義而

尙文巽吾所履進於義矣故館穀來學不以爲費延攬四方日不暇給不以爲勞族人有鬻子輸官鏹者爲之捐金以贖有負祭錢而闔門自經者爲之捐業以償有發祖墳以供餔餼者爲措金五十以復其穴三氏者至爲尸祝而巽吾不以爲德他如孝親睦族賑窮恤畜修譜助喪企修文塔新學宮畫策方田建議革淺舡等稅未易僂數亦章章在人耳目類詳于行狀中茲可畧也已巽吾生嘉靖甲午閏二月十七日歿萬曆乙酉五月五日享年五十有二娶妻胡又娶聶子四人長庠士國華最幼國升聶出次國章又次國舉胡出俱庠生皆彙賢於乃翁云噫是可以觀巽吾矣夫巽吾天殖其德而嗇其壽豊其才而不究其用人執以觀天謂爲天之未定者乃千皆弒斌能讀父書而志光前武則魏科鴻樹將取次膺之則天之薦於巽吾者將倍償於巽吾之後其爲天定固自若也吾竊爲巽吾幸之是感而爲之銘銘曰

偉哉巽吾　質頴才敷　經濟德業　行綏帝圖
云胡不憖　途泣揚朱　有子承考　刷羽雲衢
昊天顯命　一定不渝　蒼蒼雲山　光弈且都

明誥贈太淑人祖妣謝氏墓誌銘（後以尚書贈夫人）

謝太淑人者樂之南岸里居士謝孟綱女　誥贈正議大夫刑部右侍郎豫菴董公重冑配也淑人幼抱懿德及笄歸豫菴公于擕里時豫菴公煢煢子立丁家運式微之際淑人以純德襄之晰夕兢兢勸勵有鷄鳴儆戒之風敬事尊人甚得懽心和輯適於妯娌聚以異姓能無間言豫菴公志在佩復積仁拓產淑人躬儉約勤女工以佐之豫菴公豪宕好結客淑人儲醪隨脫簪珥以濟之豫菴公仗義競氣不欲一毫挫於人淑人覓之巽語曾置人居其間以柔道弼之

豫菴公志在施予不必貧乏德我淑人倒囊篋奉之不以告匱為解故豫菴公早自建樹為里中奇碩君子多淑人翼相之功豫菴公病不逮事其先人朔望不茹葷淑人一惟公志時條條涕泗盈把親屬有煢獨者牧養于家者十一十四尊章淑人惟公意饘燠之不少懈又以詩書為吾董世業不屑為里兒計斤斤橐橐陸師請業仲子扶範經已轟訇黌序間季子激新婦言嗜進如錐淑人懼其獨學徒苦難成也請于公俾就師焉業遂大進為通儒卒祀鄉賢祠施及諸孫亦振拓不墜淑人之功也淑人生景泰戊寅年

七月初九卒嘉靖丙午九月十一享年八十有九初葬三十七都西務人形後徙四十五都黎陂獅形其誥封大淑人則萬曆二十六年五月奉 恩例也先正稱家道興必起於婦人吾家自集澗公捐賓客胤祚中微賴豫菴公以振世之豪卓然與之艱難締造再闢石均別建江田樹百世不拔基業而叶德助順則淑人之內相居多也然則淑人固豫菴之大妣而豫菴公固淑人之古公也哉孫裕晚出猶及承淑人閫範謹齊薰頓首而為之銘銘曰

於惟懿德　坤元之珍　相我顯祖　履泰亨屯
啓我來許　擢慶累仁　石均之麓　江田之濱
輪奐有赫　弈葉儒紳　黃麻紫誥　光錫楓宸
參陂吉兆　福祉萬春

明處士愚齋黃君墓誌銘

是歲之秋雷子鎮來自金鰲持其先大父愚齋處士行述叩予長安卿署請誌其墓顧鍾屬通家義不容辭且謂厥祖本黃而雷姓迄今猶未復其姓者又有感於予褎迺操觚而誌之按愚齋諱善慶字寶智出添授鄉衡唐黃氏詩禮之宗生兩月而考君爾民甫見背母孺人李以窮阨奪志改適冶前雷遺處士于

家育于祖既而年益壯雷之家益貧痛母不能諆朝夕樵薪米兢養歲以為常嗣後李孺人春秋高矣而雷駒不延二老㷀㷀無所依處士復攜伯子即雷氏之門左右奉養以終其天年於是雷之門戶悉屬支持人遂謂其為雷即處士心知雷非其本姓然尤有不忍遽易者故書名尺牘悉從雷姓矣處士當禮祿而孤庭訓渺乎未聞獨能遺跡自身師心為哲沖襟卓識不獨敦本厚倫且以修身飭行之為兢兢處闤闠中頹然若山澤之臞一切世味泊如也且言溫氣和與物無忤所居去公庭數十武未嘗一足其地惟

杜門觀書覔句以迭流光而巳家無厚殖灑然自守
至赴人之危濟人之乏即傾囊弗計其好行其德類
若此蚤娶鄒孺人有士行夫心甚當之不幸而中道
絃斷竟不忍膠續鰥居至老里人嘖嘖謂處士義也
且終毋之世相依不違俾繼父得有所歸不至作若
敖氏之鬼又靡不稱其孝故有司以孝義表厥宅從
輿論矣生丈夫子二伯子敬舜從予先伯雙溪公門
嚴毅剛正有長厚之譽孫鎮樸茂能文練達世故予
嗣子締爲石交道義相承多所裨益夫當處士之身
而見其子孫類皆賢肖固其積德所致而予獲敦世

好投分聯簪有以也予昔赴　趙藩之役從里門發
軔處士祖於道周猶然矍鑠旁謂松栢女貞歲寒莫
渝迨歸而節鎮于鄖則處士巳捐舘矣詎謂一朝分
袂遂成千古之訣耳用悵然處士生正德丁丑十月
初九歿萬曆辛卯閏三月十七享年七十有五長子
敬舜先娶鄒繼曾孫男一即鎮曾出次子敬繼娶蔡
先處士卒遺女一適東川陳某孫媳袁氏毛氏曾孫
男某某某曾孫女一配治前游某噫雖螽斯未蕃豈
天道以久而定意者將有待乎本年庚子月庚申奉
處士就兆于衡唐石圳之陽從首丘義也首未趾丑

從形家卜也予誌之而復銘之銘曰
倬彼黃君　附姓于雷　兩宗力亢　一德心培
躬全孝義　名重瓊瑰　神皐有赫　玄室攸開
大鍾霧秀　駿發賢才　銘之司寇　萬古昭回

先伯南園公墓誌銘

南園公諱德字禹仁樂之招携里人　恩贈通義大
夫刑部右侍郎豫菴公重鼎冢嗣也豫菴公幼孤特
起由打石坳徙居江田懷奇砥志以三代直道自信
鄉國稱古君子者必曰豫菴公然以特立而名嫉侮
者不少公爲冢嗣眞樸勁挺雅有父風義所必往不

欲一毫挫於人雖孑處豪右間人方刀鋸視我爲几
上肉直秉理諍之不肯稍稍屈抑故以古君子稱豫
菴公者亦多稱公謂公能肖德也旣豫菴公展拓石
均爲恢復計未幾卜宅江田貽不拔之業以傳子孫
公之其勤翊贊爲多當其時環招携撫素封者比屋
而居亦或富而不教豫菴公謂吾詩書族也安得厚
居積而薄儒素公即以家督肩紛鉅故弟雙溪公業
舉子有聲庠序間先贈君侍郎公以德業自奮俎豆
鄉賢祠謂匪藉資於公不可第弘正間戶之所殖多
殁官之產嘉靖中葉督課綦於秋茶產因日餘而好

客猶若當時遂落莫益甚然公不因此遂隕獲而以南園自號蓋忘情於蝸角適趣於南華而與栩栩然者游也卽昔之競氣角勝者且將齹觸笑之日與兩兩怡愉一堂此南園公之所以爲得也裕生也晚不能詳公偉行然猶見公霜髯如戟挺特不群若絕壑之松凌寒獨秀人有不若於理者未嘗不面斥其非憶裕之稚而嬉遊誘而檢飭之者不後嚴師裕佩服至今斯豈今人之所易有者哉公卒且四十年餘厥孫時儀請裕銘裕何敢銘公姑舉所識於公者如此公生弘治某年卒於嘉靖某年壽八十有三娶壩中

譚氏少公若干歲卒合葬四十五都長山虎形副室廖生二子長祐次祖一女適譚欽謹孫男二人長時武次時儀禮部儒士皆祐出曾孫珦環皆幼稚云遂爲之銘銘曰栩栩南園父作於先兄及弟矣花蕚相鮮以承以啓潘德不愆長山之陽雲水蒼蒼先隴在睠世澤同霧

明故勅功郎思南府經歷董君墓誌銘

萬曆丁酉年三月十有六日貴州思南府經歷董禰卒于官越歲巳亥某月某日卜葬于本縣五十都杭口金鍬下海　山　向冢嗣時喬先時以墓志請鳴呼斯吾弟季菴墓也吾安忍志之抑安忍而不志之也哉粤昔吾祖裕菴公有孫男九人當彌留之際視諸孫似愉快于九而猶若觖望於十者先君慨然承之曰兒請爲大人補之旣舉子因命曰補承先意也字惟忠行十季菴其別號云季菴自幼頴特授句讀多所解悟先君器之指而昜不省日玆亦難爲兄者詎可卻步而令爲弟者强耶余愧之且甚艷之無何先君棄諸孤家罹嘗內游災余叨一第爲　天子奔走四方伯氏任家督拮据弗皇季不欲獨累伯氏嘗以身代以故不得專業舉子卽弱冠遊庠督學孫公

雖刮目奇之而且進且却窘而爲枋榆之謌者屢矣因揭貲遊太學太學信多材士及聯而角稅則恒弃諸生見謂翩翩日起比試秋闈竟黜弗售甲午秋謁選天曹乙未授貴州思南府經歷貴州雖土漢雜處而思南據川廣上游商民輻輳亦黔中一都會也郡佐不全設以經歷爲丞倅儼然貴倨或憑藉以攫其民季菴至易以祓濯而皎然不淄民有事至庭者輒喣濡撫之聽斷得情洞若觀火封以內外應請賞成者錯趾于道檄之司捕則絕桴鼓之警太守趙公拾者良二千石也喜得季菴曰吾其坐笑而理乎哉會

婺川長吏鈌郎檄之掌婺川未幾邱江復鈌又檄之
掌邱江季菴皆辭弗任人詰其故曰吾非惡勞也惡
人譏權官如攫也時 兩宮 三殿災 皇木之委
兩臺頗難其人以屬季菴商販奸射者蓋夔賄伺之
或指夫卹或稱折俎少一染指郎百金不啻季菴一
切拒之惟恐浼巳太守聞益喜之謂非名家令器不
能爾也廉幹之聲丕溢上下以謂殊擢可冀胡一疾
而遽逝也哉卒之日猶正衣冠署廳事方飭傳牌爲
木廠之行署後有奇花一種且徙倚對之悵惘若有
所失蒴退而問寢喉中咯咯有聲巳而嗑然逝矣時

家嗣携諸幼在側祈一顧語而不可得啓視宦槖求
所以備棺殮者一鏹不可得二三臧獲不堪茹苦輒
胠篋以逃獨賴諸臺司哀而賻之逶逶旅櫬乃獲邱
首而土漢吏氓日奔號擗踊圖所以尸而祝之者不
絕於庭似猶有亡而不亡者在然苦也棘矣尙忍言
哉唯吾季菴孝友出於天性渫德砥躬純白不滓烝
承庭訓聞性命之學既業舉子擷秕苑之英遠遊大
學囊括古今有弘濟之具近與里中諸髦講業溪上
不少先民之風揭而獻諸 天子之庭三策五桂吾
家故物廉其積之而烝烝且起不謂器藏於巳弗售

于時僅獲一命之寄遠販瘴癘之鄉辛苦營綜者三
十餘年服而展采效之上下者不踰二載而齎志以
歿生平不酬百一而所以遺其子孫者僅僅清白家
聲而昏嫁之事猶若未畢先公九孫待而成十茲鈌
其三又復鈌一斯何縣補也哉嗚呼去後之思不解
于思南而晉所有餘以待子孫季菴廉其不忘者哉
季菴生嘉靖甲辰二月二十八日距歿之時享年五
十有四始招携江田里其先出江都王相世有顯人
曾大父集澗姚黃璠人大父重鼎 誥贈通議大夫
刑部右侍郎姚謝氏贈淑人父鄉賢龜川公累贈通

議大夫刑部右侍郎母謝生母姚繼母劉俱封淑人
妻劉氏早卒繼娶楊子時喬時俊俱庠生又娶張卒
任所子鸃鶚俱幼齡女二長適鄧某次適樂某孫
男某時喬子也伯兄禮王府典儀正仲兄雅余見任
刑部右侍郎是皆切於季菴而不忍不志者也遂爲
之銘銘曰惟賢惟德邦家之基賢與德懋罔克厥施
厚積薄發惟數之奇敬承則孝服采則貞君親不負
存順歿寧漪漪簣竹尙含清聲蔚蔚杭口式隱佳城
江田在瞻松梓可憑卜云其吉兆焉大横

曉厓吳居士墓誌銘

不佞弱冠時偕曉厓與君從文學過許董先生受易流溪之上一時負笈至者館幾不能容逌順然其儀冲然其器而蔚然其文者共推曉厓即曉厓亦翩翩自負謂青紫可拾而取矣既而屢試有司則屢占前列及試督學使者則類在孫山之外而肩隨若不佞輩者遑遑並驅爭先因謝舉子業弗治而翹然自奮曰吾安能白首爲蠹魚哉去而治生因席故貲蒙遺業疏厥殷滯制子母錢父子伯叔並擁素封里中待以舉火者無間於穰歉之年數十百里之外間嘗討種樹之書爲數十年計又嘗責夙負於閩粤之間雖

乘肩輿走千百里要皆以仁爲質或貸其本或焚其券無鄙情無德色爲人以是亦益德曉厓而依之爲命隆慶間歲當大歉出谷助賑全活甚衆萬曆十有六年其大祲尤前所未有復出谷若干石助有司賑貸有司承兩院檄旌其閭給之冠帶以示光寵而曉厓怡然弗屑辭弗受也奉二尊人愛而能敬處家族怡愉雍穆人無間言與人交內不設城府而外不爲町畦居常左圖右書雖持握筭而不廢吾伊之聲其守口防意雖如瓶如城而有激於義亦錚錚不可奪故邑中名公有道德而愼知交者若蓉山公燧少華公理古南公極養貞公事講畀吾公瑞皆與曉厓爲忘年交而道誼以之是可以知曉厓矣不佞在邑中不敢望蓉山諸公而與曉厓知交實不在諸公後自不佞計偕由邑宰歷卿寺毋過里門曉厓未嘗不過我而相忻藉不佞謁丘隴而遍問親舊亦未嘗不過曉厓毋見曉厓彼蔚乎其文者已深藏若虛而其頎然者益爲頎然冲然者發爲盎然謂曉厓即耄耋不啻也而曉厓遽至是也乎哉不佞歸自鄖陽之歲晃山董子介君之子某某之命徵不佞志其墓不佞於曉厓非異人任也其敢以不文辭志曰曉厓姓吳諱

某字旻秀曉厓其別號也樂之東原上方里人系出吳太伯後世多顯人曾太公魁大娶元原有隱德父質夫邑大賓母董氏庠士勁夫女以嘉靖某年某月日生曉厓曉厓娶某氏副娶某氏生子二長某娶某幼某娶某孫某以萬曆某年某月日卒於正寢距生之年享六十有五茲以某年月日葬于某里不佞裕爲之銘銘曰節彼曉厓兮東原之陽有斐君子兮象德之光懷瑜握瑾兮弗沽廟廊履順乘化兮何用不臧萃靈斂奇兮斯焉以藏

養泉鄧君墓誌銘

不佞嵛丁年與養泉子請業于遠溪譚外翰之門外翰厲師範簡默若有隱者不佞貿貿然罔識谿徑養泉假予以荆瞿佳卷俾三復之予因有所開發後遂執此爲羔鴈而自獻于世而養泉乃求一舄躡黌宮不可得屢試有司恆列高等遇督學使者則依然孫山之外匪所操者不工抑數之奇者爲之也及卒後其家嗣請予誌之以知養泉者莫予若也按養泉鄧姓諱世用字國卿世爲招携里坪頭人其先祖南唐宜城侯恭之後屢徙茅宅今居坪頭祖元輔以耆德

賓鄉飲父愈明爲邑庠士愈明號中洲有道君子也與先君侍郎公最相友善不佞因善養泉相與共筆硯者易蓂曆企不佞傾鄉書猶不忍割席而養泉潰然在儒士中自恃大才晚成知已者或一當也不意不偶去而治于母錢家素饒稍稍一經紀裒然稱富家翁而不屑爲守錢虜時時推以濟人謂富爲衆怨柰何以身爲怨府而使貧之者德我耶吾不暇使貧之者德我柰何以不貲之身爲怨府也故忘情進取而讀書談道不輟時翛然于橫江之上選勝尋幽與雲山花鳥相徃還者二十餘年捧邑大夫之檄命以耆德往督方田養泉曰往役義也昔橫渠張氏謂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謂斯役也敢不供命遂殫力竣事浮詭盡剔而田糧相附麗邑大夫嘉之旌以冠帶則固辭不受有怡然不屑之意惟是所居多富室一丸之土視若寸金養泉嘗貿片址求所以拓之不可得使不佞委曲其間亦不得養泉若有不豫色然者不佞寬之謂懷居懷土宣聖所鄙蓬戶甕牖不有高逸者耶養泉豁然一偉丈夫自有廣居者在何必乃爾養泉遂泰然于安土之敦而與天壤者遊即容膝之地不減萬間之庇也夫養泉矯矯夙負

奇氣如絕壑長松魁然棟隆之用乃利器竟括連城之珍卒爲三獻之刖者斯可悲也已然其具在我人未嘗不僂指養泉則在天與人者我何知也是可以知養泉也養泉生嘉靖癸巳某月某日歿萬曆某年某月某日墓五十一都鹿源上保鳳形初娶張氏無出繼娶陳氏生三子長某次某幼某俱肖而克家者云予是爲之銘銘曰於戲養泉井渫且寒抱金潄玉貢于邱園有儆者物有定者天家有令子肖德象賢瞻彼鹿源瑞暎騈鮮

董司寇文集卷之七終

江右樂安董裕惟益父著

碑

沈令公遺愛亭碑

沈令公者諱裕武康籍餘姚人也以進士令崇仁踰年政化大行民心訢洽會有吉水之調父老聚族謀曰天幸崇邑賜之明府明府不我鄙棄而親我生我我民方恃之恃之始終戴之獨柰何移之吉水彼民可念獨不爲我民地乎盍相與籲諸　上而留之知明府必不我釋既而有　上命義不得留父老與令

公於邑別遂相與爲亭於五達之衢顏以遺愛志不忘也後二年董子拜　命司寇出湟溪之上父老黃九雲等偕其子弟辭于董子謂崇邑風俗爾雅夙稱易治乃治崇者遞有崇汚俗亦因之而兵燹旱荒衡爲游蕩民望賢令如望慈母而明府沈公適至公性忠愷出以廉平民有事至庭輒家人語民亦家人之問民疾苦滌其壅閼而飼其虛億賦溢正供則給之長單以除其耗民告扞掫則詰之保甲以戢其奸訟鐃險健則折之片言輕之贖鍰以貸其愚華軒錯至供具爲難則代之廚傳不倚辦富民以蠲其累督郵有捧檄而至咆哮鄉邑者則嚴爲禁斥不避豪猾以袪其攙行之朞月追呼不勤萑莽不驚吏戢其威民狎于野士爭相刮濯老而羸者幼而孤者病而瘵者不致失所大造之功函於一邑賢茂之聲沸溢上下故自明府未任之先大江以西語民之疵化難理者恒在崇語官之溺職而墨彈章者亦恒在崇之吏明府一至官以賢稱而我等亦稱爲賢者之民是明府不特有造於崇而且有光於崇者也茲吉水之轍既不可回而拊摩之澤猶然具在崇於明府眞若有不匱之恩者幸嘉惠而賜一言使得朝夕敝邑幸甚董

子唯唯會有犬馬疾方事　請告未皇也亡何李子儀復介父老命以請余思日者擁傳南旋憩西館公署見有廟㒵然有象儼然父老過之有歔欷泣者覩之知其爲沈令公生祠也爲之肅然起敬既過湟溪又過謝坊見諸薦紳與韋素者口口令公一如父老所言余益詳令公涖崇雖歷歷踰年民德之而思慕之者久而不衰斯亭之建其甘棠蔽芾者耶夫崇爲江右名區巴華峙其巓臨汝遶其趾山川奇秀毓爲人文中多名世鉅儒追遡聖眞有司嘗咨以爲理其俗亦薰陶於德義直道而行卽務名高者不得違道

于之茲得民如此是實心實政締結民衷令公匪有要於民民亦匪有私於令公其爲交感有道存也至誥令公善狀大都爲須知常典第以勤恤將之不取必於謹虞壞異之行此何武之去後見思而無事于赫赫名者也夫令民之父母父母愛子無所不致至誦父母之德即有辨口者不能心乎愛也詩曰生我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斯直愛也愛而不諼是有罔極之思乃令公以踰年之政得之於崇此循茂之實感飫之誠論非借資於二吳三陸之餘教不可也藉令令公累歲踰年之外而民

之承休要諸三數年之久不知其愛之所遺于其遺而愛之者又不知其爲何似也今代令公者爲晉江陳公繼治道同民之愛而頌之者不後沈公崇之適光於沈而重光於陳者具可知也父老子弟日然請鑴諸石

邑大夫蔣公廟碑

萬曆乙未歲除前一日蔣侯艮卿以名進士涖吾樂越明年五月卒于官樂人士奔走悲號相與奠之賻之又爲之詞以哀挽之不佞某業已序之矣又相與廟于邑治之西請不佞紀其事余惟樂亦江右巖邑也而介在崇山觀風使者歲不一涉其境吏治民瘼若在荒微曠不上聞紓墨綬王者各自爲政繭絲保障民亦惟所欲爲方圓比於盂水至乙未冬亦孔棘矣有罷而暫者馳一騎按而萕頭抵郭門訊之而後知爲新侯蔣公也士民驚異之侯一下車注措迥別剗浮卻耗弭盜殖良孜孜民嵒是亟舞文者縮首屏息爲倉庾蠹賊者械繫圜土中局財負命者鞫令反抵恃險健嚚訟者嚴治魁桀以警其餘佐領中有垂涎督逋者禁戢之不令擾民自潤不出旬月化行若馳時司理孫公以清丈駐樂侯瞿然曰此令事也李

何煩使君遂與協謀戮力號名鄉正何聖舉陳汝平詹純掇胡德輝詹承亮謝子駼游惟欽游中名郭明遠黃應瑞魯昌龍李子盛余欽鳳鄒亦治樂以權詹克賢元金麟何允紹等出入阡陌摘驗奸欺凡崇廟復嶺韓忠襄之恪帳吾樂者無不跋歷於輪蹄之下履畝而方直不負　令甲所載度田平賦以靖民者而山苦苛稅稅强半附田衆方貳於謝侯成議又不難一言定之無煩檢覆一時茹苦之氓得侯如得慈母方額天借侯大造元元之命而侯即捐樂民奄然逝矣逝之日方歸田間飲二尹署中丁無病容而夕

以計鬬樂民哀而思之復駭而疑之疑所以飲侯者
或非乎然侯清介絕俗食不重肉其出而戢田郎一
蔬一粒不取諸民民有獻饈醅者堅卻之其奉身有
寒素所不能堪而念切樹民郎刓清殫力苟利蒼赤
不遑自恤庶幾古所稱勤事野死者是侯之死死于
生我民而我民之生生於侯之死侯死而民生百身
莫贖故死之日無以爲殮民賻而殮之殮而無以歸
民又賻而歸之歸已矣又廟之以識不忘此豈有所
爲而然哉夫侯在事厯厯五越月耳是孔子方釋於
鄒裘之謠子產猶病於鄭鄙之謗者也而得民之速

若彼者則以侯由饑由溺之心而嗷嗷之屬方爲繭
絲不啻墮水火中一旦得侯以拯以援而又以死繼
之郎五月而已開百世之麗民如之何不尸而祝之
世世也余既爲侯惜又爲樂民惜遂拜手而爲之詞
詞曰金鰲之濱瘠土之民生儻顧復翹跂神君轔轔
華轂焜耀井牧志匪在民嚮爲茶蝮异哉蔣侯錫山
鳴琳飲冰茹蘗溢我巖哌桑雍爲祟蠡蝮在庾三尺
一信劃然脫距民有孑遺女有仳離被之覆露沃如
春菑周廻隴陌擒奸詰慝夙稱豪悍剟爲順德税甂
賓田山滌盧懸農狎于野忻獲所天緊切怙恃謳聲
涸沸方彼周原棠陰蔽芾胡然而仙棄我若捐竊比
畏壘廟而告虔崒嵂象山汪濊鰲泉掩崇弇潤百禩
弗諼

明故昭義將軍臨安衛指揮使王君神道碑

今上御極三十年冊立　皇太子加　皇太后徽號
內外文武大吏並晉　恩寵時四川都指揮同知王
廷光以例入　賀得　請貤　恩以尊其祖龍蓋異
數也廷光不佞按滇時所錄武士其祖龍嘗廉其賢
行粦異有加焉廷光因徵不佞一言以責墓道誼不
獲辭按狀祖諱龍字乾德號竹園先世廬州合肥人

國初有大黑唐勝者勇力絕倫偕弟小黑唐得率衆
于猓石歸附　太祖甚器重之授統兵右元帥得帳
前領親軍俱戰沒鄱湖悼惜之並　賜祀于康郎山
忠臣廟又有驃騎俊者屢從征有功授雲南都指揮
使准世襲　成祖錄其功欲侯之固辭弗受卒葬金
馬山寻守塚三戶俊生信調臨安衛信生璣璣生昂
昂生鉞鉞生龍俱指揮使授昭勇將軍龍七歲而孤
育于祖母祿淑人十四襲官署屯政屯務畢修掌衛
印除奸剔蠹大有聲稱歲丁卯鳳賊反武定聲言襲
省城大司馬呂公檄龍督寧州土兵往討之龍慷慨

誓師勖以忠義部署不擾而所向有功賊平司馬上
其功拜銀幣之　賜桑方擬龍登壇掛印而龍且謝
病告替矣時年甫四十有六遂甑心墳典手不釋卷
恂恂若儒生葛巾野服時與漁樵牧豎談咏於山水
之間又遊情黃白與物外淄流探訂長世出世間法
家累世貲悉讓其弟鵬惟築堤修堰歲墾荒蕪之業
以給廩餼之所不繼有餘則推之以資宗戚里閈之
貧者與人語必依於忠孝訓飭子姓惓惓以　世恩
未報爲勖廷光舉進士起家爲中都留守晉四川都
閫手壓教飭一則揭太公丹書昭敬勝義勝之訓一

則舉衛霍擯夷嚴徼功妄殺之戒一則舉岳武穆謂
文官不愛財武官不愛死者以爲平天下砥不淄之
節嗚呼茲詎可於今人中求之哉廷光又稱其祖幼
孤僅自殖即不事家人生業比壯修髯通髆面如紫
玉目光如曙星吐論侃侃有將帥畧而不自究於用
事祿淑人以孝聞年四十失偶即不復娶而詩書遊
咏翛然於塵坌之外卒無疾病蓋萬曆辛丑八月念
有一日也距生之年正德辛巳二月念四日享年八
十一與厥配李淑人塟北嶺鍾壽山之陽子男二長
安民襲父官次治民例授指揮使孫男六長即廷光
曾孫男三蓋生生未艾云具詳某所爲志中不使覿
王氏兩黑塘者俱有開國茂功而以戰死不食其報
僅僅廟祀驃騎將軍俊固辭侯爵猥守閫帥皆功浮
于爵而留有餘不盡以遺子孫俾使君能捧檄誓師
有先世敵愾風而未老辭爵徜徉雲林與讓侯不居
者何異而筆丹書等誠以勖廷光廷光智勇兼資孝
乃祖攸行而謙然退抑第乞　恩以尊祖考其亦留
有餘以啓後者與乃廷光在京適有一老自稱來自
濠梁持大小黑唐及俊三象遺之指曰此而祖也廷
光忻躍拜賜若從天授人以爲忠孝所感而王氏之

日昌且熾與國咸休者抑何疑哉余因樂爲之書之
俾壽諸貞珉又從而歌之曰　伊昔　龍飛起濠梁
黑唐爲雲擁建康挺戈掩浪掃欃槍殉節茹芬廟康
郎或恢遠畧拓宇疆西夏南滇俱來王功成遜侯守
遐邦亮節英風殊未央衛鎭將門挺忠良臨安千載
見黑唐慷慨誓師龍虎張盪剔罙𪎭妖蛟亡棘髯曙
目稱鷹揚雲石早曳荷衣裳濡毫寄遠垂義方尚父
衛岳相頡頏有孫徽　恩出明光　玉綸寶冊翔天
章還瞻北嶺鍾壽陽昭回弈葉卿雲鄉

董司寇文集卷之八終

董司寇文集卷之九

江右樂安董裕惟益父著

行狀

明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郎中晉中憲大夫蓉山董先生行狀

蓉山公者漢江都相仲舒裔也諱燧字兆時世爲流坑善和里人五季初始祖大司徒合從自臨川擴源司徒生大司空禎司空生太子太保淳登宋祥符蔡齊榜進士嗣是科第勛業累葉彬彬載在史冊郡邑志可攷也高祖儼昂以子詠封徵仕郎儼昂祖德脩

師事象山陸先生爲理學名儒曾祖伏隆早世妣王氏砥節植孤　天子旌表其門祖時望成化甲辰進士授監察御史祀郡邑鄉賢父策贈奉政大夫南京左軍都督府經歷母王氏贈宜人公自幼倜達英偉德器夙成五歲入里塾塾師輟教事諸童孺競出嬉遊公獨揣一室據席作字如在師側經歷公見之驚異初治麟經授經者靳而弗授王宜人爲之脫簪珥以請猶然靳之乃去而學易未勝冠占博士籍一考授廩謂黌堂之徵取之例外非制也獨御弗受其不羣加此　肅皇帝十年鄉試中式高等明年試南宮

下第遂薄舉子業而鶩然于性命之學時南野歐公以聖學作人南雍之士靡然向風公負笈入太學從之獲聞良知之教孜孜探討至啟處不遑歐公大相器重退而修於家踐於躬揭以諗同志蒸蒸乎其將得之矣猶恐王文成剖末學支離之障首揭良知豎吾道赤幟吾生也晚不逮躬承而其徒若東廓鄒公念菴羅公雙江聶公明水陳公心齋王公者皆具體文成而善發其蘊若涇野呂公甘泉湛公緒山錢公輩或爲文成羽翼或稱引文成之說而未離厥宗獨奈何以離索外之故乙未下第卽謁心齋于淮南執

贄請業與居東淘精舍者二年所尊聞行知服心齋之訓不遺餘力旣聞甘泉涇野會友南都緒山諸友並至因持所學就之印訂與緒山龍溪談對觀摩促膝連床者凡再踰月而後歸里中妬口至有誣吉人以凶者謂爲旅襯無返二尊人初不信尋亦惑之目睊睊望之矣亾何公儼然歸學且大益二尊人愈益喜妬者語塞或方之東家邱云公于是偏謁諸名公與雙江劉中山爲崇正會會豐樂二縣士也訪東廓于清源念菴于蓮洞佩服其教卽以所事南埜者事之明水尤雅重公謂不當在子弟列延之上賓命其

于講業帳下一時從遊者履滿戶外咸虛往實歸有所長益所與知交率海內名士士之務學擅名高者亦靡不延頸願交而爭共下之執二尊人之喪備極哀楚而一稽於禮制歲庚戌奉尊人遺祝謁選授湖廣枝江縣知縣枝江介荊巫之間當南北交道軍民素齲亂爲奸前爲令者悉罣吏議公興學飭教優老植窘滌宽剗蠹孜孜焉日討其利病之故而調劑咻噢之如攤虛稅而貧者以蘇置學田而士者以贍給醫藥而疫者以起舟梁增而涉者以利寬流店之役而包累者以輕移中溪之戍於豐臺而禦人者以息表陳玘王氏等節孝而敦行者以勸行之耆年枝江士民式歌且舞旁郡聞之願質成于枝江者踵接庭下謝氏胡應選者宜都人也徐棟者監利致仕官也陳玉者鄖陽戍卒也各以毆命誣抵公一鞫而雪之得以不宽遼藩校尉與生員朱某爭田夷其邱隴而遼藩則寔爲之虎翼自監司下莫敢問其曲直公奉臺檄爲之别白是非樹石立界俾毋相侵越因敕王曰朱氏生非爲田也爲祖墳也因祖墳以貸田請爲王德王雖慹厲亦爲報可有田世爵者容美長官司也侵蝕僻壤巴東長陽兩縣民鄧天爵輩與之詰

奏歷二十餘年不决死者無累數十命檄公勘處公不憚諄復諭以　朝廷紀法忠孝大義乃降心唯命讓其田爲閒田另名長巴之民佃種其間後世爵復與千戶向元節爭地致典　奏行撫處初委永天都司永順守備勘處脅之以勢負固自如誘以甘言亦德之藐如也第曰非董枝江至吾不赴理撫按乃改命公公至澧州世爵果出三百里外聽公處分無敢爲異以公有以大服其心能不鄙夷之故也初澁縣時有持司牒至者騷苦驛遞公捕而寘之法會永順土舍覃艮臣欲自立爲宣撫因殺其子女四命有李媼者竊負其幼子逃匿施州馬指揮所散毛獵耳中峒等司因起兵仇殺垂十餘年不解彭宣慰疏　請舉兵加誅兩省四院會委剿撫而難其人乃持牒者思有以中公因僞薦公于當道當道即以公往公不憚險阻瘴毒單騎抵夷寨中貽書宣慰勸所部罷兵首縛艮賓罪以叛逆立覃氏孤俾世其官賞李媼馬指揮以保孤之功因示各司杜其反側凡再入夷寨兩越月而報竣當道愈益重公謂一良有司賢於十萬師遠矣相與列薦于　朝受　上賞在枝江五載惠澤周洽百廢具新以循異膺薦剡者凡七衆擬召置

諫省有日矣于時建寧李公古中任冢卿獨念建寧
俗尚侈靡非得有道者不足鎮易之因擢公貳建寧
彼誠知公因私之也李公時對客談謂不久且還公
要挾既李公以讒誅居三載遷爲南京左軍督都府
經歷司經歷以去公在建寧時屢攝郡符釐奸振滯
敷惠如流又時時以心學耳提諸士俾知嚮往諸所
建措大類枝江時而民之德之亦不異枝江之民嘗
捐俸脩紫陽書院于武夷之曲增置祭田以業遊學
閩海士彙揚天游等輻輳並至願執弟子禮而龍溪
與荆川唐公皆倚公爲武夷主人率千里命駕騎集

曾所一時閩士獲鬬要耶之論時日本夷入寇海上
所過無堅城福寧州以急告撫院檄公往守公爲之
繕城簡卒除械積餉不旬日戰守之具大備與兵憲
舒公章登埤固守寇知有備遁不敢犯孤城賴之按
措留都政務稍簡而督府尤簡公因得專事理學新
泉書院歲久且圮易而新之日從趙大洲何吉陽耿
楚侗諸公講學其中諸公遷徙不常公常爲之祭酒
秩滿上之司功者得貽恩所親尋陞南京刑部浙江
清吏司員外郎擢本部四川司郎中公持法明允人
不可干以私會有以蘆洲事謁正堂盧尚書者盧以

其旨授公公守案不移盧嗛之既有倪某者秩九列
其子窩劇盜論辟鞫證甚具盧狥之欲故出之公持
之愈力謂不有死盜則有死職盧益嗛之盧素不喜
講學而公主新泉會講如故因思釋憾于公矣公遂
致其仕去時春秋六十有一也 今上登極 詔進
公秩加服色居田二十四年無一年不違出會友亦
無一日不會友講學蓋公生平精神命脈與道孚凝
而取善于人亟以與人若先御史龜川公之贈公者
眞知言也公器宇粹和美髯坦度望之知其爲君子
言動造次必軌于道方寸中不設城府視人惟已人

有急若瘝之在身至激於義雖盛怒赫然頃之則和
氣熙熙如未嘗有怒者人以是樂親之尤疎於財一
將以恬澹自借計抵宦成雖處脂膏而不屑自潤橐
無私蓄家事外委之冢郎君和內則趙宜人善理之
有無贏乏公不之問也宦轍所指輒馳清白譽要在
行其所學而實心布之故靡匪不精采亦靡匪不流
貫自江以南語學成行尊有道術者僉曰蓉山蓉山
公云居家孝友弱冠與弟煥並以器業過人爲士林
所推敎弟歿撫二孤猶子以德義表正鄉族視鄉族
如其家遠祖墓在黃山㭊寺世世守之嘉靖間奸僧

日爲反噬公奮然自之官少保譚襄敏公續爲立祠
監碑得不廢祀事宗祠燬于流寇族屬數百爲指譜
淩以逸公襃衆貲建祠斟酌譜例偕族彥而重修之
而修譜之功則尤多于修祠也吾鄉雲蓋素以禮教
相約束公慮其散乃聯一十八都之士惇行鄉約又
建約所于南岸之岡扁曰大成志願學也孔子觀於
鄉而稱王道易易者如將見之晚闢南洞書舍聚徒
講學又與先御史泊古南諸公合一族爲員通之會
與覺野諸公合一邑爲爵林之會與疎山繼峯諸公
合一郡爲疎山擬峴之會與盧山頴泉見臺諸公合

各郡爲清源之會而又與兩溪合溪敬吾諸公合一
省爲龍沙之會而又浮兩浙泛五湖訪天真尋白鹿
大會同志惟恐取友弗廣將道之有遺是懼即老之
既至弗知也明德夫子近溪與見羅李公見臺曾公
亦時過就公相與上下其議論以求訂聖學宗脉公
之學蓋無所不窺所從授學亦無常師揭以誨人未
嘗別立門戶大都淵源文成體切心齋而一以知本
爲發率嘗爲余發明聖經首簡首提三知末要一本
庶幾千古聖眞得之傳註之外余爲之醒心竦聽蓋
會文成良知心齋反身之說而善發之矣至日用見

在不離乾坤易簡廼公得之私而君和誦以語人者
古稱篤信有得若西河夫子者最爲近之其有光于
德修而無愧于仲舒者歟卒之前一日偕族約申飭
保甲以戒不虞卒之日猶徒步過古南公與之具道
平生因遍過故友新知或吊其孤或恤其嫠或賞其
堂各致綣綣不忘之雅適有來自見羅所者命童子
秉燭發其書讀之因與之論學至一更許退而沐浴
就寢忽語左右曰吾其逝矣家人環視請教公視而
不言遂卒是爲萬曆丙戌五月某日也距生之年爲
弘治癸亥三月九日壽八十有四一時奔訃哀悼者

無間於疎戚近遠門人某等相與立木主于圓通會
所朔望瞻謁聚講如公在時是足以觀公矣所著有
蓉山先生文集學庸問答蓉山會語古今人物考宋
元綱目問答董氏家志及家集臨汝源流鄉約志麗
澤錄多藏於家校江有生祠建寧有去思碑南都有
惜別卷並見惠政錄初配邱繼曾再繼趙俱有令德
封宜人子男五人君和太醫院御醫君靜金吾右衛
千戶君權建昌營把總君賓貴慶衛知事君矩授業
儒君靜君賓先公卒君授執公喪尤謹與君和廬于
外皆師事念菴先生能世公學孫男十五人曾孫十

五人玄孫若干人玉汝學汝安汝俱庠生師汝禮部儒士餘力學可畏繩繩秩秩皆能世公家者也公以杖朝之年步履健捷卒無一餉之疾且獲多男之慶而親見其五代孫可謂得全全昌者矣非甚盛德曷克臻茲先御史公與公共師東廓先生而以道義周旋最久獲公益甚鉅以某之不肖公亦進而教之若猶子語世之知公者宜莫若某則狀公之事以待鴻儒載筆且使太史氏有所考者固某事也安敢以不文自解謹拜手而撰次之如此

明故南北直隸提學御史養貞詹公行狀

萬曆癸巳年六月十有五日 欽差提調北直隸學校巡按監察御史詹公事講以丁繼母憂病卒于家家嗣太學生德象業已摭其行而狀之矣復以狀徵不佞裕以不佞與公莫逆而知公最深也抑安敢以不文辭按公詹姓諱事講字明甫別號養貞先世爲玉山望族殖宋時徙樂安而縣治依之以立其盛可知也入明有一真公者治岐黃家言施藥振貧病樹德甚茂一真生太僕寺丞崇崇生某州學正週週生公週與兄逵兄道俱領歲薦任郡邑博士與寺丞公並祀于鄉公自幼岐嶷英標玉立矢志砥行動以古人自朔一試有司輒首諸士庚午以禮經領鄉薦丁丑舉進士第授寧國府宣城縣知縣癸未徵拜河南道監察御史差兩浙巡鹽丁亥部院會推提督南畿學校旣予告病可推北京提學御史嘗以縣尹奏最得貤封學正公爲文林郎母余氏太孺人繼母丁氏妻曾氏俱孺人尋以御史奏最各加封贈如 制天下方徯公大用世道賴之而公遽厭世往哉公治宣城五載勞心呴育駿惠霧流剔瑕决閼橐賫如洗時嗚唲鄭公守寧國公以清德輔之相與極平生讙太史沈君與司寇徐君抱疾家食公敬而咨之若子賤

之治單父宛民德公不異所生會省直爭 詔蠲田所在綠而芬之者甚顆獨宣城得賢令胼胝覆閱悉祛浮詭以附實田民心大洽治平遂爲江南第一又進宛中士彙爲以德義學宮翕而茀茸茸以倖餘增厥奇勝明年大魁遂出宛陵而登賢科者烝烝日盛事詳去思碑入爲御史條列政要如正君心攬權綱等數十事多見 採納先是言者推王新建陳檢討宜祀 文廟議格不行公慨然謂王之良知陳之致虛其有功聖學不在薛文清之下宜躋從祀之列天子可其奏下所司覆 允行之旣督鹺政在兩浙

最稱弊藪公操三尺以核諸路卽估勢倖漁衆不敢
詰者詰之如律豪右相戒勿犯督學之差爲準繩極
選而南中督學郎弁冕臺端者循或稱難公持法不
阿秉朗鑑而甄別之桃李在門而螟螽盡剔一時士
林有寬明公勤信敏之頌時有淩司馬者非禮控藏
諸生當路駭嘆莫敢受理公列其狀于　朝論之如
法士藉以振旣董北學設科造士如在南時而得人
之盛北之辛卯魯南戊子雖三輔夙多近貴法難獨
任乃公操之卒無敢有觖其法者則教立而道尊也
又嘗上疏白撫臣李材之枉李繫　詔獄且久

天子有意督之竟霽威寬之者以申救之衆公之倡
議居多也公之表見當世者如此卽駿猷鴻樹不必
盡究於時而海內士紳識不識者罔不靡然傾倚於
公盡公識圓而行方器冲而志豁自勝冠時卽砥礪
名號爲孝廉一刺不擾公府與人處坦度游談園碁
別墅不少東山風致而事有激於君親關於名教者
未嘗不毅然以身任之如修譜以收族捐貲以餉貧
殖田以脤祠祀置產以贍母黨濬鰲溪故道以開邑
利其事未暇指數又如在宛則葺袁寧國之遺廟在
浙則秩謝處州之崇祀視學則修名臣胡柏泉名儒

王心齋之專祠而躬自瞻謁于以彰往風來胥於彝
教重有裨益且自幼請業於鄒文莊羅文恭公既而
謁明德羅夫子于鰲浦從姑之間參訂砥切大爲羅
子所賞語在問答錄中公方尊聞行知以自善而善
世謂眞儒事業庶幾以身懋之且據龍岡之側鑿池
瀦水誅茅闢鳩將築數畝之宮爲歸老會友之計以
優游於仁義道德之府而公顧嗒然長逝也哉不佞
與公生同地遊同學仕同朝籍兒女婚嫁悲愉忻戚
彼此同之居則剖心析肝動則引繩操墨期與協衷
宣力持報　明時退而各尋家學以了性命本業乃

予方拮据鄖襄而公遂嗒然長逝矣公逝而予益孤
豈不悲哉昔公校士旌德蓋寢疾者旬日方疾劇時
有金甲神人自稱吾劉將軍也憐君涖官廉勤士民
胥戴甚厚吾不忍君之遂殁也吾將起君而生之恍
惚中遂相與賡詩聯句者凡七晝夜其詩情越奇邁
皆詞林之所希覯而病隨以蘇公嘗爲予言此甚悉
既予入署理鄉公校士還都一夕得病甚劇召予至
寢前命之曰吾疾革矣後事且以累兄予駭而診視
之見其氣色以憊而脈息固無恙因謂此積勞而偶
感然耳少珍攝之宜卽瘥後勿藥而喜是公固善病

者卽病亦易愈者何遽一病至此哉嗚呼玆所謂命也夫公生嘉靖巳亥十一月二十有四日距卒之日享年五十有五卜葬某山之陽舉男子四人長卽德象次庠生德某又次某某某卽予子婿也俱幼齡女一適曾男孫二人俱能世公之家者裕以遹家道誼不能忘公又重遺冢君之命故掇公行實如此然操筆而廢書者屢矣抑安能狀公一二乃公之有詞於永世者縉紳先生具能道之又何事於不佞云

誥贈大司寇祀鄉賢先君行述

先君董姓諱緒字禹方號龜川樂之招攜里人始祖

五司徒李唐時由擴源從流坑上下數百年科名德業相望具詳家乘及郡國志中自流溪三徙居招攜是爲大父豫菴公公三子先君其季也幼多病苦羸弱太母謝孺人甚罷之不欲勞以呻佔之業年十八先孺人謝來歸孺人固讀書識大義凜凜有奇男子節槩因力勸就學大父母亦悔罷子之非愛也令就學如新婦言先君因發憤誦讀孺人務飭女紅佐之兩人相懲愢吾伊紡軋之聲每從昏達曙卽不曙不雞鳴不已少倦則長跪朗誦務激淬以袪睡魔方就學時試以偶句失平仄同學者目哂之甫月踰聽頡渙發日記數千百言爲舉子業輒成章嶐嶐出過人語同門之士咸出其下塾師踵大父賀曰郎君其一日千里哉由此取青紫直掇之耳居無何里中豪悍有侮大父者大父素剛介負氣岸不能一毫挫人且奸面斥人過失侮之者益踵至先君爲之抱理求直趦趄有司之庭者凡五六年又户多虛稅鄉之舞文者從而竄匿爲奸俾潛代攢造之役將貽身家無窮之禍不得已求白于有司者又數年乃定故雖以此練事亦以此廢業而家益落莫矣大父母年且老不得負笈遊四方屢試有司又弗售喟然嘆曰性分中

不有可願者哉鶩過時之業以綖愛日之誠非吾志也遂釋鉛槧講德義授徒里中從之遊者屨滿户外謂釣弋之事聖者爲養所不廢也常朝出課徒暮歸舉網而漁以資甘旨大父尚交道賓至輒飭饈醑務逆所向竭力以承懽心及大父疾疾憊且久昕夕候起臥掖負之身視廁牏不以屬人大父亦喜其能適已也不以他屬而屬先君大父阽危猶張目視曰扶我者子耶初意爾兄扶我乃扶我者子耶吾其瞑矣既復視曰術者談我當十孫今有九矣缺一其爲我補之後先君果舉一子名之曰補祖顧命也事大母

如大父大父八旬有七大母八旬有九左右承事未嘗一時去膝前旣執喪擗踴骨立而必誠必信務極人子之致伯兄南園仲兄雙溪並以行誼表鄉閭事之友愛篤至怡愉蕭穆白首一堂菈翕如也閑家以身內外不嚴而肅撫不肖孤人一經督之課程而廸之㮤㮤曰此先業也毋或墜視兄子猶子卽杯酒游談之頃未嘗不稱引古先或誦說鄉國善敗以示炯鑑師範凝峻可憚而循循善誘人遊其門者各有所造蔚爲章縫之彥與人不事媕婀而飲之以和人莫不愛而敬之初大父務以理服人人或以勢相格先

君承之以禮自處人爭下先君家遂無齮齕之患而格心顧化者亦未易僂數善度財睛能因入制出故終其身不致窘束至于取與之際必以分義裁之有僧管金吾者貸子母錢質以寺之腴產其僧死其錢子浮于母適有富民利其產者詣先君請奉百金爲壽母歸寺募僧衆聞之懼爲富民所奪輒倍數息以償先君僅取母錢折券還息不因以爲利壯歲兩拯人于溺又嘗拔人于難其人持金繒爲謝拒弗納居常淡薄自將晚歲稍腴盎亦不屑自潤人有急輒捐已賑之于貧而有行者尤亟餽米肉歲時以爲常里

有爭訟不悍以身居其間排難解紛有節士之槩人尤樂于質成至有官司所不能平而取平于先君一語每朔望聯耆英爲文約會會則揭　聖諭以維風講德業以淑人息爭訟斥姦犯以砭愚俗故搢紳之里人號有藍田之風里人至今頌德蓋先君之爲人也眞心質行胷襟灑灑無纖芥可疑渫滌純白一啟口跬步間必稟諸道義而以聖賢爲標的平居手不釋卷古今載籍無所不窺有當于心手自鈔撮歲久積案盈箱刪匪格言爲古文詞及酧荅箋啟不襲他人唇吻而才思沛然援筆立就通篇無一敗竄與兄

雙溪公及雙源諸公結吟社諸公富于篇什至才情雙美頃刻數十篇則咸推讓先君大都取財文選步武漢唐諸家而直攄性靈不假雕刻則庶幾哉三百篇之遺響也蚤歲從九邱鄒先生授性命之學翹然有必往之志既聞雙江聶先生明水陳先生東廓鄒先生親授良知之旨于王文成之門皆以斯文爲已任乃訪聶先生于恩江陳先生于擬峴質疑訂誤聞所未聞歸而與東嶹南岡三五同志會講于雙溪成賢之館觀摩砥切不遺餘力而一反之于身心性情既而持一縑謁鄒先生于淸源螺川之上又延之于

手峯鰲水之陽攝齊請業執弟子禮惟謹尊聞行知惟恐弗逮而忻慕願往之志發于夢寐寄之聲詩若存稿中所載者是已又嘗納屩金牛吊一峯之芳躅振袂白鹿討紫陽之要規往復臨汝巴華之墟彷彿三陸二吳儀範洞徹滌志蹇然馳居今稽古之思焉近溪羅先生與疎山荅山諸老會于蘇山之年年且踰耳順矣不遠三百里從之途次遘疾不得詣會所心猶翩翩欲往夫是以有九日返廬岡之作明年羅先生以會友至遂從之遊命不肖孤以弟子禮謁先生使請事于德業先生知先君有道士也相與上下

議論出所賦頁知詩以示先君先君即席和荅羅先生賓嘆者久之退而會雙溪盍力所探討日益精而還勝雲林玩精魚鳥與造物游者益超然于聲利之外間舉所得者就正于荅山諸公有不知老之將至焉者其語人嘗曰言人以聖爲至言學以道爲至其語慎修則曰士當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其論人品則曰君子達則兼善萬世不肖孤以計偕行則舉酒屬曰予務爲忠爲孝以求善世愼毋自負而負君自汚而汚我可也其所自名則曰吾生碌碌無善狀惟不說違心語不作違心事庶幾不愧古人斯先君

律己律人之大較也不肖恭耳熟而心識之故機鋒雖警捷而處心積慮念念可質鬼神才氣雖豪邁不羈而動靜云爲事事一循軌度議論雖辨博人不能難然不言而躬行及折理窮道故實紀事後當成敗則明若觀火咸可見諸行事而洞照千古摟精神命脉一趣于問學羅墳典經籍一歸于身心拚形骸壯老一出于親師取友是先君之惟日孜孜者也其古之篤力君子軟使天假之年將不至聖賢地位不止天胡降割遽止是哉夫以先君之德之學之純宜百歲不啻乃遽止是則不肖孤罪惡深重不自殞而移之先君所致也嗚呼痛哉昔在戊辰落第之後不肖

孤奉命讀書成均忽一夕得夢甚惡覺而心戰戰懼肅若蝎螫然者遂亟歸侍先君先君亦喁喁望子歸也一見悲喜兩集既而語不肖曰疇昔之夜余夢一朱衣象笏若帝君者坐堂上先子儼然在側余伏謁之命起就列忽有霹靂聲落簷楹間睨視之有兩梯臥地上余覺而心悸豈其從先子哉未幾値歲大旱所在禱弗應先君齋祓率耆儁以禱雨集如注自爲謝雨文頌之忽一梯落庭除間聲若走狂雷狀梯遂折而爲兩衆錯愕莫知何徵先君知爲夢徵徵殆爲

我哉不越月而病作矣病且革雙源公執其手曰兄
平生自負甚遠何遽至斯先君荅曰九牛之力盡于
一旦惟一竅差覺炯炯耳不肖諸孤請所欲言曰好
爲善毋墮家聲彌留之際神氣不動茀吟詠曰落日
孤舟彼岸遥其餘語不可辨遂卒卒之辰爲隆慶戊
辰七月八日未時距生之年爲弘治辛酉八月六日
巳時享年六十有八卒之前月友東川公者病且殆
先君候之東川公涕泗交頤先君語之曰古稱生寄
死歸安知死不生若哉値茲天災有生之屬莫必其
命君得爲太平良民足矣即不諱復何憾東川公爲

之欖涕稱謝先君于生死之際可謂達人大觀毫無
所介于中者獨諸孤倀倀失怙裕僅計偕寸祿弗逮
此古人軫風木之憾而不肖孤無以自立于覆載之
間者也嗚呼痛哉惟是生爲人倫領袖士彙靡不宗
仰歿而遠邇驚悼同會諸老朝夕臨哭至失聲而奔
計遣祭者無問于郡邑大夫及薦紳先生茲匪道德
純備人心傾仰曷其有此斯足有辭永世矣是猶生
也其若不肖輩何所著有䆫川集及覆瓿漫語存于
家明年巳巳將卜葬于西務之陽從先兆也又將求
有道而文者志焉故攄所見聞抆淚而書之如此蓋

不敢隱亦不敢贅而荒迷之餘無當于生平百一是
又孤之大罪也自大父而上若桂軒公爲理學名儒
若天衢公文章政事有聲一時高大父紹安曾大父
集澗及大父豫菴俱世有令德初配謝孺人繼配姚
又配劉皆有士行克儷于內子男三人長禮次即不
肖裕又次補女一適鄧洪章孫男若干人時舉稍長
時狆時喬輩俱幼徼先君餘慶當亦能世先君之家
云

先妣謝太夫人事畧

先淑人謝氏諱饒樂安南岸里人㳅譜系晉太傅安

石後也外祖質夫翁以學行爲鄉校師弘治丁巳十
月十有九日是生淑人淑人自幼莊重慈懿不類凡
女質翁授以大家訓言及孝經論語諸書輒成誦能
通曉其義質夫奇之曰惜哉女也使爾而男詎不昌
吾門哉大父豫菴公時爲先侍郎公擇于婦聞淑人
女德茂也請委禽焉質翁報可皆以名家于相當于
歸不遠矣邇謝與董不敵而相距五里故爲頡頏不
相下業有爭洲之訟洲固附謝受理者固不直董遂
相齟齬如仇讐凡議昏者無論歸不歸悉從停罷時
昏而停者不下數女淑人亦在停昏之數謝衆亦日

集質翁家勸休如猛火質翁無如衆何將改議某氏
之子時淑人年十之六也獨抗志不改曰女一身也
豈兩許哉女意已決有死無二衆日坐食翁家勸休
不退淑人涕泣不食者六晝夜而求死者數矣賴伯
母張謹守之晷刻不離得不死淑人度不死衆不去
志不得完乃詒張曰女病矣請各少休張甫交睫淑
人卽脫身獨出躍身入門首池中矣張忽驚覓淑人
所在喊衆拯救得復蘇然已昏迷一餉許其去死幾
希耳明日族衆復集張挺身出語衆曰若等修小隙
背大義胡一女子之不若哉夜來不老身若等今日

食人肉矣人肉胡可食哉若等疾去無迫貞女衆爲
之駭歎而去自是不敢踵翁門議勸休事矣然猶時
時布冷語煽飛言以動淑人有謂董氏子攸羊溪中
手足皴裂不足事有謂董氏一白丁耳愚戇特甚不
類吾謝門楣有謂董氏已聘他族女棄約如躧跡猶
柰何爲負義者守爲又有稱某氏某子佳某氏某子
後必貴某氏鉅家家鉅富富于某氏十百淑人一不
爲動第卻簪飾茹苦淡砥志堅守如初豫菴公聞之
甚賢淑人高其義而不卽歸淑人者亦畏族有後言
歸淑人必犯兩姓之怒而速淑人之斃無益也姑置

弗問亦更不爲侍郎公議別昏侍郎公亦私誓昏不
謝寧鰥弗偶乃謝族之熒戢淑人者曰盍至淑人定
于一謂適不董則有死命如是者又六七年時淑人
年二十有二矣兩姓長者頗憐淑人之志侍郎公乃
得逆淑人歸族之少年復有搆飛語以恐喝之者謂
當聚衆攘克扼之悔於險塞之津淑人懷三尺帛觴
謝氏宗自矢今日不生入董門則爲半路鬼矣幸途
次無扼之者得竟歸于董合巹之明日取尺帛授侍
郎公曰嫡命昨擬殉此不料得奉箕帚奉箕帚吾志
畢矣乃君不好讀書爲儒生令吾以萬死之身事皿

合郎郎生不如死死且不瞑君柰何不學侍郎公大
感悟遂發憤讀書雖負薪于耒挾持書策頌讀亹亹
靡輟淑人務勤女紅佐之隔溪有操鍛者聲徹里許
常以鍛鳴爲度淑人因勸侍郎公曰彼勞力者尚爾
丈夫思自樹拔宜寸陰拱璧胡乃以宴息廢業侍郎
公然之兩人互相慫慂機杼吾伊之聲相尚達旦侍
郎公蚤歲失學至是方習句讀臨字做對淑人頗有
懶色工苦踰月英資駿發遂日記數千百言爲時藝
及聲詩迋迋出奇雋語人僉謂侍郎公非池中物豈
禎時霄漢起耳淑人亦喜侍郎公必遠大而仰望得

人既而相與歸寧質翁文藻蹁躚諸謝咸出其下衆乃駭歎謂此眞謝之門楣而稱淑人之志不孤云籍令微天之幸不奪于外傅者入九年則侍郎公得挾筴遊藝成名特易易耳乃侮者比肩應者轍業數也爲之然卒之積學爲儒追明德立卓然望聖賢爲歸往者淑人之力居多也此淑人之炳炳大節眞可寒冰霜而泣鬼神先侍郎爲不肖語之甚詳不肖輩心識之惟謹每及之父子兄弟未嘗不痛哭流涕者也至逮事大父母以孝養稱處家族姻黨恩禮周洽字已子及猶子慈而能教躬織衽服粗茹糲以勤約濟

誥之入告之急又未嘗以誥之辭平居不私外氏而問饋質翁夫婦歲時不絕傾囊橐襄其大事毫不倚辦外弟知外弟貧也懿行種種未易更僕是彤管之雋芳閨閫之純德古之貞賢所希覯者也御史公嘗語不肖謂而母不二所天族衆萬方誘之故不易是令女之操也飭女工以佐予俾予勤學自堅是樂羊子之婦也所好肅穆相敬如賓是德曜夫子之匹偶也傳稱士女邦媛而母無媿乃完其德而缺其壽敵予之學而不相予之成眞予之不幸若等之不幸也嗚呼痛哉淑人卒于嘉靖己亥十月八日距弘治丁

巳得年四十有二葬四十五都九曲嶺金釵形至萬曆己亥乃以不肖秩任刑部右侍郎晉正議大夫會覃恩得累贈侍郎公如子官妣累贈太淑人嗚呼痛哉淑人之茂節懿行如此是坤之貞也天之鑒也宜期頤不啻壽也乃遽止是哉聞淑人捐世之日猶治酒食享賓客爲長兒納曾氏婦客爲大尹古南司理少華耆德鑑湖諸公時大父豫菴公儼然無恙侍郎公侍坐諸客舉觴稱壽主人命燭改席追懽忘疲淑人斤斤治具惟謹至客去問枕席而病棘矣呼侍郎公曰婦去矣不得復侍子矣眞慶者在堂而吊者在

閭者也嗚呼痛哉繼淑人者爲姚爲劉亦贈淑人並有婦德善家政然侍郎公終念謝淑人萬死一生之烈勤激就學之勳獨不脫心口甲子之秋不肖舉于鄉謁家廟首祀大宗五司徒而下次上舍桂軒而下又次豫菴公至淑人特設一桌侍郎公泣而言曰吾不得淑人安知讀書安知教子因相與大哭失聲賓客在兩階者莫不欷歔泣下嗚呼痛哉不肖稱甫三歲即見捐于淑人想像音容不能得其彷彿詎詳淑人萬一乃侍郎公之語不肖者皆淑人之所遭不順有者而適足以見淑人言猶在耳何忍頃刻忘之又

恐其久而或湮也因拭淚而書之如此然以悲痛慘銜操筆而覼縷者累歲年矣大人先生儻賜之華袞而表章之俾有詞于世不肖輩將世世戴德而啣結無盡矣伏惟尊慈之垂憫焉

董司寇文集卷之九終

董司寇文集卷之十

江右樂安董裕惟益父著

祭文

祭大足名宦古南董公文

嗚呼董在江都世稱望族詎修華胄道義禎郁惟公天挺夙擅蜚聲學澂海潤華縟春英吐詞振藻節韻鏘鳴剖析眞詮四明安成上下議論一反性靈行修言道先民是程王竽瑟往不諧俚耳僅同安仁河陽筮仕蹇然不足政成人理桃李柔雍咸蕤荊旋悠悠去思峨峨鐫美解綬抽簪偃仰雲林竹松花鳥洽几

捧襟高吟邃論流古漂今飫精含道繕性洗心式彼鄉族胥紹德音徜徉溪上神氣益王人耋而耄公耋而壯目如曙星行不傴杖皓首龐眉高情益亮如彼靈光巋然獸相又如砥柱不隨駭浪鄉族矜式屹爲保障頃展宗祠覿公鶴姿猶然强健未覺衰遲再問眠食遠覲期頤遺我華札旌我先慈細書成行玉勒銀題爰徵遐壽百歲奚疑方介楮氏候公廸祉忽聆悲訃謂公捐世嗚呼哀哉喬木摧兮百卉腓晨星沒兮朝露晞老成彫兮矩矱微雲水空兮猿鶴悲楚些咽兮吳雲迷淚雪漢水兮寄鰲浦而增欷嗚呼哀哉

蓉翁已矣我公云亾嗟嗟晚末孑然彷徨若公衮然
之仕世者五朝仝盛等元會於虞唐卓然甚世者勛
業聞望鐫金石以流光繩繩然以長世者芝蘭玉樹
將競秀而交芳斯得全而全昌宜含嬉于大荒兮亦
何憾情於彭殤而感慨於山陽流溪湯湯雪華蒼蒼
望風檝情寄酹一觴靈其鑒此昭格洋洋

祭侍御詹養貞文

嗚呼古之談天者求天於已定未定足稱知天至於
若定若不定之際夫孰非天夫孰測其爲然吾茲於
君天亦情焉君含靈孕奇漱芬飫詮禮纙家學志抗

古先摛詞刻藻珠玉相鮮穉禍䙝錦蜚聲于宫簪筆
承明飛驄臺端董醝振鐸吳越雲燕風驅霆擊鑑朗
冰懸淵資岳望絕塵孤騫槐棘鼎軸直儔序遷胡然
一疾乘彼飛烟嗚呼以天爲未定耶自太父文峯以
旋巴華芙蓉鰲浦象山醞釀精英厥有歲年君出典
民社入侍　法筵澤無捍而不浹功無偉而不銓課
諸樹拔炯有詞于山川以天爲已定耶君才爲天拔
申重引翼宜天所甄乃豐其德而嗇其壽施之用而
不用其全俾蘭摧玉折若萬斛之舡將截流航海而
阨於陽侯之顛此眞若定若不定疑信髣髴夫孰非
天夫孰測其爲然矧君履順集慶內絕町畛外剖拘
攣過五望六修髯如漆沃貌如丹精神炯炯機丰挺
動若瑤林玉樹皎潔而臨風前望之者指爲壽徵卜
之者謂頤期而益延胡爲乎不吊上天而遽於欲定
未定之間嗟予與君筆硯簪組後先周旋最以德誼
締以姻聯醜惟蹇蹩心讓祖鞭亦冀蠅附摶擊大千
君遽已矣孰振余愆獨行不進顧影私憐死生交情
夫復何言嗚呼釋譾鈇陷世誰滿圓仙稱不死今誰
是仙惟彼明德易世靡諼頌君惠政去思有碑芬流
江左洋洋大篇海內士彙半在門墻瑞世奇璞悉歸

埴埏植節立朝詁擊墉隼祟祀名賢炳烺轟訇肅清
時之纙準奏　當宁之章莅孝友乎於閭里文采表
於臺端而觀摩砥切於從菇蔚林之間尤標儒者之
亦幟窺斯道之關鍵此自人勝而天定卽著著者不
得而專是爲浸假而委形者可朽樹德而名立者必
荃矧諸郎君麗藻翩躚襲芳振武盛美而傳君之于
天庶其得全雖位不滿德巍然之高謝于一簣而光
揚卓絕堂下之報亦何羨于三鱣其駕游塽之焉而
遐舉乎沖漠之玄煥之則彪炳九曜澄之則浩瀚九
淵其輾然於埃壒之外將齊生死一得喪祛聲利榮

辱之檄纆其覛呶呶於煩囂雖旰薾飈眞若祥麟之
與混貐戚鳳之與烏鳶化無留轍識貴達觀茲適返
其自然又何芥蔕於塵寰唯是後死結情絺絺驚聞
哀些泫淚淪漣絮醴烈烈束帛箋箋聲華如舊金石
可鐫靈其有赫慰茲懃懃

祭　誥贈趙大淑人文

嗚呼海岱之間儒碩比肩孔緜尼禱孟敵三遷詎惟
子令抑有母賢猗歟趙母懿德昭宣知母以子斛河
溯源令子伊何一代偉人精忠亮節皜日秋旻司理
衡湘獄無冤民起草留署天塹雄軍感時矢志一封

九閽至言喻漢極論過秦韻諧鳴鳳鋒勁批鱗柳惠
見黜彼三不仁　帝思直臣瑞世上珍拔之草野躋
之臣鄰勳曹奉常寵畀日新爰命作士薦種其倫乃
眷中土必待方虎移之密樞往憲文武威從恩沛德
揚物謝伊洛奪清嵩少增膴晉二地官俾籌國庾將
司喉舌用作霖雨精格　宸衷望徯宴宇有子如斯
芬流千古伊誰之教聖善之母宜登期頤慰茲屺岵
胡然一旦遽爾千古悲風東來令子茹苦嗚呼哀哉
聞子之出母命是承方請于朝戲綵于庭一日爲重
三公爲輕胡不少待竟齎子情嗚呼生必有死合亦

有離惟是徽音永世有詞無適非親何必庭幃鸞章
鳳帔貽光陸離道德揚顯存歿含嬉將返魄兮大塊
仙遊兮瑤池委流兮泰水炯芘兮婺輝

祭封君徐學博文御史徐海石父

嗚呼濰公挺生南服秀氣天池砥德含道士林耆龜
六籍芳潤飽爲腹笥錯爲繪藻光昭陸離甘泉可挹
白沙可依蕭濡璧水鬱爲經師輯景流彩山海流輝
方彼海貝明珠擢奇振鐸于潮斯文在茲函疑可剔
剡是士爲再務閩海經詑解頤廼瞻參里浩然予歸
適有家君弼直是司按章抽筆霜雪爭飛九級動色

少微聯暉　帝嘉乃績　龍章是貽更抱寧馨逮膝
牽衣箕裘詩禮養正庭闈微　寵履順不難期頤云
胡棄養乘彼尾箕光光纊斧埋輪都鐵槐棘孔邇列
鼎可期訃音萬里風木號悲遙遙嶺海霜雪淒其愁
雲凍雨若寫哀思嗚呼生固有死合必有離乘化委
運亦復何疑公德永譽　聖恩無涯亡而不亡久而
不衰挫公蘭舟扶胥之湄去而玄解羅浮之墟逾七
望入餞殤之齊惟曰莫逆東官之知惘茲不逮勸善
弼違通家之誼師友之資公其巳矣慘愴莫支望風
揮涕敬酎一巵靈其如在儼然鑒之

祭湖廣憲副雲石鄭公文

惟靈江左華冑盛世儁賢光葆日月義高雲天摛芬桂籍譽騰製錦柱後惠文霜威秋凜彈壓三輔直指朱繩晉秩五馬玉壺氷清憲鎧於越風清辰沅孰爲萋菲嘖有煩言雖目貝錦實抱中孚少淹騏轡未改故步鸞翮誰鎩龍性誰馴分鎮三楚卿材絕倫向壁難爲芳蘭忌門骯髒不達脂韋長存落落長安達官非夥不緣蹇論誰知音者如公清品磊珂英多剛腸憫命魑魅人過蹉跎屢蹶入補候除早馳塵馬夜酌枯魚胡命不辰卒逢鬼伯黃鳥載歌青蠅吊客某等

爰申縞紵誼摯膠漆怨重三閭狂悲漆室酌我白水剖我素心靈修盻蠁肅肅愔愔尚

祭心吾魯先生文

嗚呼唯公琮璜其器錐琢其璧漾砥其質渠薙其防沖齡炳秀有赫膠庠葩經匹藻桂擷秋香惟時鶱上戢采弗張公捷忽奏文涌劍芒勁翮如雲九萬騰驤胡鍛其羽振鐸湖湘郎官出宰石埭之陽治行卓犖希古循良柄鑿弗投解組高翔歸臥雲壑詩酒徜徉酌醇浮白以醉爲鄉不入偃室不落名韁茹眞含道坦蕩康莊貪饕若浼翛然羲皇門閭若水身晦且光或疑爲隘吾適其常竹林蘭玉競采襲芳我思古人大邱彥方上遡沂水源深流長某過仙里摳趨公堂公不予鄙引満而觴肝膽欲吐德義相將充然有得惡然若忘謂公高雅爲予津梁天乎不憗哲人云亡悲風入燕使我彷徨崔崒華蓋屹屹蒼蒼銀口噴洙江練雲長遊歸玄蜀可欽可望臨風一酹雪涕淋浪尚饗

祭 勅封劉母黃大孺人文

嗚呼麟子肉角鳳雛九苞蔚爲上瑞儀庭在郊猗歟孺人爲世賢母德曜讓芬熊丸茹苦鳳嬪君子翱翔

藝圃師帥于濼循茂自古載協所生不媿科名出清徙矸入司準繩董紳正笏獻替承明人之麟鳳

國之嘉禎嗚其尸此曰未亡人 龍褒鼎渥月馳所親云胡仙袂遠爾遊塵豈其厭世去而返眞嗚呼淒風烈兮靈萱摧咸池瞑兮皓魄頹薤露晞兮婺精蹐倚蒼昊兮增裴徊悵音容兮若可追靡依恃兮廢棲梧憑少室而眺青鳥兮嗟一去而不來返空桑而瞻白雲嗟吾親兮安在哉在疚甃兮不盡哀肺肝凋裂兮腸百迴顧生死聚散兮若大塊之脬埃彼喆人乘化兮緊神爽而不瘞拉夫君兮紫華之進觴金母

兮瑶池之隈檄音永劭兮彤管爲裁光揚無根兮足
慰南陔某等與令子兮後先同臺膀素緫兮酹桂醑
靈其格斯兮佛彷而下蓬萊

祭亡妻譚夫人文

嗚呼是日也吾妻去世日也在今則小祥
之日也容貌言笑宛然在目而歲月不處生死傷心
嗚呼哀哉憶吾妻處世者三十九年其與君共處者
二十有三年計二十三年之間初以遊學旣以遊宦
一年强半不遑寧家計與吾處者不十年止矣夫結
髮爲婚期百年相守吾與汝僅此年數偕老之謂何

可不悲哉汝歸我時我家素貧家君授徒里中取束
修自給汝佐以勤儉朝夕寒暑辛苦備至時出紡績
之餘資吾筆墨之費即吾叨傾鄉薦井臼之勞汝猶
操之獨辛未後吾登仕途稍有僮婢可役然宴享供
具孰非汝以身先之耶是二十三年之內又未嘗一
日不勞且苦吾私謂他日歸田子婦稍長似可少休
以怡晚景汝乃厭世去矣嗚呼半世分離一生勞苦
可不悲哉昨吾執母喪歸自陝西汝見我甚懽他日
謂我曰君在萬里外嘗懼不得見君爲憾今慰我心
矣吾謂汝言何苦而心竊恠之不謂遂爲永訣之讖

也夫吾有四方之志待汝相之吾子尚稚學業未成
待汝教之子婦亦幼大歸伊邇待汝爲姑訓之汝有
老母白髮垂垂待汝旦夕歸寧之汝何爲厭世去哉
無亦我之不德不能感召和氣致速戾爾躬亦汝之
運數適遭其窮即汝亦不得而自留也耶嗚呼痛哉
昔吾與汝相處見汝事事差强人意吾甚安之而久
則相忘矣及汝去後檢汝笥篋衣鞋線襪種種女工
精巧出人物在人亡心之悲也汝善置物精粗貴賤
有常不壞卒然取用應手從心自汝去後遍搜篋中
竟失所在徒懊惱罷耳吾是以益念吾妻也吾自淺

露得一錢若無所置之汝能深藏以待吾不時之需
自汝去後檢汝薄積治汝之喪營汝之葬皆取諸此
吾又揭之以濟不貲之用今旣竭矣後將何繼吾是
以益念吾妻也吾性善忘尤不耐時時登記些須收
散悉以聽汝汝一經目一過耳歷十餘年錙銖升合
不爽不遺而與人無競昨一夕操筆墨于卧內謂我
曰田賦傳子孫與錢谷不同正段租佃不可無記吾
從汝口授而手筆復欲記錢谷吾謂汝在何憂汝謂
亦有券在無憂此汝去世前十日事也是汝之生也
任吾掌記其將死也豫爲吾善忘地也今在籍與券

者吾能知之其在汝心者誰則知之然汝亡已矣吾復何問吾是以益念吾妻也吾性頹慢不問內事汝治之纖悉皆理客有至者吾兀坐款客汝爲治具上下豐儉不言而喻亦不擾而辦吾將有遠行不治行李須行時莫不整然具備指授從者曰某在斯某在斯吾受成行矣今不能無慮矣吾是以益念吾妻也吾自奉儉樸不忍擾民汝從吾郎中珍好華飾不惟無擾於市亦且不加於身不惟不加於身亦且不舉於口布衣疏食不改貧時而操作加故憶吾爲東莞時嘗公出一兩月不歸汝甘茹澹寂一魚一肉菜不

市於外約束蒼頭不得與外人通一語丞尉間祭其苦狀或操豚蹄斗酒扣門饋之輒遣僕謝曰此門東莞令所諭者非東莞令則不敢開盛惠非東莞令在亦不敢受丞尉愧服而退在後莫不敢饋之者吾在東莞以不賄聞亦汝成之不然勤於政卓於外而以中饋敗者豈少也哉吾以是益念吾妻也吾妻貞靜雅飭閫閾不踰和慧慈婉妯娌內外咸得懽心宜壽享百齡也乃遂去世謂之何哉嗚呼汝之事我才德兼茂我自不德無能壽汝死者可作能無厚顏吾益又悲也曩者吾目視百步外洞察纖毫哭母之後又復哭汝淚竭而枯數步外即不辨爲誰或視一人爲兩人矣後有百歲豈稱難老此汝之故也吾往歲髮有白者此從憂得也自汝去後憂從中來不可斷絕強自寬解輒復悼歎殷憂傷心血不充體四十有三皤然老翁矣皆亦汝之故也汝其知之哉嗚呼彭籛爲夭殤子爲壽百年一瞬生寄死歸汝之往也適返其初棄彼二氣去而上仙亦復何憾顧吾不能忘情者以汝之才之德具在吾心吾心一日不化則一日惟汝之悲也嗚呼幽明兩地生死一心汝尚默相夫男俾百福綏之夫男惟汝是思是慟薦此一觴汝其

享之

祭亡妻李夫人文

嗚呼淑人何遽至是哉吾老矣待汝以偕吾于未立待汝以成三女尚幼待汝以字汝丈且老待汝以終汝有深願待役以酧嗚呼淑人何遽至是哉曰吾啟行汝不能從汝方抱病吾不能留特以木陸遠涉安不如家兩拜 新命義難久曠又屆六十賀者在門故不得已逼迫而別去留關心彼我知之矣然猶望汝病可愈共期仲秋我或便歸汝亦能來也嗚呼淑人乃遽至是哉昨者人來告病知汝病甚未見汝書

汝父示我病尚納禳病猶可蘇再問星卜言出一途
眀眀雙日夕望諸乃遽至是哉嗚呼哀哉死不面
我雖死不瞑汝心苦矣汝死不面我胡爲心我心悲
矣茲生死分矣幽明隔矣面無期矣所不負者耿耿
此心耳矣嗚呼哀哉我思淑人既淑女德兼精女工
爲母則慈爲婦則恭孝隆宗祉惠及僕傭內外姻族
恩兼禮豐卽有少忤包含隱默不見聲容故吾多疏
漏賴汝補之吾多遺亡賴汝識之吾多惛憧賴汝振
而起之故以無所適用之人歷任一十有五歷官三
品九列者以淑人之相之也茲淑人已矣吾老而日

耄矣吾無所復望於淑人矣嗚呼哀哉昔淑人未歸
吾已抱子淑人既歸子之若已愛及于媳有同姊娌
慈而能教古人讓美實獲我心變憂爲喜汝常有言
生也不辰爲子之婦不逮于親我心孔傷謂汝則仁
汝歸我室卽拜　恩封鳳冠翟服足華汝躬汝不尚
飾苦淡是攻荊釵布裙若奉梁鴻天胡不吊遽爾永
終嗚呼哀哉汝抱鷩子從我于邸牽衣遶膝樂共天
眞愛子去膝慈母愴神痛纏肌骨禍貽汝身以汝厚
德宜昌後人吾衰雖甚汝尚及春胡不夢蘭而一夢
不晨呱呱三女從夕及斯胡不念此拋若路塵嗚呼

哀哉載觀爾書用愛何深視我毋憂善保千金封鑰
簪服待女委禽（委禽卽奠鴈嫁時禮也）汝女我子我子我心言
猶在耳生死同欽何能毋憂淒涕沾襟嗚呼哀哉吾
所甚惜者天賦汝以懿德而不壽以永年天畀汝以
三女僅生一子而不延天命汝以相我爲琴之和胡
爲乎爲中絕之拉斯皆吾之不德因以獲譴於天尤
所深悔者不再乞病休暫爲家食之謀又不息交絕
遊專爲醫藥之求或以錮汝之疾抑以寬汝之憂胡
爲乎迫於之官迫於遷允而不爲數月之留生是生
死兩負而恩疏於好逑嗚呼哀哉淑人已矣生寄死

歸適返自然惟是音容彷彿烱在目前半生辛苦綢
外幹中者若纏肝肺不可頃刻而去捐而又內顧失
助俯畜失親此後死者不能不聆聆於重泉茲攜汝
女就我官衙留彼幼者乳哺于家庶幾教育代母以
爺汝知我心吾不汝遐望風陳奠淚雨如麻英靈如
在鑒茲天涯

祭嫂譚孺人文

嗚呼吾嫂胡遽至斯有德必壽聖言豈欺嫂德宜壽
壽胡不躋徽嫕天植惟靜惟正勤儉自將內則是鏡
相我伯氏彷彿梁孟奉先御史洎姑劉氏扡居甘言

二尊並喜植彼遺孤若出諸已教之婚之無恃有恃
施我昆弟爰及娌姒內外婣聯下走賤婢藹然有恩
秩然有禮貲用寖昌家政益理嗟嗟吾嫂女中之士
憶在戊寅茹荼蓼辛先慈見背內子委塵哀泉弱息
煢煢病人艱虞險釁極世遭迍惟嫂慈惠昕夕愁懃
顧復保育殆婉自身人孰無嫂孰如嫂仁先人有廬
聊蔽風雨雖有薄田麗可指數有叔宦遊囊空惟窶
因誼致盈伯氏之祐豈惟伯也嫂爲之助嫂昔苦孫
今抱諸雛牽衣遶膝頗足怡愉宜展遐算大椿同券
云胡厭世欻遊清都嗚呼哀哉壺則具在音容已非

口澤猶新儀範巳萎顧瞻蕙帳疇不歔欷計聞千里
闔室咸悲爲位哭奠霄涕漣洏嗟我伯氏悵然失依
嗟彼諸孫孰與含飴我其歸拜堂垂空幃嗚呼哀哉
人之最苦生死别離矧屬恩義感結心脾招魂徒作
薄醴遥馳悲風零雨莫寫哀思霛其如在尚其鑒之

祭詹筧宇文

嗚呼鰲溪之陽夙多人傑惟彼詹墟麟藪鳳穴伊霧
剡孝炳蔚昭晰體麗器碩才豪志洪力追古文行景
先哲霧穀霞綃紛吐筆舌鵠路鵬霄聆風羽刷香襲
古梅儹儹氷蘖秀茁雯峯嶙峋巇嵲毅齋之術斯弘

蘐蕗之芬欲揭方抗迹雲霄之上措躬鴛鸞之埒爲
清時之楨幹塈光裕之駿烈郎東閣之偶失龔桑榆
之可掇不然謝博士之籍去而爲香社之結因之撫
喬松之秇相與佩靈霞之玦云胡一夕墖然景滅孀
母在堂孫養竟歎寡妻在室燈影惟孑煢煢諸孤斬
斬衰絰九河涙懸九泉聲徹平生志願并命殞絶靈
其軫此髮豎眥裂豈其厭世不受羈紲莩辱通家婣
聯誼切項過里門棲遲數月既陶情于樽俎亦惆悵
於閨契知游精於鉛槧或自逃於麴蘗既惠我書詞
音疏越慷慨青紫如手可掇曾幾何時遂成死别自

聞哀些一食三噎我心匪石有涙成血嗚呼哀哉鏗
非長年殤豈短折泰岱岷峨詎異邱垤昔人洞觀超
遁蕩跌短修悲愉夷然不屑矧靈澡滌純白無涅緇
紀士風廉茂蓬節身雖乘化芳傳口碣士林頌義張
皇臙劉家聲鳥奕蘭玉競茁亡而不亡靈其心悦絜
酒寄酹哀衷莫抉悽風愁雲助我長咽靈其於昭鑒
茲軒馨

祭西橋公文

嗚呼惟公丰神秀朗學行溫淳幼摛文藻綺縠繽紛
荷衿瑩水抗志青雲榮名膴仕振藻策勛業可攷歷

數則遂巡青原講業汝水迦眞鰲橋之西龍川之濱
遊精業志湛氣軼倫優游履順爲世逸民齒德並劭
爲邑上賓顒昂肅穆先奕儒紳繼紹先德盍阜且殷
宜孫大年喬松爲隣詎云仙去冉冉白雲生寄死歸
公復何憾唯是友愛遽失所因嗟若齡齡大父兩人
洎公來往及我先君歲時伏臘情洽誼惇奄忽相繼
匱公一身如星在天落落曙晨公復已矣貫慟我神
望風悲訃有瓖粉粒束帛帷箋絜酒惟芬公其如在
鑒此微殷

祭陳方伯封君文

嗚呼國有賢喆人之鳳麟鳳穴必丹麟趾必仁娳伊
人兮麟肖匪親知父以子先正有云某等與公各天
藩不知公而知公子虞部君因以知公爲人嗚呼唯
楚有才爲世上珍惟公藏器炳炳璘璘譬諸白珩光
垂照隣方諸和璧艷趙輕秦宜薦淸廟協格人神迺
戢麟豁穎抱三刖之戚而擷華摛藻僅荷衿于壁水
之濱有可用之具不爲世用徒以幼學壯志屬之虞
部俾濟世而康民顧茲虞部秩列郎署未躋鼎茵公
之弘抱涌濤未申迺雲韶典試士兼咸賓武林權關
不染纖塵令卿分職程工庀采百務一新絜才比望

駿驟乎崇膴之階而滅景空羣且執冲履素將拾江
籬于九畹以振芳佩吸淸潤于江漢以釀精醇窮左
史倚相之業搜羅墳典以備數陳攬陽春白雪之調
苞屈孕宋以佐韶鈞攬岳陽之先憂後樂訪舂陵之
光風霽月以自善世而廣㦤眞儒與蓋臣斯吞雲夢
于胷中者入九建措卓卓直拉太和衡岳而摧嶙峋
固匪譽而有試洵爲世之鳳麟抑孰公之庭訓若殊
泗之訢訢公宜百齡未艾主猿鶴而友松筠如岡如
陵如川至日升如莊園之椿以入千歲而爲春爲盛
世之逸民恩綸稠疊稱難老之封君云胡不憖亟返

重闉嗚呼生寄死歸死與生因適返自然何喜何蘉
有子顯膺奚必巳身有詞永世久而彌馨知公含嘻
無復貪嗔唯是遥遥南紀黯黯朔雲歲晏景疾冰霜
風木呼號弄魄咸助虞部之悲辛舉鼎養而弗待悵
罔極于蒼旻嗚呼哀哉某與虞部交臂同紳蔭芬榆
梓夙締昏盟意公此際攝精還虛將流峙爲河岳森
列爲星辰倘騎箕洪之馬遊汗漫而適無垠將肶然
於首邱之地裴徊於鰲溪之曲欷歔于羅陂之堙則
某等能不望風驚些用羞絜醴之敬公其如在亦彷
彿而鑒此明禋

祭姪時舉文

嗚呼吾姪時舉爾胡爲乎死哉爾未可以死也而死胡不待爾叔而一訣哉嗚呼痛也爾有父年八十有五耄矣神氣雖旺而筋力已衰猶恃爾之能子也而善養之爾去則吾懼其所終矣爾有子長甫弱冠幼僅成丁志行未植也猶恃爾之能父也而善教之爾去則吾懼其所長矣爾叔長爾十歲常挈家爲東西南北人爾弟翀也時從叔於外亦恃爾在免內顧之憂也爾尤匡所不逮增所未有其爲裨益甚大今爾去矣爾叔與翀眞失左右手也且爾祖鄉賢公以德

義自豎鄉閭以爲矜式爾父兢兢無忝爾祖自爾承家以來一字不入公門行修言道里中信若耆龜即衆議紛競之際惟爾一言是遵是賓何者其所蓄積者然也持是以當官於循茂乎何有而汝且賫志以歿也柰何且爾爲邑庠士孜孜力學入爲太學生候選不下二十年一命之寄可僂而取乃不屑取淮老親是依推是志也誠一日三公不易也厚之至也今爾親癯然在堂爾顧嗒然長逝斯不益悲也哉聞爾父哭爾或憑棺爲小兒啼至不暇擇聲慟也蘇矣爾妻爾子吾不知其慟何似其慘人之聞見可知爾叔槩藉於 朝不獲憑棺一痛又不獲 乞歸就爾父以慰徬徨俾毋踣於河西哭子之慟而特分爲兩地之哀慘也何如昔我被 命起家爾嘗送我于章江潯陽之滸我歸而爾迎也亦復至是其家食也即左右就養者俱也玆爾已矣豈可復得也哉聞爾病革時父問爾疾爾猶強類以對若無恙然者是不欲傷親之心也仁孝之至也或者不知以爲諱疾是未識純孝之心也吾益重爲爾悲也已且爾母棄爾時爾年纔十有二耳爾執喪甚哀不茹葷者三年如一日時有憐而肉食之者竟不能奪是爾至性出於天植

也自束髮至蓋棺以禮義廉恥自砥礪不淄涅於聲利之場與人處務軌於正未嘗貶以徇人抑未嘗高簡以忤世輿論翕然韙之庶幾立身揚名之槩而愛其親者不敢侮人敬其親者不敢慢人爾亦庶幾有之也雖在諸生中佈不得志於有司遊學 京國而不一試於用而亦不愧於脩身見世之士也已吾又念之吾祖徙江田多麗眚皓首之人乃爾季叔補厘厘五十有四今爾五十有七止矣吾益爲後來者懼矣夫年齊五十已入壽鄉本不爲夭而爾上有老親下有幼男方寸間多少不了事件吾知爾不能無遺

憾於身後也已是不亦重可悲哉夫顏夭蹠壽誰能
問天得正而斃則殁吾寧也爾之自豎如此是亦可
死矣死而有未了事件後死者之事也爾即何悲而
我獨悒情若彼者誠感念于生死離隔之間又念爾
之可死不可死者日震撼於胸中不容自制焉耳然
我今亦六十有七矣衰病侵尋生死會晤知幾何時
吾不能復爲爾悲矣聊望風以薦觴魂彷彿其來享

祭官生孫琦文

維萬曆三十一年九月念有八日吾孫琦以疾卒于
京邸先是二十日吾女玉秀死琦女英秀同日死先

後九日三命相繼哭無常聲及哭汝昏曉偎偎莫知
攸爲痰涎壅鬲莫必其命盖先是數月已含娠時舉
吾女敬順之痛也又重以此于何以堪十月十有二
日吾少間吾乃號吾孫而哭之曰嗚呼琦也汝眞死
耶然汝何可死也汝有祖待汝而孫有父待汝而子
有妻待汝而刑家而昌後汝死則父祖失恃妻亦稱
未亡人矣汝何以死哉汝祖德薄嘗舉六男今留而
父我者惟汝父一人耳憶吾昨起家秋曹也汝父戀
戀無勸駕意吾以　國恩未報無自外理汝父即命
汝與俱盖欲以汝代身而朝夕左右我也汝何以死

哉此吾所甚悲且爲汝父悲爲吾自悲汝而有知知
汝不勝爲父悲爲祖悲也汝祖視汝之疾願盡天下
良醫治汝之喪亦稱棺槨衣衾之美使汝爲我計當
不是過此然汝死祖手不沾婦人顧祖亦老矣脫有
不諱是屬誰手吾是亦益悲也已夫達人大觀骸形
速朽何所不可吾不以此介念唯是宗祧所寄實切
吾衷而觸目駭情猶及汝之平生汝眉目炯炯才思
疏爽辨達應對穎敏操筆業舉子亦能成章觀者謂
清利可進唯志弗堅凝動履躁競即執經講席胸中
不無反脣吾甚策汝謂爲人何當處善敗之間乃今

歲易師汝覺矍然儆動悔今是而昨非學業亦烝烝
日益倫理間易侻以淳將遠大可望師將繩汝以舉
業吾覘汝形知病弗任因請寬之以其時患鼻衄且
多夢遺懼爲性命之憂也繼而服西洋之誨者誘之
事天主之教一時尊信願劇吾不之禁謂藉其教可
以清心剗蠱是亦養痾之善劑也不已爲灼膏肓之
艾火未發而瘡發于面頷間面瘡愈又灼氣海之艾
不半月許汝謂火瘡愈矣予索而視之見其一點黑
黯無血色大火有拔山之功吾家三世藉此火以起
弱疾若翳白骨而生之汝獨不然吾深慮汝之病爲

不藥矣然猶幸有朞月之留也至　朝審之日二女一時俱逝汝入視大慟苦不自勝旣而求醫視汝前脉不及六至驟增入至多矣因求生于斗極東嶽帝君卽汝祖願以身代而不可得汝一夜且二三十起無何而奄然逝矣逝之時無一譫語氣息凝然先是汝見我夜深嘗在側輒命諸僕送老爺睡吾未忍去固請不已是彌留之際猶念爾祖也乃汝不終留以慰乃祖何哉嗚呼哀哉此皆汝祖不德無以庇後人亦汝之數也命也不予於天吾與汝皆無如之奈何也憶吾拮据三十年拜三品　恩膺吾不畀汝父而

以畀汝誠計汝父以太學生自有致身之路移以畀汝亦冀汝之能立藉以報無窮之世恩也闡　朝命及家時有司侈之爲建旂旌表宅里乃匠者弗戒所豎旌杆裂作二段不可起俟汝父懸同方起之是果何祥也哉似亦兆有今日者豈祖之官生當自有人汝徒虛沾其名而未能有其寔也嗚呼琦也疇不悲哉忽踰二七地扃幽明杯酒薦芬靈其來享

祭詹畏吾文

嗚呼畏吾遽至是耶古稱天生賢豪家國是毗祗德不爽遐祉允綏交感互答有如蓍龜嗚呼畏吾遽至是耶畏吾之學上下古今無所不窺畏吾之才披郤解紛何所不宜乃有銳然遵道之志而不見所止有裒然經世之具而不究所施彼顯昂者胡以如玉有美者胡以于斯將清濁流峙者胡以發祥而呈奇嗚呼畏吾遽至是耶卽無論名虛天府忠謝形墀親喪未舉寧負春暉庭有諸孤室有孤嫠形影相吊孰怙靡依褰蓋壘耻僅僅餔糜以心則違以數則奇嗚呼畏吾遽至是耶余與畏吾曾鮑其知余値險釁僇力拔之企稍通顯彈冠慶之悲愉欣戚彼我共之方期勵翼和鳴盛時卽反初服皓首于夷秪切德業聖賢

襟期是匪我友實惟我師嗚呼畏吾遽至是耶以我時不偶苦憶生别離公車當射策襟袂艮可持忽傳悲耗入旅邸倍凄其生死見交情淚下不能揮嗚呼悲哉石火無留焰朝露隨日晞浮世多欿陷天定亦轉移達人自大觀委心與化齊且作逍遙遊東極西瑤池或泝江河潤或駕霹靂飛或煥爲五曜光徹三無私鼠肝與虫臂斯言尚庶幾剡茲豎立茂蜚聲照重離蓮砌森蘭玉象賢多岐嶷七尺雖易朽百世終有辭朝聞夕固可九京尚含嬉素車阻千里絮酒不盈巵靈去抬不返雪涕交漣洏幽明詎可負彷佛其

塈斯

祭盈府典儀正省菴兄文

人之有生莫不有死然不死于夭而死于壽不死于路而死于家死之得正者矣今吾兄以踰入望九之年老矣老而死于家矣所謂得正而斃者也死亦有何憾惟碩德在躬儀洲在望其爲父子兄弟足法是吾黨待之爲蓍蔡者也今忽告逝是鄉族失典刑矣且有子能孝矣而子去有孫可代子矣戴祖爲父不改故物亦猶父在也今兄逝而孫少不更事誰復爲之主耶不佞禍奔走于外嘗恃有兄在可以少内顧

之憂家衆有不齊者兄一繩督而經紀之罔不齊一而庭以内外無間言今兄告逝焉是内外舉失所倚矣將何恃而無恐也且兄幼師南岡激昂青雲既師古南志氣亦銳後去而事岐黄家言得其軫視者逹逹稱其隔垣之視也既而揭貲遊閩竅之間逦操術甚工而出以飼人人不必德而償之乃謂家冢代父柰何爲方外之遊家弟返斂亦或能續先業柰何逐外而少荒之遂殫力於農圃之務使家大人講學會友究心聖學而不腆幼弟亦飾羔鴈而懋經世之學少年時有酒性雖衆議紛紜之際有激於義即對衆觸忤亦所不辭家大人責訶之不少貸因改其號曰省菴遂終身循省不復有酒失雖醉甚劇而氣亦和粹晚歲尚吟詠與少坪諸友唱和多獨得之語鄉儕有競者就而求正逹逹悚服而立解邑大夫高其賢名賓鄉飲辭不獲已嘗一赴其名後即儉讓不再往也惟陶情花酒吟弄於雙溪之上有不知老之將至庶幾樂道忘勢與天遊者等也胡不憖遺竟以壽終也耶嗚呼令子物化誰逸厥終二孫雖雛亦有父風飄飄仙馭遂返瑤宮有弟在遠含靦不躬望空馳想飲慟悲風聊薦一觴莫寫哀衷

又祭孫琦文

嗚呼天地逆旅生寄死歸生志四方死胡不之首邱義重歸葬允宜昔遊上國學業日躋茲返鄰溪素旐雲飛冉冉旅櫬江河之猾即安就窆路險如夷魂其依我誕祥鍾奇

祭鄧雲岑公文

嗚呼化工匠幻萬刧匪有彭籛爲夭殤子爲壽達人玩世曠彼贅疣惟公得天理裕神全性惟醇樸心惟塞淵生當盛際不愧古先家世殷阜耻作守錢義有所激黄金立捐情有可惻白骨掩泉尊祖合族締故

懷賢不落世網惟耕心田靈府不鑒智果亦圓仁者必壽永躋大年云胡不憗去而上仙昔公嬰疾手足偏攣衆舉危公國手靡痊天卒祐公瘥而復完祐時歸秦謁公齂然謂公一蹶終且永延別未三載忽以計傳悲風千里兩淚潺湲緊祐齠齔叔祖大父皓首赤心手足相顧又及我公昆季三人與我伯父企我尊君怡愉一堂相友相親瀟花棣萼蔚如莊椿山傾柱折痛骨憯祐公胡再往瞻怙何因九原可作千百其身嗚呼生寄死歸公復奚疑青城可主白龍可騎蓍葬上下任意所之祐井家居實同恩私塊然煢繫

落拓 帝畿望風灑涕慟不自持遙奠一觴公其鑒之

祭思南府經歷季巷弟文

嗚呼季巷汝今何往哉汝之往思南也吾偕六親羣然送之冀汝之還錦也增秩而加榮也胡爲乎歸以櫬也而汝何往哉汝赴思南吾適留都相望萬里魚鴈日虛遞聞汝政守官不踰賢良有譽我心則愉謂汝偉器宜賁亨衢胡爲乎歸以櫬也而汝何往哉今予猶滯留都也聞汝之計望空號呼肝摧膽裂容知巳痛然末由視汝之含撫汝之軀又末由拔汝于鬼方之域返汝於蒿水之墟抑何稱于手足更何列於友于嗚呼哀哉頃聞汝之離家也行乏吉占心竊憂疑既殞張室又殤驄兒爾女爾嫂凶釁駢罹謂當爾代乃復殉之且一疾即瞑一語不提寡妻稚子棄焉若遺命也若茲汝奚忍爲且汝嫂我棄汝尚慰我汝復若嫂孰慰而可嗚呼哀哉憶汝幼聰頌讀警敏先君命我母悍接引我占桂籍汝滯膠庠汝不自誘奮觀 國光退而砥行型軌鄉邦會友談學鏗訇煜煌俛首郡幕筮仕貴陽揆職殫劣齎志則帛錙毫不染氷蘖式揚鋒若素鍊劇無頓芒委之查詰靡匪弗臧

委之署縣抗辭莫當監瀛督材蜚譽孔揚是承先君之幹緒蓬翼仲舒之賢良且將以拓平生之忠悃于以補 國家之精粱豈其志未酬於四方而變已幻於蒼桑此昔人謂若著者其若盲而吾之欲痛益惆悵而彷徨也嗚呼哀哉夫生必有死死貴猶生吾弟生不虛生而生有令名死不徒死而死有賢聲聞思南之民生而頌德者滿口死而悲嘆追慕者不啻於一郡一城即是可以永世又何羨乎幾饗況有子之承承汝之缺者未必不爲後之成汝是可以無憾於九京惟汝二兒躋八踰六困茲盂慨於晨星瞻望旅

槪震悼靡寧逴翳一億知往者不返而有靈可憑庶
其鑒之慰茲明馨

大祥祭先考大司寇公文

嗚呼日月不處遂屆大祥玆大祥也寔大慽也嗚呼慟哉在昔戊辰大人以是日病革父子天親割别須臾然大人危坐正襟自朝向暮神氣不亂當是猶得以瞻顔面承教命扶抱藥劑尚可少致子猶有父也今則音容否隔悵悵無從所可瞻者靈幕耳可凭者虛几耳可惓而不能讀者詩書手澤耳卽呼泣籲天而父終不子睇也是大祥也誠大慽也嗚呼慟哉大

人剛明溫愷得諸天植處心砥行必爲聖賢孜孜學問老而彌篤孝友忠信著于家邦詩歌辭翰爰駕古人里中豪雋多出門下古稱大德必壽則上壽固大人之可必于天者也況揄耳順强健猶昔確有壽徵考諸術者咸曰等豫菴公而進焉則九旬未艾也大人方將取友四方講究學脈源造極詣眞躋睿聖不肖心切自幸謂耕者尚可勁力致養學者猶得微一命取微祿以求自媚于朝夕則是日也方將具饍酮集賓友以樂大人之屆七袠也詎意是日乃大祥也誠大慽也嗚呼慟哉豈天心未定術者不驗歟豈大人留不盡以還造化留有餘以遺子孫歟要皆不肖積惡祟譴不自受于躬貽之大人俾之抱終天之慽也不然以大德而膺上壽固天所不能限術之不能窮也詎止此哉而不肖又不卽殄絶以謝逆天之罪而徒抱終天之慽謂之何也且不肖常見大人之事吾祖與妣也左右就養盡志盡物爱而能敬甚得歡心而吾祖與妣皆高年無恙大人與二兄周旋膝下亦皆暟然若翕天倫樂事孝子至情兩無餘憾矣不肖先妣早世時禮甫弱冠裕僅三齡弟迨繼妣再逝補近成丁耳稚弱無營莫供甘旨敎養婚娶且遺其

憂母氏劬勞萬一未致不肖每恨吾妣之不得如祖妣不肖之不幸不得爲大人也然猶幸有大人在焉謂天奪於吾妣者將盡畀於吾考則庶幾吾祖之壽凡旣失於母者咸萃于大人之躬而少罄之人子之情猶或有寄也詎意大人亦不少待使不肖摅心飲泣而不自勝也夫大人以勤儉裕家而未獲享用於身以經濟望子而未見通顯於世以萬世道學自任而未至聖賢而止大人何能忘情也不肖欲養不逮欲繼未能重以橫逆貽以震驚雖幸終雪爲罪滋大末由自解是大祥也誠大慽也嗚呼慟哉然朝聞夕

可聖有格言大人造道操頤窮玄詩聲德業流馨示
年神遊八極適于自然遺我不省怙失所天謨謀啟
佑孰爲開先菽水遺恨風木潺湲大祥忽屆有淚涌
泉哭奠一觴用表微衷尚祈降鑒錫祜綿延嗚呼慟
哉

祭大賓思誠余公文

於惟太極渾一誠羣生均所受惟聖存而誠惟賢擇
而守聖賢豈長生數盡形何有真精還太極德業垂
悠久萬形皆有敝惟誠爲不朽錢街思誠公良貴斂
瓔玖寵辱何曾驚世味朗能有有田事桑麻無蓰培

花栘長岡何神奇公得隹城歸麥感披荊日仙臨盡
水時龍從華表莫鶴傍夜臺悽散爲雪月朗幻作晴
霞飛凝爲連城璧產作五朵芝有弘先世業殊拓後
人基藜燈燃紫焰桂苑勞丹枝掛月看花燦焚黃焰
北揮

董司寇文集卷之十終

董司寇文集卷之十二

江右樂安董裕惟益父著

書

與楊貞復少宰

昨邇儕輝時忝講席指迷撤蔀授我南車真三生大
幸矣且明德宗旨益暢而宏廟祀之邇南雍者將益
大且久洵爲師門斗山而儒藝之渠獲絜之不佞雖
欲躐其後實從而末由也真切真切尸附嚮借資浮
慕而徐棄之者亦自不少昔人謂在夸狄則進之在
門墻則麾之是有不屑之教也兄爲人倫師表操人

物權衡知必有甄別於此矣弟迫家難甦爾言旋已
決　請告之念昨有言者指爲執政之鄉而波及之
是方理歸航而假之便風也倘藉寵靈報　俞有日
則扳從姑訪羅浮以仰高挹清自暮齡工課而望旱
階瞻赤舄且未有期也兄亦聊然念之否邇時情事
若何所謂指不佞弟者又若何羽順倘一及之尤不
遐之盛念也

上三閣下

昨因天灾冐以工言亦恃一言回天自有燮調元化
者在　帝左右也茲敢以盧課請惟委炤焉盧課係

上供正額近來供用日增而 陵寢城垣及各衙門二百年來傾圮日甚脩理日繁計歲所入不當所出而有司督課者又每視課爲緩圖方懼無術以益之乃淮陽總督復欲增餉于蘆課餉之增課之廢也決矣雖蘆課稍輕不無可增然江之衝決不常洲之坍漲亦不常欲知洲民之利病者問諸水濱可知也安得以新兵之額餉而增於或坍或漲不可爲額之蘆洲乎且兵餉在撫屬不甚難處蘆課之不可以充軍餉而節年之奏奉 明旨欽依尤彰彰較著者也詳具揭中伏惟軫念 上供部額不可因餉有虧而增

給新軍賜行另處則軍國大計胥有仰賴而敝部難繼之費不致曠虧者皆主持之大賜也

復劉誠意

崇諭造熕事查工部覆奉原咨行南兵工二部查驗應造與否會同製造無發銀與門下獨造之說合用工料係二部會議同出無工部獨給之例即曾見翁原咨可據也隨該兵部題奉逃驗咨稱前項火器本營自有不必再造則自應停造爲是茲停之且數年矣門下乃指長星生端妄意領銀顧不能强之兵部而獨索之工部不知工部錢糧 朝廷之錢糧也在工部不得私與在門下豈得私受即以造熕爲名而軍器非私家所宜造者誰其信之而誰與之且門下荷 聖明寬貸之恩正宜杜門省愆無作威福無敢禮度庶幾忠貞世篤而上下咸孚今乃指長星而煽惑愚民一則曰入援一則曰勤王皆不祥語也此非世勳之所宜言亦非 聖主之所樂聞者其又何以示天下後世蘆州小利志在天下國家者不屑但既已行勘自有官在官自有法在不佞與門下但虛己以聽之當必有公處也若勢不由官而輒以己意處之欲必如所愿即與門下易位而居知必不能允此

矣不佞不難以禮自居而不可干以非禮惟裁督甚幸

與鄒南皋給諫

昨過雪浪枉顧舟中十載渴懷劃然折暢既辱聯棹共詣見翁于同江之上相對移日俾當蒙加弟者獲經濟之畧道術之銓眞大覲也感佩何可言析判入京侄偬於人事了無况味時討 朝政或擇於留中或蠱於外疏東征之師又以謗書而亂成謀抱當世之慮者亦憚於褰裳之濟而噤不敢語此益悔乞身之計不堅將不免於胥溺之患也指陳要領若別黑

白而因一關領壬之口匪望重天下如老夫其人不可也顧安得置夫於淪恩之地也哉悵切悵切給由之疏具占顯親上念聞司封者將需衆而類題焉是欲以吝貞之仁歸　主上以表揚之光遺孝衷也敢持以賀燕臺雪花如手堅冰在地知文江亦塞沍也惟珍重孝履為祝

復黃襟川憲副

不佞執鞭於門下有年矣三過南浦而不獲一望清光者蓋苦省會冗迫抑尊宅郊關之內遣人偵候輒報出在故爾其為懸歉可知頃閱開府之報大為世

道踴躍乃一道三藩而尤有最親且重若　潞藩者昔之河南南陽不可問是在河之北也而廟堂借重之意多矣門下苦心調劑無已乃發其狂恣之狀而假寵靈以防其漸此經濟手也士論翕然推之以為社稷之功使彼幸而更新也方以藩屏之福歸門下即不幸而怙終也則發之在先而制之有詞況羣小既已芟除奸宄安敢逸集小選且有簡擢之報矣又何必以引重為事也夫君子出處自有本末安危禍福抑有定命此門下所洞燭者若謂其勢重機深將趨而避之彼極重之勢蓋無地可避者不如以禮法

自飭因以禮法檢制之而又時進忠言出誠意以感悟之其輔導員役時時揚情法以誠諭之知必有改昔之寖淮南之謀者宜在門下又何必堅決去之念以孤上下推轂之懃也茲匪貌言爾神為祝

復葉龍潭巡撫

頃節鉞入關不駐省會直抵臨鞏茲一捧　簡命又自臨鞏而急趨甘凉此之舉動真足以激忠義而寒氈裘袪向來靡葸之套收從來安攘之功自匪匈藏兵甲忠貫日月者何以有此羨服羨服第虜騎西行諸鎮委甘肅為壑虜且遊旅覘之蠶食狼貪今其餘

幾當事者付之無可柰何遂括膏血而啗之其不振監也楙矣　廟堂舉以授翁衆稱得人翁之所以報朝廷而對輿情者知自有在且出尋常萬萬乃采策善應內固邦本外攘虜變動不失時坐收全勝者尤不可不加之意也此時長安稍類奕棋易危置安信非國手不可嘆嘆使旋肅此以謝大命之辱伏惟崇炤

復李及泉總河

昨勤候光塵隨知拜總河寵命甚為軍國大計稱賀茲辱報椷一縷之壓既不獲伸而矯首台精且出涿

鹿之野恢切抑何容言河道在今日雖稱極壞乃得賢如翁丈者誠明兩合出其餘以經理之告厥成功宜可計日而門下過聽涂丈之言謙然下詢不知不佞弟實無所知也古稱胸中有全河者然後能治河弟妄謂胸中無全河者然後能治河蓋有全河者不滿於衆議而無全河者乃能兼衆而用所長是亦能治河者也若翁是有全河者也而謙然下詢是有全河而能無全河者也斯即神禹之好善言者也其於治河也何有然盛意不敢虛謹即與談于涂丈者妄陳於左右知一見且吐之矣伏惟矜其愚而宥之

又

歷觀往籍黃河合爲流而入中土無有三年不決亦無有三十年而不徙者今決而徙矣前此隨決則隨築隨徙則隨治未有任其決裂聽其遷徙如今日之甚者也今 國家藉河以濟運徐邳之故道不可不復而河決入淮爲 祖陵之害近且決高家堰入高寶湖黃水出瓜儀揚子入江則淮揚一帶將爲魚鼈之鄉矣是徐邳故道尤不可不復者也然復故道可易言哉今河身淤塞七八百里而決於虞城等處若蕭家口決百十余丈深四丈有奇闊河南塞決估費四十七萬山東估挑單縣魚臺等處約費百萬若令徐邳上下開濬又非百萬外不可故道豈易復哉然不復徐沛故道是以河南濠泗爲壑也如 祖陵何高寶淮揚且勿論也已故復故道一分則 祖陵免害一分復五分則免害五分若全復則全免矣運道之通又不必言故今議者欲復故道誠爲有見但治河挑濬每於秋冬之交春月間運船且有過淮入河者茲後時矣可遽望故道之復哉茲欲爲 祖陵計爲運道計宜將淤河亟開一溝橫約十余丈深約三四丈卒難大廣只要極深要以決口爲度務深於決

口以奪水勢由是隨塞決口蕭河流一衝兩旁淤沙可以漸帶去由是加捞濬之工漕運宜可通而 祖陵其保固矣此完計也似亦僅目而辦者也不已則徐州之北有小浮橋邳州對西有小河口背河故道其源皆通開歸以上亟加濬築可以殺入淮之勢亦可以爲濟運之資茲所謂急治其標者也何也蓋河之遷徙天心地脉 國運繫焉極重不可返不得不因而導之耳此不佞之私說計於衷而不親相度不稽衆謀不敢公言於人者也蒙及之敢私以及正焉若膠泇二河一則險不可測一則費不可繼况皆不

可成成亦不可用乎且於　園陵毫不相陟幸姑舍是不以分吾全力可也顧之一事也前人壞之主上疑之而中貴又妄有陳說將欲要寵任以罔利者司空經費一無所出南自瓜儀北至徐州逐逐邪瑺據以爲利設身處此眞難之難者計翁榮抵後郎遍歷勘議似應將工料覈用利害有關成敗之數者一一指陳爲　聖明質言之庶後易於措手而功懋賞者端有在也外治水筌蹄原無副本雖不盡與今合頗悉總河之要內多黝汚跡不堪持獻外先集二册併上覽付惟矜焰餘不悉

速孫四府丈量

敝縣丈量閒院道司府皆委董老公祖闔邑萬衆舉手加額謂更生有望近聞印務併借署理其權一共事便樂民尤大喜過望乃日傒旌車猶未儼臨知有公出而未皇耳顧樂民之苦虛糧如坐水火其望丞何啻大旱雲霓以公祖之英毅朗徹使車一下蜚聲沸起直如青萍出匣光射斗墟儻借監臨區畫丈田之事自可一月畢工由此而造册編差亦不過一兩月可完何惜此數月之勞以救此一方之命哉頃巡道公祖臨縣講畫規條似亦得其要領又蒙文川張公祖見示謂彰念敝縣已爲窮民務速行辜且命不肖爲役門下不肖雖極寡昧目擊心傷抑安敢不率先士民并心畢慮以爲門下役是特在門下一措念間耳蓋夾地雖稱難事然敝邑已行四次眞人人能之者役一縣之人以集一縣之事苟執其樞要而嚴督之抑何弊之不清何功之不就故借謂二三月可報完非虛語也况明春新尹且至則委任責成不患無人而公祖之了此直易易耳惟憫敝邑之困窮成院道之德意無難一時之行用救萬衆之命實惟無量功德而大行事業亦未嘗不起於此統祈留神

與沈淮槎父母

日者交讙于袁先生知袁先生天下士也某何人斯謬借許可殊增媿厚大行賀公一傾蓋惓惓於下邑利害見犬行即見父母盛念某抑安敢自外然亦何能仰裨萬一茲悉在旁照之餘矣乃蒙弗督而復垂遠訊蓋聄下際之光焉顧山僻小邑何當鉅才惟是家下乾沒之奸或庇而徇之閭里强竊之盜或匿而縱之向來之深獘也倘一有犯幸悉麗于法則攻體清而民害除矣近聞丈册已成催科當無難事即頑訟之風似未盡息倘求其情而不重其辜宜可立訊

而立剖之也他若實私鹽之捕以弘法外之仁憫文教之衰時加振督之惠使僻邑庶萌並借率育而父母之登崇陟應者亦未嘗不在此敢以是爲祝且賀焉寒族子姓頗衆不自愛者難保必無倘有假名干澤敢借威嚴一以法而重治之是亦曲成之大恩也

留沈淮槎父母

日者徭暘爲梟合室如燬侯君侯竭誠步禱久而益虔故精格于天雨隨沾足不佞方與邸民共歌来蘇至殷藉也忽聞有令兄之計手足之痛其誰能忍况友愛如君侯者哉但生死聚散遞爲倚伏達人大觀

必能遣此又聞寶眷頗爲造化所苦君侯將緣內顧之念遂爲辭印之請此仁人用情之過也即不爲萬里程途借獨不爲樂邑生靈計哉夫樂民之不業收恤有年矣自君侯下車撫之如嬰兒護之如乳保而民之得君侯如赤子之得慈母真有方喜其來而預憂其去者此意諒洞悉之矣柰何置我民而言去哉雖天親不可以人爲君侯於寶眷未易置懷然千里外身爲貴守其身者即所以孝其親而倘蓄頓之今父母方爲樂民請命步禱焦勞又揭此身冒暑衝途跋涉于千里之外非節宣之道也以不佞計之君侯方以實心實意造吾樂萬姓之命士民方并心祝禧斂百順而歸之君侯以爲子子孫孫無疆之佑也天之視所在民其爲我民而集福于君侯寶眷無疑也侯固可安其位而行其志矣且侯以名進士宰吾樂其長才如干將出匣光鋩射人其德澤如天澤一施而天喬欲生光潤是登崇陟武之始事也大丈夫之濟時行道在此顯身揚名而貽休後世者在此柰何一聞家報未委安否而遽棄之即棄而歸之矣歸視其家循然無恙反顧茲行寧無悵然大息矣乎爲天下者不顧家今宰一邑輒欲直行所志借使君侯開

撫江右如臨公寇將請不待報抑不候代遂翩然泛五湖之舟乎又使君侯總師東征如邢制部一聞家報遂身爲是便而不爲君國之計乎君侯試即而比量之當必有以處此况由鰲溪而達樵李山川遐遜蝸蹶而趨非曠日月不能至安危遲疾自有數在抑得懸意其中而遂爲遄往計耶不佞願父母寬衷割愛觸愁慎慮不以酷熱而鑠金軀不以小難而忘大計日坐公堂時進吏民而與之興利除害以造此一方萬姓之命斯固樂民之幸亦君侯無疆之福也惟君侯之垂念焉不佞裕抱疾田間適嬰心腹之病故

弟獲謁閽庭下共聲啗留之忱而惓切之私固萬萬
芹曝而不啻已於不獻也統祈裁照

復張中貴

夙仰英風豈勝馳慕而未嘗求通于左右者匪敢自異亦各天之爲限耳拜鼎翰之辱乃知尊德樂道之念素切秉彝生之自處雖不敢自甘於不肖抑安敢不爲高誼之婉屈也再觀書中雅意覺言者之心似未深諒盛心然言者何心心乎　君與民耳倘門下不罪其言而深體其心則仁心發而仁政敷將仁聞洋溢天下之頌而歸美者將盡在左右昔之訛毀者

轉爲愉揚而惠澤遍滄瀛矣是在門下一變易間耳子告戴盈之謂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故不佞於門下竊有厚望焉大賜匪寒士所堪謹領佳刻蜜食外餘璧謝

與葉綱齋

盛伻來拜手教并讀大疏具知足下不已之情不圖生今之世再見古人高世舉動如此爲之肅然起敬弟會當給由承差行即添一馬挾盛伻與俱甚便但詳尊指原重乞身兼請石洞賜額恐不知者妄意揣摩謂不出於恬引或出於名高則兩者俱晞矣況書院之禁雖開而賜額之典廟堂每不輕予即荆川諸老當事者代請未蒙報　允可覩也李公之例雖若可援然彼有恩籍於官之說於辭爲順今以廢寺之田爲書院之用雖與公有行稽之典成或在所禁且置壂之數亦覺大多比時新進不憚吹毛似不可授之疑端倘謂事關田稅或一行查徒增一議顧無益也此事石洞主人能自主之何必具請石洞主人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則石洞與岳麓紫陽爭光重矣已雖不請人固當有代之請者矣且身既隱矣焉用文之弟竊謂請額一段不列之疏中更妙倘列之則竊

於有司之說併用之可也鄙見如斯辱在骨肉不敢不告老丈負天下重望一言一動人所拭目或者再審計而刪潤之何如第大拜之期想在淡晨弟不日具揭銜銓再爲推轂旬月間必有報音即當馳報於左右者幸少須之大疏似可中輟即不獲　命賢者出處自有權存弟安敢私愛而違高志亦將惟命是聽亟亟與兩院圖之也使者必欲北行復而後可臨楮不盡

復郭青螺年丈

安楊聲勢相倚安以大義滅親以推心置腹者鼓舞

之檽也言猶在耳彼不侵不叛之臣有摧堅陷敵之功且在邦域之中也如之何其負之彼納細人之言以削有功之臣致開封疆之釁非計之得者也兵荒相仍斯何時也豈宜有此老丈力持不已至以去就爭之是以一身蔽萬命矣 社稷之臣哉大疏一人朝論共歸聽政府謂 朝廷意在除叛不在開疆想制府之意不過假虛聲以恐喝之使之懼而退地為耳非實有稱兵意也但虛聲能挑實禍此釁開之所易發而禍亂亦恆基之弟因謂不若開誠布公之為愈也 朝議皆以為然丈幸力持前議兄為一方保

障俾安氏有所恃而無恐則黔中之大幸也

復高東溟直指

拜教之辱喜總節已入部中綱紀風裁屢疋迭用想江洋馴滌河淮滙澄豐鎬之都歘然增重矣惟是寵貂為政流潦積天饑荐載道黃巾綠林之釁鼓煽於雅陳故潁之間其為地方之禍深不可言縉紳中頗懷隱慮然亦未有言者即言之而未顯言之也此持繡斧而按方國者任也當此上下瘡痏之時或者亟陳災異而於蠲賑弭盜之事一一指陳而質言之使民隱上聞 聖心下恤地方因少竊發之虞豈非直指之美事哉尚惟高趨者裁焉不佞老且憊矣又時攖家難慷慨許世之忠易為歸田閑居之計何時獲過江北以贈使者英采是所上愿

與陳鏡台年丈

朝報入即喜節鉞擢鎮雲中矣輿論共推 宸衷特簡點蒼華馬之國其大生氣色也哉賀賀雖內有重臣外多夷寇談者頗為動色然此固弟之并州也嘗習其人大都木強無伎倆不甚難處而疆圉之事無聳虛聲觸以鎮靜亦談笑而折衝之夙稱為開府天堂非浪語也況以文武邦憲德福豐碩者處之其為

萬里金湯何疑此弟所以重為滇民賀也匪佞匪佞榮發何期不腆之將以壽從者伏惟鑒存

上三閣下

近荷 聖主特發帑銀施賑 聖母 中宮又發內銀助之此真不測恩前代未有災民枯以更生矣地遠難待豫借放賑侯解到補還亟檄司府行之矣又遍諭招降之民各回生理與各饑民一體安心聽賑不許失主告言其罪地方官不得拘擾生端行之不啻再三皆所以祗德意計治安也第南陽之盜實熾有徒雖迫饑饉實奸民乘機鼓焰以圖大逞故屢

格變叛愈賑愈驕驟駁乎將爲城池憂矣賴該道奮
奇一擊擒斬首惡破散餘黨不浹旬而帖然大定其
功甚著乃未錄其功而先討其罪灰任事之心釋盜
賊之憾職未見其得也夫言天下事易任天下事難
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既成之又從而毀之天下
事無可爲矣職以楞散之材控犬牙之地一瓢衆操
此是彼非卽雖英雄亦應斂手况庸庸衰病如職者
靦顏何爲惟乞身避賢而已矣老先生誠憫任事之
難不廢其功將其罷免以彰其慢則感激崇深死且
不朽矣

與蕭念渠年丈

自節鉞涖貴陽貴陽增重均於泰山迺滇雲綜覈於
功罪之際適中外疑畏之秋匪文武爲憲而老成謀
國者畸與坐策而救寧之廟廊輕此俾丈自貴陽以
往誠以滇雲之劇百十貴陽而才擅籌邊潔諸當時
莫如左右眞知之而善任之哉匪徒以地之相去若
是之邇已也茲者金碧之間想幸借台采而出胸中
之奇畫閫外之計將綏略一布百度改觀威德所貽
兎戛胥欽卽迅如風霆膏若雨露不足爲喻也其爲
西南金湯之重而　國家賴之永永無西顧之憂者

當復何如某昔叨于滇之役滇之憂樂竊嘗同之茲
躍爲滇民賀之顧今日之滇匪昔日之滇時危則用
武而亟討干戈時平則厭兵而易操文墨斟量於難
易之間斟酌於情法之際而不憚深謀以爲善後之
圖知丈固有妙筭也某何足以稱之

又

頃蘇懷愚疏入見者無不切齒亦無不駭異是在
主上之震怒而重處之也老丈一入滇想具得之矣
不識近議以爲何如其事虛實弟不敢知但劉鳳老
與之處知其人沉毅有謀不欲爲欺者且入年之間

焦勞已甚功烈不少一旦有此人皆惜之李見羅果
若人言是自喪其平生更復何辭乃談者有謂其功
不盡虛而其間別有讐誣之情因講學以吊之亦不
識然之否至於陳克侯任任眞有保障之功尤爲可
憫今　聖怒且不測矣倘有可原則子路之一言
廟堂之尊信者也政府處或一談之何如弟非敢爲
人作說客但爲地方任事爲地方衷情計似亦不得
不爾故敢私佈之亦恃丈之素愛諒其無他腸也

復鄧定宇年丈

惟丈以名賢而膺特召一時朝紳舉欣欣焉爲　國

家得正人賀上書者至拜手教乃知敬申前　請而
堅東山之卧此其自處詎不甚高然君子學成固將
無用之而曰無負於上下者安敢自私爲也以故二
三大老與同志諸兄咸謂大疏當止而老夫不可不
起此固爲盛世得人計而揆之君臣大義聖賢微權
正自不得不爾也幸卽幡然應　命揭所學而日月
行之毋徒爲南州高士置國事於不荅則今之時也
豈昔之時哉知老夫必有以處此也希望希望鏡彰
月水之誨甚獲我心顧弟于此安能不槳直是簡懶
不數數焉耳近拜璽郎猶然與懶拙相宜得不負所

官之教爲之悚然驚汗抑安敢有所靖獻處尊駕入
直之假倘不惜盈尺當更有以振策我也

與王懷荪侍御

頃過武林疊辱稠牘而遲勝西湖遨遊方丈至假仙
舫飛鷁富陽使抱痾羈人頓蠲愁鞅此之德誼直與
湖山爭高奪深矣茲者輶軒甫蒞中州環向待郢裁
者日且千百迴辱折簡瓌匪中欵而不以套語及之
自惟謭菲何脩得此抑以見門下與人之周剴劇之
裕也仰謝仰謝中州庚務多於天下殍殣相藉黃流
騷棟事之艱鉅大倍疇曩尊諭謂比浙爲難信難之
矣顧門下不世才也古稱有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
功將於門下見之矣其易中州於兩浙無疑也然有
余者利鍼砭不足者利湯熨診虛實而善治之俾之
脊怙以生知扁鵲倉公自有造化手也何如何如

與包老師

昨因全玄老伯氏叩勤附候私甚媿不腆莫罄萬一
不肖有月籍之累令任之不收於蘇君私心已逆知
之矣然亦時禁則爾尊師乃爲此增憤遂恚之以病
則不肖之罪也何執如之尊師處境雖逆蓋亦天之
定者古之砥德於身而不蘄食報於天者正自不少

天竺氏謂爲鈌陷世界最爲近之達人大觀便能處
一化齊而瞑心於順之外則隨處皆幻境亦隨處皆
樂地也知尊師必深於此矣人生如寄多憂何爲我
躬不恤皇恤其後爲此語者雖乏遠識而以之自遣
未爲無當不識高達以爲何如不肖株守冷曹罔所
事事心頗厭之亟欲去此遊於方之外徒以　君親
師友之恩鈌然未報故復依依冀少自效然終非長
策也匡廬彭蠡之間樂事可尋何爲朝市而風塵也
乎哉操筆話心不覺覼縷尊師亦許我否

與房心宸

㬥從糾末飲炙芬芳誓竭忠貞計匡　國是此之肝
膽彼巳共之矣既而老丈振肅南畿某亦叨有北命
自惟力微風淺不足當兄萬一而範我馳驅以求底
幾繩準之司則即先以之不肖是以有詭籍之處匪
不幸也定也詎意宏碩正直世共推轂如兄亦不理
於羣小而有外轉之事乎門下如此於不肖何有然
亦可見直道之難容而骯髒者之必窮也要之求無
怍於衷足矣安得時借盈尺而一笑於風塵之外也
何如何如棨戟高臨湖東山川儼然增重而論才於
盛世者必以吏為領袖則出入將相儒者事業直取

次府之矣適使餘庇幸叨一轉然用所事與行人何
異也

復馬岐岡肩指

與門下共事幾一載矣知門下文章節槩大為臺中
冠冕一時乘驄而遊持繡斧而出者詎乏豪舉至論
及門下則莫不辟易矣敬服敬服拜命之辱知霜節
已由陸而河浮淮及江矣憲約一馳萬艘雲集國計
邊儲增艘無疑乃半天下而委之漕東南民力疲憊
已亟大會之棗雖支數載而不經之費又日新不窮
兼以足之又何術而可知門下又必有善畫也顓望

顓望弟適有校士之役智蝕精刓不足以辨此所以
報門下者如此

與彭念川

頃附謝緘心神共往茲清風朗月描摸芬輝千里懷
人豈勝悵惘忽枉儀翰甚慰所思顧報者未先施者
不倦感篆高厚何能言何能言此時虜犯河湟關右
震恐皇赫斯怒有志之士髮欲上指顧空拳難搏獸
詩詎退而聲撻伐之威塞氊裘之貼果何恃而可而
所以破拘攣之見并心戮力一出於用威者又安在
也勝兵百萬蓄之腹中若老丈者正廟堂附髀而思

秉鉞而授者也其何以坐策而折衝之弟既蹶之足
耳謝長途惟日近庖厨初見甚怵于中茲已習而安
之無可與門下道也

復顧沖宇中丞

不佞自惟愫銘無當一割而木强成性又不能與世
諧合諸所種種並在廢黜項者詭籍之處謂　主上
有意督之符璽孤入即當柄者為某慄慄大懼不免
某自分於世已矣詎意　聖心曠焉不留而合正及
副尋又有今日之命自匪　聖德光大包天地而掩
日月何以有此雖南北去住均屬閒散無當用世之

任然刑衷私揆既滌往愆復諧嫺拙此於分願萬萬踰矣方悚悉無地而我翁乃千里遣使裯繆其情文而寵異之此之邁異彈冠顧不佞寔無能當也感謝感謝惟翁以全才用天下忠猷上結　一人威德旁孚異類由節鉞而入柄樞固辰下之事而宗祏之榮也不佞夙佐下風蓋怙切以駕焉瞻企台纏豈任懸耿

與殷老師

頃羅中丞至所賜教剳慰藉之勤勉率之厚諄諄焉若耳提面命之蓋惟恐罪摘之夫或因之奪氣且渝

其所履而必欲要之道義之途真盛心也長跪讀之豈任感激惟某行能無取而樸拙性成詭籍之處乃不習俯仰所致自惟於世已矣苟一腔之未爽即三黜而何辭尊師之言寔得我心也遂因此以自信亦將持此自效之門牆乃者適叨光祿之命舍正即倍惟　主上意也顧自北而南以簡就簡均之無當事任殊不足道惟南而望九華巍然江表少微星彩遙燭斗樞潔已請益信匪遐矣況不遐誨固尊師之所循循不倦者也耑望耑望貞元潛啓氷雪凝寒計春到而海宇皆春矣惟對時欽福以膺簡名某寔不勝大願

復魏敬吾司寇

頃拜回剳誨掖懃惓具占遐不作人至意顧陪都務簡雖可尚友問學遄時二三大老不告休則告病其巋然為世靈光亦不免於衆多之口人心因之寖亦懈弛興善之會依然浮屠之宮矣又豈能如我翁之在會時也此不佞煢處無聊雖時過李張二公少獲開益然善根未固而暴寒相乘終無望於碩茂之期顧安得時從有道而日請所事也哉真切真切我翁德豐碩望揆宅持衡當不在遠茲獻歲伊邇而一日

得春想台候應時茂對穫天申吉無疑也某拓落南中罔所建措撫時自惜蓋不勝兢惕之恥而尤不勝嚮往之私惟不鄙而教之則厚幸也

與劉濟滄都諫

頃從河上勤附謝椷想徹台覽茲新蒲且泛節矣追念　國門時枉騶從相與促席論心詎易得哉三月之末始抵南中古稱佳麗之地比歲灾沴彫敝如秋惟是職務簡寂頗與嬾拙相宜至咏伐檀之詩思運甓之士則毛髮竦豎涅汗交流矣然據此亦非始願所及敢有他覬以速宮謗而遺知已者憂南北各天

心精懸合愛而助我莫如足下則將何以督教之望
望困賁進之便附茲耿耿不宣

與沈鏡宇

朱典簿來珍函之辱知隆德兼愛不我棄遐而獲出
大賢之門即樸樕無似抑竊以自負也承諭乞告之
意盖哲人之孤騫則然乃　糊眷方切故大疏再覊
而　諭留盃堅誠重老成人而協天下之公也即欲
自適而獨尚所事胡可得哉邇時士流波駭政柄蕩
搖帷幄謀疎邊烽報聳抱杞之慮者計不知所出安
得從左右者一借而籌之也若乃庖人不越治庖猶

之款叚終日汗流不能數里又何足蹬齒頰間臨風
神往

與周心銘直指

項走入都塵鞅未釋而門下御攬轡出都亭無能修
一片之敬爲歉得榮代書知天上使星巳入部矣忻
躍可知惟是虜會犯順洮岷一帶師徒輿尸金城以
西幾成虜穴而一二封疆之臣猶襲媚虜故套不欲
以一矢相加遺此難漸靡則然而其辱國亦巳甚矣
雀道長不憚直指稍快人心而飭治振起內彈安輯
之謀外聲撻伐之威遂爲河西數千里金城是在門

下亦知門下腹貯甲兵必有以辦此也茲豈特西臺
之鼎呂哉其祿祿無當天下大計而素辱聆睞雍梁
之郊忝有陳跡故竊以是爲門下賀且以爲全陝賀
也

復陳一陽

簪聚都城道誼骨肉之情藹然可掬一析襟而歲云
暮矣矯首北望悵矣心飛虜寇遼陽在山海爲于隣
之震然得足下爲之鎖鑰則邊關儼然增雄而京輔
賴之由此而測虜情深闊畫異時佽鉞登壇爲　國
家策萬里勛者匪足下而誰也羡羨馬曹之擢視之

宰夫猶然無當于柄任茅岡政與戎政相關比來政
以玩弛法緣情徇欲飭治而振起之大匪疏庸者所
敢任誠憂之而莫之所出也不識亦有以裨益之否

復王新盤

歲云暮矣凋然之思與時俱積忽辱翰覝墜自越雲
既聞嘉樂之祉復詹睇睞之慇其爲感藉可知武林
東南一大都會昔人擬之天堂權關之餘攜勝友酌
清沽駕輕舠菱茜景相與徜徉於湖山間而極象外
之遊自是寰中一大快事即游災之後課額浸虧而
潮量於官民利害之間知自有權存焉在主計者當

具悉之而爲之地又何事於過計爲也何如何如弟
本下走復典馬政呼馬應馬則誠有之而於蕃息之
任何與也老丈亦有以教督之否

復王洪陽年丈

朱典簿至一函而拜兩箋知榮滄有日而自公多暇
鍾雲淮月靈谷雨花諸所奇勝弟所忻對者已盡此
之幾席爇之朱絃而六朝遺跡聀代與王上下遐睇
炯如目覩固宜翩翩霞舉了無悉客覊人之思也已
乃廷尉簡擢居然大僚崇列將枚之艱鉅而不驟易
其地俾得極物外之遊而高千古之志眞殊遘也心

切艷之矣然浮洞庭歷九嶷攀祝融登岱宗奚褰之
中崢嶸特甚不識堪與此埒儷否弟以俗骨混塵中
而斤斤米鹽苦無佳貺我思古人觧牛識養生之理
分內擅宰世之奇卽一飯而辨勞薪臨三嘆而弭貪
得抑有念焉慚無能也若呼牛呼馬或天或渠人不
吾以吾固忘之矣此亦苦中之適而無當於鼎俎之
用老丈其許焉也乎哉言不宣心但有神往

復鄭範老

辱惠珍翰喜閫鉞直抵南原而伏讀前後大疏具覘
籌邊勝畫卽火會之首未懸鉞下而虜已在目中矣
其爲　社稷忻賀何啻言顧救貢之役邉備踈於強
虜士馬耗於游災而河西一帶素不防胡虜衆西牧
火會挾其全力并出一鬨洮岷不支無足怪者玆欲
因敗爲功聲撻伐之威寔壇褱之貽自匪外攘虜爻
內結蕃族厚集兵餉信必賞罰而以萬全取勝恐未
可輕動也昔元昊跳梁西夏韓范以振世之豪挾宋
家全盛之勢猶未能收一舉之功明公腹中甲兵固
不讓韓范乃今國勢與慶曆何似而火酋糾北西全
虜脅之生熟蕃夷去西夏一彈丸又何似此之舉動
誠不可不慎惟是韓范猶分任其事而明公節制諸

邊以全獨克而又得以便宜從事其責任隆鉅似非
韓范所敢望矣曩之抵掌邊事者病兵分於畫地勢
分異掾撥捍於中制今兼督而獨擅之又何憂胡也
此　宗社之慶也冬氣漸寒邊塞尤甚惟爲國珍衛
爲祝

復邢崑田年丈

南宮一晤甚慰渴悰愧無能少蓄於百一玆春秋且
七易矣懸馳何可言比時黠虜犯順儒紳講戰代武
弁襲和議了無當於疆埸之用至語邊閫長材而能
監方外勳者靡不推轂左右玆　天子秉鉞授之矣

卽雲中爲虜極衝邊防視他最弛然指揮一定將旗幟變色壁壘爭雄遂爲萬里金湯而窮廬左袵之徒行有心寒破貼之謠矣此　社稷之功也彼求多之啄又何容置焉若乃傲內以事外瘠單而肥虜名爲欵貢無異献納是養寇之常套而邊事之日非者也廟謨藎重憤之左右者必大振之矣惟留神是望

與王敬所老師

曩過武林幸挹光範蒙坐之春風之內觴之湖山之間一潦落魄之懷廓然大道之域種種海涵眞痛心醉骨而高厚戴之矣近釋幸夫之役濫叨僕臣之任蓋仗尊師餘庇頋才謭[illegible]牛分甘應馬安能自見頼末少效當時因以持報[illegible]丈越天台雁宕之間素多仙子窟宅聞將携同志談道其中儻遂初服挈籃輿奉杖屨如曩歲湖上之遊因以請益而日聞所未聞以返之于性眞則五尺之軀庶其不腐若草木然于鄙願得矣至名邦建節自大丈夫之得志顯庸者所爲榮何人斯曷敢覬此方今閫以內外不爲無事國柱邊籌均須弘鉅尊師以道德經世縉紳推轂者胥等韓范而上之知不日爲蒼生出矣其爲　宗社愉躍何容言肅佈謝忱外具少儀侯私萬一伏惟鴻慈

垂鑒甚幸

復李克菴年丈

在昔不佞幸附鳥末道誼肝貼萬萬踰情譬諸草木則臭味也既而聚首　閫下俯仰今昔當時同資諸賢詎不稱濟濟哉乃離而合抑而振者惟我兩人在益津津然喜也而極平生歡茲足下擁旄使鉞鎮撫千里爲　天子紀綱重臣此大丈夫得志行道事也若不佞所夕數馬猶然一轅下駒耳然驊騮欵段所任不同而竭蹶振踣抑安敢自廢以爲知己者羞乃剪拂而策進之則何以哉望望拜教之辱惻然於濟艱之民而思所以安全之此三楚萬靈之大幸也以足下之才之守肩之以寔心其坐致此無難但律己貴嚴而御下不可不寬持法貴峻而處情不可不厚操恩威之柄而輕重布之知老成善世者固自有妙用也

復袁聚霞大參

潘張二都閫至兩拜鼎函而奉教劄者五具詹聯睞之殷感篆何容言滇事至今蓋孔亟矣審時量力爲根本慮爲民生慮誠老成謀國長見而滇之獲以安養休息者未嘗不出於此釋此不務乃逐虛聲而勤

逵討非策之完也然爲計雖深而持論太激匪虛以
受人者不能入幸吾吏之善處此焉大都滇南民夷
雜居夷情叵測而人情叵測項者岳罕誘緬犯滇滇
人震恐則惟恐當事者之不用兵及反側就擒滇烽
息警又苦轉餉之難而惟恐當事之不撤兵懼不用
兵則咎王穀菴之釀禍懼不撤兵則又思穀菴之安
靜此人情之難也所之甚恐搏之無雖用兵則疲民
撤兵則啟寇此又夷情之難者要之處置未合機宜
威信不孚夷醜功罪不當人心此則當事者先先後
着信乎善後之難也茲撫鎮交惡司道交夷帑藏空

虛羣心疑畏其用兵之難尤有大倍於疇昔者則安
得不出於老成持重之見而啟不戢自焚之禍尊諭
纚纚具得吾心矣然情或别出當事者亦自有見吾
輩亦安得遙度爲也何如何如

復顧冲宇

蒙惠出關書盥露讀之仰見親親仁民立功報 主
盛念相胥並切眷茲不佞亦荷不遐蓋始讀之惻惻
不可爲悰讀之既則毛髮指冠矣異時監萬里之業
俾遼左𡾊然金湯者其在斯行也哉羨賀羨賀第遼
事孔亟將不易支而決策成勝當出萬全昔范蠡之

謀吳也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然後一舉而成覇越之
功今日之遼何異昔日之越而公則昭代之范蠡也
其所以蓄遼而善用之者當盍有進於蠡者矣某荷
雅愛傾佇以觀厥成焉

與徐掌科

迯矣光儀精結神馳發于夢寐時於邸報中伏讀封
事若頌治安之疏而與通達國體者語也羨服羨服
朝家舉動日駭聽聞以適以間一出名高便非長策
惟日厚君子之交潜格 主上之志則正君而國定
天下事尚可爲也不然杞人之憂莫知所終門下正

直忠厚爲世津梁所以旋轉乾坤者策將安出顒望
顒望不佞作士之命匪分所堪而留工之從又類置
散嬾於懶拙則甚宜也然非邦有大君子克敦不非
之義抑安得叨冒至此幸不鄙而提誨之是所止願

上張洪陽先生

頃因抵任勒附報書時聞詿籍不識曾徹台覽否茲
聞輔大政矣中外忻躍可知惟是東征雖無成謀而
釋吳以爲內懼未爲非算乃上下之勢方病壅隔久
而不通將有潰裂之患此政本之憂也以適以間無
一可投而啓心沃心獨奏格君之功大人固自有妙

用也請從台次而快覩之焉真切真切陪都工曹僅
堪藏拙知無能樹建以報知遇也惟賜之誨督爲望

復曾見臺先生

不佞其碌碌秋曹慚無尺寸可以持報至環觀海宇
獨覩化源其故多矣其究莫知所抵矣是又有不盡
於持報者亦恃我翁超然遠覽且具得之於邸報之
中　冊婚吉典屢　請未行報　允或在明春礦稅
厲政屢　請未止報止尚未有期也吾省礦稅向賴
於當柄處力爲主持方諸列省猶爲彼善於此今復
有採木之請矣借端於直渤將播害于江西甚惟謗

末不能一省請命乃主持而奏罷之尚惟於鼎力有
重望也何也蓋此不可以口舌諍非兩院會同於稅
使必不可也我翁亦信之否播寇蕩平甚爲郭楊二
丈距躍乃時方爭功而楊丈獨崇大樹之風朝論韙
之不日且超超起也敢附以報

復楊臨皐監軍

自憲節南馳一捌心旌周旋于黔陽者半載于茲忽
枉瑤函具詹遠睇再讀副墨與進兵事宜翕廳小范
老子數萬甲兵舉此以聲撻伐知播酋不足平矣但
播險酋黠負固已久招聚實繁有徒窺伺隙橫肆博
噬其計巳捻而且工此沓舉動務出萬全則用奇用
間以攜其烏合之衆以煽其仇挾之黨似尤爲蕩平
妙着然匪重賞重購不可乃兵餉協濟方借備封而
辰沅一帶增設督撫一柄九持能無掣肘之虞矣乎
推誠獎掖相與有成知老丈與郭青老自有妙用不
佞且拭目以觀露布之上陳矣袁聚霞曾抵任否此
公邊才而素在門下其相得益章抑又可知敢併以
爲賀焉

上張相公

填報　陵工不敢附賤名于議賞之末蓋自媿無功

也乃辱　大賚遍及微勞深惟不測　鴻恩寔使包
荒弘度其也不敢忘　主上敢忘相公哉謹勒附謝
非承教謂今之所難者內不在九重外不在四夷而
難于播弄之翩翻自匪達觀萬化之原者何以及此
然知病既審則投劑必工我翁其持之以至公至明
而又不憚延攬則調揖自易易自今日矣惟是不佞
叨竊踰涯家多險釁近復抱手足之痛欲圖一訊于
家而未可得少遲且將爲乞身計矣敢先佈之妄瀆
崇嚴統祈矜炤

與夏仁吾巡撫

敝省介在江干其民皆瘠土之民也懸命於天為民之天者寔造化之命也自老公祖下車燮養休息含靈之屬咸恬以生今礦稅之使咆哮域中而我民怡熙如故者寔調劑得宜造命之大功也曰者百戶趙應璧有採木之　請茲百戶朱鄉又有是疏雖指開化與祁門等縣若不為江西而設然兩疏言及江西則其播惡豈止于南新已哉又豈止于近南新者已哉如近收蘆稅者初言寶抵一縣茲連各府且稅及間架可駭懼也敝省所天者幸有老公祖尚惟老公祖之留念焉蓋敝省地窄原無官山山各有糧原無

大利亮已洞知槩觀全省寧有一木可當宮殿之用若取充變價則尺拱把上下皆可變價者也將如山粮何夫田粮歲有收穫民猶不支山而栖木其獲利在二三十年之後而糧之歲歲累人特甚於田一旦不問官民取以變價又將如吾民何況一處採木全省騷動派夫贏糧轉撤所價科一派百將何以出彼怙勢煽虐者又從而攫奪其中嗷嗷之民所繫命不去而為盜不已斯時也盡括通省之人以充軍國之用不識能當萬一否知公祖慮周民瘼必惻然憫此乞並加憐察會同撫院公祖委曲調停將奸弁前請即議停寢以獨此一方之害以拯此萬民之命則無量之功德將世世尸祝之而無已時也臨楮曷任祈懇

寄泰州牧李

遜矣光顏倏更歲鑰遞種種德愛懸之心曲而翹首南瞻停雲之思翩翩於江海之交者抑何嘗忘之也真切真切泰州固澤國也以仁明之雋宣豈弟之猷其為治行第一不問可知而州有先賢若心齋先生者昭代之儒宗也三子若東崖丈輩孜孜講學恪守心齋家法不知今其鄉亦有追步其餘風者否耶丈出道誼之鄉而尤深於學問者幸作新而振起之伏

惟留意

復張芝陽方伯

曩從褒漢幸炙芳芬甚慰傾渴既門下秉憲入蜀喜爽雄之才適當用武之地而虜且在目中即跳梁山箐者居然掌股之間故摧陷廓清釋當宁西顧之憂者知借箸於門下居多也乃功久不報而無功者輒先已後人此何以服天下宜正已格物者怡然不屑而浩然有自尚之心也疏揭之入仰見直氣亮節凛不可奪彼哉者人且鄙而唾之即有辯疏難逃公議

廟堂處此不免躊躕卻顧乃其左袒者未嘗不在門下門下心事已昭如日星矣第君子寧容人無爲人所容古有若人是大受之弘度也門下方攬經濟以經營天下特在素愛敢持之以獻知大君子亦有包荒者在也

與耳紫亭直指

閱報知江表驄車已鳴鑣闕下矣是一時國是臺綱幸也三差告竣九列喬濟鼎軸事業其如芥拾之也哉賀賀　册立似已報停講學之請抑肯　賜俞否東征之捷近報若何據經畧之疏進退維谷矣帝王

之師當出萬全師老財匱進止之機將安決策是可不爲之長慮耶幸以見教于鄖之役力所不任亦惟時揮咳唾爲祝

與徐冏卿

惟丈淵資嶽望僕臣雖重不過借爲內轉之階少選當首躋九列崇班矣匪佞匪佞司農告匱冏寺馬價國家視以重輕軍興用詘昨又發數十萬矣眞軍國之慮也昨閱經畧疏衆寡主客既不相當師老運艱亦難持久所謂進退維谷者也即無論倘內以事外而爰師也亦曰殆哉帝王之師以全取勝併力一決以成克復撲除之功不知倭可盡殲否也進退之關治忽攸關又不直爲馬價之慮而已廟堂之計是將安出老丈參與　廷議幸深策而善計之不佞弟不愛職之不修而越俎若彼亦嫠不恤緯之意也敢私以請惟不鄙而指教之是所上願

與葉炯齋

得漢陽書把讀不能釋手以濟川之具而爲野水之橫知難爲悰也憶自公車之微弟辱臭味大爲世道踴躍既獲同事盡心神是依乃使足下留滯至此則見賢不舉舉而不先者有餘僇矣行當爲足下謀之

無使賢者久淹吾土也何如何如蒙示折腰過陶見所養深於陶矣方之曾點而少其曠擬之屈平而無其怨或人之言似矣而未盡也足下以爲何如顧君子立身行已自有法度進退之間尤病無據足下幸爲世道出矣尚須以道濟天下而大對人心使海內士彙有所矚仰斯爲豪傑作用愼毋以賦役書作離騷篇則善之善也鄖力當惟命若爲請乞計幸姑止之不腆之奉分充賓斧之用麾頓爲望鎮屬民饑甚搜刮已窮拮据將憊如後艱何足下抑何教之

與陳直指

新節不遑裁賀亦特道謳嗁就不欲以往套相瀆也伏冀垂亮　出閣有期大倉公之功也而修名者復起紛紛之議眞可駭歎還　朝伊邇主張國是而定人心者匪門下而誰哉眞切眞切須乘論南郡有司督捕者可緩任縣者宜亟誠得之矣民窮盜起防禦署縣兩者並重彼督捕者幸遂置之日者彌摩寺之警裕州失於馳報得張仁老手教似有督過之意此官向雖抱病頗以廉平為民所依且前賊一飯即去未大失事似在可已饑民遍野警報日聞若一一以例繩之為有司者難乎免於今之世矣此亦為地方

慮也不識明公以為何如榮代何時百惟不吝教言為祝

上三閣下

某奉職無狀撫屬皆罹重災宛葉之民向食草木今食人肉而白骨載道矣向惟宛葉告饑今鄖襄商漢之間所在皆饑矣民命窘迫人心洶懼職為之痛心疾首勉率所司祗奉德意竭力拊摩多方設處各州縣有賑過一次者有賑過二三次者今南陽府見將允留錢糧與借發鎮餉又通融派賑鄖襄等處不得已借代富民以繼乏絕幸而新春雪澤沾濡麥隴回青閭里覺有生氣礦盜撲散之後至今無敢更聚人民爲之少定惟是舊歲顆粒無收裕葉州縣米乙斗錢三百文有司所濟幾何故搶奪之風亦時有之近聞確山等處趕散殘寇突入裕葉舞陽界內已行該道督兵捕剿去後但恐饑民並擾而從之則繁有徒未易撲滅顧職忝封疆之責敢不相機剿撫以靖地方以紓廟堂之憂也

與張仁軒年丈

民窮盜起在昔固然乃裕粟等處窮已極盜日劇矣昨因府道之報倉卒請命于左右者以爲具報進止

續報聲息漸大非題請不便故卽初報者借擬一疏報之當宁敢馳以聞伏候裁教弟已揀選鎮兵一千餘名各給糧餉一月赴彼合兵征剿矣蠢爾小寇當卽授首徒黨頗繁山險足恃恐一時未易撲滅乃益兵合剿以全獨克重於老吏而有望也

與劉孔源憲副

門下平寇之功成矣然捷書未報善後事宜未舉且主上方軫元元　遣官發賑見任地方者柰何以引重自高況麥秋尚遠倘一搖足不逞之徒必復聚逞如前功何卽不為地方計獨不為門下計亦當自策

萬全况地方之倚賴者至艱且鉅有萬萬不可藉手者弟借謂今日之再告猶是英氣所使先儒謂英氣甚害事門下閱世熟矣何必爾哉尊移已批藩司勉留知張李二公必有同心望即出供職爲豫省赤子造命而困以茂功業　上賞坐至鼎司胡不可也弟入季月大爲犬于所苦勞悴驚悸卒歸大空生平建豎之念一旦灰冷惟是責任所在則死生以之未敢言去倘微惠於左右茲事苟竣將亟賦歸來而柴桑栗里之間有遁踪矣異日者當與門下而共商之匪伎匪伎外撫安告示一通成之數日未發幸行府一

刊　欽差且至地主不可堅臥即張仁老駐許州亦宜强起一晤

與李太守

究棄之間饑者未食盜者未息此何等時也而該道猶然稱病陳乞昨接撫院書拳拳以止該道請告爲囑本院有同心矣敢借重於左右者轉致之務令即出經理賑卹之事毋徒堅臥爲也且　朝廷不惜二十萬金之帑今　聖母又發　內宮銀五萬餘兩以濟饑民我輩待罪地方苟有益民社當無愛於髮膚而執鏗鏗之說以違大義匪所望於有道者門下幸以此委曲而轉移之

啟復唐藩

蒙示地方少息即爲大幸楊提等係兩經招安之人若其出刼於行刼處捕獲之可也若輕入其巢雖有斬獲亦近好功恐生反側之心各賊招安者將人人自危而事端且起矣其誰任之近報仰天池已蕩平矣第新附之民要在安之撫之而已矣古稱救荒無奇策特禾奇耳若今之荒搜括已窮詖處莫措杯水車薪所濟幾何雖謂之無策可也獨　主上特發內帑而　殿下大漁王居子遺之民賴以全活彼祿

祿如職何力之與有猥承獎借祗增愧恧焉耳劉副使不憚艱險慷慨任事有功地方憎茲多口指爲好殺至以亂目之是非不明使豪傑奪氣不知止亂者誰也故其抱病雖眞抑實有迫之者雖屢留之屢促之而不肯出也　殿下千乘之尊爲地方之計慰留忽允其行仰見樂善忘勢即古賢王莫能遠過職忝待罪敢不仰體乃鑒其心迹以作任事之臣之心竊於賢王有重望焉

與張仁軒巡撫

昨李直指以參劉副使揭帖見示讀之憮然增愧赧

謂忝在地方有此獨無一言而令直指言之我輩有餘媿矣時有哭子之慟一女又在危劇精神恍惚倉卒艸一疏自劾其中稍稍詳劉君慷慨任事處大槩自　請乞罷居多獨以地遠不皇請命不知當否爲歉妄謂業既乞罷亦任之耳矣忽拜大疏竊幸同心因之自信而信該道者亦不甚謬卽雖無益該道庶幾不負此心而令任事之臣亦有所倚柰乏寫本人役卽已脫藁非五七日不能發行乃珠玉在前覺我形穢益又媿焉宛葉間幸借熊車恩洽感翔災疲欻有怙恃仗庇多矣該道勸功昨已據報乃適有此又

須少待何如庸病不能操筆評隙軒輊竊有望於左右者弟逢此百罹萬念灰冷得依樣以報成事再申乞罷之請爲幸耳臨風豈任依依

與鍾文麓恤寺

宛葉傷殘不佞覩之眞若痌瘝切身而以異同之故蓆藁者久之方擬一問疾苦忽報使節將臨藎爲劉道幸亦竊以自幸也弟役在封疆分宜負橐用迓前茅且獲聽謁少罄渴懷伏思賑弭失策至于用兵又以督察無能致紊功寔且熒惑廟堂致塵左右者臚辱暑而綜覈之是弟之辜也猶然伏藁以待時也緣

是跼蹐而無所容趦趄而不敢前也門下亦亮之否耶夫以地方之官而不能弭地方之災罪也卽以地方之官而撼地方之亂分也畢分所以救罪也何功之有焉獨念宛葉以自古易動之民茲値前古未有之災一時盜賊猖獗道路之言謂遂無南陽矣謂且貽宗社之憂矣賴該道矢心殫力不憚拮据以圖其民故文馬諸硐礦徒三千勢至重也不煩兵革該道直以一身驅之計擒硐腦數十人而礦盜遂息饑民相聚爲盜馬鞍山一帶幾至萬人尤至重也該道集兵一擊夜搗其巢遂成破竹之勢既而用間諜樹降

旗不浹旬而巨寇亦息謂其究責降人至驚畏不降而降者至二千餘人謂其梟賊首陳金申守印等十七人今查陳金係劉典史斬首報功申守印係續獲解赴按察司前病死其余見監如故他以賊首投降若惕提若李六藝若曹旺等皆釋而不誅謂毛兵妄殺良民王江與曹奇男等數命今查王江盜也以去歲被逮曹奇男亦盜也客而釋之其子賊首見捕未獲又據該道謂毛兵感其招撫之恩並受約束並無擾害之事張大堯等出而搶刦乃在撤兵之後非從征時事也張大堯等已見獲究罪此得所聞彰彰較

著者其余不暇枚舉今降人與監盜具在地方之被害具在上而唐藩下而士民公論具在其監軍領兵官與行過案卷具在翁文一查咨訪而稽覈之則該道之功罪可見矣顧其爲人自處太高嫉惡大嚴而於交移交際之間不甚照管故不爲忌疾者所容然誠心質行不恤怨嫌則誠有之夫論事易而任事難爲國家求任事之臣若該道者似未可盡棄者也夫以弟之不職且爲該道待罪抑安敢爲之緩頰惟是職任所關心知其人義不忍負耳幸察其所以而進退之倘憫其遭遇之窮而錄其任事之忠固爲遍覆

大恩儻或別加直指公所指則連坐之法亦自并之弟將藉此以西江便風其受明賜也匪耿鮮矣何如何加毛兵自不逞之徒易動而難制亦南陽勁兵也有事將復用之倘在可原毋使驚疑令奸徒得以煽惑而生釁端是亦地方之至計也惟門下之留念焉

與張仁軒年丈

聞鍾文老奉　命勘功冤業之行爰而止之蓋欲以地方功罪付之公論焉耳蒙教乃有寄吊監倉簿者欲何爲哉抑任之已矣弟伏思該道功罪頗關地方安危有不容不預計者蓋該道已矣而汝南非無事之地毛兵固不逞之徒也茲有功不賞則將吏解體自後何以任人無罪求多則反側懷疑目前不無隱禍況該道勘亂之功甚大地方人人口能道之卽諸貢生入京翕然稱頌此政府之語也可以過掩之哉若謂振弭不蚤則一時中土人人皆盜處處皆盜大疏中已具言之何獨責於一人此猶有功足以自贖無以爲贖者又將何以處之若該道者厚錄其功而薄追其過乃爲正論不識高明以爲何如昨得一二京書聞有右直指之說且謂吾兩人不當爲之辨白計夫必具聞之矣公論之不明如此任事者能不灰

心弟謂斯勘也若祗爲呂范解讐之說而首鼠兩端恐黑白一淆公論盡晦卽被髮入山何以自明昨稍稍舉功實以告當事者矣省會多聞與山間迥異百惟指誨爲祝南陽復罹水災雖災未甚然在重災之後何以堪此是不敢不報批稿敢請命于左右者伏惟尊裁

又

辱惠通志中州可坐遊矣謝謝南陽在中州夙稱多盜而裕舞尤甚舞陽東西九曲等處人人皆盜雖經招撫了無悛心真可痛恨近報稍有捕獲然亦未易

滅計惟毛兵足以制之昨行該道僉其勇銳者隸之行伍尚未見報顧糧餉難處不過百餘名止耳貴精不貴多也開礦之說據部科条覆誠無開理曩者舊直指建議王荆老兩以見問弟兩以爲不可大都謂偏方之礦易開中原不易開中原豐歲可開凶年不可開地方之礦開以地方之人官坐收其利或可開若以官兵開之將得不補失而害隨之必不可開者故荆老之意爲之少寢昨巡王豫州鄉約人等皆以開礦救荒爲請弟與計之謂去歲文馬各峒日聚礦徒各稱數千此皆本土人哉四方之流遁多也豈皆

畏糧而食哉地方人援濟之也小民狃於小利競擬米麥而樂與爲市及至大荒米價數倍銀又用盡遂至食人肉而爲大盜不然豫藥報災此鄧浙爲輕而荒亂頓異者以此今歲尚歉而公私皆匱所在荒蕪不思墾種而又說開礦恐礦一開而荒盜甚率遠近居民舍本業而逐末利縱使得銀何處糴買而賑濟又無可望前日荒亂何時而已故爲今日之計惟有耕種爲便如必欲開必豐年而後可時皆叩首領諾願乞告示以曉諭鄉民窺伺之心爲之少息無杂言者復爲此議彼王雀二道知甚苦之矣憶礦盜生發

弟詢礦事於王王揭報謂防礦當如防虜必設墩臺舉烽燧嚴兵守之弟頗哂其爲迂無何見直指之疏如又以開礦爲說昨再詢之又謂開礦之議原爲救荒今荒已過自合從吝此豈有直見者哉恐雀道亦猶是也天下必有真見者乃可謀事必有定力者乃可任事若支吾轉換覘人意向而投之者只可希世取貴詎可議可信哉天未悔禍地方荒亂尚在可虞幸雨稍足方求所以安定之苦無長計而又開礦以擾動之脫有不靖咎將誰執此非弟所敢任也且今民舍其本業而逐末利所謂爭民施奪非所以爲教

也鄙見如斯不識高明以爲何如承及之敢附以請

董司寇文集卷之十一終

江右樂安董裕惟益父著

雜著

東征議

刑部議照得朝鮮為　國家東藩夙稱恭順顧其國隣倭與倭互市亦非一日乃其傾心內嚮不假道於倭而納款　天朝者則其忠之可尚者也　皇上憫其失國為興十萬之師長征千百里之外不惜百萬之餉而焦勞七年之久是恤小之至仁　帝王之義舉也今倭寇三路奔潰釜山一倭不留使朝鮮無國

而有國古稱跨海東征揚威萬里外者莫盛今日而自樹藩屏使朝鮮為海上長城者抑莫盛於今日而自軍興以來朝鮮通國君民繕兵給餉無敢告勞告匱者誠真心讐倭而委命　天朝也亦自可見安得以通倭引倭而過疑之夫　國家於朝鮮既憫其窮而救之恤之復疑其二而讐之棄之為德不終而自撤外屏亦非　帝王以至誠待夷狄之道也所據朝鮮奏辯通倭等情委有可諒似應免勘庶　國是明而夷情亦安也謹議

本源攷

董氏胙土授氏自豢龍董父始稽諸載籍可攷也漢大中大夫江都相仲舒居廣川稱醇儒子孫皆以學至大官仲舒從祀　尼庭封廣川伯唐宰相董晉貞元中以功累進上柱國封隴西郡公子著作郎全道商州刺史攝御史中丞溪太子舍人全素大常𣲖皆善士董姓者宗之咸稱隴西郡云吾董獨郡廣川者何嘗讀參知政事公德元所為摯公狀謂仲舒之孫春守廬江子孫家焉六世至黯以孝行稱唐末裔孫蓮徙自臨川擴源五季時蓮仲孫合徙流坑又讀御史公時望敘董氏文獻類紀亦如參政公所云參政

公當吾董盛世科名勳爵一時罕儷御史公立朝侃侃不狥文僖以附華膴皆卓然自監者而一宗仲舒吾董派出仲舒無疑不然何獨郡廣川也然韓昌黎撰晉公神道謂晉公居河中萬歲里註昌黎者亦謂晉公為仲舒裔孫吾吉州司法公定得又曰河中吾派隴西吾焉則隴西亦廣川也而吾獨郡廣川者非薄隴西泝本始也譬之飲河必窮源郡廣川者郡隴西之本始也故吾董之派直遡仲舒而系詳清然徵所信也尤加詳于司徒合以下而譜而祠咸祖合者重始遷也迺清然以上則不詳者匪不欲詳不敢詳

也孔子殷人也而慨宋不足徵太史公世典紀載今其帝王世系具在而率多牴牾不足信又何責于淸然以上耶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而太史公多聞詳自五帝徵所信也則詳於淸然以下固宜然必稱廣川者孔子稱殷人意也後之考本源者宜有取諸此

居徙攷

敘曰余讀盤庚惟當世之民河歐之君命之而所徙者又湯舊都何惓戀若此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奚有于邠去而踰梁厥非得已則如市之從豈徙以仁人哉亦狄爲之敺也故知蒙故業傳子孫人心上願舉

而轉徙卽獲安便邱首之謂何他日過之山川如舊人物咸非裴徊欷歔涕泗在衣袖矣顧時變事起聖哲莫違何惟於齊民哉司徒公徙流坑世傳二十有入歷年七百有奇人文蔚史册食指在世系圖班班可考而徙流坑與自流坑徙可無攷歟流坑始擴源擴源始廣川與世遞遷互爲隱顯若神河赴壑或伏或見莫可窮詰要之靈源自有眞耳自流坑徙者無慮數十所靡不昌阜此祖德茂也攷之示有祖也可詳者揭之別簡不可詳者止於本圖傳書之徵信闕疑也近者書徙遠者書寓冀其歸也久而不歸派無

可攷仍以止宇記之不得已而防詐冒也河越三門析爲九派散爲畝澮溝瀆語河至畝澮溝瀆不勝數矣畧之可也然不可謂非河也吾祖昌嗣自流坑徙丁源三徙而得江田稱安居矣塗塈拮据爲勞已甚每過流坑祠墓咸在山雲川樹環向有情吾私慨吾祖何居而輕去此也此吾所以裴徊欷歔而不自禁也流坑徙者其有味乎斯言擴源居臨川董自河中徙家焉世爲著族唐末萬一居士最富奉其考兆葬黃山子尚一尚三亦葬黃山剏寺守之尚一生仝含尚三生合時李氏據江南以族本繁大命含仍居臨

川今爲宜黃北源派全徙鄱陽今爲德興海口派海口又析涇縣等所合徙廬陵是吾流坑始遷祖也宋紹興間割剏樂安今爲樂安流坑派云流坑初爲吉州善和里後割隸樂安李唐以來榛篁森翳人莫有居者司徒公徙自擴源始闢草萊樹不拔基弗遷異人卜諸吉兆不數傳而登仕籍者肩摩踵接環里許稱古跡者又十有六訪奇吊詭者往往錯趾其間蓋樂安一都會也山川精淑毓爲人文入九百年鳥奕炳耀江以右稱文獻世家者指爲先僂雖式微於元稍衍辛戊琉大之讖而冥水入庚有宋之盛行復見

之且世世承之牛田北去流坑十里許負山瞰江環
以腴田入世祖南强淵派徙居之家忠厚而世禮樂
有祖先風至明滋盛淵裔孫十七世崇德又析本里
水南與牛田相望一水隔也又有入世祖大亨淇派
徙牛田車應十一世祖邦輔洙派徙牛田土㘭頭十
七世祖紹昌滋派自崇仁歸宗牛田居栢樹下惟土
㘭頭一派不失舊業其自土㘭頭徙者今莫盛於白
杲云丁源在流坑西南去十里許徙而居者入世祖
昌嗣滋派也文物殷富甲于一方元末夏普等內反
以應僞吳屠我族家丁源舉兵赴援賴以保全者十

入家回至白石嶺爲賊兵掩擊死者過半惟叔堅數
人得脫噫亦阨矣　國初復熾有廖僕者據我打石
坳四出行剽逐之不能得祖思賢自徙居之廖乃退
今丁源如綫打石坳亦式微矣盛衰之不可常也如
此暘田在梅花峯下流坑居其西北相望一水相去
一里而遙土地沃衍有池沼之利十四世祖方敬淳
派徙居之世稱饒益多魁傑之士又有教諭炫者其
十三世祖德賢亦洙派自流坑徙也油麻坑南望流
坑在白麻洲外不滿三里環眺四山外羅中豁瓶肖
流坑地平曠少泉脉多種麥粟旱則佐以桔槔十世

祖廣居淳派所徙也塘邊廣居舊宅有謝家巷有大
屋場皆析自塘邊者萬曆間又有汝誠者自謝家巷
仍卜居墟上其宅麻𥫗寨下者十八世祖崇正洙派
所徙也引水南去流坑七十里僻山谷間無紛麗之
習種木力田不難自給明法派如金始徙居之迄今
寖寖盛矣十九世孫承明法公嫡孫也明法爲司徒
公嫡子衆議迎立承爲宗子主祠祀爲之植產築室
居之流坑俾世世嗣焉江田南去流坑一舍許當招
攜之中山川明秀一峯羅氏稱其類太極也而江田
當其中盡踞一方之勝焉十九世祖重鼎滋派嘗寓

居招攜見江田時有紫氣氤氳中起詢之他人莫能
辯也公心異之因決策築居扁其堂曰迎瑞嘉禰既
也里中稱以儒業起家亦曰江田董氏績而大之是
在後人象山在縣治東吾董居者又象山東也始遷
者二十世祖朋勉牛田淵派也原居牛田後徙象山
蓋烝烝盛焉土橋頭在吉安府吉水縣入世祖參知
政事德元公淵派致政歸作三宜堂攜幼子通仕郎
克勤寓居焉德元葬金雞山妣在白沙雷家潭皆屬
吉水長二子仍居流坑白杲屬湖廣黃州府麻城縣
元季十七世同一洙派自土㘭頭徙光州同一生子

正一常從白杲居貨殖產業後正一以父久客奉母
盧氏還籍時草昧路阻不通遂家白杲科第文物奕
奕楚中貴沙屬九江府瑞昌縣淵派教諭子京所徙
居者也教諭由薦舉任山東樂陵縣以星誤歸追對
者不已教諭脫身獨去寓湖廣武家穴對江岸則黃
沙也尋徙黃沙遂世家焉教諭居牛田生子三人後
徙黃沙又生二人蓋兩地並茂云曹墩屬福建建寧
府崇安縣東望武夷去一舍許詹氏世居其地多科
名元季十七世祖仲達公與清江杜清碧遊學閩中
入武夷夢神人語曰逢曹便住明日過曹墩曰殆神

授耶從詹假館有詹景仁者嘗為撫州路總管府節
推知公名家子遂以族女贅公居無何詹女娠矣公
復去曹墩客游荊舒間詹女已而誕子煒累世遂易
詹為望族至踪跡公所在則累世莫能詳獨傳詹母
口授記憶姓名與荷樹牛窩等語而又訛流溪為牛
溪嘉靖季年刑部郎中碧山二守建寧聯諸校而講
德義桂東大尹大恩仲達裔孫也時在諸生間間從
碧山授家誌因識公所在尋遇把總君靜于鉛山司
訓廷皋于燕邸遂得其詳乃泫然曰流坑眞吾派也
世傳牛溪音誤之爾亦以牛窩故也後尹桂東托徵

文使縱觀吾譜譜有仲達名繼詹字乃商族宗決筴
向流溪其慎如此萬曆巳卯流溪大新族譜大恩修
其一派命子汝恬弟大策謁流溪昭告司徒公揭而
附之蓋藹然重本崇源之意而族長老核其實而附
之抑亦嘉其志云

以上皆盛大有徵者故特簡之他若譜中有小苛
宇者敦逸公派也從崇仁之巡恩門有雲從從善
者艮史公孫也發解臨江因住新淦有仲興者贅
居彭源有從濟者商寓監利雷家墩有萬遂者亦
寓監利流沙里後雖歸宗其子侄亦寓于彼有義

明者寓瑞金胡陂山又有寓安鄉紓城石首華容
溳川應山確山信陽桐柏等處皆司徒裔也年深
地隔世次莫攷各於本圖傳書之

祠墓志

敘曰悲夫人之云亡形歸于土而精無所不之也人
子於其父母于歸土者懼其朽而卜吉兆以藏之無
所不之者懼其渙而為家廟以享之茲其情之自致
天之無解者乎適墓則哀入廟則欽性天不泯觸處
咸眞況於其父母宗祖乎故五父之衢聖有深憂一
斐不薦思其所嗜若敖足悲矣宋仁宗時嘗詔太子

少傳以上立家廟吾祖進太子太保者二贈太傅者一太保者二少師如太保之數是宜有廟廟非制也易廟以祠從朱子議也祠凡再燬燬而復建墓有祠墓有家墓家墓守以家祠墓祠守之異人揚曾廖氏所卜與黄山四兆是也若浮潭若金雞山若雲水院前雖係家墓亦以祠守以三公者為祠重也其他詳董氏家志中嗚呼董自始遷迄今世幾變矣元季盜起仙隴幾掘祠何有哉賴里中有德者存之祠嗣以建建益鉅麗此吾祖積德所留也然數仙隴外諸先其墓墓失其守者何可勝道是可愴矣能無懼乎無

董司寇文集 卷之十二 雜著 九 宸翰閣藏板

忝爾祖聿修厥德嗣吾祖者能世其忠厚益思振滌以啟後人則吾知免矣 國初僅一祠祠僅一祭今四時皆祭祭主宗子祠有道原有宗原有彰義有報功又有各小宗祠非為侈也情之自致禮以義起也儀品祀戒祭田墳禁凡有裨祠墓者義得附載于以示守且示勸云

表

名位表

叙曰自司徒公徙流坑四世解元茲兄弟四人舉于鄉是為宋祥符七年蓋董氏科第之始也祥符七年迄今凡六百餘歲有名位者三百三十九人擴源海口不與焉噫亦盛矣哉然尚論其世宋得二百五十一人元四人 國朝八十四人元衰矣明興二百年來操縵負薪業已不遺餘力猶董董此數視宋不逮遠矣厥惟艱哉夷考宋以尊賢敬士為國進人以九途曰舍貢曰解試曰童科曰國學曰漕舉曰正奏名

董司寇文集 卷之十二 雜著 十 宸翰閣藏板

曰特奏名曰銓試曰恩封其間雖亦代變要之羅致之途廣矣故得人為盛元主中國至延祐三十年矣始行鄉試于行省至正初始復再舉而天下且亂其羅而致之者疎也彼方尊國族而後漢人寵吏書而鄙儒士吾漢人而儒業宜其寡也我 明待士其途亦九而涵育作興視宋有加羅之非疎也乃不逮宋豈隆替之運不可常耶將所操而售者有古今之異也夫仕者策名於朝得一當天子爵以詔之家天下人中國阿衡之勳顯揚之孝胥此焉抱病名不稱忠所以立聖人之於名位如此其重也此吾表之所由

作也一命半級咸所不遺裒恩寵昭顯揚也爲子孫者亦三復而嗣承之

鄉賢表

敘曰鄉先生沒而祀於社者必爲鄉重者也君子砥德礪行奉以周旋若揭日月在鄉鄉之重在天下天下重抑未有不重於鄉而重天下者何也行誼始于鄉而公論素定也古之策士力可以取將相而不可以得鄉曲之譽豈親暱之地顧靳之耶彼其素定者不可掩取也論士於鄉沒以鄉祀之操勵世之權者敘且審矣吾宗以鄉賢祀邑校者五祀府庠祀臨江

者二刻史冊而軌聖途天下重矣天下重奚啻鄉重重於鄉者修之家也表之固宜顧吾董以多賢聞豈特六七公已哉秉官妙齡不仕秦檜閉門著書不受薦辟隱居講業盜賊不犯此三公者稽諸邑乘業已列之鄉賢而修之乞復唐介請兵滅虜天衢文學政事兩者兼優光之振鐸高郵施教有方則邑乘與一統志具載之他如儀如伋如昌裔如淵如定得如養性或以政事或以文學其所豎立咸稱炳耀登諸俎豆詎匪重光而祀典未躋紀載尚缺者何以故吾董宦業者多著廬陵割隸樂安實始紹興移彼祀此是固難也宋季徂元日入于亂國祚家運不遑禮樂時詘求祀是亦難也入明迄今歷世遠矣一旦討而兼舉之虛懷者猜於中褊心者忌於外是又難也三難并而祀典缺此六七公外不能無遺憾也彰往崇賢將謂之何嗚呼稱頌祖德丕揚耿光慈孝事也畏難失舉盛美不彰咎將誰執吾於此負厚愧矣敬錄以俟

正誼明道醇儒元公家法是即孔子之家法也今觀鄉賢六七公者出處不同窮達異動要皆以道誼自監不愧仲舒家法皆吾董之良也皆無愧于元公家

法者也祀之鄉也宜也六七公之外有蓉山董氏者又有龜川董氏者論行於鄉鄉共賢之舉而晉之孔氏宮墻躋之俎豆之列有光也已乃四明有文成公者亦今之孔子也得文成之宗者北唯心齋而蓉山師之南惟東廓而龜川師之而兩公純德懿行默契道眞者則在鄉鄉重在天下天下重是無愧元公稽之六七公而尤烈者也二公皆有集行于世

貞節表

敘曰吾董以道誼世家砥行標節無論丈夫能求之閨閫往往稱奇焉自吾所睹記載邑乘者五詒旌表

者二得諸長老鄉評者若干或自吾董以守或爲吾董守其皎然不淄要諸地下無愧者一也然皆弘治以下百年耳遡百年以上不改其操白首稱未亡人者豈少而百年內亦豈此數而有聞有不聞則幸不幸耳彼其斷髮截鼻殉死以生身之不顧遑恤其他而吾悲其不聞者悲其志也夫致命遂志丈夫事而閨閫能之彌令數貞者不悅而孤委質於危覆之朝則托孤寄命取義成仁咸其能事無兩心也豈不毅然稱大丈夫哉乃爲其夫守死或與其夫夭没不聞亦可悲也顧於女德嬪儀宗風世教扶植多矣用表

于左方云

節義表

節義表吾董之以節義自見者也抑莫尚於王太孺人賢然王孺人之節以侍御時望郎中孫燧顯然締覩往牒孰有若吾謝太淑人之貞且賢哉億謝淑人之許聘先君也年甫十五六也一聞停婚之議郎欠死不渝勺水不茹者七晝夜至以納身于重淵以有死見志又七載乃得歸于先君仍恥於浮言誓殉于梅林之阨及歸之明日乃出懷中疋帛授先君兩持相泣而勗令就學淑人務勤女工佐之先君翕然振

豈尚友千古者淑人之貞且賢者成之也其事詳郡邑志與碩人哀挽中此吾淑人有光於王孺人者也此不肖之厚愧於王孺人子孫然如吾謝淑人之貞賢吾董不能表章其親者尤多也已

隱逸表

叙曰何知仁義饗其利者爲有德斯談也古矣非所以論於君子也敝衣耕魯曾子不因之貶賢子貢結駟而過原憲原憲不以所病者自病子貢慙之廼知據尊位而享高名者順風之呼也其勢便也寒素之士修之冥冥積之悄悄課其中藏詎非多識投之以

政豈曰不逹顧其涉世則竽瑟然譬諸芝蘭在谷豈不重芳而足音則罕造矣然不以無人不芳者芝蘭之性也不以遯世墮節者君子之行也彼窮其身而不怍於心行乎今而不詭於古宜其有以自樂矣况不揺其精盎王其神名有晦而愈光詩有窮而益工者烏可泯也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茲聖學也郎家學也惟誼惟道毋忝列祖無論庸顯與否皆董氏芝蘭也芝蘭欲其生階除矣是作隱逸表庶幾揚其幽芳没且不朽

誥贈刑部尚書先祖豫菴公祠畧

先大父豫菴公樂安招攜里江田人也始祖司徒公
自宜黄徙樂安之流坑家世累德遇異人楊救貧會
文廼爲卜宅兆後日昌阜自宋太平興國以及宋季
科甲相望有弟兄三人同年進士者有父子五人同
年進士者有文武進士皆第一人者有官叅知政事
有爵廬陵開國子長清開國男者其道德有從象山
先生遊有與草廬先生友俱稱名儒盗賊相戒不入
境者詩書之業至今弗替其顯者載在史籍鄉國志
中可攷鏡也豫菴公生而頴異長棄舉業樂山水遊
招攜之江田江田爲塲圃公過而絺望之見有非煙

非霧從地中沸起高數十尋不散詢之他人稱無有
也公心異之因卜居焉前臨大江水數嚙隄岸不數
十武至堂宇下人咸危公宜亟遷公不爲動一夕水
郄徙半里許更蜿蜒如帶遂爲一方之勝一峯羅先
生謂招攜山川奇秀員明一小太極而公之卜居則
太極之中圈也公爲人慷慨有奇節剛方之德出於
天植生平擇地而蹈其視非義唯恐或浼人有善亟
亟稱說否者剖心諭之其不省者卽稱人廣坐中面
斥之不少貸故人以此多公而亦有以此侮公者公
亦一毫不挫於人唯襲章縫矩德義者輒不憚傾吐

而磬折下之中歲稍稍致裕好結客務周急戚屬有
不能存者食之于家其尊屬者必親致饋爲營窀窆
之事故不得居積致富亦自樂此不以爲訾嘗痛不
逮事曾大父集潤公終身朔望不御葷醴又慮大父
之葬時在襁褓或不如禮因擇吉壤告遷之乃大父
一九土着溪滸間畚鍤競投所在皆巨石扃絡兩日
不得所在公乃被髮肉袒觸地籲天呼號曰不孝孤
求先人之藏不可得死且不瞑倘天地神明謂此吉
壤也其將秘之以私先人乎敢不祇神大貺幸一識
其處足矣攬涙投鍤正當外埒覺有氣隱隱從礦中

起卽再拜而亟掩之今堪輿家指爲神之所司云里
中人愈益多公里有争訟有官司所不能平繩約所
不能固者幸公一居間而杜兩造至比之爲王彥方
云晩歲斥斷家事惟逍遥曳杖於水竹花鳥之間時
浮白引滿詠陶詩數章以適性靈而已然振式徵之
祚躬締造之艱拓不拔之基垂可繼之緒崇賢尚德
紹先世詩書之業以啟翼後人而俾張大之公於齊
民中足稱創業之主焉其他善行未易更僕家乘中
頗能詳之公享年八十有七妣謝孺人八十有九子
三人長南園公次庠士雙溪公又次鄉賢龜川公卽

不肖父也先贈監察御史今贈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皆于公爲象賢公歿後五十年裕與二三兄弟謀僉謂始祖司徒公遷流坑有大宗祠九世祖桂軒公遷丁原有小宗祠今吾祖遷茲土剪荆棘而菑畬之拮据萬倍以有今日安可無祠裒貲鳩工業有成議獨祠基未定也裕偶過厚溪見其地負兌抱震平岡馴繞遠山峭峯屏障戟列而平田遠水相繆岡外蓋踞江田之上游而拓攜之奇秀員明者又盡在几席間矣因謀諸二三兄弟是不可祠公哉僉曰可也屬裕掛名諸卿寺之末不皇經理越三載領中丞之節出

督鄖陽歸問先人祠墓而吾祖豫菴公之祠輪焉奐焉翼然於厚溪之上矣裕持一牢一豕祗薦祠事諸弟兄子姓咸齋宿就列俯仰陟降公之精爽赫然臨之而南圍雙溪與龜川公儼然配位若父子生聚一堂而若子若孫若異姓之子孫入而觀禮助祭者咸濟濟蹡蹡顒顒可仰裕深賀吾祖之妥靈有所而有誠有神庶其居歆矣及觀祠制內爲寢宮外爲孝享之堂堂下爲謁祀之所皆可坐數百人旁爲藏器之室爲齋沐之所次外爲廳事爲書樓俾子孫業儒者藏修其中又其外爲屏爲門繞以高垣甃以磚甓以坊扁扁曰豫菴董公小宗祠雖弘敞壯麗少遜於大宗祠而以之妥靈以之將事亦神所必眡者也又出而縱觀見四山環拱如揖如趨江田煙景輝映祠前昔公所獨見者彷彿猶在今踞之以長子孫晴江曳練昔之徙而前却以避公居者今益縈環如不欲東注水竹魚鳥昔之伴公杖屨相與徜徉者今皆不出堂戺盡有而常攷之古人有一經吟眺百歲之後神精猶睠然往還者其土人亦追而祠之况公遷于茲老于茲而廟于茲者哉故不肖裕竊賀公之妥靈而居歆者以此而二三兄弟永言之孝肯構之思與

追遠之誠抑安可誣也是役也經始於辛卯之冬而以壬辰之夏落成主畫者爲孫禮經費庀材者爲孫禧孫初孫補爲會孫時化時舉時翀而孫神孫祜孫祖　等則相其成與有勞焉者也唯裕奔走風塵僅與其議不任其勞獨怙公之寵靈而樂觀厥成焉耳心倍恧焉然于光揚作述一念義不敢後於弟兄子姓用是撫其事畧微惠于作者而丐一語記之庶幾揚祖烈而詒後昆且得附于不朽盛事以爲奕世光寵此之功德豈不肖裕敢獨嘉之臨楮不任祈懇

公至萬曆二十七年始贈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妣謝氏贈大淑人三十三年贈尚書妣贈大夫人

禚川說

董子禚川者儒士師汝之别號也師汝嘗從予學舉子業業精而弗售於時棄而游泳於沉溪之上曾次間恍若有得因自號曰禚川志所樂也間以其說質予予惟士君子之立號也匪徒以飾名也用以道道而志志也子在川上而曰逝者如斯不舍晝夜眞觸水而見道得道而志水也深於道者師汝之禚川也亦服川上之嘆者與夫玩物者必繹其精而克己者貴攻所蔽觀水於川體明而用剛習坎而莫禦潤萬物而擅成功是天一之精而化工之大者也今師汝

性宇沖涵行無越思川之淵停渾淪者爲實有之不識於剛而不囿者何如夫水不流則腐流不迅不至海無本則涸不潤物則功用不弘師汝固川觀而味道者且家學繩繩近祖雪峯蓉山遠遡心齋仲舒其游泳於川上而洗心浴德者宜逌然其有眞得眞得者在吾禚則資深逢源者在吾禚也予安能爲說云

竹潭說

便娟之竹植于江潭淇水之湯猗猗可念君子有退思焉員陂多美竹其澄潭千頃則滙鰲溪衆流而瀦焉者也山水映發可念黃君丕潤翫而樂之因不謙而有之余初不識黃君嘗過竹潭見其修篁職水翠滌搖波風月交輝魚鳥上下恍若坐我於嶰谷瀟湘之間心骨爲之灑瀝嗣後納交黃君見君溫文樸雅內絕城府而外有準繩皓首龐眉形神俱旺嘗一赴賓筵後不再往與之遊又若躡履於河上公而捧袂於漢陰老者故遂勝竹潭彷彿黃君眉宇而一見黃君知其有味乎竹潭而益慨然于竹潭之勝爲可念也予嘗賦竹潭詩以遺君撫治鄖陽之歲君持竹潭卷徵余一言爲說乃近溪古南蓉山諸作具在卷中余安能更着一喙唯是中洞外直竹有君子之德于

雲漢傲氷雪竹有君子之操來靈鳳和律呂又有君子之音淪漪爲潭汪汪千頃澄不淸撓不濁又若與君子之度而相肖焉者君誠樂而翫之不爲江潭之憤而歌淇澳之什不徒平安之狃而勵切磋之功則有斐君子當在於君彼逍遙爲河上公息機爲漢陰老者曷足爲君侈哉君砥德不倦知進此不難則竹潭之趣君固深契於衷而不嘗出於口者余又胡以說爲也君笑而不言因書而歸之

書味泉卷

此味泉卷也號味泉者譚君圻幹甫也喜而詠之者樂之名士皆有適於泉而有味乎言之也先御史龜川公與先伯雙溪公遺什在焉此予小子之欷戲而不能讀之也霽峯子命予跋其後予何言哉然天下之味出於濃膩苷軟者味矣而易厭取諸冲虛恬淡者嗜之而不窮是故伐性之斤腐腸之藥君子愼之比之美鴆而日飫道腴不願人之膏粱君子謂其有至味焉顧合其至味而味彼美鴆者爲不少矣故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蓋自古傷之矣譚君以

味泉名果有味乎哉與濃膩甘脆者遠矣果無味乎哉而冲漠恬淡天下語至味亦恒歸之此道腴之說也譚君不味彼而味此其冲漠恬淡必有得於性之所近者矣譚君之詠味泉亦口之於味自有同嗜者歟霽峯子謂余之言亦有味乎其言之也遂書之

明山祠上梁文

伏以棟宇新成大壯踞江山之勝 綍綸函彩隆
恩聯奎璧之輝洵爲鄉國奇觀兢詫堂構勝事恭惟新居主人大樞輔停吾會老先生老年丈洎令兄某令弟某列位派溯沂源教尊魯叟任重道遠砥之以爲士型立身揚名承之以爲家法棠棣刻鶩溪之秀圭璋呈 天府之奇司理齊安明允馨騰肺石清戎越絕廉平香溢口碑障天塹而東之江介峙爲周道郤海濤而外徙澤國安於太山卽直道而難容是身退而名顯洪宇其洪拓締造於用天因地志吾所志

蒙故業於頌詩讀書繄吾肖以承先璧水膽宮墻之負攄吾愛而賓國辟雍依日月之華玉樹芝蘭不數謝家之掩暎蒼梧翠竹寧誇李氏之交輝類稱邁跡自躬抑以作善長世蓋唯 誥贈奉政大夫巴州學正明山曾老先生績學累仁力追賢哲濬祥斂福慶留子孫振鐸天台士彙逞霞標之艶擁臯皖水春風迴江漢之濱雖巴蜀之席未溫而蘇湖之績已著是留有餘不盡故茲奕世載昌因如有開必先而承考無咎卽詩書禮樂爲衣鉢伊誰尸之指簪纓袍笏作箕裘惟公能也乃本維則之孝用構大祀之堂將胥

此而爇衣亦因之而賚翰卜地吉卜時吉諸福來同
傍工艮飭材艮百堵競築層軒高棟上干閣雨之雲
聳霤複楹旁引周天之曜洞重門而喻心體隆夏屋
而辨墨庀揨大華以建杓遙通仙馭引遠溪而縈帶
欵遶龍光玉笥匡廬髣髴凭之象外芙蓉鹿角笑談
拉之几前　王冊在函應有精芒寒斗極　龍章燦
錦時看雨露潤圖書長幼卑尊聚一堂歡彼風前花
樹歲時伏臘奉五鼎恍沾天上珍羞仁孝闔而肸蠁
融經營效而駿績奏某情聯世講休以誼同節駐鄖
城有懷斯千之頌翰飛仙里遠懶張老之詞聊效工

師用聲綵唱梁之東崇構岧嶤倚碧穹左引靑皇臨
萬彙雝雝威鳳鳴朝桐梁之西闓闔縹緲連金闈右
控白澤參八駿葩經一卷上天梯梁之南老人流彩
照華簪林下已看今有一簑中又擬列爲三梁之北
遶棟雲煙染翰墨高閑身自拚林泉忠貞世許輸京
國梁之上淸微之表光宕宕息機解絆澹無爲唯有
當仁不虛讓梁之下主人並是雄傑者寧將黃白富
陶倚還紆金紫遊王覇伏願上梁之後丕著昊之淸
醇翕坤霧之秘藏調人神之和粹包二五之精華紫
標黃榜一家春及萬家春靑簡丹書宇內事爲分內

事敬所尊愛所親聚百順以承先志尊所聞行所知
遡一貫以紹家聲不亦樂乎徜與盛矣

賀鄧君連山上梁文

伏以天地是吾廬輔弼光騰斗極聖人爲宗匠壯固
象擬圖經鴻猷紓自一心燕翼遠垂百世堂新殊搆
雀忭同聲惟連山鄧老先生玉牒名宗金鰲右族器
質瑚璉德比珪璋探諸子之英蕤激羣經之芳潤磨
礱氣質剛而能溫砥礪世風羣而不黨守兼以創重
貽孤柏之光習繼於傳克紹峇山之緒早工舉子業
詞鋒擬捷文垣繼學聖人徙意悍不橫心曲深求華

實之辨務善人已之交教切致知東廓煦春風之座
功專主靜念菴連夜雨之床訪白鹿之遺踪濯足天
池之晚覽蘇山之勝槩洗心臨汝之濱明水近溪喜
班仙佩靑原復古遠托龍門期取善於四方思輔仁
於三友錄嘉言而成帙效往哲以書紳都會日講于
雙溪鄉約時隆於諸老矧惟家學盍篤躬承特立如
九邱公卓然豪杰之士養盛若龍川叟溫然大雅之
儔東疇之生理猶佳南岡之明命不忒季方得於難
弟徐卿承以佳兒玉樹瓊枝花頻交而香不斷芳蘭
叢桂味相挹而色常新長幼卑尊誰爲不善父子兄

弟自有餘師昔諸呂伯仲於程門重河洛英賢之選
暨三蔡祖孫於諸子來中原文獻之稱在古有聲於
今無愧且詩宗陶謝而韵叶李唐酌酒自歌每適一
時之興何書可讀常高千古之心豈云山澤之臞足
稱湖海之士爰新第宅致命工師吉協堪輿美彰輪
奐梁飛天際恍疑泗上宮墻棟倚日邊儼若空中樓
閣開重門而洞洞正如我心建厦屋之瞿瞿適得吾
躰青松在屋上蔭四時而長春白雲宿簷端繞入窓
而涵玉凭軒眺羣峯之羅立秀挺孫枝啓戸納二極
之儲祥富藏武庫由此而開叁徑門多長者之車自

是而遺一經世有賓王之彦捲簾邀皓月影共三人
把酒問青天風生兩腋吞吐一方奇秀襟懷百二規
模聯親同delta海先河義重以膠投漆以善相與務期
不詭聖修同道爲朋不忍獨成君子目瞻盛美心切
鋪張且助衆工高飛六鷁梁之東扶桑躍日海雲紅
與碧雲齊手搠天潢清胏胏胸羅星斗吐珠璣梁之
巳摘青霞和玉粒隨看彩鳳鳴蒼桐梁之西重簷高
南滄溟浩瀚浮瓊僊九萬風高鵬翮勁蕁引誰爲鶚
思慚梁之北崑崙柱立當天脊岧嶢玄圃棲聖眞紆
曲黄河瀉道脉梁之上九十萬高光蕩蕩日鑒君求
合帝衷心純人可如天樣梁之下看君疑是忘言者
兩間流影盡鳶魚一竅存神空野馬伏願上梁之後
天不愛道地不愛寶水獻其秀山獻其奇左準右規
尚擬功優禹域廣居大道更期學躋孔堂百室常盈
鑿井耕田歌帝力二郎必做登金步玉荷皇休盡人
心以合天心克紹繁祉修德業以爲世業大振休光
億萬斯年富貴福澤

董司寇文集卷之十二終

江右樂安董祐惟益父著

續刻

送曾念齋分教句容序

樂右文而尚義多經術行義之士其藪 天府位卿相者頎然相望于時而羅陽曾氏蓋其一也念齋君曾之雋也自束髮與其兄紫崖君並爲邑諸生有名既紫崖君進陟顯仕蜚聲籍甚君猶恂恂于弟子間矢志勵行自若也會君以拔尤貢于 天子授句容博士人或惜之或快之夫以君抱適用之器而官冷

不足以展猷祿薄不足以酧德是大行者之所病也其惜之也宜也然博士官職任清曠不親案牘飫眞含道躬有餘閒是高雅者之所適也其快之也亦宜也迺余竊以爲不然我 國家建學以陶天下士樹之以師所以範之也任莫大焉是故官有定秩而郡縣之師不列之品秩者誠尊其道以爲品秩不足拘也官必擇人郡縣之師猶擇老成有德望者爲之誠難其選以爲新進不能堪也上尊其道而人卑視之上難其選而人易爲之此大行者之所病而高雅者以爲適也非 國家建學立師意也且今之郡縣學莅其職者其舍聖人之宮墻也其對越聖人之位宁也其朝夕相與講究者聖人之精蘊也使廩餼其心丬散其事徒以空名之師寄諸士子上即在聖人門墻且屣之矣況師人乎哉念齋君志明而慤行飭而方嘗從余鄉東廓念菴諸先生講明聖學茲之句容也必能反之身心根之德義師貞其範以爲句容式則邑諸士將猶金之在冶方圓大小一惟所範而成焉我 國家之陶鎔天下而收利器之用者行於句容有望也若然則道引而尊選增而重于經術行誼奕然有光矣羅陽之業詩書致通顯者豈多賢於君

也哉

陳兩泉六十序

今上癸巳某月某日陳子兩泉壽六十孝廉陳加言上舍會維僑庠士余捷等介命隸氏徵不佞爲之壽不佞心許之而踊躍之矣時屬大祲叨督鄖襄四省八道諸軍事蚤昕夕拮据于振弭之務而未遑也明年晉廷尉尋貳司空因得過里門里中譽髦復申前請不佞唯唯因諗于衆曰壽有天壽有人壽天壽天所爲壽也人不能移人壽人所自爲壽也天不能奪兩泉其天耶人耶衆謂天人岐而兩泉子一也古稱

五十始衰六十則杖鄉矣兩泉勁如秋鶻矯若長松馳辨則四座咸傾豪飲而五斗猶渴此難老之徵也將期頤不啻其天壽者耶夾考其人雖懷抱利器白首爲博士弟子乃今博士籍中安得久借若人令士不堕窳而世教賴之也在昔其父客死于滇萬里賫斧僅餘贐言而間關跋涉卒歸其襯不失首邱哀楚之聲聞于楚蜀之間今讀孤必萬里卷有不痛哭流涕者匪孝子也既病學宮之圮也而聿新之文塔之湮也而剏監之鰲水之不環秀也而縈遶之又憫虛稅之病民也請夷地以蘆之悴風俗之日入于靡也

惇行鄉約以隄防之凡有裨士風而關民瘼者皆不憚胼胝而一力肩之然一以忠信爲質故主畫獻籌義形於色有司不疑其專醵衆鳩財累數千金疇橥不責其染落成報竣化行俗美已不尸勞而人不議其後且也門不踰蓬藋而多長者之車家不儲擔石而時具鷄黍爲文字之飲身不改韋素而蜚聲雅譽熠耀於薦紳之林即悻直自好不能容人而人亦翕然信之今膠庠中安得長有若人使士日振而道日起也斯自爲壽而壽以人者耶然則何以壽兩泉曰請以文往於戲斯可以壽兩泉也乎哉兩泉之壽固植之天而修之人者也是以人輔天而天益引之者也庶幾有道者之壽也壽而以道何必天問乃聖人以中道望天下而於狂簡有深取焉者豈非以其心望高遠得於天者與道近歟兩泉子豪宕不羈而英氣勃勃有志古先聖賢之學義之所是擯命不逾心之所非强禦不畏彼於世之齷齪者曾不足搖一瞬斯世之所稱狂簡士也使得當孔子不識與琹張曾晳何如然琹張倚門而歌此萬里歸襯者咥而不屑乃興文教以厚風俗以拯民艱皆吾儒分內事而非軫萬物一體之念者不能點也已見大意差爲近之

矣日者近溪羅先生倡道盱江而揭仁孝以示標的生而有得先生死而尊信益親自謂吾不欲爲陳艮弟子其志行可知矣乃今跡其行事炳炳烺烺靡匪仁孝所爲夫仁也孝也天之生德也人之元命也舜大孝而必得其壽孔論仁而以壽歸之此天人交而德壽俱兩泉之所自爲壽者而天益引之是有道者之壽也雖然六十亦下壽耳極之上壽寧逾百年亦今觀識仁編與仁孝二訓居然孔氏宗旨兩泉師先與殤子何異惟仁惟孝生天生人精微兩間聲流萬古斯無壽而無乎不壽者斯至壽也不佞願與兩泉

共勗之何以文爲僉曰是可以爲壽矣遂書以往

襟川詩集序

襟川余董世家子也少從予學舉子業奇干數考授禮部儒士食廪數歲名隆隆起矣乃翻然謂虛名無足尚也歸而譚性命之學學既有得一發之於吟咏遂以詩鳴邑中歲久積而成帙將有事於剞劂而徵序於予夫詩性情之華襟作述之俊響也蓋至於唐而此道盛焉明興北地飛英信陽奮藻稜稜奕奕光照人寰迴來家握靈蛇之珠戶抱荊山之玉㸌然自命謂風雅可齊徽李杜無足數也嗟乎英雄欺人哉

予不媚於詩嘗聞諸孔子曰詩可以興乃今讀襟川詩津津乎其有興焉因縱觀之不藻繪以爲華不刻劃以爲工神情外溢精腴內涵清婉和暢飄然有出塵之想固風雅之緒餘李杜之唇吻也嗟乎襟川胡以臻此哉彼蓋生于文獻之地山川之助更有足述是故壯夫豁目必窮寥廓之鄉豪士盪胸每騁無涯之域誠藉以破彼天慳釋茲人累夫然後霧光電走而奇趣飈行也且聰挂雪華門凝川碧澄心浣滌之前遥勝巉巘之上用是騰芬布態爽爽人中繼而隨祖父宦遊覽兩京之雄奇抵閩蜀之鉅麗象有所會境有所迺機發弩流霞蒸泉湧矣已而息機於蘿岩矣唫於松塢行住坐臥悲愉怒笑無之而非詩固宜其爛若春葩富如武庫也雖然夫有所受之矣厥曾祖雪峯先生大父砮山先生暨考君華崖先後宦業不獨彪炳寰中而文章道德抑且標後學赤幟襟川家庭師友得於詩禮之訓良多故其播之詩何雖攄發性靈要亦淵源家學之有自也語曰芝草無根醴泉無源豈其然乎予因序其詩併及其作述世美如此俾後之尚論者傳於不朽云

羅陂陳氏重修族譜序

吾樂剏宋紹興間樂之鉅族類出紹興以前大都二三十世遠矣未有延世四十歷年千餘譜系有徵若羅陂陳氏者也按譜陳氏世居臨川盛唐時有諱輸者徙羅陂奕世滋阜聚族而居常十百千指轉徙吳楚間者亦殷殷載盛其宦業顯於唐盛於宋則吳公澄蕭公儀具言之其譜不祖義門而自祖其祖輸則楊公士奇具言之其保族不以富貴而以恩義收卹則徐公瓊錢公習禮劉公虬詹公勳輩或頌或疇亦具言之君子之言信而有徵陳之世稱鉅族者以此茲宗老某偕宗彥某某等舉舊譜而新之宋譜者續

之授諸訓癘有日矣又介族彥某某某某某庠士某某
某某等徵言以弁簡端余惟三代盛際王者封建以
比天下大宗之子世為諸侯諸侯之支子為卿大夫
上逆陳隋中歷唐宋迄茲　明盛世易俗遷轉化若
陵谷遞變若江河而陳譜　歷五季而獨存其為
矩族嚮得而尚之抑舜秉元德厥後封建于陳陳之
易姜而齊也雖食元德之舊而大貸小入民心有私
以其延其世詩稱公姓公族者是也王迹熄而宗法
湮有爵秩命卿莫識其高曾以上而身據華膴其指
為溝中瘠者不必其祖先以外是故君子隱之而譜

牒所繇興也記曰尊祖莫如敬宗敬宗莫如收族譜
也者尊祖收族亦猶有先王敦睦之遺意也顧譜學
莫修於南北朝而譜之廢缺莫甚於五季之際茲陳
德焉天因以舜胙之羅陂自輸而上遠不可稽而世
累忠厚文以詩書亦猶神明之裔也已試觀斯譜無
論其顯而貴者論所表樹若伯昭者族程元振專撫
三聘不就若幼昭者偕文信國舉義碎首安成在明
若伯昂者以賢良蜚聲江寧若集義者以進士起家
為良二千石其忠足以砥俗其施足以康民其有餘
不盡均足以亢宗而施後是皆陳之良也皆天之所

胙者也乃不佞在諸生間友穆江諸君見其斌斌翼
翼質有其文又從諸鄉老大會羅陽之祠見陳氏圭
玉皆魚魚雅雅有先進遺風既遊都下交驩於陳志
氏見其炳炳烺烺挺為　國禎志褒楚產也以名進
士起家督學留中追遡羅陽若滕之宗魯綽有遐思
其叔父文學君亦彬彬有經世之具其追遡羅陽不
減志褒不佞於是益知陳氏累德之厚衍慶之深世
居羅陽與陟自羅陽而僑居者雲湧飈躍不可禁禦
者也宗法譜學其胥賴之也哉昔人稱保姓受氏為
世祀不絕計莫要於立德立功立言然言其華也匪

實也功近實矣而不可居也其惟德乎德累於心而
通極于天舜之大德受命世食其報非偶然也今陳
之子姓繇詩書而累忠厚其上嘉虞舜蓋亦有人而
其俗敦龐淳固其人皆樸茂渾雅而不漸於浮靡競
麗之習時出英華以鳴軍國之盛其烝烝于舜有基
也是人人良心所自有者也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
人也有為者亦若是陳氏子姓益求於以為舜者而
日競競焉則於神明之胤庶其不虛而陳之胙於天
者益其有永鄉國稱德義之族先樂安後樂安而終
始者其胥在陳氏也哉

耕樂記

雲谷之野有逸叟焉挪犂壓雲逍遥隴畝出作入息以耕爲樂客有過之者見其手足胼胝汗滴禾下則訾之曰是耕也苦而不樂者也見其潦則憂旱暘則憂燬以不穫有秋爲懼則又訾之曰是耕也憂而不樂者也予何樂於是叟曰吾樂哉吾樂哉吾人幸生文明之世帡先人之庇有田數畝勤力其間上可給貢獻供粢享下可謀朝夕長子孫吾亦足以自老其中而無求於世是故吾樂吾耕吾耕吾樂天下之樂何如吾耕耕其樂也哉是賡擊壤之歌詠豳風之詩

荷其畚揷有輿馬之安服其簑笠有狐貉之貴曳其疏屩有赤舄之華被其稷黍有列鼎之甘履其阡陌又有無何廣漠之適焉頌其心藹沖然若有所得而泊然其無羡於外者也擴菴董子聞之疑其爲迂且僻既而嘆曰是真能自足其樂而無羡於外者矣夫意有所適而不必其身之逸神有所安而不必於人之是叟之樂非樂耕也能自樂其樂也抑又聞之聖人以人情爲田以天下萬世爲土達則利用厚生培植吾民樂以天下窮則芟理繁蕪培植吾道樂以萬世故伊尹樂道畎畝而成堯舜君民之大功曾子徹服耕嘗洗耳以歌商頌而一貫之唯獨得孔氏宗旨彼其耕也固未嘗不樂而其樂也亦自有在也夫不離於耕而不囿於耕自得其樂而不自私其樂此古之耕樂者所以爲大也叟之樂寧有是乎哉然叟固自足其樂而無羡於外者其視筆耕之劬舌耕之遑爲有間矣論者謂叟之不入城府有似龐公息交遠名有似子真淳古質樸有似漢陰之老漆園之吏且以道德經濟屬望其子是又有慕於伊尹曾子之樂而不自多其所得者故予樂爲之記焉叟張姓諱仲宇與模里之前團人樂耕其別號云

少谷藏春記

招攜南岍爲崗磜磜上奇峰環立蜿蜒中豁滌煩邃囂居士鄧某構堂其間扁曰少谷藏春堂外爲春亭亭而於山曰春山山巔吐雲輪囷變幻曰春雲雲根流泉飛泉瀉玉曰春泉引泉入池而爲酒芬馨曰鴨綠曰春酒凡嘉木美竹珍禽異獸日呈奇於几席下者咸以春名而思所以藏之蓋不知春之必入於夏且易而爲秋爲冬也又不知春華之不我駐已倏然而秋瞻然而霜雪矣客有詰之者曰四時之吏天實命之進而不有往而不流春其可藏乎今有呼於谷

者聲以應聲捷于桴鼓至求其爲聲則不可得而執
也春而可藏聲其可捉乎居士曰吾自有春吾自藏
之客烏知之哉他日其子喬重過余質其義余謂春
者天地之仁氣也仁人之心也藏之冲然溲之盎然
者也君子收天下春歸之肺腑則神怡氣惇晬面盎
背噓吾心之春布之天下則德揚物詠天下咸和故
禹皐用而春唐虞伊傅登而春有商周召顯而春成
周孔子有大和元氣之養與物皆春之心而明王迹
熄世變秋矣退與二三子優游講業于洙泗之濱春
風沂水之趣至今有遺美焉古之聖賢達則爲天下

之春其澤大而弘窮則爲吾道之春其澤遂以遠蓋
無處而非春也亦無處而非藏春地也居士不獲試
其春於天下而飲眞翕和爲一身一家之春信吾自
有春吾自藏之矣然春仁德也至大且久不容不藏
而藏不易也蓋必無所藏者而後無不藏無所藏者
無我者也無我則心虛虛則春藏而不滲矣無我則
心純純則春藏而不凋矣子不觀諸谷矣乎谷惟虛
也故能受天下之聲亦惟常虛也故能受嚮而不窮
君子虛其心爲天下谷而一無所藏天下之春無不
藏矣是提聲於谷也或曰居士剛直廉介好善惡惡

出于天性儕尼道士不敢入其門其設心蓋幾於無
所藏者矣無所藏而藏春春其槖籥乎喬重拜手曰
子善言藏春之義用志于谷當生春矣遂書以往

筠峯記

譚君文斌、與弟文質豪邁謹飭處闤闠中足不履公
門築室龍岡之上前臨半畝谷日月鏡雲天役蔭脩
竹鳳尾龍飛羅立遠盱華蓋芙蓉諸峯峩峙天際靈
鳥和鳴節物娬媚不深其巷而寡塵軟不高其垣無
有俗喧殆城市之山林也余造之不忍釋去君與余
有婣好亦不余棄嘗賓致焉一日君徵言發筠峯之

義余曰人各有心心以體物而情隨之情與物適而
號因之號擬於物心之表也君取筠峯何心也君曰
吾抑何心哉吾曩浪跡江湖間南窮閩粵北涉荊楚
過名園佳麗地未嘗不樂玩焉見其奇花異卉酣日
凝霞嫩蕋繁英粉脂黛綠皎如蜀錦新裁艷如吳姬
爭媚已而霜飛雪積海樹河凝則向之郁然焜燿者
已索然矣而惟竹則剛介挺秀貫四時而常新焉吾
是以首有取於竹又嘗見達官貴人勢家豪客提熱
柄操利權錦袍耀白晝棟齊雲媵妾充庭鄭衛盈耳
出入騶從儼若王者左右顧盼威赫風霆一時氣燄

所謂更無山與齊者曾未幾時聲銷景削向之赫赫可畏者蕩爲陌上塵轉於溝中瘠矣而爲山凸則屹然獨存不之𨒪焉吾是以尤有取於山夫郎一時可喜之狀則衆物爲美竹爲劣權要爲重山爲輕王戟其盈虛久近之數則竹不變山尤不變他非所與也吾心有契于是而吾情隨之矣夫筠竹也峯山之秀也號以筠峯因以表吾心亦所以志惕也予謂我何哉予聞之歎曰君之于筠峯也有所感於心而不佚其情有以寄其情而惕諸心此君之所以不向隙規利而脩然於龍岡之上也其不爲春花而爲脩竹不

侈權勢而爲山峙無疑矣吾於君之筠峯有取焉吾聞之竹有君子之道古云謂一日不可無此君山具仁者之靜孔稱仁者樂焉而又曰君子而不仁者有以夫是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非君子之所及也蓋仁者無欲者也無欲者靜虛而動直故所見無非山也君子雖志於仁而未能以無欲也此君子與仁之別也然竹亦中虛而外直虛與直亦仁者靜也是故君子可進於仁也要之不遠於心而已矣純君子之心以進於仁雖與天地始終可也於竹也山也何有君曰信斯言也旨有惕於心也請書爲筠峯記

瑞應記

余嘗讀孝順事實並覽古人以純孝感通類有徵應如臥冰哭竹之類載在簡册班班可考天之報應何其神也竊嘗有感於斯以爲天道遠人道邇天人相與之機亦甚微矣且宇宙間賦形雖萬一本則同人子於親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卽竭盡心力以隆一本之報而酬罔極之恩要亦子道之常非有過分之爲者而臥冰則應哭竹則應以人感天如持左券何耶蓋三才一理人之心卽天地之心盡吾心以通天地之心所謂天地爲昭靈應繼之理固宜然而要之感

與應兩無心也藉令有心以徼之天地有心以應之則旣非君子無所爲而爲之心而矯誣之端從茲起矣吾邑民淳俗古士多以名義相崇尚故敦行孝弟者代不乏人頃得横橋氏所紀陳孝子廬墓事讀之心竊許可謂孝感若此可與王孟二賢聯鑣並轡而況執此以窺天人相與之際益信其非謬也孝子諱大紳嘗習羔鴈之藝期通金馬籍已迺蠻卷不售輒講鄒魯之業道日充而學日博于聖賢禔躬氤德肯綮眞詮業已洞晰故其事親也一念之孝頃刻不忘當親病革不遽屬纊第以鼻其氣息出入以决亾盎

愛親之深誠篤若此諸如名俞附禱巫靡不盡分盡力廬墓三年旦夕啓吉號慟如一日忽邱瀧問產芝數本遠近艷稱以爲天彰孝行故感應若此維時博士弟子以其狀白于郡邑上之兩臺使者監司俱賜額崇褒由是令德令聞膾炙人口矣蒸陳君紀其事若是會孝子貽書長安詢余起居致辭略曰不腆涼德無能希踪古哲惟是宅憂于墓要亦孺慕之情不能自已非敢徼景貺于天也芝草之生適與行會謬辱諸大夫過聽旌異表閭衷甚恧焉顧鄙劣難不足稱獨諸大夫之盛心未可負也誠得名言以垂不朽

豈不腆之榮亦諸大夫之光余惟親喪固所自盡而孝弟通于神明則又學道愛人之君子所深嘉而亟與者孝子宅憂於廬所稱自盡其心非耶地不愛寶芝草示靈則孝弟通于神明者也所司表揚是卽學道愛人之君子與人爲善心也且孝子脩學建橋助賑行諸義舉推孝親一念以廣爲仁之量則肫肫作用似非卧冰哭竹之賢可同年語者卽無待於旌揚而鴻煇懿鑠公論在人自可以表當年風後世余雖不敏因宜樂書其事以詔來者於風教未必無補云

橫橋記

橫橋劉君重器吾鄉之人傑也質明氣沖恂達瓌偉以崇德樂義爲衆所推服鄉之士人咸樂與之遊余聞而心賞之者素矣比今春予尚友四方因訪君君迓予而敬禮之劇談轟飲傾竭忠悃攬奇據秀靡所勸怠嘗與予散步磯上有一石橋橫亘江滸余指而請曰君之所謂橫橋者非是耶然長非卧虹高非凌空俯瞰山礀物而靡融嗟君宏碩孰契于衷乃不違覽而惟橋是同也耶君慨然曰吾之所謂橫橋者豈外是耶抑豈盡是也耶思昔先王本濟衆之懷爲利涉之政舟楫橋梁咸以便民顧涉大川航巨海無所

不通舟之利民也甚大故用世者取則焉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者是也至於橋則制用有限而爲功亦少施諸洪濤巨浸之間吾知不可也故達人碩士不屑處焉然春夏滂溢秋冬寒涸滅頂裂膚咫尺萬里則橋亦不可少也則所謂徒扛成而民未病涉者是也今吾無所用于世不克以身爲天下舟楫而遂毫無所利視同胞吾與者愁然秦越之肥瘠而徒爲一坊自利之計曾一橋不若矣吾弗能安也號以橫橋思以利民也吾抑何所利於民哉先正謂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于人必有所濟吾其以是爲心又有

謂置一椅獲安卽此謂便人吾其以是爲法浮屠氏亦謂廣行方便爲世津梁是則吾所謂横橋也顧吾不爲舟楫而爲橋梁其所利也小矣然而猶未能也而隨分自盡吾心所不容已也于爲我計之哉余謂舟楫橋梁同於便民君子爲舟楫爲橋梁亦同於便民而已横橋之心其卽舟楫之心乎故人但見君之善藏其用則以爲圯橋之雄也見君之雅尚文藝則以爲題橋之雋也見君之陶情詩酒寄傲烟霞則以爲丁卯橋之趣六一橋之居也而不知君處心之厚愛物之源如此也且君挾世積之貲而不屑自殖之

計人有急卽惻然周之有不償者多置不問則君誠世之津梁貸之横橋誠稱情矣充君之心蹈君之素卽舟楫天下可也又何羨于達人碩士也哉予不敏無以廣君之休請述君之意爲君記云

介吾記

余奉 特簡濫竽刑曹三尺在握赭衣滿庭方以持平爲兢兢夙夜匪懈惟恐繇曠負 聖天子生全元元至意每於按牘之餘常恠名韁利鎖柔困豪杰卽標偉丈夫逢逢俛首帖耳搖尾乞憐其中自濯不敖而莫之解脫人生介然守正自適眞吾者幾何人斯服官之暇適任時喬來省余京師再拜乞言以壽樂君介吾五十余聞諸禮五十曰艾始服官政未可遽以壽稱奚用祝爲且介吾澄溪公冢嗣不佞有媚好也其先世方泉公及澄溪公代以德義重鄉閭至君翹然起而紹述之雖席殷富不作時人驕吝態先是素王宮圯邑大夫檄富民助貲改剏遂首出數十金以倡諸民繼祖重脩當道錫以冠帶謝弗受卜式之義不高於此矣嗣後邑里復議改河以昌文運大夫仍檄君董其役殫力終事給扁用旌河洛之功不偉於此矣他如振人於危濟人於急屢遭歲歉而惠然

發一切不爲騰傳此皆其懿行之嘖嘖口碑未易更僕數者余思介石之君子公其以之乎因以樂言介吾之義夫天地有至剛之氣人得之則爲眞吾不火而煉不石而堅不金鐵而弗屈尹之不視千駟惠之不易三公軻之不受萬鍾皆是物也而介然守吾眞吾者當世何人我知樂君之介介于眞吾者也君生平齋笑不假然諾不輕取與不苟天下之物誠不足以易其介者是故垂涎利竇溺志錢神登壟望斷嗜貨若飴柔於趨利也者君則不變不求靈臺晏如斯非分之若浼等不義於浮雲介于吾之不利也曳裾

權門躡足相府頁書自媒乞哀求鬻屈於趨名也者君則嘉遯邱園優游三逕華韋布於重裘甘白水於列鼎介于吾之不名也至若拂鬚取容伏車載泣側媚左右掉臂出入又弱於趨勢也者君則上交不諂下交不瀆毅然無求勿驚寵利又介于吾之忘勢也昔周公贊易之豫曰介于石夫當上下皆溺于豫之時而獨以中正自守此所以不終日而貞吉也君獨介吾眞吾所謂介石之君子非歟夫末世之俗波流茅靡幾人升幾人沈幾人柔腸脆色淪溺於不自愛而犯法若不佞所掌之秩曹至有求其生而不得者

詎獨無眞吾在哉未嘗學問不知介石之義者也又安得介如石如若樂君者與之語介吾之眞介哉君諱世彰家世城西厥嗣清雅不佞季弟補之婿也君幼嗣清平並業舉子以待駿發若其忠厚貽訓殷茂居積以及先世衣冠文物邑士大夫自有詳及之者予復何贅

靜山記

山至靜也號靜山者錢團陳君世安也君樸直恂達剛方不詭令德偉望譽聞於衆予心賞而慕焉久矣歲丙寅十一月予從近溪羅公暌華蓋之巔訪浮邱之勝十二日至陳氏祠大集同志講動靜合一之學直究孔孟宗旨始接君于會所予益知君習靜有得而揚休山立者也近溪羅公筆靜山詩詒君稱君為仁人會罪予獨造君之閭而請焉君方息心玄化遊神清靜收視寧志嘖如也予因請曰人心之靈靜而無靜靜焉常覺動而無動動焉常寂故舍動以言靜非靜也厭動以求靜非動也昔者聖人象易以兼山名艮艮者止也止固山也以澤山名咸咸者感也感亦山也今君以山自況舉易道屬其子乃求靜於心而置其動觀靜於山而遺其感豈合一之學哉君曰

子之論精矣然有本焉靜所以基動也有要焉靜所以制動也有得於靜則動者息而天者全矣予至華山華山其有以告予乎予是其言若有未釋然者明日既望相與履崔嵬登巑岏據五岳峻削之奇縱跌宕不羈之性時則霜降木落峭壁迎霞紫玄幽扃可覽而有既而澌霧迴空陰風振壑咫尺莫睇衆皆驚愕頃之則月華呈輝雲衣絢彩舉酒相屬精爽飛洒一時之間景物少異人情因之至觀於山其鎮靜者則自若焉予躍然曰是山之所以告我也是陳君之告我以山而不以言也且人之一身共頂立於霄壤

間固不讓於心其心之神奇將與天地爭遠久亦非
山之所可埒者然利害怵其衷毀譽鬪其志富貴貧
賤蕩其真死生禍福奪其操斤斤然日驅其身以逐
天下之感其可驚可愕者則隨以悲其可欣可慕足
以搖人之精爽而眩焉者則隨以喜是又有愧於山
者何也蓋山體惟靜故外感不能搖定性非山則舉
動入之矣君之所以制天下之動而不制於動完其
真樸之天而不怵情於適然之感者其靜以爲之本
哉是以知君之靜肖于山山之靜在于君矣君之告
我亦至矣哉明年丁卯君令子裔䄂與予遊請予記

之予固嘉君之靜默會於山而忘於言者又將何以
告君哉惟第其說以求質焉不識君尚何以告我也

德左游公小宗祠記

嘗攷古無廟則祭於寢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
祫及其高祖武周制禮推追王上祀之心達乎諸侯
大夫及士庶人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合族
以食序以昭穆別以禮義于是凡有血氣之屬咸知
報本返始親親也故曰周道尚親子程子脩禮略謂
廟必有祭祭必有主朱紫陽疑其近於祫謂當祭於
墓然墓遠而家近則祠祭爲宜於人情記曰禮從宜
此類是也吾樂游氏其先居吉州虵𥕢祖大托始遷
藍陂至慶淳又遷崇仁罕滸數傳至時翁又由罕滸
遷詹墟南市宋紹興割崇仁創樂安游氏居實當治
前治前游自時翁始也時翁生元孫元孫生長清長
清生德政德左德新德正德右德左生添用穀用均
用復初父子一德尤能昭前人之光明而大之以慈
和故其食指繩繩秩秩嘉隆間滋益蕃或隱而益烈
其名或富而飭行其德或以詩書起門戶或以齒德
賓膠庠或以行誼表著碩一日相與聚族謀曰吾聞
石率親義率祖仁義者爲厚基者也今遠祖既特祀

矣惟德左公以下無尺寸地以妥先靈心則何安于
是卜地于象山之陽仰眺華嶽俯瞰鰲流後爲寢前
爲堂有庖有廩有廊有廡規制截然黝堊丹漆炳然
歲時合子姓行三獻禮牲牷腯然粢盛潔然禮樂雍
雍然肅肅然諸子姓濟濟然鏘鏘然僉曰是不可無
記迺介宗彥惟貞輩徵予一言予惟禮別子爲祖繼
別爲宗故有大宗有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
則遷之宗古人重宗法家政統於宗子其貲賄粟米
布帛計口而分如血脉流注於人身靡有壅閼彼其
純風美化盈塞區宇隆此道也自井田廢而後天下

有甚貧甚富之族大宗廢而後天下有甚貧甚富之家甚者貧不相收患不相恤慶弔不相及鍾鼎之家緦功以下不得一入其門噫薄甚矣當此之時有能知千萬人之身其初一人之身有祠以祀其先祖有惠以綏其後人有教以訓督其不及而彌縫其闕失俾俗還敦睦助流政教是亦猶古之道也游氏其庶幾矣是可以無記乎雖然祠非記之所能重也有所以重者不在記亦不在祠也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立言此之謂不朽斯固諸賢所自盡之心自求之福也寧惟是大其族與祠是役也身為教父能道

先人功德以訓淑子姓則某某詢謀咨度斟酌羣心以共成大義則某某矢心殫力始終祠祀則某某某某某並書焉是為記

陳烈士傳

烈士陳公諱璘字茂璵樂之錢團人也世有令德為邑望族至公尤多充拓之力公自幼英特奇邁剛直樸茂出於天性嘗耻昧昧無蓋於前無同於後因自號為燭昧軒好讀古書尉兵家堪輿家亦莫不摘探其立以資應務事父母恪有禮儀年二十二縣舉約長衆咸推公公亦不讓而脫穎自見屢破劇寇為一方屏蔽正德六年閩廣山菁谿洞之蠻四出侵掠江以右莫延數邑所過殘燬七月破樂安擄邑侯申達邇騷動時承平日久人不習戰鼠竄山澤苟延性命惟恐不暇公獨首倡大義糾集子姓與鄉之慕義健鬪者若干人歃血為誓有滅此而後朝食之氣且諭衆以君民一體親上死長義詞極懇切聞者心動遂引衆至武家嶺以與賊遇自巳至午力戰數十合身被數十搶公氣不少挫賊衆大窘迫適置申侯于陣前刼公退兵申侯亦以緩兵祈公公以申侯在賊不追即有推刃之禍不得已始引衆下山賊遂鼓譟乘

其後衆因潰敗公及其子英祚英禧弟茂璵與其族之子姓四十余皆死焉公死未十日賊亦敗亾申侯得免于害適為律詩哭公稱公才全文武義膽壯節足以攖人心香泉壞有蹈白刃而不慚者蓋申侯目擊公事而心難於公故稱嘆如此也後鹿崖胡公以強幹治邑事慎許可獨嘉公之義揭一門忠義扁以旌之仍命建旌義祠于里之上游買祭田二十餘畝每歲於陣亾日輒往祭焉其事具載縣志可考予惟天子建邦設都邑國之根本而邑令承君子民君親之分萃焉為之臣子者孰不有捍衛之責致命之義

而侠義赴援慷慨死事獨公之一門爲能何陳氏忠
義之多也哉嗚呼爲子死孝爲臣死忠公之死得死
所矣其有功於國家有功於民風者豈其微哉此公
之所以烈烈於天壤間來寵褒享廟而死猶不死也
公娶某氏三子與公俱死者長與次也其三曰英祿
以年幼得免于兵凡今之詩書禮樂林立挺秀世公
之家者皆祿之所出云

鄧雲岑公傳

雲岑鄧公瓚玉者天鼎公次子丕隆公之孫也丕隆
公見知於羅文毅公天鼎公以碩德重望有司屢賓

于鄉筵咸有古君子風公忠信篤敬禮賢樂施猶有
祖父之風幼習舉業比壯謝志通顯以高尚適性爲
事耽經籍崇謙抑與人不偷城府遇事持重不苟至
激於義即慷慨自將善殖財賄席累世厚積而沖淡
悃愊不與時俗爭侈靡事天鼎公母黃孺人繼母王
孺人左右善養恪有禮儀處兄弟間克盡友愛兄信
玉爲邑耆老弟汝文爲邑髦士朝夕怡愉聚于一堂
熙如也邑侯梓崖郭公徐川吳公延訪耆民爲鄉約
長衆推公忠正舉于縣公奉上率下不事媕婀大協
輿論鄧之先雖有合祠無寢室規制未備公與族衆

僉謀剏建巍然鼎成又重建崇貞祠祀志武邑簿以
下于茶西方祠之議建公儲固涸且將蕩而無成也
公獨與二三宗正掌之潛爲生息之計衆或疑其所
爲亦不自白積金至百餘兩始出與諸宗正共啓祠
事祠垂成而費不繼公又率衆捐私助焉其所助猶
多于衆仍置田以供祀事故茶西之有祠人皆歸公
之力也且日以譜事爲亟族有貧而弗著絕而弗續
者慮譜逸其名即捐已貲助修以備收錄既而各所
親者舉助修不遺公又憫其不祀也則以所助者入
祠祭之凡可以尊祖合族者率多類是公儉於自奉

延師款客務致豐腆拙於附勢至煢獨可憫者有所
稱貸不責其必償嘗脩橋葺路施舟楫以便過客有
貧不能葬者往往爲買棺槥瘞之雖屠剎仙宮一有
所需亦不少惜蓋公之爲人不爲皎皎之行而行當
乎人心接人鮮寒溫語語出而人敬信之昔人慨大
樸散而民風漓謂今人中不復有古人者如公忠信
之質植於天不斲以人方寸內益加厚焉即古之敦
龐淳樸者不是過也公其今人中之古人與公配黃
一子曰暉章烝烝問學能世公家者也孫大父豫菴
公與天鼎公聯異姓兄弟故於公有叔姪誼公幼從

裕父龜川公學肄章且學舉子業于門感公相愛之
雅又知公爲最詳也故僭爲公傳繼此公德益進行
益修有不啻如今所云者裕尚樂觀以加詳焉

西園公傳

橋西鄧樂之著族也西園者鄧之善人也君諱泮字
隆章德性醇謹制行悃愊機械變詐之術不以介乎
其中紛華綺麗之習不以膩乎其外幼孤承厚產務
自節約度財賄嘗饒入而縮出益致豐殖平居繩趨
矩步恂恂若儒生與人而阿疵一示以謙和尤恥言
人過失覸是非攻訐之塲若履春冰絕壑惟恐其或

陷也若蛇虎淩集於前而思所以避之也自束髮至
蓋棺未嘗與人有錐刀之競間有侮之者亦退焉不
較久之侵侮者爲之愧屈鄉之耆俊嘗舉爲宗政能
體祖宗之心以通子姓之心祠事以舉邑侯王公鼎
舉爲約長能通百姓之心以承官司之心俗用以和
歲辛酉閩廣寇流掠郡邑遠邇驚悸邑侯吳公淮復
申約長之命君思宣力以衛一方而脾疾遽作歷壬
癸甲子不瘳至乙丑三月十七而告逝矣越念四日
葬本里黃連坑從先兆也君曾祖諱復隆恩授散官
祖金鼎爲壽官父佩玉母氏陳生君一月而歿君出
養于外比成童始歸就學已而其父又繼歿君事繼
母能曲意順承弟璋在襁褓撫之盡恩錙銖之利不
以自私娶李氏繼聶氏張氏子六維用維高維傳維
顯維利維愛皆謹飭似君君嘗訓其子曰居家有四
理勤儉敬恕又曰脩身在誠持家貴忍即君之訓子
者如此其自律者可知矣予與君諸子相善而維傳
又嘗從予學子業故以傳屬予以君之行實予熟於
耳目故也　論曰西園君忠淳謹恪求之古人雖不
爲甚奇然孔子嘆善人爲不得見西園君固可欲而
不可惡則孔子之不得見者吾於君見之矣或曰老

子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
下式若西園君者其斯人之徒歟曰非也

北川傳

族子受貴甫號北川大夫桂林公九世孫也大父開
祥有隱德父正忠業縫掖配王有士行生丈夫子四
人長受善幼受富其季則北川也垂髫聰敏倜儻肆
力經傳考君大器之不謂未見底績天奪之賴母王
孺居撫育成人暨長攻苦茹淡拮据生殖雖未嘗規
規較銖錙爭積滯爲美然微有天幸業益饒裕念母
氏劬勞不獨豐毳肥腯奉養無方然且禮勤定省凡

百法居必稟命而行故終母之世愉色婉容靡不得其懽心即古戲綵承顏又奚讓焉處昆季以和文錢尺帛未嘗入私橐當歲時伏臘讌飲歘洽移日庭無間言同堂兄受式老且孤命幼郎爲之後自青齡而至皓首兄弟間翕如也花蕚之風莫逾於此矣娶譚氏生二肖德泰德顯類能丕振家聲而泰尤好締交與予男時翀友善多所禪益嘗訪予宦邸談吐多老成練達之見而諸孫某某俱岐嶷不羣才者授以家政穎者授以舉業桂蘭秀發如玉樹瓊枝挺立風前義方之訓莫善於此矣至於謹祭祀而仁孝克敦處

宗里而和敬可挹遇窮乏而賙卹不倦其他懿行縷縷未易更僕數已由是觀之吾董世德茂矣桂林公而上以論其下代不乏賢雖隱顯不同要皆如商彝周鼎爲世器重者今北川尤所謂傑然逸民者乎觀其爲德於家爲德於鄉其姱節可想矣或者謂其不能致身通顯以究竟其生平鉅知釣臺麟閣各適其志隱顯烏足以論豪杰哉且其後人屹然山立行將蜚英騰代以推明公之隱德尤莫可量也不于公今日占之耶故爲之傳

隱士朱直軒傳

人有恒言莫貴於韋褐莫不貴於袞裳蓋以袞裳歷榮途而寡特操則未必能完純白韋褐纔井閈而有爵誥則粹白未虧此莊生所謂莫壽於殤子莫不壽於彭祖者職是之謂耳朱君諱世標號直軒隱德士也家世天授鄉鼻祖皓自黃巢操不軌時受唐大司馬勅保障撫州路嚴陀寨入千戶俱城寨承平報政之暇遂與弟大夫繪卜居寨下即今朱源里也迄宋元人文蝟起如學士一鶚公糸知政事旦公樞密平章應龍諸公班班載誌邑稱世家云迨直軒公曾大父孔暘爲昭代鉅儒嘗應成廟聘典修江南總誌大

父也政公以龍德主臨川簿尊人天成公三辟孝廉不拜君襲世弓冶蚤持經術務超王公諸乘竟扼旄風塵輒端矢先民事安成而侶盱江廣祉盍簪履真蹈實動以張子正蒙小學明倫呫呫與弟子言之毋侈虛談以故仁義肺腑悉著諸躬行毋闇人有窘不俟干澤即與完活里有競不待求觧即傾身赴之他如代人償債完娶尤其常也人皆頌義無窮至若孝二人友昆季睦九族藹然仁讓之風當鞭法未行之先如金銀庫役黃木大戶皆驗粮自克君執往役之義親觧抵京遭洪水舟裂尋被重譴孝睿令胡官部

郎儕曹子民且習知君爲人屢疏釋之歸則家徒壁
立奉孺人游氏有婦德婦材攻苦拮据壹切倚辦性
且好施不寧推食解衣濟人抑且截髮樂延師友舉
三子盡地受經皆成儒器伯子繼瑞恢奇擴異遐邇
師爲矜式仲子繼瓊早卒叔子繼堯學名家相倡聖
學于四方善繼芳馨諸孫舉舉皆千里駒莫不羨君
詩禮之遺訓也猗歟艮哉君雖韋布而衆美足傳視
彼亥晃而無一淑可述者寧不霄泥哉君與予宗蓉
山公有世講誼三舉君鹿鳴主賓不就予與家相猶
篤道義交稔知君之履歷故傳之以爲世之闇修者

助一枹蠡云

敬夫吳公傳

吾樂尚義右文觀風者趨之乃雲鄉剖自吉州又兼
有古州之俗其氣節相高有足多者上下數百年無
論通且顯者爲骯髒不爲脂韋卽列在編蔄率能以
行誼自樹拔若吳君敬夫其人也君修幹豐頤聲若
鍾吼襟度聳朗纖翳不留明習世故當稠人廣衆中
揮麈陳詞四座傾倒卽有齮齕者君一居其間靡不
立解顧獨不可侮以非義雖値強禦而一毫不挫所
與知交多一時名士人有緩急亦不惜推佐故士論
以此歸之而談里中賢豪長者必曰敬夫敬夫云君
幼失怙讀書識大義又不肯降心治舉子業去而與
伯氏坦夫仲氏質夫季氏遜夫討計然之策並累家
萬金居常稱貸者沓至其門卽相代出毋錢息其非
出於已其負錢錙而求償者又相代入子錢亦息其
非入於已以故行者與居者兩不廢積著而並稱素
封此雖同堂異爨與一錢尺帛不入私房者何殊也
孝友之聲聞于薦紳之間常奉檄修　宣聖廟廡君
卽損貲葺之輪奐聿新又奉檄盤詰夬地奸蠹盡斥
郡丞包大夫署邑事檄出粟助賑卽捐私廩以佐[illegible]

官家全活甚鉅及置區莊之錫寇服槃之則以義固
辭而上不能强人以是益高之在昔邑中逋負成風
卽富室或待追呼君急惟正戶纖黍必登公帑有司
重加獎異歲以爲常會有虎冠而叱民者毀條鞭之
法恣攫取之私浹旬之間橫索銖粟積至數百紙藏
餘公費不償一錢衆口洶洶如沸君因與衆理之尋
獲蘇擨衆益多君俠義有司者雖甚銜君知君賢豪
長者卽加害無繇也初吳氏雖以貲雄里中且代有
顯者乃不爲守錢計而傾貲結客重道崇儒以韋衣
之夫而徧交章縫之士而子姓亦彬彬於道誼之林

使郡邑之間皇東原之墟若冠蓋之里者君之光啟居多也所稱賢豪長者非耶君諱擻字景方行五號敬夫生正德戊寅七月四日卒萬曆癸未八月十七享年六十有六祖曰魁父聚元純德弗燿伯仲四人即坦夫輩也娶鄧繼邱男子二長民遜入粟授冠帶娶詹次吉甫增廣生取衢州經歷黃君直女女一孫男七孫女二俱許上舍會狀中余辱在君有日家弟經歷補其子時喬婿吉甫氏之女徵予爲君傳故傳之如此於戲敬夫生於樂之雲鄉而一時伯仲並稱人傑此與子賤在魯何異顧其豪邁倜儻循之韻處

囊中昔有百人亦見千人亦見者最爲近之此不獨周于利而亦周于德者也德載才而行之于天下何有然不大用於天下而有詞於家邦夫夫也德之聚也所以稱敬夫也

跋成美卷

吾觀成美卷而知丁之多君子也澗松丁氏積學庠彥砥行有古人風歲入壽鄉抱卜商之痛足不履外庭者一歲有奇蓋爲宗祧意念深矣丁君南麓輩十有二人相與醵金若干求婦之宜男者薦之澗松於是有妾妾儼宜男澗松無子而有子其賴是哉斯南麓諸君意也皆君子之用心也夫愛其人因恤其人之後不私其財而善用其財爲計久遠茲衆美之聚古人之所難者成美卷之攸作也惟君子自處者孰與謂丁之多君子匪誣也已然匪以君子成人之美召之噫戲彼美人兮蓮河之濤芰芳挹潤兮君子之林琭胡然兮去掌姑胡然兮委會美利捐兮育德深惟揚生梯兮天之定也人之心澗松子聞之輾然笑曰有是哉是南麓諸君意也遂書而歸之

明善安居說

余先夫人譚氏有從弟號誠所者讀書好禮言動庶

幾古人諸外弟固多樸茂而此尤余所雅重云堂開於壩中之陽嘗爲題其扁曰明善安居其說較然在庸孟本誠所號而取也余宦京都有年聞誠所日益好修特不遠數千里而徵其說於予夫善與誠同稟一靈源不明乎善而誠安載也蓋天眞凝萃毋凝萃於精瑩之衷稍夾雜不澄而云誠乎居與所同謂一實落不安其居而所安在也蓋人生開適多閒適於停妥之地稍飄搖無定而云所乎第兩者其道相待以有成欲居自我安原非明善不可唯明善則道心清淨常游於漠彼夷險順逆處之何不一也是明善

固所以安居也欲善自我明又非安居不可唯安居則塵情除邪不役于紛彼天人理欲辯之何不預也是安居益所以明善也故血安既晰舉足無非坦途庶無慮不得所安故恬淡自適動念皆是真機庶無慮不存誠矣誠以作所所以息誠固交養互証之學也願吾誠所顧而思義而務唯日孜孜也哉

明故譚母許孺人墓誌銘

今上丁亥十二月十四日譚母許孺人卒時裕以督學使者議充大行寓都下訃音至爲位而哭之脩不腆之詞祭之蓋孺人者先室譚淑人母裕其子婿也

歲甲午冬厥嗣爵祥奉孺人葬于本縣五十四都之鼓樓岡首亥趾巳次年八月初五良吉修孺人墓裕時拜大理 新命歸自鄖鎮爵祥以期來告徵予志之予走謁墓下瞻望彷徨因攬涕而志焉志曰孺人許姓諱羅嬌四十六都許巷居士某之女也孺人貞靜慧懿出於天性幼失怙事母孺人以孝稱年及笄歸招攜居士愛川國材譚公譚公忠醇樸茂有隱德大爲鄉族所推服孺人以一德佐之譚公務本敦彝恂恂雅飭藉令當漢時宜居孝弟力田之科寔孺人攻苦茹淡刻浮濟乏有以佐之也居常勤女紅夜分不輟節東方未白而織紝之事已亟亟操之事舅姑如事其母妯娌間無誶言故愛川公家政甚理外侮不干而貲用日亦豊阜雖回祿爲祟比屋而居者類多落莫而愛川公獨貲用如故孺人母最憐孺人與愛川公時出其筐篋之賸者判之以賸孺人孺人得因之爲予母錢然亦不入私囊而充同室之用人以此益賢孺人自愛川公背棄時爵祥方離襁褓在孺人孑然稱未亡而愛川公之嗣亦岌岌乎殆哉形影相吊甃與恤嫠而孺人不懾不茹務以貞確守之貲用稍詘能以勤苦裕之不數年爵祥漸長業儒術而

家日益昌阜孺人謂裕曰未亡人幸有子可倚矣儻一旦從亡人于地下所以朝夕几筵者柰何蓋苦回祿無寧居也又不數年爵祥謀於予遂改築於江田村與予居比若鱗次而輪奐之美亦翼然可觀孺人樂之謂是可奉祭祀長子孫矣無何而孺人以天年終距生之年蓋八十歲云孺人在愛川公爲賢相在爵祥爲賢母而成愛川之終成爵祥之始則婦而夫母而父其砥節礪行創業垂統謂爲女中之有士行者非耶公生正德丙寅五月廿六日歿嘉靖己未十二月十三葬五十四都伏富灣冲天鳳形與孺人墓

栢塋二里許予男一爵祥男婦楊氏後孺人六年卒
同日祔葬于孺人之右繼曾氏女二長適荆山居士
曹恭敬次適裕先贈恭人加贈淑人孫男三人必太
必叙必厚孫婦許氏張氏邱氏曾孫洛生殆蒸蒸未
艾云而裕爲之銘銘曰　許有淑媛譚爲賢婦婦而
成夫兼父于母節聡祐篤可儀可度鼓樓之岡鬼神
呵護億萬斯年子孫光祚

明故游君古槐方池兄弟墓誌銘

游於吾樂爲望族世多茂德以予所覩記則大賓古
槐義士方池其尤也不佞裕辱知交有年習知大賓

兄弟俱温醇樸愿言質行方居常擇地而蹈其與人
惟恐上之以厚道風子姓閨壼內外無間言亦無私
蓄里中以爲美談家素饒而能周人之急有司檄之
助賑輙捐所餘佐之全活甚衆人與之處如交羲皇
以上人不見一毫纖靡之習邑大夫聞大賓賢名而
賓之膠庠之間事詳予所壽大賓記中獨義士壽不
逮大賓第同心一德罔愆純素則固鴈行也至家之
以雍以阜者其力蓋不在大賓下郎稱游氏二難非
耶予又觀其子孫皆蒸蒸德義怡愉雍睦有古人花
樹之風其才且雋者又文之以禮樂奮跡儒紳以貽

先世光寵所謂好行其德不言而躬行即擬之萬石
君家何多讓焉夫鄧林無雜植丹穴饒瑞羽觀義士
兄弟之後人具爲人中嘉瑞寧非積德所致歟茲者
卜地於沙港之陽奉二君以就窀穸從吉兆也嗟嗟
當大賓與義士無恙時聚首一堂之上聲應氣求郎
塤篪之吹不和於此矣迨今乘化委運之餘尤篤同
堂合室之誼所謂白璧雙埋龍劍雙瘞豈偶然哉予
獨怪夫大江以西惑堪輿家言往往覬竊鬼福一臠
形骸覩均秦越甚者拘攣房分之說明抗功令忍視
暴露其視大賓之家藹然情篤度越庸流是又厚之

厚者無亦大賓兄弟之厚道有以先之耶大賓諱祥
漢古槐其號也生弘治辛酉四月初三歿萬曆辛卯
十一月初九娶陳繼娶舒男子一惟欽院旌冠帶舒
出娶婦謝陳黃女一適家峯元某孫男世賓陳出世
貝黃出孫女一適巖溪曾某一適羅山曾某曾孫男
某某義士諱祥泰方池其號也生弘治癸亥十二月
十五歿嘉靖戊午十月初四娶潘繼娶曾龔李男子
三長惟智先義士卒娶李次惟貞助賑冠帶娶鄒繼
娶丁劉俱曾出幼惟順冠帶大賓娶武側室方龔出
女一適衙背詹某孫男四世佑修學冠帶智出世濟

國學生貞出世光禮部儒士世輝肄舉業順出孫女四一適衙背詹其貞出一適縣西樂其一適沉坑董某一適同富黃某俱順出曾孫男大學邑庠生大道戸部大使大德大成大器大美大經大吉大典大用玄孫明輔明佐明賛明襄明弼明翊明脩明匡明學明良蓋繩繩而未艾云銘曰

邑有令人兄及弟矣生同德矣歸同宅矣惟德之同茂延慶澤惟宅之同誕安體魄隆隆者邱維彼玄室長發其祥振振贊贊子孫千億

大賓王公喬峯墓誌銘

余少與學正王君奉督學何公檄砥業正學書院因諗其尊君喬峯公既公過雙溪爲雲鄉大會不憚過余蓋推學正之餘以及之也因炙公範而殷殷嚮之公卒學正以誌銘見委余安敢辭按狀公諱德喬字仙塈荆國公安石之後三徙居樂安獨溪七傳至長孚公高祖也正統間以貸賑旌義門子生誠誠生正正生嘉以齒德賓鄉筵嘗禱于大華夢仙人王子喬授之赤星是生公故大賓名公與字公而別號喬峯者嘉仙覡也公幼穎敏異凡童能日誦數百言長肄舉子業里中有攻鉛槧者咸辟易出其後時大賓且老公不欲去晨昏代督家政嫡母曾生母廖與厥配陳又相繼殁世比舍弗戢再火其居一時有司索逋稅者又啖若燄火故生計日落而公履之固晏如也授學正以周易繼課仲于季子卽以授學正者授之嘗責負宜黃有毋而溺女者亟懷貲救之仍歲給衣食比嫁乃已有遺金於道者公拾之追而還之遺金者駭而爲謝麾手弗納他如此類甚多卽家入罄懸弗暇顧也與人無城府忿疾之語不以加人人卽以此加之亦退弗與校至大小二宗祠謂尊祖合族者在是不憚殫力倡族修之而族譜之修則常命學正

供纘述之役或稍稍釐正其間以補耳目之所未逮時從蓉山公輩行鄉約講道義而大成書屋之建一鄉之義舉也輒爲勸率以獎其成嘗一徇學正之請就養于洪都饗舍未幾卽買舟南歸曰吾家食自康也柰何爲苜蓿齋累學正泣留不可南州士夫張洪陽萬思默諸公相與爲詩文送之既學正遷漢州公拒弗往學正奔劉孺人喪歸自漢州公戒學正曰女在而過毀非禮也以家禮簡儀小學纂要臨川集纂梓屬之學正受命惟謹已而公寢疾彌兩月少間取簡儀稿示之曰是吾志也其成之以遺家族適有家

慶子姓咸在公語及先大賓未舉于時捐貲廪塾師訓族家子弟歲以爲常令富而有力者不然因浛浛淚下莫敢仰視既而曰黄太史言人家讀書種子不可令斷爾輩於先公種子可令斷耶言已於邑繼之爽酒因酌醴酒啖魚膾命衆盡釂退而寢疾三日卒卒之日學正請所欲言言葬我天官山足矣時萬曆乙未五月初七日也距生之年爲正德甲戌十二月十一日享年八十有二里中聞而哭奠與邑大夫輩時而誄之者相屬也蓋公之爲人坦中兢外人不敢狎而飲人以和讀書識大義以衍居約不屑屑於聲

利之末鄉譽翕然歸之　今上初有司奉　詔書以冠服寵公公讓于德弗居既三舉鄉飲不應名最後應龔侯文川之聘至則魚魚雅雅威儀卒度有先輩典刑易稱謙謙君子卑以自牧者最爲近之而守雌守黑爲谿爲谷尤公之自善善世者歟公子男三長世昌號應華即漢州學正嘗四登薦剡甚有經學之望次盛昌先公卒又次衍昌與孫男五曾孫二皆象賢於公餘詳學正狀中涓歲月之吉將奉公葬天官山蓋祇公命亦踐學正之夢卜也不佞某謹拜手而銘之銘曰　奕奕喬峯砥德監稱爲谿爲谷靡抗靡矜貽之光重哲嗣横經其生有自太華儲精其死有歸天官爲塋高山仰止巍巍青青

明中都留守司經歷郭君墓表

萬曆乙未二月二十八日中都留守司經歷郭公汝梧卒明年丙申其子與薦與魯奉公葬于本里南坑之陽介書狀事徵不佞表諸阡碣余憶公初領憲幕轉餉入京時余以直指拜雲詔之命把臂闕下慷慨談天下之故既余還自雲詔公復以部莅至余擢貳留勳抱病國門公又以計吏至時時過而勞我洎余留滯南中公以留守之命過江東門余攜且就公公

若有不嗛於衷者余謂公豈薄中都哉中都峙兩都而鼎立重地也不輕授執秩者重公矣顧公何以重中都公改容謝曰走無以重中都抑往而自重焉耳遂解纜而别茲幾何時而公遂已矣乎哉余安忍表公亦安忍而不表公按狀公郭姓諱汝桐字時鳴别號磐石世爲吉豐層山里人郭初爲虢後因地爲郭層山之郭祖汾陽王子儀其遷層山自監軍仲子定功始定功而下代有顯人曾大父旦卓大父宗秩俱有隱德父朝璞暗吏科左給事中母吳氏封太孺人初太孺人夢三星入懷占爲貴徵既生伯子汝霖登

進士第官至南京太常寺卿仲汝楫以子官封鴻臚寺署丞其季則公也公生而倜達幼學書記家塾中塾師以爲敏既長授博士業有聲庠序間會丁年失怙伯氏方貴顯不事家人生業仲氏業已累鉅萬猶昕夕持籌爲自封計公自度其才無讓伯仲乃獨白首吾伊爲富室寠生無謂也于是日討討然之策凡畜魚種樹用天因地者皆不憚心計而以勤殖之不十年而居室之麗阡陌之饒遂與仲氏並雄邑中唯博士之業小試則利大比則否乃公被服飲食依然寒生雖伯氏爲　天子貴臣可借資爲雄桀見爲非

夫不屑爾也初太孺人甚念公懼公爲未亡人憂至是喜而謂曰兒才不後人柰何出守錢計獨稱富家翁哉會孺人棄諸孤斬然堊次者三載喪畢惟孺人命操餘貲入京師將遊太學以求脫穎會軍興得入粟拜官公遂入貲以禮部儒士授福建按察司經歷公移治生者以治官事皆立辦龍陽蔡公時爲廉訪使獨厲風稜即寮采間不假詞色顧獨才公而倚任之秩滿陞廣東布政司理問而蔡公亦以左轄至先時粵之領部解者往往坐侵蝕下廷尉遂相戒莫敢往蔡公知公謂是嘗督閩餉上司農者是嘗如期報竣稱無害者復以委公公完報若在閩時以是益才公兩臺亦廉其才重加優禮斯時也公在幕職最稱白簡衆度主爵者當以治中別駕處公既擢爲中都留守司經歷惜公者見爲人浮於位而公恪職不少懈一時部院亦靡不才公會天長缺令長檄公往署公至天長愛民下士天長苦逋稅爲之郤例耗徐緩急而蘇息之獄多寃滯爲之釋罣誤貸贖鍰而全活之士鮮振樹爲之捐貲課業崇飭節行以風勵之天長之民怙公爲乳保公亦喜得天長以自試所長葢不踰年幾於政通民和矣居無何而疾作遂乞骸骨

歸歸而疾稍劇少間則偕里中耆英相與道故實邀風月以陶性靈居常念兩尊人不沾祿養輒欷歔不自勝事伯氏如事師事仲氏有禮而不廢周親卹其二郎謂讀聖賢書當信行其言至彌留之際所以訓飭之者尤極諄篤他如代劉御史遼陽虛賍而不受御史遺產與凡追遠振窮掩骼等善雖更僕未易盡也公生于嘉靖戊子十一月十六日距卒之年壽六十有八配羅氏副配邱子男二郎奐奐曾俱大學生奐羅出娶嚴繼娶陳曾邱出娶艾女一適鄒孫男四人孫女三人具詳鄒吏部及龍孝廉志狀中吁是

可以知公矣昔人有云詩書滿腹不如孔方一囊此憤世語也不可爲訓乃聞性與天道者亦以結駟連騎而列殖貨傳中卜式輸邊爵至通侯儒者所不道而時進讜言獲與汲鄭同列傳則人之能自力致富厚者詎可盡訾也哉郭公其初恂恂一儒生耳顧其才不後人故居家而累萬金居官而擅名譽匪偶然者借令得聖人爲之依歸性道詎蔑彼聞又令得當多慾之主其所表樹豈遽出卜式子下然要之富不爲守錢計而仕不爲苟祿計其才信有大過人者余是以表而出之

董司寇文集卷之十三終

董司寇文集卷之十四

江右樂安董裕惟益父著

四言

自惕詩

二曜輪遞四序環周百齡一瞬電掣星流何以長年惟與道謀先後天地炯炯獨遊

其二

方員剖判孰尸彼先函夏羲渺無有中邊窅明一黍浩浩淵淵不愧屋漏襲坤承乾

其三

皇帝王伯易世嗣真差等百世天與日星魯有真儒兼總集成六籍炳炳萬代貞明

其四

戴履天地心函聖真舜人予人顏其前身精粹可掬軌範猶新亦步亦趨是在我人

其五

道岐言筌聖秉貞則真宰凝然戶牖生白潛之又潛神明窟宅嗟彼浮慕口耳胡獲

其六

南州之南西江之西溪山映發可挹可攜魚鳥雲壑

獻娛生姿余胡釋此久而忘歸瞻彼招携歸去來兮

教家

學貴苦心勿要虛譽耕貴殫力勿為虛車慎乃儉德惟懷永圖斯言匪耄教家之謨

勉同志

人心至虛自然有覺孩提愛敬匪由外爍一著於處即為穿鑿勗哉朋儕性真勿斲

五言古詩

登華蓋飲劉練士山房

層崖棲雲構輕靄撤風窓天曠星低牖簾疏月到床

憑虛展遙矚引滿酌玄漿丹壑浮靈籟金燈散夜光觀碁控飛鳥柯爛憶王郎雷聲撼山趾雨氣籠山庄上界自清徹金銀錯大荒忽謾逢劉阮天台訪石梁

遊高座寺和魯人蒨

立馬眺千門南朝古寺存烏衣迷舊燕玉樹秀誰園獨變招提古兼無屢市喧臺空花自雨木末鳥能言籟擁寒生秩竹高青逼尊曇雲依塔駐慧日倒江翻城闕盤龍虎河山曠隰原金陵函寶氣具葉吐靈根溯洒酣秋霽明復破夕昏浩歌凌化境興發未須論

過萬佛洞

長風吹冷日遠道叱征驂出谷千林暮停驂萬佛龕丹梯懸石角煙竇入虛嵐雪液搯禪影山禽解釋談一榻雲常滿三生誰共參風塵徒鞅掌空色自清酣若脫褰中網應抽象外簪

登嶽道中

褰帷瞻太嶽縹緲駐雲端一柱蒼穹倚諸峯紫翠攢日華浮仙掌霞彩駕瑤鸞洞有還元籙人生拔宅翰三山來海上五嶽集江干真武何年宅玄都此際看深松排道出危磴擁嵐盤驟雨龍泉躍長風虎谷寒感時憐赤子浮世覓金丹幽贊功殊渥明禋禮自寬

天門剛咫尺謁帝詎云難

題羅石扇面

紈素皎明月挂在青琅玕晶瑩照心骨卷懷匿風翰應時祛酷吏九夏生涼寒昭昭羅石子含道平橋端樂歲苦擔石修髯翼巍冠誅茅葺漏室踏青擷佩蘭屋上陶潛松床頭顏氏簞虛舟遊廣海戰勝顏渥丹堆揮元規塵市價增蒲團願言保幽獨芳風溢旃檀

戊戌重九日起家

昔賢把菊日而我仍起家飛旆逆來厲驚飇衡遠沙寒景衝已逼聖恩殊未涯悽惻出門去孤負東籬花

其二
出門賢樂山賢者共樂此伊昔從先君詩酒翠微裏
白帽莪青天一盼空萬里今爲萬里遊促步紛塵滓
松筠翳輕烟莫菊渦崖汜無用勒移文行色覺有泚
其三
問齒踰六十從仕三十年東官漸畏壘風霜被秦滇
艱虞騁錫穴胼胝金陵煙頻哲還成垢髮縞寧復玄
如何未稅駕揮戈指虞淵
其四
負乘不可居竿濫焉足食屢疏乞病骸重負苦莫釋

鯨海染倭烽礦烟匝地熙旱魃與荒殣鄰虞深叵測
蹇蹇自王臣有道不與易況茲 寵命新豈容自超
逸叱馭當險歉黽勉酧家國回頭顧長松延盼崖前
柘矜重歲寒姿候我生顏色
陪祀朝日壇
霽色生蓬海靈霞瀉紫清蒼龍輿羲馭啓明抗前旌
東郊展禋典列辟薦芬馨扶桑揺京甸陽文歆
聖情煌煌五色曜晶晶天宇晴欲學負暄子持以獻
彤庭盤銘炯在御彩鳳將和鳴

至後集蔡弘甫見可齋分得鍾字
眞宰啓歲鑰吹葭應黃鍾閑闢酌玄醴道氣凝且冲
主人飫眞修彷彿遊玄同石渠激芳潤珠斗錯淵衷
葆光含粒黍吹萬引規中依隱豈玩世振藻騫長虹
促絃無逸響示樸匪良工應龍雨寰壤空洞諂神丁
醉酣見可齋共友人中龍見可烏烏可眞見自聡融
孔顏與禹稷彝軌無定蹤
壽李孟功先生六章有序
不佞令東莞時嘗謁先生于肇慶聆其教語心竊
忻賞旣而拮据於蒼洱鄖水之間益詳先生行實

自以爲步趨之所不及乃先生詣 詔獄謫戍海
濱寓內士紳靡不宛之而求所以拔之者在不佞
特惓惓焉而不敢盡令先生知也茲從淸漳登七
十壽矣雖猶然尺籍而鼎足斯文者自在先生豐
城人豐劍之出挺奇千古因借之以壽先生云
豐城有龍劍陶冶稱玄匠鑪錘聚二五芒寒斗牛上
應隨赤帝子紫電揮芒碭胡然脫圖室隱躍延津浪
其二
伊昔東官宰依光粵海濱春風連倒屣玉屑噉花新
如捧干將璞熠煜洞心神誰有不平事持以效君靦

其三

攬轡出滇雲使鉞臨鄖水後先瞻鴻樹靈劍走蛇虺

西緬蕩煙烽上庸茁蘭菭如何紛貝錦蒙難從羑里

其四

輿評皎白日天王自聖明精揆貫城曲桴疑滄海橫

遠振宣尼鐸聯翩會諸生文明而柔順罪已復逃名

其五

爐火鑠地骨海氣嘘天狠羽檄騰厲塞杼軸憐蒸蒼

艱難需才傑擯斥南滇旁寂寞撫長鋏終宵飲電光

其六

名教有眞樂修身卽善世片語撤羣蒙三尺掃霓霹

南極冠流火弧綵暎海溟祝年引大羅不騫還不替

願倚豐城劍天壤流光霽

丁祀明德先生祠和楊貞復四首

金陵敞天邑統天須眞人張皇羅夫子祖述以且親

講習麗廣澤蹬鑾融芳辰虛楹馨俎豆懿德諧蒸民

其二

仁孝烱帝則展步蕩平平駢拇解俗纓震古稱人賢

何物匪眞我忘人卽徹天入祠觀明德一息函千年

其三

粤從鰲溪遊砥志無懈歲驅車蒔崦嵫失道莽痗悔

遺廟肅心飾眞儒錫朋誨尚揮魯陽戈效犁慚作類

其四

剏祠依壁水寤語竅眞知四壁遺絲竹空庭蔭市槐

藹藹縫掖士森森瓊樹枝道南有楊子列座剖羣疑

題松竹梅贈鄧微君

蒼髯赤松子淸風孤竹君孤潔梅宛陵咸稱高世人

節苦常子立歲晩誰與儕橫橋一相値握手平生親

或爲虬龍躍長風鼓蒼鱗或爲鸞鳳翔九苞宜韶鈞

或爲鼎鼐重瓊瑰發先春氣味廩霜雪共老天地身

上苑多奇卉青紫競時新金商從西來飄忽成輕塵

惟我二三友標格絕羣倫盟心照氷玉大化任轉輪

哭鷲兒四首

鷲兒忽去我兒去我胡存矧茲衰白年莫招羈旅魂

桼門宿逵櫬夜臺無朝暾惟有滄浪水時爲起潺湲

其二

汝齡未齠齔汝器何岐嶷聽詩輒立解屬偶多奇億

笑語挺英姿戲弄操筆墨亢宗當在茲葢愆或不忒

天乎不弔遺重悲弔不德

其三

緊昔舉兒時落魄潞河滸喜見眷宇清頓釋風塵苦
茲來就爾父振弭日旁迕牽衣時問勞霍然輕寒暑
一時棄我去千載不再晤哀此一縷悲肝望望解簪組

其四

我生多險釁常與疢疾俱賴汝破苦顏珍重眂乘珠
胡然化異物貽我血淚枯案牘成徽纆琴書為茹荼
愁看臺上烏悲飛傷毀雛巧咲恍在眼夢寐如就余
音容既窅隔精靈知有無有情誰遣此寧愧東門吳

送賀文選道星覃　恩奉母歸平湖

皇圖崇　國本鴻典逹尊親函夏蒙錫類儒紳慨敦

倫賀子官天部曆　天拜寵殷誥捧　絲綸重光凝
日月新逵將慈壽駕歸酣丁澥春震澤連震海恩波
浩無垠

其二

潘輿出　帝里薰風擁朱輪鶴髮暎　紫誥鳳犐米
亡人亡者如可作相見情逾親餔糜待紅女詩書勗
後身茹荼蘘水蘗承暉曜芳春還過三遷里千秋好
結鄰

其三

賢母有令子天臺懸水鏡銓綜刻人羣心赤耿天性
有如韓康伯懿訓肅銓政將母勖顯揚表節貽善聖
衣錦為斑斕萱堂益葱蒨賀循稱儒宗能子眞孟姓

其四

嘉會做大夏發彩煥朱明家慶指於越　帝渥服揚
京傾葵吐赤衷靈烏送曉聲聲釋北山歎壽獻南山
觥吳雲近入望魏闕遠合情鼎鼎五湖月輝聯南極
精夾袋饒啓事夢卜佇昇平

題詹孝子卷

孝哉玉山子至性乃自然目未涉墳典心無慚古先
養志色殊婉昕夕依所天悲風撼地起大年化飛煙

一慟幾殞滅泣血垂三年堂前有古梅雪色何涓涓
瘦影學骨立茹荼冰蘗憐上有反哺烏悲鳴五更前
感此重欷歔淚下如綆泉南陔詎絕響蓼莪廢仍傳
珍重懷明德古道還新阡

庚子謁　陵夜宿昌平夢　先侍郎公

祗命謁　帝寢　聖孝欽盡倫弓劍儼千古俎豆凝
芳春齋祓愁郊署欹枕夢　先君道腴仍睟盎冠裳
寵渥新左右聆彝訓孔庭聽前身長鳳號古樹曉鷄
喧四憐起立對蒼昊空然萬里人懷哉西湖道曠矣
九曲濱雨露沾風草怵惕傷我神

性宇

人心炯太宇性性自郛廓片牖發天光萬象森一赫

聖賢躋閫奥允司元化鑰勗哉我丈夫邁往希眞樂

松柏同茂卷爲西華宗老題

伊昔從先子講業潛龍川結友西華氏曠若游古先

盤桓偕松柏笑傲凌風煙

其二

西華倚蒼昊蒼然留古色中有茹眞人被褐懷拱璧

試問柏與松誰是歲寒客

其三

停停西華松絶壁騰蒼龍矯矯松前柏柯鐵根如石

問年擬大椿八千成朝曛長材挺勁節幽壑哀徵君

其四

高松挺華蓋列栢森綉幰下有千歲苓上有青田鶴

葉苦飽雲腴子香隨鳥啄永結逍遥遊清風灑寥廓

讀罍耻卷志感

讀君罍耻卷知君罔極懷五鼎詎難致二人安在哉

臨餐不能御風木薦餘哀予耻亦君似對此肝肺摧

況軫渭陽慟舅氏隨烟埃有祿秩天廩無媒莢夜臺

哀哀啼夜烏翩翩風外迴願言矢不匱持此續南陔

益所爲曾子惟濟題

世人尚豪俠曾生何謙然總之求稗益故日終乾乾

我歸卧山中掉臂來躋攀晤我玄賓竅滄予龍虎丹

翩翩雙羽翰肯許同往還

董司寇文集卷之十四終

江右樂安董裕惟益父著

七言古詩

萬松歌 永平道中有萬松拔其松不止於萬萬其成數云

萬松之波萬萬松秀色連山萬壑同亭亭翠蓋薇白日挺挺直幹摩青穹小如蒼童初蓄髮大如不老虬髯翁皁枝懸幄綴零露高者標雲呼烈風斑斕鱗甲爭偃蹇赤水矯矯騰蛟龍冷然幽壑生靈籟約天幾部來笙鏞肖喬洶洶勢轉劇洪濤直擣馮夷宮蓐收司籥寒冥冬白露玄霜雪色重殺氣憑凌萎百卉爾

獨蒼翠留春容豈覩四時爲朝暮能與君子齊達窮縱然絲絲墮短髮亦如僧禿求眞容我來路出滇海中對爾怳在徂徠峯洞雲忽逅秦時雨庇我不忝大夫封中有鉅材宜登廊匠石不來翳蒙茸我欲採之貢九重大廈明堂稱棟隆萬牛回首一力雄有商負鼎周非熊山高海濶路不通培植空憐造化工青羊如可狙青牛宜此逢雲中偓佺子濟北黃石公我欲招爾來鴻濛與爾飫實顏還童顏還童蜉蝣天地相始終

贈姪時舉南歸

北風吹鴈白日黃送爾南歸隨鴈翔淚珠忽應驪歌落舉酒欲飲不盡觴我今行年四十九精華半蝕毛髮蒼傳經燕趙秋三月攬轡秦滇六月霜直許奔瀾廻砥柱那知衝轍怒螳蜋風塵頓覺朱顏苦伏櫪空憐志未降爾去強仕幾時許負笈來觀上國光星河謾遡西崑遠羽翮未就南溟長豪雋紛紛飄青紫落拓獨垂金錯囊且學何蕃辭璧水雙瞳炯炯懸高堂異鄉迸別情自苦骨肉分攜苦莫當念我失意滯京國安能插羽同飛颺溪邊修竹淇園古長松落落近柴桑實華千丈搖銀漢龍江萬頃浸慈璜四時花鳥

酣晴旭無數雲巒壓短墻十載勞勞成底事夢中三逕日就荒汝歸爲我葺茆屋乘時好製荷芰裳古來骯髒難諧俗便欲解組任清狂瀟灑步兵將無似嗚呼阿戎誰更強吾家庭除自蘭玉爾曹何乃爭二方乾坤浩浩適吾適速化豈必從南牀仰摘霧霞俯瑤草得錢入市呼高陽臺上千金虛白骨枕邊一覺熟黃粱汝姑去此莫惆悵歲晚風霜善自將冀雲楚水遙相望憐我相思寄入行

月塢歌 爲曾君賦

隱君神情殊疏越斧石沿泉延碧月香分沂水遡洙

源捐倒芙蓉鑑髭鬟玉繩斜引絳河流紫墟駘蕩耆
狗沒時邀仙姊浴澄盈萬斛玻璃浸寒骨熒熒珠珮
耀光輝半畝幻作金銀闕銅鋪潑刺覓羽問桂子扶
疎蛟蜃窟鷗鳧并入鏡中遊草樹葱蒨冰壺發上下
瞳矓渾太虛蕩滌滓穢空毫忽君才不歌塘上行君
出下賤瞿塘艅艎偏朝市風殊泰艱同谷鳥夢初醒
叔兵懸瓢迸潁山誰從京洛競蝸名簪纓但許滄浪
識心跡還同水月清虛塘欲募山吐月月色彝幽如
有情枕流漱石鰲之曲擎盃吸月長風生星河歷歷
浮几席杖屨忱在清虛廷玉兎丸藥勞相聽蹲蟾峰

虎從猙獰靈虬抱珠眠石角縞雪飛瓊炯在戾豈無
滂涵爭流變豈無朓朒乘虧盈達觀得意自忘象一
息居可濟千齡何來乘龍玉山客紺斧凝霜照京國
償重連城光陸離冰岳借之生顏色將從倚玉訪林
逅庄命焉夾擁皓魄澄澄魄浸林塘幽瀟空霽景浮
太白

松軒歌并序

游君惟貞號松軒樂之重義疎財而以節俠稱者也昔太史公進游俠而袁盎獨推季心郭解者以義高一時緩急足賴故也夫義者無爲而爲無難於千乘之蘗此深於道者能之何所望於持籌握算之士即名之爲義者而逐時轉化亦往往闕秦摅而競錐刀抑何以當節俠而節俠不如是也惟貞襟度磊磊不設城府比壯佐伯父治子母錢累家鉅萬詎匪持籌握算者埒歟邇君不數數然也獨能以義和利內外肅穆無間言嘗爲邑学記藏令長吳者清吏也君不難爲清代之者余貪人也余以賦斂君獨以不染見稱緊昔不佞煢煢在疚賴君之力振之于阨君又善孝

兼詹吳吾曾合川能不惜推佐吳吾棄諸孤君時給其家而以女妻其子侍御養貞嘗稱松軒氏不昔詹氏之婿有古烈士之風誠重之也伯如志人之丟而成人之美者未易更僕以數第恒嘗且不能容人人有過而斥不小貸故薦紳先生洞觀其衷者亟亟嘉奬而陰鷙求多者亦往往宗蕤巧詆而求所以中之然天植其性卒未嘗少變其素而以婞婀婿人斯古所稱節俠者與其以松名軒者乃其所自況也今君壽屆六十不佞越在邸陽

不獲引觴稱壽第遙望松軒炯在心目間也
因桊爲之歌歌曰
鰲頭慈稿千尺松摩空天矯鷹著龍亭亭繡蓋偃風
露詎數當年大夫封大夫封來今幾年秦灰漢時隨
飛烟蕣華煒煜無夕焰蒲柳蔫菸零秋先最是蒼松
含古色直擠冬春爲昕夕不隨紅紫鬪鉛華寧怯雪
霜變頭白風吼驟鞭海上鯨月濡遙聞子晉笙火輪
輾空百卉赭蕭森若在清虛庭清如茹芝入商顏勁
如嚙雪留陰山虬髯禿髮青牛老儼如紫氣臨潼關
流脂入土化白犬幻作江猪輕盧扁碣砢居然梁棟

材掄材尤須匠石眼游君愛松常避喧一軒寂閴當
松前紫翠函空落庭際濤聲挾雨墮雲邊自開三逕
招三益獨撫一株慫趁滌携家若住徂徠巔蔵久葉
實森可食時將玉粒飼饑氓詎誇紅腐增陳陳或攀
麈尾供談柄自咀前身是石麟問年只今周甲子枝
國杖朝從此始顏色如丹鬢未銀聆風猶可滌雙耳
君不見崔立之落魄時伴雙松題又不見陶弘景獨
愛松風遊化境山中宰相無除書繞軒種松樂有餘
白頭不作丁公夢拚將俠骨付屠蘇君挺千丈谿我
爲千尺絲因依借風好宛在鄖江滑臨江拾珮薦霞

卮祝君壽與喬松期

寶山高壽鄧兄愈泰

寶山高哉高柱天絕天墜地一十八萬里寶山高與
天相連鴻濛剖判今幾年嶟屼巉嶭直遡大撓之前
西通崑崙當天門萬馬蹴奔南斗邊上有不老之星
精下有不騫之寶山飛崖倒壁雙懸日月靈臂鰲趾
摩雲烟玄猿矯捷愁扳援中有三秀之草九苞之禽
煒煜斑斕時有憑虛御氣之客駕風鞭霆飛集其巔
其高也如此將軼玉笥藐匡阜而並驅爭先動卉幻
渺爲與神奇彼君子今壽考其宜君之降靈自山之

麓擷華漱芬苞金韞玉鍾海鶴之吟肩炯曙星之皎
目矯如千丈長松干層霄而直上俯臨崆峈脊靄之
深峪寶山高哉高柱天高不在山宛在君心之一掬
憶君遊壁水操翰如飛稱有斐思賡喜起叶韶鈞肯
襲陽阿諧俚耳趙瑟齊竽不見收收綸捲餌橫江涘
詠茅向茅宅闘塢遵杏塢業請蓉山庭戸臭東廓履
梯航洙泗從此始本仁陳義因天地瓊林寶樹羅堵
厄吏猶汗漫了無錯趾時寄聲詩葩豔旖旎爵然有
詞於永世年值杖朝神王不衰伏生傳經知有待渭
濱兆熊何有哉萬寶扃新鑰一線陽未回著松蒹竹

紫翠成堆霜華炤鶴髮弧綵暎霞盃忽有仙人騎白
鹿手捧金光燁燁蝦蟆丸云是寶華之精斗極之星
不詳甲子直踞丙丁而來君幸餐之壽與天極拉寶
山而崔嵬于今結屋江之隈岡陵而而錦屏開便邀
寶華來几席爲君寫作五岳圖金枝玉蕊當罇罍與
君千秋萬歲共徘徊

覽羣玉卷 壽鄧梧山

伊昔乘空挾大龍千峯秀出青芙蓉西望梧山紫翠
重茲臥溪堂覽羣玉瑤華瓊玖森可掬競照桑弧光
海屋羨君家世出南陽杖策披圖紆晝長矯如蒼梧

挺高岡應招彩鳳鳴朝陽載歌卷雅叶明良胡爲戢
羽在榆枋懷瑜握瑾堪自老比德如虹人共寶凭虛
開軒邀遠岑鑿渠遶砌環蒼昊松菊宛從栗里分魚
渠若借鴟夷造時開三徑邀朋好巾車每駕清溪早
問年適當杖國年流風振藻動羣賢鏘鏘萬玉鴻寶
篇一時奏響飛觴前我試攬之神爕然旋酌流霞臨
大川祝君梧山常不騫

張惠安邀賞牡丹歌

去年花繁春欲老今年春去花疑早花王本自殿春
華何事朱明被花惱驕陽如燬連去年邦畿千里無
芳草君豈有檄急催花將無桔槔斡玄造洛陽三月
到金臺畢父萬種來天寶出郭遙聞錦繡香入門金
紫簇霞觴淺白深紅爭嫵媚千叢萬朶凝芬芳扉欄
翠袖相倚泊清歌妙舞互低昂把酒將從花裏遊霓
裳金縷競綢繆內有娉婷嫩芳露疑是昭陽第一流
絳唇欲語借鶯舌玉箏捻紅暈月鈎又有當軒誑奇
艷獨擁菩蕾垂珠旒絳冠赤舄風前立皎如負扆臨
成周抑有茄芬依闌曲含英戢采珍殊修昨噓麗藻
天葩矗亭亭淸絕陶江州別有海棠開半落金谷園
圍錦成幙寇裳玉帛薦明堂九奏萬舞張六樂韶光

如海此偏多卽少姚黃亦不惡張君愛客兼愛花旋
綴黃英點珠箔移樽就花花笑迎酒色花光染廖廓
嗟予愛花偏愛君金盃玉斝酌花神明年花好似今
年莫訝嬌花羞老人君知此花來瓊島獨愛老人情
更親

金泉歌 壽儀鸞樂兄

金鰲遙從海上來化爲巨石枕雲隈上有靈泉吐石
罅飛空瞡地無纖埃縞欺疋練綠欺苔一泓萬片青
銅開蜿蜒東城遶西郭雉堞倒植馮夷幕象山塔影
鏡中懸龍岡虹彩波心落靈霞噴破靈烏作龍淵炯

向歐爐躍站砧臃臚鍛冰斂阿嬌婥約黃金星青蘋
初起搖林薄爍熠精光散穸殺忽走征雷掀地軸銀
山横奔海起陛須臾雲開雨亦宿鬚眉堪數纓堪濯
白鷗翔集錦鱗遊飛沉上下呈真樂中有神物眠石
角動噓甘澍彌寥廓雲根混混無盈涸直倒東溟訪
海若丈人原是釣鰲客自號金泉踞鰲石枕流漱齒
七十春雙瞳㬋懸鬢未白初擬居南振風翮誰知更
點龍門額蕊竹陰喚蔭世澤蓉山邈遞傳心畫五斗
湖邊三益開近溪溪頭溯道脉不涉迷津牽物役獨
酌金泉適所適金穴金埒久荒蕪貪泉盜泉不堪濡

酒泉城外黃金色有如此地金泉無丈人素封擁高
腴紫標黃榜猶欲如漆園吏愛濠梁魚河上公著河
上書丈人葆光自怡徜徜洗氣滓忘居諸松菊含芬
襲素袍星精耀彩絢桑弧玄芝之瑤寔照屠蘇獻奇爭
誇五岳圖擴菴道人胡為乎口歌淇澳心泗洙遡同
罔象覓玄珠

成山伯王鼎石督鎮 陪京其母陳太夫人壽
六十求所以壽之者為歌一章

金風寶月澄秋光南極芒寒照北堂倚南瞻北遙稱
觴母子各天一 帝鄉冰桃雪藕對瓊漿蒼虬玄鶴
翻霓裳珍賜頻繁出上方珠履蹁躚盡錦行擎樽壽
母母氏王帶礪河山歲月長王子宮錦麒麟章
命典禁兵江之陽蟠龍踞虎江逾壯還憶蕊闈綵繡
香前凭秦淮若春釀後湧天壍遙相將陟岵神疑往
拊萱憂未忘京國岐南北忠孝無滄桑看君忠孝結
剛腸壽山依屏翰千齡殊未央

縱泉 為游君惟樂賦

鑿破雲根分地脉一泓鰲浦寒生白往來今古靜相
推萬頃虛涵天一色不入黃河混濁流不載西湖歌
舞舟上連芙蓉下廬阜飛入滇渤乾坤浮著虬牧雨

眠石角白鷗時共錦鱗躍幽人得趣發天真一曲滄
浪入寥廓

董司寇文集卷之十五

董司寇文集卷之十六

江右樂安董裕惟益父著

五言律詩

同樂綱齋盧敬庭祁羅浮袁聚霞林定宇諸友

夏夜泛舟分得船字

遶天低海樹風曳逆潮船上客來雲水芳樽對浦煙
陽春誰和郢碣石共談天何處飛來鶴長鳴落酒邊

其二

披襟高士後解纜晚風前翠愛篁連水青知山入船
喜看詩有畫未厭酒如賢莫惜歸途晚城頭月正懸

其三

酒籌分改席錦纜繫長年捲幔魚雙擲移樽鷗獨眠
村喧迎佛鼓潭動採菱船已是同河朔風流誰更傳

其四

縱飲成長夜追懽可拚年扁舟近河漢看劍動星纏
命須祇何事風塵不駐顏西湖雲水濶同爾泛漁船

輓詹毅齋

君家元輩苑君自逸羣才萬里心猶在千金骨可埋
中庸天命說求益友生栽一讀還三嘆風前野水哀

入日寄少屏 時少屏有足疾

憶別稻花香相思菊蕋黃應嫌安石屐登下樂春堂
紫氣風中帽寶華天外觴詰朝須努力與爾共重陽

庚辰十月起家

為有四方志還為萬里行檢書焚諫草撫劍動星精
木落風稜勁天空霜氣清揮鞭出薊浦西北是神京

黃梅道中

野色動禪幢長風吹夕陣烟空江樹出山暝旅人稀
宿鴈銜沙起征帆帶月飛匡廬猶在望五老待來歸

雪行

瑞雪千山曉游塵萬里空虛無瀛海內盡入玉壺中

老樹繁花綴高梅粉蝶重不嫌寒刺骨覓句小橋東

河間道上

北塞無晝夜日午尚飛霜霧重千山失冰高萬槀僵
自信衷猶赤何妨鬢欲蒼驅車翻積玉咫尺入明光

東陵

爾家凭巨阜西眺隔崆峒日躍扶桑近雲移岱岳通
寧高安石卧誰勤勠平功獨有青門種看君五色同

聞鴈憶兄

南來天北鴈何日發瀟湘倘過蕉溪曲應覘荊樹芳
披雲情作字帶月憶分行顧假隨陽翼琴樽化日長

清明郊行

弱柳掛新烟輕霞散曙天鶯嬌歌互答花笑色爭妍

金穴焦雲骨壺瓢泣墓田芳郊滿榆莢安得變青錢

過石門

肯天擘翠壁一竇忽中開水學龍門鬬山疑劍閣來

崖深喧虎豹龍附隱雲雷欲和南征曲風高不易裁

伊闕

攬轡麥伊闕覩河思禹功飛厓閶闔起立穀尾閭通

珠躍泉生石雲搖棹入風却疑空洞底還有鐵龍宮

病夜

萬里倦行役秋深病未蘇風餐依海戍夜燭檢刑書

去國天將遠思家月共孤文園可消渴早晚乞微軀

橫橋爲鄧居士題

隴上高龐德陶巾用計然我尋千古事君似兩公賢

慫暝雲生榻江空月滿船題橋者誰子駟馬欲翩翩

武峯吟

立我鰲之上瞻彼鰲之陽一峯如健將赳赳捍殊疆

冰雪金花甲松筠楛楯郎丈人閑廟筭白髮紫芝香

送袁秘書使粵便道東莞歸省東莞予舊令處

君去東官郡余慚百里郎海濱自鄒魯畏壘愧庚桑

竹粉含潮濕荔丹帶雨香絃歌花下老爲語鬢成霜

東莞城門昔賢扁爲海濱鄒魯

山行

鳴鑣入脩谷山阻路疑窮側徑沿深澗開林見遠空

鄉心秋雨後旅食瘴烟中自覺頭堪白誰言使節雄

舟過海見日光滿海忻然賦之

晴旭絢雲彩精光入海流黿鼉銀作窟蛟蜃玉爲樓

碧月秋方滿丹爐火未收澄清今日事擊楫向邊州

通海道中

雲日散晴陰村煙出樹林山空秋色遠海淨寒光深

倦鳥風前翮驕驄塞外心臨岐正惆悵何處急清砧

立穀在通海口淮水處

此地亦滄海居然一尾閭波搖山欲動瀨注壑常虛

怪石參差起神工混闢餘更疑雲宿處別有應龍居

石門

鑿山通驛路攬轡向蠻天王者今無外帝臣誰更賢

風高對亦避霜浄菊逾鮮未返王陽駕還揮祖逖鞭

蔣甸道中遇雨

出郭山光遠披雲海色寒颯風作鳴雨入瀨壯飛湍

虛憶仙衣濕還驚客袂單炎氛在何許威勳惠文冠

聞鴈

見說隨陽鳥瀟湘峯外回乃同孤客影亦過萬山來心豈稻粱計聲兼節序哀鄉書無覓處爲爾一徘徊

馬龍遇雪

入夜風如箭凌晨雪作花炎氛祛鬼國殺氣盛龍沙色借霜毫甦光添海樹華衰生何在許冰蘗自成家

響水

飛流赴深壑萬玉起喧豗應谷添靈籟兼風走巨雷千山鳴雨合八月雪濤來似擊馮夷鼓淵淵佐客盃

洱海道中

海潤風威疾山空日色寒倦遊行故遠多病歲仍殘隔嶺疑天盡開雲見路難不知行役苦但向鏡中看

金滄道中

風林青礙日石瀨綠含苔鳥語隔山應梅花傍水開崖深晴帶雨泉響晝飛雷猿狖窺人影時時出樹來

玎瑠山行古木中

山高罕樵牧夾道倚青林繡幙千章合笙簧萬竅吟鵑梟寒日近猿掛宿雲深忽覩春花色偏傷歲暮心

玎瑠山九盤十七轉因憶隴中七盤嶺

昔年遊隴坂路繞七盤間華馬雲中道寶鷄天外關西南踰萬里黑白控諸蠻書共風霜遠能忘擁傳還

觀音山和心宇韻

鳴鑣凌曉發鳥道入雲盤石笋穿林隙苔鬚拂樹端洞泉飛暗響冰雪逗餘寒賸有青精飯難爲風外餐

同鄭憲副以貞鄭少參孜志楊僉憲士載遊青華洞三首

爲愛青華勝停驄秉燭遊青山藏島嶼白日到瀛洲雪乳飛虹亂雲霙擁柱流豈無丹籙在採討莫辭幽

其二

入洞驚奇絕深探景益奇火攜千獸動逕及半蓮垂

掃榻雲堪臥看詩日欲移天光臨石髓雲彩落金巵

其三

削璧無多路靈崖透隙天螭懸經匠石橋駕是誰鞭煮茗開丹灶飛觴散玉絃三年塵際客今日洞中僊

除夕

殘臘棲寒炬寒更候曉籌絳河飄客影畫角入邊愁戀闕心逾壯憂時鬢欲秋明朝稱萬壽天外謁宸旒

發昆明胡在竹公祖餞于栗里園

出郭驪歌擁涉園幽意生真成遊栗里不減對淵明

好鳥拔花亂脩篁逼酒清停盃看五柳烟雨若含情

其二

今日乘驄去還思竹馬年風霜樵艣斧春雨讓蒲鞭

杖屨驚花識風塵盃酒偏看君忘世味歸去就林泉

蔣中丞攜遊碧雲洞

空翠啣山落溪聲入洞幽山開嵩少古溪接武陵秋

茶兜圍蓮座芝田走玉虬中丞能載酒雲影散金甌

過盤江

萬里南中客乘驄復此過自矜霜節老不畏瘴烟多

赤霧連蛟室陰風撼鳥巢攜樽者誰子相與和勞歌

小樓成偶述

隙地起書樓金鰲溪上頭軒開珠斗動天闊錦雲流

塔影硯池水山光睥睨秋願攜孫與子猶讀仰前脩

挽曾半川先生

半川去已久鰲浦流芬芳膠庠推三老詩篇炯七襄

招魂空楚些傳業笑中郎執友誰先子晨星落大荒

丁亥復　命敵行

高雲還清影凱風送徵京惻惻別故里行行望

帝鄉捧日心徒赤憂時鬢欲蒼臨岐策老馬壯志若

爲降

雙塔寺後訪友懷周英甫

塔影烟中並槐陰雨後繁入門尋舊主揮麈失空言

廊廟青雲近風波白日昏倚空瞻雁字千里隔與門

沈鶴石年丈邀飲園亭

別墅　帝城西憑空望欲迷青天懸繡塔錦樹湧金

閨菊氣寒侵酒劍光夜吐霓翻疑京洛地別有武陵

谿

其二

大隱元朝市清時臥歲星灌園依白鶴對客說青萍

臺迥山明雪樽移月滿庭埋輪聲籍甚且莫賦沉冥

同符臺諸寅長遊張氏園亭因過雙塔寺訪寶

藏上人三首

蹔勝辟疆園秋陰生酒邊山形分島嶼樓勢類空煙

清挹蘭爲友閑疑吏是仙芳樽牽逸興移向梵雲前

其二

地擁青蓮宇人遊白社年談空僧出定引病客逃禪

花散風中雨松低象外天翛然空萬劫趺坐了真詮

其三

酒罷尋僧榻言歸更上樓日銜雙樹轉身共四天浮

爽籟西山入雲光北闕流西清多暇日白馬擬重遊

得報喜攜家至瀛海

靈鵲喧簷隙開關得遠音雙魚瀛海字匹馬薊門心雨雪冬虛劇泥途曉謾僕詰朝能就我春色落盃深

遊嚴華寺

古寺臨芳甸秋風駐客旌玉泉噓地肺石洞劈天丁雪液含雲結玄珠躍洛明已無簪紱念從此學無生

功德寺寺前有 行在所

紫禁橫金刹三車迓 六龍諸天嚴宿衛雙闕傾靈峯樹借昭陽色湖連大液淙嵩呼齊萬國慧海亦朝宗

慈摩訶菴園亭

秋净驚搖落祇園景未彫榴餘霜後錦柳曳酒邊絲爽籟飄清梵明霞賸夕曛偶逢支許輩懽賞欲忘歸

淮陰夜泊遇吳文臺北上

暝色籠淮樹津亭集客舟乍逢驚絕倒欲別且淹留盃影寒邀月龍光夜撼牛明朝分鷁首南北兩神州

陳侍御邀飲海春池亭

長風吹海月高宴海春池酒外煙初暝鏡中天倒垂檣橫樓閣迥樽傍斗杓移忽訝蒼龍尾靈霞散曙曦

同周英甫登燕子磯

攜我平生友登茲千尺磯松濤連蜃閣鮫室傍禪扉天闊鳥疑墮崖深雲未歸千尋窺鐵鎖天塹肅皇威

遊高座寺

香臺足幽賞帶雨亦來過雲色四天動秋聲萬竹多鳥下棲僧榻樽移拂女蘿蒲團趺坐久渾擬病維摩

其二

雲光逐雲散高座寄高臺雨暗簷花亂花遲法雨催長松籠繡塔細石雜瓌瑰暝色諸天合還顧白社盃

庚寅二月調北光祿憶去歲是月赴南勳之任

往返僕僕志感

昔南今又北兩及鳳臺春敢憚驅馳苦偏驚 簡命新渚花搖舊舸沙鳥識遊人自笑仍膠柱將無愧積薪

諸公出祖江滸率爾留別

江亭勞祖席去去惜離居詎不懷文酒其如畏 簡書春鶯求友劇官柳曳風疎冠蓋東門外令人愧二疏

吳夫自誠訪見羅先生于 詔獄節俠士也為賦一律

羨爾操奇節高誼薄霜雪賞鑑稱緇外就師禪被中
豐城開紫劍易水掛晴虹家溯臨川派二吳樹遠風

送侍御何中寰謫楚
執法元霄漢胡然出禁廬風塵迷七澤詞賦吊三
閭白筆霜猶勁丹衷日不加聖恩深漢帝前席未應
虛

秋日遊摩訶庵同陳如岡梅卓菴諸丈
秋風莽搖落秋色瘖僧堂翠滴松含籟紅飄葉醉霜
野煙分塔影籬菊助盃香好客憐支遁清琴引興長

秋夕馮內翰際明劉給舍濟滄王直指思泉張

計部鳴山諸友邀飲張氏園亭
綺席闢疆園張燈破夕昏繁絃疑絳帳執爵憶橋門
菊泛盃香滿天空星象繁娛予一日長論道更誰尊

榮壽卷
掛冠神武後樂志在林泉日著潛夫論時翻鴻寶篇
放歌白石爛獨採黃芽鮮莫慢嗟難老洪厓自列仙

舟行達均陽將謁太和
一水巧迴轉萬山紛送迎青蓮排棹出疊鏡盪峯明
崖應馮夷鼓波搖龍隼旌雲端見名嶽髣髴玉簫聲
肩與入紫霄

歘與雲林迥肩與石磴逝仙宮懸碧嶂閣道入丹霄
泉響千崖樹霞紆萬壑飈恍疑生羽翰緋節朝紫宸

虎耳訪不二上人
譚經傾虎耳不二定禪心小院函空翠深林出梵音
金輪參上乘蓮社結東林一飯分香積諸天月色深

世德流芳卷為陳前溪題
江州流慶遠長厚是遺金天地東南氣公孫先後心
長橋依郭渡壁水照儒林濟物功多少前溪千尺深

題徙菴書館
開徑紫香杏為堂瞰水湄池清堪洗硯山翠好題詩

引籟風生竹踏青春滿菑山前有桂樹浮客遠相期

閩城曉出滄波門二首
霜空清似洗寒日躍滄波陵樹藏雲古吳山倚堞
多傍天開闢覗匝地散江河臺上招儀鳳雝雝想太
和

其二
卜鼎依龍虎重城保障哉市廛豐鎬樹煙景鳳凰臺
六代寒潮落三山駕海來明時重設險邦土愧樗才

贈宗侄虛白還崇安
共出江都派承家愛爾賢大廷攻獨對繁露綴新篇

作客氷霜晩歸途梅柳鮮閩南是鴨海刷羽看垂天

人日

此日爲人日偕遊嗟此人俛仰環三極忸怩空一身
風塵催鬢髮忠孝負君親剩有揮戈志寸陰還自珍

其二

嗟此日爲人懷人憶所親朱弦斷流水棣萼隔芳春
對酒愴梅笑行歌共挪鞭忽聞邊海警涕淚欲沾巾

陳遠徵昆季邀飲寳林寺遠徵寻座師横厓公孫也同李如貞明府張餘川秀才二首

出郭蓬心遠幽偏得寳林攜樽問奇字揮麈下靈禽
僧飯羅山蕨松濤韻玉琴登臺延霽色空翠襲芳襟

其二

忽憶太邱古諸孫猶二方待沽雙拱璧愧我一荒庄
規矩李元禮風流張辟疆芳樽留夜色莫亦動星光

閱城遇雨有感和祝石林

聯旆重城曲玄雲四望周登埤凌駘蕩對酒塹綢繆
陰雨迷蒼嶼春流散綠疇捬來桴鼓急保障動先憂

戊戌三月十日道中

江上馳驅客前年甲子人自慚衰白盡猶弄　簡書
新淑問懷先哲勞生笑此身揮戈賈餘勇當不負君
親

巢許廟

巢許去已久古廟巢雲顛窓隱掛瓢樹巖飛洗耳泉
勳華堪擊壤富貴輕浮烟嗟我牽纓晃追扳倍惘然

書慈節卷

撫孤憐母慈不二貽婦節剛腸負均紉内則成懿轍
嗷嗷月中烏皚皚松問雪試問孀居心煢煢堪比埒

集朱汝脩脩竹館同李本寧分韻得衣字

移樽對脩竹薰吹沁絺衣客有湘江至標含淇水輝
牙籤環坐擁鸞珮引風飛試問此君子七賢今是非

署中齋宿

遥夜白雲司西郊觖望時太陰看入畢少女不乘箕
檢獄哀齊婦洗兵憐衛師求生還秉燭何以沃焦黎

脩竹館夜集送俞毅夫得雄字

盃酒此君同飛揚氣益雄矢結歲寒友長歌淇澳風
星河擎狄掌龍劍躍霜空塹釋春明去賢名簡　帝
衷

節婦卷爲連氏題

南國有名姝殉天誓不渝舞鸞偕鳳去化石入烟無
聲教汝濆古氷霜嵩少孤妻惻捐生志西山同餓夫

重陽前一日朱汝脩保御攜具見慰分得秋字二首

銀河澹素秋把臂拉天遊按劍㖞投璧橫槎欲犯牛侵盃含露菊笑客吐珠榴羽是登高日酣歌天盡頭

其二

自矢心如日還時覺易秋折肱憐失馬玩世任呼牛鳳急瀟湘羽菊邀彭澤甌紫茱簪白髮印挂醉鄉侯

飲朱汝脩保御紅梅初開分得欄字

小院幽香轉梅開傍曲欄披片揮倚醉朦雪不知寒數點爭春色雙枝佐客讙溪堂千樹雪把酒好誰看

送王大行使琉球　册封

帝德函天覆皇華指海東棧船迎日轂玉節約龍宮仙島凭鰲出宸樞望斗通京卿正虛佇歸報快天風

嚴慈遺範卷爲朱汝欽題

登壇欣共席展卷淚雙垂短短傳經月遙遙斷杵時毛留麟士節案憶孟光眉屺岵千餘里瞻依費夢思

董司寇文集卷之十六終

董司寇文集卷之十七

江右樂安董裕惟益父著

七言律詩

登華蓋峯二首

萬丈丹梯傍斗墟從來仙子好樓居登臺似對浮邱奕入洞猶懸晉代書虎嘯林風生壑瞑鶴歸海月映窻虛更依南斗聽宸極縹渺紅雲護紫廬

其二　補遺

欽欽肩輿傍險行仙人樓觀碧雲擎紫玄雨霽泉聲細玉露風斑鶴夢清萬壑金燈珠斗爛半天鐘鼓海

潮生凭軒忽有沖霄志羽客翩翩拂玉京

竹潭爲黃丈題

玻璃千頃萬頃玕空翠沉沉一色寒雪霽鯨宮搖玉珮煙銷寶鑑浴青鸞龍吟偏在流雲處客至懸知對水看叔度自來推雅量更標勁節挽狂瀾

秋前一日鄧意誠先生過訪同陳丈對酌月巾

海風吹月落金盃攜客同登江上臺歌動青蘋祛暑退露侵白苧報秋來撫鏢珠斗搖雙劍倚席銀河接上台忽睹爲章雲漢影四郊鴻鴈起深衷

遊大龍山

萬山深處擁高峯梵宇巍巍紫翠重飛瀑故懸千尺練幕雲遙隔數聲鍾西連漢隴開閩越東指滄溟接岱宗莫向寒秋說雄劒恐驚風雨起蛟龍

二月九日次灞河

急風挾雨淨塵氛恰有晴霞曳雁羣冰泮河橋初變柳山圍睥睨莽生雲　天威咫尺煙霄隔野色蒼茫驛騎分此夜鍾聲異長樂扁舟涼月夢中聞

入關

繡斧含霜六月秋入關寧羨棄繻遊天連二華開神臂地劃三門鎖濁流百二爭看雄赤縣五千何處覓

青牛直將水玉封函谷還引岐豐遡漢周

漢中懷古

漢江西上漢王城江上龍飛漢水清縞素執言三老重登壇獨拜一軍驚秋風高堰猶禾黍夜雨空營響甲兵遙指棧雲標赤幟恍疑此地亦咸京

出棧道逢總督董公會飲鳳翔水亭

棧出連雲雪正晴凌空節鉞自金城煙銷河隴來龍種風發岐周聽鳳鳴學遡天人推漢業勳傳強項愧家聲一尊水閣千山曉太白憑軒欲結盟

經桃源

千峯廻合翠微深欲訪仙源何處尋紅謝桃花春寂寞青留崖樹夏陰森幾家犬吠秦時雨萬壑雲埋晉樹林却笑漁郎真俗骨空憐失路到于今

東巡劉中丞沐黔國出餞留別

馬首南來又向東拚將宦跡學飛蓬中丞載酒臨初地上將歌鍾寄遠風豈有霜威清瘴海聊分虹彩照煙空蕭然日落江城晚獨對昆明野署封

南巡即事

九月南方濁霧濃南行日日愛西風河流忽向山根斷逕仄高從雲際通劍吐長虹驚伏蠱旗縈古樹出

飛熊獨憐骨力冰霜古一柱西南半壁雄

病起偶賦

起色初生氣未平倏然午夢到江城茅齋瞰水入林靜籬菊含霜照眼明欲覓丸珠游罔象便依丹竈學長生百年簪紱慚何補楚水吳山無限情

東巡寫懷

滇海秋深陰復晴淒清涼籟忽炎蒸蠻風帶雨時敲戶野樹屯雲晝滿城繡斧有霜山鬼哭青萍在匣斗墟明為憐南國饑氛緩遠借　天威一廓清

秋日同郃叅知元哲賀觀察幼殊登臨安郡樓

滇南秋色滿高樓癖雨蠻煙四望收入坐羣峯來席
上開簾片海挂城頭西成社鼓傳林壑南徼很煙咀
置郵今日籌邊公等在何如此地即中州

南巡得歐禎伯詩步原韻

攬轡橫行蒼碧間垂橐負弩走諸蠻南踰黑水臨蒼
洱北指黃河近玉關日射龍光搖片海風飄雨勢出
千山好携六詔追三輔莫道相如草檄還

山行

石磴千盤入翠微西風淅淅動征衣玄猿挂處峯疑
墮蒼兕鳴時水欲飛盡日旌旗縈洞壑深秋藤蔓曳

襜帷星軺不爲 君王出一棹湖山泛月歸

康脤遇陳恤寺一首

躍馬炎荒萬里同一天猶自各西東芳樽且寄煙嵐
外餘興猶牽霜月中劍剖獄間寒射斗輪埋都下愧
乘驄碧鷄唱徹滇雲曉馬首雙瞻天北鴻

臘月十九日

去年今日捧除書繡斧重頒出 禁廬未著惠文華
馬外先承湛露大官餘 天威咫尺登車遠使節勤
勞拜 命初荏苒瓜期今欲半澄清事業好誰如

洱西道中

星軺計日赴滇西片片嵐光亂馬蹄黑水蒼山搖朔
雪金龍銅虎掛雌霓蠻煙數島啣雲碧客路千峯瞰
日低漸喜風謠同郡國愁聞絕徼有征鼙

天生橋

葉榆西去接流沙天起津梁渡客槎故遣蒼龍浮巨
壑未誇烏鵲泛靈霞丹厓百丈懸華表碧浪千層散
雪花似與赤城同結構碧桃開處近仙家

發漾濞驛

客舍晨鷄疎雨收揮鞭還向海西頭蒼山雪色雲邊
落繡嶺嵐光天半浮溝水有人巢古洞飛梁帶鐵鎖

寒流天涯歲晚繁霜鬢覽勝還疑似壯遊

過繡嶺

山輿何似土灘船山勢崚嶒百丈牽佩建呂梁還到
海劍攢蜀道更升天巃嵸逈出雲林上書劍寒依河
漢邊此去浪滄逾絕域前身或恐是張騫

元日永昌祝 聖

曉鷄忽報五更春萬里瞻 天祝 聖人錦葰習來
猶郡國嵩呼聲起共尊親曙分玉珮蒼龍轉色借雲
霞彩鳳新更憶去年驄馬客 袞袍供奉自 楓宸

元日胡兵憲鄭少叅楊僉憲邀飲翠微樓

危樓東面受春風獻歲春前春已融日絢彩雲搖霽
雪山圍平野入遙空開樽柏葉凝寒綠倚檻桃花綴
小紅共指萬家煙樹合好乘陽氣贊　天工

元日登玉皇閣

巳向貞元稱萬壽更凌紫氣望三天紅雲獨捧閻浮
外絳節高臨閶闔邊靈籟遙從飄廣樂流霞泛酌
羣仙恍遊玉宇驂龍馭還憶承明謁　帝年

過浪滄江

浪滄如苔深不流矯矯飛梁橫赤虹鐵柱鏁雲標地
胥丹厓垂蔓挂天頭波搖洞壑千尋日亭頫焉夷萬

頃秋丞相祠堂懸樹杪令人百代憶興劉

浪滄江武侯祠（江出吐蕃西武侯南征建橋渡此標以鐵柱今見存）

鐵柱更踰銅柱遠滄江還借錦江清南人自屈天威
重西土誰高王佐名古廟長松含雨色驚濤飛瀑亂
風聲虹橋千丈丹梯下如控渡瀘五月兵

三塔寺同馬兵憲鄭少參楊僉憲二首

三塔遙看破紫氛萬松深處宿慈雲堦前玉砌蒼山
石臺上金書禮佛文倚檻新花迎日笑移樽靈鵲隔
林聞老僧未解觀風意入社猶同陶璵君

其二

人世誰探象外幽芳樽斜宇樂同遊花間黃鳥如留
客屋上青山爲點頭塔影靜移炎海日松声長帶化
城秋共傳此地爲靈鷲何用乘蘆問沃州

姚安閔武同鄭憲副以貞胡少參伯安登光明閣

細柳營前金甲散蘂珠宮抄玉樽開當軒遠岫披雲
出隔樹明湖透郭來白國入春堪濁酒青天何處更
高臺武侯祠廟連蒼翠醉倚層霄首重回

三月十日

側身天地未歸人犬馬今朝又一春十載風塵邊徼

遠半生蕉鹿鬢毛新謾將鏽斧行方國未罄丹衷荅
紫宸自古驪心降不得豪來猶自說空羣

監試中秋同徐方伯登明遠樓

天青露白月華流携手雲中第一樓簾捲玉河仙籟
湧盃浮桂魄廣寒秋著范昆海鵬風迅爽遠霜臺烏
夜遊䇿入中台倚南斗好收珍貝獻　宸旒

仲春與郭龔池張栢亭諸公集貢院南樓

把酒凭闌眺遠天南中霽色入韶年青池倒浸千峯
日弱柳晴搖萬井烟信美欲忘鄉國外風流且逐斗
山前更聞羽檄搖金齒擬築籌邊控百蠻

昆明留别諸父老瓜代發省父老子弟追送者數千人懇留軑以志不忘云謂非憲臣體郤之賦此

依依赤子擁行旌欲去還牽萬里情便禿節旄從臥
轍未應書璽急王程多袍何物將留别金馬臨風不
用名爲謝慇懃諸父老好宜 聖諭樂昇平

關索嶺

當年漢將此征蠻今日蠻山亦姓關雲閃朱旗連恕
曙峯噴晝戟倚空閑威傳華夏家聲在鼎失金刀國
步艱馬足有泉流萬古帶風時復咽空山山有馬跑泉

辰陽登舟

南中鳥道入雲縣盡日兼程髮欲華恰有雷聲送鳴
雨旋添江色遞浮槎山搖酒外千層碧櫓散鷗邊一
片霞忽過武陵問漁父津頭春老鳴桃花

三月十日舟中

鬢髮滄浪牙齒疎昔人斯語豈欺吾百年將半逢初
度四十無聞愧丈夫父子君臣關性命東西南北嘆
馳驅孤舟風雨龍陽遠悽惻當年拄紱孤

途次漫興

萬山峩峩石齒齒一水淼淼波鱗鱗匹馬空林憐濁
霧孤舟寒雨怯殘春海糟罢似東遊粤雲棧何如西

入秦辛苦半生成底事年來贏得鬢毛新

金山寺李侍御宴集

地湧金鰲天塹孤俯窺滄海控江湖波呑日月淘今
古風擁帆檣遞有無倚檻五雲高 帝闕開樽片雨
失蓬壺振衣已在三山外況是登龍傍紫樞

歲暮往山田脩祖墳時奉使南還

邱隴年來宿草深天涯遊子歲時心 君恩不淺扮
榆近歲晚寧辭霜雪侵野水含風悽縞日石林帶雨
泣寒禽譏標華表千年影何日還聞跨鶴吟

除夕喜家兄省巻至

十載支離空一身故園今夕未全貧吹塤伯氏遙憐
汝泛栢深樽恰近人雪駐梅稍留去臘星催曉箭報
回春莫將華髮驚遲暮明日東風棣蕚新

早春樸居諛興和詹丈

遷客歸來懶出門小樓徙倚自朝昏暖回谷鳥知春
早謫滯皇華戀 主恩傍架喜懸三萬軸焚香時讀
五千言中郎只尺原同調白雪朱絃好細論

八月往西湖脩 先御史墳

雪霽雲皐白日寒西湖遙指水雲端松濤萬壑驅班
馬石磴千盤急怒湍入日中原陰氣積夜臺終古蔓

醒難東西南北心猶在一片磨崖掩淚看

西湖舟次阻雨

十年空望白雲深涷雨連宵更不禁氷壓斷厓驚宿艇風迴急霰響寒林九天日月雙龍　詔三鼎涓埃寸艸心儘讀蓼莪天亦泣慈烏悽惻送晨音

思古

萬里長風渴巨川回看剖判幾何年獨憐赤子滿腔裏猶是先天未畫前不逐陽阿諧俚耳遙從邱索覓真詮翛然一枕羲皇上五柳先生誰後先

挽龍門鄧先生雙源

龍門仙子乘飛烟龍門水逝不復還雲山久謝登高展風竹加吟招隱篇自寫寒梅傳瘦骨誰題彩筆問青天只今梓里論耆宿愴惻山陽聞笛年

平沙爲梅川巖處士題

梅川川上漫平沙沙上有桐江處士家自愛忘機邀白鳥肯緣新築羨黃麻月凉古渡銀爲渚春暖平津錦作花欸乃數聲煙樹外一天霽色落蒹葭

舟泊安慶詹督學邀飲因縱觀所作及所試卷偶賦

滌水湯湯去馬愁那堪風雨逗行舟江關忽枉如龍駒孟酒還登數月樓文換西京霜筆勁材收南國玉壺秋看君陶冶真立匠媿我談經古冀州

渡瀛海橋喜徐尚寶初議有成

長堤懸束濟沱流忽有青天駕赤虬鳳泮蛟水無躍馬社連地軸吠沉牛問津自昔愁鞭石横海于今快用舫人事天工應有待徐卿元是濟川舟

謝司封胡駕部招飲各贈有詩和復

落魄風塵一腐儒壯遊寧羨入關符十年王事巾中雪萬里秋懷月下烏把臂中原回白眼看花紫陌咲玄都謝公雅望推江左樽酒還同臥舊壚

右和謝司封

滿座長風颭酒生談鋒無用保壘城中臺忽墮霓裳影别墅旋飛白雪聲此日姚崇膺妙選清宵庾亮故多情金臺碣石當年事肯把芳樽負月明

右和胡駕部

奉　命視學北畿出都校士

霜飛繡斧出長安三輔英才攬轡看霧捲西山龍豹變風生北海看鵬摶春回璧水榮桃李律叶天球引鳳鸞猶憶留良臨冀野好收龍種薦和鸞

壽黃金吾七十

全吾家在鳳山前中第新開尺五天蘘隱豹韜黃石老仗分龍蜒錦衣鮮城頭水浸銀河月星裏山邀紫府仙甲子于今垂絳縣芳樽誰負太平年

秋夕謝司封宅賦答

城頭暝色滿西山恰有秋光澹九寰桂影入樽淸可掬龍文遶闕近堪扳七襄喜借天孫錦四座同歌雜子班不惜金盃依水鏡恍疑身在玉壺間

九日送黃水部分署杭州

搖落燕山客夢驚偶逢佳節送君行風欹衰柳不堪折酒泛寒花猶自淸彩鷁南飛隨鴈影黃河東盡入江聲武林到日梅應發水部能無江閣情

獨坐

酒罷中原寄自哀寒宵孤月共徘徊東西杼軸連檣急南北烽烟帶鴈來天倒黃河沉壁馬年侵白骨亂蒿萊撫時不少君山淚咄咄空慚弘濟材

守歲

燕山除夜好誰親燈火猜熒對病身氷雪十年應識我竹松三徑待歸人坐傾栢葉凍全減起看春星歲華新忽報天鷄開閶闔還持　萬壽獻楓宸

除夕憶家

去歲今宵兄及弟燈前笑語共兒孫今年瘦影憐孤客獻歲明朝坐夕昏壯志未降悲驥櫪鄉心如翰到鴒原遙知少長溪堂宴念我能無到薊門

對雪柬謝司封

昨夜烟銷貝闕寒今晨高雪滿長安風飄素影欺霜鬢日漾瑶華蘸露盤濁酒未堪凭几臥陳編聊復倚檐看君家玉樹青春麗咫尺猶憐乘興難

元日早朝和韻

萬家爆竹五更雷帝里春從隔歲回雲氣吐華雙闕迥御香飛靄六龍來條風應節飄仙管嵩嶽傳呼徹玉臺喜見貞元開泰運願歌天保佐天盃

元日早朝和謝司封二首

春王獻歲屬春前六合春歸萬壽筵炬列火城趨二入貢來瑤篔說三千蒼龍氣轉雲霞曙閶闔晴開彙締連謬綴鵷班同虎拜忻隨草樹入韶年

其二

晴旭含曦動赭袍兩階萬舞叶雲璈龍蛇影逐千官舞劍珮聲傳三殿高太液風柔將變柳上林雪霽欲舒桃陽春忽送仙郎調誰羨椒花獻玉醪

送謝曰可南歸 曰可司封弟也

上林春曉散春鶯誰分春郊送友生暖綴黃金垂柳
色寒樓白玉聽歌聲倦遊歲月憐三徑作賦才名出
二京此地别君期不遠東風躍馬入承明

送吳别駕倅永平

薊門東望指遼西别駕朝回路不迷凍雪未消春尚
淺彩雲猶在日初低天連碣石開滕海神擁金山控
馬蹄把酒臨岐何所贈清風千古挹夷齊

謝曰可以詩見贈和荅二首

支離十載笑秦滇突兀黃金虛築燕自分一鳴應見
斥可能四牡更于宣傳經心事齊門外玩世形骸金

馬前彩筆忽傳開點鬢絳霞珠斗湧長川

其二

北指盧龍南指滇昆明碣石隔雲燕獨憐寶樹君家
迥取次黃麻帝里宣賦就署連金馬側樽開龍合斗
牛邊却憐落魄成樗散擬倒東菑就輞川

和謝司封遊摩訶菴二首

象外何來天下奇高軒適與梵雲期炎天忽破閻浮
夢濁酒還賡絕妙詞風入祇園花作雨人依珠樹玉
連枝倦遊最有文園客欲覓三車興未遲

其二

西山雨霽暑全收座擁金仙色相幽玉軫調翻銀海
雪紫霞盃映寶珠榴清分水鏡蓮花淨影散風幡貝
葉秋何日東林還結社相攜長笑虎溪頭

戊子秋謁　陵時　聖駕將閱壽宮

京雨初收馳道平九　陵瑞靄拂天京　神遊千古
衣冠在　聖孝深秋霜露驚雲氣尚凝龍鳳彩松濤
時湧羽霓聲更依象緯開　行殿擬借　鑾輿閱
寶城

九龍池上有梓澤亭蓋　聖駕遊幸之所

一泓人說九龍遊龍起泉香深不流玉砌丹楹涵寶

鏡錦鱗碧荇借　宸旒虛岩積翠常疑雨古樹含風
故耐秋欲探驪珠驅霹靂遍分甘澤沃神州

碧雲寺同孫立峯朱可泉二君子

聯綺西來訪碧雲碧雲錦樹共繽紛山圍蘭若登臺
盡泉吐龍湫繞砌分葉響寒林兼雨墮鐘敲別院帶
風聞談空入夜天花亂攜取金仙出世氛

登香山寺來青軒

香山路轉碧雲邊坐擁來青控梵天　陵樹霏微空
翠外塞鴻斷續曉霜前觀魚讀憶降龍偈把酒還同
入社年指點西湖襟帶下共遊彼岸酌霧泉

登寧安閣

西山如黛左竣盃攜手還登百尺臺綿繡萬家烟樹合芙蓉千嶂夕陽開天清斥堠龍沙遠風潤壘雲鶩嶺來醉倚彌天收八極鬱葱佳氣繞蓬萊

和詹舒山

倦遊歸客日凭闌轉覺冥鴻天路寬溪帶林田留雨色山圖桑戶颯春寒何來青桂淮南什愧着銀臺杜後冠便欲與君商市隱鬱林深處好盤桓

答詹平山

丹心本自托朝陽擬借餘光照北堂不謂忘憂成大

慟徒令髮短寸心長篋中奏草青雲遠燈下砧聲白露涼若問陶公歸去事門前種柳欲成行

雙源伯登樓有懷先君和韻

茹慟歸來伯倚樓偶隨杖屨一舒眸忽看風木悲三鼎安得籃輿起十洲山瞋遊雲歸洞口鳥啼穿月落津頭吾翁意氣應猶若輪却清溪白髮鷗

喜雙源伯過訪

溪上寒雲秋正深君來溪館散秋陰峥嶸北海樽前色慷慨高樓笛裏心幾日彩虹搖草樹有時白帽出雲林臨流未可輕相別自古朱絃重賞音

九日同雙源伯小酌和韻

檻外江風走白沙更吹江雨入陶家不隨司馬無歡涓生共王弘有泛花北去冀雲連海動南飛胡鴈入煙斜對君强把茱萸插慚負年來鬢欲華

中秋對月酬鄧愈泰府鄧先子

徙倚虛亭對月明海天秋色盪幽情光添華髮壯心動寒入綈衣病骨驚何日明珠還合浦終宵龍劍鎖豐城故人不少沾衣淚況讀瑤華倍更清

玉嶺竹館和永巖何宗師

玉嶺蒼蒼修竹林風來萬壑助蕭森喜無俗態侵行

袂故作寒聲動客心遶檻龍吟淇水調倚簾鳳影漢湘陰忽思有斐人千里飛盡嵐煙出遠岑

廬州飲和齋葉使君

清世誰憐行路難一尊千里此追懽綈袍未厭風塵色七首還將意氣看神雀下庭淮浦晚驊騮在戶朔雲寒便攜金斗從君酌取醉何辭夜出關

定遠道中

天籠四野楚雲低一望陰陂道欲迷垓下美人無鳳草滁園傲吏有荒谿風吹野水疎林外鴈落斜陽片雨西忽指濠梁　龍起處令人千古仰雲霓

濠梁

中都佳氣鬱葱葱 聖作貞符五百逢鼎卜鎬豐遷過曆雲歸芒碭自成龍風塵一劍乾坤闢湯沐千家雨露濃隔水笙簧松際落猶疑臺上起歌風

袞州雪行

四野彤雲濕不飛六花片片點征衣岱宗忽借銀臺色魯甸遙連玉樹輝寒氣逼人思酒盞清光入夜憶書幃此行不是山陰棹乘興真同訪戴違

其二

一望平田萬玉生蟠華積素照心晶自無甘露和飡

粒豈有緇塵拂去旌千古梁園留霽色幾人郢曲和歌聲明光咫尺猶天上可似清虛月殿行

其三

高雪崔嵬驛舍低出門蹈雪半成蹊千山已絕孤禽影一徑還翻萬馬蹄自笑風塵生皓髮願持精白獻金閨攷陽昔是逃賢地應有高人臥掩扉

滹沱冰渡

滹沱東合曳浮桴百丈橫開四達衢坐壓鯨宮連玉宇飛衝瀛海入蓬壺賣刀勞來思良牧麥飯君臣起壯圖今日胼平冰可渡喜瞻雲彩近 宸都

守耕為宗任高用題

吾家簪笏是箕裘爾獨躬耕向隴頭自愛農談芸粟里誰將國事問南州一犁雨足山光潤百甕床頭蔗景秋白髮清時甘食力有莘何事幣書求

壽荆山曹東灌六十

荆山有美人如玉處世還高出世倩自愛什藏辭拔劍肯從三刖賈連城春留草樹巾車達日照圖書夢寐清海屋記籌剛六十飛觴遙夜引長庚

道出金斗遇同年傅慎所姚心亭二柱史飲湖心包孝肅公祠二首

相逢競指鬢毛新喜劇還悲隔世人歧扆十年皆海戍節旄萬里亂風塵彈冠色借濠梁月擊楫聲高泥水春一咲樽前天欲曉河清千古若為隣

其二

一樽意氣水雲邊稍似當時逼籍年共著鐵冠誰補袞濫騎驄馬讓先鞭層霄光動雙龍合明日秋將一葉傳綺席紅亭留皓魄不妨倚玉太微前

勁軒為雷夬題

高軒名勁夫何加戶牖盤盂炯共書擬向二門廻砥柱肯將七尺學籧篨雪晴黛色松橫壑歲晚寒聲竹

我渠抹唉脂韋長樂老一身五季歸華袴

家兄省菴過金陵署中頗極相好至誼于其歸也殊難爲别因賦二律聊見鄙情

空齋秋淨忽春回伯氏吹塤向鳳臺雲染江光連紫鴈桂飄月影落金盃閑昇高座留僧偈賦就凌雲讓異才一夕歸心横楚水獨瞻彩鷁重徘徊

其二

幾看鴈陣嘆孤飛夜夜江干夢不違千里喜同光瀰漏扁舟愁問故山薇風塵愧我遊將倦道義如兄戰已肥歸到溪邊梅正發便催五椰待初衣

七夕雨同蔡薛二太史朱保御歙温宫保分得生字

金掌煙銷灝氣生芳樽擬共鵲橋傾距知月姊私天巧故撤雲衣滿太清北望　圜陵留雨色南飛礦焰帶秋聲倚樓不數穿鍼計抜駕霧槎問　玉京

送米明府仲詔復任銅梁

羨君製錦錦江濱錦錯江山氣象新自矢民岩昭帝鑒還將天澤沃蒼珉雲開劒閣天爲侶風入銅梁吏是神自昔三公多茂宰旋看赤舄上楓宸

送潘光祿于明致政歸嶺南

清秋潘鬢未垂緌賦就西京光陸離依隱故違金馬署歸來寧負鶴猿期三門風積鵬將奮五嶺春酣花獻奇試拉羅延遠矚蹟江門風月可同誰

六峯爲游君昇漢題

天削飛岑鰲浦上眼前岑嵂見陰疑雲浮翠螯銀屏合雪點蒼厓玉笋奇巫峽平分秋氣爽匡廬添勝曉晴輝主人舊是商山侶笑向東風覓紫芝

董司寇文集卷之十七終

董司寇文集卷之十八

江右樂安董裕惟益父著

七言律詩

送滕越陳守歸嶺南

十年出牧向邊州萬里孤城羽檄秋保障苦心紆廟畧甲兵破膽屈夷酋時平文墨堪羅綱 詔許生還荷 冕旒歸去嶺梅同寂寞芳風遶樹海西頭

東莞王生獻謨以詩見寄和荅

嶺海燕山憶故知花間講業結心期十年鴻漸翻沉陸千里皇華嘆委蛇折簡綈袍飛白雪登壇詞賦閃

朱旗酒酣擊筑堪都市遲爾看花出鳳池

同尚寶諸寅丈呂宅看菊

攜樽結駟就寒芳千樹繁花匝滿堂淺白嬌紅偏媚酒披金曳玉故凌霜避炎似學西清彥吐艷還深老圃裝三逕秋高憐寂寞朓市何日遞柴桑

遊地藏菴唐尚寶攜打喇酥共酌

初地幽偏枕水涯江南麗景到京華青天倒浸閶門柳玉露寒滋彭澤花閑擊木魚醒鹿夢欲乘蘆葉當仙槎時清不作蓴鱸想攜取胡酥醉晚霞

對雪憶鵾兒攜家未至

朔風烈烈雪漫漫念我攜家行路難幾日廢書驚卯尸連宵聽雨怯征鞍天低冀野愁雲濕歲晏燕山白日寒辛苦計程應歷盡燈前濁酒待承懽

和唐尚寶見慰之作

松姿不受歲寒侵俚耳寧諳太古音南北風塵雙雪鬢後先憂樂百年心燕臺虛憶金求骨碣石高談天引襟不是西清憐臭味江東歸去覓雲林

淸明河上時赴任南都

河上淸明柳欲青扁舟的的近滄溟身如海逝圖南翼心是天迴拱北星雨露春深悲宿艸衣冠江上隔

新亭孤雲漫倚懸雙目遶羨歸鴻入紫冥

舟中晚眺

日落平湖一望平木蘭舟借晚風輕波搖檣影千虹躍天倒霞光片錦明鷗鳥近人尋舊約漁歌傍酒長幽情蒼茫遶色淮南暮苦憶山中桂樹生

初抵留勲得别駕曾佰遜詩時佰遜有嘉興海塘之役因復訊之

鳳臺花發語鶯時艤棹誰傳伐木詩江上霞標移越嶠天涯艸色動春池積薪自識留勲苦鞭石應嫌障海遲爲問玄圭告成日銀山應讓奏功奇

初秋偕湯祠部曾孝廉集木末亭遂登雨花臺

秋日長干霽雨初一樽攜訪梵王居亭懸木末雲生砌客到山門風曳裾隔院鍾聲驚鶴夢過牆江色瞰林虛爲從支許探玄理轉覺彌天化日舒

其二

遐勝邀驩未擬回移樽還上雨花臺虛庭積翠脩篁合爍地遙光落照迴雲起鍾陵成五色煙開鳳闕倚三台時淸不數新亭集笑挽長江佐客盃

送曾人倩由閩歸嶺南

樽酒喜逢名下士驪歌愁動客中筵談分麈尾青蓮

宇音賞奚囊白雪篇劍倚閩天隨鴈遠梅開嶺樹及春先畫收奇勝歸文藻五色行看奏日邊

遊靈谷寺同艾符卿黃侍御孫山人

紺殿陰陰夏日長鍾陵佳氣鬱蒼蒼松風夾路笙簧合花雨侵盃薝蔔香誰搆無梁懸慧日獨凭飛塔頫天莊探奇擬展丹青目荒蘚頹垣半渺茫

其二

暮雲共倚自天明象外都忘身外名曲水留人還泛觴琵琶拍地欲飛聲橋陵霽雨籠光歇珠樹含風鶴夢清就賞不知歸路晚諸天羅月濟臺城

遊弘濟寺

雨歇長干野色深紅亭綠酒大江潯登臺雲曳天邊月入寺燈傳象外心日落煙霞籠石壁波空魚鳥動珠林回瞻佳氣成龍蟠江左龍興自古今

趙太史靈洞山房二首

誰搆精廬石與居天留太史貯圖書壑藏窈窕驂三洞堂倚昭回御六虛雲護玉虬飛雪液池邀月姊浴瓊琚三山忽擁靈鰲起紫氣遙看入紫墟

其二

歸去山中不厭深却從天上憶山林霞標猶絢傳臚

彩霓碉長含濟旱霖靜後丹經函石壁夢中蘿月傍朝簪至人轍跡原無定不見商岩渭水陰

三月十日淸河舟中

百年此日是淸河欲俟河淸歲幾何抗疏功名天上杏閒居風月夢中多驚飈倒海鸂鶒雪寒日孤舟照鬢皤莫以調官仍負鼎側身天地一揮戈

雙槐篇和吳比部

白雲秋署淸可憐一榻雙槐尺五天色借金莖常競秀影連桂魄不孤懸垂堂若應三公宅聽法真參不二禪落盡黃花開馬足剩翻白雪入朱絃

九日同陳如岡趙卓菴朱訒齋諸寅丈登觀象臺集梁氏園亭

自公暇勝　帝城隅光祿勳卿漢大夫臺上振衣干象緯酒邊欹帽插茱萸雲依絳闕龍成采鵬徙滄溟天是衢極目烽煙連九塞欲鳴長劍出伊吾

其二

把酒馮虛四望開頹窺天邑倚星台百年勝事還吾黨何處登高更此臺鴈叟寒聲辭朔漠山啣空翠接蓬萊柴桑遙指晴嵐外虛憶籬邊送酒來

其三

斜日層城壘樹陰移樽解帶共登臨風高不落冠仍欹露下初開菊似金隔水絃歌催酒盞步檐星斗映朋簪往來欲擬梁園賦對月還飛白雪音

海沙陳公如岡年丈叔也秋係臺中身遊事外蓋逸民者流壽届八十小子心賞而樂賦之

清世胡然東海濱逍遙元是古遺民挤將豸繡游彼鶴寧引慈璜上釣綸秋入淮南青桂吐湖連京口白鷗親風流小阮誰堪並遙採陽阿頌大椿

送葛尚寶奉使豫南便道歸省

曙天纖月曉霞輕節使乘秋出　帝京執法登高臟

獨坐名家聲籍譲西清梁園雪霽邀詞賦少室花明引旆旌還指白雲親舍近便移書繡海東行

送鄭職方轉餉薊遼便道歸省和韻

鳴笳擁傳薊門遊回指卿雲天際浮已控盧龍分內帑還看貫竹是南州青連海甸邊烽曙紅隱山樓驛樹秋樞府只今多羽檄運籌虛左莫淹留

送曾符卿閱邊大同

箭傳青海九邊驚　帝遣籌邊衣繡行劍倚鴈山鄉月迥霜清龍塞虜塵清年來款市還金帛此去穹廬識姓名試問雲中誰二李共標玄岳作長城

同孟符臺張光祿雪夜集李臨淮惟寅宅

春雪蕭蕭欲暮天春宵幕府敞高筵六花亂為平胡陣半夜寒驚入蔡年人謂將軍饒揖客我就從事漫稱賢盃中忽墮南端月醉踏瓊瑤深處還

春日同年于應城伯宅會會者十九人用見洛丈韻四首

長安花發語鶯時憶共看花幾合離四海萍蹤剛促膝十年梁月見光儀悲歌調入猗蘭操徙倚光聯瓊樹枝高論未酣盃正劇旋徵世講入新詩

其二

雲晴風歎不驚埃花外高軒雨後來濁酒似傳瓊茲
露讙聲恰听禹門雷謾揮玉塵供談柄欲挽銀河佐
客盃月色可邀星彩合不妨白月向西頹
其三
笑倩銀蟾入綺筵更燒寶炬吐青煙惠連並列誰爲
主李郭同登人是仙共許彈冠恢上理肯從伏櫪憐
餘年金壺莫謾催更箭正有塤篪叶舜絃
其四
四百人中十九人秖緣離析轉相親舟楫渤澥憐三
老龍合延津蛻六塵式好古稱兄及弟濟時今見岳

生申一樽共訂千秋約元凱中天好結隣
送徐符卿奉使中州
西清文彩羨徐卿旌節翩翩下玉京入鄴舊傳公幹
賦遊梁今重長卿名春留少室三花麗天倒吳松五
兩輕四牡自閑鱸自美須知世業出玄成
贈劉計部歸省
明光起草羨才名誰似三公一日情去拉春風開柳
陌遠依親舍出天京水生桐柏江魚入雲接嵩山使
節輕試上臥龍岡上望爲霖端合起蒼生
送詹吏部起圖還留都
吏部才名南斗邊一時三絕兩京傳精懸玉鏡空寒
水氣厭金陵塹遠天酒盡驪駒迷驛樹鴈隨寶劍破
江煙囊中秀州金光滿贈我應留鴻寶篇
羅止菴訪兒羅先生于　詔獄歸豐城賦爲此
贈
誰於豐獄辨龍光高誼今稱羅豫章爲討先天從羑
里寧誇子墨羨長楊三江忽動扁舟興五夜同傾擊
筑觴歸到劍江還北望天邊貫索已開祥
周觀察赴任關中攜二尊人遺像與俱賦以爲
贈

千里干城楚上珍擁旄持節更攜親獨憐風木虛三
鼎時訪丹青泣二人寶劍夜騰關外紫斑衣常繞夢
中春深秋開府臨榆塞應掃龍庭靖虜塵
送吳比部出守嘉興
樽酒千門雪色開送君五馬出金臺東南檇李雄周
甸治行吳公自漢才潮湧銀山搖郡閣霞標丹嶠引
仙盃懸知臥閣閑清晝鈴字能忘白鴈裁
九日同王比部登通明閣小酌別院
乘興攜登象外臺別尋方丈進餘盃青垂薝蔔藤稍
蜜香泛碧提菊蕋開栗里漫虛高士興龍山驚見逸

羣才移樽落日西山紫萬里烽煙帶鴈來

壽晉今吾七十

家是平陽佐命功三千太一五雲中促裝業在虛蕭相逝舍風高自蓋公花樹繞簷春似海龍泉在匣氣成虹麗天尺五懸弧綵談客還從醉裏過

承天謁　陵一首

萬松深處闕　龍宮龍氣成虹紫翠重天作石城延輔座雨籠繡柏泣髯弓厲山今古雙炎帝郢水枌榆一沛豐時傍陽春歌聖蹟滔滔江漢起雄風

過七里岡

叱馭懸登萬仞巔三藩指顧節旄前地蟠江漢遙通海山引黔巫欲到天絶壑鳴騶驚虎豹憑空倚劍破烽煙迴看峴首連郢水倍憶羊公坐鎮年

閱武柳營

郢臺春色擁高旌漢將新開細柳營風引纛旄龍虎鬭陣傳魚麗鬼神驚彎弧競奏穿陽技出塞堪懸勒石名謾說軍中曾按蹕且看漢上有長城

閱罷遇雪

鍾鼓填填散海濤蕭然寒雪徧林臯三軍忽變新城縞六出奇呈曲逆韜色映旌旄飯海曙光生壁壘玉臺高爲占大有三農喜坐看潢池解佩刀

春雪樓和王元美先生壁間韻

春雪樓頭欲雪天萬山迴望一蒼然雲封錫穴芙蓉濕風颯霜臺旌旆懸檻外疊波搖睥睨樽前清嘯破烽煙千秋彩筆梁園並欲和慚無郢上篇

癸巳三月十日

桑蓬又是劬勞日節鉞新叨寵渥年詎有雄風開七澤慚無寸草報重泉天低江漢纓堪濯星倚衡嵩劍可懸俛仰乾坤今古並揮戈還欲洗虞淵

迎春和裴中丞韻

中臺弭節自先春獻歲迎春春政新風引蒼龍遙對酒庭翻綵勝故親人慚看旌吹同雲物坐擁樽罍稱甲兵猶憶去年雙闕迥椒花頌罷　賜廷臣

郢臺牡丹和裴中丞二首

自昔烏臺雪作花誰從姚魏競豪奢𢷎來國色依冰玉不遣霜威颯絳霞香入豸袍風自遠光分熊旆日爭華陽春有脚來江漢錦綉繽紛十萬家

其二

春風是處艷新花花到花王春最奢醉倚太眞含彩玉飛來神女曳丹霞凌風憑欲迎人語對酒偏疑笑

鬢華忽憶金箋邀醉墨艶歌何事薦天家

郧江登舟將謁太和宮

日射波明溢客舟淩空一葉作仙遊漢津故與銀潢接玄嶽疑從弱水浮白鴈影隨沙鳥渡丹楓寒傍石淙流回看郧子城頭樹十里烟嵐澹素秋

尖灘漫述

郧山水落石參差競躍江心紛鬧奇營結水犀森灘國柱襟鐵鎖控蛟螭奔雷絶勝瞿塘圻破浪眞隨島嶼移為借孤根迴地軸故攜玉節出馮夷

宿紫霄宮

高秋涼雨颯征輿臺殿參差切碧虛嶂列屛星開帝座峯攢積卒擁雲旟浮生荏苒風塵苦上界清微歲月紓一枕邯鄲回曉夢好尋玄洞讀丹書屛星積卒皆星名也

其二

雨洗晴嵐秋更清丹梯萬丈接雲平崖頭日借松蘿色空裏風傳猿鶴聲黑虎嘯崖飛雪液烏鴉控御入帝京道傍多少黃冠侶詎共乘鸞吹玉笙黑虎烏鴉皆崖廟名

三天門

一入天門隔世喧御風更入三天門獨披紫翠淩空檻似擁扶搖起化鯤五色雲霞生閶闔數聲鐘鼓出氤氳振衣忽在塵寰外玉珮珊珊朝至尊

登大和絶頂三首

入盡天門摩碧空太和直與太微通百千萬刼閶浮破七十二峯培塿同蠟燭光搖蓬海日香爐消梟洞簫風高擎玉柱標金闕不數齊州五嶽雄蠟燭香爐三峯在絶頂前

其二

峯頭金殿鬱嵯峩肩指神京接太和江漢朝宗南紀潤星河環拱北宸多龍堆鳳染關山月鯨海氛瑤碣石波欲向元君借神武揮鋥三尺洗兵戈

其三

徙倚璚闌眺十洲天低雲盡儼深秋東吞溟渤浮盃勺西瞰崑崙耿垤邱玄鶴欲攜仙袂舞寒星偏傍掌珠浮虛疑一覽乾坤小眞共華胥汗漫遊

南巖

天闕南巖景最奇天清樓閣暎松姿階懸螭首當金殿檻頻雲梯出榔祠五老傍簷看禮斗三秋落木應彈碁誰披玉洞尋瑤艸指點仙源路已疑

飲望仙樓

玉虛鉅麗幻神州上帝眞疑此地遊貝闕勢描三殿起靈源曲肖九河流襟裾並染烟霞氣星斗寒依盃

堂汀彷彿天鷄催漏箭還聽紫極倚瓊樓

巡歷南陽回至均州袁少叅邀飲滄浪亭

豫南凋敝不勝秋回首均陽遇舊游同泛滄浪窮洞壑還邀玄岳共觥籌高天急吹哀鴻雁峭壁深松掛斗牛慷慨尊前說時事君山涕淚共江流

歲甲午豫南大饑奸民嘯衆爲亂怙 主上威德不浹旬而掃平之反側之子有未遽帖然者予以撫治之節吊民于宛葉間過博望驛知爲漢侯張騫封邑也驛後有臺登斯臺也爲之慨然有感云

秋淨風高草樹腓臺開博望望霏微路連龍種幾千里查觸天孫何處磯戎馬只今多近壘封侯寧暇問支磯憑虛欲挽天河水遍滌瘡痍報 衮衣

九日方城道中 道出拓撫岡即光武拓兵處

病骨衝驅問俗車方城東北倍愁予龍山淚向瘡痍墮彭澤盃從節物虛鴻雁嗷嗷悲粒粟萑苻莽莽惧刑書登臺躍馬非吾事拓撫岡頭望玉除 時爲姑息之政盜且益起故云

巡歷南名過維摩寺

古寺深山半艸萊秋高風急益悲哉堦前老杏知僧

臘空外攢峯擁化臺愁見嵐煙生遠岫漫勞膚蔔莅行盃儻偕宛葉遊安樂便泛長蘆江上回

途次漫興

漠漠高雲迎旅況遙遙畏壘引時憂草間白骨餘饑骼山外綠林還佩牛痛哭有書懷賈傅逍遙無計拉天遊東籬菊老匡廬遠即賦歸來鬢已秋

靈谷寺同蔡兄麓太宰楊貞復宗伯

碧雲收雨散朝陽選勝聯翩入寶坊十里松聲連畤道一尊晴色對空王蘚侵石壁彫金象渠引雲泉泛羽觴取醉不妨歸路遠上方月出滿天莊

王外翰遊金陵見訪贈別

操觚在昔共龍沙把酒龍江興益賒座擁鍾雲高王氣塵揮金刹雨天花倦遊欲借文園枕選勝還驅太史車自昔工文官自達好披藻斧獻重華

壽家兄省菴七十

郎水初回屬早秋喜從伯氏泛霞流閑邀松竹稱三壽時倚風花讀九郎盃引星精天在手江涵雁影月連洲更歌抑戒標惇史善世還高海屋籌

楊太史貞復寄到東官父老刻製生祠碑文愧謝之

伊昔東官試理人每懷勤恤負親民旵來伏臘勤愁黎
老更辱循良傳史臣政蹟詎留滇澥澗文光佁溢海
珠新幾回夢遶旗峯月莫借桐鄉寄幻身

　叨擢廷尉發郎

節鉞仍叨　簡命新遙從錫穴望　楓宸已拚病骨
殉饑骼敢以緜官冒　龍綸列棺含風應識我垂楊
縮雨故留人獨懶扳臥江邊叟寂寞千秋覥首春

　金川望家山

家山夜夜夢中歸今見家山接翠微鹿洞泉香堪釀
秫龍岡雲定可裁衣含情松菊應須理候客兒童正

倚扉已叩金門憐病骨不妨蘿薜臥春暉

　雨花臺同孟連洙楊止菴詹魯泉祝石林諸丈

山色遊雲水遶山相攜覽勝水山間倒着日影添江
彩旋摘霞光絢酒顏　宮闕煙消龍虎壯石林晴靄
雨花班談天不覺諸天暮十里秦淮載月還

　望　陵二首

蟠龍山下憶龍飛恍見龍光赫九圍一自鼎湖迎絳
節千秋　寢殿鎖宮衣松杉偏駐風雲色霜月如聞
鷺鶴歸共說金陵多王氣至今五采接青微

　其二

陰森松檜鎖深秋珍重長陵土一抔天作斧屏開畤
道雲歸華表護靈湫地連雙闕從龍起臺並三山引
鳳遊鼎命長新弓劒古萬年　天子控神州

　廻斗城（南京城象北斗人遂稱爲斗城）

萬堞憑虛北斗懸抗旌高逐斗杓旋山圍鳳野尊
宸極水學銀河瀉巨川白玉寒空三殿雪青霞遶郭
萬家煙龍蟠虎踞看逾壯時倚鍾雲五色鮮

　送羅懷禮懷智二世兄聶明吾歸盱江

江東歲晚客言歸遙指匡廬舊釣磯問字每過楊子
宅談經時訪董生帷朔雲曳雪侵江濕寒日低空去

鳥微明到從姑春意動絳桃金柳弄晴暉

　丙申除夕

白髮蕭蕭逼歲除寒燈坐對半床書側身天地形骸
老抗志雲林夢寐虛琴絕朱弦悲靜好雁分錦字惜
疏諸細斟柏葉條風入且傍春星謁　禁廬

　登燕子磯

醉挾江風上燕磯江風吹浪浴晴曦看花渺樹村煙
合嘹唳寒空塞雁飛病骨一生憐紫胎長途何處是
烏衣獨憐一柱中流起鎖鑰尨關翼　帝畿

　送李圖山歸芙蓉山

芙蓉深處湧金仙君住芙蓉今幾年抱膝秋深榛葉
逕烹葵風曳石堂煙暫遊京國渾無着歸對空王豈
學禪靜討六經刊亥豕還從言外覓眞詮李繙刻六經一畫不苟

宜良道中望大華憶劉中丞

大華西望碧雲層開府于今叔子稱銅柱千年懸漢
影金沙一水向秋澄魯分坐嘯臨滇漢爲熟訏猷識
股肱咫尺宜賜猶萬里龍門長是夢中登

侍御甘棠亭代狩蘇松其母吳孺人懸帨之辰
歸省爲壽爲賦一律

玉斧親持出漢關遙瞻雲彩擁慈顏　恩頒天上鸞

爲　誥春入虞南壽是山臺柏清含和鼎味豸袍光
映舞庭斑吳門練影攜驄馬遲爾　封章答漢間

董司寇文集卷之十八終

董司寇文集卷之十九

江右樂安董裕惟益父著

七言律詩

邀袁參議坤儀李明府士龍飲雨花臺和韻

江南歷景近清明雨氣雲光陰復晴上客遠從霞外
至游談偏向酒邊清紅飄琪樹花將雨綠破莓苔筍
欲生海月正升天似洗共憑飛錫入瑤京

送周觀察備兵南海

海南南控是三門橫海勳名掌上論自有鷹風驅蜃
氣未須魚麗詫雲屯月啣合浦珠光亂雪霽羅浮梅
萼繁爲報陽侯今不聳指南萊爾出天關

偕孟連洙祝石林釀飲袁坤儀于東園

名園佳麗控神州邀客乘春更上樓花作錦幃經雨
合柳懸金縷帶風柔紅橋巧學星樞轉碧沼遙分太
液流把酒憑虛生遠思可知城市有丹邱

閱城

東風擁騎鳳凰城城上春雲夾瓦生蕭鼓應空驚睥
睨龍蛇合旭閃旂旌天低遠岫青蓮出地劃長江白
練明桑土綢繆思未雨王鳩官是古冬卿

閱城畢宴集潮音閣

車騎翩翩集上方一樽高閣對空王雲播粉堞添孟
影風入琪花帶雨香水上樓臺懸倒鏡霜前鴻鴈逆
飛檣海天靈籟兼淜湧恍駕慈航出寶坊

閱城聞警

鳴雨初收入夜聲春城雲色弄陰晴三山縹緲浮煙
樹萬堞參差繞旆旌滄海恨傳烽似箭綠林愁听木
爲兵登埤不少澄清意鎖鑰誰當萬里名

孫欽齋再過小酌花前贈别

君到名花共酒開君歸花片半蒼苔自邀國色娛霜
鬢誰遣韶華負客盃片語大千歸粒黍高歌吹萬起

靈臺芙蓉五岑青天起雲樹江東首重回

湖山爲謝勇題

山下澄湖湖上山湖山掩映豁心顏松篁倒浸黿鼉
窟魚鱉虛遊虎豹關雙屐入雲攜謝客扁舟釣月出
巖灘漁歌樵唱今仍滿長笛秋風吹鬢斑

道中望匡廬

匡廬隱躍白雲中天矯蒼龍駕海東忽走狂雷催急
雨疑飛亂瀑掛長虹巖前白鹿憑誰宿竹裏玄關謝
客過偶過東林成獨笑思邀五老出鴻濛

訪李中丞道夫于西郊時將出撫江北

雨散西郊秋正初中丞伏鉞尚郊居碁彈謝傳江邊
墅囊貯留侯圯上書揮麈雲移雙闕迥開樽風入八
窻虛醉歸十里饒甘澍好似龍門御李餘

壽鄭司馬禹秀七十

金臺西控鄭公鄉可是熙朝綠野堂閶外紆籌社牧
馬殿中奏草寇神羊功成四序閒雲壑銘勒千秋炳
奎常南極瑞光懸劍舄高凭瀛海閱滄桑

入佐秋卿賜兒送别恩江遇雨有作

送别恩江倍黯然俄驚風雨颯江烟孤舟泊是雙溪
水匹馬過應西務阡去住總懸鄉國淚天人應郤古

今傳秋曹詎擬供衰病爲買溪頭種秋田

鰲溪尊經閣爲曾肖吾題

鰲頭飛閣切清虛上貯遺編似石渠萬里雲霞生棟
宇九天星日煥圖書簷虛光借青藜杖帙散清連東
壁墟試問武陵曾氏子莫從删後費居諸

雪浪閣舟中遇鄒爾瞻比部同訪曾于野太宰

于鄒江别館二首

溪山映發逐行舟恰有高人汗漫遊艤棹遙岑橫黛
入開樽黃菊映霞流論心直剖義前畫撫世同先天
下憂安得二公諧一德攜予弼教近宸旒

其二

南北支離慨式微問津今喜得依歸忻同黍谷回鄒
律眞共風雩試點衣山外鯨氛連海動酒邊孤鴈逆
風飛銅江固是垂綸地莫着羊裘遂息機

徐州卽事

幾見彭城河上浮今來巨浸幻炎洲空餘累土高城
堞詎有洪濤撼郡樓轉運尚紆軍國計平成方切
廟廊憂愁聞蕭碣還昏墊陸海湯湯魚鱉秋

入京志感

出控三垂擁節旄今還秉憲白雲曹七年寵渥慙涓

滴千里風霜染鬢毛雲錦曳殘花石重瓔林朽貫
聖衷勞顧瞻日表舒衷赤忍視潢池有佩刀 時徐沛間有倡亂者

駿烈重光卷爲張半洲題

中丞立馬控吳山誓掃鯨鯢山海間無那謗書成貝
錦獨留信史照瀛寰月明江上胥潮壯松落湖邊岳
廟閑俛仰錢塘千古恨大明日月徹天關

雙壽卷爲少宰劉衎亭中丞劉衎澤乃翁葵峯
年伯八十題

獻歲香傳萬壽盃迴瞻壽域傍天開西崑瑤寔分瀛
海南極祥光接上台 帝予二難班西府春酣連理
暎三槐共紆金紫爲萊綵遲翊嵩呼徹九陔 翁以元日生誕

辛丑謁 陵遇大風時苦久旱

佳晨殷薦望原陵烈烈陰風春欲氷故作震霆驚旱
魃若驅驍騎快先登仳離士女顏逾菜猛鷙貂璫眼
似鷹欲叩東皇微 祖德遍施甘澍起蒼蒸

陪祀 長陵感而有作

祾殿瓏葱倚翠岑灌將雍穆 聖情深神遊迴覺衣
冠古風定遙聞鸞鶴音一代乾坤弘武烈千秋俎豆
薦明禋迴瞻鰲水山田道春雨蕭蕭松樹林 山田祖墓在焉

清明郊行志感

佳節清明晝欲昏風塵黯澹哭聲喧幾家烟火新榆
柳載道壺漿咽市門憶昔龍蛇號晉野今看士女亂
齊墦上東阡繪流民獻悵望 天門隔九閽

送李符卿使魯藩

西清法從讓猶龍使節乘春指岱宗仲子誼煩周宰
重靈光應借漢恩濃升堂絲竹含虛壁登嶽風雲護
五松玄覽欲周天下小還朝寧肯奏乾封

李本寧冒雨見訪同朱孜脩分韻得安字

急風挾雨滿長安一洗塵氛結佩蘭坐擁芳尊成遊
暑光聯玉樹倍生集龍門轉覺雲雷壯鴻賓酣遊天

地寛且學問奇消永日敢云詞賦共登壇
送王給諫永叔歸貴陽
玉笋奇標倚玉虛感時獨奏治安書餘心宗社千秋
計抗節鴻毛七尺軀天倒江河懸砥柱賦投湘漢吊
三閭莫言貴行蠻烟外王氏槐堂切 禁廬
憂旱
赤地如焚自去年獨瞻雲漢黯高天漕渠虛億連檣
入耒耜愁看百堵懸詎倒太倉延萬命誰袪妖魃滌
重玄縱陰讒倖蝦龍技安得桑林雨數千
送萬總督出鎮薊遼萬嘗經畧朔餉有不倭功

時奉 旨推為 主上 特簡
開府勳名簡 帝衷適綠師錫自貪同西驅五郡環
青海東控三韓衛 紫宮閫鉞自天嚴鎖鑰甲兵在
腹走蠻戎即今雄鎮猶分陝賜屨燕雲擬名公
秋日集朱汝脩修竹館同溫景文臺長蔡弘甫
內翰分韻得蘿字
鳳前竹影散垂蘿瓔珮珊珊瀨氣多清入猗蘭含古
調涼生白苧動新歌談心競指揆傾日撫世愁聞海
逝波此日共憐醫國手誰將粒黍起沉痾
八月十日溫景文蔡弘甫朱汝脩集于朱榴館

得深字
小院朱榴醉色深光涵一盃酒照朋簪星懸彩玉粧秋
靚腹滿珠璣捧客吟邀月奥生金掌露倚風遥所羽
霓音却疑九轉丹砂熟擬獻 重瞳吐赤心
恭聞 吉典志喜和謝漢甫寅長韻二首冊立皇太子
儀宸含旭際春熙 恩重承華日正遲 寶册自天
宣五夜震雷出地破羣凝萬邦忻麗元良正三代重
瞻有道期自是 聖明操獨斷官家曾遣外人知
其二 名立沈朱二相公
鵠駕鸞傳侍 冕旒白麻重拜豁燮憂光生幼海輝

龍衮瑞映中台集鳳樓玉曆正綿千萬祀瓔林寧怙
繭絲謀金甌更啓承華卜會見重熙翼台周
送俞毅夫年丈知沁州
才名自昔重雲間君刻吳雲絢太寰鳴鶴已諧玄扈
響驅車還歷大行艱振衣朔雪千峯曙問俗唐風百
代還明到沁源登閱與三刀飛夢滿三關
其二
簪聚留臺今幾春金臺把臂倍情親君懷偏磯還司
牧予亦支離任積薪寒壓雪梅終和鼎光含星劍豈
埋塵臨岐莫嘆羊腸遠節鉞春風 寵命新

冬夜集朱汝脩修竹舘送何觀察公露之武林

得浮字

燕市還為物外遊翛然竹葉掌中浮風前靑曳瑯玕潤席上光分星漢流指點䃢祥廻地軸揮談客色聚比邱錢塘忽借何郎節惜别先期雪夜舟

中秋日同蔡弘甫朱汝脩集温景文臺長望雲舘得無字

望雲亭舘切清都雲弄晴陰月有無稜席忽披銀漢影飛客旋擁桂輪孤澄清逈覺風稜峻浮白同沾道氣腴咫尺瓊樓秋蕩㵎願分湛露㳄焦枯

送李本寧憲副之淮陽次温景文臺長韻二首

樽前搖火雨中然綴綠披紅綺作筵戶擁驪駒催九陌音憐山水澹無絃心旌日逐離船後龍劒宵消牛斗前明到兩淮秋欲老潢池蘋盡湛江天

其二

君去乘舟舊若仙孤帆醉裏似逝禪 明廷喜起遲登五陸海風波總大千天顧 帝鄉分節鉞人從淮海靖烽烟鑿波在昔宣麻地竚見 綵綸紫鳳傳

内府稻田庄觀禾同温景文次韻

雨霽靈苗秀吐芒千疇新綠勝新𣗳躬耕喜見農為帝露禱還贍林是桑秋入天田呈萬寶香連琪樹聳千章願分甘澍均寰壤叶德同聲頌 九皇

李侍御招飲張氏園亭同溫一齋趙寧宇郭希宇諸臺長

帝里名園數辟疆况逢高會集冠裳盃搖樹色千章碧風曳雲光萬麥黃移席西山環步屧開軒南海薦遥觴主人聲價龍門逈有客同登媿鴈行

九日同温景文蔡弘甫集朱汝脩修竹舘分得嘉字

佳節客庭菊有花當盃恰映鬢雙華白衣遠送憐陶

令烏帽偏欹笑孟嘉天外雲霞搖過鴈月中砧杵咽清笳長房酒半攜囊去為散茱萸起萬家

皇太子御 文華門躬捧 箋賀

長琴祥發自搖山鶴禁傳宣霽漢間恩錫龍章崇國本光騰日表動仙班海天頓覺謳歌滿黃綺何煩羽翼艱自是 聖明珍寶曆勳華親見重瀛寰

王道服年丈入賀抵京攜具訪之沈園

春風躍馬共爭年還共埋輪都市前為羨批鱗紆海岳獨嘶攬轡老風煙登臺尚憶千金骨把酒仍依五尺天佇奏和鑾歌 萬壽誰披金鑑薦重玄

攜具壽溫景文臺長同蔡內翰朱保御分得瑤
字
避暑同分氷玉標霜臺六月倚瓊瑤座邀南極傾天
酒圖獻西崑引鳳簫撫劍龍光生掌握放歌靈籟入
蕭韶期君壽域開寰宇常捧堯尊近斗杓
送胡比部孟弢錄刑江南
金風瑟瑟天欲霜　帝簡雲司望　帝鄉摠爲好生
勤邁種還從秋後播春陽舟横牛渚犀堪燭劍剖豐
城星吐芒此去貫城看瑞靄蚤飛捬問報　明光

送鄒醫士攜子大學歸澧州
鄒律寒生黍谷春君操鵲術起生人壺懸日月天爲
宇業肆宮墻子是鱗風入洞庭鵰路近秋深湘沅菊
花新潛名莫學韓康伯好負青囊傍　帝闔
雲林小隱爲昌邑王生題
芙蓉池上望遼陽誰似蓬萌振遠芳無用掛冠浮渤
獬可能伏枕到羲皇半間白曳從龍氣遠遥青涵結
社香蜃閣煙銷鯨島曙綸竿千尺挂扶桑
過汝脩新移修竹舘賦贈
主人移屋先移竹竹屋新成雙眼明君自予猷捐俗
態誰同袁粲借餘淸樽開處雨斑龍立句就吟風綠

鳳鳴舜谷恍疑來　帝里平安日報九蕭聲
五鳳樓前祝　聖壽修十餘年來曠典也時月
望於十六日祝當其望云志喜和溫景文
千官獻　壽集彤墀戴月忻同幾望時華渚尙懸金
母瑞　紫宸新展漢官儀蕭韶鳳引諧鳴鳳玉帛庭
充戒漏巵忠悃　特愈金鑑錄岡陵常頌嚮明治
至日
陽生緹室破層陰剝盡臨胎天地心鼎和百珍知片
爵樂陬萬舞正希音即看梅柳驅殘雪遂有鶯花滿
上林就此閉關無不可未應白髮對華簪

送夏掌科使琉球　冊封
淸朝封事日爭光　鳳詔傳宣駕海航劒拂扶桑銷
蜃氣函開　寶冊拜夷王水天星斗堯文麗雨露風
霆漢紀張近說黃金生絕島還憑聕德叶明良
文昌樓爲周欽六題
樓出青羊切紫墟人疑拔宅且樓居窓寒象緯吞奎
璧架貯圖書省石渠廬嶽倚雲招鶴近金莖湧月映
沙虛二吳三陸陪襟舄夜夜青藜照化書
送周欽六赴福建藩幕
周郎才品謫仙人謫宦還移炎海濵爲宰兩河推製

錦抗章三殿逆批麟甦班書記叅方岳坐吐奎章煥入闔去似圖南輕九萬賜環尺五 簡書新

酬王孫籛冠子見懷之作

設醴還登木末亭十年踪跡半沉冥齊宮雩散餘喬木漢署眉龐讓妙齡誰著籛冠横野渡獨憐猿鶴負山銘只今白髮看馮賓擬向江湖覓歲星

朱汝修携具對雨分得新字

回飆驅雨洗炎塵對雨開樽爽氣新天倒銀河懸霹靂電摩金掌掣麒麟燈前光動蒼花亂空外聲傳漏箭頻醉臥懸壺疑出世翹看曙色散楓宸

送紹明白都諫赴謫任

北海高居仰聖清君與北海擅高名直標碣石爲忠藎蕩滌河山擁帝京自矢批鱗回日表寧辭折翼出春明請看金穴銷氛祲還見千秋叩馬情

壽月塘宗丈八十

少年碧水老雲林賣月銀塘象外心倚檻鳶魚兼上下盪胸珠斗共浮沉振衣不少風雩興善世寧爲抑甬吟八十杖朝猶矍鑠還歌抑戒惜分陰

賀掌院温景文考滿拜上珍羊酒之賜及玉帶兼有生孫之喜

獨座勛猷徹上台倚賢殊錫自天來垂紳猶曳非熊釣推食珍分負鼎才三殿風稜生鐵面百年綱紀振霜臺應時蘭玉連温室世有清芬蔭棘槐

尊經閣爲景文温宮保賦

拔空飛構入摠虛萬軸牙籤肖石渠地倚泮宮標道岸門拖清渭瞻文居煙銷岳掌菁藜入風燧龍門錦浪舒試攬璣衡弄珠斗還將百二混車書

過蔡弘甫見其二子喜而賦贈

笑看雙璧掌中擎還似驪珠競月明摩頂共標嵩少骨試啼均作鳳凰鳴儘迷姚姒班元愷便拉荀陳難弟兄千古河南兩夫子百年淮蔡擬同聲

同祝符卿徐憲副夜集分得花字

雨逗金臺月有華盧亭邀月敞流霞西山忽借龍沙紫南浦飛來鐵柱花坐倚朱楹圍錦繡醉搖紅筆走龍蛇晴雷莫作今宵雨閶闔雲高泣萬家

應峯爲元丈題

象嶽天擎一柱雄靜觀人在畫圖中嵐光照戶簾垂綠花色侵軒酒泛紅謝眺不須誇鄴麗虞戚無用説崆峒慚予宦轍淹京國何日松根笑語同

董司寇文集卷之十九終

董司寇文集卷之二十

江右樂安董裕惟益父著

五言絶

溪上漫興十八首

江村面面山中谿外還阻陶繪自玄工人言太極譜

其二

蒹水夾平疇東疇肖華野耕鑿遊動華玉帛何爲者

其三

震雷掀地軸撤地鑠金光似有龍見田爲霖起入荒

其四

林塢漲晴漪澄潭邀皓魄風湧勢兼天四郊亂金碧

其五

釣艇隱龍灣牛羊傍鷗宿何來欸乃聲餘響振林木

其六

移竹破苔青開池分江碧風月共襟期吟弄悠遊滌

其七

南薰遞藕香稻香藹阡陌散步攜沙鷗谿山笑岸幘

其八

秋成遍地金雪霽千畦王家儲百堵饒吾幸三餘足

其九

架無非聖書門謝談天客眞性自如如曠然超空色

其十

元玉去已久紫氣旋西崑丹崖封玉檢謂是五千言

其十一

元龜駐波心精芒吐奎璧五玉紐星符九章開聖則

其十二

林鳥散春聲水月撤村暝趺坐向南山嗒然兩澼定

其十三

種田多種秫隙地亦栽花稍似柴桑里葛天爲我家

其十四

皓魄澹朱岑靈烏起暘谷沆瀣流深岑頂睡濡新福

其十五

溪花醉春陽澄江綠於酒醉倚花近人人拉高陽友

其十六

皂帆岸蒼山深盃邀明月相對成主賓雲遊天宇濶

其十七

漢水接銀河天田懸碧落爲問無極翁一畝何磅礴

其十八

松鬅張蔵驂梅蕚破春先槖籥原無極寘心識道詮

夜飢

驚風儆積雪皓魄涤澄漪一艇坐天上世寒萬象依

雪霽望鍾山

鍾山戴霽雪天際白能飛高松挺華蓋玉皇笙鶴歸

横橋

花虹跨青漣烏鵲翰碧落題柱牛渚傍銀河入盃勺

寒夜訪友

風入江光亂林虛雪色深興來無遠近載月棹波心

其二

纖月隱高樹城烏宿復驚夜深人語靜相送有寒星

温景文臺長庭前屹立四石甚奇峭各肖其象

賦之四首

立禪僧

大士來崆峒立禪依栢府栢葉無歳寒禪定無今古

邀月巖

金精弄神臂寶魄竅中天象擬道州子光涵羲畫先

二華聯標

玉柱峙金天雙飛出紫煙買山者誰子雲臥幾經年

緱山峭壁

緱山到庭除松栢幻雲骨恍疑王子喬笙鶴峯頭出

藏春爲正紀宗伯題

九地一陽還靈臺深閉關太和熙萬象橐籥幾希間

月坐二首

風葉走階除凉月桂樹杪樹影月明中蒼虬遊玉沼

庭空月似霜露湛天如水鶴擎坐更深肌骨冰壺裏

七言絶句

廣通公館見桃花

滿樹夭花冬盡開風飄紅雪落山盃天涯日月風塵裏

詎有陽春帶腳來

其二

一見夭紅疑是春春光偏惱別離人更吹鄒律滇西

去應轉寒崖萬象新

呂合驛舊傳山有仙人骨非石非骨可以療痾

驛傳枯骨解生人羽客何年此化身應是刀圭消不

盡荒阡還露杏林春

其二

鸞鶴翩翩去不還委骸猶說是還丹當時佛骨空傳

異顯節如何呂合山

吊天寶戰士合塚

葉榆河上突高墳石碣猶標天寶軍南詔尚存忠義

盡令人千載哭青雲

其二
蕭蕭海樹咽風煙猶似于戈轉戰年未滅[illegible]駢首
死獨留高塚象祁連
其三
三軍不共捷書回閫內猶稱萬壽盃莫恨九重深蔦
里馬嵬親見玉娥摧
其四
凉月陰風不忍聞傷心堪作斷腸文白虹掛在蒼山
上人說天封玉帶雲點蒼山有玉帶雲晨起望之常東山腰
其五

在昔粵王無宿草於今戰骨有荒阡 大明疎耶酌
千古鐵騎青宵霹布還
石門山行
金牛回首石門開雙鶴遙隨飛錫來一十九峯雲務
裏至今人說雨花臺
其二
萬仞山腰截險過下窺巢鶴上壓蘿轟轟萬壑鳴天
鼓知是雲根倒玉河
紀見
黑帽團團髮四垂海螺對對向風吹高騎文象供前
導一路雲山識漢儀
其二
羅衫短短錦裙長金碧熒熒壓井光不是蛾眉留面
目偏疑倚市學宮妝
花晨對花獨酌
去年花發出長安今日花從六詔看若憶故園春正
好絳霞紅雪照闌干
其二
風塵不帶看花眼紅紫何須趁媚人應是陽春隨繡
斧起將綠醑酹花神

次洱海望金齒
萬里昆明鬢欲班寶華紫氣夢中還更浮滄洱踰金
齒却指昆明是故山
過盤江喜橋將成
一線盤江萬壑壁毒蛇脩蟒森崖蹤我來已覺疲登
登競指虹橋有消息
道中桐花
十里新桐萬樹花含英吐焰照天涯荊南三月無堯
李羨爾能隨孟摶車
夜飲丁東岡宅喜其得佳兒佳婦

西湖深處海如春蘭玉芬芳雨露新昨夜樽前雙鳳
管碧桃花下最宜人

其二

金谷園中樂事濃共看連理競春融雲花已冷神仙
促丁固何年更夢松

活泉爲黃子題

一泓寒玉共雲流魚躍鳶飛兩岸秋爲愛汪汪黃叔
度擬從千頃問源頭

飲李銑華菸衡陽二柱史馬上口占

劇飲酣歌夜色闌金風玉樹滿長安短檠匹馬天街

迥還傍薇垣執法寒

太和十五絶

萬丈峯

萬丈峯嵬出翠微東看蓬海浴朝晞若朝絳節三天
外猶是滄溟一釣磯

千丈峯舊傳峯頂有仙李

玉笋高懸天柱西西陵閶闔與天低峯頭仙李如神
聚飛舄還登萬尺梯

十八盤

上下縈迴十八盤幾牽百丈碧雲間縱橫陟降渾無
着仙袂飄揺空翠寒

五老峯

天留五老鎮南邦突兀還驚去漢江自入太和耆耋
古白雲一抹見眉龐

三公山

三公元寵紫微垣柱石懸瞻尺五天不用宣麻來日
下眞成坐論入壺玄

九卿峯有道人宿崖下半夜聞鐘磬聲

玉笋聯班侍紫穹崢嶸何必讓三公空山半夜聞鐘
磬猶似聲傳長樂風

五雷洞

丹洞陰森藏五雷松濤法鼓韻喧豗雲行雨施彌三
極元自天根九地回

五龍宮志言五龍授陳圖南以睡法

五龍浮彩覆靈泉睡法曾將授羽仙遮莫寒湫蟄玉
砌何時來日共飛天

九渡澗上有九渡峯

九渡峯前九澗廻琪花瑤草共徘徊尋源好共還丹
轉萬玉珊珊仙珮來

入仙洞

羣仙當日會仙橋瀛海翩翩此駐鑣蘿薜四垂丹竈冷月明空外聽雲韶

百花泉

韶英錯繡鏡中看濯錦曾如紫翠攢吸露漱流香沁骨太和深處不知寒

萬松崗

歸去孤吟處士高登科誰數大夫豪十千藂作蛟龍舞風起蒼髯駕海濤

一泓亭亭在關王壯繆祠前

一泓寒碧抱崖流上有荒祠漢故侯萬壑陰風喧鐵

馬雙眉猶鎖蜀天愁

雙溪澗

清溪雙控愛吾廬移入仙都碧瀘溼渭不滑花鳥淨中留一席媚輕裩

九里崗

九折懸輿九里崗倒看紅日浴滄浪問余何事還登陟許國王生志未降

扳倒井二首

玉甃龍湫秋更鮮漢兵倒此吸鯨川坤靈有意扶真主猶是滹沱氷渡堅

其二

絳衣大冠眷陵起炙天威斗碎彈指井扳一吸勝投醪却笑望梅漱空水

畫梅四首爲横橋陳丈題

風

北風吹雪上南枝便有瓊花傍雪飛移入空齋對明易暗香長自動書帷

月

梅因月到能生白月爲梅開却有香無用燃鶯貪索笑洒邊夜夜舞霓裳

晴紅梅

忽驚龍角帶堯花可是瓊株靚歲華共說陽和醲幽谷寒芳偏得醉流霞

煙

峥嵘瘦骨清堪把綽約瓊姿香可憐見說烹調供玉饌卽看疎蕋帶飛煙

慕春卷思親也爲譚如玉題

臘盡梅稍暖氣催綺羅散作萬花開攜將綵服花前舞帳望東風去不回

其二

自愛蒼龍扶日永何來朱鳥競時新堂前空有千絲柳只綰離愁不綰春

其三

山城一雨送春歸山木啼鵑晝掩扉縱使青皇無轉轂憑將血淚寄花飛

其四

曾開黍谷轉和陽又說爽歌恊氣多寸草不忘春似海流光東去有回波

古園四咏爲詹友題

鶯啼紅樹

青皇出震豔徵歌晛睆嬌喉散綺羅自是上林春富貴金衣公子按雲和

蟬噪綠楊

閑抱瓊株吸露新依依纖㬟奏南薰火龍縱爾鑠金石雅調常高五柳身

露滋菊艶

沆瀣凝暉顯氣深東籬含潤鬭華簪輕紅淺白酬天酒嗟爾餐英楚畹吟

雪壓梅香

一枝寒艶玉爲香六出奇葩倩晩妝試踏瓊瑤谷鼎

實調羹滋味此中藏

除夕

雙燭熒熒照病身天涯獨有影相親碧鷄唱徹蒼龍曉一夕方闌一歲新

巖泉鷗逸

巖溪环碧似巖灘白鳥依人相往還機事盡忘天共穩象山彷髣富春山

其二

青鞋白羽共沙頭山靜雲閒水自流却笑海翁機未息還同栩栩漆園遊

春日懷陳南山

南山春色照東溪千樹夭花隱釣磯欲向仙源拾瑤草石梁縹緲翠雲迷

其二

南山佳氣雨中回南極老人夜色開無用飯牛歌白石剩將眉壽伴春盃

南泉爲張子題

迢迢疋練祝融邊瑤草琪花共碧天最愛仙源通橘井老人星在鏡中懸

送楊司訓致仕

文館幾年成吏隱更思雲壑任吾真到家便值黃花節一醉東籬是古人

道中偶成

萬里長風吹客衣寒雲片片逐沙飛燕臺護許收騾駿楚水還思坐釣磯

其二

萬樹蕭蕭散雨聲匣中霜劒作龍鳴斗牛忽借飛虹紫誰道人間有不平

登騾轎

聞說魚龍亦避聽誰憐騾馬奔塵中也知聖主寬民

力敢愛微軀泣阮窮

其二

胥譽白筆侍宸旒旅邸藏名混馬牛貴倨慚非持介出風流還似棄繻遊

楓香道上憶周英甫

十里長松萬壑風周郎共此躍歸驄今來疋馬還相憶却恐當年是夢中

苦雪戲題二首

凍雨初收撲亂沙千山萬徑一從遮也知向日無塋白故趂風威鬪麗華

其二

似玉連城未可餐如鹽千斛和羹難浪誇大有三農喜不惜行人兩鬢班

賀懷椿母五十

萬頃滄溟萬頃天麻姑三見此桑田翩翩綵服行麟脯可勝當時過蔡年

其二

二十孀居今五十冷冷肝膽雪霜寒碧桃滄海尋常事千古芳名烈女看

翠屏二首

峭壁摩空日月懸當年仙子亦躋攀只今天酒猶堪酌何事金盤霄漢間

其二

洪厓歸去幾度滄桑幻作雲屏錦繡章尚有真人騎犢背西來紫氣入關長

孤心萬里卷

棧道連雲旅鴈愁嗟君天遠爲親謀迢迢萬点傷心淚灑向巴江送櫬舟

貞賢雙壽爲鄭承邦母題

桂花未放上林紅分付傍枝領化工兩個賢貞吟不

畫爲伊描入壽圖中

杏溪爲譚丈題

獨愛廬山董樹佳根芟移傍繞江涯要知濟世功深
淺惟看東風歲歲花

練川爲黃君題弁挽

蹬蹬寒碧漾漣漪楊柳陰中着釣磯獨坐江干煙月
冷傷心無處覓玄暉

贈雷子鎮南歸

五雲深處訪歐蘇萬里歸心一棹孤崇德報功天下
夜傳羅誰謂眼中無

五言排律

過海珠寺

波心躍員嶠海若掌珠擎孤根聳地骨峭巘闢天丁
七曜淘昏曉三山望渺冥鯨宮窺紺殿赤野盪丹楹
蜃集晴還雨煙空夜亦明客有乘盃至予爲浮海行
批鱗懷勁氣照乘擴遺英水月涵禪影風濤駭宦情
東官連合浦千載擬同聲

登嶽過雨次日晴回均州大雨時久旱志喜

扳嶽沾微潤回鑣雨氣重乾封懷漢檢肆蹕憶秦松
灑道清炎徼爲霖起臥龍千厓懸亂水四野失羣峯
夜響喧焦葉寒聲斷曉鐘祈年宣一德大有慰三農
不惜膏腴瘠忻回草樹容無慚朝　帝闕帝錫湛恩
農

郎事

皇靈赫寰宇山海獻瑤琛江介自瘠土方物無技淫
秀氣章縫士蕩克忠義林藐爾砂礫崇產彼螺江潯
縞素絅冰雪溫軟讓芥蓑市價埒溲滓利孔駭貂襟
鎚鑿斷地脈錙銖聳　聖心青扶蟄黔首白羽生綠
林詎惜一指痛將禍四國深　聖人御大寶寰宇需
甘霖造化生尤物貪黷損德音願徵畠陽子劇地生

黃金

謁　陵偶述

新煙生禁火晴旭澹蒼穹絳點堯花雨金瑤柳陌風
蘢葱　羣帝寢清滌九龍宮錦鱗翔寶砌鳳彩駐瑤
空玉帛威靈在衣冠垂拱同雲璈落天際石兒舞階
中　聖情敦肅穆祖德儼昭融回眺西山紫愁飛烈
焰紅莫倚負隅勢還徯浴日功

賀朱汝修保御生男二十韻

金臺馨國手赤幟樹詞場學古饒經術生人出禁方
銜官分屆宋旗鼓將岐黃日月壺中瑩丹鉛肘後良

上池浥清潤粒黍老蒼桑玉饌大官重萱闈綵袖香
有時揮藻翰擲地響琳琅伯道疑天鑒緹縈泣太倉
心田培世德橘井釀玄漿錦綬添弧綵蚌珠擎夜光
石麟掣金鎖玉燕吐縑囊莫道生兒晚曉看並父長
禮詩忻有托橋梓鬱相忘桂子秋逾盛靈椿老更蒼
庭前有慈竹竹外挺篔簹錦褪斑龍籜儀飄彩鳳章
鵷雛豚嘉實律呂鳴高岡太室亦阿閣上林迎朝陽
猗猗成王亢噦噦名鳳翔淇園來御苑有斐報平康

七言排律

戊戌秋九月趨家北上謁告大宗祠宗丈賢瑞

孟舉清甫偕君矩惟震靖國錫汝師汝諸友
攜餞龍王廟劇飲留別二十韻

萬里懷忠獻．紫宸還鳩宗祧薦明禋方瞻蠻欽
如在旋醲河梁別所親霜倩琪林張步錦波翻蒼嶼
躍脩鱗鴈紆霞彩寒聲遠菊醲盃香灝氣新天引白
麻江曳綀雲銷玄洞月鋪銀當年卜築招仙子奕世
衣冠藹吉人芳聯桂子賢科峻業遡江都儒藝醇山
川無恙家聲古道誼流芳祖德尊箕裘耤世為圭治
詩禮趨庭戒負薪自晒倦遊仍遠道矢將冊悃効
明君獨憐強項難諧俗合倚虛舟問釣綸溪上雲山
時結社洞前猿鶴訶尤人喜看蘭玉叢芳砌更拉松
筠友大椿寶帙洗洗軼崔阮德星炯炯集陳荀老榜
七科常點額大廷三策邁平津凌風先息扶搖翼出
世當留不壞身好携席珍同入獻剩割鷗沙待隱淪
共向龍宮借龍劍或游滄海或蒼旻今宵邀月醉君
酒明日瞻天謁帝閽

送光祿子明督稅中州便歸嶺南十四韻

潘岳乘軺出帝京鶯花三月護王程天中嵩少披
雲立地劃黃淮瀰棹迎二岳九江邀綵筆三門五嶺
逗巑旌登臺授簡今枚叟負弩先驅漢馬卿叱馭風

雲迴駘蕩開樽珠斗亂滄溟撫時還殖治安涕按節
愁為偪側行金穴爇雲天欲赭泉刀竭澤海為腥宣
防沉璧民其沼社櫟吹燐木是兵試覩明珠稱巨目
只今炎海跋長鯨何事斂人懸雨淚縱酣花樹亦生
憎無那妖氛浮蝶蝀須知天日自晶明君借勳曹
籌計部誰徵轉運作常平第將民瘼陳丹陛應漢
王居藹太清

再遊九龍池慨然有作十二韻

勝遊還過九龍池山水含芬似故知石角巢雲猶帶
雨松根走壑半成螭金鱗出藻紛迎客玉梵懸流訝

輦卮月冷驪珠懍領僊春融桃浪待雷拔負巖　行
殿移仙島照水懸虬儼赤墀撫鐔欲起延津浪對酒
疑閬大液吹氣接　玄宮疏地脈山脊　祾閣爵松
姿　列聖衣冠珍什襲千秋弓劍泣蒼黎爲雲自兩
懸依違夾日空幰羽戲奇願借龍光輝九有　御天
資歷萬年斯

笏岡輓章

三原溫處士號笏岡者景文臺長之尊君也處
士仙逝臺長有不匱之思因賦笏岡詩以唁
之凡二十六韻

伊昔乘驄百二州瞻彼菉竹崇岡頭崇岡不騫竹逾
茂美竹成林岡更幽風引九苞玄扈近雲連千畝渭
川稠揭來結友此君子無乃仙人古太邱抗節昴宿
畱晚色虛中浥露拉天遊自矢切磋希睿聖肯隨篠
蕩貢揚洲常開三逕招朋好不邇七賢成謬悠綸竿
謾釣磻谿玉紫氣飛控函關牛蘭桂遶庭看立竹逍
遙出世澹虛舟時標錫鑮呈鱗甲靜吐鸞蕭叶玉球
中有琪林隆　國棟直披琅腹獻　宸旒霜飛獨
座烏臺峻玉振詞壇嶰谷秋欣著豸袍供綵服翻憐
松檜幻蜉蝣山南橋圯嗟安俠堂北萱零執寄憂瞻
雲空汝依親淚罔極難將寸草酬白首啣哀真孺慕
咸池倒景爲誰畱小年大年均委化杖國杖朝嘉令
猷大老遺芳成獨步中丞砥柱挽狂流　綸綍自天
光日月　恩波亘地覆松楸蕭蕭鳳翥猶颺彩挺挺
龍孫競出儔幹蠱合歡牆玉版日報平安響箭籌繼
眺葛陂迷返駕還歌淇澳懋真脩移忠駿業流千古
錫類　鴻恩照一抔試觀今日三川上千頃清芬映
岳浮

董司寇文集卷之二十終

續刻司寇文集後跋

先司寇無他嗜好唯是稽古正學獨殫厥心即自燥髮以抵垂白之年未嘗一日忘也故寄以繕性見而輔　主逵逵皆是中間塵事屢遷而道心不改用垂三立在於宇宙間淸議多歸焉苐不肖生而愚昧不克讀父書以宣昭其萬一然遺言具在手澤猶存不肖又何敢不思以承其傳也於是集其成稾合而成編業已告成矣若廼隻字稍遺志匱搜錄名曰續刻先司寇生平道學未必盡繫此中顧上焉立德非言不宣次焉立功非言不著不肖欲續其功德而不得

又安得不備識之以志羮牆之思哉敢附片言於册末以明　先司寇之所傳者有在彼不在此惟　鉅公先生憐而教之萬曆三十七年己酉長至之日不肖男時翀泣血敬書

附　董公諱時翀號念宇贈大司寇龜川公諱禹方之孫宮保大司寇資善大夫擴菴諱𥞊之子宮保公起進士上第剔歷中外三十餘年荷　神宗眷渥封三世贈豫菴公亦大司寇爲公會祖稱世家云嗚呼道不行於世士自放於決裂之途元龍弗堪牀也趾既高心亦不固易之憂患詩之怨刺舉不足以相尊浸淫隨落則曰美先盡耳嗟夫折薪弗荷其咎誰執公一反於是如出治劍少即露苾鍔泊長折節讀書力欲馳騁當世不第遊成均又不第則俛首光祿非其志以弗終就當宮保公寘亮時家計悉委公公承之以淸白而獨以勤苦節嗇之餘佐爲有無有卽分給其族若里若戚歲飢焚劵巳責賑以活者不下百累家昔人高彥方之風而里中奉公一言甚於刑罰昔人頹藍田之規而公嚴重鄉約莊讀　聖諭恒爲諸父老帥先邑有道鄉書院緝之猶爲其家塾家庭讌會之際無

他語言諄諄前代興亡都人善敗天道張弛低揚高抑故子姓多佩服之賢者與而不肖者亦不敢宿過事諸父如其父事諸母如其母兄之子珙早孤字如其子致篤侍宮保公疾致疥搆堂於墓請謚於朝彙詩文奏疏於册致勞居常與人言屏氣似不敢出行步不敢先而敢隨致遜非故也非禮際也足未嘗一交政事之門致潛嗚呼董公豈亦謂美先盡耶而曷以仕進不得施教禁在小官盡易稱碩果不食政董公此時不然役官保公再世而不食蔭公可謂無以處此乎當是時撫蘭王於

堂階再種三槐不謂君家無人也公偉貌美髯翹然丈夫生嘉靖丙寅年六月二十六日午時卒天啓乙丑九月十二日申時葬四十五都九曲嶺金釵形壬丙趾通春秋六十董之先世由擴源居流坑勛業科名誌邑乘中自曾祖徙人江田是今居處娶塋仙進士運使曾公維綸女繼娶金谿總都中憲吳公孫女再娶曾氏曾氏張氏生子四長官生琦次太常寺典簿珞三庠士玠贈文林郎四大學生瑨男孫十八國忠邑庠國元國耀邑庠國楨邑庠國隆國定邑庠珞出國鴻國平俱邑庠國昇國試國任邑庠國鼎庚午舉人華亭縣令玠出國麟邑庠國驤出繼琦國龍國騏邑庠國駿邑庠國成郡庠瑨出曾孫五十有七未艾俱以詩書文學世其家予銘焉　銘曰非寒也而愬愬其迹非富也而薄濟非愚也而俛受一職非老也而田以息而或乃致疑於公者嗚呼公其問地下之淵明與王勣者耶子孫振振乎當思用其所未足也

進士龔廷獻撰

重刻擴菴董先生全集後跋

少保董先生有體有用之學也自花縣躋仙臺所在著績自詩文至章疏語見性天雖傳記序說偶爾酬應皆關世道人心讀之輒令人起敬盖和順積中英華發外非俗學所能到亦非文士所可幾也而予則有不禁嘆息者盈盤明珠攙以魚目具眼解辨而理學經濟文字中竟有俚套稚語若涇入渭流者緣先生宦遊半世人豈皆走价數千里邀有道一字之榮而炫耀流俗之情不能已已於是得計於蜣蜣轉而標其名曰蘇合丸今之鄙夫大抵皆然又何怪其然也獨怪久假不歸竟災梨棗佳公子詎不知其偽而濫收哉想初刻之不拒猶重刻之不得已而存也嗟乎遷足以彰斯人之鄙拙耳於集何點焉抑有出如椽筆而愈增予慨嘆者如瀂河記先生深爲吾邑慶通舟也今猶是曽不容刀

韋裳可濟之山溪向耶錦里距縣二舍餘先生處則閉户窮經出則爲民爲德芙山鰲水未探巔源陞任便途偶爾憇足見任事者勇於圖成喜其爲樂邑興萬世永利也詎計芙蓉山爲豫章地脉祖右麓水流崇踰百里合盱水爲東河又數百里遶豫章後而滙於鄱湖左麓水流樂踰二百里合文水入西河又數百里經豫章前而滙於左蠡東西河合處今八字腦是也然則

芙蓉山並天作以分東西河也詎人力可鑿哉宜其負先生之望虛先生之記而令讀者感慨嘆息也乃集所未載者予更有感焉先生佳言懿行嘖嘖人口不可勝述憶幼時先嚴恒述先生高誼以爲不肖曰先生解組歸歷憶族戚交遊莫不致殷勤沾餘俸獨西村文學陳某先生自筮仕後鴈斷衡陽詢知健飲即命駕入城直至陳宅命价通名陳問先生安在价曰在門陳

曰何不入先生聞聲疾趨至庭携陳手曰數十年無一扎君何高也陳曰無顏於是揖坐道生平叙契濶日過午陳曰盍我飧乎疇昔家風恐不當貴人意先生曰正佳於是炒肉一盤炒豆一楪沽酒二壺對酌劇談至莫而别陳曰恕不答步先生曰不勞詰朝再至對酌如昨如是者三日先生乃曰明日言旋俟他時再叙也陳曰不及送行君其諒之次日先生以夙具厚儀付

老蒼頭且戒之曰陳君介潔吾親歸之必不納姑俟我出城然後以此献宜告之曰主人已歸不收不敢復命陳不得已受之乃謝以七言律曰追憶當年丱角時與君同學又同師君如鸞鳳翔千仞我似鷦鷯戀一枝鮑叔有情憐管仲無鹽何面見西施紛紛眼底趨豪富誰向窮簷問故知陳先生縣西隅西村人予聞先嚴樂道在六十年前今老矣竟忘其名字而故老皆無

在者何從稽考殆又增一嘆云

時

大清雍正十三年乙卯歲中秋日

姻晚學生詹高顕謹跋

重刻少保公全集後跋

憶昺髫齡時　先贈君手持一帙以示昺兄弟曰此爾

曾祖少保公所遺稿也爾　祖先祿公纘承先緒業有全刻後疊罹兵燹而版本灰燼所集不無殘缺之憾予生也晚每恨不獲親承音旨而惟此手澤之僅存紹聞衣德孝子慈孫事也豈忍聽其若臧若沒而不彰如繼述何於是不憚蒐羅採而輯之得疏草十五卷詩文二十卷碑銘行述一卷至易經註釋太和遊草仁孝會旨董氏家訓紀其名於誌乘中者不少概見汝兄弟宜珍藏之以俟後之剞劂昺於是受命而唯唯焉無何　贈君即世有志未酬而昺之同堂兄弟雖十有八人又皆一經世守摧挫於毘邑庠序間以衆以老即昺於康熙庚午科叨登賢書而公車九上鞅掌風塵未遑少暇以闡揚先

煩殊堪悼耳及戊戌　授華亭令致政歸里始
獲與子姪孫曾輩朝夕篤課因取　先贈君之
所示以囑昺兄弟者依其原本鐫而訂之不使
隕越廢墜以過佚前人光然是時昺年蓋八十
有四矣倘不亟壽梨棗何以傳久遠報三代乎
用是拮据興工而子若姪及孫若姪孫咸克念
爾祖共襄厥成庶幾哉上可以告祖父於無罪
下可以貽孫子於來茲矣若謂其文章道德事

業勲猷足以壽國壽世保黎民以保子孫者則
士大夫君子所共知昺何敢贅焉

乾隆元年丙辰歲春王正月曾孫國昺謹識

玄孫茂敬書